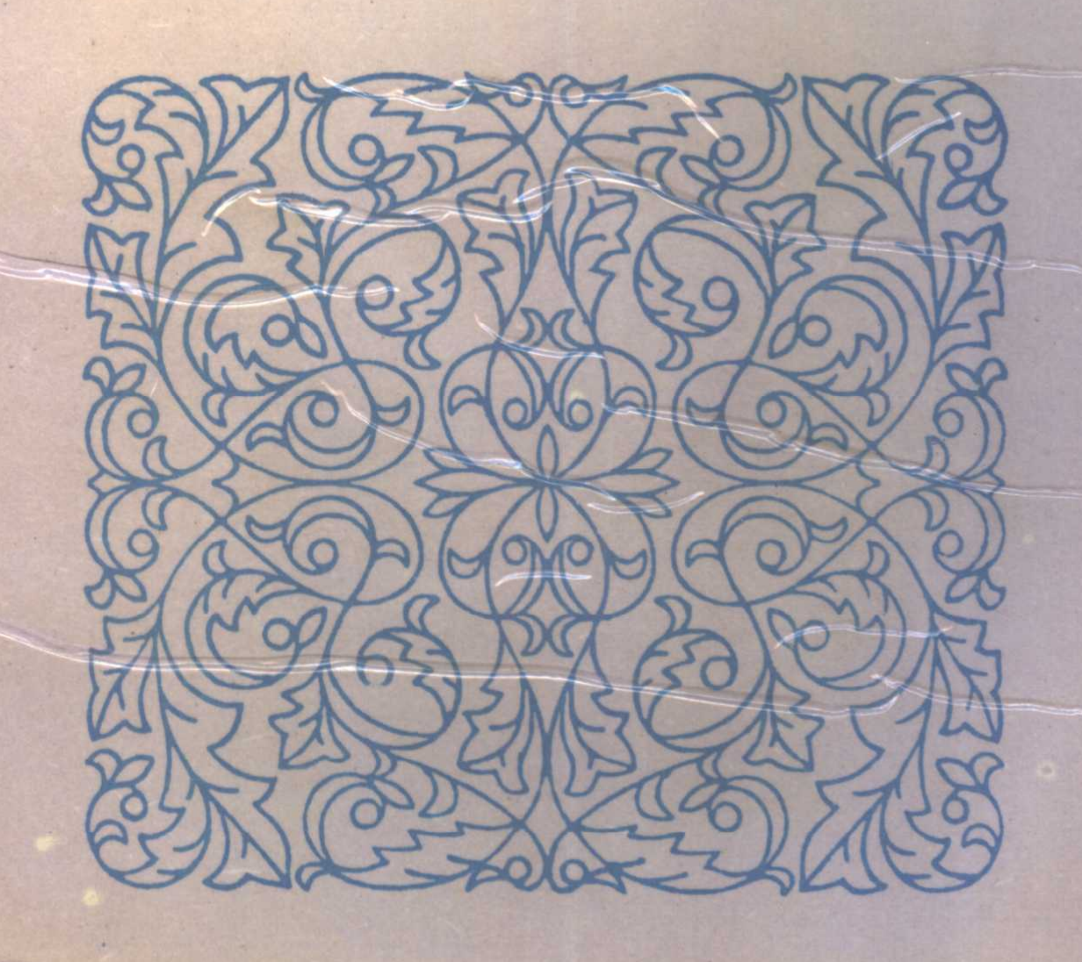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47·



民國叢書

第四編

[illegible]

國技大觀

向愷然　陳鐵生
唐　豪　盧煒昌　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一號初版

國技大觀

乾種一册　定價五元

坤種兩册　定價四元五角

著作人　向愷然　陳鐵生　唐豪　盧煒昌

（以本書著作較多者列名）

編訂者　姜俠魂

出版者　國技學會

經售處　各省　中華書局

總經理處　上海麥家圈交通路　交通圖書館

國技大觀

上

向愷然 陳鐵生
唐豪 盧煒昌 著

例言

一國技爲吾國民衆體育。發源遠在秦漢以前。代有絕藝異能之輩。往往遭專制獨夫之忌嫉。韜晦匿跡。抱技以沒。而傳授生徒。大抵珍秘。是尙間或紀載專書。綴成歌訣。亦非門外漢所能釋其玄妙。致吾國保國強民獨一無二之技術。不絕如縷。編者本國技救國之志。糾合同志。或掇舊籍。或採新著。銓釋圖解。釐訂供世。亦無非聊闢武術界之榛徑已耳。

一本書編者。囿於見聞。不能將古人遺作。近代名著。一一羅致。雖定名國技大觀。非僅此區區能極國技界之大觀者也。擬從事繼續。倘荷海內同志不棄。能以舊鈔新編見貽者。俾收廣徵博諮名副其實之效。則不勝馨香祝禱而跂望之。

一武術有五千年之歷史。其專書殆如鳳毛麟角。學說既乏系統。支派又屬紛歧。加之士夫鄙視。甚至流爲江湖末技。近年來上下提倡。不遺餘力。已進爲昌明之域。編者附驥於同志之後。謬負興衰振敝之責。本書分四大類。曰名論。曰專著。曰雜俎。曰軼事。首

冠武術照片數十幀。頗能興起觀感。

一本書專著類中之少林宗法。幷少林拳術圖說。爲虞煒昌先生得之於山西友人。經陳鐵生劉扆臣兩先生略事編訂。劉先生云圖說純係廣東洪派拳。其地盆爲中四平馬。乃少林拳法中之最完備者。劉先生急於赴廈。不克細加詮釋。引爲憾事。茲擬於再版時。特倩劉先生悉心編訂。以供好武者之研習。深望海內同志。如陳鐵生先生所云以夏彝商鼎視之也可。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　編者姜俠魂識

序一

馬良

歐風亞雨。震盪神州。炎黃裔胄。以柔懦見侮於世也久矣。在昔聖賢垂教。禮樂干戈並重。迨秦漢間游俠之流。以奇技異能著者。猶復炳麟史乘。唐宋而降。士習疲靡。軒文輕武。浸潰人心。糾糾洸洸。爲士夫所睥睨。遷延至今。不幸與廿世紀龍跳虎躑之諸強民族遇。相形見絀。國勢飄搖。朝野譁然。提倡體育。爲補偏救弊之謀。效顰學步。乃取球桿啞鈴諸技。列爲黌舍課程。是猶故家子。棄其庖廚之珍羞。乞人藿藜饜口。遺其籠篋錦繡。假鄰布衣章身也。痛孰甚焉。考吾國技術。爲世稱道者。一爲少林派。一爲武當派。按少林派。其法主於搏人。兔起鶻落。蹈厲無前。武當派。其法主於自衞。遇困乃發。當者輒靡。脫得兩派一技之長。略事研習。其充實體育之功。殆倍蓰千萬於東西洋桿鈴之術。特是門外漢既不足語此。而精是道者。又秘莫如深。斯武士道之所以讓他人斷斷焉自詡於世也。余自身蒞戎行。即主國技救亡之說。曩者鎭守濟南。剏設武術傳習所。令各縣遴送學生。以期普及。並鳩合同志。輯棍術。劍術。拳術。率角術。書各若干種。爲社會

導綫。時唐君范生游歷山左。迂駕見訪。藉領言論丰采。目爲天下奇士。客歲率所部技手。演技賑災。道出滬濱。得觀唐君所授之生徒競技。縱橫前後。悉中肯綮。出神入化。不可方物。爲動容稱道者久之。頃者君與向君凱然姜君俠魂等。編輯國技大觀一書。徵文於良。維吾國叢書屬於文學者。汗牛充棟。浩如烟海。獨武技簡編。則寥若晨星。卽間有斷錦零縑。流傳社會。亦東鱗西爪。語焉不詳。方今體育事業甫經萌芽。而門戶歧見。派別畫然。唐君等思融會貫通。調劑適當。令一爐陶鑄。成爲有系統組織。洵破天荒之偉業矣。洵是紙貴洛陽。風行海內。由斯道強吾身者。以強吾同胞。強吾同胞者。以強吾國。其爲功德寧有量耶。良甚表同情於唐君等之志。率書此應之。民國十一年夏月。保陽馬良識

序二

盧煒昌

莊子有言。道在瓦礫。殆亦慨乎人欲橫流。眞理漸滅。欲起正義於草莽榛蕪間。作中流之砥柱也。嗚呼。正義銷沉。古今同慨。道在瓦礫。闡發無人。志士名流。日帶假面具奔走

呼號於齷齪鬧市中。頻以救國事業相標榜。馴至今日。國已不國。彼輩之奔競也如故。是焉知草莽榛蕪間。尙有所謂經天緯地之至道也耶。其道維何。卽提挈人類德性最高之點。爲範圍一切材智唯一之樞機也。竊嘗論之。吾國學者。每好以常理衡人。而不予以改進之道。是不啻窒人類天賦之生機。而汨沒其德性之元素也。茲有物焉。常予吾人以取用不竭之大助力。而養成德性最高之點。爲維繫正義之樞機。吾人將等閒視之。而任其汨沒乎。抑奔走恐後。盡力以提挈之乎。斯卽吾人所謂瓦礫之至道。亦卽鑄造德性之洪爐。薪傳數千載不絕如縷之國技是也。國技流傳至今。國人視之已瓦礫之弗若矣。又烏知其具有經天緯地之能力。爲人世間保持正義之護法韋䭾耶。吾人弗欲延長國脉則已。藉曰不然。則啓發生理之元氣。堅築道義之根基。爲國運根本上之救濟。捨提倡普及國技外。其道末由。姜子俠魂。具悲天憫人之志。存拯羣救溺之心。惘夫香艷說部之足以戕賊靑年德性。思以俠義號召人羣。編輯國技大觀一書。予瀏覽一過。感觸無旣。輒贅數言於首。國人視之。將仍若瓦礫歟。抑視若精金美玉歟。是足以覘國人之程度矣。

序三

陳鐵生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芸芸黃族。所尚者氣。節烈豪俠。成仁取義。彪炳旂常。照耀青史。或爲國光。或式桑梓。凡此先哲。莫可僂指。然氣之成。養在平素。德以涵濡。智以啟導。鍛鍊之功。厥維勇武。三育鼎峙。各相維互。輓近以來。體育尤尚。東西各國。彼和此唱。風氣所趨。萬流一向。國技沉埋。忽然嗣響。發揮光大。精武是創。繼者雲興。一本斯旨。授受大公。不參弘意。破除門戶。無彼無此。道一風同。保存國粹。勉哉健兒。廣爲鼓吹。本爾所得。永錫爾類。製造強民。蔚爲國器。病夫醜名。將莫由致。暢快之餘。樂爲序次。

序四

陳公哲

嗚呼。武術之道久弛矣。今之人。趨習所謂體育者。胥異域之是求。而倫宗國固有者於無用。此其故何哉。昧夫其理而騖夫其新。知其一五而不知其二十也。循是盲從。至於今日。懿嫩絕藝。埽地無餘。老成不存。虎賁入座。此眞可爲怵目劌心者矣。雖然。否極必

泰吾知國人必有憬然以悟而矍然以興者。則信夫其斯道之未果亡也。武術之能。尙矣。黃種人以此名於世者。垂四千餘年。尤以漢族爲著。曠觀往史。其所謂神器大寶者。雖嘗幾度見攘於羌胡。而其終也。必爲我所復享。而元世祖更嘗宣威域外。乃至歐俄。鐵騎所蹂。有如張遼之止兒啼。石虎之已瘧疾也。凡斯事跡。白人畏之至今。極其畏之所居也。於是遂有侈爲黃禍之說者。問其胡以至此。則武功之爲也。然吾民不肖。不能闡明吾祖若宗之所貽謀我者。馴至漂淪憔悴。日卽式微。至有淸乾雍以降。迄夫光緒末葉之間。括帖之學。靡於國中。重文輕武。蒸爲習尙。吾道遂益乎其息。於是白人嚮之畏而爲黃禍之說者。乃旋而爲東亞民族愛和平之說。更乃肇錫以東亞病夫之名矣。夫和平則揖讓語耳。不武之謂耳。病夫更何待言。今同是黃種人。胡以人之前後稱量相異如此。此則吾民不可不深長思之者也。且武術不徒爲重於邦家也。於人亦有得焉。五官百骸。動而靈之。曙夕淬厲。務夫其玄。蘇子瞻所謂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吾以爲此非煆煉身心不可也。抑聞之。必先正心。然後可以修身齊家治國。然心何以正。此又非武術不可也。丁此萬惡皆興之時。道德藩籬。潰然大破。人禽無

別。一身以外。無復有清潔之境。卽有良士。浸潰由之。雖補救之道。不止一端。而莫加乎拳術。蓋使其精神有所寄託。則邪魔何隙而來。且其心正。身亦隨之而修矣。健強肢體。猶其餘事也。夫以國家言。武術之重如此。以一人言則又如彼。則世有能發揚而光大之者。固黃種功臣。其未能者。而知夫所以倡導而爲世法。亦有志之士也。姜君泣羣。爲文學中人。近有國技大觀之輯。其爲書。則內外諸家。一爐共冶。傍搜曲探。標列無遺。而其志則在興國人之武術心也。余既受而讀之。而余者固十餘年棲心武術之人。平居持論。則武術頹壞爲大痛。而余愚也。其奚敢以起衰自任。雖然。邇者國人漸知趨重武術矣。中興朕兆。寖見其端。而是書又適其有成也。故不期發憤爲言之。雖不欲我族爲實踐黃禍之人。然不可不去病夫之誚也。風雨如晦。國人其念之哉。

中華民國十二年香山陳公哲叙

序五

陳屺懷

昔賢論人事。曰智仁勇。西哲言教育。曰智德體。誠以舍此三者。無由立。亦無能立也。三

者孰爲重。曰仁與智之相繫。存乎心性之蓄養。而勇則爲之基。蓋無健康之精神。卽不足維其智其德於永久也。甚矣武事之不可已。而千古來才人傑士。以困於軀體精神之弱。至不能終其經營擘劃者。可勝道哉。中國技術之深。於古習傳。然精是術者。多山林野老。而爲人所不屑齒。舉英雄俊傑。以草澤匹夫目之。代沿年遠。轉失眞藝。從而求西方之學。以相眩尙。識者惑焉。今姜子糾合盧向唐諸君。以平素研究所得。集今古武術之菁。輯爲國技大觀。所以鼓國民之勇志。導人生立事之基者。尙矣。使國中庠校。於焉共習。益後之人。寧可斗數。剞劂將成。爰爲是言識之。

民國十二年七月陳屺懷敍

序六

張秋白

姜君泣羣。余於民國三年冬。識之於上海東方書局。彼時君編有風塵奇俠傳一書。曾囑余爲序。余應之而署張超父別名。蓋避袁皇帝偵緝也。今九年於茲矣。姜君從事於撰述事業如故。余爲姜君所校訂之書作序如故。洪憲皇帝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

哉。是蠹之爲吾人敵者。今已不復能爲吾人崇。今之爲吾人崇者。果尙須俟之何時。始不復能爲吾人敵耶。言念及此。殊不禁有撫今追昔之感。然彼帝魁雖已早就天誅。而其徒衆固猶憑陵餘威。橫行國中如故。或更加劇焉。又將奚以善其後乎。曰。有武化運動在。顧武化運動將何以觀厥成乎。曰。有本書中余之普及國技私議在。余以該文蓋不僅爲普及國技之一方案。實可以作強種劑降魔術大同寶筏觀也。余自譽余文至此。則本書之價値更可知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雙五節後十日蒙城張秋白識於上海之寓廬

序七

鳥一蝶

海上人文之淵藪。書賈之市場也。一編朝出。夕卽風行。鬼頭小册。牛腰巨帙。幾乎寒破三千世界。而以稗官一類爲大宗。顧考其所作。或則雕刻風雲。或則描寫脂粉。大抵有傷大雅。無關宏旨。其足爲有識者之一顧者。誠如鳳毛麟角。千百中不得一二。余戚友莊子病骸者。亦以稗官家名。每與余言。扼腕而歎。謂海上無一作者。無一說部。而獨時

時稱道姜子泣羣。余雖未見姜子。聞莊子言。固已心識之。既而讀其所輯俠義諸書。如見燕趙之士。慷慨悲歌於紙上。字裏行間。鋒鋩側出。余素不好稗官家言而手此一編。幾廢寢食。則其感人之深。可以見矣。吾輩不幸而自定其業爲儒。禿筆敗硯。終日咿唔。腐酸之氣。逼人欲嘔。故所爲文。率奄奄無生氣。正宜以姜子之書藥之。姜子近又輯國技大觀一書。國技者吾國國粹之一。昔日本之強也以大和魂。以武士道。吾之武士。未知較彼之所謂武士者何如。而走馬擊劍。挽弓壓騎。其喑嗚叱咤之氣。邁往無上之概。書傳所載。千載下猶凜凜如生。則固必有可傳者在焉。書曰立德立功立言。夫立言之道亦難矣。海上雖爲人文之藪。而有合於立言之道者蓋鮮。姜子能托於是以自鳴。可謂知所立言矣。不朽之業。舍姜子又誰與歸。蛟川烏一蝶

序八

莊病骸

自姜子俠魂所纂武俠各書出版後。海上書肆。關於武俠著作。出則汗牛。藏則充棟。似乎挾彈擊劍之流。同時如麻而起。奄奄一息之中國。忽變爲生龍活虎之世界。我等不

幾驚且駭乎。雖然。此紙上譚兵也。烏有子虛之事也。若者能殺人於無形。若者能飛簷而走壁。皆憑一般時髦文人一枝禿筆。嚮壁虛造。著作者不過圖每千字若干元之稿費。出版者又不過為每部數角之微利。按其實際。軍閥之專橫猶是也。官吏之貪鄙猶是也。紳商政客之齷齪猶是也。彼呼籲無地告訴無門之平民。日憔悴於黑闇制度之下。蹙然不能以一日居者。幾見有慷慨激烈之士。出而為之鳴不平者耶。是則今日表面為生龍活虎之世界。而其內幕猶是奄奄無生氣之中國也。文人筆舌。能造樓閣。不信然乎。吾與姜子相處久。知其性好俠。並好輯武俠書。自姜子以前。武俠書蓋寥寥。姜子初不知其以此可牟利也。姜子書既出。居然風行海內。書賈見其然。效顰者乃蜂起。是姜子之為俠書。根於性之所好。羅素所謂創造衝動也。一般書賈之為俠書。由於有利之可圖。羅素所謂佔有衝動也。兩相比較。而姜子之人格見矣。茲者又出其所輯國技大觀索序於余。余之文名。不能與一般時髦文人比肩。何足以動觀者耳目。而姜子乃堅請之。是姜子之意。非側重牟利。愈益可知。彼為書賈者。每一書出。必借重於哄動一時之時髦文人。以增其聲價。與姜子相去。何啻天壤。重以老友之誼。故樂為之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春蛟川莊病骸叙

序九

志圓和尚

凡人生建功立業。首在乎德。德之隆。乃在乎智。智之聰。又在乎體。體堅而後智濬。智濬然後德備。是故體育者。實智之母。而德之根也。張之則強國保家系焉。我初祖達摩菩提尊者。悟明眞空。了脫生死。位登不退。果證無生。一葦渡江。九年面壁。植導墻於東土。立法席於少林。以八段之法教學者。使體質就強。輔以禪定。遂令智日深而德日茂。其法囿於吾禪宗。則足以養身修心。闡而外之。則足以捍國衛邦。功莫大焉。系莫大焉。雖然此時其萬之一耳。武術之道。人萬萬殊。萬殊而一轍。欲求指歸難已。難已。苟能旁通觸類。供觀摩之塗。以進於道。則庶乎其可。姜子俠魂。儒生也。初不諳武技。比以慨於國家積弱之原。實由於人民武學智識。太不普及。思有以益觸類旁通之機。爰是收羅文豪武士之言。編爲國技大觀。以供天下學者。觀摩研味之助。其用意亦信足嘉也。索序於余。樂爲之言。志圓上言

序十

沈卓吾

技擊之術。莫盛於唐。吾觀唐人所記載。士大夫家之畜崑崙奴。藩鎮之養外宅男。不獨力人而已。其材武蓋有絕特者焉。然惟其不能自用而供爲人用也。亦啓人輕視之心。遂不爲薦紳先生所稱道。精藝之至。而不得其文以傳之。行而不遠。良可嘅矣。吾嘗溯技擊之所始。大抵出於引伸吐納之術。而以爲己。非以禦人。而淺之爲術者。輒恃以淩暴儕輩。而益爲世詬病。其日即衰微也固宜。吾又聞有明之世。太祖以皇覺寺僧起兵。實受拳術於少林寺僧。而張三丰之奉詔出武當。夢神授技。曾手誅數十盜。世遂稱少林拳法爲外家。武當拳法爲內家。技擊蓋中興焉。而亦終不得其文以傳之。惟師弟自相授受。而入主出奴之見。寖爲門戶之爭。派別衍而益多。即其互不相能也益甚。或者因世不能用。即出於殺人越貨之一途。古所謂俠以武犯禁者。且變本而加之厲。爲世詬病。抑又甚焉。數百年於茲矣。近來體育爲學人所重。其所以引伸者。不若技擊之術之精到。於是時人國技之觀感。逐漸而深。而記載之專書。亦稍稍出。所以備肄習與參

考者。主爲己而不主禦人技擊於此。乃眞有昌明之望。此吾人所爲歡欣鼓舞而不能自已者也。最今有國技大觀之書者出。所搜輯者又備於諸書。足以廣人肄習參攷之用意甚盛也。因書吾意以序之。如皋沈卓吾

序十一

張冥飛

往歲日俄之戰。日軍以肉薄攻下旅順。以謂所以勝俄人者。乃柔術普及。故嘗與友人究其柔術之所由來。即淸初蒙古人摜跤之技。當時謂之拉布庫者是也。康熙帝曾使幼年太監習之。以擒殺鰲拜。日人所習。才十之一二。而斤斤自謂武士道矣。攷吾國技擊之術。肇自上古。而見於記載者。越女猨公爲最初矣。技之精妙者。洗髓易骨。可以不死。其極粗淺亦足以自衛。徒以數千年來。游俠有禁。材武之士。苟不官者。卽使之無以自立於社會間。若宋濂之傳秦士者。有深慨焉。帝制旣剷。學人之講體育者。亦復知技擊之功用。羣思所以倡導之者。而國技之名以立。研究武術。寖成風尙。所惜者猶尙人秘其傳。自矜其派。門戶之見。未盡化除。以言普及。隔數塵矣。抑且其中層累漸進之功。

向維口授。苦無專書。以備研索。偶一有之。亦多高論而不屑卑說。供不應求。殊爲缺憾。乃者國技大觀一書者出。其所採錄。足備參攷者良多。裨益學人。固非淺尠。國技普及此其一助。於其出版也。弁言其端。並誌吾慨。所異國人不再妄自菲薄。以謂國產生貨非經外人製成熟貨舶運而來。卽不可用也。則幸甚。長沙張冥飛

序十二

俞印民

天胡爲而生人。人胡爲日熙攘而謀其所爲。人爲身家耶。則身家飄忽。甚爲社會耶。則社會甯有窮。爲一國一世界耶。則國與世界之廣。躬奚能及。然則人生之義維何。曰人羣共同生活而已。衣爾我衣。食爾我食。居爾我居。爾我之間。直無所謂爾我。則智識備。道德全。世事之繁。莫或逾此。此其道。惟古之游俠。踐之下焉者。弗及也。嗟乎。今之人、所謂身家、社會、國與世界之觀念。誠何囿之深。人生之義。在物質。豈不曰衣食住。在精神。豈不曰智識道德。而基此以維永者。軀體而已。謀千萬人、軀體之康。適合作於所共居之地。以福後人。以福人羣而外之動物。則人事畢矣。將爲求乎。然則世界人羣之本莫

急於強健身體之方矣。海上研武諸君子。集中國深藏名山之武粹。闡其玄。導其變。輯爲國技大觀以垂世。則其所抱負與所昌導。必有超乎古來所未見者。民物之懷。於是覘之。

民國十二年八月。俞印民識於泗水漁隱廬。

序十三

高天樓

我國近百年來。受外人陵侮者。可謂至矣。揆厥原因。蓋由於國民無強健之體格。剛毅之精神。暮氣日深。百事廢弛。有以致之也。語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信然。邇者。體育一道。雖漸爲國人注重。顧或則取法歐西。收效殊鮮。或則傳失其眞。弊多益少。識者病之。姜君俠魂。有鑒於斯。乃與同志諸君。編輯國技大觀。以爲國技倡。書既成。囑余爲之序。余自愧不文。且於國技素乏研究。惡敢以膚泛之辭。貽佛頭點糞之誚。惟以國技爲吾國武術之國粹。神而化之。小足以却病健身。大足以禦侮衛國。然則是書之刊行。詎有功於體育界已哉。余既欽諸君之志。復爲中國前途慶。爰爲之序。

民國十二年八月古越高天棲序於上海華東女子中學

序十四

余方編國技大觀。客有造余室而問曰。國技非所以防身禦敵者耶。今世科學日進。殺人之器。日益銳利。國技已不足恃。而子猶孳孳於斯道。何哉。僕應之曰。子之所云。失國技之眞價值矣。試觀古今中外之名人俊士。無不具過人之體魄精神。乃能有所創造。有所建樹。夫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爲者亦若是。況丁此國本飄搖社會腐敗之秋。百利待興。百弊待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苟無強健之體魄精神。惡足以膺此重責。然則何繇而得強健之體魄精神乎。曰。注重國技是。溯自隋唐以降。軒文輊武。相沿成習。卽有一二擅技擊者。亦爲士大夫所不屑道。若輩亦秘莫如深。不肯輕易授人。蓋國技之不興也久矣。近年來國人已漸知國技之可貴。提倡研究者亦不乏其人。僕與向姜諸君之編是書。以餉國人者。蓋欲使國人曉然於吾國固有國技之眞理。繇是而得強健之體魄精神。以任改良國家社會之責。庶能勝任而愉快也。若僅僅以國技爲防身禦

敵之需。是直匹夫之勇。爲一身之用耳。夫何足道。

癸亥孟秋上澣吳江唐豪序

序十五

姜俠魂

俠魂慕於俠而不能躬行。託空文以輯古今武俠名著。若風塵奇俠傳若武俠大觀諸書。既先後釐訂以供世。無非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謬蒙海內人士贊許。慚悚良多。夙念國技。爲吾國民衆普通體育。源於黃帝征蚩尤之先。秦漢以降。代有專家。惜乎上爲專制獨夫所忌嫉。摧殘靡所孑遺。下爲師徒授受所秘笈嬗遞而失眞詣。門戶各立。情同水火。支派流雜。艱於聯合。間有專書。湮沒不傳。夙乏團體。藉資研究。遂令吾黃帝神州、強種保國、惟我獨尊之技術。不能發揮而光大之。甚至流爲江湖末技。可痛孰甚。自十餘年來。幸有天津霍元甲先覺。山東馬子貞將軍。湖南向愷然先生等。創辦學會。聘師授徒。爲研習之機關。以冀其天然民衆國粹體育日普及於人羣。以圖謀生存在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場。不至於始則舍己田而芸人田。繼則他人入而代芸。終則喧

賓奪主。驅逐田主人於荒僻野曠。永永淪為異族牛馬奴隸也。迨近年間。此種團體更接踵而起。學者大有風起潮湧之勢。士夫尊重社會信仰。由式微而進為昌明之域。或亦物極必返之公例也耶。俠魂不敏。本發揚國粹。普遍武術之意志。搜集古籍。校訂新著。苦心孤詣。慘澹經營。歷時數載。始克成茲巨帙。定名國技大觀。分四大類。曰名論、以徵士大夫之卓見也。曰專著、以裨練習者之研究也。曰雜俎、以供社會之參考也。曰軼事、以資同志之借鏡也。立論務求精當。搜羅務求宏富。冶南北技術為一爐。聚古今拳師於一室。推本溯原。開武術之先河。闡微揚幽。闢國技之榛徑。使國人對於此道。有系統之觀念。得適宜之範本。並插古今國技名家肖像多幅。俾讀者觀感起興。知所問津。蓋亦所以勿負編纂本書之初意爾。區區苦衷。尤願海內有道諸君。進而教之。則不勝深幸焉。輯竟因書其端如此

中華民國十二年秋初姜俠魂序



徐幼文先生墨寶



明孫雪居畫達摩渡江圖

錢化佛先生畫達摩祖師圖第一



今朝面壁九年多他日乘風破浪過行遍三千大功德誰人不識老維摩
又按語此幀用筆如鐵線圈成深得老蓮胎息誠錢子化佛之傑作也危坐讀之不禁退避三舍耳時壬戌中秋前二日華亭沈翰并記題于十二梅花館

錢化佛先生畫達摩面壁圖第二



外家始祖

宋太祖遺像



內家鼻祖

張三丰遺像



考宋史岳王本傳云

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考少林宗法云

武穆少年時習技擊倡雙推手法後世多宗之俠魂曰宋岳武穆之退金兵明戚南塘之防倭冦悉恃技擊術收保國禦敵之效偉績昭著處炳史册願吾青年幸勿舍己田而求芸人之田也可



精武體育會創始者

霍元甲先覺遺像



林尹民、字靖庵、自號無我、年二十五歲、福建福州閩縣人、幼喪母、事父與兄、以孝悌聞、少倜儻、有大志、英姿颯爽、風骨偉岸、目瞬如電、生有神力、未冠、舉石三百斤、學少林精技於師者五稔、盡其術、沉驁寡言、膽勇絕倫、善騎能鎗、好馳騁畋獵、嘗入山、手格猛獸、瀕險者數矣、而志意益壯、習以爲樂、性剛烈、怒而嘯聲震屋瓦、人稱爲飛將軍、素善飲、數斗不醉、每逢歲時伏獵、飲則必醉、搥胸哭母、極其悲痛、已酉秋、罹熱病幾殆、既瘳、親友切諫之、遂絕、爲人慷俠慕義、抑強扶弱、有巡役某、負其多力、悍厲不法、尹民思有以窘之、黑夜袖刀、狙伏叢際、三更向盡、役夜巡過其前、尹民瞥然疾下、數其罪、拔刀擬之、役見刀光如雪、悚然屈拜於地、但呼大王饒命、戰慄不能已、蓋尹民神威凜然、役疑爲綠林之傑、故呼之爲大王、尹民大笑、釋而戒之曰、趣改過自新、不爾、大王定不貸汝、汝其慎之、役由是兇鋒大斂、慴不敢逞矣、於時尹民年方十六七、名噪一時、從父宦浙江、挈之往、令入學堂、時廣塵、（林文）在浙、與尹民同校、獨相友善、廣塵長二歲、尹民兄事之、廣塵爲人甯靜和謹、馴若木鷄、尹民則糾糾桓桓、頗好鬥鬨、人見其性尚不同、而親愛有逾骨肉、咸大奇之、顧尹民最敏慧、雖終日嬉戲、而課爲全班最、屢試皆第一、從父嘉而器之、迨廣塵既赴東留學、尹民塊然無侶、悒悒不歡、從父曰、趣爲文言志、文佳者、吾亦命汝往、尹民喜退而爲文、援筆立成、甚可觀、從父深嗟異、遂以千九百零六年東渡、於時年甫二十、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全校

林尹民先生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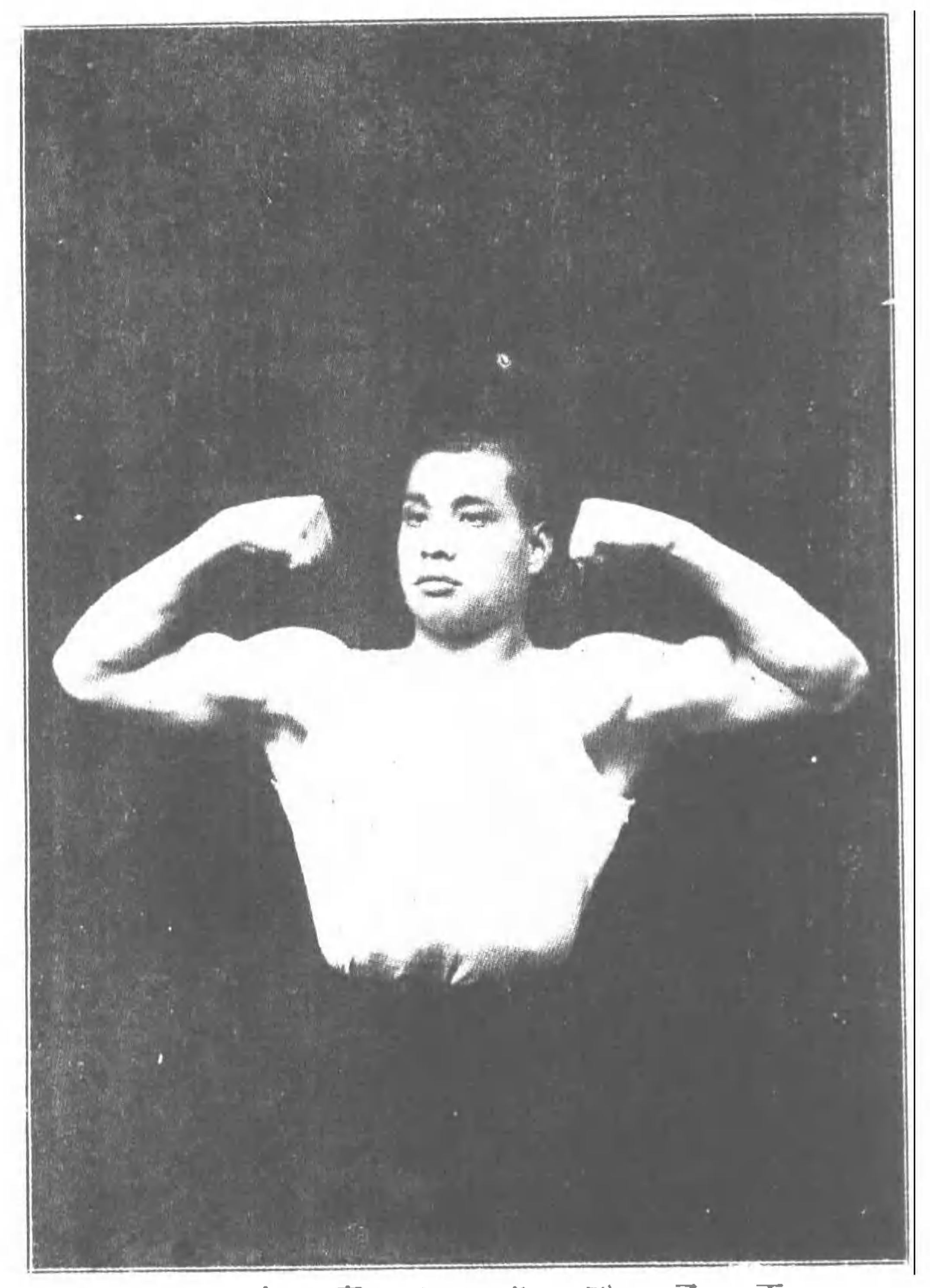
、當者立辟易、時尹民、既已[illegible]年、不似兒時狂躁、深自抑勵、其待人謙讓有禮、馭下寬恕以恩、以是人[illegible]畏而愛之、廿三歲卒業、尋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非其本懷也、蓋尹民好武、志在陸軍、乃[illegible]自費、明文所禁、不克入學、不得已、去學醫、嘗太息曰、丈夫生於此時、當將鐵騎五十、橫行天下、效檀王徐常遇、長驅逐北、收復山河耳、何能終身伏案、作博士耶、遂以課暇、習中外新舊[illegible]兵書、 有所得、輒拍案 快、厥狀如狂、於是遂通軍略、庚戌歲新軍事敗、映典、（郎伯炳章安徽人）死焉、廣塵、極悼慟、夏六月、由港返東、血淚猶在眼也、尹民嘗言今日中國、舍革命以正本清源、無可救者、見廣塵、因力求入黨、鄉人同志、知其賢、咸鼓掌相慶、以新中國陸軍元帥期之、見其字雄邁古勁、謂雖岳武穆戚南塘無以加、尹民笑曰、是烏烏者、甯足道功業、能肖二公者、方無愧耳、中宵月明輒起舞、運劍如飛、嘗言曰、凡事祇當[illegible]其當爲不當爲、不可計其能爲不能爲、如以不能爲、而不爲、是薄志弱行之徒也、吾儕當切戒、尹民少定婚、父歡爲之完娶、尹民百計婉却、私謂所親曰、今日非我輩授命時耶、縱有美眷、猶當忍淚勿顧、况猶未娶、乃自覓苦惱乎、脫有不幸、將焉置人也、庚戌冬、以父命旋閩度歲、於次年春、陽歷三月七日、始到東、是時鄉人同志、殆 全體赴粤、尹民聞廣塵留東、知事在旦夕、喜溢眉宇、惟恐不及、各行者諸人、胡不以電招之曰、祇作速來二字、吾家必不見疑也、今萬一弗及事成耶、人皆當先、我獨落後、不能展吾生平懷抱、寧非恨事、若其敗耶、良友盡死、我何以生爲哉、遂束裝以待、日盼舟期、以是月十七日離東、舟次讀岳鄂王傳、顧爲友曰、武穆在天、鑒我輩而誠如此、定當含笑矣、二十六日抵港、二十七日入省、諸人見其來、喜甚、握手忘言、相視而笑、二十九日、事發、尹民偕諸鄉人同志、轟攻督署、瞋目大呼、所向披靡、力殺二十餘人、 見廣塵中彈死、益不堪其憤、暗啞跳盪、目幾[illegible]出、精光如炬、擲彈發銃而前、摧陷官軍如拉朽、身被數十創、徧體爲赤、而氣益奮、戰益疾、怒吼如雷、聲動天地、官軍皆驚而潰、卒以飛彈中腦、血湧如注、遂仆、亦慘矣哉、

俠魂曰、醉後哭母、尹民之至性孝悌也、黑夜警頑、尹民之慷爽豪俠也、御敵恐後、尹民之忠義愛國也、而尹民之孝悌豪俠忠義愛國、實爲少林門中實踐五要之弟子、吾願練習國技者取法焉、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會長

馬子貞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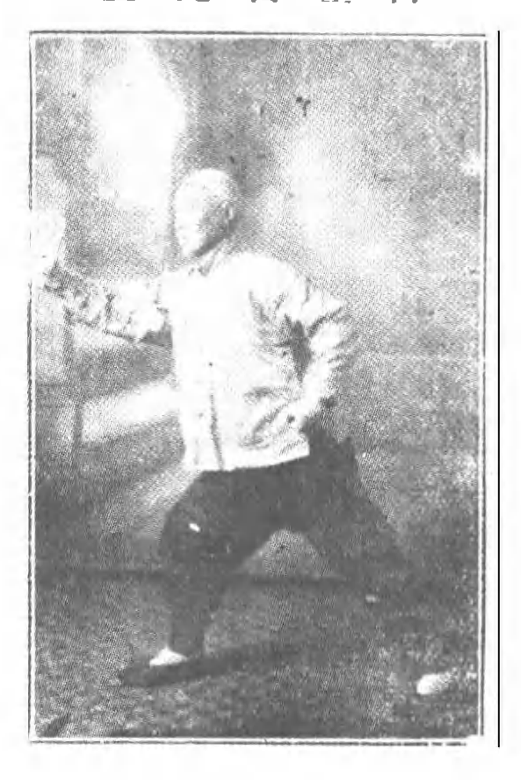




王君子平贈本書主撰唐豪先生之小影

◀其小傳見雜俎類▶

何玉山先生





楊吉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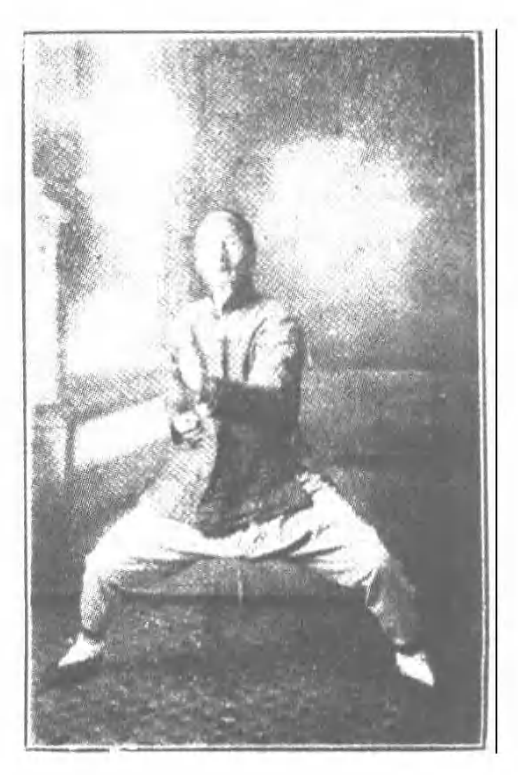
楊德卿先生

李蔚亭先生





張鳳巖先生



閻奎元先生

秦鶴岐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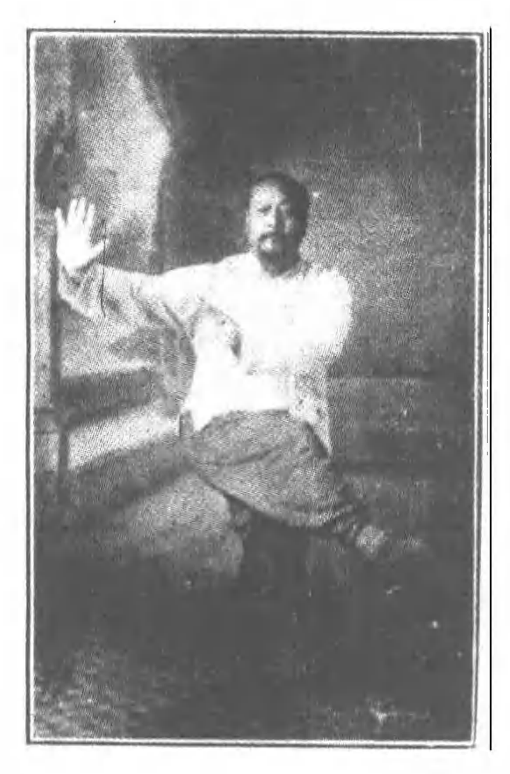
高鳳嶺先生



劉彩臣先生

翟殿臣先生





吳鑑泉先生



余斐堂先生

王福田先生





程海亭先生



許太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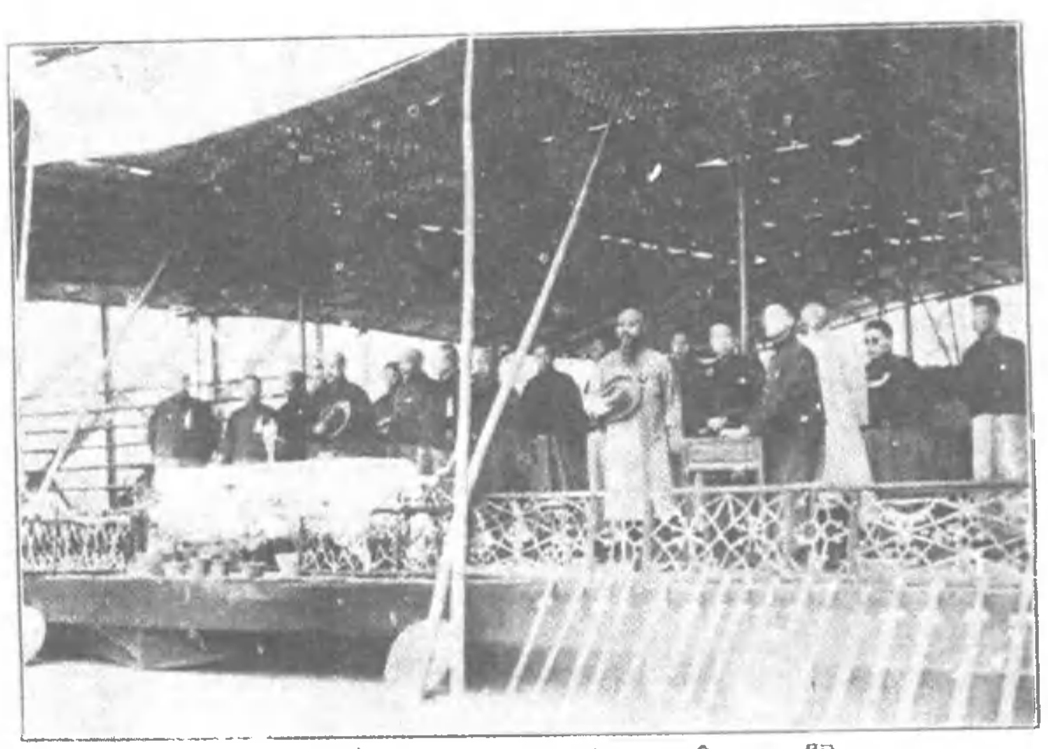
楊鈞韻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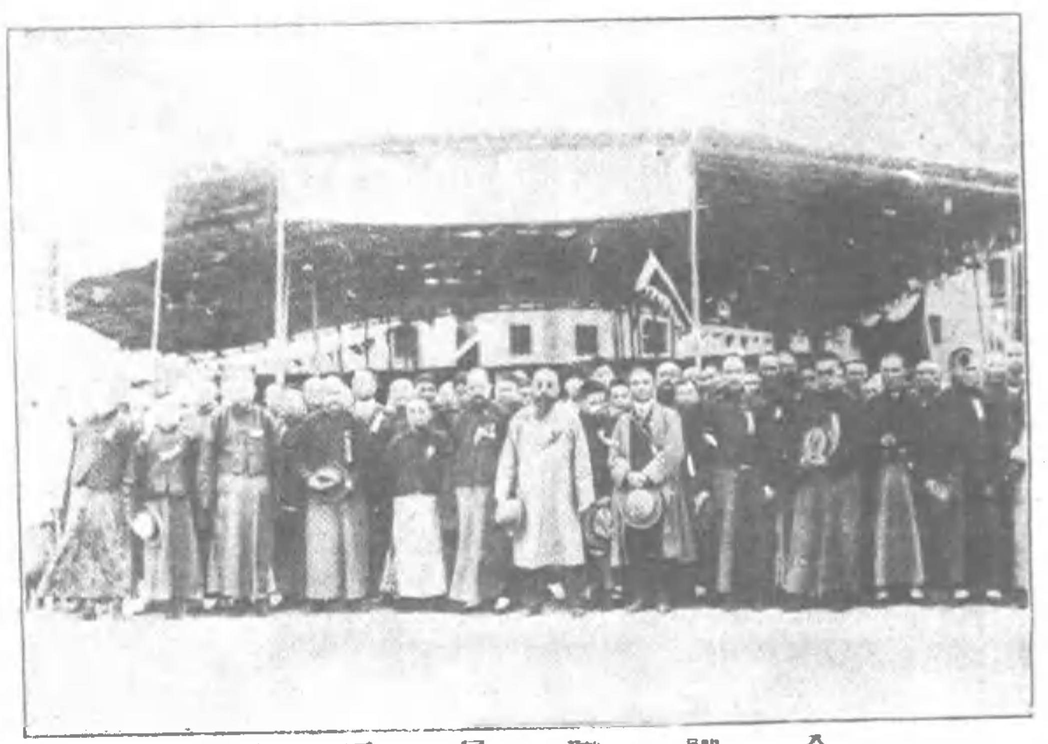
王章武先生



馬蔚然先生



開會時之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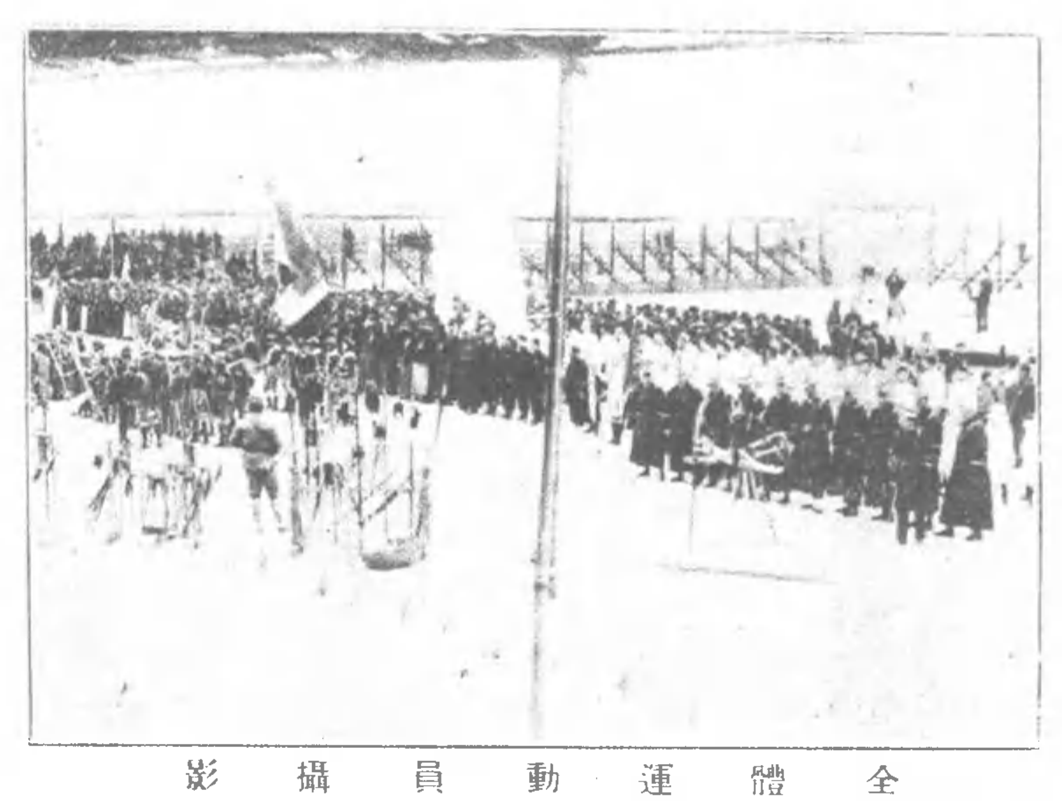
全體職員攝影



名譽會長何豐林致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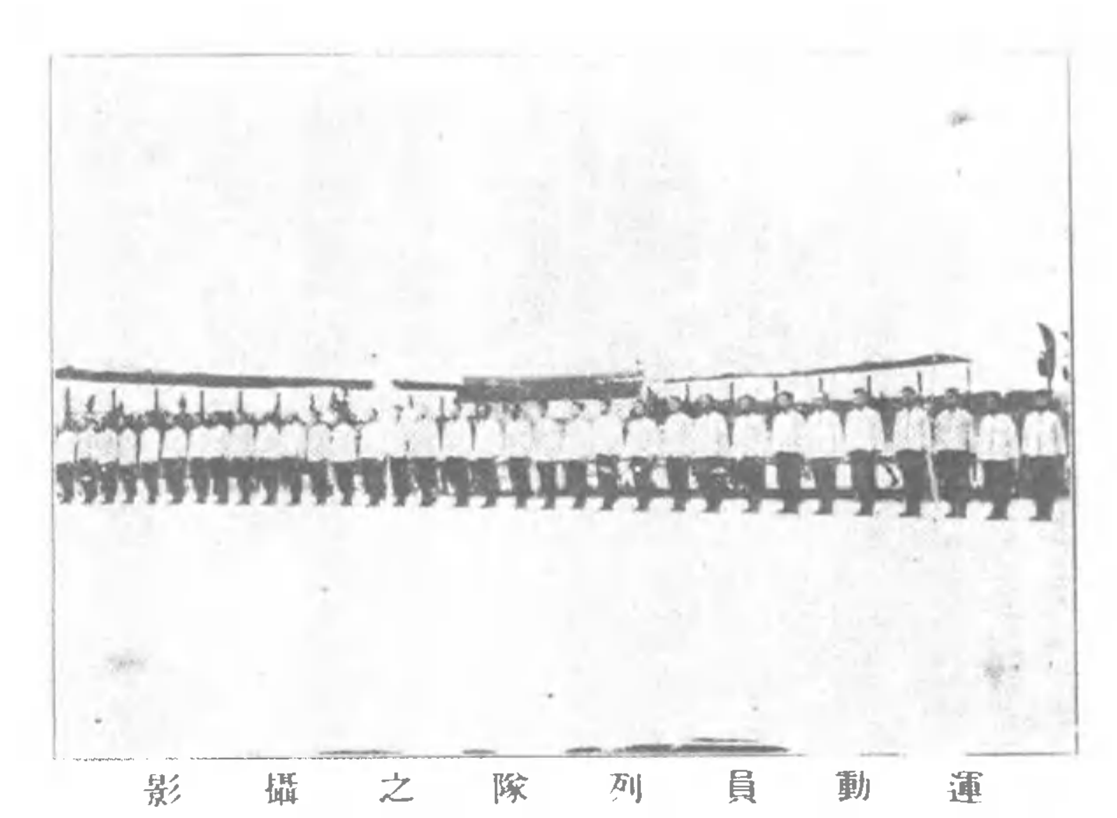
名譽會長何豐林致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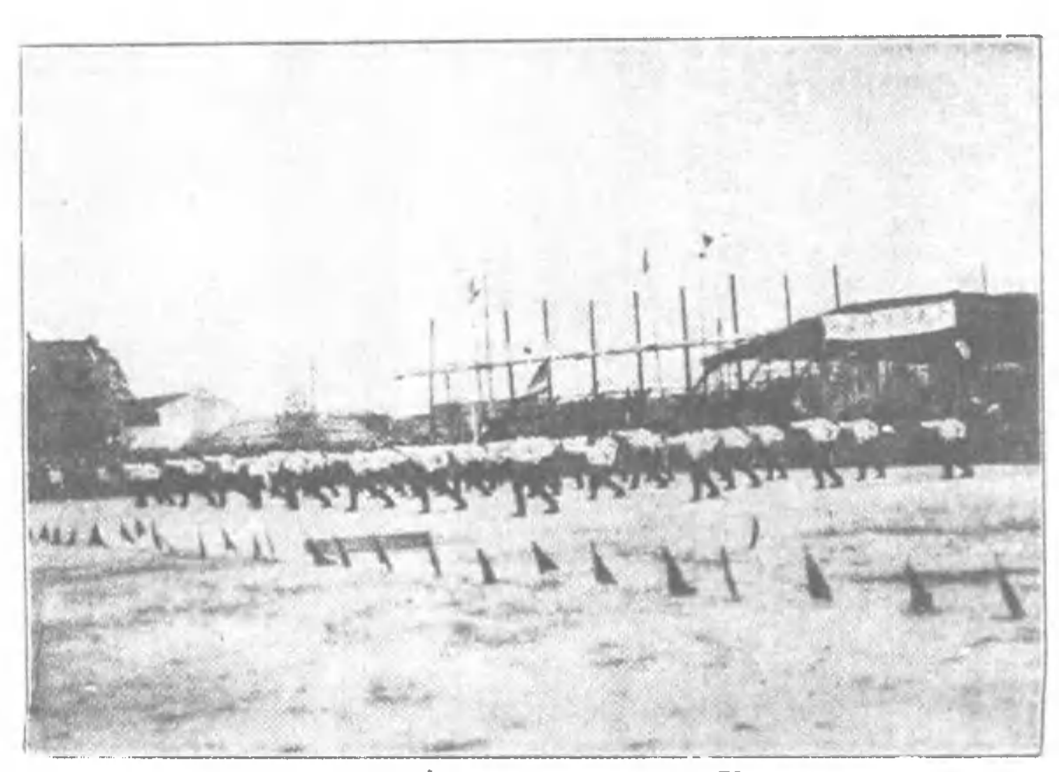
全體運動員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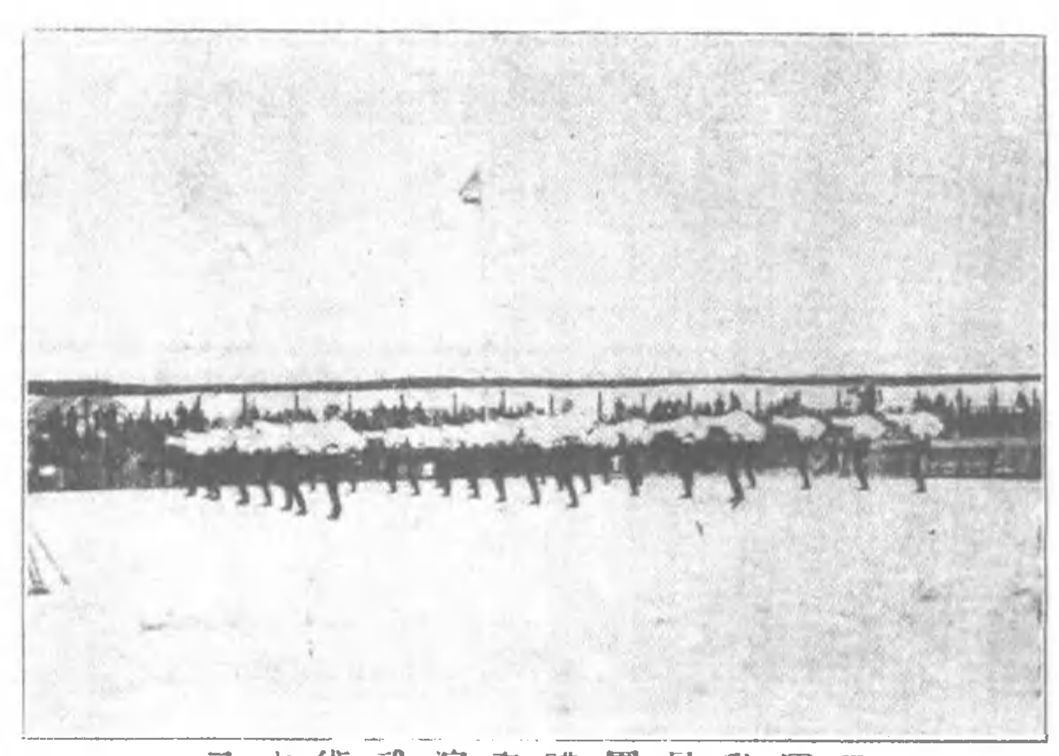
全體運動員向國旗會旗行敬禮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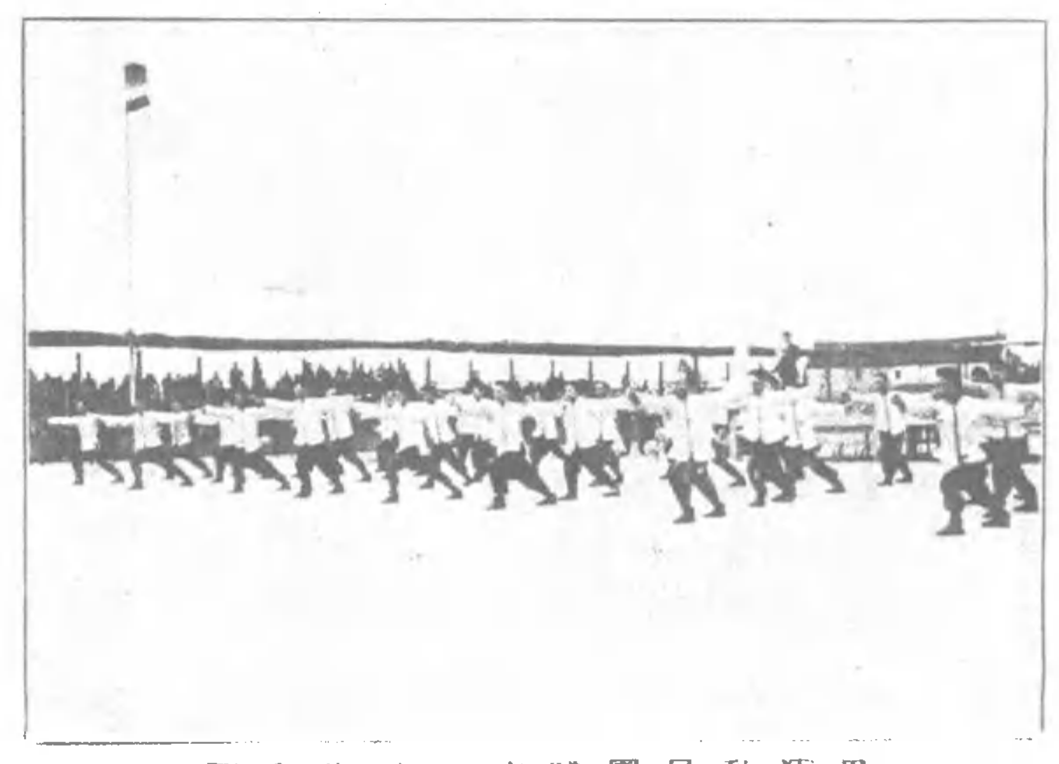
運動員列隊之攝影



男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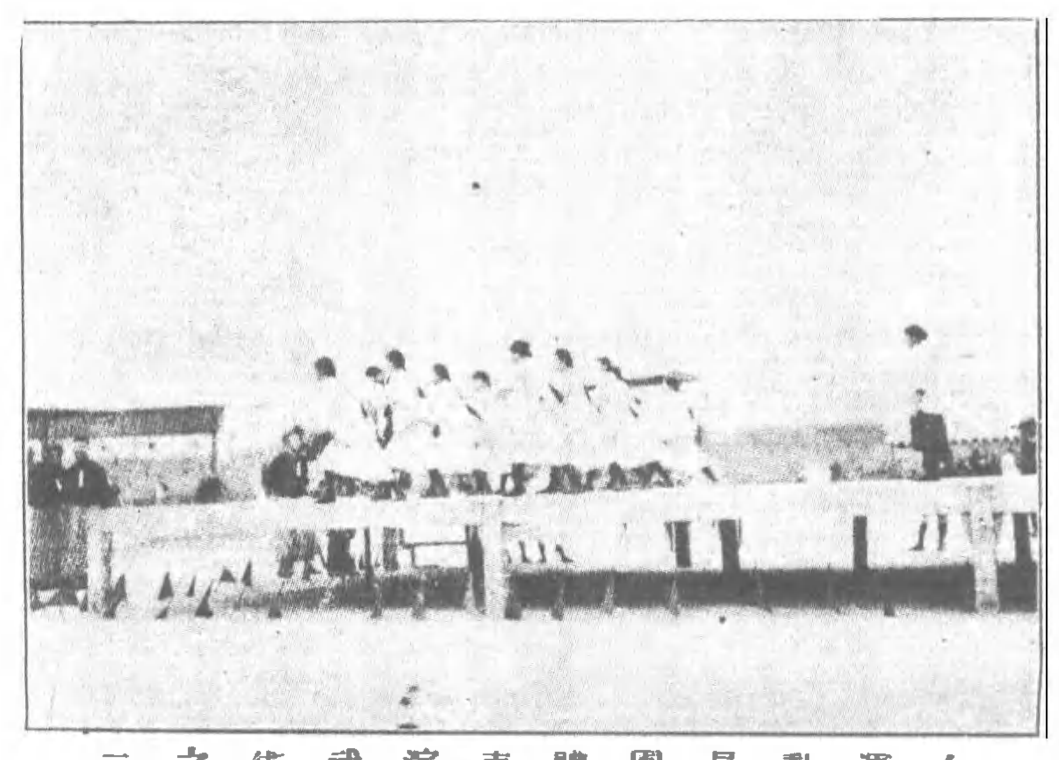
男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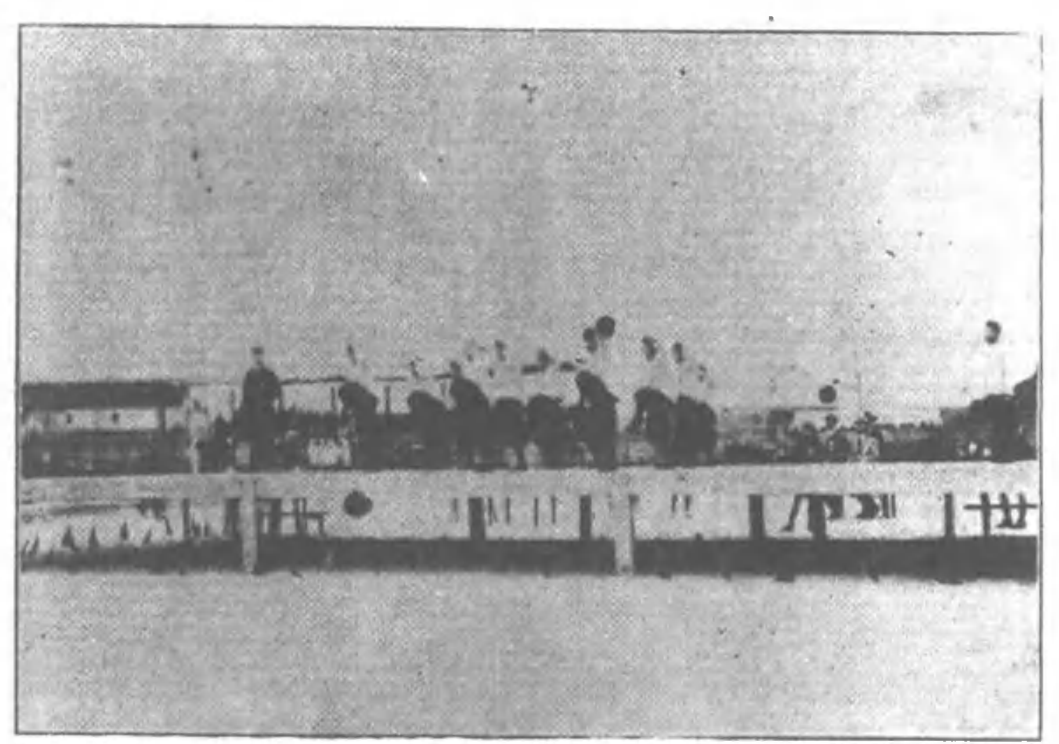
男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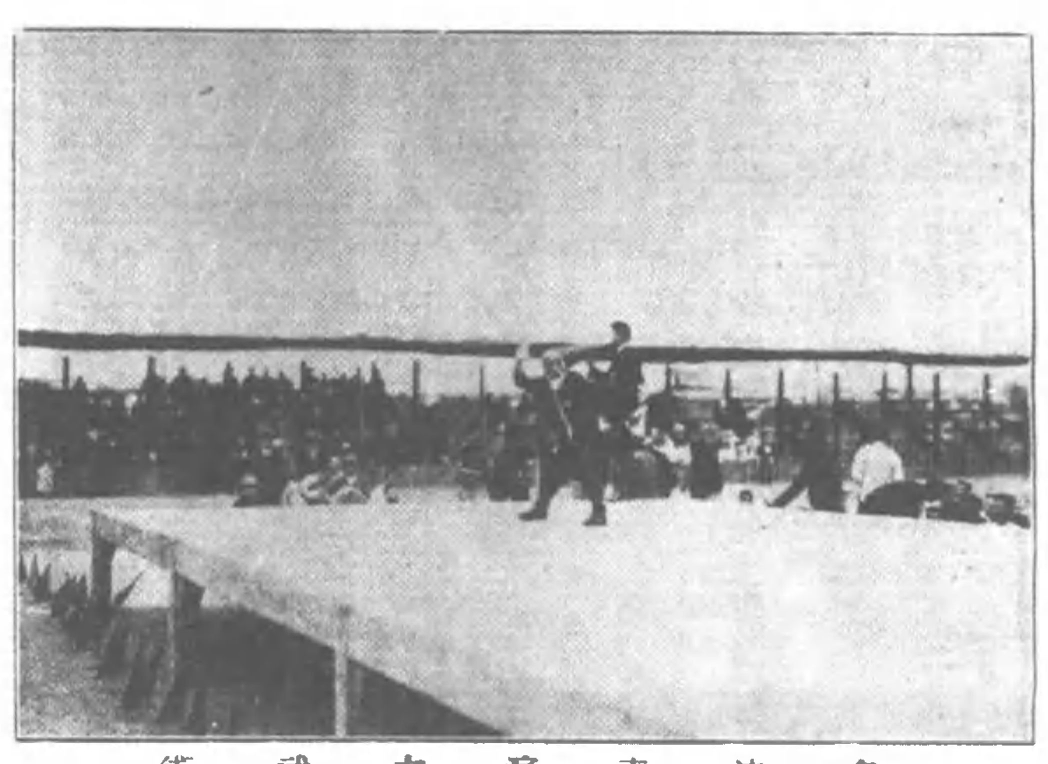
女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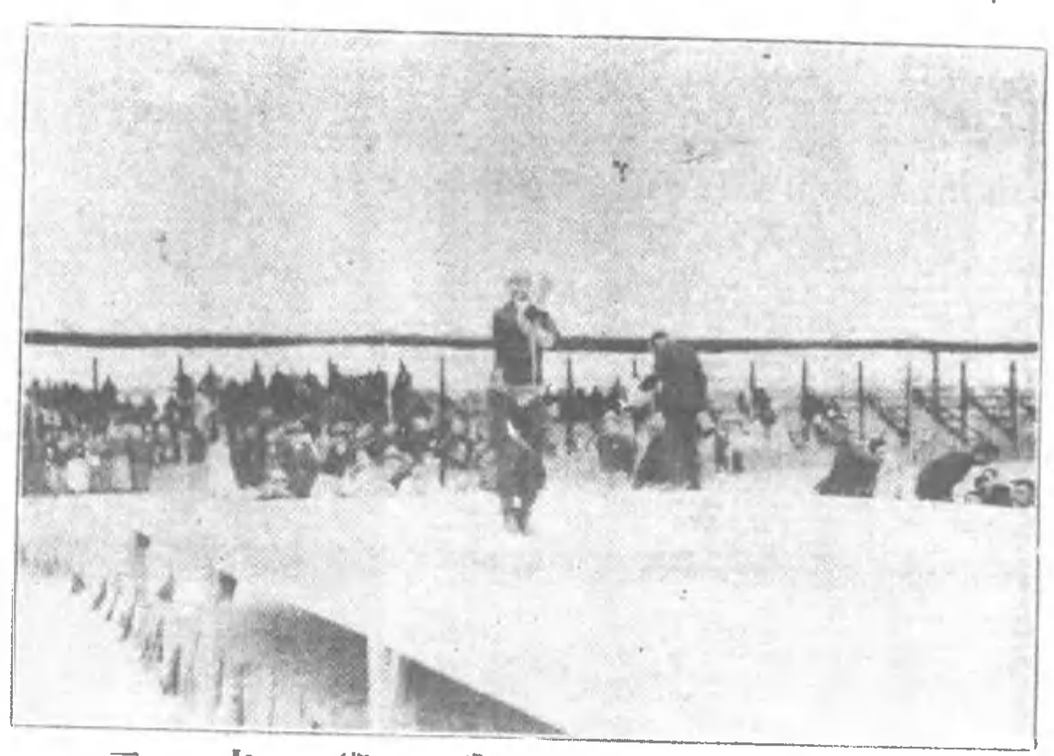
女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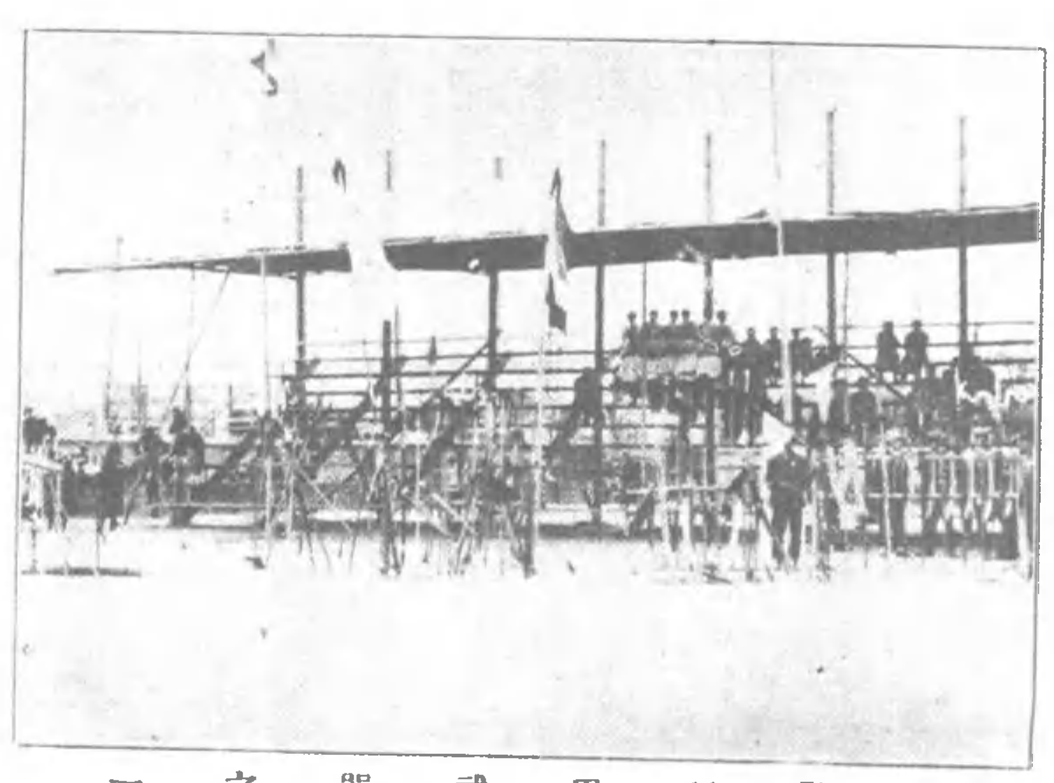
女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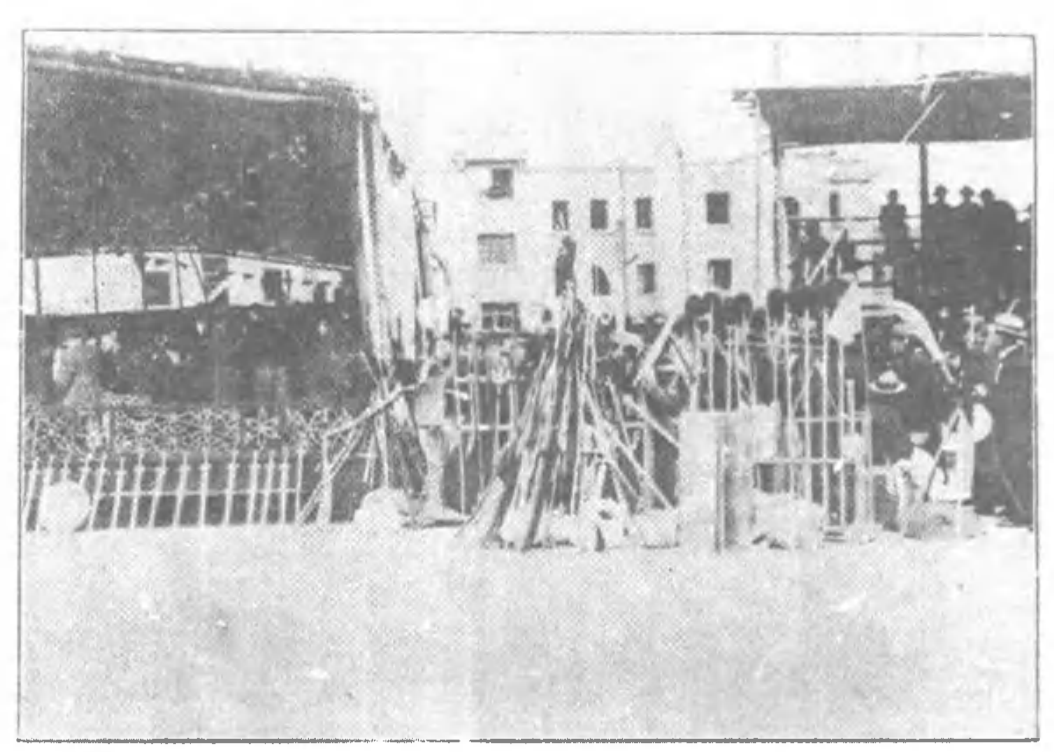
名流表演之武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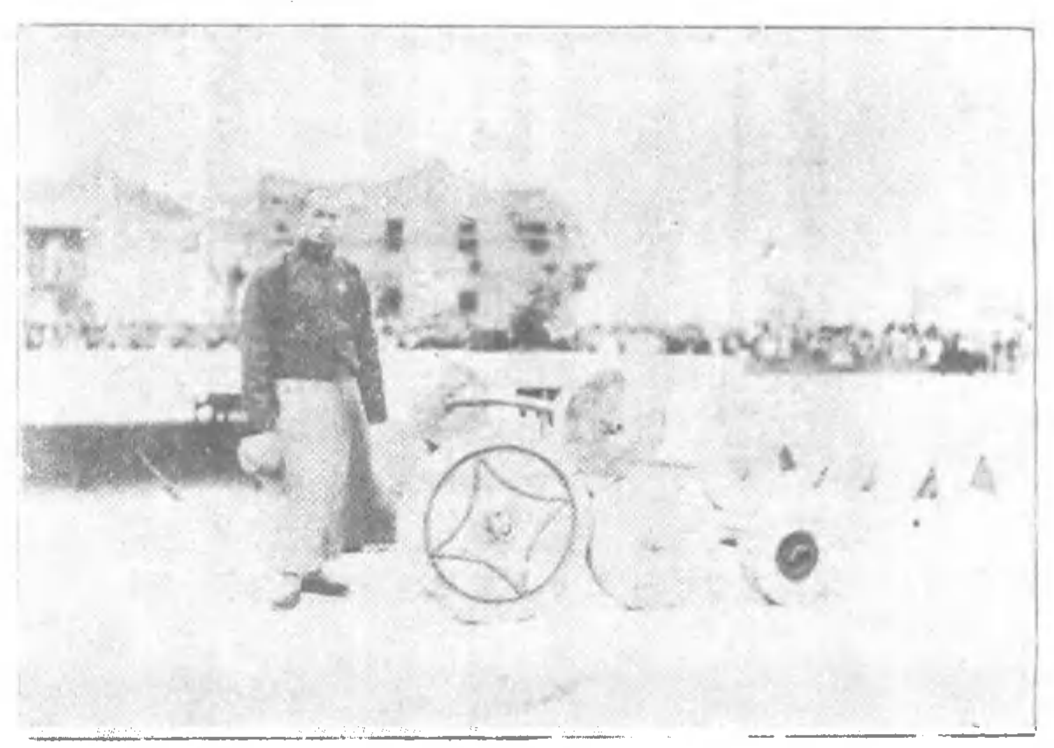
名流表演武術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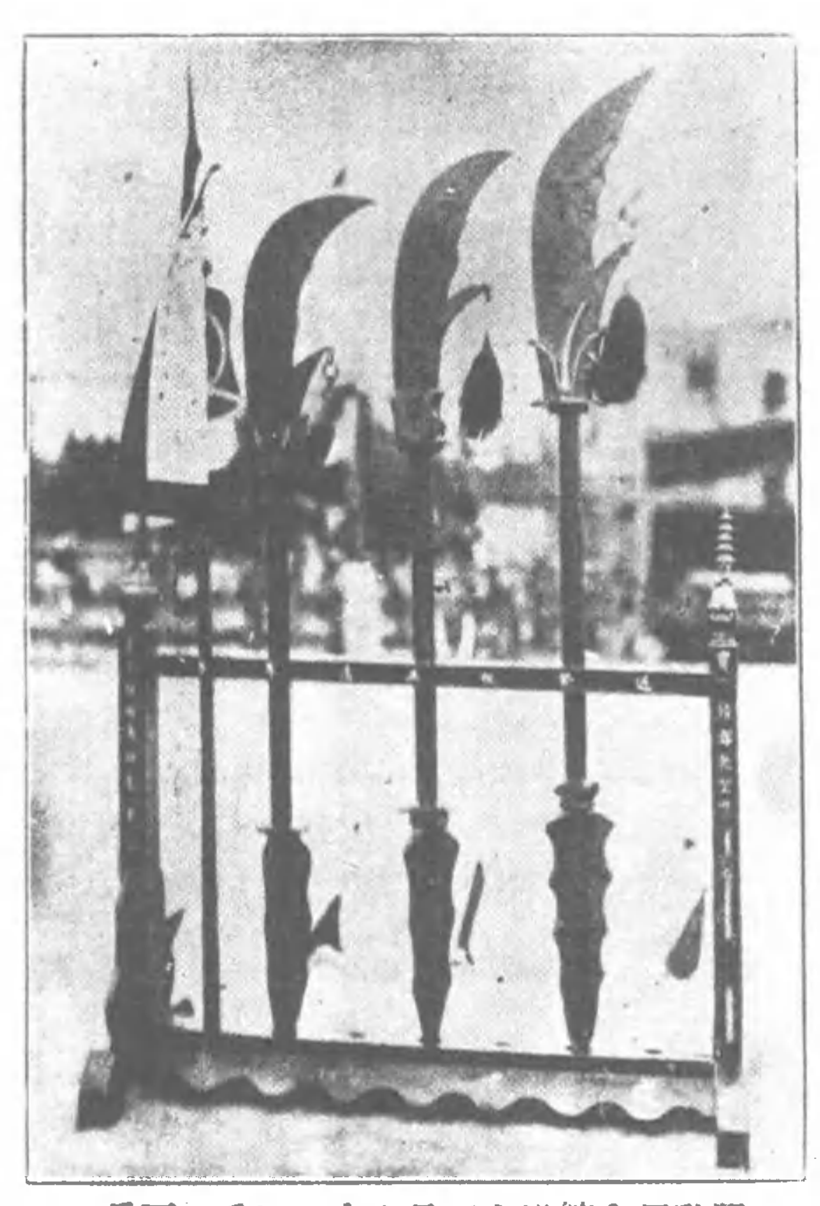
運動所用武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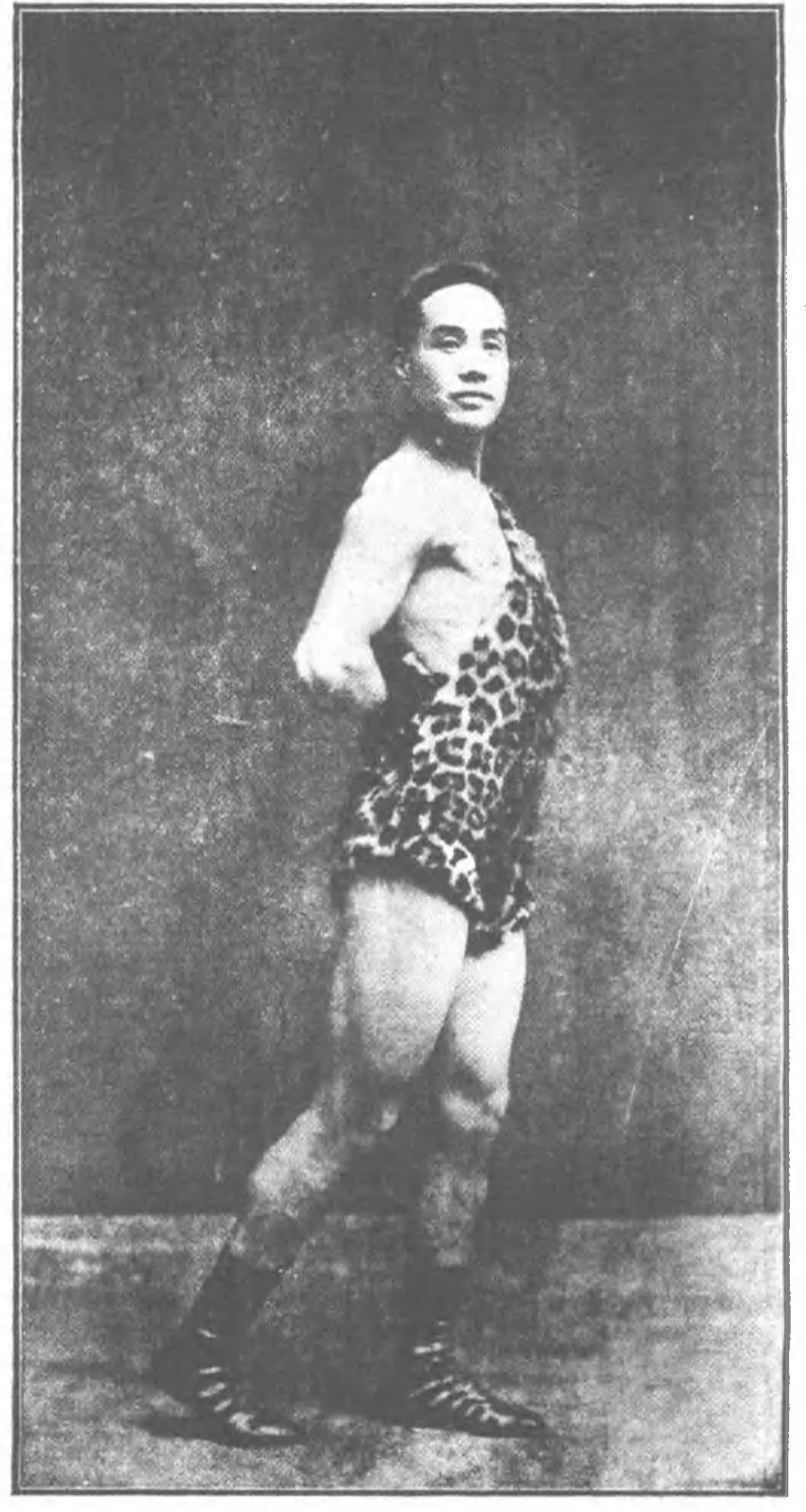
運動所用武器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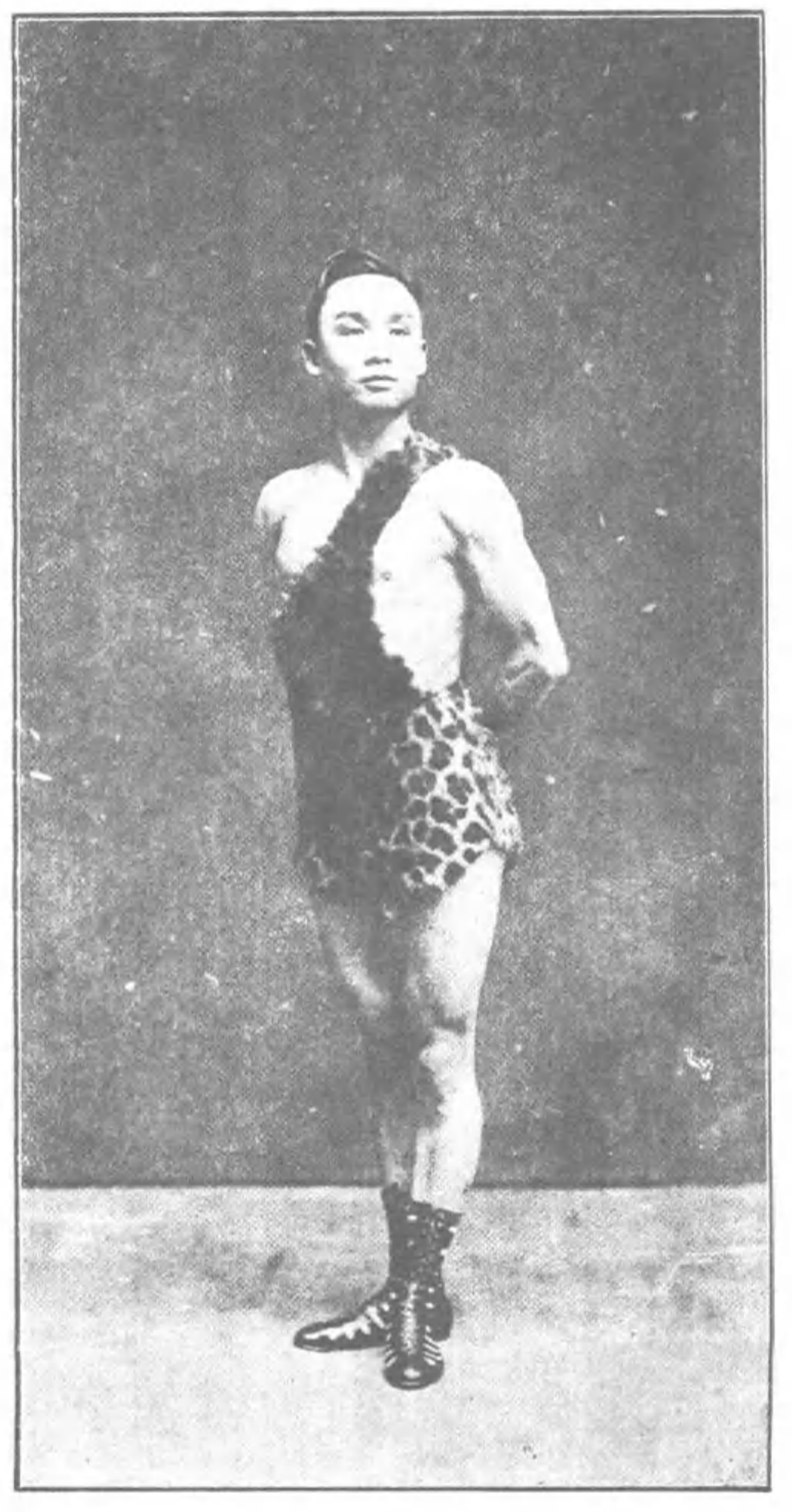
大力士王子平與運動之石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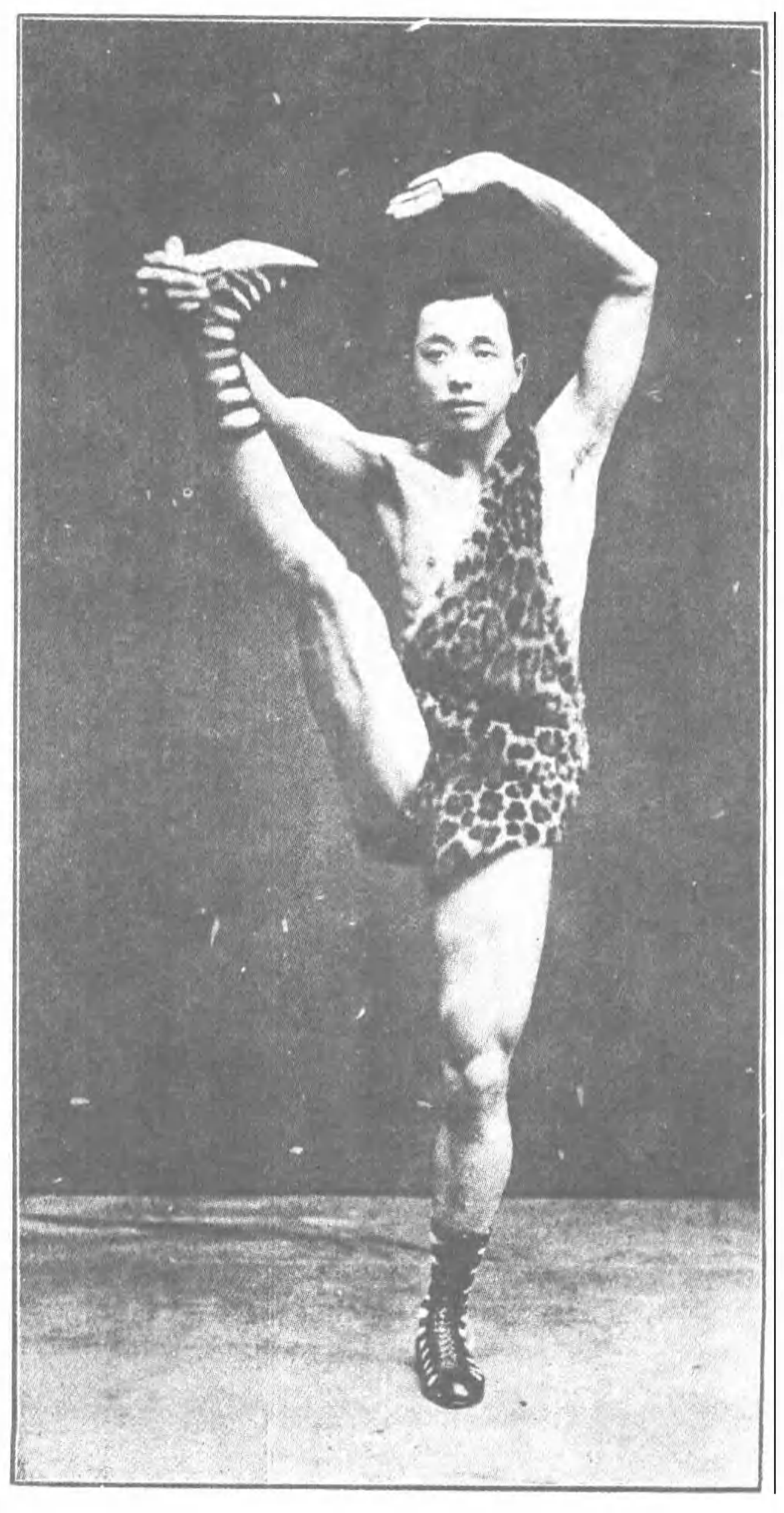
運動用之鑌鐵大刀最大之一柄重二百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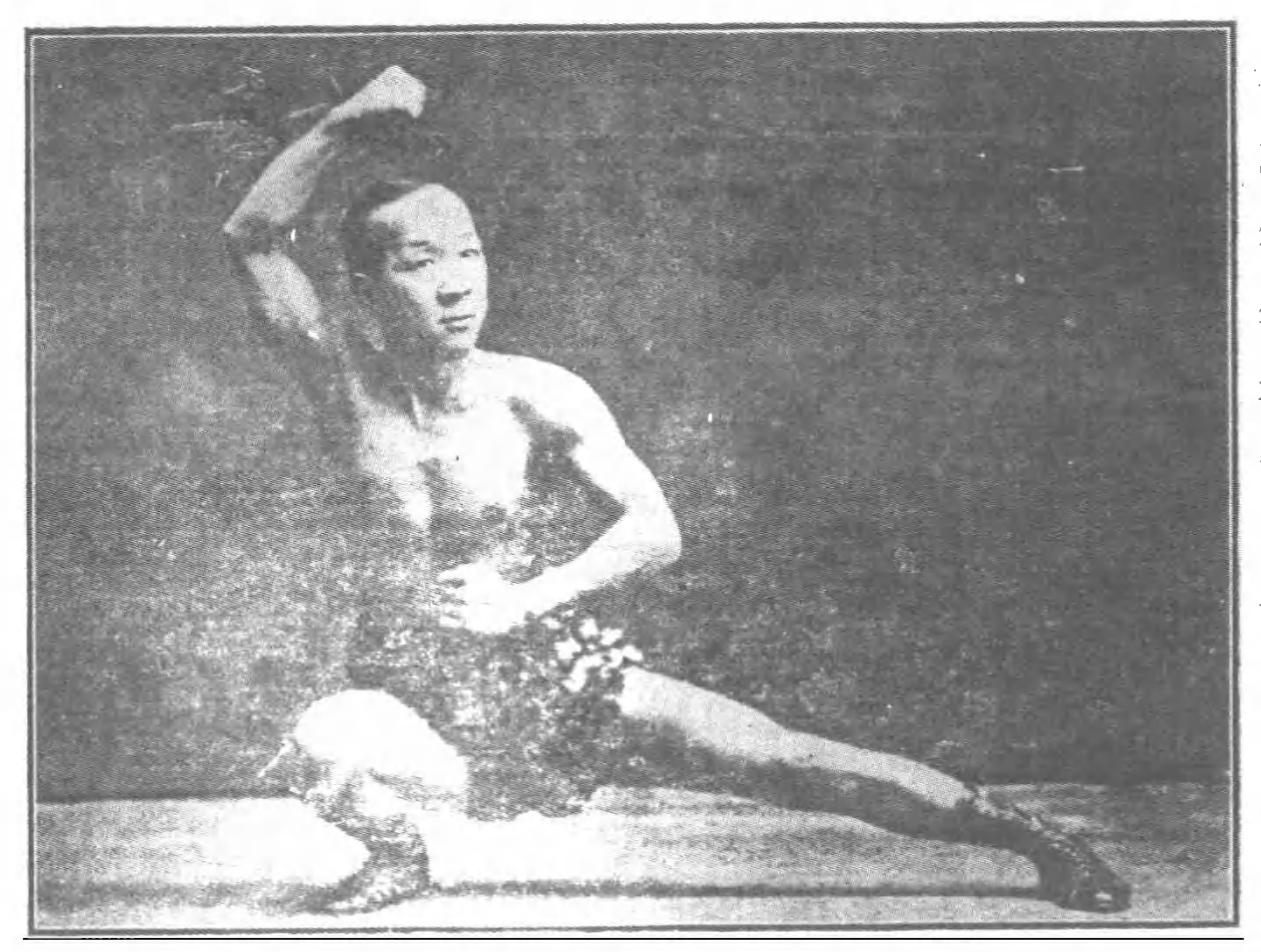
盧煒昌先生自勵圖



陳公哲先生勇猛精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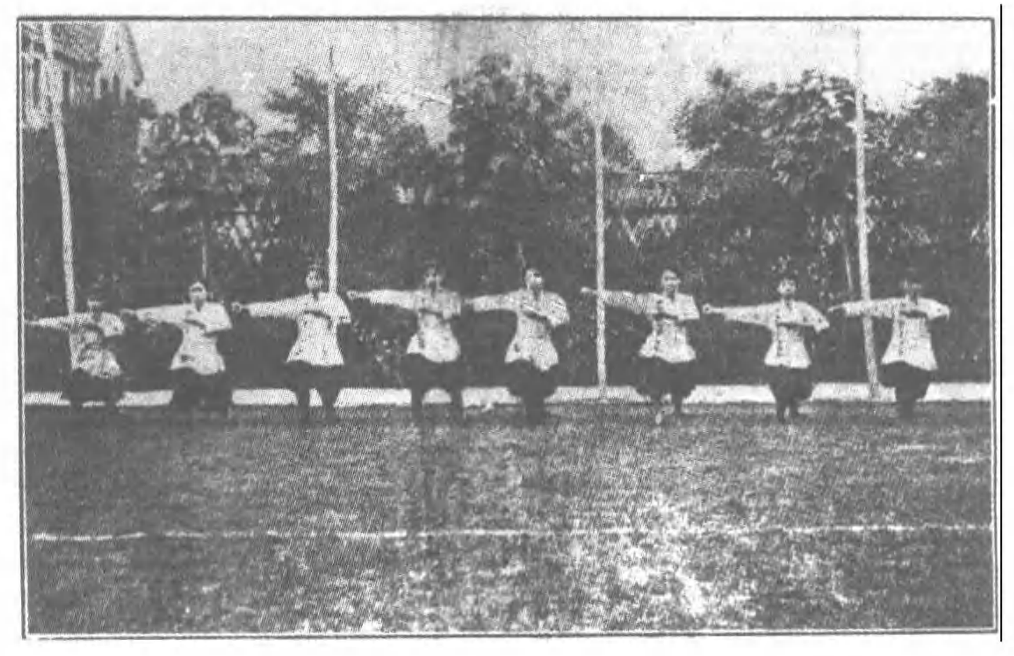


姚蟾伯先生鶴立圖



陳鐵生先生四十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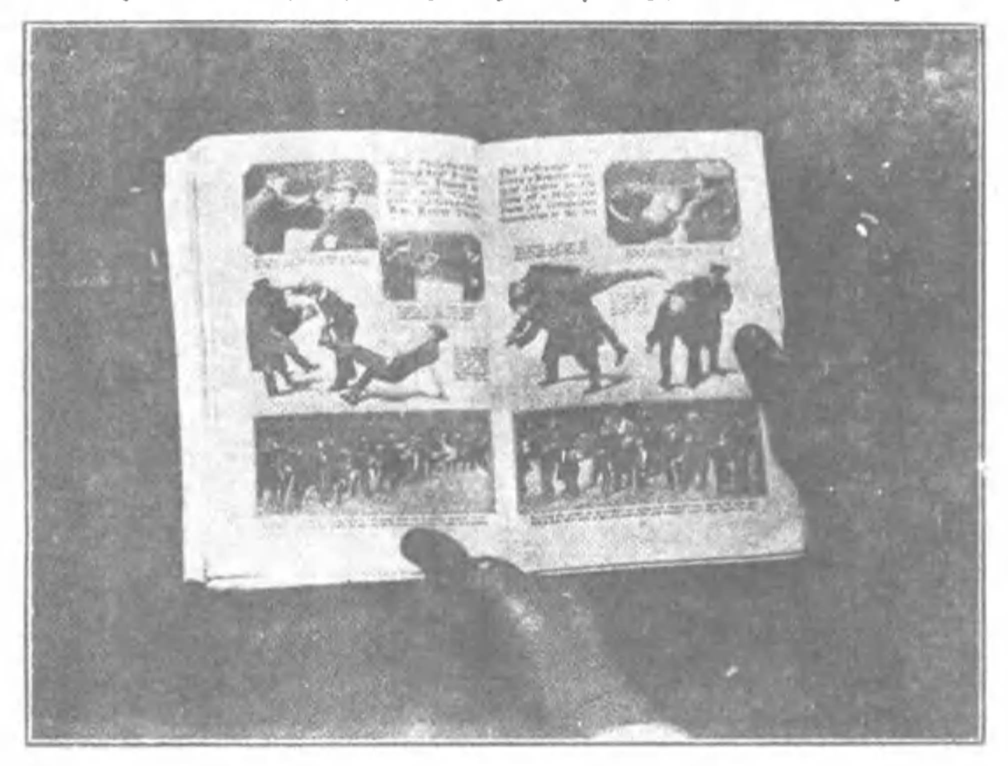
精武體育會女子模範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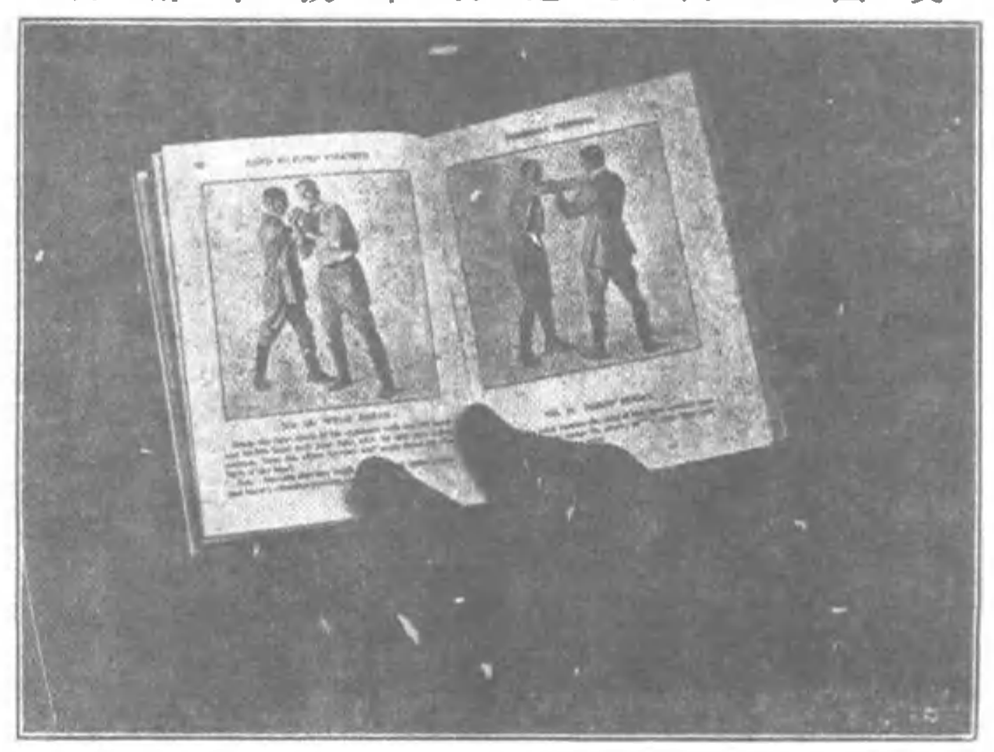
外人以吾國之空手入白刃法教其軍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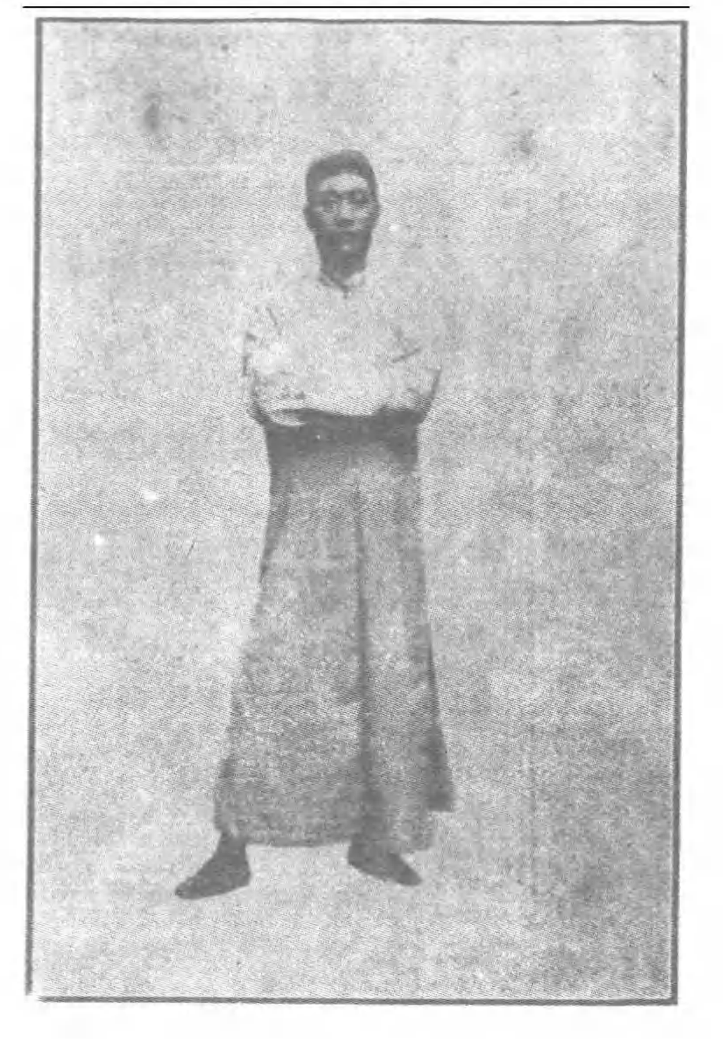
外人以吾華技擊教其警察



美國人出版之吾華技擊術書



HAND TO HAND FIGHTING FERSONAL DEFENSE


向愷然先生(即不肖生)


唐豪先生



姜俠魂先生

國技大觀總目

古董姜俠魂編輯

遺像

攝影

國技大觀名論類目錄（上）

古董姜俠魂編訂

國技大觀名論類（上）

平江向愷然
吳江唐豪 編輯

古堇姜俠魂編訂

●國技之眞精神

伍廷芳秩庸

鶴膝頻揮、夏服欲飛、奮烏號之弓、飾綮艾之器、技擊之術、于古得傳、自有火器、兵戰以械、橫劍設計、力乃漸薄、猛將謀士、但逐逐於鎗彈之利、更無舍馬操戈、爲短兵相接、遂至人體機能、依時代而退化、國技精神、寖將無存、其幸而口授以得者、或匿方外、或秘家傳、或出沒綠林、但有糟粕、千古武術之光華、終晦焉於山野邱壑、而莫能津逮、億世界戰後、萬邦覺悟、國中志士、發爲武術團體、以研古學、闡前之法、導今之人、璀璀藝術、行成學科、竊以謂儒宗克己、佛宗平等、俠列傳、兼而有之、不獨增進體育、發展腦力、尤必普仁博愛、同懷民物、鄙夫視若昆弟、知友不相徇私、宗儒而不尚虛、言佛而不高蹈、集朋儕於一堂、視患難以相從、觀摩砥礪、優劣加勉、斯殆國技之眞精神矣、若乃勞工之餘、農隙之暇、以我之短、致彼之長、貫精神於中樞、濬軀體之血脈、相恤相養、臻於健康、學者無腦力太疲之傷、工者無筋肉過勞之苦、不論男女、因才而施、必康健之平等、躋人類於至安、救國強民、實基於此、斯皆國技之效用矣、方今萬方多難、社會俶擾、我國民宜自強不息、力圖奮發、以挽已頹之風、則國技之研習、又豈容緩、凡我國民、盍興乎起、

●德與力

江亢虎

德與力並稱、經籍中所常見、西文譯名有公理強權、略如德與力之比、倫理家言以爲公理即強權、

政治家言以爲強權即公理、二說相持、均可互舉證例以爲明其然與不然、余則以爲皆是而皆非、公德強權非惟二名、亦實二事、公理自公理、非強權、強權自強權、非公理、然而無強權則公理不能推行、無公理則強權不能持久、其關係之密切又如此、古今中外大改革大建設大成功、皆兩者合並之結果而已、德與力之關係正同、所謂德者、非煦煦以爲仁孑孑以爲義也、守正不阿、中立不倚、力莫大焉、所謂力者、非匹夫按劍暴虎馮河之類也、自反而縮、臨事而懼、德莫大焉、是故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強、徒德則爲宋襄、徒力則爲賁育、終亦必亡而已矣、吾華號稱禮義之邦、數千年來、弱成性、人爲無力之人、國爲無力之國、有德之士、徒咨嗟太息、束手而莫可如何、而多數人之公德私德亦日墜落而不知所止、彼東西鄰乃各炫其武道柔術體育運動以傲我、且挾其財權兵威傾全國之力或聯數國之力以陵我、我猶欲以禮讓爲國自解、真所謂至死不悟者已、夫吾國何嘗乏角力之技與大力士其人、特以傳授不廣、摶結不堅、無指揮、無組織、故終不能爲國用耳、願愛國者、幡然警覺、念德與力之不可偏廢、既須養全力以待時、復務合羣力以自救、庶幾國力可以立於競存之世、人力可以挽回已定之天、滬上有編輯專書提倡武術者、屬爲題語、因發其所感如此、民國十二年植樹節江亢虎、

●國技之人生觀

王龍惠

舉我國四百兆之人民、問其有正當營業、不事貪婪、不事掠奪、亦不事惰家中獨爲之舉動者、能幾何、吾於此問題未答以前、當預算吾國一年中之犯罪者幾何、廢業者幾何、疾病死亡者又幾何、計以數學之比例、而所謂完全無缺之人民者、恐不及萬分之一也、嗚呼、吾推其由、吾知夫犯罪者、廢業者、疾病死亡者、初無何等劣根性、不過其軀體與精神未逮健全耳、常聞之美國法律家之言曰、罪犯之精神、往往錯亂而無條理、源由於體軀之劣弱、而無康健之能力以制之、徵之醫生之言亦

能、以爲疾病死亡、莫不直接由於精神、間接由於軀體、而所謂農業者、亦何嘗不以此二者構造之未全、乃至無能展發其所謀、蓋自機械之工作興、人類偸於苟安、不思爲體育上之運動、漸舉其本體器官固有之作用、趨於退化、而人生職業上應爲之事務、久乃不能以徒手操作、此世界之通病、而尤以中國爲甚、中國人民向以因循苟且爲得計、每事必後人而爲、斷不肯早爲之圖、其具有剛毅果敢之性者、十不一二焉、此社會個人、所以兩陷積弱、莫之能救、通商巨埠中、累累滿街而過者、皆四肢不整、構造未完之病夫也、於此而謀富國強民、烏乎可得、卽以個人之職業論之、不有康健之精神與軀體、焉能持其永久、人生天地間、衣食住三者、旣不可少一、而謀此衣食住者、端賴強健之體育、人類平等、亦惟以體育平等爲基礎、苟體育平等、則智識之灌輸易齊、而道德亦與共矣、然欲講究體育、非普通徒手操作所能已、此在實際上、若中國流傳之技擊術尙矣、技擊而能普及、則驅除痼疾也、磨練精神也、增進智識也、以至勵行道德也、一以貫之、而人生百凡問題、皆從而解決、又何患乎廢業、又何至動亂其精神之條理、以身爲法律之試驗品哉、吾謂與其以技擊爲國技、毋甯謂之人生技也、吾於國技之人生觀如是、

●技擊術應衡以學理

李烈鈞協和

吾人以科學眼光而言技擊術、必不如學校之體操、僅爲運動身體已也、其間蓋含有藝術之精神、科學之質素、而足爲人生利用、如算術物理化學同其功効、可以自衞、亦可以衞人、可以衞家、亦可以衞國、吾爲此言、吾決其必有成功之一日也、

中國技擊術之失傳也久矣、稗官野史所載、動輒曰某劍仙某俠士、眩其舉止行動、出神入化、幾幾乎與神話之怪異埒、而究其何以爲劍仙、何以爲俠士、則莫之能詳、太史公作游俠列傳、亟稱朱郭之徒、以義市天下、然而朱郭之藝術、因何所而至於斯善、卽以史公之賢、亦勿能舉也、是故中國

千百年來石室之奧、卒無人能律逮者、有之惟江湖賣技者流、此外則綠林盜魁而已、夫以國技之菁華、藝術之真元、轉輾委棄於山林野壑、而使人以此爲竊盜詐僞之具、以眩社會、以國家、以使人無求學之機會、而坐視淪亡、誰實爲之、則以技擊術之無學理故、惟其無學理、則士人恥習、賢者不爲、而此術終於蔑視、乃與卜筮星相同爲九流之末、遂無人爲之發闡據揚、吾深爲中國之藝術惜、

新文化與、學者以一切社會問題與夫哲學科學論理之舊、當一一而整攝之、重復估定其價值、則所謂技擊術者、又奚能不爲之所、吾謂今不整頓藝術則已、如欲整頓藝術、當以技擊術爲先、尤當以科學藝術之程序、而待遇技擊術、如言手法、則以何者爲首、何者爲次、何者臻於上乘、何者宜加以避免、諸如此類、循循然論之、俾學者知有一定之門徑、則教育普及之日、即技擊日普及之時也、若夫編制之宜、教導之方、國中不乏　者、必能羅而致之、以余不敏、奚足言此、然余知技擊術之在中國、必有成功之一日也、

●技擊爲改造社會之工具

周震麟

今社會凌亂之狀極矣、一言以蔽之、則曰財力之不足、智識之不長、道德之不完也、夫人但有道德、而無絲毫智識、雖不至害社會、顧亦無益於社會也、人但有智識、而不論道德、則其爲害較無智識者蓰倍矣、天下罪惡所歸、皆此輩人負之、若夫有道德有智識、而困於財力者、世雖未多覯、而亦頗不乏人、終其身以生計境遇之迫、卒乃誤用其智識而逸出道德軌道之外、凡此皆社會凌亂之由、實則即個人所患之神經病也、吾人欲祛除普通人之神經病、舍技擊術而外、其道末由、

健全之精神、常寓於健全之軀體、而完善之道德、尤必賴健全之精神以扶植、此殆爲世界之眞理、莫之能破、蓋使其人心廣體胖、則精神未有不爽、精神旣爽、則爲事井井有序、凡人生應當爲者、

尋常執而實踐之、其不當者、則立時而剷除之、去舍之宜、一視道德以爲歸宿、此無他、誠以其精神之蘇蘇也、反是者、言不信、行不實、放僻邪侈、無所不爲、雖曰、其人之卑鄙不齒、蓋亦有類敗之精神、而迫其不能改也、由是而論、人生天性之墮落、直接則由於精神、間接卽由於軀體、而所謂道德之不完、智識之不長、財用之不足、何莫非軀體之劣弱爲之害、然則欲改造社會、必先改造人羣之道德、而改造人羣之道德、尤必先以技擊術莊其軀體、吾故曰、改造社會之工具者、技擊術也、

夫吾所謂以技擊術改造社會者、非言以武力征服社會、而使其莫能亂也、誠以技擊術者、爲吾國千餘年流傳之舊藝術、其培養身體、壯固元氣、爲術多種、使循序而學之、則心神既定、百事如意、不以非分而貪財、不以蠻力而詐人、亦不以日夕沉思其生計之方、以益己損人、所謂普通人之神經病者、蕩焉無存、患難相與共之、甘苦相與嘗之、處暖涉寒、相與慰問之、人世之友愛、臻於此境、社會又焉能凌亂乎、吾故曰、技擊術爲改造社會之工具、

●爲國技進一解

徐 于子俊

技擊之術、惟中國創之、源遠本奧、世莫得傳、歐美日本人、每得中國一學、若卜筮、若星相、若奇門遁甲、悉心譯述、以供學者、而於技擊、爲彼國人士好武之尚、益孜孜肆力、惟恐或後、我國人轉忘其所本、而求泰西輸入之體操、以爲其法乃詳盡無遺、此非中國人之故喜歐化、實亦理勢之所趨、而使人迫於無所考習、不得不轉而聽諸他人也、蓋吾國學術、向以口授手傳爲不二法門、初無學習之門徑、偶有一二專家、每秘其所得、吝不與世、流習所至、將舉玄秘古奧之學術、漸歸消滅、至今所餘者、僅爲山野匹夫之學而已、由此而轉其趨向以求西學、一若西人之智識藝術、固超出吾人萬萬者、靜言思之、良深悼矣、今國人以學者之覺悟、羣焉習於舊術、思所以爲發揚玄奧之

途、不可謂非國中之好現象也、國技之名、嶄然產出、將欲舉我國溫文就甦之陋習、一舉而滌蕩之、何其盛歟、然而窮源論本、發闡精華、以澈底之眼光、理亂絲之技術、必先式以科學、衡以論理、吾於國技、敢爲國人進一解焉、夫中國積弱之由、人民委靡之故、嚀不曰國中無尙武之精神、民人無健全之體格、此其言吾既已熟聞之矣、顧其究竟、則釀成此弊者、由於人民之自體乎、抑由於教育之不良乎、自淸代以科舉取人才、而武業爲文人所不屑道、拳擊劍術、殆成爲綠林專有之學、風尙所趨、舉向文事、而其流禍、至於今日不能復振、此則教育之專制、而束縛人民者深矣、吾於國技初發揚之日、敢貢獻於教育當軸、暨國中辦學諸子、此後中國學校工廠以及關於教育事業之場合、當必課以淺近之國技、而使永保國民之精神職業、其爲利可勝道哉、可勝道哉、余此言也、非僅爲國技前途計也、直爲國民精神事業之解決計耳、舉我國民、盍心嚮往之、

●世界潮流中之國技

黃漢湘俊仙

美總統威爾遜、以曾經試驗之聯邦制度、擴大主義、而倡國際聯盟、哈定氏繼之、遂有華會之召集、蓋以爲大戰而後、民苦兵革、蓋必以修養生息爲今之要、從而以縮減軍備、導利各國、俾躋於雍容和睦之境、世界學者、以政治戰爭之相繫、發爲極大覺悟、知今後人羣之進化、不在武力、而在思想科學、我中國以千百年被壓迫束縛之民氣、立於此際、不思爲競爭圖存之方、其將何及、各國雖感於美邦之提倡、爲一時戒戰之同意、然後此國際間之關係、乃近於民族思想之戰爭、而立國之難、且加倍蓰、苟非一國之人民、不自爲保衛之計、縱有良政府、亦莫能誰何、此在我國民所當注意者、宜以個人之精神能力、爲公衆團結之具、質言之、則卽所謂兵工主義也、兵工主義勵行之端、首要在各人之體質精神、而此體質精神之練習、非如學校之體操、所能發闡、尤非如有槍階級之互攻鬪毆、可以持久、蓋必有科學藝術之實能、俾各人皆有抵禦之力、無間男女少壯、咸習此武術

化之教育、抑亦管子所謂寓兵於農之意、誠現代立國之要素也、然此武術化之教育者維何、深長思之、惟有中國舊傳之技擊術、足以當 而無遺、顧此技擊術者、源遠流雜、曠代失傳、必賴精擴此術之專家、發闡討論之、如科學之有序、似藝術之具審美、國家無事、則人民樂於職業、以此而免疾病夭傷之悲、國家有事、則立時徵募、以此而爲保衞疆場之具、此國技也、雖謂之曰立國之本、亦無不可、而居於二十世紀科學競爭場中、以合於世界潮流之趨勢、則國技尤爲當今之急務也、雖然、發斯術之曙光、導國民於一軌、吾知非公衆之力、不可能矣、國人其亦知所自奮哉

●國技與教育前途之關係

江 煒彤侯

欲求充量之學問、必先有強健之精神、精神者、百凡成功之元素、而尤關切於思想學術之途、蓋人之腦力有限、日逐逐於邃理玄奧、晝夜不息、未有不勞而生倦、倦而疲、疲而至於不能復用、終其身爲殘廢疾病而已、有清之季、學者惑於萬惡之舉業、殫精竭慮、竭其生平之能力於殘硯敗紙中、遂致鵠形鳩面、身如槁木、一生如患疾疢然、於是有中道夭亡者、有學成而不克致用者、有精力不濟、至於功虧一簣者、於此而求人才、雖得亦復何用、於此而言教育、吾見其驅人於水深火熱之中、至不能超拔之境而已、嗚呼、此中國數百年來之積習、不知靑年學子、消磨歲月、從而自殺其身者、其幾何也耶、

學校以德育智育體育並重、所以革前次之弊、以養成完全之人才、然其流習、學者往往側重智德、忽於體育、而不知二者皆本於一也、蓋使人無健全之身體、不獨深研邃學、力有所未逮、即於友朋交際之宜、己身處世之道、每格於精神之不足、從而失其正軌、無已、吾惟有操練身體、兀樹精神、以爲人生一切成功之本、而於此學養之餘、兼文武之擅、培體質精神之源、在西式之徒手、啞鈴、球桿、棍棒諸術、萬不足盡其微妙、惟有吾中國千百年所傳之技擊術、發其玄秘、演以學理、足

以當之而無遺、此國技之所以關於教育前途、爲至切要也、

技擊之術、在昔日則流傳於綠林江湖、士大夫每恥爲之、一若其術之卑下、不屑與言道者、而精擅此術之士、或秘而不宣、或私相授受、以傳與一二人之手、顧此一二人者、亦不審其術之何所來、默記成法、循規矩以蹈之、初不計其有無學理也、因此而埋沒深山大澤者有之、因此而口授指講、失其眞傳者有之、人不存而術亦俱亡、千古秘學、靡得而考、石室湮迷、轉輾委棄於斷簡殘牘之手、甯不大可惋惜乎、今者國中傑士、多以爲文事武業之不能偏廢、而明乎人生道德知識、尤非有健全之軀體、不足以臻於完善、用引同志、多所講究、或採擇於山野、或稽考於舊籍、發中國古學之晦、導國民自強之能、根於舊法、參以新理、則後此國技之輝皇騰達、甯有涯涘、吾於教育前途、深所望焉、

●技擊與健康

湯爾和

戶樞不蠹、流水不腐、運動爲人生健康之源固已、然僅言運動、而不思運動適當之方、則其有損而無益、較不運動猶加甚焉、譬諸病人、朝暮偃臥、而命其奔跑於幾百碼之遙、其不心臟崩裂而絕其機者幾希、反之以腸肥腦滿之壯夫、而使之爲劇烈之運動、則其爲害、亦與此等、蓋人體之構造、猶之機械、心臟腸胃、其動機也、四肢骨肉、其輪架也、血液、則爲其動機之油、神經、則爲其全部之中樞、吾人求機器之精良、先必察其內部動機之何若、而輪架則其次也、善用機器者、尤必時時撥動其擺條、而使之莫能停滯、夫然後內外咸宜、堅固穩實、甚於不敝、苟或慮機械　力之未足、則察其何所窒礙、而寖寖潤澤之、亦譬諸人體營養之品、一日而三下咽也、以此而言機械、則必以機械原有之能力而以序遞加之爲準、以此而言人體、則必以人體適當之運動、而以時增進之爲的、健康之道、庶乎或失、此理至曉、縱常人亦能言之、然而欲求何者爲適當之運動、則戛乎難矣、

技擊術者、即所謂人體最適當之運動、而臻于無所止境、爲人生健康之不二法門也、何言乎爾、則以此術之循序漸進、不爲過激之舉、不爲緩性之失、本人生固有之體質、促其壯健、而使筋肉血脈咸臻於最發達之度、說者每奇技擊者之神乎其技、謂常人所不能也、而不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旦旦以求、未有不成、以手術言、排山、掠雁、開弓、種種作勢、初無異於常人、惟以日夕鍛鍊、視難如易、於是筋肉之發達、乃超於極頂、縱有大力、莫能誰何、人惟自強不息、志竟於成、世界寧有難事乎、彼技擊之聖者、豈得迷信爲天才也哉、證以人生生理、吾可斷言其爲筋肉之部分蓋趨而已、健康之道、誠舍此莫他屬

雖然、技擊之精、不獨健康已也、凡體質之不快、精神之不適、以至血脈停滯之由、靡不能運會貫通之、固不僅保固有之康健、而促進人體發達已也、舉凡臟腑心臍之疾、皆得洞癥審癖而袪除之、故凡病者苟能振精神從事於此點、未有不日即於瘳、江湖賣技者流、每設樂肆於陋隘、號召市氓、其言雖未必盡眞、要亦不無幾微之可信、漢時華陀以此而治疾、人多宗之、此其明效大著、在往事昭然若揭者、吾人縱不爲治病計、而於個人衞生之宜、則於技擊之道、又豈能已乎、

普及國技私議

張秋白

吾國技擊之術、不特爲東方之特出、實世界各國所望塵莫及者也、余以爲吾國既負此絕技、不獨爲全國民衆所應肄習、並應推廣之於東西各國、一以宣揚我國家文明先進之光榮、一以俾世界人士盡得領受此種絕技之利益、亦所以示我中華民族有利不自私有福不獨享之徵意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之受賜多矣、今先言其普及全國及世界之利益、次再言其普及之方、

一 普及國技之利益

吾國國技之高尙優美比之他國、皆有過之無不及、幾爲世界有識者所共認、因其有高尙優美之價値

、所以習之者利益宏多、然又不獨關於個人之養生健修而已、若民族之興盛、國家之富強、與夫世界大同之實現、詳審之皆有密切之關係、故余恆以「人類團體中各個人能否盡量取得健甯康樂、爲世界大同能否實現之先决問題、」蓋最高尚之道德、必有賴於最高尚之智識以養成、而最高尚之智識、又必賴於最健康之體魄以增進、三者相因、不容偏廢、所以世界教育家無不以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我國先哲亦以智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德也、一人有此達德、則一人強、一國有此達德、則一國興、天下之人盡有此達德、則世界大同矣、此吾人提倡普及國技之大指、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此也、今世君子有不以余言爲妄者、曷羣起而相與戮力此道、則其事與其利溥矣、國技普及之運動、詎可緩哉、

二　普及國技之方法

普及國技之利益、既略陳梗概於前、此節則專述其如何普及之方法、

（甲）　宜組織有統系之運動也　此種運動可名之曰『武化運動、』以有別於『文化運動也、』其實『武化運動』不成功、而『文化運動』殆難得其效果、設再進一步言之、所謂『武化運動』與『文化運動、』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先哲恆言、「有文事必有武備、」又曰「知恥近乎勇、」於此可見古人文事與武備並重、絕無右文左武之事、更足以證明無勇之人、多不知恥、知恥者方可與言文、與言文者必先觀其勇、靈魂所以載其文、勇氣多自魄中生、魄不健全、魂無附麗、人無勇氣、便鮮知恥、無恥之人、文何由立、故敢斷言曰、『武化運動』與『文化運動』實勢如輔車、缺其一皆不足以與有爲也、明乎此、卽當進而說明『武化運動』之程序、

第一　聯合全國深明國技原理及崇尚國技之人士組織『中華民國武化運動聯合總會』於上海、次謀推廣之於各省區及縣市鎮鄉農村中、以資普及、

第二　前項會所爲全國聯合運動之機關不宜兼及教授技擊之事、蓋今日之武術會等皆以會而兼教授生徒之事者也、茲爲尊重『武化運動』及矯正此種謬點起見、應於每一會所中附設一『國技學校、』上自上海及各省區之總會、次至各縣市鎮鄉及農村中、皆照如此辦理、方能收得分工治事之良好效果、不然則進步難矣、

第三　除前兩項會所與學校之組設外、尚須於每一會中發刊一種或數種之會報、一以發揚國技之特長、一以使全國大小各處『武化運動』之各團體皆能聲應氣求、並可時時藉以報告各處『武化運動』之狀況、而促國技之猛速進步也、

上述三項爲『武化運動』之根本系統、組會所以發其端、設校所以致其用、刊報所以彰其功、三者略其一、皆不可也、然根本系統既定、茲再進而說明此種運動應特別注意之數點、以備關心斯道者之一覽焉、

（乙）宜注意改良各端以資發展也　我國國技之高尚優美、既爲國人及世界各國所公認、顧何獨不能普及於中外一般人士、此誠熱心提倡國技者之所應加意研究者也、竊中國國技雖精美無倫、而其高深之學理、與夫偉大之效用、從無一人以有系統之撰述闡明之者、有之皆嫌簡陋無當、而不足爲大雅道也、至於練習國技場合之整理、與教師之選擇、固不可不慎重將事、而用具及武裝之窳敗俚俗、亦深足以爲國技不能發達最大之一因、餘待改正者、更僕難數、茲則僅按前述應即加以改良之各端、略依拙見、論列如次、

第一　國技教科書籍、亟應編定、惟固有者多出於私家之著述、今爲救此偏弊起見、應由全國武化運動總聯合會、禮聘當代精於此道之通家數十人、組織一『國技教科書編纂委員會、』分別編成初級中級高級以至大學各等應用之書籍、所有國技精深之原理、與適用之

效能、均順序闡明、務使此種學理在國家文化上取得最重要之位置、並能普及於世界各國而後已、此「國技教科書編纂委員會」應首先設立者、一也、

第二　教練國技之場合、宜有優美適當之布置、其位置之良否、面積之廣狹、空氣之淸濁、[illegible]具之點綴、及其他一切設備完美與否、均應加意研究、蓋研求學理、課室中事也、教練身手、外場中事人、此種武化之傳播、賴乎課室內學理上之闡明、固爲首要、而外場上技術之教練、實又較前者爲尤關重要也、向者不察、多以汙穢狹隘之地、爲教授技術之場、其所被之影響、直令人不可勝言、此中况味、領受之者大有人在、如此、而欲使國技之普及、安可得乎、此教練國技之場合、應依相當計劃、設備改良者、二也、

第三　教師之良否、與國技之能否普及、至關重要、蓋所謂良否者、非僅關於技術之高下、而其精神品格亦在在能予受業者以至劇之影響、其精神品格之高尙優美者、恆能使向學者得一良好之印象、而樂與伍、雖技術之稍嫌淺陋、尙無大礙、否則、卽有神技亦難免於學者不望之若浼焉、至其中之詳細利害、想有心人類能知之能言之、固無待余之喋喋矣、而救正此弊病之方法、惟有首先設一「教師養成學校」選擇技術精美者、令其入校再教授之以國技學之原理、復養成其高尙優美之精神與品格、以爲師資之預備、力矯江湖賣藝派之惡化、庶幾國技之前途、猶有發達之一日、此教師之必須[illegible]者、三也、

第四　用具及武裝必須改良、在作者心目中早思有以就正於國中之諸大方家矣、蓋年來各通都大邑中之各武術團體、雖已稍稍注意及此、然以全國中言之、尙不[illegible]之比較焉、類如銹刀破劍、抓地虎短靴、楊杏五式黑色多紐之短衫、御之者[illegible]吾人之感想、而瞻之者、實不禁[illegible]起人如入梨園觀劇或闤闠賣藝者之[illegible]

而爲綠林式之豪傑、有識者則相率遠引、遂令此高尚優美之國技、不能超入於上流人士之社會、終則爲一般無知傖父之專利品矣、普及國技云乎哉、此普及國技之用具及武裝必須改良者、四也、

以上四端、爲余久欲言而未及言者、今敢不避忌諱、滴吐於此、是否有當、余則萬不敢自是、世有贊同此言者、其各努力以救正之、至應如何救正方法、余於國技上毫無研究、且與國中從事武化運動諸君子素少接近、甚望熱心提倡國技者、奮發振勵、有以處此也、余一門外漢、何敢多言、

三　結論

余於普及國技之利益及其方法、既略述之於前矣、今將再以數語爲吾文之結案、讀者或將致疑於吾言之猶未盡未當也、吾亦不復多辯、假也通國人士對於余前述應興應革之各節、人人能習、處處能改、則中華民族勃然興矣、彼少數之軍閥官僚、尙烏足以爲敗國之蠹哉、倘再努力使此種國技普及於中外之學校工廠軍隊商店及其他各種組合之中、則人類健全之幸福、庶可實現、世界大同之樂境、近在目前矣、豈不懿歟、豈不懿歟、

◉武術會前途之關係 採錄武術月刊

吳　山

自世界婦女身體被束爲纖腰、裹細足、穿耳鼻以來、各種族身體之來源、積弱已數千年於茲矣、夫以積弱之婦女、誕生積弱之男女、無怪上古丈餘之身體、降至中古、至高者除曹交等外、不過七尺八尺、沿至近代、竟有身體不滿五尺、而且有三尺四尺之矮小身體、常見於社會者、若再沿蓋至二三千年之後、山可斷言、世界人類身體之表見於歷史社會、斑斑可攷、非妄言也、山前月遊滇、見美術照相館、中列一照片、係一八齡女與九齡男、結爲夫婦、身長僅二尺有奇、子則不滿一尺、山徘徊察視、片上注明係雲南某縣所產、竊嘆人類身體、積弱至此、種族恐難久延、國家前途、倘復

何望、心傷至今、無法解決、茲何幸中華武術會提倡國粹體育、直從根本上以救由弱種而至於滅種之危險、誠世界人類最可慶幸之大組織也、際茲解放婦女時代、甚望先從婦女身體解放、除去纏壓細足、及穿耳鼻種種痛苦、一方面更以武術發育人類來源之母體、一方面又以武術徧及於母體所生之男女、庶幾可由近代柔弱矮小之身軀、逐漸復還中古及上古高大強壯之體格、乃能研究高深精密之科學、發而爲自強不息、建設歐戰以後世界最新最著之功業、尤不難以世界比較最多之黃種、遂漸蔓延滋生於全球、因而混合同化各種爲一色、黃種語言文字俗習與制度文明、而久之全球一致、大同之基礎、卽因之而益加鞏固、從此世界一家、自無戰爭之表現、而世界和平之名詞、乃能見諸事實、謂之爲黃金時代也可、謂之爲天國降臨亦可、猗歟盛哉、

●敍精武本紀

孫文

自人類日進於文明、能以種種經驗、資用器具抵抗自然而至於今日、人智所發明者、幾爲古人夢想擬議所不到、蓋云盛矣、然以利用種種器具之故、漸舉其本體器官固有之作用、循用進廢退之公例、而不免於淘汰、此近來有識者所深憂也、慨自火器輸入中國之後、國人多棄體育之技擊術而不講、馴至社會個人、積弱愈甚、不知最後五分鐘之決勝、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時、爲今次歐戰所屢見者、則謂技擊術與鎗炮飛機、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國人曩昔僅襲得他人物質文明之粗末、遂自棄其本體固有之技能、以爲無用、豈非大失計耶、我國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黷武善戰驕我同胞、然處競爭劇烈之時代、不知求自衞之道、則不適於生存、且吾觀近代戰爭之起、恆　弱國爲問題、倘以平和之民族、善於自衞、則斯世初無弱肉強食之說、而自衞之問題、不待他人之解決、因以促進世界人類之平和、我民族之責任、不綦大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皆爲不知自衛者警也、精武體育會成立既十年、其成績甚多、識者稱爲體魄修養術專門研究之學會、蓋以振起從來體育之技擊術爲務、於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係、推而言之、則吾民族所以致力於世界平和之一基礎、會中諸子、爲精武本紀既成、索序於余、余嘉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於流俗也、故書此與之、中華民國八年十月二十日、

●體育與國技 以下十則乃八年間廣東報界爲精武會之評論（四月九日廣東中華新報）

醜公

體育爲鍛鍊國民體格之學科、國技爲一國體育之精華、二者皆強民之本也、體魄強者、其幹事必勇敢活潑宏毅、可以任大事臨大節、今我國積弱、實由於人民頹靡、故欲強國、必先強民、於強民必先鼓吹其強民之道、精武會諸君、遠道來粵、提倡國技、殆亦出於強國強種之深心、吾聞之喜而不寐、

顧今之世界、趨於世界合同、凡事當以世界爲目標、大凡事業學術技藝、當其創始、雖屬於國家的、及其精進、卽可進而爲世界的、故吾願提倡諸君、竭力以圖、日求精進、使我光榮之國技、進而爲世界技、得於體育學上、占一重大之位置、與日本之相撲、德國之劍術、後先輝映於體育學史中、豈惟吾國之光榮、世界人類、實嘉賴之、願我精武會諸君其勉之、

●東人西人（四月九日廣東中華新報）

冷觀

精武體育會發起滬上、以研練體育爲宗旨、而以德育智育爲輔、先是直隸霍元甲君、以國技稱雄大江南北、學者宗之、創爲斯會、成立以來、倏將十載、會衆已達七百餘人、直接間接、傳授不下一萬五千之衆、方其始基、學子不過七十、會所亦殊逼窄、近年由陳公哲盧煒昌姚蟾伯諸君、力爲提

倡、建新會所、奠定根基、之數君者、其國技之伽藍歟

精武體育會、推聶雲台君爲正會長、穆藕初君副之、二君俱滬上著名實業家、素熱心於社會事業、於體育之研練、尤爲注重、斯會經二君爲之提倡、益有一日千里之勢、該會廣東分會、現已成立、吾粵之提倡國技者、殆有德不孤之感、而歡迎之矣、

●拳術之關係（四月八日人權報）　鐵

拳術爲吾國國技、往時軍人、雖重韜鈴、尤精技擊、自火器重、而拳術輕、論者以爲無當勁敵、不知日俄之役、其所挫哥薩克強兵如枯朽者、惟拳術之効、

抑拳術之妙、不獨臨時之足以自衛而應敵也、即平時運動血氣、足以強體魄而益衛生、學堂宜列之體育專科、以養成軍國民之資格、此爲最要之著、

往時師儒、以文弱荏胞爲有書味、積習相沿、國安得不衰、種安得不弱、今誠欲扶衰起弱、吾以爲舍提倡拳術無由、願與國人共勉之也、

●精武（四月八日新報）　雲

吾國拳術確有獨到之處、始則士夫不事講求、而流入於賣漿屠狗之輩、繼則此輩妄逞血氣、每因派別不同、互相戕賊、又以火器日精、而此調益成廣陵散、今始反本還原、定爲國技、此吾國拳術中興之運也、

某君演說、謂吾人苟不急起直追、則國技淪亡、勢將輸入歐美、而吾人復由歐美轉販而得、吾聞其言而悲之、

上海精武體育會、成績卓著、吾粵人當聚全神以赴也、

●國技（四月十二日中華新報）　　僅公

五色軍器、爲我國技擊之特長、非可笑也、此次歐戰、所用器械、幾無一物不復古、安見國技器械之終成廢石鐵、王船山論練兵、謂時時操演、假作兩軍互鬭、不如時時出獵、與猛獸爲眞實之搏擊、蓋假則從容、眞乃着緊也、留心國技者、不可不資爲參考、

提出國技二字、便隱隱然覺我祖黃帝、仗斧鉞、闢草萊、以蓋世武功、留遺于於今日、我孝子賢孫、永紹箕裘、發揮而光大之、眞非異人任也、願精武體育會、以鐵肩担之、以鐵拳揮之、

●精武體育會之前途（四月十一日新報）　　概

吾國人士、向來于體育一科、不甚注意、以致柔筋脆骨、人人以弱蟲見譏、今者精武體育會、自滬南來、設立支部、銳意擴張、使北粵男兒、盡化爲干城健者、其有裨於粵人、良非淺尠、吾預祝其前途之發達也、

●對症下藥（新民國報）　　達人

人孰不惡孱弱而喜強健、東亞病夫之羞、豈同胞所甘受、

日本以武士道自喜、碧眼黃髯者、亦從而贊嘆弗輟、不如其本源所出、卽此羞人答答之病夫、物極必復、乃有精武體育會誕生、提倡國粹武術、俾海內昆仲、弱者強、而病者起、今日移教於粵矣、粵中人士、果不欲久蒙病夫之恥者、幸勿失此對症下藥之良醫也、

●精武體育會（天游日報）　　非非

東方病夫、毫無生氣、積病夫而成病社會、積病社會而成病國、無怪一與列強交涉、卽在在失敗也

欲藥病夫、而成偉人、其必以體育爲基礎、善乎西諺之言曰、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肉體中、今精武體育會來粵集會、俾五嶺以南、武德廣化、由東方病夫變而爲世界偉人、不致望列強而生畏、則中華民國、復以永存於圜球上、亦基於是矣、尙武諸公勉乎哉、

●盾(四月十日新民國報)

達人

善哉精武體育會以盾形爲會章也、盾之用在禦暴、斯會宗旨、已一望而瞭然矣

雖然、適用盾之主意者、寧獨斯會耶、

北庭誤國殃民、吾人則以法律爲盾、強鄰依勢凌迫、吾人則以民氣爲盾、自一身以至一國、無時無刻而可離乎盾、吾敬斯會、吾尤崇拜此盾也、

●粵東精武分會成立之感想(四月十三日上海廣肇週報)

羅伯夔

地球萬國、鷹瞵鶚睨、莫不挾其偉大之武力、雄飛於二十世紀之大舞臺中、而吾中國、自前清光宣以來、朝野上下、暮氣充塞、柔弱不振、如老病癱瘓、四肢廢弛、絕無發展之能力、一遇外侮、則股慄戰懼、蛇伏若可憐蟲、既無公理可言、則惟有聽命強權、如肉在俎、任人宰割、岌乎殆矣、不可終日、于是憂時之士、倡議變法、激烈之派、力謀革命、然自民國光復後、亦既改革政體、實行新法矣、而大陸沉沉、國事之腐敗、社會之蕪穢、時局之危險、甚于曩昔、然則救國之策將奈何、羅子曰、國者集合多數之人羣組織而成者也、國之存立、恆視民族之精神以爲斷、故必有強毅獨立之人民、養成尙武精神、以鞏固國維、而後不爲他族所凌轢、所摧挫、昔卑士麥以鐵血主義、爲德意志之教育而德強、斯賓塞以堅忍主義、爲英吉利之教育而英強、智耶爾以恢復主義、爲法蘭西之教育而法強、近如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以俠武立國、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充布於三島間而日強、反是則爲高麗爲安南爲印度、使其文嬉武嬉、民族之精神全消沮於逸欲宴安之下、而不克有爲、故

人。乘其敝、而卵翼之、奴畜之、卒墟其土、無復有拯救之餘地、嗚呼、不其恫歟、中國精武體育會者、固將以教育養成民族尚武之精神、以預備強國者也、溯其發軔之初、起于民國紀元前之三年、學子數十人、奉霍君元甲為技術師、當其時、吾國屢變之政、外潮之澎湃蝟集而來、各有弱肉強食之野心、眈牙伸爪、環伺吾旁、而吾國號稱四百兆之人民、猶然虛憍相偷、鼾睡不醒、于是會中深識果毅之士、乃具大力發宏願、自信非尚武以鑄國魂、不足以救亡、相與慘淡經營、務達其完滿至終之目的而後息肩、故十年之間、而會衆之由接傳授者、已逾數萬人、分會之設、則紹興南潯松江香港漢口相繼進行、今則廣東分會之設、又告成立、余對于此、更有絕大之希望焉、吾粵民氣、素以勇悍著、然苟因勢利導、施以適宜之教育、使就羈勒、則此可用之民氣、他日為國干城、為邦之楨、又胡可量、不寧唯是、由粵分會更進而普及于全國、使全國俔俔伈伈靦靦偷安之國俗盡、滌蕩舊習、一躍而為敵愾之健兒、其誰敢侮予、夫有世界眼光、斯謂之英雄、能造時勢、斯謂之英雄、若茲體育會、其眞有世界眼光、而能造時勢以救國者哉、

◉特載武進魏聲龢先生名著

北朝鮮鬬牛

武進魏聲龢

朝鮮以文弱之國性、重困於虐政、益復委靡無生氣、馴致亡滅、然北部如咸鏡等道、旁近我吉省一帶、民風獨以剛勁聞、獵人尤雄勇善鳥槍、地本叢山、林木斫伐殆盡、虎患尤甚、（虎喜居童山便於騰躍故也）山中飛走孳乳極繁、自爲日吞併倜令禁鮮人藏械、犯者禁錮、獵人遂已絕跡、封狼成群、至於噬入白晝、祇可任之、無敢擊逐者、亦云傷已、惟鬬牛之俗、今猶存尚武遺風、每歲端節午

日、一里中長老、醵貲購擇壯牛之猛悍者、闢地十餘丈、圍以巨木、觀者處圍外、十數壯士進前徒手挑之、牛怒奮躍、挺角抵觸、健者能揮拳中其顱、應聲而倒、即舉牛爲贈、乃大歡飲、當劇鬥時、起伏擒縱、令人駭懼、脫技術稍疎、輒洞胸裂腹而死、今吉省延邊鮮僑甚多、亦復演此、致鬬牛較力、本歐拉西丁民族古風、刻倘見之西班牙等國、北朝鮮此戲究由何地傳入、應可攷矣、

俠魂曰、武進魏聲龢先生、爲當代名士、此篇爲知友許指嚴先生徵求而得、朝鮮僑民鬬牛之舉、正爲王船山先生所謂練兵假鬬、不如與猛獸搏擊、無假敵虛的、在在存對手遭受傷之感念、一進一退、或避或擊、隨機應變、手手着緊、於幾微之際、皆足以授習技者有不可思議之玄妙、實爲練習國技者最善之進階也、

國技大觀名論類目錄（下）

古董姜俠魂編訂

名論類

國技大觀 雜俎類(上編)

古董姜俠魂編輯

平江向愷然
吳江唐豪 參訂

●霍公元甲遺事幷精武體育會之梗概

盧煒昌

霍力士元甲、直隸產也、其父恩第、秉承家學、研練一生，遂以技名一世、至元甲更復益以內功、旁參各派、盡得技擊之神、髓體軟如棉、骨堅似鐵、雖貌不甚偉、而膂力雄邁、性復爾雅溫文、無拔劍張弩態、驟觀之、若無能者、鮮有知其爲兼擅內外家之雄也、前淸宣統元年、應其友之招、束裝南下、擬與歐洲大力士奧皮音一較高下、冀有以湔滌老大帝國病夫之恥、抵滬時、樹幟於張氏味蒓園、聲言專收各國大力士、其廣告云、雖有銅皮鐵骨、無所惴焉、至今思之、猶令人眉飛色舞、距躍不能已、奧皮音此時、未知霍君絕技、儼若有氣吞六合、力雄一世之概、然驟睹霍君強項之狀、不禁惴惴於中、觀其立約條件中、有戒勿指戳足鈎拳擊之語、卽知其氣餒於中、而力怯於外也、嗚呼、以老大帝國病夫、而挫折大力士若此、亦足以目空一切、並爲同胞吐氣矣、果也碧眼健兒、卒有所畏、約成而遠他去、遂令霍君躑躅高臺、觀者望眼爲穿、以未觀絕技爲憾、時霍君見此現象、卽在臺上舞拳摔掌、藉顯家傳、幷請座中之好身手者、每人登臺擊彼三拳、以表內功之效用、願人各有能有不能、誰肯不自量力、效仲氏子之暴虎馮河耶、越數日、有東海趙君、登臺請教、霍君以不傷同胞爲主旨、辭不與較、趙君激刺之、霍君迫於勢與角、敗之、後趙君知力不敵、又延其友張君作報復之舉、霍君初命其徒劉振聲與之角優劣、不分勝負、翌日張君堅請霍君與較、語含譏諷、霍弗獲已、勉與周旋、不旋踵而張君已失敗、比武一幕、就此告終、第聲譽所馳、終不使我精勳

勇毅之力士、投閒置散以自秘其家傳絕技也、時值暑假、各學校學生皆願受教於霍君、入會者踵相接、今日巍然直立之精武體育會、此其初基矣、惟事屬始創，籌備維艱、學子七十人、祇逼處於閘北王家宅、地址既形狹窄、器械又未齊備、且溽暑逼人、困難萬狀、而均不足以沮向學者之心、斯道動人之深、霍君感人之厚、已可想見、有此動機、方謂研練數年、不難盡人而霍君矣、豈知造物雖生才、又未嘗不忌才、曾幾何時、致墮奸人陰謀詭計中、未告成功、先傳噩耗、是不僅霍君之不幸、抑亦精武學子之不幸已、先是霍君籌備設立精武體操會、時扶桑有柔道會者、以抵角術擅盛名於彼邦、耳霍君名、特拔其尤者十餘人來滬與霍君較、雙方擇定公證人、彼邦領事、亦預其列、霍君先命其徒嘗試、以不諳彼輩手術故、先直立不動、以覘其究竟、彼輩見有機可乘、直撲其徒之胸、欲捽之使倒、不知擊技教練法、先穩步武、故踵趾着地、有如嶽峙、逈非尋常臂力所能搖動者、彼輩不察、疑有魔術存於其間、互相詫愕、抑亦可哂之甚矣、角逐而後、技皆出霍君之徒下、彼輩恚憤之餘、慫恿其首領出、與霍君較、其技雖略優、然一經霍君之迎擊、便覺步武凌亂、氣喘如牛、陡聞砉然一聲、敵人已折其臂、彼徒衆嘩噪不已、幸有證人折之以理、始含恨而退、繼而聚飲席間、詢知霍君新染熱疾、遂介紹彼邦醫士診治、而霍君竟受其慢性壞肺藥之賜、精武開會未及兩月、竟舍各學子而賫恨以沒矣、斯時會衆及助教二人、以斯會創立不易、勉繼霍君之志、百計維持、中經無數波折、始克於次年遷至工部局華隊商團舊址、而會務始漸有端倪焉、終以風氣未開、雖提倡不遺餘力、而譽者終不敵毀者之多、備歷艱辛、飽嘗笑駡、在事職員、亦可謂勞怨不辭者矣、是秋以會款支絀、特假新舞臺開運動會籌款、今精武會每年開秋季運動會一次、實濫觴於此、是時學者練習僅數月、尚無成績可言、迨霍君之弟元卿莅滬、嚴加訓練、學者技術始大進、社會信仰日深、而學界之聞風興起者、幾遍大江南北矣、會內教員、因此有應接不暇之勢、蓋同時分會所需、與

夫學堂之聘請、寥寥三五教員、除在會授技外、絕無餘晷以供各界之求、於是遣人赴津、敦請擅斯道者數人、一時蒞會者如趙振羣、趙漢傑、趙觀永、李健民、張富猷、李占風、李蓮村、霍先生之子東閣等、皆擅絕技而富經驗者、以之分派、各校擔任教務、如南洋公學、南市商團、水產學校、甲種商業學校、中國體操學校、惜陰公會、中學校等、均聘精武會教員授藝、分會則除本埠外、紹興、南潯、松江、香港、均經設立、現在則漢口粵僑、勞用宏君、又已成立分會於該鎮矣、民國初元、紹興分會幾為王金發所蹂躪、幸前滬督陳英士函電紛馳、始保無恙、此數年中精武會之發展、雖由各職員之慘淡經營、然出於會長袁恒之之實力贊助為多、民國四年冬、各職員會議、僉謂會員日衆、會址不敷、擬擇一相當之地點、建完全之會場、俾斯道流傳、有基勿壞、嗚呼、斯時所言、徒為理想、乃有志竟成、而五年春、新會所卒告成功、則陳君公哲、盧君煒昌、姚君蟾伯等、為力獨多也、未幾部署既定、擇日遷居、會員茫然未知、羣相詫異、幾疑此次建築、實成於鬼斧神工、不知由冬徂春、職員籌劃進行、辦理交涉、固已疲於奔命、神形交悴矣、竊思之自國中有技擊以來、從未見有如是堂皇、刀槍劍戟、竟得自由映耀於租界日光中者、會務而臻此地步、此職員等所以百折不回、茹苦而若有餘甘也、新會初基既奠、百務叢生、其易名曰體育、範圍益廣、舉凡一切有關體育者、罔不具備、以其專事體育、未免偏畸貽譏、故於德智之貫輸、特三致意焉、此會中所以有勵志團書報室、與夫中西夜學之設施也、至勵志團之改良、尤為難能可貴、會員皆束身自愛、未聞以粗暴陵人、會衆亦從無發生意見者、胥於此團是賴、餘如音樂遊藝等部之組織、其有補於身心、亦非淺鮮也、會務既繁、各職員咸以弗克負荷是懼、復於五年春組織董事會、俾遇事有所秉承、今之董事為簡照南君、袁恒之君、聶雲台君、朱慶瀾君、穆藕初君、梁麗藻君，周錫三君、王閣臣君、陳止瀾君、之數君者、於斯會多所贊助、誠社會之熱腸人也、五年開秋季運動會、高中初三級

會員、同時舉辦畢業、以北派既造詣日進、不得不多叅別派、以資研究、其時添聘者、南派則有江陰陳維賢君、孫贊軒君、此外又添聘北派葉鳳池君、增加弓箭一科、及粵派尹君、以增進會員之體力、更闢女子模範團、爲將來女子體育會之嚆矢、又增設槓子、平檯、木馬等技、而會務乃蒸蒸日上、今則滬上各學堂、如中華鐵路學校、復旦公學、倉聖明智大學、廣東小學、澄衷中學、嶺南中學、培本小學、競存學塾、培德學校、愛國女學校、及恒豐、德大紗廠、聶氏家塾、商務印書館、工界青年勵志會、唯一兩等小學、郇光學校、皆延請精武會教員教授拳術、蓋各界之樂習斯藝者、良以其運用肢體、咸出自然、毫無勉強耗力之弊、雖老人稚子、無不相宜、廣東小學之成績、可證明稚子之獲益、會董梁麗藻與編輯陳鐵生之練習、可爲老人獲效之表示、若夫壯年孱弱者、一經訓練、成效昭然、會員沈季修、一病幾殆、入會練習、未及經年、其食慾竟兼三人之量、陳公哲君之妹士超女士、患心悸血虧者四五年、乞靈醫藥、終未見效、改向技擊方面注意、而竟得霍然、餘如黃維慶等、僅及半年、其身軀之發達、前後判若兩人、默計一年中、凡柔弱之少年轉爲強壯者、正不如凡幾、回思霍君一念之誠、竟成偉業、他日轉移風氣、重鑄國魂、將不僅於商學兩界是望、前途遠大、願與同志共勉之、中華民國七年四月八日、

●健兒團記

盧煒昌

待人以恕、律己以嚴、斯言予聞之稔矣、第奔走半生、物色律己之同志、殆如鳳毛麟角焉、遑論其嚴矣、生平律己以嚴、差堪自信、然往往遇形禁勢格之際、推諉自恕之情、乃發生於不知不覺之間、予於是拂袖而起、曰弗有監察以覓其互相督責之功、雖聖人亦有時而怠其防閑、健兒團之組織、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精武會員之鎮日磨礪、誰復敢以怠惰譏之者、然嗜欲餒人、恆沮其奮勵之氣、雨雪載道、益堅其自

恕之心、每有習藝頻年、轉瞬即仍其荼靡故習者、爰集衆成團、勤加鍛鍊、俾咸獲溫故知新之益、互肩勵勤攻錯之責、每日聞鈴紛集、列隊會操、組織未及兼旬、人數有加無已、連日暴露於酷熱陽光中者、汗流浹背、所不顧也、肢體酸楚、非所計也、予半生所難物色之律己同志、一旦竟獲見數十人焉、其快慰感奮爲何如、而自律功夫、亦藉此而免一簣之虧、其獲益更不少遜於諸同志也、抑尤有進者、拳術運化、深邃無倫、向藝者、畢生鍛鍊、窺其奥而探其髓、亦只博得定點兩字而已、然苟非從基本上痛下功夫、則一生之訓練雖勤、而絲毫無當於實效也、精武會開辦伊始、霍元甲先生手訂課程、常謂非先致力於潭腿以築其初基、不僅難窺藝術之堂奥，而所詣崇華黜實、必難望其勤行罔輟而克底於成也、當時學者雖韙其言、而心非之者比比也、卒之衆論難違、變通教法、而影響所屆、十年來高等畢業、仍斤斤向學之會員、均當日恪遵霍先生之教、而淬全力於潭腿之會員也、時至今日、拳術之實效已彰、始敢與吾會內各健兒、相見以誠、而力抑其崇華黜實之臭、冀斯術於人心再增一度之貫注、而益神其壽人壽世之妙用、窮其影響所屆、十年后之精武會員、又不知登峰造極、至若何地步也、健兒乎、精武今日之成績、繫於霍先生一言、而他日精武之成績、繫於諸君一身矣、事貴有恆、尤貴奮勉、願與諸君敬謹識之、

起草者 鄭灼辰 馮蘭皋

●勵志團緣起

勵志團爲技擊部同人所組織、以規約互相維繫、而策勵團員之向學者也、成立於民國初元、先是會員黃某、自云因受外界之激刺、思欲有以湔除東亞病夫之恥、特約其友馮蘭皋鄭乙藜入會、學習拳術、甫學至潭腿第八路、黃某即退學去、衆詢其故、曰甚矣憊、今而後知東亞病夫之誚不易除也、聞者嗤之以鼻、陳公哲謂馮鄭曰、兩君得毋表同意歟、二人聞而恥之、相與訂約、互相勸勉、以期弗蹈黃某之覆轍、有曠課一次、即罰洋半金、每日課程、十三套爲最少、否則以曠課論、並請陳公

晳爲公證人罰款、交公證人儲之、一俟儲有成數、將以宴請公證、而酬其監督之勞、積數月、彼此履行甚力、核其所罰之款、不滿三金、遂約公晳往四馬路奇芳居晚膳、以踐前諾、其未與會者、莫不仰羨焉、於是乎而有勵志團之組織焉、此卽今日勵志團之初唱也、團例凡曠課一次者、罰洋一餅、如因事、告假須在上午九時以前、逾時卽作曠課論、凡告假者、如預告則須繳費一角、若用電話告假、則照罰款之半、所罰之款、悉充聚宴公費、宴會時不能與會者、亦須預早告假、否則罰與曠課同、又以酒能誤事、亦且傷生、於體育家尤不相宜、故酒亦在禁止之列、有犯之者、罰洋一餅、團員倘一年中未嘗告假、及被罰者、當以團體名義、特製銀牌贈之、若勇於赴學、爲團員所公認者、則贈以金牌、並爲養成各團員自治能力、俾互相淬勵其精神、以爲將來擔當繁劇計、入團者、非但無介紹強逼等例、先須取閱約章、思量三日、自信確能遵守規約者、方准加入、故一時簽名入團者、得十餘人、於是宣告成立、隨舉陳公晳爲團正、甯竹亭君爲會計員、此時馮鄭二人之團體、以勵志團宗旨相同、陳公晳又被舉爲團正、於是提議合併、而勵志團員、亦以二人爲該團之嚆矢、故亦極意歡迎、繼而音樂部員、亦全體加入、故規約中卽增加音樂部員於聚宴時、須攜帶樂器、以娛團衆、規避者罰與不赴宴同、又以學生於功課之餘閒、來會練習技擊、而能加入本團者頗多、羣謂學生多子弟資格、罰款不可與團員等、始將團員分爲普通與學生之兩種、普通之罰款、條例如故、學生半焉、厥後學生之加入者尤衆、斯時已達三十餘人、故每年必有宴會數次、各著名菜館中、皆知有精武式、蓋精武式者、相約赴宴、不後時、筵中不設酒、不爲世俗之禮所拘、一以誠意相見、據案大嚼、旣飽而退、曾不惓情去留者也、四年秋、滬上颶颸陡作、飛石走沙、大有折樹摧屋之勢、當斯時、會所猶在王家宅舊址、鐵路旱橋、爲會衆必經之道　橋旁白鐵圍欄、犬牙相錯、爲風力所壓、成尖角形、行走其間、危險異常、加以橋之北堍、多頹舊老屋、屋頂上鉛片、時有飛墮之虞

、以是行人絕跡、而吾團衆不以自餒其勇氣、而貽後至之譏、故無一缺席者、至於潦水塞途暑氣蒸鑠更不足畏、民國三年春、精武會、曾舉行考試、以覘各會員之體力、法以兩小時內、令各會員、盡力表演技擊、每一套經教員通過、則給予一籌、以誌其數之多寡、而評定優劣、其結果最優者、便已均為此團中人、其尤者、能於此兩小時中、表演至五十餘套、非此團者、甚至有練不十餘套、便已氣喘如牛、頹然僵臥矣、團員力行苦學、體力較進、並食慾亦有兼人之量、五年秋、團員全體赴蘇參預滄浪亭西醫學校游藝大會、表演畢至金閶之酒樓午膳、以善飯聞、其盛飯至八斂者、且詡為儉腹、桌上積飯盌如丘阜焉、座客皆集其視線於吾輩、食既、團員皆奇該樓食品之廉、肆主人曰、吾店大例、殽饌按品索值外、飯則每客三分、故廉也、衆因謝之、主人曰、余業是數十年、善飯如君等者、實不數數覯、苟客皆如君輩、吾其破產矣、君等其廉將軍之流亞乎、其食量之豪、有如此者、且團員日衆、皆具名譽上之爭競心、故受罰者寥寥、得奬銀牌金牌者日增、甯君竹亭即於四年先得奬金牌者也、五年六年七年此三年間、得奬銀牌者十八人、奬金牌者四人、並三年未嘗輟課一次而受特別奬勵者二人、故令團員數逾半百、積一歲之罰金、倘不足以製奬牌之需、團衆之決心毅力而足多焉、餘如以個人之自治能力、與斯團爭勝者、尤不乏人、吾會會員十年來、皆能束身自愛、無粗暴淩人者、以勵志團之力為獨多、於此可見斯團入人之深、感人之厚、他日習為風尚、將必至立懦廉頑、則不僅同人獲益而已也、

●精武女子模範團紀略

陳士超

精武女子模範團之設、欲提倡女界體育也、天之生人也、頭同是圓、趾同是方、無稍判別、然任事每讓於男子者、則以女子自甘於承認為體質柔弱、又未講求體育故也、士超初於民國六年、與張湘紋黃畹香周素君張香素陳盧雪英諸女士創此團、并強六兄公喆任教授、不半載、學者體力非常進步

、由是加入本團者踵趾相接、遂於七年六月、全體會議定約章、及選舉職員、嚴定賞罰團員踴躍練習、風雨不間、而體力之進步、固不讓彼自命昂藏七尺之男兒、孰謂吾女界爲天生弱質也、鄙人略涉醫學門徑、茲四年常患心悸、自施藥餌、固無寸效、即偏延泰西名手、亦復徒然、六兒既以技擊授我、越六月而痼疾若失、黃君曉香、瘁於求學、體質最弱、不敢以風、今則嚴寒且御夾衣、前後如兩人焉、其大效奇驗若此、有不甘爲天生弱質者、盍興乎來、

◉謁紅花崗記

陳鐵生

紅花崗在羊城之東郊、刺客溫先生生才、林先生冠慈、陳先生敬岳、鍾先生明光、歸骨之所也、民國八年春、回粵創辦精武會、與煒昌公晳㬊伯仁機漢佳唯一嘯璈踵墓前、申一瓣之心香焉、墓前有聯曰、碧血千軍壯、紅花此日香、中列石槨四、（自圖之左方起一林二溫三陳四鍾）林先生炸李準於雙門底、以身殉焉、溫先生槍殺滿人孚琦於東郊、陳先生亦欲炸李準未遂、鍾先生則謀龍濟光而死事尤慘者也、五嶺門前、鍾靈毓秀、誕育四先生焉、迺四先生以生命購來之中華民國、見象竟如此、後死者其有負四先生矣、當時吾粵有公祭紅花崗文曰、嗚呼、杜鵑茹恨、血花紅映珠江、精衛啣冤、汗簡青紆玉軸、繫春驄之禁馬、低頭崇拜英雄、屬大陸之龍蛇、含笑同歸廣漠、洩天地不平之氣、增河山無上之光、先七十二士以成名、趁廿四番風而致祭、會城之東、高岡之麓、巍巍高塚、矗矗豐碑、或揮博浪之椎、或奮荊軻之劍、或擲黃衫之彈、或運聶政之鋒、倚笑城樓、忍令胡兒得志、繫興黨獄、何堪酷吏尋仇、弓在手而箭在弦、放蒼鷹之一擊、血欲沸而眦欲裂、遺梟鳥以雙丸、成敗雖有不同、功烈實相比並、喚起三百年酣夢、纔開岡上黃花、破除四千載威權、贏得墓門碧草、棠梨慘澹、知毅魄之所棲、柳絮纏綿、惜韶光之易逝、適值煙生榆柳、粥煮緋桃、正當酒熟荼蘼、饌陳紫筍、既矢誠而矢敬、其來格而來歆、邦國永寧、實勞湯式、人天不遠、鑒此悃忱、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之四科武術

士心

壬戌秋馬氏子貞滋溷、倡議舉行全國武術運動大會、後得各界贊同、聯名發起、首由盧督辦子嘉、何軍使茂如、陳師長樂山、相繼提倡、故不三月略具規模、迄今日有此盛會、爲中華民國開尙武之風、立強種之基、倡武化之學、廣體育之用、爲武術歷史、一增光彩、非所謂空前美舉歟、此次加入武術運動、有直魯豫蘇浙皖……等省、其餘各省、因兵燹災荒、不克列會、亦一憾事也、此次表演節目、皆係各團各門各派、自由發揮特長、俾全國人士、有所觀感矜式、會中表演四科團體運動、爲馬氏數十年武術教育之精萃、一曰拳脚科、二曰率角科、三曰棍術科、四曰劍術科、今國中號稱勁旅者、多精練此四科、而後成其勁、可見價値之一班矣、拳脚者、以拳脚互用之謂也、科者、教科也、(棍術科、率角科、劍術科、倣此、)拳脚科一門、所集名派成法、如閃轉騰挪、出奇制勝等妙用、極其精密、率角科者、角技競勝之實施法也、精習此科者、克敵制勝、有若左劵之可操焉、彼東鄰三島、竊取吾一二之長以號稱大和魂、武士道者、即此是也、吾而固有之國技、國人反放棄之、以致相形見絀、甯不大可恥耶、今者吾同胞大聲疾呼、否認二十一條、收回旅順大連之聲浪、遍布國中、然而無拳無勇、不武無術、徒有愛國志士一片熱血、於事何濟，國民奮其武勇、操其藝術、急起直追、前仆後繼、則終有達到勝利之一日、此率角科之良效大用也、長兵器中、最適用於今日者、當推棍術、故有棍術之一科、以影其刺擊衝鋒之妙用、劍術科者、短器中之上乘、爲禦侮衞身之良法也、精於此道者、不必佩劍、隨身但有文明棒、自能衞身而有餘、則劍術科之有造於人、豈淺鮮哉、此次大隊所演者、一拳脚科(甲)單人教練、(乙)連貫教練、(丙)對手教練、二率角科(甲)單人基本教練、(乙)實施教練、三棍術科、(甲)單人教練、(乙)連貫教練(

丙）對手教練、四劍術科、（甲）單人基本教練、（乙）連貫教練、（丙）對手應用教練、大隊表演員爲陸軍第十師第四師暨第六混成旅各部軍士、（按中國軍士受此種訓練者有五十萬以上）以上皆所謂四科團體運動是也、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開幕紀

編者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於四月十四日起、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表演技術、各省武術專家暨武術運動員、行政官長、中西來賓、各學校各團體之到者、不下五千餘人、幷由童子軍維持全場秩序、紅十字會亦派有汽車救護隊、自由車救護隊到場、布置井然、茲將開會情形、分誌如下、

▲全場布置　大門前橫曰中華全國武術運動大會、站有武裝警察、甬道兩旁爲招待員、佩有磁質圓徽章、進爲童子軍營帳、再進爲運動場、正中向南有大臺曰宣武臺、設座甚多、即開會處、臺下兩旁排立武器、頗見威嚴、臺之對面有露天演武臺、爲運動員演技之用、環場四周、搭有梯臺十餘、爲參觀座、左曰宣武臺、右曰樂善臺、向北者曰民強臺、左側者曰民興臺、右側爲團體學校參觀席、不另建臺、

▲到會人物　到會者有名譽會長何豐林、會長馬子貞、編配主任唐豪、暨各職員及內[illegible]部代表淞滬警察廳督察長張桂榮、江蘇省長代表教育廳代表陸規亮、上海縣沈知事、北京體育學校校長許龗厚、軍署參謀長汪幼農、軍署秘書長陸達權、江蘇省教育會袁觀濤黃任之沈信卿等、

▲開會儀式（一）搖鈴開會、（二）會場報告用傳聲器請運動員按次排隊入場、面臺而立、（三）行敬國旗禮、先由童子軍在場左升國旗、同時奏樂、各長官暨職員會員列隊向國旗立正、注目致敬、全場一律脫帽立正、（四）行升會旗禮、先由童子軍在場左升會旗、全場注目致敬、（五）奏國樂、全場人員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六）職員全體攝影、（七）入座、（八）會長報告（九）名譽

會長致辭、（十）宣讀頌辭、（十一）打鐘開始表演、

▲會長報告　會長馬子貞報告云、今天開中華全國武術運動大會、實爲中國之創舉、籌備之初、何軍使暨各界襄助、得告成功、頗爲欣幸、今日又蒙各長官各專家蒞場提攜、使中國武術日臻發達、盛意可感、予敬代全體致謝、次名譽會長何茂如致祝詞、由秘書長陸達權宣讀大意、謂近代槍砲之用、宜散不宜整、宜遠不宜近、若兩雄對峙、赤手相搏、則非武術不爲功、故武術者、所以補槍砲之不足者也、此次舉行第一次運動大會竊以爲有二善焉、一曰練體魄、二曰壯膽力、具此二善、一旦用之於戰事、是能於槍林彈雨之外、奏出奇制勝之功云、

▲演說記要　黃任之演說、略謂上海時有運動會、向不過一個學校、幾個學校、或甲縣與乙縣、甲省與乙省、從未有合全國而運動者、今日之會、實爲運動上之創舉、足見國民體育之進步、而此會運動之主旨、又在武術、足見吾國武術有提倡之必要、故望武術家以其固有之長處、宣諸社會、使國民得以瞭解而實習之、諸君須知吾國際此外交吃緊之時、國民責任綦重、故今日之會、實與外交亦有密切關係、即一方面爲發揚民氣、一方面鍛練民力、從無民力薄弱而民氣可以發揚者、故鍛練民力、實爲發揚民氣之基礎、惟諸君勉之、袁觀濤演說、略謂技擊爲吾國國粹、數千年以前、即甚注重、後因不甚注意、以致逐漸衰落、此次馬子貞先生發起本會、提倡武術、吾人得有機會、從事研究、無任愉快、至於研究之法、當不限於實習、在科學上、理論上、均宜著手、則中國武術之進步、可與世界各國各種武藝並駕齊驅、各武術家能肯進一步研究、則中國武術、不難冶世界武術爲一爐云、次沈信卿演說、略謂此種運動會、是中國第一次的事情、且時聞中國文化進步、却未聞有武化、遑論進步、自馬君提倡以來、人皆知武化之優點、而稍稍注意矣、其實文武二字、無絕對界限、文的也須學武、武的也須學文、諸君來此演習武術、是武化運動的先導、武化因此進步、可以

預卜、倘能加以著作、將各派各門之優點、詳細說明、或繪圖作證、則學者更易瞭解、而進化之速率、因之增加、可見習武者兼之以文、習文者兼之學武、則中國之文武化、日臻完美之域矣、次內務部代表讀祝詞、繼沈知事祝詞、表演三日間、觀者多拍手讚賞、

▲表演團體　精武體育會、上海武德會、公共體育場技擊部、精武女子體育會、中華武術會、北京體育研究社、北京鎮英體育社、山東武術傳習所、天津進德武術研究會、蘇州武術會、常州正德國技學社、松江國技學習會、精社、南翔英武社、武技研究會、滬南武術傳習所、大同體育會、上海武士會、拳術研究會、武術團、上海縣警所、第六旅一團武術隊、松江一營武術隊、第四師炮工營武術隊、第六旅二團武術隊、二十旅武術隊等數十團體、

▲表演學校　東南大學、愛國女校、西師女子師範、啓賢女校、東亞體育學校、養正學校、中國女子體育學校、愛羣女校、精武義學、廣肇小學、廣肇女學等十餘校、

又各地武術名流、許禹生、吳鑑泉、劉彩臣、程有龍、李健華、于斐堂、周秀峯、王福田、于振聲、高鳳嶺、楊君詔、李義民、沃雲興、葉鳳池、胡秀山、王章武、武振華、滕啓德、朱國福、劉德生、何玉山、楊德卿、楊吉卿、翟殿臣、秦鶴卿、蕭格清、王子平、陳子正、李滙亭、趙連和、許續會、劉百川、高振東、劉世昌、高振東、韓凌森、王鳳章、寧竹亭、許太和、王懷琪、劉英華、楊廷棟、左明霄、喬志庵、張鳳岩、王俊峯、于海亭、楊慶昌、竇齊章、崔繼淮、陸家駿、胡明海、馬德英、宮蔭軒、等數百人、

▲附錄祝詞　是會開幕後、各官廳各團體贄祝之詞甚　、惟限於一幅、不能盡載、玆將何軍使韓省長兩祝詞採錄、藉徵上下提倡此道不遺餘力之概況也、

民國十有二年四月十四五六等日、上海開全國武術運動大會、鄙人承同人不棄、謬推爲名譽會長、

無任感愧、竊設武術之顯晦、國勢之強弱繫焉、三代以前、文與武合、射御兩事、與禮樂書數以俱傳、而春秋列國之戰、懷絕技以效力戎行者、所在多有、此孔子所以稱白刃可蹈也、降及後世、國家狃於右文之習、戰事則純用鎗砲、而武術遂微、顧鎗砲之用、宜散不宜整、宜遠不宜近、若兩雄對峙、赤手相搏、則非武術不爲功、故武術者、所以補鎗砲之不足者也、保陽　馬子貞先生有鑒於此、欲激發國民尙武之精神、貫徹國家自強之宗旨、聯合同志、組織斯會、以上海爲通商首埠、全國觀瞻所繫、舉行第一次運動大會、鄙人竊以爲有三善焉、一曰鍊體魄、夫膚革之堅實、恃乎氣血之充盈、諳武術者、必能以時節宣、驅除疾病、而軀幹可以強、一曰壯膽力、世風不古、伏莽潛滋、行旅多有戒心、居家易招不測、講武術者、有備無患、以之衛己、亦以之拯人、而禍變可以弭、一曰增技能、夫養由善射、百步穿楊、記昌彎弓、三年貫蝨、此等武術、後人詫爲異聞、於是技擊之精、僅散見於燕書郢說、有人焉爲之提倡、必有出而顯翹關之勇表超距之能者、而名譽可以揚、具此三善、一旦用之於戰事、是能於鎗林彈雨之外、奏出奇制勝之功、歐美各國、每多武力比賽、日本亦盛稱武士道、以中國四萬萬人之衆、顧可佚歷代相傳之武術湮沒而弗彰乎、鄙人治軍有年、綜觀中西教戰諸籍、對於鎗砲、祇有掩避之法、從無抵禦之方、近自歐戰以來、列強火器、精益求精、揆諸物理、變化之機、必當有法以善其後、嘗讀戚繼光氏紀效新書、多詳擊刺之術、與近世多用鎗砲者不甚合、今之武術大會、適與戚氏之旨相近、果能推本此義、發揮而光大之、則是責效於有形之鎗砲者易窮、而取材於無形之鎗砲者難盡、內以增體育、外以耀國威、中國之強、其亦可計日而待乎、瞻望前途、非常慶幸、謹爲鞠躬而祝曰、中華武術運動大會萬歲、淞滬護軍使何豐林敬祝、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四五六日、爲中華全國武術運動開會、表演各種武術之期、中外人士咸來觀禮

、甚盛事也、國鈞嘗維聖經三達德勇與智仁並重、中西施教育體育與智育德育並稱、曰勇曰體育皆智仁之表見、寓智育德育之精神、古今中外、道無二致、昔子路問強、夫子告之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老子曰、大勇若怯、孟子生當戰國、亦以撫劍疾視爲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古者射以觀德、揖讓而升下、而飲藝也、而衷乎道焉、貴會提倡國技之精神、爲集合表演之盛舉、發揚蹈厲、蔚此大觀、內足以增益智慧、輔助仁德、立貞固幹事之基、外足以振奮柔靡、磨鍊筋骸、作剛強不屈之氣、旅進旅退、中矩中規、以視好匹夫之勇、逞血氣之強、偶乎遠矣、尤願不忘知恥近勇之訓、以詠仁蹈德爲歸，勿恃強以凌弱、勿矜要而暴寡、以武術爲道德之後盾、更以武略爲衞國之干城、華族勃興、其庶幾乎、國鈞不敏、願與貴會諸君子共勉之、江蘇省長韓國鈞謹頌、

●王子平傳

唐豪

談拳技者、無不知有滄州、蓋其地民風、尙勇好鬬、父母教育其子女者拳技也、社會業餘之運動拳技也、故滄州之名、遂震於南北、交通未發達以前、燕趙間故多綠林之雄、行旅往來、無不雇鏢局拳師以自衞、鏢局拳師初非專與盜鬥、亦有一定規例、凡護鏢過衝要地點、必喊口號、盜黨知拳師爲行家、於是相約不來犯、惟經滄州、喊必失事、非滄之人爲盜、蓋滄地爲拳技出產區、賊鏢是輕視滄人、故必刼鏢以爲快、鏢不喊滄、拳師每以此語相戒、至滄地拳技、盛名之震、非出偶然、亦不徒以強悍稱、完全出諸社會無形獎掖、其地抱技之流、非人人得自居拳師之列、必曾以手法勝人、始有附於門牆者、否則雖白首英雄、無人顧問、尙勇好鬥之風、由於民俗習尙使然也、王君子平、爲滄州傑出之健兒、幼秉家傳、長於八極派武術、而披掛形意太極插花炮紅諸門、無不精曉、弱冠習商、跋涉關外、同道見其體魄堅強、勸入軍隊、隸馬子貞將軍部下、以能舉千斤石礅、軍

中華大力士之號、故以千斤大力士顯、而不以拳技顯、民國八年、王君勝俄國力士康泰爾、而大力士之名益噪、康泰爾者、自稱世界大力士、曾在上海民興劇場獻技、與中國人宋金子角鬥、勢均力敵、未得揚眉吐氣而去、八年春、又獻技於北京中央公園、頗以孫唐（孫唐力能搏獅、聞名世界、意大利人、）後第一人自負、康體格魁偉、登場輒顧盼自豪、不可一世、宣言願與中國力士一角身手、獻技兩夕、無敢應者、第三夕、康之舌人傳語、謂康力士來京、迄無一人能與交量身手、中國人體格羸弱、難免貽笑、語已、康極盡其兩臂膂力、扯斷半寸徑鐵練、觀衆咸爲舌撟不下、相與鼓掌、讚嘆不絕、斯時康方傲睨自得、王君忽躍登臺上、曰、我王子平也、來與力士角技、觀者無論知與不知、全場鼓掌歡迎、是亦康泰爾譏國人爲病夫、一種暗示的反抗也、康見王君、遽呈不屑之態、傲然語王君曰、余世界大力士、鮮能與余敵者、爾其自量、勿輕招尤、王君曰、爾非宣言願與我國人一較勝負乎、余爲中國人、勝爾、則請爾遁出都門、不勝爾、則爾仍可以世界大力士自雄、舌人傳譯其意、力士曰、諾、雙方各延公正人、約死傷勿恤、期既定、各報咸載其事、臨時官廳出而干涉、派隊彈壓、時王君供職陸軍部、召集兵士數十人、便服布置臺前、康泰爾出王君一躍登臺、甫交手、康已踣地、時會場中呼噪嘩笑聲大作、康就地爬起、不知潛匿何許矣、王君軀幹之高度、與常人等、肌肉之發達、則出天賦、與康訂約角力之攝影、兩臂肩頭之三角肌、隆然高起、宛似一人而具三頭者、性肫摯、具愛國血誠、每以挫衄異族人爲快、在魯時、德人馬志尼、偉絕力、訪王君角賽、略一舉手、德人不自知於何時受擊、頗詫我國拳技之神變、有一大力英人、與王君角力、因不勝、憤然拍桌、桌面爲之洞穿、王君僑寓青島、因角傷日人、日本警察、偵知王君在戲院觀劇、圍而攻之、王君據梯口、登者一一擲下、卒不能動其毫末、從容而去、日警署欲加逮捕、王君又挺身而出、終不敢加罪、余識子平、在民國六年、時余赴魯參觀馬子貞將軍武術、觀其運動石礅、

亦僅知其爲力士而已、客歲、王君移居滬濱、以至事鞅掌、不獲時相過從、全國武術運動大會開幕、四方英傑、咸萃於滬、前四十七混成旅武術教習、于斐堂君、爲余舊識、拳技界之名宿也、嘗入、習武於滄州、生平知王君最深、嘗告余、王君研習一手、致力十五年、本年三月、余復偕王君赴蘇州、同任省區運動會國技評判之職、下榻旅舍、暢論竟夕、相與比擬手法、覺世人僅以王君爲力士、未免淺之乎所見矣、

●記十八武術專家（圖冠首卷）

馬西民　唐豪

張鳳岩

爲摔角專家、邃於幾何學重學學理、故其功夫最純、經驗尤富、爲人雅重氣節、廣交遊、燕趙間摔角名手、出其門下者極衆、現年六十四歲、猶完健如壯年、圖爲摔角中待發姿勢之一、

吳鑑泉　程海亭

太極八卦兩派武術、其運用之妙、在剛柔相濟、其行功之難、在吐納氣息、吳程二君、一爲太極高手、一爲八卦巨擘、同隸北京體育研究社、隨社長許禹生君、推行武術甚力上二圖屬太極八卦姿勢之一、觀其氣度從容、從可見二君行功運用之一斑矣、

王福田

爲插拳門專家、精大槍術、大槍者、式甚簡單、而運用之妙、匪言可喻、觀戚南塘紀效新書之大槍術、即可知此種槍法、在中國古昔戰爭史上、極佔價值、與普通使用之花槍不同、王君傳自其大父國雲公、家學淵源、故技術精湛、歷任軍官學校教職、南北生徒累萬、

王章武

王君精披掛翻子螳螂出脚等各派武術、生平遇名手極多、融會各派、幾於自成一家、其議論思想、

高人一等、此次南來表演、出手飛翻、夭矯似龍、各派名宿、多爲傾倒、

高鳳嶺

爲猴形拳名手、更精於地躺拳、身手綿巧、步履輕捷、年已六十八、寡言笑、終日除演武外、心不旁騖、此圖單足翅舉、屬猴形之一、老年有斯功力、尠覯也、

楊德卿　楊吉堂

楊君年已七十有八、爲前清都司、壯於胆、屢擢軍功、其少君吉堂、年亦五十六、尤研習武術不倦、其篤好如是、兩圖一單拳高舉、英氣勃勃者爲父、一長髯獨立、體魄魁梧者爲子、凡表演武術時、無論徒手器械、皆父子對演、

翟殿臣

年七十有一、精於插花紅炮四派武術、與楊德卿交最契、而楊亦最相推重、二老在表演臺上屢顯身手、活潑矯健、觀者稱絕、而猶自謙老憊無能、楊子吉堂、即翟之高足也、

秦鶴岐　許太和

秦許二君、爲南派武術名宿、秦君上海人、年六十二歲、體碩偉、擅傷科、凡束手不治之症、秦君獨能起死而回生、長於和合手、然知其精技擊者實鮮、蓋爲醫名所障也、許君江陰人、年五十、長於佐和派、軀幹短小、所演武術、精悍稱之、

于斐堂

年六十五歲、少壯時從學於六合八彩專家穆和興之門、盡得所傳、精大槍術、暨雙刀盤戰法、北遊直魯豫蜀湘間、曾以武術博得前清守備、各門武術、俱有深切之研究、在粵省任武術教習最久、誠當代名手也、

何玉山

年八十一歲、各門技擊、靡勿研究、而尤專於插拳、足跡遍國內、各處武術家、多相契好、其經驗閱歷、實武術界之明星也、以軍功曾任前清守備職、

劉采臣

形意拳中有所謂六合者、外三合言肩與胯合、肘與膝合、眼與手合、內三合言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圖中姿勢、無一不合、於此可見劉君致力之深矣、劉君年登花甲、雖爲形意門專家、而不以門戶自封、同道中咸欽之、

馬蔚然

精長步長拳、不輕以技術眩人、隨馬子貞將軍推行武術教育、歷年最久、門牆最衆、現任山東武術傳習所主任、

李蔚亭

年六十八歲、銀鬚皓然、而精神充滿、不讓壯年、表演時身眼手步、莫不全神貫注、一節既終、毫無衰竭之象、亦武術界中之老名宿也、

閻奎元

長於少林拳法、年七十三歲、

楊鈞韻

楊君精於大小架子拳術、此拳傳流極少、卽北方亦不多見、顯技時、須衣特殊之長袖衣、又精於孫殯三百六十手、

僕與西民撰十八武術專家小傳、非謂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中、具好身手者、祇此數也、其撰傳之唯

一主旨、在打破歐美體育家之謬論、近年中國體育、每奉外人之言爲金科玉律、而所謂體育家者、對於國有武術、不肯下深切研究之功夫、每謂武術體育、不及舶來體育之佔有教育上價値、遂鄙棄而不屑道、學校方面、亦不列入正式學科中、日惟獎勵跳跑等少數人運動、(跳跑等體育、多數人未嘗不可運動、只是學校所獎勵者爲少數人)、並有拾外人牙慧謂體育者、所以獲得身體健康、非所以養成大力士、且大力士因運動生理關係、多不能享遐齡、中國之武術體育、或有類於大力士、此種謬說橫流、頗足阻礙國粹體育之發展、此次參與運動大會之武術專家、有年登耄耋、而身手輕健如少壯者、於此可以證明、武術不特可練習自衛技能、關於人身之健康、以與歐美體育較、誠過之而無不及、彼歐美自命體育發達之國、僕尙未見有七八十之老翁、能登場一顯其身手、而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中、則觸目皆是也、附識數語、以爲迷信舶來體育者告、

唐豪附誌

●中華武術會第一年之歷史

錄第一期武術月刊

吳志靑

大凡國勢之強弱、半由於其國民體育之廢興、近年歐美各國、受歐戰之敎訓、雖一致提倡弭兵、而於立國要素、乃特重體育一科、加意研求之、不稍弛懈、其故大可思矣●吾國近今固不乏所謂體育家者、然大都採取東西洋之體操術、而對於我國固有之武術、反不注意、國粹淪亡、不亦可痛乎、於是志靑不揣冒昧、約集同志、組織中華武俠會、欲以發達我國民之本能、表彰我國人之特色、爰擬就章程、於八年二月二日發表宣言、(詳見本埠各日報)賃屋於英租界望平街、(卽今民國日報舊址)爲事務所、函託黑龍江高師學校陳子正君、代聘專門教習二員、二月十六日假斜橋公共體育場開第一次籌備會、推唐君新雨戈君公振梁君鼎銘黃君警頑胡君世烺張君子山暨志靑等爲臨時幹事、是月二十七日由陳子正君聘到劉金閣劉致祥二君、爲本會敎師、旋卽在北四川路浙江路北三樂里、

賃民房十楹爲會所、空地一方爲操場、敦請羅述祖先生擔任武術主任、四月十三日借公共體育場開國技表演大會、是日來賓甚衆，表演者均南北著名各派、備極一時之盛、次日海上各日報皆記載之、并加以贊美、代爲鼓吹、於是各界人士知有斯會者漸衆矣、又次登報徵求會員、五月一日開班教授武術、並於每星期日下午請各派武術專家講演各門精義、晚間請道德高尚諸名宿、講演實踐道德諸問題、與武術精神之關係，每次聽講者均甚滿意、同月十九日、開第一次徵求會員大會、分金、木、水、火、土五隊、歷四星期、得會員一百三十餘人、結果土隊得第一、箇人分數以沈濱掌君成積最優、時劉金開君因事辭職、是月二十四日、志青與于君振聲同赴燕齊等地、物色教習、遂聘楊奉眞王占坤韓凌森諸君來滬教授、楊王等均燕齊一時之俊傑、以好身手稱者也、旋讀報載中央公布各省組織武術會權限、得與教育會商會農會受同等待遇、因商之南商會會長蘇筠尙先生、尤爲贊助、又得武術主任羅君述祖等規畫、更會同胡世煩汪九如朱勵公磋議武俠會結束法、八月一日當登報聲明改組、命名爲上海中華武術會、假大東門外中華路羣學會內爲總會所、推朱浩生金炳生黃人傑傅昌裕華炳甫諸君任徵求會隊長、分仁、義、禮、智、信五隊、並請朱君詩隱蘇君康六張君子山擔任籌備進行事宜、是月十日在北分會開第一次交誼大會、二十日總會開始授課、學員來報名者甚多、三十一日開正式成立會於總會、是日晨適大雨、而會員職員不因此而減其熱忱、竭力佈置、至開會時天覺開霽、各界來賓濟濟一堂、約有二千餘人、是亦可稱中國武術前途之一線曙光也、九月三十一日徵求會結束、得會員一百七十餘人、禮隊占第一、仁隊次之、箇人成積比較、朱君浩生爲最、次爲華君炳甫、十一月五日開選舉評議員大會、當選者楊君小川王君一亭李君英石謝君碧田顧君馨一徐君維繪龐君紹恆黃君箕華馬君驥良是也、九日開選舉議長及會長大會、開票結果、楊小川先生當選爲正評議長、王一亭先生爲副評議長、蘇筠尙先生爲正會長、姬覺彌先生爲副會長、十五日

敦請梁君福屏蔣君以麟爲本會名譽董事、十九日借一品香開第一次評議會、斯時會務正蒸蒸日上、不料二十三日正會長蘇先生因病逝世、同人咸深悚惜、當下半旗以誌哀悼、十二月十日重選職員、分股辦事、預備開懇親會、聯絡交誼、籌商進行方法、九年一月開懇親會、時有大陸報記者美國技擊專家某君專誠到會參觀、極加褒美、當是時本會各教師均係南北拳術專家、技術精通、即各會員表演、成績亦頗優長、是以能得外人之獎譽也、二月中奉到黎前總統元洪頒贈匾額一方、題曰禮義干櫓、亦本會榮譽之事也、本會自會員佘炳生羅叔青諸君組織教務股以來、於是教務日形發達、且本會與各處機關團體感情上均甚融洽、如青年普益社、學友會等、皆能相與提攜、得收互助之效益、而各處時有來請本會擔任武術教務者、無不竭誠以赴、如厚德小學、聖保羅學校、啓明小學、滬北公學、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孤兒院中城商業聯合會、女界聯合會、英華學生分會、麥倫書院、女青年會等、皆由本會教師或會員担任教授或表演以盡義務、今年三月會員梁砥中在法國組織武術分會、南洋爪哇亦設有分會、并在厦門江聲日報發表本會章程、盡力提倡、此可知本會發展正方興未艾也、至本年徵求會員、自一月十五日起至四月十五止、期滿結束、共徵到贊助會員十三人、特別會員十八人、普通會員八十三人、學生會員七人、雖然本會進行上亦未嘗無困難艱阻之時也、當正會長蘇公筠尙逝世後、一切事務艱窘異常、頗有不能支持之勢、雖謝君復初繼任會長、而經濟困難、會務一時無法發展、還現停頓之狀、然卒能勉力維持、繼續進行以至今日者、其誰之功耶、蓋當是時北部分會有維持會之組織、南會則有經濟股之籌備、然北部能勉力維持以至今日、實賴陳君勇三胡君世煩諸君之助、而南會經濟股、則能力薄弱、無所資助、幸朱浩生阮華茂及志青等設法支持殘局、至八月會長謝復初先生、因事多不能兼顧、決意辭職、是時正屆改選職員之期、遂訂八月二十二日開選舉大會、王一亭先生當選爲正會長、葉惠鈞先生爲副會長、二君接事後、對於各團體機

關無不竭誠相與、深得贊助之力、當本會訂期八月二十九日開紀念會、而經濟奇窘、左支右絀、困難非常、幸得惠鈞先生担任籌墊、始得與羣學會開議續租操場、又得一亭先生介紹慈善救濟會撥奬餘二百元、始得敷衍過去、然丁此困難時期、幸敎師于振聲馬錦標等、均樂盡義務、何韓二君亦咸受半薪、力任維持、故開紀念會時、技術成績、斐然可觀、此對於于馬何韓四君應申感謝之懷也、而於外觀設施、則滕君克勤、亦與有力焉、統觀以上各節、本會由發起以至成立、進行不可謂不順利矣、然謀前途發展、則尤希望海內外同志大力贊助、幸甚感甚、因略述本會過去之歷史如此、

◉記與何玉山老人談話

錄武術運動大會特刊

吳習齋

我國俗諺有云「人生七十古來稀、」可見得能活到七十歲以上的人是很少的、衛生學家雖有「人壽二百年」的宣言、但眞能活到這箇歲數的、全球能有幾人、學者所孜孜研究、世人所眠思夢想的「長壽法、」不知何日纔能實現、這不是人世一種極大的缺憾嗎、

我是一個很喜懽研究衛生學的人、尤其喜懽關於「長壽法」一方面的經驗談及學理的研究、從前衛生家兼政治家的伍廷芳博士、是我一個極爲嚮慕的人、我也曾訪問過他的經驗談、很受到他的敎益、可惜伍老先生脫離不了政治生涯、因爲焦勞過度、不能實行他的衛生方法、以至於半途作古、非常令我悼惜與感慨、

伍老先生是個極力提倡體育的人、並且時常贊美我國古有的武術、又常聽人說起我國拳術家很多享長壽的、從前我尙不敢深信、近來有與拳術家接觸的機會、親眼看見好幾個老拳師、都是精神矍鑠、顧盼自豪、令我欽羨得了不得、所以聽見中華武術會聘了一位八十一歲的老拳師何玉山來、便丟下別的事件去專誠奉謁他、請他發表點關於長壽法的經驗談、承他不棄、居然與鄙人作了兩個鐘頭的長時間談話、並允許鄙人行種種的身體檢查、仔細記在下面、藉供衛生家的參考、也算是鄙人一

種報告吧、

何老人生於西曆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河南開封人、自十五歲即學拳術、曾跟過一位德巡撫打過土匪、前清因軍功授過守備的實缺、後來受了兩淮鹽運使丁乃揚之聘、任職多年、近因年老屢次告休、而丁君不肯、仍留在署中教授武術、

以上是他的略歷、我所注意是他日常起居生活情形、及他的特別鍛鍊法、承何老先生很詳細的說明、茲把他逐件記在下面、

何老先生說他的起居飲食以及日常生活、是十年如一日的、是刻版的、別的生活狀況或許有點變更、而每天早晨四鐘半鐘起牀、起牀之後練習一套拳術、是一點沒有變更的、七十多年沒有缺過一次・不論冬夏、不問雨雪、到了四點半鐘自然睡不着要起來了、他並不用時計來較準時刻、但他的習慣比時計還要準確、練過一路拳術之後、便覺精神抖擻、渾身通暢、再在樹林裏野外草地上散散步、走這麼一箇鐘頭、然後回來早餐、他的食量並不大、每餐只能吃得一碗飯的樣子、他少年的時候也不過吃一碗半兩碗的樣子、（記者按他的外觀是個短小而清癯的人、）早飯後照例排泄大便一次、下午再練一趟拳、或走一路單刀、或與他人比試一路鎗法、晚上八點鐘就寢、以上是永不變更的生活程序、雖無特別之處、但他每日早起早睡、每日至少練兩次拳術、這種不間斷而刻版的生活、就狠不容易的了、

他生平不吃烟不喝酒、不穿華美衣裳、不吃豐盛的餚饌、所嗜好的是書墨筆畫與釣魚兩件事、總而言之他是箇刻苦自勵的人、一生沒有過一次縱慾的生活、這是我人所應極端學法的一事、

但他之所以慣於這種刻苦的生活、仍是受了拳術之信仰與鍛鍊、他的師傅第一次授他拳術的時候、便指示兩個字曰「熬練」、無論什麼事俱要熬練出來、而拳術猶其要熬得苦練得久、熬不得苦不能

學拳術、練不長久仍然學不成拳術、所以他一生行事、只奉行了這兩個字、而拳術家之所以能成就也只是這兩字、這便是他一生獨得之秘、而示人的長壽之鑰了、（記者按老人言此若甚鄭重其詞）、老人體格上中、榮養佳良皮膚並不乾枯而顯紅潤、眼光灼灼有神、說話時聲音清朗有力、爲人和藹可親、足見身體精神兩方俱富有修養、

老人之身體檢查列表如下、

身長	一五、八七米突	體重	五一、〇〇啓羅格蘭姆
胸肚	〇、九三米突	呼吸之差	〇、〇八六米突
握力右	八七、七度	握力左	七五、〇度
聽力	健全、	視力	遠視、八D、
咀嚼機	健全、	特點	兩臂及胸背等、筋肉異常發達、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之觀察及余個人之感想

同上　王庚

轟轟烈烈的『全國武術運動大會』、實在是中國空前第一次的創舉、比現在盛行的各種運動會的效力還要大、何以呢、因爲運動會的範圍小、譬如學校運動會、只限於一學校、聯合運動會、只限於幾個學校、或幾十個學校、至於遠東運動會、雖然全國人都可加入、但是選出去的選手、總是學界居多數、仍免不了局部提倡的弊病、而武術運動大會則不然、加入表演者、不是學界居多數、工界加入的也很多、軍界加入的也有、商界加入的也不少、實業界加入的也有、甚至農界加入的也未嘗沒有、這種運動的精神、似乎可以表示全國國民之精神了、還有一層、就是材料問題、運動會所表演的材料、往往偏於『外國體育化』、因之去參觀的人、往往有一部分的隔膜、看上去不甚明白、以致得益甚少、武術運動大會則不然了、所表演的完全是『國粹體育化』、都是中國數千年遺傳下

來的精華、我想凡來會參觀的人、沒有一位不知道的、因之參觀之後、很容易領受、既能領受、則必有大部分的人、明白運動的眞正原理、自己也要去嘗試一下了、『武術運動大會』的效果、較諸各種運動會還要大、其主要理由、卽根據於此、

上面的一段話、並不是反對開運動會、而改開『武術運動大會』、運動會也有運動會的眞義和效果、但是我現在立論的唯一點、是在『社會體育之普及』、所以就要講到多數人的效果問題了、講到多數人的效果、『武術運動大會』、當然比較運動會大些、這一層請讀者勿誤會、切不可因此藉口而排斥運動會、

照前面看來、『武術運動大會』舉行的目的、最簡單的說起來、可分兩層、就是、

(一)對己……表示箇人體育之精神、　(二)……對人引起社會體育之注意、

所以我認爲『武術運動大會』、是宣傳社會體育之利器、這句話我想什麼人、都應當承認是對的、但是我們還要進一步講、進一步講什麼呢、講宣傳主義力量的大、小、『武術運動大會』宣傳的力量、亦可謂大了、但是比較他的力量還要大些的、我說還要推文字宣傳、文字宣傳的力量眞所謂無出其右了、譬如上海此次舉行『武術運動大會』、來參觀的人、祇不過上海等處極小部分的人、能受武化運動感應的人、是極有限的、文字宣傳則不然了、他所到的地方、可謂『無微不入』、讀者試想、看到這文字的人、也當然要起一種反應、這豈不是等於舉行無數的『武術運動大會』麼、論者謂民國十年第五次遠東運動會、舉行於上海、中國本不應失敗、結果所以失敗者、是由於文字不鼓吹之故、這二句話很有道理、試觀我國歷次遠東運動會、選手運動會、總是特別比菲日兩國少、這並不是中國沒有選手、實在有許多選手、他不知道開什麼遠東運動會、我們居在上海的人、什麼都容易知道的、在交通不便、文化不開的內地、他們連運動會三字是什麼意思都不甚明白、更何論

什麼遠東運動會呢、他們既不明白內容、怎樣肯出來運動、為國爭光呢、我們再觀日本、體育本很幼稚的、但是近幾年來、專門用宣傳主義、國內體育、居然大放光明、大有進步、第六次遠東運動會、今年是在他們國裏舉行、距今一年前、關於遠東運動會的事情、就鬧得『不亦樂乎』了、報界則另闢一欄、專門登載遠東運動會問題、雜誌界則請體育專家撰述遠東運動會與國家之關係以及運動方法等、這樣之後、無怪他們體育日漸的進步了、仝人等有鑒於此、在運動期間、特組織一個武化運動俱樂部、專以文字宣傳新武化為主義、將來必用全副精神、盡力於社會的貢獻、使中國個個人、都享到武化運動的幸福、不過仝人等能力有限、尚祈海內方家亮而教之、

◎國粹體育之眞義　同上　王庚

中國近年來的體育、不能說是不發達了、但是還有一個大缺點、就是有些、『外國體育化』、就普通說來、體育的目的是在身體健康、智德發展、本沒有中外的分別、但嚴格從他的效果上講起來、中國的固有體育、就不得不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了、我做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國粹體育的眞價值、而從事練習、一方面更請『數典忘祖』的體育家、從速猛醒、

我相信體育這一樣東西、各國有各國精神和特色、這種精神和特色、非外人所易得同一效果的、且有人種、天性、環境等種種的關係、各國不同、譬如一種體育法、在甲國是很有效果的、但到了乙國、適成反比例、也未可知、像足球一項運動、在英人看起來、是一種最好的運動、所以英人對於足球的技能、在全世界各國、可首屈一指、他們以足球運動為普及體育之工具、但是若將足球去命日本人學習、他的成績、必遠不及英國、同一種方法、結果迥然不同、雖有訓練等之關係、然最大原因、乃在人種天性環境等之不同、不能同一提倡、（我舉這個例、並不是說運動方法的好壞、完全是拿成績進步易否來做標準的、有種種的關係、後面當另述之、讀者請勿誤會）、中國的國粹體

育、代代相傳、至今已有四千多年、（後日當稍述中國體育史、以資參考）、若沒有一種特殊的價値、怎麼可以立足至今而不淘汰呢、就這一點、就可說中國國粹體育的特色、

國粹體育的範圍是很大的、有『規律的運動』、有『角力術』、有『國技』、有『劍術』、有『射術』、有『舞蹈術』、有『游泳術』、有『遊戲運動』、若一一而述之、則篇幅有限、且游泳、舞蹈、遊戲諸術、外國都很盛行、即中國亦甚重視、故暫不贅述、獨『國技』一門、注意及之者是『寥若晨星』、卽幸有注意及之者、而不知眞價値的、又隨在皆是、我誠爲『國技』叫屈、所以本篇所謂的國粹體育、就是拿『國技』來做代表的、述其優點如左、（附註國技俗稱拳術）

（一）運動時能令人精神集注　『國技』能令人精神集注、這句話在表面看起來、似乎欠通、爲什麼緣故呢、因爲運動的時候、他的心思、當然在運動、有什麼集注不集注、其實不然、我們試看學校中的體操課、操到什麼瑞典式美國式這一等體操的時候、有許多學生、口中雖呼着一二三四、但是他的心思、不知道用到什麼地方去了、教師的停止令發出之後、他仍舊在那裏呼一二三四、可見他實在是『心不在焉』、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我們在生理學上講起來、運動的時候、不宜用腦力、用腦力的時候、也不宜運動、苟違犯這個定則、大有害於身體、甚致立刻變成神經衰弱症、現在採取一種模型式的體操、毫無興味、那麼運動的時候、當然要犯胡思亂想的毛病了、至於論到『國技』、方法千變萬化、操起來興味無窮、譬如吳志青先生編著的『應用武術中國新體操』、種種動作、都要使人一心在運動、方可操演下去、苟『心不在焉』、則不能運動了、諸君不信、可親自去嘗試一下、就知道了、試再把這書中的術名寫二句出來、如『十字佩虹鷲禽手』、『翻江倒海』、『閃轉用掌循行進退』、『五花礮』、『雙稱十字腿』、『百步花』、『一元復始』、我們看了這種術名、其動作之巧妙、也可從理想中得

能知道了，所以國技運動，有令人精神集注之能力、

(二)是一種自動的體育法　國技是自動的體育法、這句話是根據於興味(卽英文所謂Interest)而來的，一樁事情，對於他旣有濃厚的興味，當然情願去學習了、國技運動，其初雖要有人指導、或參考書本，但將方法練熟之後，就可單獨練習，所以可稱爲自動的體育、那麽被動的體育是怎樣呢，我說被動的體育、不是眞正的體育、因爲被動的動作，所造成的境遇，毫無生活之意義在內，譬如一個人、受慣了這種訓練之後、聽口令等所發達的敏捷思想動作等、都非常之好，但是人們的心性，在一個地方發達、不一定就適合別的境遇、如在別的境遇上，沒有人來發口令、他的自然的動作，就不容易實現、那麽吾人生活事體當中、一千之中有九百九十九、是沒有人發口令指導，試問便當不便當，所以被動的動作、所發達的精神、不合乎民主主義的精神，是專制的精神，是養成取消人格輕視自主的性質、就是有一種苦工的精神、(以上都是指靑年以上的人說的)，我們試想、這種下流社會的精神、壓迫的敎育、對於個人社會有什麽影響麽，旣沒有、爲什麽不從事研究國技運動、

(三)有平均發達之效力　體育最重要的條件、是合乎生理衞生、現在有多種運動法、有違背生理衞生的地方，這種運動法、我們就不能承認他是體育，最顯明的，就是有偏頗之危險，往往祇運動身體的一部分，這實在是很危險的，譬如黃包車夫的兩條腿，挑夫的兩邊肩胛，未嘗不發達、這種現象好麽，我想三尺童子，都知道不相宜的、意大利大力士孫唐氏之早夭，卽因爲不求身體平均發達所致的、至於國技運動，則沒有這種危險、我們無論拿那一種國技來看、沒有一種不使身體平均發達的、這一層我們可以自信的，

(四)無意外之痛苦　體育的重要目的、是在身體健康、那麽最好沒有意外的痛苦發生、但是有許多

運動法、往往有跌傷等危險、甚致有跌死的、所以只有膽大的人敢去練習、膽小的人祇可以作『壁上觀』了、至於國技、是沒有危險發生的、因爲練習國技而跌傷的從來沒有聽見過、所以練習國技運動、無意外之痛苦發生、

(五)普及體育之捷徑　我以爲要普及中國的體育、一定要從『國技』入手的、述其理由如次、

(甲)經濟之關係　普及體育上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因爲『普及體育』、祇不過是一個普良的名詞、必具有種種的工具、才可達到目的、譬如足球、我們就承認他是一種很好的運動、但是僅購一個球、非幾元不可、沒有錢的人買得起麼、買不起他、可以享受足球的幸福麼、還可以講普及麼、至於國技、自己可以練習的、上面已說過、只要將一套拳學會之後、可以終身行之而有餘、學校裏的學生、學起來固然容易、社會上各界的人、可以去買國技書來看、至多費了幾錢罷了、所以無論什麼人、只要志在體育、沒有辦不到的道理、要普及體育、這不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麼、

(乙)時間之關係　有許多人、他們在日裏不能從事運動、一定要待到夜裏、方有暇練習、旁的運動、如足球之類、夜裏可以練習麼、國技是不問日夜的、因之無論什麼人、都可享到他的幸福、要普及體育、這不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麼、

(丙)場所之關係　譬如就那足球來講、一定先要有很大的場所、方可練習、所以有了錢買球、而沒有適當的場所、仍不能達到目的、就以上海一地來講、有幾處地方可以練習足球、如此爲要講普及體育、誠所謂「難矣哉」了、至於國技、只要有幾尺見方的地方、練習者就覺得『不亦樂乎』、所以學校中簡直是不成問題、即在家庭中、亦可作爲操場、要普及體育、這不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麼、

(丁)環境之關係　國技能適應種種環境、無論老者幼者、男的女的、都可練習、且不論大晴落雨、都可繼續練習、我想這種體育法、無論那一國、都是罕有的、要普及體育、這不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麽、

(六)可爲衞身之工具　人們生在世上、應當要有一種技術、爲衞身之工具、否則遇了意外的事情發生、惟有束手待斃罷了、國技可以做衞身的工具的、我們試看國技有門徑的人、就是手無寸鐵、也可以防禦一切意外的危險事情、譬如遇了盜賊、你平日所練的足球網球、就是極好極巧、有什麽用麽、

(七)疾病之告愈　練習國技之後、可以醫好種種小毛病、像神經衰弱症、消化不良症、便祕症、糖尿症、都可藉習國技而發汗、以旺新陳代謝之作用、因之病而告愈、無病的人、練習國技、可健康長壽、這並不是說空話、諸君可看國技功夫深的人、他雖至老耄之年、精神仍舊和壯年時代一樣、仍舊在社會上盡責任、不是常看見的麽、

以上所述的七層、是極其簡略的、國技的眞價值、決不是這七層所能包括得盡的、現在再把國技的歷史、略爲說一說、

我國體育的發起、當自軒轅黃帝始、試觀劉向別錄上說、「蹴踘、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蓋帝爲醫學家、爲兵謀家、有尙武精神、得養生之秘訣、故論到帝之功業、非特爲神州開國之人、亦且爲體育先河之導、攷帝之時、北逐葷粥、南驅黎苗、我國民始與外族有劇烈之競爭、於是黃帝乃本其體育智識、創爲各種運動、以之緞練國民、時至世界各國、尙不知體育爲何物也、西方體育、雖推斯巴達爲鼻祖、然較諸我國、竟可稱之曰草昧時代、以上所述、乃就大體而言、茲專述國技之歷史、

國技之尙、由來很久了、詩小雅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春秋之時、管子治齊、亦頗重拳術、小匡篇云、『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七法篇論爲兵之數、謂『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房玄齡註謂『存謂專立意存之、服使也、謂使習武藝』、則亦爲注重技擊之證據、所以到了戰國的時候、齊人獨以技擊著名、試觀荀子上說『齊人隆技擊』、漢書上說、『齊愍以技擊強』、可見古時很注重這一門了、惟其術不傳、且徒以力相尙、或無後世拳術之輕捷、所以論到拳術的發達、當從後漢郭頤起始、郭頤發明長手、爲後世習拳者所祖、到了後唐時代、有司空陪上挑下杓之一手、至是而規模可稱粗具了、到了五代之時精斯技者、先後輩出、從此以後、拳術就有系統可言了、

拳術可分『武當』『少林』兩大派、少林派始於隋之佛陀禪師、其術以搏人爲主、世稱之曰『外家拳』、武當派始於宋之丹士張三峯、到了明朝、以單丁殺賊百餘、於是技術、從此就很有名了、明嘉靖時、有張松溪者、最著名、其術專主禦敵、不輕易顯技、世稱之曰『內家拳』、外家又分南北兩派、近人向氏愷然云、『陰勁如習字之藏鋒、圭稜不露、其局度有如漢隸、愚意以其局度過緊、難得其用力之處、頗不良於初學、陽勁則字之顏柳、筆筆須用中鋒、易求其穿插布白之法、習之日久、自然合拍、陽勁以剛勝、陰勁以柔勝、各臻其極、無所謂優劣也、惟以身體發育而論、則陰勁不如陽勁、陰勁束身以避敵、猴胸短勁、氣斂局緊、陽勁挺膊舒筋、發揚蹈厲、以今日而倡拳術、實以陽勁爲宜』按向氏謂陰勁陽勁、即今之所謂南派北派、北派尙剛、南派尙柔、即有陰陽勁之意、余謂拳術之有南北兩派、實由天時地理人種強弱之關係、出諸自然、實非人力所能判其誰優誰劣、蓋北方氣候較寒、飲食粗劣、耐辛勞苦、成爲習慣、故筋肉之強、勝於南方之人、體質既不同、則技術當地有異、教材宜適合程度、此語誰也不敢非之、所以我主張北人學北拳、南人學南拳、庶

乎可各得其宜矣、

國技之歷史、既如上述、茲更將練習國技者所應注意之點、一略述之，

（一）必有恆心、一暴十寒、毫無用處的、

（二）勿爲希望心所迷、而練習過度、故必量力而行、

（三）練習宜有定時、早晨和睡眠前最宜、

（四）種種動作、務求其確實精當、

（五）要深沉鄭重、即技術到家、亦不可稍有矜張之氣、

（六）要有研舊求新之態度、如此方有進步可言、

（七）要節欲而愛名、否則要混入於江湖者流了、

我的話說完了、我還有二句話要聲明、我做這篇文章、並不是說祇可專門研究國粹體育、東西洋各國的體育、也都要研究的、如此則得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益處、不過結果必歸『國粹體育化』所以我希望中國的體育家、要中外貫通、不要做一個『守舊派』也不要做一個『數典忘祖派』、

國技大觀 雜俎類（下編）

古董姜俠魂編輯

平江向愷然
吳江唐豪 參訂

●武術畧考

馬西民

武術一道、乃我國歷代社會人民自動的普通體育、對於國家、曾建有莫大之功能、惜其傳流、無所考稽、惟厥原起、實由運動之天然而生、當太古時代、人類與禽獸羣居野處、在人類雖少爭端、而於大禽猛獸、不能不有天然自衞能力、比人類日繁、漸有積不相容之勢、至發生侵略之舉、不能不謀自衞方法、因是黃帝造弓矢、蚩尤製劍鎧、發明運用方法、以及攻守制勝之術、武備漸次修明、武術遂亦漸臻精妙矣、考班史藝文志、兵書五十三家、技巧單列一種、純係攻守致勝之術、共有十三家、凡百九十九篇、手搏劍道諸篇、尤爲最著、當戰國時代、技擊之風愈盛、其技術之精、武力之強、實足以捍衞邦族、鞏固國基、下迄西漢、尙有司馬法所遺戲稅角抵等術、魏晉以降、習於文弱、留心武術者蓋鮮、嗣經梁達摩禪師、棲止嵩山少林寺、發明見性強身之旨、傳授易筋經十八法、復經其徒覺遠上人、因十八法闡明技擊劍術諸學、爲法七十有二、與兵書之技巧相吻合、下至唐太宗、曾有劍士千人、宋岳武穆曾以武術治軍、元太祖則專尙騎射、而元季更有武當丹士張三丰、以技擊聞於世、名極顯著、明季劍俠甚盛、武道風行、戚南塘以武術治軍、獨擅盛名、並著有紀效新書、至滿淸尙沿舊俗、以武取士、軍中設有雜技撲護等營、淸高宗嘗視蒞各營、考驗獎勵、使趨重武術、故當時武風尙盛、嗣經無識無業之徒、假武士旗幟、倡不軌行爲、武術遂爲社會所忽視、迨火器昌明、醉心歐化者、多以武術爲無用、武風因益不振、致外人譏我爲不武之國民、不武之歷

史、民國以來、各界咸知趨重體育、比年尤多注重國技、無論軍警學商、皆競尚武術教育、一俟全國普及、不惟不武之恥可雪、而強國強種之基礎、將從此立矣、負國家興亡之責者、其注意焉、

俠魂曰西民馬君爲子貞將軍之猶子家學淵源於此道固三折肱矣本篇推本溯原可作國技史讀

◉武術與人類

唐豪

我們要研究武術和人類的關係、先要著眼在競爭這一點上、荒古時代的人類和毒蛇猛獸廝混在一起、有時候不幸彼此遇見了這毒蛇猛獸、便張牙舞爪要吞噬人類、那時候腿跑得快的、或是跳得高的、或是善於攀藤附葛的，就把這危險避過了、到後來人類的智力漸漸地發展、毒蛇猛獸被人類智力鏟滅、或是征服了、這種搏擊奮鬬的天然能力、經了若干年月、變成了潛在的天性、然而這種潛在的天性、還在適當時期現出來、所以歐美教育家從生物進化程序上研究種種運動方法、如『跳高』『跳遠』『跳欄』『賽跑』等種種運動、把他來發揮人類的天性、但是我更有一種推想、荒古時代的人類、假定他是渾渾噩噩、不識不知、逢著毒蛇猛獸來攻擊的時候、難道只用跳跑等方法去避他麼、況且毒蛇猛獸跳跑的高度和速度、恐怕比人類還要高些快些、若是除了跳跑之外、不用智力去攻擊、照生存競爭的原則、恐怕人類早就滅絕了、但智力的攻擊是什麼呢、我立個分數表在下面、作爲立說的根據、

（一）利用肢體……………………荒古時代

（二）利用器械「甲」……石器時代「乙」……鐵器時代

看了上列這個表、就可知道人類的生存競爭、可以分作三個時期、跑跳這等技能、應在第一個時期、所以遊戲運動中又有「擲鐵餅」「擲鐵鎗」和球類等種種方法、包含著人類第二第三兩個時期生存活動、這種活動在教育上極佔價值、我寫到這裏有人問我道、你這般信口開河、研究武術與人類

的人性有甚關係、我道我引拢這一大篇話、就是將他來說明武術的原理、你看武術中不是也有「奔跑」「跳躍」「撲擊」「蹴踢」「投擲」「掙扎」許多天性活動在內麽、麥克樂先生講、凡是一種運動、包含人類天性活動愈多、他的價值愈高、我不敢說武術在教育上的價值高到如何地位、只請同志們研究研究、

武術是一種合於科學的體育、所有生理學、以及哲學、都包含在內、可惜社會一般提倡者、舍本逐末、不在根本上做工夫、教育界方面、因爲不能釋去他們的懷疑、所以漠視的提倡舶來體育、把固有的國粹體育、視爲無足重輕、我把舊著武術研究一書、（已蒙唐先生忠暘、刊入本編專著類、推想精確、議論閎雋、爲武術界不可多得之作品、俠魂誌、）摘出一節、載入本書、海內專攻武術者和教育界同人、如有以武術問題見教的、我很願意討論、現在歸納的說幾句話、作此文結束、

（一）提倡武術、先要認清目的、我們提倡的是教育的武術、

（二）提倡武術的方法、根本在闡明學理、不然只是盲目的提倡、

●太極拳術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太極拳術之意義●太極拳之用勁作勢、均極自然、且運用圓活、如環無端、着着皆含一圓形、完全合於太極之變化、故名太極拳、至其作用、可以陰陽動靜剛柔進退喻之、尤深合易經之理、

太極拳術之流派●太極拳之流派、大別有五、（一）唐朝許宣平所傳者曰三十七、以僅三十七式故云、傳宋遠橋、（二）俞氏所傳者爲先天拳、受自唐之李道子傳俞清慧等、（三）程靈洗得自韓拱月、傳至程珌改名小九天、共十四式、（四）殷利亨所傳者曰後天法、傳胡鏡子、再傳宋仲殊、有十七式、（五）張三丰所傳者曰武當派、又名內家拳、傳於張松溪張翠山、曰太極十三式、其後分爲二派、張松溪葉近泉王征南甘鳳池等爲南派、王宗岳蔣發陳長興爲北派、北京之太極拳、傳自楊福魁、楊係

陳長興弟子、有子二、一爲班侯名鈺、一爲健侯名鑑、其弟子甚衆、以萬春凌山全佑爲最著名、

太極拳術之優點●其優點有七、（一）使人之全體內外得平均發育、（二）得精神上之修養、（三）可以增進智慧、（四）可以陶冶性情、（五）長幼練之咸宜、（六）便於教學、（七）適於應用、（其詳見另單本刊不及備載）

●八卦拳術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一）八卦拳之源流●此拳爲直隸文安縣董海川先生所發明、先生係前清咸豐時人、幼習少林派羅漢拳、嗣避難山中、因悟八卦拳術、旋作客於京師、乃授徒多人、八卦拳術遂盛行於同光間、其入室弟子有四十餘人、以劉德寬尹福程廷華劉鳳春等爲翹楚、今之習八卦拳術者多爲董之再傳弟子、

（二）八卦拳術之意義●八卦者八方之意取義於易之八卦、蓋萬物自無而生有、自一而生兩、一即太極、如單換掌以前手所在之點爲圓心、而步繞之圈爲圓周、此圈即喻太極也、持械走連環步時、爲兩切圓形、是爲兩儀、其換步時之路線、如四等邊形之兩對角線、兩連環式相套、成四切圓、即爲四象、槍術每步一穿換、行一週共爲八換、即八卦之意、其由中央穿換者、是爲五行步、其三連環者喻三才云、

（三）八卦拳術之優點●此拳優點、首推步法、斜正相生、剛柔相濟、虛實互見、變化莫測、強健體格、靈活身步、莫此爲善、蓋他拳之行動、多用伸縮步、而此則概用行步也、

●岳氏連拳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岳氏連拳爲少林派之嫡系、一名八翻手、又名子母拳、以其子母相生、變化無已也、相傳岳武穆研習達摩易筋經而獲神力、乃創雙推手之法、後人增益之爲一百七十三手、因名岳家散手、清同光之

隙、有雄縣劉仕俊者授徒於京師之護軍營、劉君德寬從而習焉、遂擇其精華、歸納成八母勢、俾連貫易習、故名連拳云、玆述其優點如左、

(一)簡單易習　此拳僅分八路、每路之連絡動作、多者不過五六勢、少者三四而已、且無跳躍等難習之處、實屬便於初學、

(二)鞏固基礎　習拳術者每因足部搖動、以致發着運勁、失於確當、如習此拳、自無是弊、

(三)矯正姿勢　此拳體勢正確、各種動作、均左右互習、無偏頗之患、

(四)增進體力　久習此拳、則神經敏銳、筋肉發達、骨骼堅強、故體力日增、

(五)富於應用　此拳具有擒拿鎖靠推打擲跌諸訣、故一舉一動、均含着法、隨機應變、惟心所欲、

(六)便於團體教練　此拳動作簡單、段落分明、進退起止、均有節序、施於團體教練、尤爲相宜、

●翻子拳大義　(天津王章武)

翻拳者、即左右上下飛翻制勝之意也、左右者、即剛左而柔右、上下者、即指上而擊下、指下而擊上、引敵失神、聲東擊西之意、內有八法、名曰清手八法、每法內含八手、共六十四手、皆隨步出發、步有三種、一曰出溜步、分上行下行、一曰一字步、即前後足合一之意、用時左右如意、一曰六合半馬步、在未練打以前、即要將此步久練、久練自能換力、八法之中、各有長短、大小剛柔、而分虛實陰陽、令敵視陰而有陽、視陽而有陰、又分三節、三節之中、各有三節、我之三節扣彼之三節、此爲扣、扣法明、即彼不知我、我獨知彼之意、練習時、應先練挑擄、進者挑、退者擄、高來則挑、低來則擄、挑者、左右手同時向前上輪轉如車輪式擄者、左右手同時向下後輪轉如上圖、即腰如車軸、臂如車輪之意、八法之中、各有練習、惟不出此圓形、圈有大小之分、此拳能將週身運化如一、應用自然、一動無有不動、一靜無有不靜也、

●披掛拳大義　（天津王章武）

此拳共十二蹚、卽十二着、內分練法、打法、二種、練法、兩肩調直、柳背合腕、沉肩下氣、扭腰窈胯、抽策不定、調直者、通背也、合腕者、手也、下氣者、丹田也、窈胯者、身法不現正面之意、抽策者、退進也、步也、打法、滾脇披掛掌、斜肩摔兩膀、出手莫攤、攤者、力猛、俗謂、大披大掛、不招不架、便打一下、招招架架、定打數下、此種意義、卽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兩手相應、卽前後相合、手足相合、肩腰胯相隨、腰能照應及聯接肩胯之動作、高來則掛、底來卽披、橫來則攔、順來便搬、名雖曰拳、實掌最多、

●潭腿實驗談　盧煒昌

煒昌先生與陳公哲姚蟾伯兩先生同爲繼霍先覺遺志創辦精武會之人亦編者之道義交也爲人熱誠懇摯和藹可親數年來嘗諄諄以習練技擊爲勸不敏如編者固知技擊爲強身保國之要素無如頻年社事奔走歷碌無狀終不得追隨良友從事體育爲憾然一俟俗務結束自當一申我志此則爲　先生本十年來潭腿之實驗敬告精武會初學會員之書亦卽　先生學習拳術之進化史也蓋其入會前本一萎靡不振之病夫既而排除一切竭蹶從事百折不回不數年之鍛鍊竟成一金剛不壞身矣其毅力其決心安得不令人敬之羨之嗚呼吾同胞乎吾國國命非已千鈞一髮不絕如縷乎欲挽救國命於千鈞一髮不絕如縷之際非吾同胞自覺自悟急起直追人人以　先生之法自效國家社會庶有豸焉俠魂謹誌

未從事技擊以前余所陷之苦境、幾莫可以筆墨形容、藥爐茶竈、與余結不解長緣者、亦既廿有餘年矣、是時形容枯槁、冷汗長流、家人至稱余爲蒼蠅集目、亦可見當時之枯寂無生趣矣、己酉春、以熱病誤於醫藥、荏苒半年、始行發作、幾至不起、後以過服寒涼之品、又染瀉疾、精武體育會開會

數日、始克到會上課、職是故也、入會之始、阻力叢生、家人無識、固無足怪、斯時余適長厲志學校、全體教員、無不力尼余行、余遊心酉籍已久、尙信體育之確有利而無害、於是力排衆議、積極進行、以正義曉家人、以遏慾保身體、獨居三年、勤加鍛練、所得效果、竟出預料之外、斯時戚友、頓改其非笑口吻、轉而贊許備至矣、余今日得享康健之樂、固重受堅築初基之貺、然初基之成、全賴迷信眞理之決心也、▲技擊作用、如調和氣血、強固體魄、使筋骨漸成堅韌、固已盡人皆知、至其能於生理上、增進人之道德、於耐苦上、促成人之智慧、人鮮有道及之者、是固不可不言、以免湮沒其偉大之功用也、人之喜怒無常、多由氣質之偏、爲德不終、亦因精力之弱、大仁大勇非氣質精力兩有過人者、不足以當之、吾國社會、日以德智相號召、而結果適得其反，觀此其亦有幡然變計者乎、企予望之矣、▲余上拳術、課甫三日、卽覺渾身酸痛、坐臥不安、兩膝骨痛楚尤甚、斯時戚友、又以內傷之言相恐嚇、此際決心最難堅定、繼思與其爲無用之病夫、曷如以身而殉志、於是賡續練習、猛進不已、不料難關甫過、精力頓增、向之酸楚惡動者、不數旬已成爲矯捷遒恆之身手矣、後以經歷情形、詢諸教師、始知渾身乏力之時、是爲換力、蓋人未練之先、氣力偏注、未能普配體質全部、是名浮力、一經鍛練、四肢動作頻繁、浮力不敷支配、故覺渾身關節疼痛異常、迨習之既久、食量增而實力亦增、斯時氣血調和、筋肉發展、演藝時力由兩腋直透指尖、由脊背迂達兩踵、精氣神三者併合、非但練久不覺其苦、且愈練而愈覺其趣味濃郁也、▲世界徒手體操、考其發展體力之速、當以吾國拳術爲最、但其所當注意之要點何在、練者亦不可不知、人祇知四肢發力之猛、而不知其總機括則在腰脊之間、四肢動作、形式雖不無可觀、尤在以腰力運行、而精神始有附麗、故拳術要點、究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也、各種徒手體操則反是、故終難與拳術相頡頏、學者明夫此、則於技擊之道、思過半矣、▲徒手體操最難、發力唯然、故老幼強弱之習此者、無不相宜

也、精武體育會開辦以來、會員以此問題、見詢者屢矣、閱者設思以雙拳而不握絲毫重物、焉有耗力之虞、學者縱極狠練、亦祗用其固有之一種浮力耳、此而云傷、則鎮日奔走之苦力輩、爲糊口計、雖極疲憊、亦逼而負重疾趨者、不將絕跡於天壤間耶、以余而論、帶病磋磨、尙獲奇效、而謂體質健全者、轉因而受傷焉、其誰信之、吾國士夫、每好憑空論事、初不計其的當與否、積非成是、眞理莫明、拳術之日就湮沒、未始非受若輩影響也、▲練拳者多爲世詬病、嘗考其故、未始非淺學者恃技凌人、有以致之、精武會開辦之始、多有斥爲提倡匪學者、余曰拳術爲百藝之一、有若文學、無人不可學也、防習武者爲匪而廢棄拳術、亦將防習文者爲匪、而廢棄文學乎、匪亦喫飯者也、恐人類喫飯而成匪、將竟令其絕粒以亡、天壤間寧有是理乎、此不成理論之語、可不攻而破、第余所鰓鰓過慮者、淺學者未明拳術精奧、動輒冒昧欺人、致貽社會口實耳、精武會定章、有月費從重、年費從廉一條、正所以促進學者所詣、曉以利害、而剗除其好勇狠鬥之性也、果也八年來、會員咸斤斤守禮、絕無藉故凌人舉動、此無他、語以拳術精微、毋使其自信太過、促其生理發育、令彼德性潛滋、諸同學、互標本並治、其收效乃如此、各界之呵斥、尤當視爲發人深省之一助、余嘗宣相誡勉也、▲練拳所忌、慾固爲一端、晚睡亦所當禁、會員有酷嗜拳術、而不能持久者、大半因失睡、有以致之、不能竟其志、良可惜也、迨學至一年、初基已立、則最忌貪多、蓋貪多則姿勢不正、姿勢不正、則實力難增、演藝時無一種猛鷙態度、雖盡諸各種武藝、不啻買櫝還珠耳、學者苟能堅守一藝、非盡抉其精華不已、久之則心領神會、曲引旁通、一藝精而無藝不精矣、每逢寒煖不時之際、學者對於技藝、易生厭惡心、此蓋生理作用使然、非學者本願也、此時切忌停止練習、每日必勉觀同學演藝、藉提其已怠之精神、更須勉強自練、藉毛管排洩作用、以暢其內部之機能、余嘗感受風寒、均以此法恢復康健、但寒邪入內、頭重腳軟、最難發力、使能強自忍耐、非得汗不止、

汗出則加衣、以令其透發、斯時覺渾身如脫重縛、飄飄乎其欲仙矣、唯人無論強弱、練習無論何時、汗出不宜當風、加衣後方可靜坐、▲精武會訓練學者、必以潭腿爲磨練筋骨之第一步、一雖老同學、亦似甚窺其微、每日開始練習、或每逢開運動會之先、必瘁其全力於潭腿、藉以鼓動其氣血、運行於四肢、余嘗默察會員中、其進步速者、多得力於潭腿、反是則覺有屆中等畢業時期、而成績反遠不如初等者、潭腿功用之宏、誠足令人驚嘆、而莫敢須臾離矣、其手法分十二路、每路動作、均能發展練習者之四肢及肩膊脊背肺部腰部腹部及指踵等肌肉、其動作簡單、以三數手法、令四肢左右重演、毫弗累及腦力、尤令人精神有所專注、余初練時、得其形式、未窺奧妙、不免忽略視之、蓋畏難好易、乃人情之常、不知學無進境、卽坐是弊、學藝之初、每逢手法不能發力、便以爲無用、不知此正爲吾身肌肉之弱點、使能勤以赴之、忍痛以鍛練之、日積月累、則血管擴張、肌肉發展、不期力而力自來、初窺堂奧、便覺一種愉快情形、迥非筆墨所能述、斯時心有領會、鍥而不舍，發力旣順、覺能直貫指尖、故拳之所到、其力直射定點而迴還、一若有猝牽之使退者、然至定點時、筋骨砉然有聲，渾身血脈爲之一振、精神上覺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覺、此爲入藝之第二步、然終覺上身力猛、下步虛浮、發力時、每有身如懸旌之慨、繼而詢悉腰力之爲用、日夕研求、漸獲進境、練藝時、非但氣勢猛驚、而且足踵堅定、腰力發出、四肢咸受節制、上肢前衝、下肢後掙、中部堅穩、身摇足動之弊悉除、此爲入藝之第三步、然授藝者之能事已盡於此矣、余仍積極鍛練、嘗以潭腿一路、鼓氣行之、俟完乃洩氣、雖在寒天、練至兩路、已汗出如瀋、至六路已憊不能支、教員見之、謂爲練氣之起點、而氣力已因而潛滋暗長矣、現正守此法進行、他日若有所得、當再提筆告閱者、▲潭腿手法無多，然包括拳術精義不少、練習之始、多有識此派不下站踮功夫、難期實效者、不知效用所在、覺能越站踮功夫數倍、且能引起學者之興味、有以促成其進步焉、斯非身歷其

境者、不能領略其妙處、所云站踮者、兩足左右開步、身向下坐、如潭腿之騎馬式、欲使腰力下注於兩腿、藉以堅穩其步武耳、初學者既病其乏味、成功者亦嫌其偏枯、惟站足而弗開步、偶一跳躍、無不盡失其堅穩之效能、因上身未發力之故也、不若潭腿之或蹺一足、或踊全身、支配渾身實力、養成各部自立之效能、嗟咄間但須有一足趾著地、即可支拄全身也、細察潭腿十二路動作、多著重於兩腿、就中以寸腿爲多、踢時足趾高度、不逾一尺、故以寸名、踢時站地之足、用力較離地之足爲多、否則全身搖動、或向前傾、初學者甫踢、即欲以前足著地、以後足無力支拄全體故也、支拄之力、不在乎多、而在乎勻、蓋力勻則踵趾相應、後踵離地、則前趾發力以支拄之、後踵之策應、前趾亦然、踵趾咸著地、堅穩之步武成矣、寸腿之外、有十字腿、其發力尤著重於站地之後足、此外如第八路之穿心腿、與第十路之連環腿、第十路之連環腿、其發力咸聚於足後跟、學者非先將兩腿各關節之筋絡、日以綳引而伸之、使成彈性、則用時必不能恰到好處、第十一路之後蹦腿發力時、非用大腿之力不爲功、其蹴人以足踵、故用時必先將足趾向上勾緊、與寸腿之足趾下壓、適成一反、蓋足趾上勾、則脛骨之旁筋突起、脛骨藉其掩護、不致因蹴人而受痛楚、此潭腿十二路中、用腿之大略也、第一路第四式之撩拳、動作最難得勢、身既隨手步拗轉、稍一用力、則體向斜傾、不用力又不能使撩拳恰臻定點、致全失實用上之效能、扶偏救弊之法、自不能不注全神於斜上向後之左手、余嘗細察初學者動作、至此式時、左手沈下後、不能向上作勢使膀成水平形、甚或將膀拗轉、掌心不向北而轉向南、此影響於撩拳之大弊也、蓋拳術之爲用、在能聯絡肢體、使其交相策應而已、使左右手能於右手上撩時、取勢迅達其應駐之止點、免令發力失其平均，則撩拳動作、自能洽合矣、潭腿每路收式、亦有機括存焉、其左手高舉、自右肩而下之動作、實欲運用右拳取敵、而先以左掌庇斥堠也、右手既從上探敵、手亦必向上迎、而平膀打出之右拳、遂直達對家胸脇矣、倘

若對家先來襲擊，仍可以左掌下壓、而右拳或平衡或上托、皆維吾心之所運用、第二路之動作凡三、均靠肢體之互相策應、始有效用、窩肚拳之發力，全靠如挽弓絃之後手腰步、拳之發力、全靠使勁引回之左膀、十字腿之能堅立不動、亦靠沉肘引回之右膀、學者苟能詳細領會、依法勤行、自不難盡窺其堂奧矣、第四路潭腿之用掌、初學最難知其由何處發力、蓋相疊之四指、未能上豎、則用掌之效力全失、學者於出掌時、試勉將四指上豎、而以他手一摸靠近、腕下之上膀筋肉、必較硬於四指未豎以前、則知掌力、實爲此筋發出、使力直達掌沿、俾克遂其實用、至大指之必須緊貼掌心、乃恐其觸人而轉自受傷、故藏之、免爲累耳、 第三路潭腿第三十二式之劈拳、其發力全用膊筋、手肘切忌屈曲、於左手旋轉向西方身後時、右拳高舉至東而劈下、其動作均以肩膊之關節爲樞紐、若手肘屈曲、其力到肘即止、而劈拳即失其用矣、第七路之彈拳、其彈力之大小每視上式輾拳發力之大小以爲衡、苟輾拳劈向左脅時、能用力以作勢、則彈拳之反張力必速而且猛、此拳只用肘肱之力、若上膀少動、則不成其爲彈拳矣、第九路之碰鎖亦然、其下式分掌之力、亦全恃碰壓之手作勢、始能運用速而且猛也、 十二路潭腿手法最簡、學者多忽之、殊不知其精華內蘊、有總括各路潭腿之力、有培植拳術根基之力、其進步橫擂之手法、既能擴張人體之廣背筋、與兩膀之三頭筋（爲人體發力總樞紐）而同時催助膀力之腰部、復得極端發展、使能久鍥弗舍、竟其功用、各藝堂奧、當已得其八九矣、此路潭腿之得力處、在進步時前足由直而曲、後足由曲而直、回時腰部由內俯而外拘、肢體均得其發力之定點、方能恰到好處、否則徒具形式、於實際無裨也、▲綜余所經歷而言、必以拳術爲體育要素者、亦自有故、蓋近年學校之採用徒手器械操、非不能發展體力，唯細考其運用肢體之法、每用力而不用氣、非若拳術之一氣呵成、既運用其肢體、復催促其呼吸、使氣血環行，無微不達、餘如變化之層出不窮、增學者之興趣、能作正當之防衛、壽人壽世、功效靡窮、

非筆墨所能縷達、亦在善學者之悉心體會而已、抑尤有進者、已余朝夕研求、罔或少輟、良以斯術不啻爲排除爲難之樞紐、痼疾既賴以昭蘇、精神亦賴而振奮、至如鍛練筋骨、特事之小焉者耳，

●潭腿之功用　錄民國前一年天鐸日報　究武

余從事於山都之彈簧啞鈴操有年、其運動格式、都十九種、如式練習、全身筋肉發展、當時曾謂世界體操之法、無踰於此、故遇朋輩之體質孱弱者、必爲之介紹、迨舊歲霍元甲先生、創精武體操學校於滬上、因就學焉、見其所謂潭腿者、方覺前時見聞之陋、而自愚更以愚人也、蓋余素輕視徒手體操、以其用力無多、進步甚緩、故假啞鈴之彈力、以促筋肉之發生、曾不料吾國技擊祇握空拳、而筋肉發展、竟勝啞鈴萬萬也、謂非潭腿之功得乎、潭腿傳聞出自龍潭寺、故以潭名、其格式分爲十二路、每路以簡易之法、蘊變化之機、初學者未窺其奧、輒鄙夷之、不知人身之力、未經煅煉、全屬虛浮、雖能扛鼎、何裨實用、人所貴夫力者、冀能以之貫注手足、使爲我用耳、初學鮮有知此者、故僅求潭腿形式、而忽略其精采、買櫝還珠、抑何可笑、然知而不言、咎在吾輩、故不嫌贅辭、細述其功用如左、或亦同志所不棄乎、

一長力氣　初學者、衇絡筋骨、不甚靈活、故手足發力甚微、迨習之既久、氣由腋筋漸達指尖、斯時力隨意注、運動時手足出發有定點、使能勤以赴之、則筋肉日長、而氣力日增矣、

一穩步武　未經練習之人則上下輕、足掌又不能前後著地、一經用力、自如懸旌，而足顫動不已、昔之技擊家、必先令學各站跕、然站跕手足不動、殊乏興味、潭腿、法則藉手足之運動、以減學者生厭之心、可謂法良意美、唯初練數日、必覺全身酸痛異常、膝蓋尤甚、此無他、內部筋肉、由多數之運動、漸漸發生故耳、際此切勿畏難、須向前猛進、不旬日間、酸痛去而足踵強矣、舊歲來學

者、多有因此生疑、教員格於方言、無從解辭、而肉食輩、又以內傷之說相恐嚇、致阻其嚮學之熱心、惜哉

一致實用　潭腿非祇可能自行習練、且可覓氣力相當者、逐路對打，名曰接潭腿、行之既久，躲閃勾撇、矯捷異常、設遇對家、即可施諸實用，至手眼身步法（乃北方技擊家術語、即手法眼法身法步法也）之藉以日益精進、猶其餘事耳、

一堅筋骨　潭腿既云可接、則手足必互相抵觸、須知抵觸愈力、則筋骨愈堅、有練未半年、其臂膊腿足、堅如鑌鐵者、然精進與否、亦視其人之耐苦心如何也、惟較之昔日打樁、打沙袋等事、輕重難易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蓋對家均係氣力相當者、已覺痛楚、則彼亦痛楚、非與木樁等相接觸、僅自己吃苦而已也、

綜上所述、不過舉其崖略、至其中變化頗難以筆墨形容、非至熟極而流之候、亦不自覺、據云、北方習武之儔、僅以潭腿一路、習之數年者、所在多有、彼足不蹴則已、一蹴則三百斤之石、滾去尋丈外、以人當之、其不斷筋骨者幾希、廣東劉君、前曾習南派技擊十餘年、每晨到會參觀、迨報名後、自願由潭腿入手、劉君曾經滄海、立意固超絕庸流、彼曾習一拳半腿、浮燥急進之輩、謬以陰手陽手之說相間難、藉以自炫、希求捷徑、罔顧根底者、豈僅對於劉君有愧色、多見其不知量耳、前月分會成立、學者七十人、孳孳不倦、雖遇雨、而蓬帳遮蔽、仍練習如故、星期日尤能不辭勞瘁、同赴總會、互相討論、先進之同學、亦感彼熱誠、樂為指導、每夕派二會員、輪赴分會、以輔教員之不及、循是以往、將來學業精進、容有艾乎、不禁額手為吾國武術前途幸

●武術教師須知　錄武術月刊第一期

崔通約

今日我國人漸有覺悟、已知提倡本國之武術、觀於上海各學校體育教員、大有起而代外國式體操之

勢、然於此道欲得學生正確之歡心、端賴敎授管理之法、若茲兩者不得其法、斷難收圓滿之效果、爰就他人經驗與傳習所獲、聊供我國武術家之研究參考云爾、

(甲)編定敎材之注意事項

一　編定敎材、當先易後難、循序而進、

二　學生伏案讀書、類多肩帶前聳、故改正背肌胸肌之動作、每一課至少編入一次、

三　外人最重游戲與柔軟體操、對於此兩項之時間支配、非常注意、如十歲左右之兒童、游戲時間宜占$\frac{7}{10}$、柔軟操時間占$\frac{3}{10}$、十四歲以上之兒童、則游戲與柔軟操各佔$\frac{5}{10}$、我之新武術不可忽視之、

四　應從速編制動作、宜以單簡而有價值者爲佳•有時可聯合二部分之動作、至聯合三部分、則程度較深、宜斟酌少行爲妙、更不宜於同一部位、連演二三節之動作、

五　柔軟操之節數、不宜過多、姿勢亦不可複雜、唯適以用之單簡動作、而能發達肌肉爲要、

六　所用教材宜預先編定、臨時遇有窒礙、或學生乏味、宜適速籌補救、變更教材、

七　冬寒時宜爲共同游戲、使全體學生、皆能同時運動、若天熱則宜爲輕便之游戲、

八　跳躍動作後、不宜即行呼吸動作、宜間以一節平易的調和動作、爲調和動作前、宜予以片時之休息、

九　當天氣寒冷時、學生有不樂從體操者、宜先行數分鐘賽跑、使其身煖後、再行正式操、可免畏縮之弊、

乙示範之注意事項

一　施示範動作時、教師固宜與學生相對、但有種動作、須以身之側面向學生、(如上體向前後

屈及挺胸動作時）否則、學生不能注視正姿確之勢、當矯正時、亦有應用側面爲之者、宜永洗老派拳師之威喝舊習、

二 敎走步之新動作、宜先令稍明白學生數人、出爲模範、然後用口令、使全體行之、

三 爲矯正之手續、應在示範動作開始時、不宜在中途停止全體、以矯正一二人之姿勢、

四 敎師爲柔軟操之示範動作時、宜與學生之方向相反對、

五 敎師爲示範動作時、不宜專向長大學生之一方面、俾矮小學生不能見全體示範之姿勢、

六 關於新武術敎師尤當加意說明、使全體學生皆能明白、

（丙）呼唱口令之注意事項

一 敎授新學生、宜先授以基本動作、使能熟讀各局部之口令、然後可專用口令敎授、見學生有姿勢不正確者隨時矯正之、故用口令敎授、學生既能照常獲益、而爲敎師又不費力、雖多任鐘點、亦不覺疲勞、

二 施柔軟操之動作、主要在何部位、卽宜於該部位加重呼唱口令、（如頭向前屈之動作於屈時之口令須特別加重）以引起其注意、而特別用力、

三 學生爲動作、應由敎員呼唱之、但因增加興味起見、偶令學生爲之、亦無妨礙、且使之練習也、

四 口令須清晰、使學生不致誤聞、預令與動令相間、不宜過久、亦不宜過促、動令須短急而有力、其聲浪之大小、則視場地之寬狹、學生之多寡而定、

（丁）行動作時之注意事項

一 凡行首部及上肢之動作、須較平常節柏稍快、

二　由握拳屈臂之部位、向各方面伸出手指須直、如臂伸直時、手指仍屈、則失手指屈伸之功矣、

三　爲平均動作之呼唱、須快慢相間、倘用一定節拍、即失平均動作之本意矣、

四　學生最易犯胸部凹進、兩肩前聳、頷部凸出、故教師宜時時提醒、使之頭頂向上、

五　無論爲何種動作、皆不宜停止呼吸、致妨害生理、

(戊)關於管理及訓練之事項

一　體操或游戲之前、須較明規則、如見學生不規則之行動、可暫削其優勝權、或用其他善法、使之遵守規則、以養成其服從規則之習慣、

二　唱出口令後、見學生動作紊亂、或錯誤時、宜速令停止或還原、俟說明後再行之、

三　教師須常與學生爲共同的動作游戲、使默具領袖之觀念、最忌以教師自居、因師生隔膜、則失去教育之本意甚遠矣、

四　學生爲游戲、偶受小病、教師不可驚愕、使養成其忍耐抵抗苦痛之能力、但斯時不宜使之劇烈運動、

五　教師服裝須整潔、兩手時與學生接觸、指爪尤宜常剪清潔、免學生輕視、

六　教師對各學生、不可生偏愛心及偏惡心、有則易惹起師生之惡感、

七　當體育教師、須除去各種嗜好，成就高尚之模範、使學生易起敬仰、

八　課程之支配、大都置游戲於後段、如教授已畢、仍須使學生整隊報數、然後散隊、以爲一時間之結束、切不可以時間已完、即使之自由分散、否則、失了整齊嚴肅之精神、

武術底體育的價值　錄武術月刊第二期　新雨

這一次江蘇體育研究會開年會的時候、麥克樂氏底演講主張採用體育敎材、要取重天然活動、他最根據在教育心理學、教育學、天演學、合生物學的研究、所主張的理由、機括起來、約有三端、

(一)天演學上底理由　天然活動等等的動作、乃是古代人類適應當時的環境、在競爭上得勝利的動作、可以能生存、遺傳給後世子孫、現在我們關於生活上的性質、多是依賴這些天然活動、所發達的如此、就可以仍利用這些活動、擴充人類生活底範圍、

(二)敎育心理學上底理由　從前用的死教授法、注入教授法、合呆板的操法、敎的時候就那麼樣教、學的也就那麼樣學、一點興趣也沒有、旣沒有興趣、對於所學的就沒有感情、沒有感情、就沒有志向、所以所學的結果、是毫無成就、若用天然活動、人底動作也自由、又有遺傳的習慣、合歷史的興味、所以人都喜歡做、利用這種興趣、因勢利導、使學者知道自己所走的途徑、那就格外有精神、有志向、結果必定是很有成效、

(三)教育學上底理由　體育除了健身之外、還有教育上最大目的、就是要培養各種性質、在生活上實驗出來、天然活動就是人本有的活動、利用他來加上敎育的方法、合組織的作用、就能培養許多好的性質出來、應用於普通生活上、他這些理由、是不錯的、但是他採用敎材的時候、把所選擇的教材種類、都詳細的解說、並且表示出來、獨對於武術一種、雖然也在選擇之列、不過他因爲對於中國的武術、沒有研究、所以就不敢加以評論、留著等中國人來論解、

我對於武術雖然是外行、但是他底淵源、也略微曉得一點、此次聽了麥克樂氏底演講、也引出來我對於武術底許多見解、就按著他所根據的幾種科學的理由、在武術上略說幾句、

(一)天演學上底理由　武術是一種天然活動的技能、古時因競爭的劇烈激刺、就想著抵禦仇敵的方法、於是乎就發生武術這種技能底本然活動、就是抵禦仇敵用的、我有兩箇根本的原理、來

證明他、

甲　被人打的時候、沒有不拳腳合手來抵擋的、

乙　被人打的時候、稍微強壯一點的人、沒有不想著回打的、

(二)教育心理學上底理由　武術最能引起人底興趣、因爲有遺傳底精神、歷史的趣味、人一看著演武術的時候、彷彿自己就像置身當時的競爭場上、看旁人勝敗的形勢、並且也有一種觀念、以爲自己若被人打的時候、也要像這樣的擋法、要想還手也用這樣的打法、所以人人對於武術非常歡喜、至於武術的動作、敏捷、活潑、也能以振刷人底精神、用中國底武術、也合乎中國底習慣、並且學武術可以得一種實在的能力、所以學武術的人至老興味不減、比較別種體操一出學校就丟開、強的遠了、

(三)教育上底理由　武術能栽培耐勞、堅忍、自信、自重、自制、忠心、俠義、膽量、犧牲、順從、愛人、同情、敏捷思想、一切好性質、雖然缺少協合心、然而精於武術的人最喜歡幫助人、肯爲別人犧牲、如能改良教育的方法、就可以擴充他底犧牲範圍了、

至於武術和別的體育教材的比較、也能算弱、我且說幾條比例來、

(一)武術底改正功用　武術底姿勢非常準確、講究武術的人、抬手、動腳、都有一定的度數、不過沒有用科學的方法、來測量他就是了、並且全體的動作、都很相稱、沒有偏重一部的毛病、

(二)武術底健身功用　武術不但能強健肌肉、並且可以堅固臟腑、最好的就是氣功、眞是能得造化之妙、可以使人至老、精力不衰、我只看見過八十歲的武術家、沒有看見過八十歲還能做遊戲運動的人、所以武術無論老幼男女都可以用、拏他去健身更是能普遍、

(三)武術底教育功用　在前邊教育學底理由上、已經說過此處不必多說了、

(四)武術和器械體操　器械體操、不過學的是實用技能、如騰越、合平臺上等等動作、然而武術上底、竄、蹤、跳、躍、蹤、閃、轉、騰、拿、等技能、強勝器械體操數倍、

(五)武術和柔軟體操　把武術底動作分析開、很可以代替柔軟體操、並且也比較活潑、

(六)武術和跳舞　武術底動作很優美、把他底動作編成跳舞也很適用、

(七)武術和田徑賽運動、會武術的人、能跳、能跑、肌肉很是靈便、並沒有呆板、反對的習慣、稍微練習就可以應用、

(八)武術和遊戲會武術的人、練的是眼明、手快、身靈、步穩、這些特長、應用於各種球戲上、是再好沒有了、

(九)武術和軍操　軍操底最大作用、就是增加軍士底戰鬬力、武術的訓練、唯一目的、也就是戰鬬力、那末武術實用軍事上是最適用的、

我連篇累牘的、把武術說的那麼樣好、但是我可不是像一般人、只用一個籠統的名詞底義意說、「武術是國技、不可不保存、」一合「武術可以強國、不可不練習」、的那些口頭禪、我乃是從學理上底印證、合教科上底比較、所得的評斷、大概不是妄說的、但是我雖然說出武術底好處、然而對於他底弊端、也要略舉出來、希望着把他弄成一件進化的東西、和適用的教材、現在中國武術底弊端是甚麼呢、諸君都知道舊文學上的古典派、合因襲派的不好、這武術可也是犯了這個毛病呀、你們看武術的套拳、不是文學底古文嗎、武術上許多無用的器具、不像舊文學上的死文字嗎、武術上許多好看而沒有用處的花樣、不是舊文學上底駢體文嗎、這些東西、都是拿着弄玩藝兒的、一點也不合現時代的需用、所以實際在教育上、是不能有許多價值、如今我們既然要利用他做教育用的體育教材、就必要用一種科學的方法來改良他、所以、

(一)要根據甚麼學理、來挑選武術上的有用動作、作體育應用的教材、
(二)選擇淘汰之後、要怎樣分析、編成由淺入深的程序、合乎教科之用、熱心武術的人、若對於這兩箇問題加一番的研究、再加一番的合法改造、把武術底長處、加入體育範圍之內、可以佔體育底重要部分，那才不愧提倡武術呢、

●說武術中之氣合術

強公

武術中有氣合術者、友人嘗以此詢余、余曰、此固武術中之必要、前曾與友人知此術者、談其大略、友曰、武術本須區分爲兩大端、一曰精神的武術、一曰肉體的武術、肉體的武術、謂之外武術家、精神的武術、謂之內武術家、精神可以支配肉體、故外武術家不如內武術家、而中國普通所謂內家者、亦僅由外家之學進一步、只爲養氣之學、尙非純粹之精神武術、所謂純粹之精神武術、蓋即氣合術是、氣合二字、本東瀛名詞、原出於列子仲尼篇、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是也、中國之氣合術、可考而知者、第一爲定身術、或稱之曰點穴術、又有名隔山打牛法者、其法鍊時、須凝結心力、於午夜人靜之候、獨至沈寂處井闌邊、凝神立定、以拳向井中揭之、始則寂然、日日行之無怠、繼即聞水聲作響、迨其後則澎湃之聲起、水花飛濺、拳與水本相距甚遠、乃水爲拳風所吸、至愈接愈近、而相牴觸、則其功已成、嗣後雖隔百步之外、以拳虛擊、而被擊者無不應手而倒、此事聞者多斥其誣、而不知皆精神波動之作用、非關神秘、本不足怪、且其後神而明之、如小說家所謂劍俠飛仙能擲劍空中、取人首級於數百里之外者、以此理想推之、亦未嘗不可學而至、又所謂精神波動者、西歷一千七百六十六年、美斯美路、發明動的磁氣、謂由己之動物磁氣、因精神波動、而及於其他之動物磁氣、乃生感應、且再進則能與地磁氣亦可同爲波動之感應、因地亦一絕大之磁、懸想將來、發明至於極點、必能充分利用動物磁氣、以與眞空星系

、適其電感、氣合術者、亦即利用動物磁氣之一端、卽爲精神波動之現象、中國之氣合術、除定身術點穴術懸吸術等之外、近今所盛傳者、有明季張三丰先生所流傳之太極拳、一名十三式者、太極卽一元兩面之說、十三式因其拳法有十三種變化而名之、學其術者、無論老年稚子、壯夫弱女、皆可習之而無礙、蓋純粹爲精神的武術、謂其法於獨習時、靜坐調息、凝其腹力、每日有一定之時刻、在靜室中、獨自据地而立、脚作八字形、以二手向左右平伸、同時左趨右迴、畫圓圈形、絲毫不得用力、而意念之中、則精神專注、凝作力大無窮之想、但覺有氣一縷、自腹內發出、上通於肩、由肩達膀、由膀達指尖、逮收回時、又覺此氣由指尖、而膀、而肩、而腹、而全身、以意領之、日日行之無隋、是名揉手、兩人習之、則互相推拒、亦用此法、是名互手、平日步行、自己意想中、假設腦爲身體最高又最重之部分、行步時、假設腦能破空而游、身體爲附屬的、大類風箏之垂尾、神專志壹、久行不怠、神而明之、可以飛行絕跡、履波濤如平地、卽俗傳草上飛法、與歐美桌子自動術、理猶相通、並非神話、尋常之精此術者、凡人一與交手、能借來者之力、送回其身、來力大者、受傷亦重、交手片時、用手一攜其臂、向前一送、則其人身不自主、跌仆十數丈外、然若不欲其創、則用手一招、立時跌者可以止步、然其術皆精神波動之作用、海士洛夫精神波動論中、亦已詳言其理、又聞太極拳所傳之十三式、雖工之者甚多、而意領之眞締、則知之者頗鮮、或舉其式中之要、言其大概、其一爲閃通臂、卽左右互相爲曲伸也、伸左則曲右、伸右則曲左、當伸左時、自己意相中、假設我爲通臂猿、閃出左手時、假設吾之右手已縮進肩內、左手伸出有二倍之長、精而求之、則擲人於尋丈之外、又能收回之、此皆意領二字之工夫也、其二爲倒趕後、以左手或右手、自下而後、而上而前、而下作一巨圈、當運動時、假設我之一身爲反正兩面、外面假設爲黃色、裏面爲紅色、自此一圈之後、但覺我之裏面、完全翻過、黃色在內、而紅色在外矣、其餘諸式、皆可

由此而推及、至所謂假設者、特解說之名詞、而習術時則當深信之、不可加以懷疑、猶之近日催眠術之自己催眠一法中、意念一雜、則必至失效、學此精神武術者、亦不可不知、

●拳術與深呼吸

泰興陳福基

西諺曰、健全之身體、始有健全之精神、誠哉斯言也、身體健全之法有二、曰積極、曰消極、積極云者、即行適宜的運動是也、消極云者、則處處注意公共及個人的衛生是也、斯皆老生長談、余不再述矣、

拳術者、運動中之一種也、是項運動、既可使吾人之筋肉發達、且可與吾人以自衛之技術焉、故吾國人之習之者、頗不在少數、然余有一言爲習拳者進之、諸君之筋肉必甚發達矣、筋肉發達、則其收縮力必強、長此以往、肺部必受一種極大之打擊、蓋胸部筋肉之收縮力、亦必與他部同時發達、則區區之肺力、必不能與之抗也、然欲卻此弊、則深呼吸尙矣、蓋深呼吸足以發達肺部、且增加其彈力、如此、則其抵抗外部之壓力、必能與之敵也、若於早晨深呼吸後練習拳術、則筋肉與肺部、必同時發育、自無肺弱之患、余嘗聞十八世紀、美國有一運動家、彼身材之雄偉與夫筋肉之發達、睹之者莫不嗟嘆不止、以爲必有八九十齡之壽命焉、但此運動家年未四十、卒以肺部失其彈力而亡、蓋彼僅知發達筋肉、而不知發達肺部、有以致之也、由此以觀、拳術與深呼吸之關係、可以知之矣、未知習拳術者以爲然否、

●此中人語

盧煒昌

(一)人謂拳術只配粗人學、

我謂拳術非心思極縝密者不能學、蓋一拳之出、一腿之動、規律綦嚴、前後左右、斜直高低、一絲不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苟非用細針密縷之手段練之、鮮有不成江湖賣藝者、拳術同志、其愼

旃哉、

(二)人謂拳術亦體操之一、體操之法甚多、奚必專心致志以研究之、

我謂體操之法雖多、而求其精氣神三者均能貫澈、運動時手眼身步法、同時並用者、除拳術外、余不敢贊一辭、十年來、以拳防病、以拳祛病之妙用、非身詣斯境者、其奚能知、其奚能言、環顧四周、欲言而止者再、蓋恐斥余患神經者衆也、

(三)人謂人生以食飯爲最重要、故有民以食爲天之語、

我謂練拳實較食飯爲尤重、故生平最服膺羅斯福一言、彼謂生平一日不食者有之、從未有一日不體操者、吾國人專嗜食而不求所以消化之方、又何怪病夫徧全國、而賣藥廣告、幾占各報篇幅之大半耶、余少多病、幾致不起者屢、卒以練拳而恢復其食飯機關、故視拳較食飯爲重、而飯量又藉拳而遞增、世不乏食不甘味者、蓋亦移易其輕彼重此之心、而保持其天賦之眞趣乎、

(四)人謂練拳太過辛苦、幷過劇烈、

我謂練拳雖苦、一經換氣之后、(練拳一月以內、四肢酸楚、名爲換氣)、則覺身輕如燕、矯健無倫、久之則鎭日如牛馬走、亦弗減其身心愉快、辛苦云乎哉、至謂劇烈、則更無當、蓋習之者、初時既不善用力、則充其量、亦不過耗其固有氣力之半而已、以此而云劇烈、則非盡其力不飽之勞働界、早無噍類矣、冰天雪窖中之歐美戰士、將不戰而自斃矣、生理逼人、恆置之死地而後生其結果、每超出尋常理想之外、吾人其毋自餒也、

(五)人謂習拳者必好動而喜鬧事、致爲德性之玷、

我謂練拳只恐誤投劣師耳、否則無有鬧事者、不觀精武會十年來之成績乎、既以體育爲宗旨、其好動也只益其身心耳、庸何傷、抑有進者、每日練拳之發汗排洩、不啻濾清其渾身之血液、血液既清

、身心恬靜、則德性潛滋矣、精武勵志圖之表示、不幾爲斯語之確鑿左證乎、

(六)人謂不體操亦可生活、故人無體操之必要、

我謂人無體操、則乏活潑進取之精神、故世界最強盛之國、無不注重體操、吾國衰弱如此、而民族又萎靡如彼、長此以往、將欲居三等國之列、亦不可得、書竟爲之擲筆三嘆、

(七)人謂老年及稚年人均不宜練拳、否則必受其害、我謂老年及稚年人練拳、比壯年者尤爲重要、因老年人筋骨日就鬆懈、苟非勤加鍛練、則脂肪日長者有之、肌肉漸削亦有之、不觀本會之年老會員乎、鶴髮童顏、精神飽滿、而耐苦習勞、更有甚於青年萬萬者、至稚年適當發育之際、藉鍛練以暢其生機、利且無涯，害云何哉、

(八)人謂練拳人肢體粗壯、不能另習他種美術技能、故拳術不適合各界人士、

我謂拳術爲滌蕩體內汚濁之絕技、且爲清腦濾血之利器、擅此者無往不適、有學必精、歷觀各校學生成績、精於拳者、非但各科分數超越庸流、且德性之流露、亦自出衆超凡、有非他人所可比擬者、此殆生理之趨勢使然、非矯揉造作者之取快於一時也、

(九)人謂練拳者終難免有藉技欺人之弊、故不如練各種普通體操、

我謂稍曉拳術門徑、當知拳爲自防之技、遇敵必弗肯先事動手、反是者、必爲一知半解之門外漢無疑、此拳術入門所以貴有恆心、藉以剷除其浮燥之積習、而養成其沉毅之美德也、至普通操與拳術之比較、特於下列第十條詳述之、體育同志幸留意焉、

(十)人謂練拳四技運用、一如普通操、何必積極提倡拳術、

我謂此種外行語、只可向門外漢道、不足爲識者言也、試一詢略得斯術之益者、拳術之好處何在、彼必答曰、其好處在氣力之出發有收束、即技擊術語之所謂定點、練拳一生、只爭此些子定點、便

足以償鍛鍊之辛苦而有餘、然此語亦只可爲識者道、與習普通操者、言雖嘵音瘏口、終莫可使之領會也、至運動之妙用、肢骸并作、氣力兼施、猶裨益中之微末者耳、

鐵生按、煒昌吾畏友也、鐵生號稱崛強、生平畏友、只有三人、煒昌即其一、煒昌之令吾生畏者、非以其有力如虎也、彼能堅持戒體、不打誑語、而應世接物、固藹如焉、其道德勝我、胡能弗畏、

武庫　陳鐵生

十年來、武術復振、關於斯道之著述日夥、故列表於册、以備檢查、間或略加商榷、然時人著述、仍復不置可否、蓋謂今日正在萌蘖時代、未能語於別擇也、

(一)少林宗法　此爲盧煒昌得於山西友人者、并有圖像一册、(現已刊入本編專著類中　俠魂誌)民國前一年、余任上海天鐸報編輯時、曾撰鐵羅漢寶相一卷、詳述朝元派拳術之動作法、(報紙紀載拳術之動作法者此爲嚆矢)既而武漢事將起、余遂無復執筆之暇晷、乃以煒昌所贈之少林宗法、備載於鐵羅漢寶相中、惜當時天鐸報困於阿堵、未能將圖像刊登耳、近頃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之少林拳術祕訣、即此書也、惟略有同異、(中華出版者無圖)觀是卷之圖像手法、純是廣東之洪拳、(諺云出於少林寺之洪熙官然眞僞不可考矣)但雖有圖像而無可學步、只可視爲拳術中之夏鼎商彝耳、

(二)少林棍法闡宗　此卷是明版書、由上海尙文書局影印者、不特古香古色、而且夾議夾敘、令人有迹可尋、是眞技擊界中之鴻寶也、鐵生目中所見之技擊載籍、當以此爲巨擘、

(三)劍法眞傳　上海六藝仁記書局出版、四川宋仔鳳著、前清光緒末年影印、

(四)拳術精華　香港體育書社出版、此爲廣東派之拳術、

(五)中華新武術　商　印書館出版、分拳術率角兩科、尙未出全

(六)易筋經　坊間多有、卷各不同、莫辨眞贋、惟中多載藥方、且有鄰於採補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七)劍經拳經長槍牌筅　俱載紀效新書中、著者爲有明一代儒將、敵人畏之如虎、其武術自非凡品、惜言之不詳、(劍經書、即本編專著類中之子母三十六棍、爲向愷然先生所銓釋　俠魂誌)

(八)拳術　中華書局本、此爲湖南派、

(九)拳術學教科書　中華圖書館本、此爲長江流域派、

(十)潭腿十路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研究會會刊中之一卷、與吾精武所傳者有異、

(十一)五行連環拳譜合璧　天津武士會出版、

(十二)西洋拳術　中華書局出版、此爲泰西拳術、

(十三)日本柔拳　中華書局本、此爲日本柔術、然只北派貫交之緒餘耳、既出於藍、豈能遂勝於藍、

(十四)石頭拳術祕訣　中華書局本、

(十五)女子拳法　中華書局本長江派、

(十六)拳藝學初步　商務印書館本、此爲長江派、

(十七)拳藝學進階　同上、

(十八)實驗拳法講義　中華書局本、長江派、

(十九)拳術學教範　商務印書館版、中有大刀雙刀單刀板櫈之使用法、非專言拳術也、此是長江派

(二十)北拳彙編　商務印書館版、實在只得潭腿接潭腿兩種、

(二十一)潭腿圖說　中華圖書館本、

(二十二)雙人潭腿　同上即接潭腿、

(二十三)達摩劍　此爲本會技擊叢刊之第一種、曾載商務印書館之學生雜誌中、今已印單行本、仍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十四)潭腿　此爲本會技擊叢刊之第二種、前數年分登學生雜誌中、今已印單行本、且三版矣、由商務印書館發行、此書有吳稚暉汪精衛兩先生序文各一篇、且有盧煒昌撰之八年來技擊拉雜譚、多中肯語、凡我會員、不可不讀、

(二十五)潭腿十二路掛圖　商務印書館出版、余以潭腿教授法未能劃一、故依式作圖、以示眞象、幾經會議、方決定也、

(二十六)五虎槍　此爲本會技擊叢刊之第三種、已登於學生雜誌、(容當另刊單行本)五虎槍爲槍中之精華、吾會員當知之、

(二十七)合戰　此爲本會技擊叢刊之第四種、分登於學生雜誌、由第五卷第六號起、至六卷九號止、此套係對手拳中之最多手法者、鐵生自奉本會命令、編輯技擊叢刊以來、自問最注意者亦惟此套、吾願讀者、勿以鐵生文字不能達出其奧妙而遂忽視之、且學生雜誌、印刷急速、故圖像多不明瞭、當於印單行本時、力求清晰、

(二十八)童子軍實用棍譜　本會編、載學生雜誌第六卷十號、此爲技擊叢刊之第五種、

(二十九)十字戰　載本紀、此爲技擊叢刊之第六種、此書亦承精武會惠存本編專著類　俠魂誌

(三十)函授拳術科講義　此係函授偵探拳術會出版、用眞筆版印、係長江派、今已停止、

●盾墨餘瀋

陳鐵生

▲十八般武藝　吳枚菴東齋脞語曰、十八般武藝、一弓、二弩、三槍、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鐧、(卽鐧)十三撾、十四殳、十五叉、十六巴頭、十七綿繩套索

、十八白打、(卽拳術)

▲與皇帝決鬬　法儒囂俄愛自由、崇尚共和、常稱皇帝拿破崙三世爲蒲那伯吩先生、不曰陛下、巴西皇帝道姆庇特魯慕其才、求一見、囂俄以其爲帝竟拒絕之、普法之戰、法大敗、普軍長驅而入圍巴黎、囂俄大憤、欲與普王威廉一世決鬬、以定戰局、嘗語人曰、普魯士王爲歐洲之大王、而吾維克都囂俄則爲歐洲之詩人大小說家、吾二人固平等也、鐵生謂專制氣燄、已鄰末運、今更不足畏矣、

▲囚籠中之獨夫　十八變之梁啓超、昔日盛稱威廉二世、譽之曰世界之鐵腕皇帝、以吾所聞、則大謬不然、威廉直一沒膽漢子、三十年前、曾見美國人撰著之萬國公報一則、謂威廉好虛譽、雅慕搏虎勇名、迺命其弄臣、預築一堅固鐵籠於上苑、威廉手獵鎗、匿焉、使圉人逐猛虎越籠前、威廉乃於籠中發鎗殪虎，惟德律最苛、有齒及溫室樹者、視爲大不敬、所以德人噤口結舌、外間鮮知之者云、余於獨夫隊裏、尤惡威廉、蓋多一層鄙視之印象在腦海中也、

▲刺客之拳術家　刺孚琦之烈士溫生才先生、粵東梅縣人、工詠春派拳術、其哲嗣偉琴君、今猶在五羊城爲技擊教員、

▲革命黨之拳術家　黃花崗七十二雄鬼中、有拳術家、吾知之者曰林尹民先生、福建閩侯人、號靖菴、字無我、撲攻督署時、、任前鋒、彈盡繼之以拳、故能殺傷過當、

▲拆穿西洋鏡　林琴南本名羣玉、今名紓、號畏廬、平生好小說、譯著幾二百種、至佳者、技擊餘聞、金塔剖尸記、香鉤情眼、塊肉餘生述、孝女耐兒傳、賊史、滑稽外史、冰雪姻緣、其塊肉餘生而下之五種、以詼諧勝、技擊餘聞、以簡練勝、埃及金塔剖尸記、以雄渾勝、惟香鉤情眼之一種、則以拆穿西洋鏡之手段、作苦海之慈航、使彼孽海中之可憐蟲、知往古來今、不操戈矛之大盜、殺人不見血之可惡的小說家、不過自命多情、作孽害人、其所謂佳人才子、美滿姻緣、到底亦十九如

香鈎情眼之悲慘結局、彼小說家、特掩住後半截、不肯講出來、騙一騙你們、弄得一時微名、搶得半甌冷飯耳、琴南此譯、特作當頭一棒、吾願今之空心才子、半截佳人、無再自賊也、

▲假癡假呆　或曰、二十世紀乃有盛德壇靈學會、南人信鬼、誠不經也、不知此正滬諺所謂假癡假呆、其手段遠出巫覡三姑六婆之上、今云盛德壇靈學會信鬼者、便是受欺、便是雙料獃子、

▲靈學會之變戲法　今日談鬼、必受通人譏誚、彼市儈既營文明事業、又欲借鬼欺人、實無兩全之道、乃用狙公手段、以對付所謂樓臺海客金銀氣之俗物、然幻術開場必須強扯一二有名人物、以震驚此海客、故靈學雜誌第一期、即有吳稚暉君所撰之八大人覺經箋註序一篇、惟序佛經固尋常事、不能遂云吳稚暉信鬼也、其中復有吳信一函、中有警句曰、鬼神之勢大張、國家之運告終、其預兆乎、弟甘心常隨畜道以入輪回、不忍見科學不昌、使我家土壁蟲張目、先生欲以挽世道人心、（鐵生曰、其然、豈其然乎、稚暉老友、爲有道之士、以忠厚待人耳）、於鄙意所屬、適得其反云、如上所述、則吳君豈特不肯受騙、且直提撕而警覺之矣、詎料彼傖、竟藉吳稚暉三字爲市招乎、當日曾通告吳君、勿再受彼傖之利用、吳君答曰、（上略）（靈學雜誌、係吾鄉某氏所編集、此等野蠻游戲、弟所不好、且對於幽室中之香燭清供、卽起惡感、常因話舊過某氏談笑、適彼等爲此、則以好奇之故、亦曾數次旁觀、總以所謂乩仙者之鄙俚、不願覩其惡狀、三月來未一往也、不識彼等近來如何、雜誌中之所載、實係事實、且某氏爲弟總角狎習之友、彼以游戲登載、止之不可、故函諷之、亦具載册中、弟恐彼等揚扇迷信、已屢諷諫之、皆拒不聽、此亦守舊反動潮流中之怪現象也、聞貴會將刋雜誌、渴望早顯見於社會、亦聊可與此等不良印物針對救濟、弟何人、敢附文卷末、獎飾之處、尤汗顏、老朋友豈堪以此揶揄之耶、頃因族人修譜、暫回常州、大刋出、倏伏誦久、或有所貢獻、再求采登第二期之尾則幸矣、吳敬恆叩）、此函仍存篋中、本擬攝影、刋登此册、因體吳君

忠厚待人之本旨、幷彼倫之名氏亦削去、然彼倫欲以吳稚暉三字、爲市招、吾亦揭發吳稚暉之主張於此、以破其詭謀、無使毒吾社會、

▲靈學會之搗鬼　靈學會、盛德壇、自云能用影相鏡攝取仙靈眞象、吾精武攝學會員、見其登載於報紙者、模糊殊甚、陳公哲等、曾於七年十月三日、致函所謂盛德壇、約期試驗、(曾登載上海民國日報、本埠新聞欄中)、及期至壇、而彼所謂主任者、已用土遁法、不知何往矣、曷弗試顯彼濟顛祖師之神通、而乃覓效法土行孫耶、可笑、夫宗教兩字、能否永遠存在、猶屬一疑問何、有於鬼鬼祟祟之妖術歟、然而彼狗肉和尙、與伙居道士、又多一爭食之大敵矣、

▲人道主義　人參肉桂、號稱補品、信石馬錢、望以生畏、用之不當、其害也均等、然多人多怨信石而恕人參、則又何也、今日之日、人間何世、揭去文明之畫皮、卽是黑暗之地獄耳、孰爲人道主義、孰爲姑息養姦、當分別個淸淸楚楚來、不當如庸醫發藥、罔辨寒熱也、證之國手、以爲何如、

▲運氣　世人好言運氣、不知運氣多猴胸拱背、于專門技術中固當有此一格、然在體育上言、則外功可強健軀體、且人人能之、老的少的、男性女性、無不合宜、故持普及主義者、必主外功、

▲闢劍仙謬說　神仙二字、絕對荒謬、況於食飯神仙哉、小說家喜言劍仙、弄成不人不鬼、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作僞欺人耳、山華君曾撰劍血眉痕一書、其言曰、夫劍術家之所以必用劍者、取其便且利也、非謂舍劍之外、無他器可用也、今人譚劍術家、輒津津然稱道其一劍、甚或神奇之以爲劍能自飛自落、一若與人無與者、不亦傎哉、夫三尺頑鐵、豈有靈魂遽能自主、運用操縱之者、究在人而不在物也、云此等論調、便能刊落陳言、獨標異諦、

▲技擊　精武會、技擊之大會堂也、博物院也、南宗北派、並蓄兼收、惟於初等修業時期、有所限制、蓄植基之始、不能不再三審愼也、現在以潭腿、工力拳、節拳、接潭腿、八卦刀、五虎槍、大

戰拳、套拳、羣羊棍、單刀串槍之十套爲必要科、蓋經數次會議而決定者也、潭腿爲基礎、其可實貴自不待言、此蓋學生之不可或缺者、工力拳大戰能增力、節拳能長氣、接潭腿使手足增抵抗力、套拳則競爭之實施法門矣、五虎槍爲槍中之最多手法而最完善者、熟習之則臂力腰力足力、不覺自增、八卦刀爲刀中之最難學、而最敏妙者熟習之、將來再學對手八卦刀、則單刀之妙用、思過半矣、羣羊棍變化無窮、且活潑潑地而不犯實、雙頭棍中之不可多得者、單刀串槍、最難走步、然敏捷之至、殊妙技也、單刀與槍棍易得而最利用、故當先習、以余觀之、尚有單拳中之十字戰、短戰、練手拳、少林拳、伏虎拳、二郎拳、對手拳中之合戰、短打、開門豹、湧步捶、兵器、之梯袍劍、雙舌槍、春秋大刀、雙鐧、九節鞭、兵器對戰之對槍、降龍棒、金剪刀槍、對手八卦刀、對手大刀、雙刀串槍、空手奪刀、皆可喜也、

▲都督歎苦力歎　吾編精武本紀、至會員名錄、則陳其美三字赫然見於目中、因而有感焉、英士先生之任滬軍都督、每晨七時即須到署、至夜三時、方能回寓、（先生仍寓革命總機關之馬霍路寓所）、由辛亥九月就任都督、至民國紀元之夏盡秋初、日日如是、時滬爲聯軍總兵站、南方各軍、皆向之索服裝、索餉需、即滬軍亦多至五萬、而督府初無地丁關稅、日以借款支拄軍民兩用、其苦萬狀、駕車之馬、奔命而死者兩頭、方購一汽車、以供奔走、而不知者、以爲出鋒頭、當時吾輩同事舊人、日日坐候小口糧、（每兵每日銀元一角、每日發給、今日不知明日、眞是啞子吃黃連）、然苟欲稟呈軍事、則必偕同營軍官十餘人、齊至公寓、或督署、一見先生、即以十餘人前後左右包而圍繞之、方能面語、否則一瞥之間、已爲他人牽率他去、此何如景象也、辛亥冬、先生三入醫院、德醫克禮嘗曰、都督再不略事休息、將得腦涸病、然先生究竟不能休息至四十八小時、計當日各省飽受兵變之苦、惟上海無是、乃滬人反以惡聲報之、何也、（當都府初成立時、有保皇黨人某、（

姑隱其名）往來一月八十金之差事、爲先生所峻拒、某遂藉其黨之機關報、肆其簧鼓、曰陳英士辛亥之冬、飲花酒至四百擡，試問如我上文所述之景況、能有此暇晷否、事不離實、水落終須石出也）、五濁世界、毀譽曾何足重、吾特憤夫國人之以耳爲目、顚倒黑白耳、當時人皆視袁世凱如天帝、動曰非袁則亂、今何如哉、以兩者印證之、卽知無識者之善於吠形吠聲、

▲珠江派之拳術　粵東拳術、最著名者、有五、曰劉洪蔡李莫、現在最流行者爲蔡洪莫三家、李劉殆已失傳、或曰李卽金剛李鬍子、黃隱林、（卽黃飛龍）之所自出也、是否不可辨矣、

▲八卦棍　蔡國祥、蔡國喜、南海人也、兄弟皆前淸記名提督、而兩人之功名、皆出於其萱堂之一技八卦棍、從戰陣上打出來、亦一奇女子也、

▲五點梅花　吾鄰鄉之外海、有茶菴寺、住持僧名意誠、善長棍、號稱五點梅花、意誠年八十餘而圓寂、以技授其徒曰秉心、曾卓錫海幢寺、吾粵人喜學長棍、五點梅花、剛柔相濟、誠長棍中之不可多得者、

▲頭槌　或曰、少林寺至善禪師、善用頭槌、有諺曰、此齊東野語也、然破頭捶之手法至易、彼以頭撞我、我用兩掌按其頭使往下、而提膝蓋以撞其頷、斯可矣、鷙拳有此法也、

▲附會　有喜稗官者、善附會、常曰此羅家之鎖喉槍也、此秦瓊之撒手鐧也、余曰無論稗官野乘、不足徵信、卽姑如子意、而每技必取陳死人之名而實之、何不憚煩也、吾第知此技之善、而取法之、斯已足矣、

▲兵器　兵器種類最多、不勝枚舉、然一器必有一器之手法，必有其獨到處、如大刀槍與方天戟三器、凡先習大刀及槍、然後習方天戟者、必易入手、蓋方天戟乃合槍與大刀之長、而參之以變化也、惟雖用槍及刀之手法、究竟與槍刀不同、分辨得出來者、方許入道、否則野狐禪耳、雙用之短兵

、余最愛鐧、蓋雙刀類多擱一用一、有時竟如多一贅疣焉、單刀最妙、活潑非常、昔人有一刀化五者、惜不可考耳、一刀化三、吾黨猶有能之者、術語謂刀劈連環刀不見刀、凡對手單刀而聞鐵聲相觸者、不足學也、單刀以解腕爲上法、既巳解腕、豈聞鐵聲耶、盤龍棍卽三節棍、相沿以爲趙匡胤所創、或以齊眉棍爲盤龍棍者非也、

▲男女平等　丈夫原不受人憐、此男兒之牢騷崛強語也、獨怪今之喜言男女平等者、偏以憐惜扶助等名詞加之女界、夫男子人也、女子亦人也、同具手足耳目、苟非疲癃殘疾、何以必須憐惜扶助、而女界亦恬不爲怪、受之泰然、此云平等、直欺人語耳、吾則謂苟非女子有自立之能力、必無平等之一日、而今也何如、其所謂姨太太小姐奶奶之舊界人物無論矣、卽以新人物自命者、亦復衣服鞋襪、一一講究精美、必求肖雅動人、其意何居、是亦以不平等自待而已、是乞人憐而已、易言之、則仰人顏色、仰給於人而已、吾不欲以輕薄子之中國主人婆的名詞罵人、吾竊願女界中有人格思想者之自重也、同此圓顱方趾、人人當自食其力、男女一也、仰給於人安能平等、汪精衞先生曰、毋咨強食、勿爲弱肉、古人云、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曷三思乎、

▲八母十三槍　劍如飛鳳、刀如猛虎、槍如游龍、槍法爲武術中之最難者、吾聞槍法有八母十三槍、所謂八母、卽劄、打、拉、劃、掤、挑、劈、鍘也、神而明之、槍法非常矣、

▲定點　武家言拳術貴得竄勁、吾輩易稱曰定點、蓋竄勁之竄字、意謂力到恰好、必震動而略有回勢、如礮彈出膛、礮身必有退回之餘勢也、故武術程度既深者、拳到定點、亦復如是、以對敵言、則拳沾敵身、始發勁、未及敵身而發勁、是虛耗也、以獨習言、如直出之拳、必手臂將打直時、方用勁一衝、苟得法者、其勢必有竄回震動之餘響、俗語所謂拳風者此也、竄勁兩言、本北地土音、是否此字、不可考矣、惟再三討論、意不外此、

▲趙芝蓮　趙先生直隸景縣之虎頭莊人、其師爲薛先生、名字已不可考、數十年前、北地健兒、無不知趙芝蓮者、今精武會所習之潭腿、工力拳、節拳、五戰拳、八卦刀，五虎槍、皆先生所授於趙連和李振江李健民趙觀永諸君、而再傳於我輩者也、

▲軟鞭　軟鞭最便於攜帶、而實用最難言、惟練足之、技爲最妙、一纏一拉、得心應手矣、

▲國民會　民國前一年、辛亥歲、四月有傅豪蔣夢巖兩君、秉留東學生會之命、來滬設立國民會、作國民會進行略策、登載各報紙中、有一節曰、一宜振興國技也　一國有一國之特長、能參以新法、而又能振興其特長、橫絕今日可也、夫以日本之柔道劍創術、此卑卑不足道者耳、而舉國上下、命之曰大和魂、尊之曰武士道、日俄之役、短兵肉薄、卒以制勝、可見片長薄技、苟有保存發揮之價值、萬不能聽其湮滅也、夫以中國之拳之棒之刀之鈀之弓石騎射、此中國之特長也、顧以今日、火器時代、而猶議及此、可笑實甚、不知平日既足以鍛鍊體魄、兩軍相接、大兵之後、繼以白刃、日本因利用彼國國技而收勝俄之功、至今軍隊與各學校、朝磨夕鍊、孜孜不衰而謂中國之國技、而無保存發揮之價值、不足以言利用也、天下有是理乎、宜創設一會、諸流並集、每流選一老師、擇德技兼優者統制全流、凡習技者、經其認定後、許於各州縣開館授徒、每年春秋兩季、羣集競技、評定甲乙、榮賞有差、各營各校、各傳習所、均須附設國技一門、如是則不至甚費、而國技武風、兩者並揚、孰便於此、近上海精武體操會之設、專以保存國技爲主旨、吾國國技之振興、將濫觴於此矣、

▲步法　技擊家之步法、粵人稱子午馬、四平馬、燕魯人則稱弓式、(弓式即弓箭步)騎馬式、其實一耳、惟近來弓式、其弓形之足、大腿竟橫如一字、成正勾股形、以爲美觀、不知大腿太低、則全身已下陷、其勢死煞、倘欲用任後之箭足、（弓箭步本稱前弓後箭）以踢人、必有所不能、又如騎

馬式、其大腿亦多作一字形、亦犯陷下之病、苟以手推之、或牽之、則仰天而倒、蓋騎馬式全憑大腿之斜勢、以支拄全身也、故慣家之弓箭步、其弓形之足、大腿斷不低下至橫平、（九十度）只可作（四十五度）之斜角、蓋小腿直垂、大腿作斜角、始得支點之支持力、（騎馬式亦然）此中有數理存焉、不能矯揉造作也、箭足須全蹠壓地、不能使蹠之外沿及足踵離地、此最易犯、常見數十年老拳師、猶不免此、且箭足多橫置、此則真死着、苟為敵踐、必且折足、故箭足必順置而趾尖向前、則雖被踐而可乘勢跪下、斯無害矣、

▲長拳短拳　太祖長拳、綿張短打、此說由來已舊、現在燕魯間多長拳、而短拳已不多、所謂長短者、長拳用柔、短拳用剛、不能偏廢、如本會所習之少林拳、穿拳、插拳、關西拳、套拳、躺步插、踢步六捶、劈山刀等、長拳也、潭腿、接潭腿、工方拳、合戰、大戰、短戰、脫戰、十字戰、二郎拳、孫臏拳、臥地豹、伏虎拳、節拳、紮拳、開門豹、五虎槍、羣羊棍、八卦刀等、皆短拳也、

▲大同平等　大同世界、人類平等、此吾輩所日夕仰望者、然平等必有階梯、必去其不平者而使之平、吾輩以為、非從根本上做工夫、先使人類、各個身體康健、乃以道德智識灌輸之、成為完全人格、必無大同之一日、故謂運動中之技擊術、即平等之階梯、大同之途徑也、

[illegible]對於國技之疑點

中國女子體操學校王元輝等

上海精武體育會、自創辦以來、於茲十稔、平時專以提倡國技、矯正社會柔弱積弊、並將各種武器方法傳布為職志、故從學研究者如雲、懿歟盛哉、謂非有益於身心、烏能舉國信仰若是、蓋精武體育會者、雖名為體育會、要非若普通體育會之僅以提倡體育為事而已也、並含有智育德育性質、而實行斯賓塞爾三育並重之教育主義者也、

我中國女子體操學校、成立於前清光緒己酉年、於第一期時、即已有國技一科、當時精武體育會尚

未舉辦、此科教師、殊不易得、於是聘請寶山朱阜山先生主教焉、朱先生研究國技有年、心得不鮮、奈社會狃於積習、致學者對於國技之信仰、不能若今日之堅深、故雖有國技、成績未著也、至第四期時、方爲全盛時代、主教者爲吳興徐一冰先生、所授各種、完全以精武體育會之教材爲歸、自潭腿以及武器、莫不從事揣摩、是以第四期各同學、幾無一人不擅長國技焉、民國七年秋、更請盧煒昌先生來校主教、元輝等忝列門牆、得親聆盧先生之言論、何幸如之、元輝等自經盧先生敎誨以來、對於國技、大有進益、惟當練習之餘、欲於國技有所研究、是亦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意也

(一)女子國技與男子所習者應否有相異之處　縱觀現今所練習之國技、其最初步、皆自潭腿、漸進而至工力拳等、再進則爲武器、各校莫不如是、此固爲有系統之辦法、但男子與女子、於教授上應否略爲區別、就身體言、女子類多柔弱、男子皆剛勁、凡男子所優爲者、女子常多困難、此其一、就性質言、男子常活潑、女子多沉靜、以活潑而練習國技易、以沉靜而練習國技者難、此其二、就習慣言、男子歷練事務之時機多、女子所處理之事務、恆皆輕易者、用力之時少、強之用力、其奈心餘力絀何、此其三、就生理言、男子與女子、亦有異同之點、有利於男子生理者、未必儘有利於女子、此其四、故國技之舉動、男子與女子、似有研究之道、設謂潭腿以及種種、男女皆堪適用、則潭腿等各動作、是否一一皆合男女之生理、其所得之結果、又屬若何、是不能不令人懷疑者也、

(二)武器是否適合於女子之練習　拳術之進一步、卽爲武器、所謂武器者、種類至多、若鎗若劍若斧若刀、蓋無一不有其精奧之學理、女子之練習國技、其目的究屬若何、以拳術爲止境乎、抑可使之續練武器、而武器之中、又以何者爲適於女子之性情、練習之後、於女子之生理與應用、又有若何之利益、似皆應有一定之界限、以爲標準、若祇仿行、不求實際、是不能不令人懷

疑者也、

(三)南北派國技必如何始能溝通而統一之　常聞我國國技有一至大之疆界焉、即南派與北派是也、南派主守、北派主攻、南派主狹小、北派主闊大、南派祇就小範圍以盤旋、北派常能進退裕如、從心所欲、斯雖謂派別不同、然與社會性情、不能謂全無關係、今既以提倡國技爲當務之急、勢必謀溝通統一爲最要、若猶任其南北對峙、則統一之期、待諸何年、謂其派別已深、無術補救乎、則坐失時機、於理似覺未當、若云既學北派、無須再及南派、斯說亦非完全、豈北派所有者、皆屬優良、南派所有者、竟無一長可取耶、去糟粕、擷精英、實爲研究學術之要訣、削足就履、固非善道、入寶山而空手回、亦非吾人習藝之初意也、且今者於北派南派之外、又有新武術之發明、安知十年之後、接踵而起者、不更有人、是則統一國技、不綦難乎、國技應否統一、爲一大問題、統一國技、應如何著手、又爲一大問題、此二問題、當如何解決、方爲正軌、是又令人懷疑者也、

(四)教授國技當用何種教材方易得益　學校之教授體操也、常集多數學生於一處、教師以一種方法、使學生同時演習、矯正教授、至爲便利、此無他、用團體能行之教材，所以能若是也、國技除潭腿工力拳數種團體能行者外、其他若對拳、若武器等、必有一攻一禦、二者之間、方法既不相同、練習所費之時亦多、即教師之矯正舉動與姿勢、亦不能合多數人、同時施行、其不演習者、必四散場中、於秩序規律、諸多未洽、教授管理、兩難得其平、教師之矯正稍疏、學生之成績難期、所謂事倍功半、必如何教授、方易得益而無困難、是不能不令人懷疑者也、

(五)國技若無統系之規定不易傳布　國技之方法至多、此盡人知之、其種類之如何、姑不具論、吾人應先考察其性質之難易、程度之淺深、孰可爲小學之教材、孰可爲中學之教材、提倡國技者

必預有一種系統之規定、方能使教授者得以遵循、而昭畫一、倘盲人瞎馬、任其馳騁、縱不偭蹶、亦屬堪危、且學校之所以分小學中學、各種教科、均從其程度、國技似亦須有程度之剖分、若不問其程度之如何、皆用一種教材、則學生升學之後、勢必復習、多一次升學、則多一次復習、雖可別授他種教材、以爲目前之救濟、但無系統規定於先、必各貿然從事於後、甲之主張、不能強與乙同、乙之主張、或爲甲所反對、各行各政、不至混淆不已、是非就學校性質、學生程度、以定教材、乃以教材而試驗學生之能力、國技之法繁多、教授之主張紛歧、又將以何種標準、傳布於社會哉、是不能不令人懷疑者也、

（六）國技無學理之書籍難供參考　技術與學理、常互相聯絡・技術足以證學理之精微、學理得以申說技術之功效、故非學理不能使技術昌明、非技術不能使學理益顯也、二者宜兼而有之、方能引起多數人之信仰、關於國技學理之書籍、寥若晨星、世人恆因此鄙視之、蓋因其無學理之研究也、縱其技至精、不能言其理、又與衆何益、且國技之動作、每多變化、即研究之遠者、常易遺忘、何況初學、嘗見國技之書籍、類皆若歌訣之韻語、其所述者、亦僅方法。並未涉及學理、即偶有關於呼吸等等。亦多膚泛不敢信爲確當、雖欲以之作爲參考、亦苦於塗徑難尋、不求所以然、僅尙外表者、斯卽我國國技所以歷數千百年來不能昌明之一大原因乎、改良之法、何以入手、必如何研究、始能闡發其眞理、是不能不令人懷疑者也、

所列六端、前三端、係屬於現在之疑點、後三端、乃將來教授時之所需、每欲將斯疑點、就正當世、苦無良善時機、今者適逢精武體育會舉行十週紀念、有徵集各校文稿之盛舉、元輝等智識譾陋、一知半解、安敢有所貢獻、玆承師長之命、特將平時所懷疑諸端、臚列陳述、深願有以指示敎誨之、則幸甚矣、

精武本紀、既已付刊、煒昌適以斯篇畀予、倉卒作答、不能詳也、

原本第一條、問「女子國技與男子所習者、應否有異」、此條經本會女子模範團實驗二載、一言以蔽之曰、無男女之判也、惟女子於每月有三數日之停止、則生理上之關係而已、他種運動、如田徑賽之競走高跳等類、每有本人力所不支、而競爭心勝、且在競爭之時、每多旁人鼓掌助興、至使運動員拚命向前、因而害及身體者、惟拳術則本身有一分氣力、乃可用得一分氣力出來、雖旁觀如何鼓動、不能使其勉強增加也、此在能拳術者皆自知之、第說不出口耳、如連環腿旋風腿等、似屬劇烈、然亦只能如上所云、不能增加於原有氣力之外、故於生理上無論男女、皆無障礙、至軀體之強弱、以未經練習技擊者言、則原於先天之賦畀、父母強健、所生之子息亦強健、不以男女性而有所區別也、以曾經練習技擊者言、則弱字不載於拳經、更無男女之一問題也、

第二條問、「武器適合於女子否」、拳術武器有連帶關係、亦如歐美運動之有徒手器械之分別耳、無問題也、至問女子練習技擊之目的若何、以何爲止境、這一條要分甲乙兩種答言、甲爲普通類、本會第一宗旨爲技擊普及、即以技擊爲中國式的體操、欲改造國人及世界人類之軀體、使其一律平等、成臻健康爲目的、故此類爲普通科、男女老幼、皆能練習、練一日有一日之利益、決無止境、既能做行、即有實際、乙爲專門類、一刀一槍、一拳一腳、皆有精義、非一二十年苦練不爲功、今日精武會員、有十年未輟課者、即此類也、惟此等意義、只可於技擊叢刊中發表一二、非此區區小册子所能語其萬一、尤有進者、本會以實在經驗、知技擊術中、男女同一水平線、故原文之分男女爲兩途者、此則一以貫之、

第三條問、「南派北派」、此是一時的見象、斷無永遠分立之道理、惟從前拳師、類皆故步自封、是丹非素、今則公之於世、成爲科學、無論南北、聚於一堂、即如吾精武會、南派北派、長拳短拳（

原文所謂新武術、亦北派之一種也、）罔不具備、卽使敎師不能溝通南北、而會員多是南北混成、久而久之、自成一種融合南北、取精用弘之技術、凡事必有階級、不能一蹴登天、故此條今日猶在提倡時代、

第四條問「敎材」、此條誠爲要着、然可以簡單說明、卽本會之技擊術、無論對手單練、武器空手、皆可以團體敎練、一二人、千百人、皆可以口令指揮、試觀本紀之技擊術大會操圖象、便能了然、且王君亦懂拳術、如節拳之一套、是拳術中之略爲難演者也、本會曾以口令指揮、數百人同演、其整齊活潑、無異於一人也、敎師之矯正舉動與姿勢、則亦如普通體操而已、既能以兵法部勒口令指揮、則同難同易、無所區分、在門外漢或見爲難耳、總之普通體操所能施敎者、技擊術皆能同樣施敎、無疑問也、

第五條問「統系」、此條爲今日最難處決之一問題、本非盡無統系之可言也、本會技擊術、不下四百餘套、其初等修業者、亦以規定之十套爲限、同源之各學校、各團體準此、且目前各校、尙鮮有技擊三四年級之學生、因高級各校之技擊班、多屬新設、猶未感此困難也、本會在三年前、有見及此、故已有所預備、是堪爲王君告慰矣、惟潭腿一種如字典、由小學至大學、畢生不可離、

第六條「書籍難供參考」、技擊爲一種科學、一舉一動、皆有精深之數理寓焉、惟以從前文武殊途、所謂士大夫者、又鄙視武夫、不肯與伍、故此種書籍最爲難得、如世流行之易筋經、又類於太上老君感應篇、此眞技擊界一大憾也、今日物理學多新發明、如透視攝影、皆日漸進步、故技擊界之著述、有所着手、出版書籍日多、蒙謂中國萬事皆退步、惟技擊書籍中之撰著家則進一步、因有攝影、有新式圖畫、則技擊術之眞學理、借此便能發揮之於紙上也、十年而後、殆有光大昌明之日歟、本紀有武庫之一欄、亦就市上所易得者而登記之、以備索取、然如易筋經暨呼吸類書籍、有似迷

信、且未經生理學家證明、無寧視作馬肝之爲愈乎、況吾輩以普及爲主旨、以軀體健康爲目的、更無須夫此似是似非、離奇怪異之玄學也、研　技擊學理、則不外乎實習、深造之、自然由熟生悟、此又屬於專門學問、非一二語所能說明矣、

●救國先鋒

佘仲剛

嵌拳術名武器名用（　）符號拳術名「　」符號軍器名

寒雲掩日（八極）淒清「雪片」紛紛、如萬點「梅花」乘風飛舞、一刹那間四方（八面）、悉成玉宇瓊樓、冷氣逼人「綿袍」不暖「六合」之內、孰不想念陽春、於時有紅樓一角、積雪「攔門」、睡鴨初銷、珠簾未捲「提爐」中熾獸炭正紅「流金」帳裏、一少年擁繡衾坐、首垂至臆、如著「露花」、如醉風柳、顫聲呼曰、我親愛之同胞乎、汝已忘五月九日之恥乎、汝五分鐘熱度已過乎、否則何爲不我助也、言已大嗽、喘息不定、牀沿上坐一麗者、星眼汎瀾、（蛾眉）緊蹙、急以紅巾掩面、強抑悲懷、手撫少年之背而慰之曰、郎君乎、國家興亡、雖云匹夫有責、然衆擎易舉、（獨臂）難持、我國人媚仇事敵之輩、所在皆是、上而擁（節）稱（雄）、位兼「雙座」之武人、尚且忍心賣國、（八折）以圖成交、下而大賈富商、亦日夕爲（子孫）作牛馬、（拚命）破壞抵制以攫金錢、雖經五四六三風潮、而彼輩（溜腿）可恃、何難去而復來、君縱有（孫臏）之智、（霸王）之勇、恐亦無以絕之、況（棉拳）（短手）荏弱如君者哉、曷若「斷門」高隱、獨善其身、守「達摩」之言、參（彌陀）之旨「平安」度此（春秋）、不猶愈於與彼白豺（黑虎）（大戰）乎、少年不答、但搖其首、久而久之、乃顧麗者言曰、卿意良厚、予所深感、惟既生爲中國人、卽當盡我救國之責、否則（祖）邦淪陷、降身爲奴、縱留此七尺（形）骸、又將焉用、至謂隱跡逃禪、尤爲非計、昔者晉尚清談、卒啓五胡之亂、梁崇佛教、竟釀千里之基、彼印度遺民非守浮屠氏（宗法）者乎、何以世受「纏攔」、覺不能（脫）離圈（套）

(金剛)失勢「羅漢」低眉、我正引以爲羞、不圖卿以爲樂、是可怪也、今日我國人心雖(散)、倘得一二豪傑之士、從而「左提」右挈、安見少康一旅、不可中興、鍾德千人、不能復國、是在負改良社會者之力(行)何如耳、使我而有入水「殺蛟」、登山(伏虎)之能、彼六千萬島夷、直「羣羊」視之、不足數也、奈何蒼天不予我以鄧伯翊之銅筋鐵肋、俾得(穿)(插)於硝煙彈雨間、爲國效勞、而僅藉此一「雙舌槍」脣劍爲同胞警告、未免令人(短)氣、正嗟嘆間、忽簾鉤作響、一雛婢入報四姑娘來、四姑娘者、麗者之妹而少年之姨氏行也、肄業某女校、素以熱心國事著、近查得姦商販米出洋接濟仇人事數起、此來欲商對待之策、比覩狀、始悉其故、笑謂之曰、姊丈奔走國事僕兩月、已疲憊若此、今而後尚欲效范希文以天下爲己任得乎、少年未及答、麗者怒之以目曰、若小妮子亦學人饒舌耶、日言救國、曷若先救身、女曰國當救身亦當救、若救身而不救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救國即所以救身救身亦即所以救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茲予有妙術、欲介紹於姊丈、倘能苦心一志朝夕從事(練手)、數年而後(工力)增進、則今日之(棉掌)適變爲(鐵拳)、爾時(龍虎勢)成、病魔辟易(與唐)功業、儘自可期、倘何慮身之弗健乎、少年聞言、遽推衾起曰、有是哉、妹言果可信否、女曰誰欺兄者、方今世界雖盛唱公理、其實(五虎)爭雄、黑幕內莫不推重強權、所謂(金鎗)(護手)、外交必勝、彼小人國豈眞有(奇門)(八寶)如神怪小說所傳者哉、無亦恃其鐵血耳、軍國民主義一日存在、武術一日不可廢、即姑舍是不論、而健身強種之益亦已不可殫述矣、少年曰、妹言已極盡(五花)(四門)之妙、所謂「霹靂」一聲、驚回酣夢、但未知果爲何術、能收若是之效、請急言之、以祛疑惑、女曰、此舍家(太祖)昔日所習之(少林)拳術耳、非有他也、往者技擊一途、門徑最狹、衣鉢眞傳、非可倖得、今上海精武會諸子亟謀推廣斯道、以收強種之效、凡軍政商學工農各界有志之士、莫不一體歡迎、兄盍於課餘之暇入會研究、(四六)年後、筋骨堅(

硬）、風寒暑溼能不爲患、斯時從事救國運動、必無如今日之阻礙矣、少年曰、妹言雖是、但脆弱如我、恐不足臻此、奈何、女曰無懼、兄亦曾聞陳君鐵生其人乎、少年曰、豈惟聞之、吾于陳英士幕中曾親見之、彼非年將半百、傴僂其形、出入必藉杖而行者乎、女曰是矣、彼于上數年入精武、研求拳術、朝夕不輟、今且與諸少年相角逐、活潑如（猴）兒、昔日之杖、已如行者之「金箍棒」、不知藏于何所、大有黃漢升寶刀不老之概、以兄體質年齒較之、勝彼多矣、豈有反遜之之理哉、少年喜、卽乘十週紀念徵求會員之日入會、不數年、技大進、尤擅「梨花」槍「八卦」刀云、後十年東海風雲起、少年率健兒十萬攻小人國（合戰）（一百零八）日、卒拔其都城奏凱歸、旣伸國人數十年之積怨、又能爲母會始祖復仇、母會同人擬鑄一極大之鐵（十字）紀念之、少年聞之笑曰、吾之得有今日者精武會之力也、此鐵（十字）上宜加鐫救國先鋒四字、俾國人咸知精武主義所在、欲從事救國不可不先入此會焉、少年何人（楊家）（五郎）名（玄靈）、其妻（甘家）女小字（連環）者也、

●拳語

余毅公創作

童子軍有旗語、技擊家不可無拳語、蓋出外旅行、朋侶登臨、相距較遠、語言不可聞、此時如欲兩方通達心意、須有所表示、因創作拳語、發明者雖自我、尙希望諸法家共同改正之、總以演式明瞭使對方易於觀看爲妙、法以英文二十六字母分配二十六式、照式拼字、其數目字一至零另立式、

（A）立正雙拳齊胸次、（B）坐馬右拉弓式、（C）坐馬左拉弓式、（D）坐馬伸左縮右拳、

（E）坐馬伸右縮左拳、（F）立正舉左垂右掌、（G）立正舉右垂左掌、（H）立正伸直雙拳、

（I）立正、（J）金鷄獨立式、（K）右弓式白鶴晾翅、（L）左弓式白鶴晾翅、（M）坐馬式雙拳置腰際、

（N）打虎式、（O）關平捧印式、（P）偸步兩掌向左方、（Q）偸步兩掌向右方、（R）古樹盤根式、

(S)右仆腿式、(T)立正兩拳左右伸直、(U)右弓式兩拳下沉至膝、(V)左弓式兩拳下沉至膝、(W)潭腿十一路前踹腿、(X)立正交叉掌、(Y)交叉掌撩陰左腿、(Z)獅子大張口式、

(一)潭腿一路第一式衝拳、(二)潭腿二路第二式摘心拳、(三)潭腿三路第二式通天砲、(四)潭腿四路第三式穿掌、(五潭腿五路第二式蓋頭、(六)潭腿六路第二記左仆腿、(七)潭腿七路第三式彈拳(八)潭腿八路第六式蹬式、(九)潭腿九路第三式分掌、(十)十字腿、

(符號說明)如演式　足一字、卽立正合掌當胸、如足一句、卽轉身立正、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目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授徒篇▼

誅奸篇

▲鏢客篇▼

國技大觀名論類

平江向愷然
吳江唐豪　編輯

古堇姜俠魂校訂

◉我個人對於提倡拳術之意見

向愷然

我爲最熱心提倡中國拳術之一人、宣統三年、主辦拳術研究所於長沙、遭革命之變、所址侵於駐兵、遂爲無形的破產、民國二年、復宏其規、創辦國技學會、得湘政府補助金三千元、延納三湘七澤富於國技知識者、近七十人、才六閱月、又以癸丑之變、我本身亦因政治連帶關係、附屬的亡命日本、在日本復與吾師王志羣賃居市外目白、組設專研拳術之學社、十餘同好者、日夕抨擊其中、於時北省人葉雲表等、設武德分會於神田青年會，延郝海鵬爲教員、余亦竭盡鼓吹之力、以期其有成、民國五年、友人電招返滬、復創中華拳術研究會於新閘新康里、未幾因有粵東之行、事又中止、民國八年返湘、與吾師王志羣組國技俱樂部、現其名尚存於湘、而吾以仇者所忌、不能安於故居、吾師好靜、度部務必無發展之望、綜計吾十數年來、對於拳術之提倡、不可謂非竭盡棉薄矣、於社會國家、雖未能有絲毫貢獻、然對於提倡拳術之經驗閱歷、自信較現在一般以提倡拳術自任者爲宏富、閱者或不免以吾言爲誇、請看以下論列、

近十年來、各省各縣之學校、設有拳術一科者、幾於無校無之、而猶以警察署、及稍有戰鬥力之軍隊中爲盛、至於上海之武術會、拳術研究會等等專攻之處、通都大邑、所在皆有、在一般熱心提倡者、自以此爲中國拳術界之好現象、而我則以爲害人羣害社會、無有甚於此輩一知半解、徒知冒提倡美名、而胡亂提倡之者、請言其故、

現在之所謂提倡拳術者，不得謂之提倡拳術、祇能謂之代鄉村拳師邀徒弟、及代江湖賣藝者、捧場糊口、言之可爲寒心、試問現今那一個研究拳術團體、非請一二村俗拳師而交十數或數十學徒於彼、一任其手舞足蹈、胡說亂道乎、既無所謂教程、復無所謂學程、終年打拳、打了這趟打那趟、嗚呼、此其弊害、可勝言耶、此等無專攻之處、既以專提倡拳術爲職志、創辦之久、已有歷十餘年者、匪特不聞於拳術有所闡明、並拳術教科書、亦不聞有能編出一本、爲拳術界訂一定之學程者、吾國人辦事之無頭腦、可笑實可傷矣、

吾嘗至此、禁不住要問現在以提倡拳術自任者一言、君等在今日提倡拳術、豈尚以拳術爲打人之具而提倡之耶、苟其心理、不出此範圍、則吾又有一問、吾等不生於野蠻時代、不生於無政府時代、不生於無法律時代、何事用得打着、君等或答曰、人每有偶然遇險之時、有拳術者、可以脫險、吾於此、必爲一簡單之語答曰、何不買一桿手槍、可殺人於數十步外、豈不於脫險更有把握、若假口於日俄之役、日軍得力於拳術、則我輩不爲軍人、儘可不必研究、且現世有識者、經歐戰之教訓、方從事於消弭戰禍、我輩猶不宜提倡、爲戰爭之預備、吾亦嘗聞提倡者言、乃爲體育計、此語却近似之、然拳術中之違背生理者不少、提倡者既乏鑑別之識、而担任教授者、更視爲當然、且一若其手法、爲神聖不可侵犯者、以拳術供體育上之研究、則遠不若柔軟體操矣、保存國粹一語，現今之提倡拳術者、無不以之爲門面語、然證以吾之經驗閱歷、則現今所提倡之拳、去國粹二字、尙不可以道里計、譬如我輩讀書人、謂古文詩詞爲文學之國粹可也、謂今古奇觀二度梅燈草和尙等書爲國粹可乎，有提倡保存之價值乎、今之延納江湖賣藝者、担任拳術教授、而美其名曰、保存國粹、是何異視燈草和尙等書爲國粹、而保存之乎、閱吾書者、必病吾菲薄江湖賣藝者過甚、甯江湖賣藝者之中、無一拳術能手、且當今之世，從何處得許多文學士之能拳者、而延納之以担任教授乎、更從

何辨別其拳、實爲國粹、有保存之價值乎、依子前之說、則拳術無提倡之必要、依子後之說、拳術將不能提倡矣、胡子竭盡棉薄、十餘年來以從事於斯也、

吾曰、江湖賣藝者之中、儘多能手、即現任之担任教授者、亦未始非拳術中之能手、但能手自能手、教授自敎授，能手是工夫、教授是知識、有工夫無知識、敎授不如不教授也、知識能教人、工夫不能教人、猶之燈草和尙、未嘗無字也，幷未嘗非即古文詩詞中之字也、今古奇觀未嘗無文也、二度梅未嘗無情也、其不得謂爲國粹者、其知識限之也、無辨別文字之知識、不足言保存文字之國粹、無辨別拳術之知識、又烏足以言保存拳術之國粹哉、今之延納江湖賣藝者任敎授、若得謂爲保存拳術國粹、則三家村之冬烘先生、坐皐比、擁高頭講章、終日咿唔一室者、得爲保存文字國粹矣、天津武德會，其最初創辦者、聞爲李富東、北道技術家稱爲鼻子李者也、（其鼻孔朝天故名）年已七十餘矣、前淸侍衞王敎師之弟子、工夫雖在中國能首屈一指、要亦不過蹪跤廠之一健者耳、以工夫傳徒弟則有餘、以知識授學者則不足、聞者疑吾言乎，請詳言之、

吾國拳術家之設廠授徒者、吾得而聞命矣、除教授初學者外、集十數或數十稍有拳術研究者、共延一教師、議定束修後、合請進師酒、飲食畢、此十數或數十之學徒、以次與教師角、皆不勝、則從而師之、一月或四十日期滿、又以次角、皆不勝、則奉束修焉、於此一月或四十日中、教師任意敎授、聰悟而勤勉者、於一過拳中、能領會數手、可以致用、愚笨而怠惰者、勉強奏演而已、爲教師者、惟束修之務得、學徒之成績不問也、教師之眞有能耐、而欲得一二傳衣鉢之弟子者、則拔取此聰悟勤勉者、而加意勗成之、此學徒之成功、或與敎師等、或且靑出於藍焉、如是者、百不得一也、此其成功、非由於教師之善誘、而在其本人志意之堅強、與習練之精進、是以名敎師之師、未必有名、而名敎師之徒、猶不必成名也、此其故無他、即知識能授人、工夫不能授人也、有工夫無知

識之拳師、僅能使其徒畫依樣之葫蘆、決非所宜於羣衆之教授、

中國拳師授徒、歷來無一定學程、一隨其興之所至、無所謂淺深層次也、初學者從之、固是授以一趟之拳架子，即曾有研究者從之、亦必令捨其所學、以更從事於其拳架子焉、因是常有一拳術家能演拳架子、至數十趟之多者、究之此類拳架子、皆爲翻板之法帖、精神完好者絕少也、提倡者，無鑑別之識、靡不以此類拳師、擔任教授、誤人子弟、遺害社會，可勝言耶，

精武體育會之創始者、爲靖海人霍俊清、其胸襟、其魄力、實足提倡中國拳術而有餘、惜其所志未逮、遽被戕賊於矮鬼之手、言之傷心、使今之有志研究拳術者、不得一睹霍公之神采、一聞霍公之妙論、矮鬼之賜也、我國拳術界、應引此事爲永矢勿諼之哀痛紀念、

此特就我國現今提倡拳術之卓卓有聲者言之、尙未嘗聞有絲毫提倡之辦法、余指爲替鄉村拳師邀徒弟、及代江湖賣藝者棒場糊口、閱者能斥余言爲過當乎、非冒提倡之美名而胡亂提倡之者乎、今且不論拳術爲殺人之具、授非其人、將有大碍於社會之治安、姑認其學者、皆爲敦品高尙之人、而如此提倡之法、亦決不能望其成功、反足使有志研究者、因而減退其銳進之心、其略事究習、即決然捨去者、蓋十居其八也、其中輟之原因雖不一、要爲提倡者不得其道則同也、茲就中輟者之種種原因、分條言之、

一　本人之普通知識較高、薄拳師之粗野、不樂爲其徒、

一　本人曾研究有年、於身手步法之知識、雖半通曉、拳師無高深之知識、足以啓發、甚至令捨其所學、從新打拳師之拳、而所打之拳、或較其所曾學者、理法更庸淺、

一　本人體質瘦弱、拳師所教之拳、純爲硬門、習之殊覺吃力、而成就較他人遲緩、因不能鼓其繼續研究之興趣

一本人資質較魯、拳師無善誘之方、同學有揶揄之意、興致索然、業何由進、

一教者與學者之間、或以質疑問難、或因督責糾扶、於聲貌言詞之中、發生齟齬、蓋拳師多無學養，非崖岸自高、即狹隘易與、二者皆不足為人師也、

以上數端、中輟原因之較著者也、尚有或因年齡之關係、或因研習時間之衝突、以及其他種種之不便而輟者不與焉、然則能避免此種種原因、自開學以迄畢業、始終不懈之學生、能有幾何人哉、凡曾經以上之原因而輟學者、至少亦有過半數、心灰意懶、不再起研究拳術之念頭、甚且於其親友之有志研究者、亦多方尼阻之、然此第就其已事研習、決然捨去者言之、更有因見提倡者不得其道、而唾棄不顧、反勸令其親友子弟勿研習者、又有數原因焉、亦分條言之、

一因中國拳術家、素重門戶家數、雙方因派別之不同、各不相下、至於決鬥、刳腹剔腸、以身殉技者，在拳術界中、不可勝數、提倡者、既不能治各家之長於一爐、而所聘之教員、復非能一洗從前拳師之習氣者、子弟學之、適足以增加其好勇鬥狠之心、

一因無一定程式之教授法、復無足供研習之教科書、學者所得、不過破碎不完之拳法、理與實用、皆無從講求、果有令其子弟習技之心者、毋寧獨延一教師於家教之之較為妥當、

一因專事武術、無其他之科學、無論武術本無卒業之期、即令三五年可卒業、而卒業後、殊乏致用之途、

總之提倡不以其道、而欲其發達、所謂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以現在提倡拳術者之法提倡之、愈提倡、則社會對於拳術之信仰、將愈減少、勢不至使世人聞拳術二字而掩耳卻走不止也、余謂若輩為拳術界之罪人者，即以此、今請言我個人提倡之意見、

在今日武器犀利、體育法亦備具之時代、而言提倡拳術、其目的固不在打人、亦不在強健身體、保

存國粹四字、自估提倡原因之一大部分、但余猶否認之、蓋無論何種學術、凡能使人研究者、其學術之本身、必有能使研究者發生興趣之處、研究者、既能發生興趣、則此學術、初不必問其對於國家社會個人、有何等利益、而後盡心力以研究之也、譬如今之佛學、哲學、社會學、論理學、及種種精神上之學術、於國家社會個人、皆無直接有形之利益可言、而研究者、殫精竭誠、畢生以從事、則因其學術之本身、有研究之興趣、不待言也、但覺有研究之興趣、斯足研究、至有無研究之價值、有無研究之必要、及其作用利益、皆非研究學術者所問、若研究而覺其無興趣、則雖有價值、有必要、與有作用利益、亦無研究之者、即研究、亦不能望其有成、此研究學術者之原理、無或能移易者也、

吾國拳術、創自數千年前、經史不傳其法、薦紳不道其事、君主有禁制摧殘之施、學者無提倡擁護之舉、然數千年來、以迄於今日、其法未嘗中斷、習者代有聞人、是拳術之能與研究者、以極穠郁之興趣、不待言也、乃今之提倡者、慨我國士氣之不振、欲因拳術以健其魄而振其氣、遂爲普遍之提倡、此固未嘗有不可者、第怪提倡非其道也、在今日提倡拳術、應分兩途、

一普遍的

一研究的

拳術有三時期、身手步之理法與實用、第一時期之工夫也、皮膚之動作、第二時期之工夫也、納精養氣、而運之以神、則爲第三時期之工夫矣、

欲爲普遍的提倡、當然祇能從第一期工夫着手、第二三期之工夫、爲研究的、當今之世、恐無有能具提倡之宏願者、今請專言普遍的提倡、任提倡者、必須有鑑別拳術之充分知識、方不至誤認翻板之法帖爲原板、余爲此言、必有疑余擬於不倫者、以爲法帖可保存至千數百年、有原板之左證、始

能見翻板之非眞、吾人安所得覩千數百年前之拳術、而左證之、而能鑑別其有異於原創之拳術哉、余曰、不然、拳法萬端、拳理一也、吾人提倡拳術、當取其理法實用三者完備之拳、茲先就不完全者、分條言之、

(一)散漫而氣不相屬者、

(二)浪大而多曲折者、

(三)同樣之出手太多者、

(四)足踵先着地、而聲響不實者、

(五)出手以胸當敵、而肩腰不連貫者、

(六)有直力無彈勁者、

茲僅就演拳時形式上觀之、已足鑑別其拳法之佳否、犯其一二、即非完善之拳、六者俱犯、無一顧之價値矣、然余經見之名拳師、其所演拳法、犯六病者、十之七八、犯二三病者、十之二三、不犯者未嘗見也、然則何以能成名拳師、則苦練之效、所謂工夫也、

人果能耐苦猛進、朝夕不輟、無論用若何笨拙之方法、持之十年二十年、未有不名世者、吾鄉有以力傭於人者、其人性極椎魯、主人有二子、延名拳師授技、力人方年少、欲從拳師學、習數日、拳師慢其魯、不之教、漫以荊幹一束與之曰、若但朝夕置掌中握固、不時運以力焉、當有驗也、力人如敎、行之三年、荊凡數十易、拳師不知也、三年後、荊着手成屑、適有聞拳師名、而來訪者、與拳師角於庭、拳師不勝、忿且自裁、力人亦忿、趨前逕握來訪者之臂、投之於地、來訪者折臂流血、駭請姓字、嗟嘆而去、語曰同能不如獨勝、蓋用力專、則造詣深也、然此不足爲訓、吾人提倡拳術、目的既不在打人、安用此十年練臂、十年練眼之工也哉、余識見淺尠、所遇能有幾人、以中國

之大、知技者之衆、有心物色、何地無才、提倡者、必先求有充分教授能力之人、規定教授之程序、編成教授之專書、然後可以來學徒、施教授、譬之經商者、設肆於市廛、必依其市招上經售之物、先期存積、其營業方有發展之希望、贋鼎混售、受欺者不終日而悟、則營業如之何能發展也、今之提倡拳術者、所延聘之敎師、工夫雖有高下、然皆爲有名之拳術家、則不待言也、夫今日之拳術家、其得名亦有甚易者、其人或天稟甚厚、賦性猛鷙、加以三五年之苦練、即成能手、偶與二三名實不稱之拳師角而敗之、則人固嘩然驚爲拳術大家、即彼亦自疑果無敵於天下矣、若而人者、其氣力與工夫、非不卓絕一方、奈氣力與工夫、皆不可以授受何哉、大匠之授人也、能使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理法也、巧工夫也、吾人提倡拳術、但求其人、能精透拳術之理法、萬不能徒采虛聲、以喜鬬善敗人者承乏、此爲提倡者根本之道、苟無其人、甯闕毋濫、

拳術家而絕無文字知識者、果其拳法完備、亦可使擔任教授、惟教授須分別門類、門類有三、即理法與實用是也、無文字知識之拳師、可令教法與實用、但亦須先編有敎科書、按程次第教授、絕對不能逾越、教科書編制法、應以中人之資質爲標準、而定進級之程期、庶可避免智過愚不及之病、

拳術派別、雖然複雜、要不過連貫之點、各不同其式耳、至其手法與勁路、除分陰陽勁二種外、其他之門戶派別、皆無識者、強名之也、吾輩既以提倡自任、第一步即須打破拳師之家數念頭、此念頭不能完全打破、即其人爲中國第一位拳術家、亦不能使之擔任教授、祗足備諮詢而已、

學者體質、既有強弱之異、則授令研習之拳、自應有硬軟之分、如江西字門、湘潭郞家、一類之手法、體質弱者習之、收效較硬門爲易、自能鼓動其硏習之興趣、提倡者、宜分陽勁陰勁二科、方無遍廢之弊、

拳式（即拳架子）無論南北、其中皆有專習二三種手法者、如四門拳、掌子拳、通體僅有鉤、挂、

單雙掌、數種手法、此類皆爲拆練之拳、在昔拳師、從古法中、提取利用者數手、隨意創體、以便學者專習、易於致用、故手數雖多至數十、而手法仍不出二三、轉輾相傳、此拳類式、幾佔中國拳式十分之九、習者不能辨別、尙自誇其師承、而不知其去拳式已遠也、此類拳式、無提倡研習之價值、所謂破碎不完之拳法也、提倡者若但以其類似拳式、用爲學者之圭臬、則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拳術家每有以一手享大名者、如紀效新書中所指、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皆以一手名世、即現在之名家、亦多祇得力於二三手、本來以拳術爲打人之具、有二三手得力之工夫、即充足有餘矣、所謂不招不架、祇是一下也、此講作兩解、一主觀的、拳術於角鬥時、以手招架敵人之手、本爲極笨之拳法、故不招不架、而直攻之、祇是一下、即能克敵、一客觀的、我出手、務使敵人不能招架、故一下即可了事、存此類見解之拳術家、比比皆是、以之担任普遍提倡之敎授、未有不誤人子弟、貽害社會者也、豈但不能達到普遍提倡之目的而已哉、

余既分提倡爲普遍與研究二派、復分陰陽勁二種、更分敎授爲理法與實用三科、玆當就普遍研究二派、分別論之、

欲爲普遍的提倡、須具絕宏之願力、與絕宏之魄力、還須政治已上軌道、國民敎育已經普及之後、出之個人毅力、政府仍得盡相當提倡保護之責、如日本嘉納治五郎之提倡柔術然、不二十年已遍及全國、取日本舊有相撲家之勢力而代之、日本柔術、陳理不取高深、尤不取毒害人之手法、故東京講道館、日聚數百人、相與搏擊於一室、絕未聞有重大傷害之事、有振敝起衰之功、無違法犯禁之懼、政府何患不爲之提倡保護、人民何患而不相從研練哉、柔術至三段以上者、（日本柔術、以段示研練程度之級、自初段至九段、爲登峯造極、初段即不易得、非專攻數年乃至十數年者、不能上

段、旣上段、則其人之技藝、已升堂奧、未可微倖得也）出手即多吾國拳術意味、間有惡毒手法、然皆作研究的、不以遍授學徒也、若在目前之中國、盤據各省者、十九爲全無頭腦之武人、關係國家命脈之教育、尙摧殘不遺餘力、若見有聚壯健數十人、日以持槍刺劍爲事者、不目爲亂黨之機關、則指爲匪徒之窟穴矣、得免死爲幸、安望其提倡保護哉、吾國政治未上軌道以前、除地方供武人搗亂、人民供武人宰割外、凡百無進行之望、況最觸官僚軍閥之忌之武術哉、（官僚軍閥、最怕人暗殺、以爲善武術者作刺客、必較尋常之刺客、難於防範、）故在今日、欲爲普遍之提倡、於事勢上、爲萬辦不到之事、前所論列種種提倡困難之點、尙可尋解決之道、至於此點、則非我國畏懦之國民、因激刺太深、而有徹底之覺悟、齊起奮鬥、將官僚軍閥、剷除淨盡、更無其他解決之道、或者曰、倘官僚軍閥、亦知吾國武術之足貴、出頭提倡如馬子貞者、安見不能普遍乎、余曰、官僚軍閥、以提倡武術自命者、捨馬子貞一人外、豈尙有可屈指而數者乎、即馬子貞之提倡武術、亦僅可謂爲提倡武術耳、於吾國數千年來之拳術、似無與也、（新武術非純粹之拳術、）嗚呼、官僚軍閥何等人也、保存國粹何等事也、官僚軍閥中、苟有一不植黨不營私者、余即以能保存國粹許之、悲夫、我瞻四方、蹙然不知涕之無從矣、

北派拳中之太極形意八卦三種、爲近今最流行之拳式、法理亦實在玄妙、決非他種拳式、所可比擬其萬一、惟練者成功不易、可作研究的、不可作普遍的、蒲陽孫祿堂先生、著形意拳學八卦拳學二書、深遠之意、其文顯足以達之、在武術界中、誠爲不易得之著作、惜余學識淺陋、於二種拳式、未嘗致研練之功、而於易理、猶不了了、雖靜讀數過、所以與易理相通之道、猶茫然也、然就淺識所能及者、則確能證明此二種拳式、實有提倡研究之價值、惟孫先生之書、祇能備參考、不能作教科之用、何也、易爲古籍中最難通曉之一經、孔子韋編三絕、猶言假我數年、若以此二書爲教科之

用、則非通易經者、無致力之途、蓋義不能曉、法斯有所蔽、必通經而後從事焉、將絕千古不復有能研練此拳式者也、嗚呼、以文人之筆、穿鑿而附會之、天下萬事萬物、安在不有與易理相通者、戚東牟謂用棍如讀四書、鈎刀槍鈀、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六經之理亦明矣、夫能棍者、於鈎刀槍鈀諸器、誠不難融會、然謂通四書者、即能明六經之理、其然豈其然乎、

今姑就十年二十年後、吾國政治已上軌道、對於普遍提倡之我個人意見言之、負提倡之責任者、須先從事於下列之各條焉、

(甲)須確知內外家拳術中、以何種拳式、爲最有提倡之價值、擇其於生理力學不背馳者、按理法之深淺、定初級普通專修各科、有固定之教程與學程、不能移易、(但如此殊不容易、負提倡責任之人、至少須具以下兩種資格、)

(一)有武術之充分知識、而又略具文字知識者、

(二)平日於南北派武術名家、有相知之雅、或因間接、能延而致之者、

有武術之知識者、然後能判別何種拳式、爲有提倡之價值、有文字知識、然後能知拳術與生理力學之關係、而於編定之教程、始有斟酌妥善之能力、不能延致南北派武術名家、無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學年與教科書、皆難得適宜之編定、

(乙)須得教育部陸軍部爲有力之贊助、各學校及國軍中、以拳術爲學科之一、而所用教科書、及担任教授者、務以南北派各名家所編定、及所養成之專門人材充之、故提倡之初期、須組設一專事養成教材之所、招四十歲以內之曾研究武術有根底者、按其素習、分科作育之、於教授法、尤宜使有心的、

(丙)須有文字上之鼓吹、拳術之爲物、有大功於人類之生存與進化、理想事實二者、皆確然有據

、非不侫臆測之言、茲姑捨其歷史上之價值、及有益於人生之點、即專就藝術方面言之、亦殊能鼓動研究者之興趣、然數千年來、文人學士鮮樂道之者、雖半由於吾國重文輕武之積習、亦半由於能拳術者、多粗野不文之夫、不能爲學理上之研究、轉移文人學士之心理、而增加其信仰心、故欲爲普遍之提倡、務先盡宣傳之量、如發行專研究武術之彙刊雜誌、及聯合各報館、爲有力之鼓吹、或著稿投各報館、請其登載、

（丁）作育教材、須取嚴格的、絕未受普通教育、與絕無常識者、其人武術即佳、亦不能使出而担任教授、即性情乖戾、品行不端者、雖有充分之知識、與過人之技藝、亦不能使担任教授、蓋國人信仰武術之觀念薄弱、提倡者不足矜式、將益資反對者之借口、故提倡之能否發展、視所作育之教材、能否勝任爲斷、

凡此數端、皆負提倡責任之人、不能不先事注意之點、又拳術之爲物、雖能鼓動研究者之興趣、及與人體育上一極大之助力、然今世所以培植體育之具大備、如體操擊球啞鈴球桿乒乓器之類、充滿各學校、苟非極端信仰拳術者、當此文人學士鄙棄不道、勢力衰微之際、決少以有用之時光、以研究此無益於日用尋常生活之武術者、當提倡之初期、即設置作育教材之所、苟不能爲來學者畢業後、於此中闢一固定生活之途徑、學者仍未必踴躍、故須得教育部陸軍部爲有力之贊助、規定各學校各國軍中、以武術爲學科之一、而所用教科書與担任教授者、必以南北各名家所編定所作育者充之、如是則武術不統一自統一、來學者亦自踴躍也、吾國武術家之門戶積習、由於無識者十之二三、由於武術不統一者、十之七八、果能全國同一傳授、則此界彼疆之見、自無由起、即間有存兩不相下之心者、一可於教員授技之際、以個人道德上、國家法律上、皆不容以所學技藝、任意與人搏擊、以防止其少年輕率舉動、一可以嚴格之章程、以範圍學技者之粗野之行動、門戶積習既除、門毆

傷生之事自少、人民但見武術之效、以前武術家粗野之弊、皆無薰染之虞、又安見不足轉移社會之心理、使全國靡然從風、爲吾國數千年之國粹、放一異彩於全世界哉、

至於研究的、則不必俟之十年二十年、政治已上軌道之後、此屬於個人之行動、但不觸犯刑律、即在軍閥淫威之下、吾人第爲學理上之研究、無招聚徒衆、使刀動劍、相與搏擊於一室之舉動、亦未必遽罹於禍、即現今各省學校中、多有拳術一科、而專攻之所、亦嘗有設立者、各省軍閥之不取監視態度、即緣其提倡無法、相從者少、不足以觸各軍閥之忌也、故吾人第爲學理上之研究、無普及之希望、則此地有武術名家、即足供吾研究、而設置專研之所、延致南北名家、容納有志此道者、爲高深之研究、亦是提倡與保存之道、不過所研究者、不宜重在手脚、應從理法上、進而爲皮膚與氣分之作用、此種專研之所容納之人物、亦可爲普遍提倡者、充各學校各國軍中教授之用、但仍須有普遍提倡具體之辦法、按照編定之敎程敎授、不能任意以其所研究之高深者、作普遍提倡之具、尤不能任其人各異其傳授、以長助門戶之惡習也、

余爲是說、或不免有病爲全係理論、於事勢有辦不到者、余固已言欲爲普遍之提倡、須具絕宏之願力、與絕宏之魄力、決非徒博提倡之美名、而胡亂提倡者之所能辦到也、海內明達、倘有較良之法幸賜敎督、

●大精武主義（採錄精武叢書）

陳鐵生卓枚

概論　冠首標題、曰大精武主義、得毋似彼大斯拉夫大亞細亞之專制口吻乎、曰否、不然、威爾遜有言、國際聯盟、是以美國會經試驗有效之聯邦制度、推廣於世界也、斯義也、吾有取焉、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軀體、殆成莫破之眞理、今歲美國全國教育會、宣布戰後敎育之基本計畫、有獎勵體育、及有益游戲、養成健全國民之一條、夫以美國之強盛、體育之發達、猶作是言、然

則我輩之觀感、當何如也、黃膺白所撰歐戰之教訓、謂今次教訓、無論其國民對於國家如何忠實、若無獨立之能力者、至不足以擔負國家之大事、彼持國家主義者之言若此、然則有世界眼光者、當知體育之不容或緩也、決無疑義、雖然、體育之途夥矣、說者謂、器械徒手、歐法具備、苟能有是、則已無復遺憾、然窮其成法、多囿於一肢、每有顧彼失此之慮、求其四體百骸、協同動作、氣血共長者、初無有焉、有之、其惟吾華數千年遺傳絕續之技擊術是已、

技擊之作用最神、漢時華陀用以治病、然體育眞理、猶未發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海通以後、知歐美之強盛、道在體育、故彼之種種運動、乃稗販於吾華焉、歲庚戌、霍元甲先生、發大聲於海上、創立精武體操會、在閘北之王家宅、時有平日喜作歐式運動者、見有體操之標誌、姑往肆業、初本好奇之一念、固未知其效果之何如、浸假而驅體之進步、有非初意所及計者、既而知者漸衆、乃羣趨而問道焉、察其效果、覺無不同、而後知體育之眞正法門、此爲精華、彼特糟粕耳、夫技擊歷經獨夫之摧折、俠武有禁、拳師有禁、故昔之練習者、或則匿於方外、或則秘於家傳、其得堂堂正式之練習、蔚爲璀璀光華之學科者、斯爲嚆矢矣、

十稔以還、閱歷考察、亦已有素、若者轉弱爲強、若者驅除痼疾、而老而少、殆不可以數量、吾聞科學重實驗、技擊術有此確切證明、然則體育之良法、如技擊術者、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弊矣、

雖然、技擊絕續、今始萌蘗、且昔日拳師多未中程、此當改善爲有組織有秩序之正式學會、夫而後有發達昌明、普及世界之希望、然而凡百事業、創始爲艱、苟無前轍之可循、難免望洋而興嘆、故同人等發大願心、敬以本會十年經歷、若宗旨、若性質、若辦理法與歷史、詳敍而介紹於大衆、匪云模範、聊作先河、但使增一技擊同志、即增一精神健全、體力充實之世界完人、增一同式團體、即增一富有互助精神、富有團結能力之平民保障、異日者、既無弱肉、自無強食、孔子所謂太平大

同、佛氏所謂極樂世界、咸以此爲護法之利器、引渡之慈航也、

宗旨　平等兩字、爲天經地義、然等何以平、非人類之身體、各個咸臻康健、則智識道德、皆無可語、故康健平等、爲人間世第一大事、惟欲達此境、非體育不爲功、講究體育、非技擊不爲功、本會宗旨以技擊爲根本、以武德爲皈依、輔以有益之學科、正當之游藝、么匿健全、拓都普及、淑身淑世、向此目標進行

性質　學校有年齡之限制、吾會以實際經驗、打破此關、蓋以時勢要求、不能舍此中年有用、生育猶繁之多數人民、使其永淪荏弱、廢置無用、且有此荏弱之父母、必產生荏弱之子息、故中年男女、尤當使之轉弱爲強、勿使再留弱種、所以本會雖爲學校之性質、而無年齡之限制、課餘自當有行樂游戲之場所、故本會並具俱樂部性質、然苟有不規則之游戲、直接是有礙人格、間接是有害社會、故本會雖具有俱樂部之性質、而嚴禁不規則之行爲、

（附錄）本會既有學校性質、故從前拳師之積習、在所厲禁、無謂之政談、亦當屏絕、造成學養功深、武德純粹之平民、

辦理法　辦理取分部法、以正副會長董事總其成、以總務主任書記糾察庶務調查稽查等職副之、各部設部長主任等職、

（一）技擊部　技擊爲根本、故首列此科、以部長董之、并設主任、然聘請教員、解釋用法、非深於此道者不能、故技擊主任、必以有心得而道德學問爲同人信任者充之、技擊教員、受其支配、凡外間學校或公團、有延請本會教練技擊者、先由部長於主任中擇派、倘無主任可派、乃酌派教員、蓋以本身武技論、自當推重教員、然技擊今在復興時代、才兼文武者、實難其選、且團體教練、尤與軍人教練不同、各主任多商學界人、兵式操皆有根底、方言相通、解釋尤易、此從實驗而來、非

會本上空談也、七年秋、北京集全國中學會議、已決定技擊爲必要之學科、故本會現正擬辦速成技擊師範班、擬以曾畢業於各種體育學校者爲限、即所以救濟此項急需也、本會教員、各派俱備、惟初級科目、有規定、以正始基、初級科目共十種、潭腿、工力拳、節拳、接潭腿、八卦刀、五虎槍、大戰拳、套拳、羣羊棍、單刀串槍、必熟習此十種、方及他技、會員中、有相約不輟技擊課程者、自成一組、號曰勵志團、凡無故不至會者、予罰、故七年以前、成績以此團爲優、團有主任以董其事、至八年春、復有惜陰團、蓋相約於天明六時以前、到會練拳、風霜雨雪、不許規避者、亦設主任、以事考核、八年夏、更發生健兒團、團例、凡非兵操之日、必於晨七時集合操場、作技擊之團體操演、此團尤爲能人所難、蓋技擊之單人演習與團體操練、其用力直如一與四之比例、團設總教、凡曠課三次者、即予除名、蓋教授以此爲最吃苦、不欲虛用其精力也、有模範團、此爲教練女子技擊者、有安步團、此相約步行到會者、有技擊術出版部總編輯、有武器主任、管理武器者、以上爲關於技擊之一部、

(二) 兵操部　技擊術中之團體操、須以口令指揮、故教員會員、必習此科、(惟會員有特別原因者、可放任、) 部長外、并設教授及軍樂主任、軍械主任、被服主任以副之、

(三) 文事部　會員於課餘之暇、多習文事者、國文有教授、英文有教授、簿記學有教授、打字科有主任、臨池科有主任、圖畫有教授、攝影有教授及主任、華醫有主任、西醫有主任、普通語有教授、此部分主任多兼教員、爲義務職以會員之深於此道者任之、以部長董其成、

(四) 游藝部　人生之行樂、當軌於正道、本會於正當有益之游戲、無不備設、足球有主任、網球有主任、畋獵有主任、籃球有主任、標槍有主任、凌空溜冰有主任、平檯木馬有主任、檯球有主任、鐵球雙餅有主任、京樂西樂絃樂有教授、粵調有主任、皆受於部長、(本會有普通會員之一類、

初志本在游藝文事之兩門、然入會而後、多愛兼習技擊者、故本會定例、星期日技擊術一科、兼教普通會員、惟屬隨意科）、

以上即本會現在之辦理法、惟經費一項、閱者無鄂於以上之科目繁瑣、以為必須鉅大之薪金也、實則除技擊教員而外、各教授純任義務、會員中有勝任某項者、即舉以充之、無自棄者、此即互助之謂也、老會員陳公哲嘗謂以辦小學一年之費、可辦精武事業兩年、以中學一年之費、可辦精武事業四年、其省費也若此、

學問之道、自修最難、往籍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蓋有見於此矣、況自修恆苦孤寂、其不至中道而止者幾希、吾儕素持技擊普及主義、日以結團肄習勸人、亦緣此也、然結合之始、尤必相見以誠、吾會有隱語曰精武式、精武式云者、誠之代名詞也、譬如有會友相約至某處晚膳者、綴以精武式三字、即云屆時必至、不許或逾、幾如憲法中之所謂神聖不可侵矣、莫謂小節無關、須知習慣即成自然、今日不痛不癢麻木不仁之見象皆此不誠之一念為之也、吾會今日雖未能號為純全法治團體、然十年而往、歷盡艱難困苦、而仍有今日者、皆此誠之一字、維持於不敝耳、

尤有進者、即武德之一大問題也、故一方面為講武之體育場、一方面並為德育之實踐地、大抵道德之不振、多由軀體荏弱、精神不足以支拄之、此蓋有生理之關係焉、武術家因每日體液排洩之作用、濾清其體中之血液、血液純淨、則心志澄清、種種不道德之思想、自然消滅、故古昔之人、讀書必兼擊劍、此蓋兩不偏廢、相與有成也、羅斯福曰、支配全人物之精神者為精力、而支配全人物精力者為運動、吾為進一解曰、增進人類之道德者為技擊術也、

歷史　民國前兩年、歲在庚戌、有外人樹武幟於海上、即世俗豔稱之擺擂臺也、然蘇俗文弱、無抗衡者、有宋氏子、燕產也、函告靜海霍力士元甲、力士南來、則外人已自餒而潛遁、已而、有習人

趙某者至、其勢洶洶然、霍曰、閱牆之舉、非吾志也、趙嘜爲遁詞、力士乃勉與周旋、不旋踵而趙負矣、旬日後、其友張某繼至、敗亦如趙、時有小人國醫力士之技、夥與角、折脅者數人、乃銜力士、知力士方患喀、薦其同黨醫生秋津爲治喀、力士性率直、受之不疑、當時力士正擬立精武體操會、（精武之始名）、於閘北之王家宅、不旬日、而力士遽歸道山矣、力士歿之翌晨、秋醫已鼠竄歸窟、力士門弟子大疑、檢力士日服之餘藥、付公立醫院察之、院醫曰、此慢性爛肺藥也、（此藥今仍貯公立醫院、吾儕矢誓、永不忘此紀念、）然殺一霍元甲、而第二第三、以至無量數之霍元甲、乃繼續產生、其又將若之何哉、力士既歿、門弟子皆具決心、努力進行、然精武會殆以此時爲最苦矣、入其門、蕭條之象、殆如破落之古刹、盧煒昌、陳公哲、黎惠生、劉辰臣、姚蟾伯、邱亮、寧竹亭等、皆古刹中之入定僧也、廳事中陳列者、木製之單刀、鐵片製成之大刀、無纓之禿槍、三脚之板櫈、光如青螢之煤油燈、及教員之一片睡板、與夫三五茶爐爨具、精武會之所有、盡於此矣、會員皆子弟資格、無家政權、故雖勉力支持、不免捉襟見肘、甚至教員且有半日不得食者、試以倍開爾路七十三號比之、其感想爲何如也、然則吾輩當勿忘此入定之老僧、

既而遷至鐵路旱橋鄰近之第二會址、當時會員略有加增、袁恆之先生者、熱腸古道之君子人也、當舉世非議之時、獨任將伯、且投身會中、肆力於技擊焉、然是時會務既漸擴充、經費日見增益、執事中有典衣質物以事支持者、亦良可念矣、四年七月、滬上遭颶風、會前之篁棚、竟爲十八姨席捲以去、而新會址之計畫、乃起點焉、失敗者成功之母、此之謂也、

人物者、歷史之中堅也、無人物是無歷史、精武向來重實踐、惡虛名、故人知精武、而精武之中堅人物、固不欲人之知之也、余曰不然、名固虛、實亦虛、惟此一點精神、歷千萬刼而不敝、既能獻身世界、豈必並此虛名而斬之、且諸君之所爲、亦人類應盡之義務耳、吾既秉筆爲精武本紀、必束

縛吾筆、不如其已、雖然、知此爲人類之義務者、何覺不可數數覯也、

萱棚既倒、陳公哲姚蟾伯盧煒昌之三子、乃竊議於大觀樓、新會地址、本爲公哲舊物、乃合姚盧之力、同任建築、然仍相約以秘密進行也、五年春、新會落成、三月四日、乃移寓焉、此即今日精武會之初基也、故敍精武歷史、在舊址時爲胚胎時期、至是乃入嬰兒時期、

遷入新會而後、會員日增、且以體操兩字、未能完滿、故易名曰精武體育會、充學科、改良形式、如昔之套袴兵、則改爲黃軍服、昔之舊書櫥、今則擴爲書報室、兵操文事游藝之種種、罔弗備置焉、五年夏煒昌等謀組月刊、以其事屬之不佞、旋以吾儕既持普及主義、當計畫推銷之良法、乃以撰著附刊於商務印書館之學生雜志中、命名曰技擊叢刊、凡一種之殺青、另刊單行本、仍託商務印書館印行、今之潭腿掛圖、五虎槍、達摩劍、合戰、童子軍實用棍譜等是也、

精武分會、暨各省之精武會、皆獨立者、然技擊敎員、必受本會之制裁、昔有浙江之南潯分會、紹興分會、香港分會、七年秋、漢口精武會成、八月夏、廣東精武會成、鄂粵兩會、魄力雄厚、經費充裕、任事者皆具熱心毅力、其發達可立而俟也、

本會對於會員蹈履上之約束最嚴、凡入會者、必有介紹、介紹者自負責成、士農工商、皆可入會、無階級、無貧富、惟入會之先、必經審查、入會之後、尤多糾察、苟有不規則行爲之見端者、立予除名、不少假借、語云、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故會員初則兢兢自守、恐侵神聖之約章、久而久之、躬行實踐、則亦入而俱化、行所無事矣、十年來略博社會之信任者、此其眞因也、

政治問題、最爲擾攘、故會約有制止政談之一條、立足於十里洋場之風潮旋渦中、本會曾未受其影響、彼隆隆之礮聲、蚩蚩之子彈、吾輩之練拳如故也、蓋謂政治爲一時之見象、而技擊爲萬世之根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吾固無此餘暇、以干預彼擾擾之政治問題也、

此卽彼入定老僧所身體力行之效果、亦卽精武十年來之成績也、夫霍先生縱得千百門子弟、苟盡如從前拳師、則雖盡如霍先生之好身手、而於技擊前途、固亦無甚影響、於世界更無影響、惟有此三數人、遂能發揮而光大之、此無他、道德智識、足以濟之耳、是豈第霍先生之幸耶、技擊中興、卽人類平等之基礎、懸吾言以爲的、五十年以往、當有不可思議之明效大驗焉、

結論　精武宗旨性質、及其辦理法與歷史、大略已備於此矣、大精武主義、至此亦已了澈無餘矣、然吾儕既持普及主義、必使經費問題、輕而易舉、故簡率以告同志曰、諺云、萬丈高樓、皆從地起、凡屬有志、其事必成、但能糾合同志二十、月捐小費兩金、卽可賃一市房、聘一教習、以爲練習之基礎、此一小團體、彼亦一小團體、使窮鄉僻壤、無地無之、謂之爲傳習所也可、謂之爲俱樂部也可、此卽分担平民義務之眞實力量、眞正法門也、有世界思想之善男子善女人、儻願聞之、

●精武之眞精神（同上）　陳公哲

一事也、有其形式、必有其精神、譬諸國體、共和立憲、其形式也、所以造成共和立憲者、則在精神、譬諸人身、五官四肢、其形式也、所以運用、此五官四肢者、則在精神、精神不屬、則共和立憲、有類俳優、五官四肢、無非傀儡、識者將謂之粗具形式矣、雖然、精神必依附形式、而形式要不足以賅括精神、以精武體育會言之、曰習技擊、此形式也、非精神也、精神之所在、無窮盡、無方體、雖會中人不知其所以、是蓋與山行者不自知其位置之高、舟居者不自知其進行之速、同一理也、孔子之稱虞舜、曰蕩蕩乎民無能名、頌泰伯、曰民無得而稱、精武之所以爲精武、亦若是焉已矣、然則終無以名之乎、是有不然、精神之所在、固無名稱可言、而要非不可告人者、公哲不敏、謹舉平日所身歷所目擊者、略述其梗概、

夫儒之宗旨爲克己、佛之宗旨爲平等、耶之宗旨爲博愛、克己也、平等也、博愛也、儒佛耶之眞精

精也、今以觀於精武會員、實能融會貫通、無可偏駁、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財與名固世人所斤斤者也、惟我精武會員、人人知有義務、不知有權利、有時且犧牲一己之權利、助成義務、而不居其名、(例如某會員捐助本會三萬金至今不知其姓氏)斯其行誼、深合儒家克己之旨、而不流於虛、貧富貴賤、兩兩相形、乃生芥蒂、惟我精武會員、一視同仁、不分階級、其人而可與爲善、雖鄙夫視若弟昆、其人而行檢攸虧、雖契友不稍寬假、斯其品性、深合佛氏平等之旨、而不流於誕、人己之間、不無畛域、爲我主義、豈獨楊子爲然、惟我精武會員、善與人同、一以覺後爲己任、己有所知、惟恐人之不知、己有所能、惟恐人之不能、斯其度量、深合耶教博愛之旨、而不流於濫、凡此種種、不過述其崖略、未足云全豹、然而精武之名稱、已藉藉於社會、究其所以致此、會中人不自知也、會中人所日夕研究者、一以體育爲主旨、卒之體育精進、則軀幹健而道德日以高尚、腦力充而智識日以開通、體育也而德育智育胥寓焉矣、且也有團體斯有優劣、有優劣斯有比較、有比較斯有競爭、有競爭斯有進步、萃羣衆於一堂、互相觀摩、互相砥礪、優者以勉、劣者以奮、有此原因、用能使與斯會者人人摒嗜慾、淡名利、事事務求實踐、力戒虛憍、期造成世界最完善最強固之民族、斯卽精武之大希望也、亦卽精武之眞精神也、若拘拘於形式、不免淺之乎測精武矣、

●祝精武體育會(同上)

吳榮煦

此篇曾載於廣東七十二行商報至理名言語皆中的非尋常頌祝語也特載於此以告同人鐵生記

世有一藝業焉、足以興發其一國之精神、維繫其千年之古風者、吾必重之、其於國也、日積月累、以能養成人民堅忍不拔之根性、削滅沈湎衰頹之陋習者、國必重之、不寧惟是、教育學者以促進教育爲己任、見其藝業焉、足以壯健人之體魄、鍛鍊其德智之力者、亦必重之、社會學者以促進社會爲主義、見其藝業焉、足以祛除陋風維持秩序者、亦必重之、嗚呼、豎盡千古、橫極八荒、求有一

藝業焉、足當此贊頌而爲世所重者、幾何也、求有一藝業焉、產生於文明最古之國、能留存於今日、以爲歷史之光者、幾何也、我國年來動曰保存國粹、然所謂國粹者、果能善於保存、以得古人之眞、使發揮而光大之、不至有流弊者幾何也、今國中救國之聲浪、殆徧大地、然求其能實際有補益於國家、不蹈浮動之惡習以促亂亡、而能爲根本之圖者幾何也、嗚呼、吾爲此懼、

何懼乎爾、曰懼中國乃至今日而無一藝焉足以興中國者也、懼中國乃至今日而竟無一藝焉足以保國粹救國命而爲全國人之所寄託而知重之者也、出門一望、賭館林立、酒家相屬、煙公司屢以興業、花天地特闢世界、夫烟酒嫖賭之所叢聚、乃破家亡國之預兆也、胡爲國民嗜之若渴也、豈貨利之心所驅使歟、奸逸浪游乃人情所趨也、然因貪利好逸之故、而戕其性、又豈人之所樂就哉、國民之嗜好不正、實乃貪貨好逸之現象、而因是以得戕性之惡果、因爲彼之所不能預計者也、故夫有牧民之責者、將何以禁其貪貨好逸之源、而開之以趨義之路乎、有權衡社會教育之能者、宜若何因其所已知之明、攻其所習之蔽、使之幡然改悟、不入迷途乎、烟酒之傷生病財、嫖賭之損財害德、人人所知、而乃貪一時之作戲、爲竟日之盤桓者、士子不能免焉、則何以故、曰維無替代消遣物之故、吾國爲東亞大病夫國、固世界之所哄傳也、乞丐滿野、殘廢載途、駝背之徒、鵠形之輩、項背相望、面色枯槁、衣履垢積、入會議之堂、時聞咳喘、過鄉閭之巷、徒見呻吟、以人民如此之精神、以國家如此之份子、一與外人較、但覺沉沉病晦之氣、露溢眉宇、靡復慷慨激昂之氣象矣、則何以故、曰維不講運動法之故、由前之項、人格等諸擲地、而禍烈於今時、由後之項、人生如坐愁城、而病源於古代、要之有一不革、則中國永無立足之望也、今有一藝業焉、足以替代消遣物、使人入其中、而樂之不疲、足使嫖賭烟酒之毒物、將絕迹於中國、而其藝業又以講求體育法爲主幹、足增武勇之風、而矯文弱之弊、果能推而行之、將必強種強國、保國粹、救國民、以興中國無疑、嗚呼、吾

爲此壽、

何壽乎爾、曰中國今日非有提倡國技者乎、非有提倡國技而組織精武體育會者乎、夫精武體育會、成立於滬上、亦有年矣、而今年乃移植其種於廣州、成廣東精武體育會、又數月矣、余始以國技一門、中國向有習之、而綠林居多、習之者亦每每好勇鬬狠、每因小嫌、輒擅施其技、故有道君子、棄不之重、且彼家數紛歧、每相妬嫉、非國之福、視以爲非要圖也、乃自上海精武會諸君子、一爲提倡、盡改向來門戶之陋習、融和畛域、重精神不重暴力、恪守秩序、貴鍛鍊不貴嘗試、且足化剛戾爲溫和、濬聰明使應變、於德育智育、有莫大之陶養工夫在、又不徒能增進身體強健精神已也、往者該會代表來粵、報告該會已往成績及將來計畫、令人聞之驚服、及見其所演各技、出化入神、應首桑林、堪歎觀止、然余猶以爲彼擅絕技者、他人固不易學而幾也、及觀粵精武會之成、不匝月而成效已可略覩、迨第二三月第二次報告、而已成績大著矣、其所習種類、以漸而增進、而教練則由淺而入深、今會員且千、中有有因腦病輟學來會練習而病除者、有因童年染有喘症來會練習不一月而體質大變矣、夫腦肺之病、最難愈者也、而且奏效、則其他疾病之可以是而除者、必更僕難數矣、有病且可除、則無病者、其身體之強固、更何如矣、吾友多入會學習者、莫不皆言精神體魄之強固、日進一日、而所演各技、亦覺轉折純熟可觀矣、由會回寓、但見其暇則手舞足蹈、以溫習所學、而對於其他無謂之嗜好、節省多矣、夫事非難學、而又有益於身心如此、則其技之果應爲普通人士所宜習、而不能謂之爲非要圖矣、自有此會、而國技庶足以使全國人寄託而重之以光耀於世、而不爲彼綠林輩所擅、以逞其好勇鬬很之技害民而誤國也、自有此會、而國技之爲一種強種保國之藝業、乃始爲國人所公認、而其振古風、維國粹、漸漸剷除烟酒嫖賭諸種嗜好物、使國民不沉湎而衰頹、庶能有當於救國之實際、而留歷史上之光也、噫嘻、有教育學者於此、必將以其能壯健精神

體魄、脩養德育智育、視爲有促進敎育之價値、而提倡鼓吹以重之也、有社會學者於此、必將以其能祛除陋風、維持秩序、視爲有促進社會之價値、而提倡鼓吹以重之也、若是夫則吾儕所謂竪盡千古、橫極八荒、求有一盛業焉、足當此贊頌而爲世所重者、庶在玆也、吾以是爲中國精武體育會前途祝、吾以是爲廣東精武體育會前途祝、

●精武本紀序（同上）

朱執信先生遺著

余自三年前來上海、數從精武體育會諸君子游、聞其始創立時、陳英士先生與有力焉、辛亥上海革命起、有從奪製造局門者、旣入民國、始日昌大、而耆杜鼓舞之力、則盧君煒昌陳君公哲爲多、會中人雖日事搏擊、而惟以擁護人類自由、抵抗強權爲號召、蓋將化殘賊之行、以爲相仁愛之一手段、斯可尙矣、人之生也、其實動也、去動則無生、使生而無善可事、則必求禍國殃民之事而事之、飮食男女、縱博賊殺、皆生之一部分力之所由宣也、世界之所以不滅也、從其末、則非也、求其本、則有力而用之、固不可免者也、道在善用其力、不以其生害人之生、則雖賊殺凶虐之技、壹可化之以爲藝術、而不復肖其故、吾視精武會中人、皆能以懲忿窒欲自繩、則其不以私而用其術審矣、其日夕修治、惟恐不及也、蓋亦以爲藝術之一種、而愛之者耶、昔之善書者、疾雷破柱、衣焦而不改其度、精之至也、非然者、則足二分垂在外、而列禦寇之射絀矣、能化人事以爲藝術者、固超乎道德綱紀之上、當其意有所至、外物又何足以易之、然則學搏擊而得仁愛、常人之所訝、哲士所不疑也、精武會旣日擴其業、分會四起、而皆以立行愛人維束之、斯其業殆將與中國之藝術精神而俱進也與、陳子鐵生屬余爲精武會一言、故書此遺之、—民國八年十一月、——　蕭山朱大符

◉技擊叢刊序（同上）

吳敬恆稚暉

先秦射御與書數並重、漢魏載籍、狀人性行、亦每稱讀書、即並言擊劍、或云學書不成、學劍、又

不成、或射、或御、或擊劍、隨各期之風尙、其實皆即一種鍛鍊體魄之修養術、性情務極美善、智識務極精微、體魄務極強勁、德智體三要素之薰育、新式教育家、類能言之矣、顧在世界開明、人類皆能平均發育、而吾則狃於宋元以來之儒懦主義、號稱偏尙德、智次之、抑體而不言、馴至以薄弱之體魄、不惟智識得其粗忽、而道德亦遂不能不苟且、縱近今二十年、太半皆痛悟其非、然學校中增設體育一科、猶不過以裝飾品視之、仍屏與射御擊劍同等之體魄修養術若拳術之類者、爲江湖外道、甚矣錮蔽之習之不易除也、惟精武體育會、以朝陽一鳴鳳、而以講習會之形式、實立一體魄修養術專門學校之基礎、其印行之技擊叢刊、即體魄修養術之講義也、春間陳先生鐵生、曾囑敬恆弁一言於簡端、今連先生均度又命之、余甚愧久爲儒懦主義養成之人、體魄不完具、智識道德、遂一無所似、故雖讀叢刊、不能悉通、輙舉吾意、以告相說以解者、

●潭腿序（同上）

汪光銘精衛

今之篤舊者、好言保存國粹、而騖新者則多非之、愚以爲但當問其粹焉與否而已、如其粹也、豈惟當保存之且當發揮而光大之、蓋於此世界中、知其國之粹者、莫其國之人若、知其爲粹而發揮光大之、此非人類對於過去之責任宜爾、而對於將來之責任、尤不能不爾也、若徒言保全而已、則其界說、合納商彝周鼎於博物院外、無有他義、是豈所以對於國粹之道乎、技擊者、國粹之一種也、說者謂火器興而技擊可廢、於是有倡爲不必保存之說者、此其爲說、無異謂舟車興而徒步可廢、其不中於事理、可以無辨、然徒言保存而已、則技擊之爲物、初不能如商彝周鼎、可舉而納之博物院中、愚誠不知將操何術以保存之也、善乎精武體育會諸君子所以取技擊之術發揮而光大之者、爲能見其遠而能得其要也、往者技擊之術、祕傳而已、私相授受而已、精武體育會諸君子、則易之以普及、是故昔之以爲支離恍惚、累月窮年、莫可究詰者、今則知其秩然有條、可以循序而致之矣、昔之

以爲矯揉造作、小之傷肢體、大之傷生命者、今則知其準於生理、不惟無害、而且有益矣、惟其如是、所以方術則以研而彌精、傳布則以恢而彌廣也、邇者精武體育會諸君子、本其公開與普及之志、彙其所得、著之於書、蓋有慨夫昔之作者、非爲荒誕神奇之說、即爲暴戾恣睢之言、不足發技擊之奥祕、而揚精華也、愚知此書之出、其有裨於發揮光大之用者、殆無疑矣、抑愚猶有言者、泰西人有言曰、中國之民族、平和之民族也、斯言國人樂道之、然一反顧國內陵替之狀、則又羞稱焉、夫既曰平和、則不平之必不和可知、平和云者、處平等之地位、行互助之事業、由博愛以進於大同之謂也、故苟且偷安者不足以言平和、屈伏隱忍者尤不足言平和、明乎此、則中國民族之精神可見矣、強其筋骨、殖其能力、以貫澈其道義上之主張、不爲強食、亦不爲弱肉、立於世界、凜乎其不可犯也、坦乎其非不可近也、儻亦精武體育會諸君子之所望於國民者耶、敢以爲序、

●女子與技擊之關係（同上）　黃晚香

界男女性之國民而爲二、吾女界占二萬萬焉、兩其手足、兩其耳目、非與男子有殊也、閉關時代、腐儒自便私圖、而不平等之曲說、變本加厲、吾女子於人間世、遂如棲塵之弱草焉、不知彼自命昂藏七尺之丈夫子、孰非根本於母體而來、根本既弱、枝葉不榮、吾謂中國之不振、皆由於壓制女子、使之束手纏足、奄奄無生氣、乃產生此二萬萬甘戴老大病夫崇銜之沒臉兒郎耳、光復以還、此理漸顯、邦人君子、頗有注意於女子體育者、若柔軟體操、若器械體操、日見完備、然此皆枝節耳、大本所在、必以技擊爲先、技擊能使氣血同長、四肢百骸、同時運動、不犯偏枯之病、本會諸先達、早已發明透切、今第就其關於女界者、比較而詳論之、上海某女校、平日注重技擊、得體育界之盛名者也、前年、某外國女教員、授諸生以一種新式之外國運動、不數月而諸生咸感受生理上之痛苦、校長知之、因詢諸生曰、汝日習拳術、曾患此否、諸生咸言得未曾有、不逾月而女教員亦罷此

病矣、校長亟命停之、諸生之病遒霍然若失、夫各種運動之有益於體育者、則亦何限、豈以一節之不善、遂令因噎廢食耶、吾特以此等量齊觀、證明技擊術之有百利而無一害耳、願吾女界分其餘暇、精研技擊、使吾二萬萬善女人、反弱爲強、無再種禍於家國也、

●歡迎精武會（同上）

星架波震南報職民

我爲誰、弄筆書生也、以書生論武事、是何異盲人論戲劇、聾子論音樂也、雖然、不論技術而論道德、不論形式而論精神、可乎、吾人評論世事、當抱定兩種觀念、（一）該事對于新人生觀有何種利益、（二）該事對于新世界觀有何種功效、認題既確、毅然下筆、而評論始有價值、自霍君元甲創立精武會于滬、初未曾惹起我注意、及後各學校之體操教員中、有品性優越、非特足謂體育表率、即自命爲聖人門下之書生、亦且自愧弗如、偶詢身世、簽以精武會會員對、復與各界交際、凡我所信爲道義之交者、精武會員竟十居八九焉、試言其略、夫廿世紀人格之墮落、奢侈二字括之矣、內而妻妾之奉、外而車馬之尊、揮霍無度、千金立盡、即以學界論、教育爲最苦之事業、誰不知之、然自國民學校、而高小、而中學、而大學、其校長敎員、飲食起居之表示、顯有階級之分、若爲國民校長、若爲大學教員、一望而知、無待叩問、推其意、以爲不如是爲足顯其身分、高其位置也、迨入不敷出債台高築、而昏夜乞憐、卑鄙齷齪之行爲、遂不顧廉恥、無所不至、極目中原、社會之種種黑幕、皆奢侈有以助成之也、精武會會員獨反是、其質樸、其行儉、炫燿之服、不加于身、奇異之味、不適于口、路無論遠近、徒步而行、尤足貴者、能全體一致謹守色慾之戒、際此男女平權、互相交接之日、固重賴精武會員爲之表率、是關係于個人之道德小、關係于社會之道德大也、精武會宗旨、以培養道德爲前提、誠非虛語、驕矜之爲害、小之足以破家、大之足以亡國、德意志之威廉第二、可爲殷鑒、今之後生小子、毛羽未豐、高翔千仞、一若世界雖大、事物雖繁、憑我驥

目、何難顧盼自雄、追一失足成千古恨、而後悔已嫌莫及矣、精武會會員技術之神、識者許爲國粹、有戚君者、同遊杭州岳墓、余叩其技、且曰我儕二十四人、（中有二十人略知武術匪戚君所授）同與君鬥、君其仆乎、戚君曰仆、然苟大敵當前、不得不用殺手拳、則雖十倍之、恐無一生還者、其技可謂神矣、乃與人交接、謙抑自讓、一似碌碌無他能、故精武會會員、在人衆前自述能事者未之偶聞也、余之歡迎精武會會員、歡迎其謙德可風耳、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千金一諾、即身殉亦有所不惜、而精武會員之急公好義、猶或過之、事固有益于社會、而爲會員中能力所可及、一經請求、慨然援助、義俠之氣、古今一轍也、夫誠實謙讓俠義、國民能具此三德、而國無不治、世界能具此三德、而世界永久和平、指日可待、此精武會對于新世界觀、確有功效可言也、若云體育有裨于衛生、康健精神存乎康健身體、精武會于新人生觀、利益昭著、正無待書生饒舌也、

右論、爲沈職民君所撰、沈君、江蘇人、曾在上海操新聞事業、頗知精武內容者、故其言、親切若此、是時沈君剛從上海來、受震南報總編輯任、此論一出、而星架坡人士、益重視余精武矣、

羅嘯敖識、

（錄）論吾國之精武體育會（同上）　星架波叻報和平

精武體育會十餘年前、初由有志之士、設立於上海、十年來近漸發達、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到處有精武體育會員之足跡、會員之數、達至十數萬人、吾國各校、俱有聘請該會會員到校教授、於體操之外、添設一中國式之體操、今春且有女子體育部之設立、上海有名之女子俱加入而發起、昨日精武體育會幹事長陳公哲羅嘯敖陳士超諸君遊星、養正學校有歡迎三君之舉、不佞聆其演詞、有所感觸者如下、並爲該會祝將來之發展焉、

吾國人種、向以四萬萬聞、數量可謂多矣、然以四萬萬之民族居於大地、宜乎富強冠各國、而他族

不敢實逼處此矣、乃事實上大謬不然者何也、其衰弱之原因有多端、而人種之孱弱、爲諸原因中之一要因也、是故行於鄉間僻壤之中、大都鵠形菜色絕少精采之人、遊於通都大邑之內、亦多虛弱不勝舉步蹣跚之輩、全國之大學陰森蕭索、令人氣沮、以如此之士衆、進欲以堅甲利兵、爭勝疆場、退欲以保存種族、發揮光大、亦戛戛乎難矣、

今試問吾國有偉大科學之發明乎、有絕大之冒險事業發見乎、偉大之發明與冒險事業、全在國民有百折不撓之精神、而百折不撓之精神、全在國民有雄偉精壯之體魄、國人精神沮喪、（舉其大多數）銳氣消磨、而欲所發見、豈非乞人說富乎、

吾國十數年來亦注意於海陸軍之精強、物質文明之發達矣、究之海陸軍之強者何在、物質文明之發達者何在、在注重形式而不注重根本的精神、欲長駕遠征、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已、

嗚呼國人體魄孱弱、非特國體所攸關、亦種族存亡所攸係也、西人調查吾國人之體魄、其高度至少比現在尚增數寸、而不能及此度者、以國人不注重體育之故、而女子不知有體育而弱其生育之力亦一因也、長此以往、每況愈下、不待人之操刀薙刈、而吾國人亦無以爲生存之道矣、

精武體育會於舉國昏昏沉沉欲暮之候、大聲疾呼、現身說法、以精武之義提撕警覺國人、亦可謂於救國事業中、爲一種有光榮有勢力之盛舉也、

精武體育會提倡中國式之體操于學校教育中、提倡女子體育于社會教育中、吾知此後該會之發展、轉弱爲強、其在斯乎、以全國之大而以精武之魂點綴之、以全國之衆而以精武之精神貫注之、安見中華民族不足以自豪大地乎、

祝該會發達、維持國魂、祝該會諸君子努力進行、以發展國粹之光榮、

◎男女之體育（同上）　吉隆坡教會報

吾人生于天壤間、靡論創國家社會之偉業、抑爲太平安樂之逸民、均必以健康爲生存第一義、健康一忽、萬事都休、以故天演界競爭愈急、則健康增進之要求愈急、而健康方法之研究亦愈力、而愈精、日新月異、而歲不同、甚矣、此體育之所由尙也、此體育機關之所宜設也、

不觀夫歐美諸強國乎、靡不汲汲從事于體育、故體育運動之方法既多、體育修養之機關林立、平居故國固設備特周、即僑寓他方、亦堂皇大觀、就以馬來半島而論、其中繁盛商埠、西人足跡所至者、幾無處不有體育之機關、運動之場所、披閱西報、體育運動消息、幾于無日無之、然則西人之注重體育、可以概見、人種之強、良有以也、

回顧我僑、正式體育之機關、竟付闕如、且舉凡消遣娛樂場、外人可利用爲體育修養之良好機關者、我僑反以是爲玩物喪志之地、消磨歲月、損耗精神、傷害身體、徒知供其肉慾之犧牲、饜其嗜好之要求、而人種孱弱之影響、未嘗一加注意、此識者早引爲我僑莫大之隱憂矣、

雖然、時至今日、我僑對于體育一事、未嘗無覺悟之可言矣、覩于此次中國精武體育會代表南來、我僑學校社團、男界女界、紛紛然開會歡迎、洵甚盛事、斯未始非我僑趨向體育、表示自覺之舉動也、

今者、本埠男界方面、已有發起體育機關之組織、成立之期、當在不遠、而女界歡迎會之著名女士、對于諸代表提倡亟須組織女子部之主張、亦復極力贊和、旋即舉出籌備員十餘人、期與男界共策進行焉、蓋深悉夫體育之須要、既男女並重、故毅然決然、出而提倡、以示無負于男女並重之主旨、智能平等之賦與也、

盛哉斯舉、余不禁馨香頂祝、以樂觀厥成、則將來以本埠提倡于先、他處相繼于後、我僑胞無男無女、相率從事於體育之研究、效昔人之蒐苗獮狩、農隙講武、泰西之以歲入伍、擊劍習射、東瀛之

大和魂武士道、以鍛鍊其身心、強健其精神、則健康增進之效果、昭然大著、人種孱弱之流弊、自能補救矣、夫如是、則外人譏我爲、（東方病夫、）爲（小孩子的小孩子、）之恥、庶可從此一雪、能以偉大國民自許乎、我男女同胞、尙勉旃哉、

右兩評、均黎君耀聰所撰、黎君蓋兼任兩報撰著者、

●武化論上（同上）

羅伯夔

昇平之世尙文、據亂之世尙武、世界競爲武裝和平、左訂媾和弭兵之條文、右修擴張軍備之議案、其號於世曰文化者、實則無一日不經營慘淡、行其鐵血主義、以雄飛於天演之舞臺、以歐美新舊之政治、其例千、其證萬、要皆含武力無爭存之主要、故質言之、實無一而非武化之國、中國素以文之著聞於東亞者也、嘗試攷覈千年之滄桑歷史、世變愈大、則愈爲獰猛蠻悍之外族所窘屈、周之獫狁、秦漢之匈奴、晉之五胡、李唐之吐蕃回紇、五季之契丹、宋之遼金蒙古、明之乜先滿洲、近百年間、則白人更挾其神奇之戰器、百鍊之精卒、以均勢爲政策、蹂躪神州、而我則仍守寬柔之教、揖讓謙恭、穩健儒雅、酷嗜消極之和平、欲以樽俎爲折衝、是猶與虎幷坐周旋、虎安得而不躁急反噬、與盜共枕鼾睡、盜安得而不中夜拔劍、甯非自殺、精武會者、則實行武化以強種救國者也、其教科之設施、曰拳技、曰弓劍、曰鎗靶、曰兵操、曰野戰、曰畋獵、以及游藝部之蹴蹴競走溜冰淩空諸戲、悉所以促進強毅軍國民之資格、以應付潮流、其分會、曰紹興、曰南潯、曰松江、曰香港、曰漢口、曰廣州、曰南洋、相繼進行、漸次普及於大地、使萎弱老病、萬籟沉寂之中國、同一開風孵化、振起其武健之國魂、美人之歌曰、『大膽大膽兮、宜隨處而大膽兮、勿爲過分之大膽兮、然過則賢於不及、多則優於少兮、』精武本體育之質驗、行其武化、更將一變民族從前疲軟恇怯之頹風、爲國盾衞、自負其責任、若泛泛以尋常體育會例之、猶皮相也、昔者斯巴達厲行軍人教育、

畢國不過數萬人、乃能內制數十萬之異族、外挫十餘萬之波軍、稱霸西方、矧我泱泱大邦、其人民百倍於斯巴達、使果同受武化、豈僅救國而已、即雄視八荒、鞭笞宙合而有餘、吾於精武之十週紀念、馨香頂禮祝之、

●武化論下（同上）

羅伯夔

昔希臘、有供養正之神者、左手持衡、右手握劍、衡者、權衡於理也、劍所以護衡以伸其理也、有衡則理直、有劍則氣壯、固非鹵莽滅裂、匹夫之勇、所可假託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軻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精武之武化、固具千萬人吾往之概、配合道義、自反而縮焉者也、余讀精武本紀陳鐵生『大精武主義』概論、有謂、『本會宗旨以技擊爲根本、以武德爲皈依、』又謂、『從前拳師之積習、在所厲禁、無謂之政譚、一概屏絕、造成學養兼深、武德純粹之平民、』偉矣哉、精武武化之性質、顛撲不破、已括於此數語中矣、故夫聚徒講藝、桀驁不馴、吐火吞刀、夜郎自大、相與上指天、下畫地、囂然奮鬥以爲雄者、不可以言武化、故夫南派北派、角立分馳、踵武少林、步塵洪蔡、師門衣鉢、傳之其人、僅以技術名家、自而隘其規模者、不可以言武化、故夫游俠犯禁、感激私恩、聶政捐軀、市人流涕、荊卿奮劍、易水悲歌、非不義薄雲天、光爭日月、然祇報効於一人一事、而無補於時勢者、不可以言武化、故夫謨罕默特、以敢死爲勇、劍光之下、乃有樂土、生命如寄、輕於鴻毛、剽悍凶鷙、以無道行其教育者、不可以言武化、武化者、具世界之眼光、重精神不重剛暴、貴實用不貴虛名、其願力之宏大、唯一之目的、在爐鑄大群、挽回末運、個人得之以立身、國家倚之爲元氣、吾聞英人沉毅遠謀、德人崇實堅志、法人銳進有爲、俄人強固質直、美人活潑尚義、彼其國性、雖互有異同、然悉產生於武化之中、以成其立國之要素、西哲、『蘇懷爾特』氏之言曰、『天地之本原者、愛耐盧尼、（力之總名、）而已、物者、愛耐

盧尼發宣之表象也、』故無愛耐盧尼、則無物、卽諸天之恆星行星、皆失其吸攝力、立解散而歸於消滅、精武者、保有此愛耐盧尼者也、直養無害、萬刦可復、神州淪胥、救沉起陸、我武孔揚、爲衆生福、於爍乎富哉、精武萬歲、

◉新武化（同上）

盧煒昌

邇者新文化運動之聲浪、喧聒耳鼓、婦孺皆知、此誠吾國教育作動之先機、將有以蔚成二十一世紀之美滿教化也、但三育不偏廢、當精神體魄將破產之際、國人曾亦思挽維此若存若亡之體育、而從事於新武化之運動乎、吾思之、吾重思之、武閥禍國、已如是其酷且烈、余又從而提倡武化、是不啻徧召國人予以唾駡也、第審理未明、見解自異、天地運化之機、有去腐生新之妙用、每爲人覺察者、此武之所以招厭而化之弗容或已也、至若或綰軍符或列行伍之輩、雖氣焰熏天、暴行昭著、試問彼除縱情聲色沉迷慾外、有力足以縛雞否、有氣足以懾強鄰否、嗚呼、彼徒擁武閥之名、實僞武而不化者也、又若提倡某國式某國式體操之輩、蓋形式純乎尚武矣、然終歲奔馳、爲人作嫁、卒且貽異族以忘本之機、況彼叢甫雖團體、則生氣黯然、是徒擁尚武之名、實泥武而不化者又若江湖賣技炫異誇奇之輩、動輒筋奮脈張、私鬬是尚、充其能力、僅足以號召三五無意識輩、互相標榜、以便其私圖已耳、是雖略帶武字色彩、實習武而不化者也、他若競技是尚、驅無數訓練無根底之徒、從事於最劇烈之競爭、幸而勝、則色然喜、反是則悻然爭、事之有當於體育與否、不問也、究其結果、無非造成少數善怒善病之夫、轉貽一般謹愿者之口實而已、此半開化之武、殊無研究價值、亦則任其自行消長耳、綜此數端、吾國之患、不在尚武、特患尚武而不化、第余之所謂化者、非改頭換面之謂、必也從根本改革、一切體育計劃、無論何項體操、均取其有當於體育、宜於團體或個人運動、畢生行之而無絲毫窒碍者、斯精神體魄、有所淬礪、有所寄託、而萬事賴之以成、否則枝

技節節、非但謬成不化之武、轉失武化之眞、抑恐空言文化之神、卒成不化之國、則非記者所忍言矣、

●說劍（同上）

陳鐵生

舶來品之體操術、有器械徒手之分、然其術苦於偏用一肢、正如市醫之頭痛治頭、脚痛治脚、雖能救一時之急、究非根本解決之道、吾國武術、則四肢百骸協同動作、且能使氣血同長、此其所以神也、或疑拳術固可貴、然刀槍劍戟、鄰於無謂、不知武術之有刀槍劍戟、亦如舶來品之有槓子啞鈴耳、況刀槍劍戟、尤有自衛制敵之功用哉、明乎此則刀槍劍戟蓋有研究之價値矣、武器以劍爲首、吾請說劍、

劍爲蚩尤五兵之一、武備志所載、柄頗長、以雙手執之、近世多用單手、較覺靈便、大抵劍爲短兵、以用單手爲宜、

武器之中、劍術最難、蓋刀祇一面鋒鋩、劍則兩面皆刃、苟非功夫純熟、不特無以制人、行且因以自殺、抑用刀者可砍可擋、用劍祇能格洗擊刺、一犯攔擋、便是大病、趙師連和、謂學劍於趙芝蓮先生者十年、只學得一個洗字、且述趙芝蓮先生之言曰、功夫不到、勿輕用劍云云、吾精武會員數千人、研究十餘載、而擅劍術者亦祇姚蟾伯等十餘人、其難可知、

劍長數尺、用途多在近劍尖之數寸間、

劍有兩刃、不若用刀之必須轉鋒、亦惟有此兩刃、則須知兩刃不偏廢、世俗之自稱劍術家、每以單刀法施之、只用單刃、此門外漢也、

劍主翔動、故欲研究劍術、須從拳術入手、拳術不精、則身手眼步法、五者不能一貫、雖予以龍泉太阿、亦如手一頑鐵耳、

劍術以練習足段爲最要、足段靈敏、則制人而不至見制於人、敵械未嘗及我、舉足已去敵數尺、既已避去敵械、迅步即及敵前、此所謂翻動也、術語有云、無堅不破、惟快不破、足段能得一快字、用劍之道、思過半矣、

劍鋒所指、眼光隨之、不容他瞬、敵械欲動、其兩膊必先動、此練眼者所當知也、

手法靈鈍、全在腕間、蓋劍術多用花、手腕不靈、即是受制之道、

與敵對抗、吾身即爲敵靶、以身正向敵人、靶濶尺許、偏身向敵、靶只數寸、其利害爲何如也、然使敵爲能手、亦必轉步而刺吾正胸、吾苟身段純熟、則一側身便能卸去、此身段之大概也、

劍法最繁、大別之爲格洗擊刺、子目太夥、不及備舉、總之身手眼步法、五者一以貫之、斯稱擅劍、且武術爲專門學、一舉手一舉足、皆有精深之理數存焉、惜彼赳赳武夫、縱得劍術而莫名其妙耳、近來武術重光、講求日衆、劍術其或有博大昌明之一日乎、

●論槍（同上）　陳鐵生

短兵以劍爲主、長兵以槍爲帥、武備志有言學槍十年、才懂得一個圈、蓋槍之妙用、全在以柔制剛、綿裹金針、此槍所以爲長兵之帥也、

槍法之使用於馬上者、今已不可多得、惟步槍法、猶有多數法門、足供吾人玩味、八母十三槍、爲步槍之根本大法、然能懂得此八母十三槍者、已如碩果晨星、蓋能手不輕傳人、即得師傳、亦非下十年苦功、無從得其奧妙、此槍法之所以幾於失傳也、

執槍之兩手、必須活潑、忽伸忽縮、倏長倏短、一犯呆板、便是死着、

有雙頭槍、有單槍、單槍之法門更深、

用槍須要腰力、方着勁、槍法中有裏撥外拿之一技、最能練習腰力、

五虎槍譜有撩陰進步轉圜打之一技、趙振羣師謂熟習此一技、便破却無數名家槍法、

昔人練槍、多以香火置於棹上而劄之、必使每槍皆中、然後敢與人較量、術語謂刀砍一大片、槍劄一條線、蓋以槍之爲用、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也、

用槍須知兩刃之方向、大抵兩刃宜向上下、因能手用槍、時用挑法啄法、挑法是挑敵人之手腕、啄法是啄敵人之顱頂、用槍使兩刃作上下向者、其故以此、

槍法須有短手、否則敵人以短兵直入、跬步之內、必爲敵制、

楊家槍有單手用槍法、以攻勢言、則單手能撒直致遠、以避攻言、則單手所以託承敵械、而且有時前手爲單刀所乘、彼以單刀直劖而入、我可放去前手、提高槍把以抵擋之也、

手執一槍、無論何種器械、皆可抵擋、惟在善用之而已、槍之刃之把、可以制人、可以抵抗敵械、槍桿之中段、亦能爲左右上下抵抗之需、若轉把用短手、則直如一小匕首矣、

轉把短手之法、預備爲短兵所乘時、迴救之用也、轉把之後、可向前短刺、亦可向後短刺、若變頭槍、則一伸縮槍桿、已可使用短手、尤爲利便、槍有打花、打花是脫身之法門、惟打花必須以槍貼身、否則授敵以隙、執槍或用陰陽手、或用陰手、兩虎口皆向前爲陰陽手、兩虎口相對者爲陰手、

術語云、短見長、不用忙、長見短、不可緩、蓋用短兵者、可俟敵之長兵已至、我乃乘勢而入、使彼長兵之半截、在吾身外、不及回救、而制其死命、故用長兵者、當以先下手爲強、

槍法有懷中抱月之一技、是攻守同施之妙法、譬如我以槍直刺敵人、而前半段槍爲敵人吃住、斯時敵人既吃住吾槍、當即乘勢進攻、懂得懷中抱月法、即可以槍之中段格之、並以槍刃啄其顱、

用槍多用半圈、鋪槍是轉半圈而鋪下、裏撥外拿亦是半圈、

能手用槍、無論一劄一鋪、槍之前半段、必震蕩不已、盡力之所注、必有見象也、

●體育萬能（同上）

盧煒昌

偶閱美國體育雜誌、見保護天賦之精神一則、謂人之精神、活潑潑地、愈鍛鍊而愈奮發、其有萎靡不振者、皆死之朕兆也、人不能欻然而死、苟非卒遭意外、其死也必以漸、舉凡所謂衰弱也、疾病也、皆身體一部分已死之徵也、古人有謂食少事繁、莫能持久、食少且屬死兆、况衰弱而疾病乎、然則欲保持身體各部份之健全、非常鍛鍊其精神不可、此體育所以萬能、即造物都歸控制也、吾國學者不察、懷材賫志者纍纍焉、即留學異邦、自謂楚材方克晉用者、亦不免逐部份由漸而死、覆轍相尋、罔有悔悟、不幾令我不出國門一步之村夫所竊笑耶、抑有進者、體育運化之機、尤有令人咋舌者、在吾人鍛鍊體魄有素、本無致病之理由、第環境腐濁之氣交逼、與夫人事酬應之悖乎生理、體魄精神、每每交受其累、在他人處此、殆浸浸乎近逼死機矣、體育家則不然、其氣質運化之機、迎合天然作用之妙、體質之受積滯者、均能盪滌而廓清之、或受傳染而致疾者、更能抵抗而袪除之、舉凡一切生理上所受不快之感覺、無不一一預行宣示於腦海、使吾人得早爲之備、人而到此境地、其精神之愉快可知、余書至此、不禁額手高呼曰、體育萬能、體育萬能、

盧煒昌有鄉下人之稱、其爲人也、言必信、行必果、非鄉下人、而能若是乎、吾向謂欲爲英雄豪傑、必帶三分獃氣、若然八面圓通、非常漂亮、那就是生成一副做官的賤骨頭、（鐵生識）

返老還童▲余每問人何以不體操、所得答詞、非謂太忙、即謂太老、太忙之問題、經美總統羅斯福解釋（謂彼有一日未進膳、從未一日不體操）后、已證明其爲一種遁詞、然太老之問題、以無機會討論、至今尙懸而未决、茲翻閱字林報、載有著名遠東藥物學專家鉛第理氏宣言、謂人每現老態、因其安心如此、一任時日之顚倒其境地、彼自謂年近七旬、每晨四時半即起而體操、以新式跳舞、不足盡鍛鍊體魄之能事、每採用舊式跳舞、數十年如一日、畢生克享健全之樂、現發宏願、組織一

老人體操班、召集一般年過五旬者、從事體操、俾克返老還童、庶斑白者不致坐而就木、得以盡人生之樂趣、吾知此舉若成、老人實老之遁詞、當然爲之揭破、吾國四萬萬人、始希望其與有四萬萬人之用、體育萬能、吾國終有達到之一日也、

體育既萬能矣、則請專言體育、第體育一道、千端萬緒、若如鐵生之注全神於拳術、人每病其太偏、然偏亦有其道、蓋審藝未澈、入藝未深、棄且不暇、何有於偏、然則鐵生其殆洞澈此中三昧乎、拳術變化、微妙入神、余研究十數年、不自菲薄、亦請先言此道、再及其他、此后鐵生分謗有人、當亦怡然自得曰、吾道不孤也、

拳術精奧、每蘊蓄於不知不覺之姿勢中、門外漢鮮有知其作用者、精武會歷年開運動會、所得各界批評不少、略舉一二、俾各界稍明斯道之蘊蓄、自不至過作隔幕之批評、而貽譏大雅也、

美國體育家某氏、謂拳術之憑空擊刺也、評曰與空氣作無爲之競爭、又曰、捨棄實用之動作、專事拍腿及撲地之無爲舉動、是說也、余兩存之、而加以詮釋、舉一反三、斯道同志、當可領會一切、而有以探討拳術之神髓矣、彼西人豈不明三角幾何學乎、手足之四週運用、豈裏撥外拿、上挑下劈之圓形三角式等形勢、移近他人肢體、而一無所接觸乎、誠如是也、則一切建築等工程、當可廢去測量繪圖、而憑虛便之構造完竣矣、世間會有是理否乎、至謂拍腿爲無爲、則世間一切規矩準繩、可棄而弗用矣、拳術用腿、分析最嚴、高低斜直、毫釐弗爽、其有拍腿也、亦恐出腿之高度稍差、未能恰到分際、故出手以示之標準耳、發鎗試箭、豈可無靶、吾知一經解釋、某氏當亦啞然自笑其評論之未當也、

學拳秘訣▲練拳最忌貪多、幾無人不知此弊、然不貪多、則反覆練習、最易令學者生厭惡心、焉能望彼成材、余對於教授法、舊派固嫌其呆滯而乏興趣、即新派亦嫌有苟且而無實用、近因當精武會

健兒團教職、於鼓勵團員從事實學中、思得一法、以增進其興趣、囑其對於手足之每一動作、均存發展筋肉之觀念、必俟其筋肉緊張至砉然有聲爲度、如是、既可促其發力之早臻定點、又可藉其動作之震動、以澈盪其血液之流行、無論單拳或對搏、出手舉足、均至極度爲止、毋許隱力於髆肘間、至滯其生機之暢發、果也此法一行、向之需兩年而成藝者、今覺於半年內促成之、舉從前肩聳胸陷、手彎足軟之弊、悉數而廓清之、學者咸稱便利焉、

練拳而乏氣勢、猶汽車之無汽油、而需人力推挽也、精武會學員、擅技藝而乏氣勢者甚夥、九仞功虧、殊爲可惜、茲不憚贅辭、加以論列、或冀其有涓涘之助、氣勢云者、即發力猛鷙、而倏爾收束之謂也、既云猛鷙、則非出手正確不爲功、猛鷙而有收束、則非氣力統一、步武隱健不爲功、何以證之、試觀練拳數年、每逢運動會上場、表演時若無絲毫氣力者、即氣勢二字、未曾詳細斟酌故也、研究氣勢之初步、每每身搖搖如懸旌、甚至傾躓隨之、學者苟能於此時、勉用其趾踵之力以支拄之、閱時稍久、自能支配其身體傾斜之平均力量、益以趾踵之互助、斯有沉雄猛鷙之氣勢矣、

拳術之眼光●十數年來、余見各派拳術家之登場練藝者極夥、緣是養成一副觀察技藝眼光、回憶前年、徇友人之請、到常熟當各學校聯合運動會拳術評判員、各學子之演技、派別既繁、好勝之心尤摯、爲之評判者、一言未當、則鼓噪之聲聒耳、幸余之眼光、到底不弱、所評均中肯要、優勝者固歡騰鼓舞、而劣敗者亦祇相向對泣、（據校中體操教員言、非杜撰也、）非如曩者之評判員、爲學生操杖逐去也、第余所窺察他人者、純用眼光、而他人之表示於余者、亦純係眼光作用、是則練拳者當必同時留意眼光、毋令兩睛銳利之精神、常向地下注射也、余執行教務時、常引學者之眼光離地而前注、再進一步、引其肢體運行、終則導其防禦襲擊、而眼光之能事畢矣、否則上場演技時、見夫萬目睽睽、鮮有不精神收縮手足失措者、

人之兩睛、最足以表示技藝之精神、登場演技者、視線祇集於個人一身、則其造詣之深淺、可得而判決、更有眼光呆滯、未能跟肢體運行者、則雖具有天生好身手、亦如蘊櫝之美珠、絲毫莫展其長也、余歷觀精武會員演技、在尋常練習時期、身手頗有可觀、若登當衆之場、進退頓形艱澀、此無他、個人眼光、不敵衆人眼光故也、故練拳雖重身手、而練眼尤爲重要、使精神有所附麗、常見注意此道之會員、技藝只平平、上場時較練習時期、精神增加、不止十倍、蓋其兩睛之銳利、足以收攝萬衆之眼光而有餘、表演時無一姿勢、而不附有精采、神到意到、氣力運行、恰到分際、非但己身覺其愉快非常、即觀者之鼓舞歡呼、有不期然而然者、然非練習功夫有獨到處、亦莫可一蹴而幾也、

眼光之爲用、豈僅關係於拳術、現時電車及汽車輪下之橫死者、皆與眼光有密切之關係、吾人不察、遇事輒與人忤、不知向己身追求、人秉天賦、本有萬能、盡其機能、則一份死亡疾病、尙可避免、甯有斂其目光、斷送生命於輪下、而謂無可挽維者、惟其然、則知拳術之福我有衆者極厚、即此區區眼光、已足挽危亡於不知不覺間也、第養成銳利之目光、不僅在於練習時之注意、其強半功夫、在養成身體各部份之健全、生機暢發、睛自炯然、此萬能二字、所以緊靠在體育之下也、

手法▲拳術最重眼光、已詳上文、然術語所謂手眼身步法、缺一不可、吾請再言手法、拳術之運用手法、江湖派每以強勁欺人、此斷不足以盡拳術之能事、試以物理學證之、百練鋼化爲繞指柔、百鍊而后成柔、則其柔勁之寶貴可想、拳術何莫不然、回憶霍元甲先生在世時、余嘗戲揉其臂膊、覺其輕軟如海綿、訝之、后詢知爲百鍊之氣功作用、苟其意興所到、氣之聽命、有如傳電、除頭面而外、渾身無一部份不倏然變硬、且可於倉卒間、併全體力氣於一指、手法而至此地步、始足以表示拳術之萬能、餘如磨掌成鐵、鍊臂成鋼、劈頭砍腹之小乘功夫、當時霍先生已再三告誡、囑勿自殘

肢體、轉資名帝利用、致生拳術前途莫大之障礙、余蘦當時、莫明其妙、現略明手法作用、見其奧妙不在乎剛勁之襲擊、全視乎柔勁之迅捷、所接觸於對家之要點、只用三分氣力、便可了却一切、然恐遇恃蠻賣力輩、不足以制之、遂有純柔之手法、舍實蹈虛、無堅不摧、學者至此、始表滿意焉、

手法之重純剛者、莫如珠江、形意、八卦三派、每一挑劈撥紮等動作、無不併全身氣力出之、其博人贊賞者以此、其作繭自縛者亦莫不以此、余嘗戲與對搏、以兩手輕向前後左右撩之、彼初時尚可筋憤脈張、奮全力以盡其鈎攔挑格之能事、迨至十數分鐘後、則氣喘呼呼、渾身懈弛、聽人捉摸矣、精武會自聘黑龍江省籍師範學校教員陳子正擔任教授後、手法由剛而略偏於柔、再聘螳螂派之羅光玉任教授、則由柔勁而兼乎矯捷、至若長江派之陳維賢實併長短拳而混化之、各派手法、人多謂其大同小異、余敢武斷、謂其無絲毫異、譬諸臨池、體裁雖異、其鈎撇畫點之用意、無一不如其所定方向下筆、斷無有易鈎爲點而能成字者、拳術手法亦然、其運用不離乎上中下三段之前後左右攻守而已、有以蘊蓄之法出之、有以顯明之法出之、亦本臨池藏鋒露角之遺意、至姿勢之微有不同、殆因各人身手之區別、亦即碑帖體裁之區別耳、此僅言其大致、詳而明之、當可證明其確無異同之判別、

尋常簡單之手法、驟觀之似覺其動作不同、然問其所欲達之點、則固懸同一之目標也、例如同一以拳取敵胸、一則步不動出手不用盡勁、一則以退爲進、用勁至於極端、用法雖殊、用意則一也、再如穿掌之以指刺人目、有以直掌到定點而停頓者、然有嫌出掌蹺足、易授人以可乘之隙者、每至定點時、趁其一震之勢、則導其掌向上而迴環、以衛其身、使非同道者觀之、鮮有知其迴環中而蘊有定點、此定點即同一意向之手法也、更有似非而是之手法、如潭腿第二路之第一動作、固明明見其

引手曲肘歸右脅也、而孰知其爲卸對家中以下襲擊之手法、此非如尋常所用之下撥手法、人人可得而見也、且其割卸之法、更較下撥爲優、對家之拳碰之、嘗飛越數尺以外、甚至身體步武、亦爲之牽動焉、此意同法異術之手法、又其一也、

拳術手法用意之無區別、已毫無疑義、唯尙有以用勁之法懸殊、來相問難者、意謂形意派之出手、不主張伸直、若伸直則無餘勁可言、潭腿派則謂手非伸直、則氣分不能走至極端、且非藉伸直之勢以震撼其筋骨、則無以促各部份肌肉之發展、余對於此兩派、均有研究、形意派出手、專取剛勁、已於上文言之、其手法用勁、常利用肩膊之下陷、如拉弓之手法然、蓋肩膊下陷、則手臂與身體成對角形、而不易屈曲、

且氣力由腋下直透前端、得假身體之力、以催助其剛勁、故出手似不伸直、然拳到處則發力、否則儲蘊蓄而不露、與潭腿派、適成一反比例、而襲擊之用意、則無不同、第潭腿派亦有時而利用蘊蓄之法、如上詳之用穿掌、若根究其複雜變化之機、則手法愈懸殊、而用意愈符合、捭闔橫縱、迂迴曲折、無不殊途會合、循軌而趨、得間當條分縷晰、盡闡其微旨、以與我同志、再作審切之商榷也、

拳本最無用之物、但有術以濟之、始足以成不可思議之手法、上文所詳鉤擱挑格、手法之初基也、即用勁之有虛實、亦各利用其身手、藉以掩護其短、而施展其長耳、都無關乎變化奧旨也、近人練習拳術、不問其眞理所在、只於簡單攻守之法是尙、其尤下者、則咸詡其本身蠻力、以爲標榜之資、即一指之出、亦謂有數百斤、非但矯飾可哂、并足以阻碍初學者向藝之心、

殊不知行拳恃力而不審其運化之方、猶汽車直衝而莫明其駕馭之法也、力既可貴、則何重夫手法、上文所謂僅足以資名家之利用、非虛語也、蓋拳術無論何派、均有假借一法、例如對家襲擊、從末

見踏洪門（術語謂正步而入爲踏洪門、）而抵禦者、必也導其力從旁而牽引之、或舍實蹈虛、避其勢而反擊之、此種手法、分勝負於俄頃、較快捷於一瞥、閃損騰挪、相差不累一粟、敵人之力愈猛其受傷愈重、迥非尋常手法所得而頡頏、常以之戲與一般自詡落地生根者（此輩自誇踏步如落地生根、不易爲人推倒）角、彼尚不自知己身如何倒法、亦可見手法之貴乎神速矣、

手法貴神速、然尤貴正確、每一發手、須定點不差毫釐、用時始無慌亂之弊、若與對家角、無論彼手法如何撩亂、只須力護吾身體、各要害處、得間即上、只博勝算於一擊、切毋眩於撩亂之手法、上下掩護、致弛要害之防、轉爲對家所算也、余於精武開十週會時、曾與某君試演新學之對手短打拳、中有後蹈腿、倒須手向后撥、藉成蹬腿之反拗勢、方其未演時、某君曾再三囑咐余、出手須略輕、免傷及胃腕、余雖諾之、然臨場氣勝、已不自知其力之輕重、乃某君究怯於此着之危險、預用手防衛、致結果大指受傷、至今尚未回復其長短之原度、於此知手法快捷而正確、雖預有防禦、亦難避免、況施諸於毫無預算之輩耶、然此就簡單之法而言、若追求深奧、必也每手皆含變化之機、如弈棋然、每一着必顧三要點、始有勝算可操、一拳之出也、旣寓攻守之法、尤須預儲退卸之機、方不致力至盡頭、深陷絕境、知己知彼之法、豈但宜於兵機、即拳術亦當圭臬也、

拳術手法雖多、余區別之爲數種、（一）自習之手法、余每擇平素酷嗜之手法幾種、隨時演習、並不計較其適用與否、只以其占地之段大小以爲衡、故無論何時何地、得間便可演習數分鐘、前月同德醫學專門學校、聘精武教員、擔任拳術教授、初次余挈教員蒞校、時在早晨六時、適值大風雪、該校員生尚未起床、余在應接室演習拳術至三十分鐘之久、斯時校役瑟縮而前、余則汗流浹背、執此類推、窮年累日、余輩覺體魄勝人一籌者、未始非此着使之然也、

（一）對搏之手法、人謂須曉十八般武藝、並長足數百斤氣力、始可與言對搏、余也不然、只擇宜

於身手之尋常手法數種、所夕研求、先定其正確之出發、再審其變化之總落、務求其眼與手合、體與步合、氣與力合、萃渾身精力於統一動作中、以謀最後之一擊、練械亦然、無論刀槍棍棒、只擇其握要之兩點、加功苦練、餘則敷衍過去而已、第余所謂敷衍、非漠視之謂、亦謂每日勤習時、不如要點之刻苦、擿棍出火、致焦灼其虎口之皮膚、並練刀槍、致厚結其虎口之瘢痂耳、

對搏之手法、未練制勝之先、須考求抵禦之法、無論用拳用掌或用指、均須緊張其臂膊之筋肉、毋使鬆懈、尤須常與他人對搏、藉彼此臂膊震撼之力、以磨礪其筋骨、此術語所謂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但初練時覺肢體酸痛、皮膚微紅、或起紅點、手腕微顫、若持之以恆、罔或少懈、不數月間、所謂酸痛膚紅腕顫諸弊盡去、而臂膊之堅硬、有如鑽鐵矣、

余見有練對搏、而用鐵木等硬物相撼者、是自尋苦惱、殊非足以爲訓也、初學拳術、肢體之肌肉未發展、皮膚筋絡、無物掩護、而驟與堅硬之死物接觸、傷則以鐵醋或藥酒磨擦、酸腐之氣觸人欲嘔、遑論其肢體尚受痛苦也、對搏之法、尚分離身與近身、離身則用鈎攔挑格等手法、而着重處在步武之變換、得以常佔上風之形勢、近身則用（大小纏手）（剪手）（貼身靠）（托腮）（攀頷）及（盤肘）等手法、此法動輙重傷肢體、教授練習與試用、均須格外審愼、始無危險、尤須領會入微、方能致用、失之毫釐、則無效用可言也

發展肌肉之手法、人每見余常專練一種、孳孳不倦、多指余爲痴、又見余常舞大刀關斧等累贅器械、多目余爲腐、殊不知余手揮五弦、目送飛鴻、其意與蓋別有所寄託也、人之所以練習體操者、亦欲其體魄堅強、精力剛勁耳、若以交際的形式從事體操、男者雍容揖讓、女者靦靦覥覥、究不若蒙頭高臥、猶得修養些少精神、而省却許多無謂之敷衍也、

余夏日喜拍網球、偏用右手、致兩臂之筋肉發展未勻、余思有以調劑之、故恆費數十分鐘、專練習

左手手法、又見乎大刀關斧之偏重一端、而需大胸筋與後膊筋之力以盤旋之也、則酷嗜此種古式器械、尤勝於別種之時髦體操器械、（余意人識我為腐、即指器械之新舊而言、故釋之如此、）其所懸之唯一目標、即冀發展前胸後膊之粗大筋肉而已、人方羨余體質之強、而又訝其鍛鍊之專、是不啻惧余餓而斬余食也、烏乎可、

上文詳發展肌肉之手法、現在已普及精武各會員、從前會員到會練習者、或時作時輟、或淺嘗輒止、都未能得着好處、殆因練習時毫無發展肌肉的觀念、祇貪多練三兩套以炫人、一遇別派加以批評、即不憚屈己從人、盡棄前功而改習別派技藝、或略受反對體育者之非議、即意沮心灰、比均未明眞理所在之故也、

吾人若未練之先、即抱定發展肌肉作用的宗旨、每一出手、即覺肌肉隨意伸縮、且力到定點、各部分肌肉、均受四肢震撼之力、而促血液循環之運行、初練時、覺渾身毛管作癢、有如蚊嘬、繼覺氣達四肢、而汗液遽發矣、斯時若再進一步之鍛鍊、氣微喘而肺部擴張、力運行而肌肉發展、西人謂吾國人十病九癆、欲祛此弊、非此鍛鍊不為功、世固不乏遍設肺癆病院之慈善家、而不知精武會、實為排除肺癆之急先鋒也、不甯惟是、舉凡人生種種疾病、均可排除而廓清之、每逢疾病將成時、必覺肌肉之動作、迴異乎尋常、或伸縮不甚裕如、或少動即覺酸楚、或坐臥亦自行跳躍、有此預示、吾人便可防患於未然、而不許二豎之從容侵入也、更有出人意外者、吾人勤加鍛鍊、肌肉發展而後、非但盡去其蠻亢之氣、且可涵養其種種德性、余初凝迷信拳術過深、致成一種特性、今反復詳思復藉以精武會各同志心靈之改造、始抉出此種顛撲不破之眞理、

蓋凡人每長於此而缺於彼、無非因體質之肌肉發達不完全、致發生堅忍力不免有畸輕畸重之弊、而求全責備者、又不從根本之缺陷設法以救濟之、致體質不良者、嘆眯過甚、無以掩護其所短、卒乃

暴棄其所長、而社會之萬惡成矣、回憶去年春間、因參與廣州精武」一週紀念會、有同志某君、詢及人之生理作用、謂彼女公子立志提倡教育、故堅持獨身主義、第疾病侵尋、纏綿不已、醫生均勸彼徇生理之要求、捨去獨身主義、某君意動、奈彼女公子堅執不從、余即以鍛鍊肌肉之策進、扶偏救弊、病乃霍然、今廣州如火如荼之精武女子體育會氣象、莫非憑此片言爲之導火綫也、

吾聞范源濂氏前在美洲來電、謂美人從事科學、每以體育補人事之缺陷、乃擴優良之效果、致吾友某君發出『吾不信白面書生能救國』之言、此無非肌肉的作用而已、余每見人動怒、或有不規則擧動時、輒謂之曰、足下殆欠缺幾條肌肉耳、盍從事體育乎、人每笑余戇、余誠戇矣、國事蜩螗、社會頹敗、國人互相推諉、亦已有年、肌肉不發展、其如國步維艱何、余回思十數年來、體質之影響心靈、有如桴鼓、嘗自覺如脫去一層俗殼、雖溷跡塵俗中、較諸逃禪荒外、避世鳴高、與國事無絲毫關係者、尤覺心安理得萬倍也、知我罪我、請質諸二十一世紀之未來人、

●體育萬能（同上）

陳鐵生

勞工神聖與體育萬能▲凡屬人類斷不容坐以待食、作一個蛀米大蟲、非工勿吃、此人間世之玉律金科也、然吾國今日之提倡勞工神聖者、放言高論、喊破喉嚨、迹其行爲、與勞工神聖多絕對相反、則何以故、大抵思想有餘、而魄力不足以濟之也

歐美人士、在今日固不能各個盡臻美善、然坐而言者、即便起而行、無論成敗、終不肯示人以言行不符之弱點、豈彼之聰明智慧、果異於吾人乎、無亦體格充實、足以撑拄之耳、軀體者精神之母也、體格康健、精神自王、以有此百折不回之毅力、吾人不欲出而任事則已、出而任事、非先改做其荏弱之體格不可、陳公哲有印章曰體育萬能、誠哉其萬能也、吾篡取之、以顏此作之總綱領、

運動之八要點▲欲評體育、在乎運動、雖然、運動之術夥矣、不得其道、正如時諺所云、徒吃力、

不討好、蓋體育縱曰萬能、而擇術必當審愼、八云亦云、未見其可也、

運動術有八要點▲（一）須可以作單人運動、亦可以作羣衆運動、（二）須氣血同長、不偏於一肢、（三）須不用過分之力量、以妨害生理、（四）須增人興味、不使人生厭、（五）須有自衛之功用、（六）須老幼男女可同習、（七）無論何時何地、皆可運動、（八）凡器械運動、其器械須隨地可得、八者闕一、必非良運動法、

科學之利用▲八要點完全無闕者吾國技擊術是也、技擊術美善若此、吾國早當於體育上、收至大之良效果、而見象適得反者、則以拳師之隱祕、故多半失傳、科學未明、故於技擊術之神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竟令至良之法、不絕如縷、良可浩嘆、吾人生當斯世、因能利用科學、發展幽光、揭明奧理、斯誠吾國之幸、抑亦世界之幸也、

精武體育會以十年之經驗、用科學的證明、知技擊爲運動術之無上法門、體育界之根本大法、詳明確切、已無疑意、然而精武志願、以普及全國普及世界爲主旨、不佞此作、即一本精武之志願、將以得諸社會者、還諸社會也、

拳術▲技擊以拳術爲根本、拳術宗派最多、大別之爲長拳短拳、

長拳用柔、非下十年苦功、難使柔中出勁、然近世拳術、乃竟多屬長拳、短拳用剛、然用剛須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方爲上乘、若勉用蠻力、不能稱爲短拳也、短拳家數、今已寥寥無幾、

無論長拳短拳、能得其奧妙處皆佳、然吾輩固以拳術爲運動之具、爲改造體格之具、與古代拳師有異、顧須認定宗旨、從科學上時間上着意、擇術須以最合於學理、而在最短時間、能收大效者爲上乘、短拳手足伸放、易使胸肺擴張、其善一、短拳、比較上、略爲易於用出氣力、旣易於用出氣力、則收效自速、其善二、

短拳有此優點、故拳術入手法門、必以短拳爲宜、

入手法門、尤以手足同練爲必要、

有先教人站樁而兩手不動者、意爲先使足段堅固、再事練手未遲、以此因緣、臆造落地生根之囈語、夫兩足落地、究能生根與否、姑不具論、然使學者呆站不動、最能令人生厭、名家家數、詎當若此、

站樁而兩手不動、是偏於一肢、偏於一肢、則氣血不能貫通、於生理上尤爲有碍、大抵練足之法、祇須足之踢出得勁而有準繩、不必拘泥落地生根之無稽讕語、且以練足而論、固無落地生根之必要、術語有云、無堅不破、惟快不破、汝足縱能落地生根、名家固有根本推翻之妙術、試觀力學中、重、支、力、三點之理、則此無稽之言、不攻自破、

精武體育會之技擊術、以潭腿爲基礎、潭腿爲短拳中之精華、手足同練、法門完備、足當精武會之半部技擊字典、個中健者、多有用十年苦功、致力於潭腿者、蓋深知此中之三昧也、夫論技擊術之變化、縱竭畢生之精力、莫能窮盡、而論技擊之基礎、則只此一手一足之烈、根本既固、枝葉自榮、精武會教人、先以潭腿、即此意也、

初入門者、每苦於拳路之往來飄忽、不易省記、潭腿路線、祇有一往一來、故學者易於記憶、

拳術多苦於封閉過嚴、手足不能伸張、氣血不能增長、惟潭腿則大開門戶、用能引導潛力、增長氣血、(或疑潭腿之手足伸張爲予敵以隙、此義冗長、容論至解釋用法時詳言之、)

初學拳者、兩手猶易出力、兩足難於得勁、故練足之法尤當注意、請先言潭腿之練足法、

潭腿練足法、有寸腿、(高不盈尺、故曰寸腿、)撩陰腿、(法取前陰故稱、)穿心腿、(又名撞腿、以腿取敵前心、故曰穿心腿、)連環腿、(又名雙飛)仆腿、前踹腿、後踹腿、

仆腿前踹腿兩種、爲步法、大抵用腿之效力最鉅、而最適用者、爲寸腿撩陰腿之兩種、趙連和師言、凡用腿高過於撩陰者、含有危險性質、倘一踢而不能制敵死命、反易爲敵所制、

用腿之法最多、除上述外、尙有旋風腿、（北人常稱曰旋風脚）托塔腿、兜頷腿、摘鈴腿、尅氣腿、腿撥臉等、指不勝屈、惟技擊術入門之先、必敎人以易學易明、效力最大者、練腿而呆站不動者固非、驟然教人以難學者尤非、潭腿之法門、殆幾經名家之研究、幾經實驗、乃定此數種腿法、旋風腿須用抽身之力、以體育言、斷不可少此種抽身法、而潭腿無旋風腿、以其初入手頗難也、

精武會規定入門之十種技擊術、第三種爲節拳、（又稱捷拳）即有旋風腿法、蓋旣有潭腿以爲之基礎、基礎旣定、即應講求抽身之法、使全身氣脈開張手足輕捷也、尅氣腿、亦低腿中之最適用者、然尅氣用橫撬力、用力較難、故亦置於第二步、節拳中即有尅氣腿法、

寸腿撩陰腿、足趾須斂抑而向下、穿心腿用踵、故趾須上翹、

練習與實用有異、實用時、一踢即收回、否則爲敵所乘、練習時、則收回須略慢、蓋一足踢出、則一足孤立、踢出之足、收回略慢、孤立之足、須多用一點力、以支持全身之重點、如此、不特可以練足、且可以練習身段、使獨足站立時、身段不至左右動搖、

寸腿撩陰腿、須用大腿之力踢出、方得勁、

穿心腿用踵以撞敵之胸部、故全腿須橫平、而足趾上翹、然後能使足踵突出而撞敵胸、惟穿心亦屬高腿、不宜輕用、潭腿之取法者、使人練習足段能高踢耳、

足之必須練習高踢者、有兩原因、一因凡遇兵器對仗、或空手入白刃時、用高踢法以踢去敵人兵器、二因使大腿之骨骼活動、吾人之足、有三樞紐、最下者爲踝、中爲膝、上爲大腿與骨盤間之杵臼、

步法有仆腿、所以練習踝部、使其活動、步法之弓箭式騎馬式等、所以練習膝部、使其靈使、最難者、厥為大腿與骨盤間之樞紐、人之兩腿、有硬腿、軟腿之分、此關天賦、精武會老會員、如盧煒昌者、即硬腿會會長也、惟彼有堅忍性、十年如一日、願雖以天生硬腿之缺憾、而與彼較藝者、甯受彼十拳、不願當其一踢、可知人力終能戰勝天行、亦視其人之能下死工夫否耳、

精武會員之硬腿會員、嘗以長索繫於活落鐵環中、而吊腿者、由低而高、假以時日、便與天生軟腿無異、吾憶從前黑獄中之私刑、有曰逍遙床者、即類夫此、但彼以強迫手段、故令人痛苦、而此則出以和緩、由分而寸而尺、無大痛苦耳、或言此於體育上有障碍、不知此非必要之功課、第彼具堅忍心者、不肯為天賦所限、有志者任自為耳、

連環腿亦須用抽身力、然不甚難、潭腿之所以用此者、是教人用抽身之力、亦即輕身法之初步也、旋風腿之所以難者、因既須抽身、又須懸空旋轉、而連環腿、只是抽身懸空、不須旋轉、故較易學步、吾見精武會員、初時每以連環腿為難、因作簡便語告之曰、汝既識得潭腿十二路之十字腿、則先踢一個十字腿、踢起時、此足不要落地、乘勢再將其他之足、用力向前踢起、即得之、（十字腿即撩陰腿、因手足並用、故稱十字腿、）惟十字腿足趾下斂、而連環腿則足趾上翹、用踵力、

潭腿十一路有後蹚腿、是勾起敵人之足、使敵人足向前去、身向後傾、故稱後蹚、（用後蹚腿、吾之足趾當上翹、蓋蹚腿用足脛攻人、吾趾上翹、則脛骨旁之筋肉突起、接觸時不痛、）此腿使用法、須與手協同動作、蓋以吾手壓敵胸（壓胸法以用肘為宜）向後、以吾足勾敵足向前、斯時敵人之全身、其上半截為吾手所壓而倒後、其下半截為吾足所勾而翹前、重心搖動、自然倒地、精武會有兩人對手之短打拳合戰拳、用意與此同、為拳術中最精之技、稱曰貼身靠、（貼身靠、用掃足法與勾足法皆可、）潭腿第四路、亦有貼身靠法、惟須兩人接潭腿、方說得明瞭、更有掃膛腿、是用於

最下部者，鄙拳有之，

潭腿之練腿法，盡於此矣，惟步法亦練腿之一，故連類及之，

潭腿之步法，有弓箭式，（簡稱弓式）騎馬式，蹬式，（即鷄蹬步，）仆腿，倣步，前踹腿，祇是將前頭之足，向後斜一步，結果仍成其他之弓箭式，此屬於避敵問題，蓋名家用術，必同時取敵之上下兩方，來勢必猛，苟對手者亦爲名家，必不用硬來硬受之笨着，必先避其凶鋒，待其舊力已過，新力未生之俄頃而還取之，惟此俄頃之隙，殊不易乘，此拳術之所以必得一快字也，

潭腿雖云是入門之第一步，然能用心研究，即有許多變化，即如前踹腿之一技，（潭腿十一路），其上文（此根據拙著潭腿之一書的方向而言，此書現由中央精武印行，）是左足在前，作弓形而向東，右足在後，作箭形而向西，用左拳衝擊敵人，斯時敵人苟能避去吾拳，自必乘隙而施還擊，故我亦舉前足向北方側後退一步以避之，避實擊虛，此之謂也，習藝者不宜輕心，即此兩技而聯想之，已懂得無窮妙用，

潭腿步法，使用最多者，爲弓式騎馬式，弓式在前頭之足，其小腿直立，而大腿斜横，（此稱弓足，）在後頭之足斜直，（此稱箭足，）弓足之大腿，不能横至直角形，只可作鈍角形，蓋横至直度，則身太下蹲，而全體已失其重心，重心一失，便是敗着，箭足須牢撑，而作前後向，若横置，則一受敵蹴，即從膝間折斷，常見老拳師，猶犯此病，初入門者，最宜留心，

騎馬式之兩足，作前後向，小腿直立，其大腿亦斜横至鈍角形，不許太低，理與弓式之腿同，盧煒昌最注意騎馬式轉弓式之一法，因轉動之時，須全身之力同發，然初學者，每不知用後足一挺之力，殊爲失去精意也，須知步法於攻守兩義，皆有妙用，而練習至爲不易，應用時，能使兩足之步法不失，雖未入室，亦已升堂矣，

蹬式爲矮步、亦爲迅速收步之一法門、如進行急促時、而急欲收步、每易顛仆、懂得此法、則無論如何迅速進、一瞬息便能將兩足立定、決無顛仆向前之虞、

蹬式爲收束步法、故用矮步、蓋人既速進、勢必猛趨向前、所以必使身體倏然低下、而兩足倏然收束、其重心始不至動搖、且蹬式之步法、是以在前頭而吊起足踵五趾切地之足爲支點、故能收住步武、而不至前仆、

以收束步法論、其意如此、若言攻取、則既成蹬式之後、即用此蹬起之足以取敵、倘有潭腿中所無之虛式、是短步、惟蹬式的攻取法、是用在前頭蹬起之足、而虛式之攻取法、是用在後頭的弓形之足、且蹬式多用於收束、虛式多用於進前、因距離已近、用此虛式已能及敵也、故虛式爲短步、即進半步之代名詞、

偸步、是以一足、在其他之一足後頭橫進一步也、此步有三用途、

一用於撐滑、易言撐滑、即以足撐敵人之足往後、使敵人身向前仆也、惟撐滑之法、必手足協同動作、乃能收效、故當用足撐敵足時、並須用手推敵手向前、此法詳於合戰拳、

一用於橫踢、比如吾身距敵尚遠、若偸進一步、即能及敵、既成偸步、即將此偸進之足立定、可以用其他之一足、橫踢敵人、空手奪刀法、即有此一技、

一用於轉身、工力拳鎖額之一技、即利用偸步之法也、偸步轉身之動作、最易明白、試如法偸進一步、立定勿動足、將身一扭轉、即得之、或謂技論潭腿、不應牽扯太多、不知拳術非用證佐、無由說明、且此爲較進一步的潭腿法門、不能不由淺入深也、

倘有插腿、爲潭腿步法所無者、附記於此、偸步是以此一足在其他一足之後方橫進、插腿是以此一足在其他一足之前方橫進、插腿爲閉襠法門、閉襠之法、蓋恐敵人取我前陰、故以足掩閉之也、

仆腿是避敵之法、蓋敵人擊我、我必先避其鋒、然我又不欲舍敵遠去、必欲乘機返攻、此是仆腿之初意、惟拳術變化最多、一技斷非只限一用、故仆腿兼可施掃膛法、前掃後掃、皆能適用、猶有一倒地用雙足取敵的法門、譬如我用仆腿、敵人在吾仆腿足趾之前進步轉身擊我、我即可以仆腿之足、鈎住敵人之前足、而用其他之一足、向敵人脛間一撑、此稱盤根錯節、合戰拳有之、尙有剷腿（又稱單叉腿）少林拳多用之、是因距敵稍遠、出其不意、而以鞋底橫剷敵脛、使之傾倒也、此腿在單人表演時、有類仆腿、故連類及之、

拳術腿法步法尙夥、不能徧舉、學者能於以上列舉者、詳細研究之、亦足以應用而有餘矣、

尤有進者、近人每詆拳術爲黷武、是猶曰飯因強盜所食者、吾人不應食飯也、可乎、吾第應研究飯之一物、究竟應食與否而已、如曰吾可不食飯、則拳術始可廢去、否則食麵包、亦飯之同類也、（陳公哲去年到南洋開辦精武分會、僑外同胞辜稱拳術爲中國體操、又曰、用瑞典式德國式之體操、猶如食麵包、用中國式體操、猶如食飯云、精武外傳、詳紀此事、）

用手之法、曰拳與掌及指、

用拳之法、有全手伸直者、如吾精武之基本法各拳是也、然精武拳術、參合萬流、不持門戶意見、故伸直手與半伸手法、無所不備、第入門之始、必敎人全手伸直、使氣力發得出來耳、蓋初入門而半伸手法、則其力必閉於膊間、不特實用時不能着勁、且違背生理、肌肉不能發達、血液不能流行、肺氣不能開張、如此、則於體育上又復有何價値之可言、

從前之訾議吾輩用伸直手者、多謂手旣伸直、收回太遲、且予敵人以隙、此等見識、殊可笑人、拳術之道、第一須得一個快子、一着敵便收回、其快如風、何隙可乘、出拳不病其伸直、只患其遲鈍、只患其不得竅勁耳、

且彼主張半伸手者、意謂吾半伸其手、則敵人雖執持吾手、而不能拗折吾臂耳、豈知腕下之樞紐、更爲柔脆、吾固有法執汝半伸之拳、向左右橫拗而斷汝腕也、然半伸手非不可用也、吾精武拳術、用半伸手者亦復不少、惟入門之始、必以半伸手爲師資、則斷斷不可爲訓也、

出拳多用螺旋力、蓋直擊之力、無論如何、收效總不如螺旋力之大、試觀槍礮子彈之出膛、何以必用螺旋、則力學之爲用、固有至深之數理存焉也、

出拳之用螺旋力、以潭腿第二路之窩肚拳與腰步拳爲最易明瞭、窩肚拳、其打出之拳、固是螺旋力、即收回之拳、亦隱寓半螺旋、（收回之手、是以下格敵人擊我之拳、煒昌前已暢言之、）腰步拳、緊接窩肚拳之後、然其打出之拳、仍是螺旋法、收回之手、亦有半螺旋、（腰步拳收回之手、亦以格敵、）

一拳之出、兩手很協同動作、其勢始張、如上言、窩肚腰步之兩式、不特打出之拳、須用全力、即收回之手、亦須用力、豈特兩手協同動作、即腰腿亦須同時發力、方能使全身之勁、聚於一擊、然聚全身之勁於一擊、非使人久鼓其氣力之謂也、吾拳將及敵身、用力一挺而已足、功夫老到、一擊之際、雖單人表演、亦有砉然之迴聲、此所謂寬勁也、若未至的而先發力、是笨者、徒耗氣力耳、

潭腿第三路之通天礮、（或稱衝天礮、拳術名詞、多由拳師口述、方言各異、名稱自難統一、即如吾輩所稱之弓箭步、或稱爲弓劍步、義均可通、精武會近擬編纂拳術辭典、期以三年告成、并用圖說、）爲拳術中一重要手法、其力自下而上、爲勢最猛、只能先行躲閃、然後以橫拳力制之、西洋拳術、亦有此法、第彼中多尚蠻力、每誇一拳有一千或二千磅、術語有云四兩博千觔、徒恃蠻力、

難操勝算也、

潭腿多用衝捶、人或以爲此是純用直擊力、不知衝捶亦有弧線寓焉、試觀第一路開始之衝捶、上式本立正、左掌在右胛外、而掌心向右方也、暨將用衝捶時、即將左拳組拳、然後向左方打出、試實行演習、即知此技、蓋有弧線在其中矣、（衝捶即衝拳）撩拳劈拳之弧線最明顯、撩拳之拳先下落再撩上、劈拳先起上再擊下、皆用弧力、擂拳之轉一小圓而壓下、亦不外此意、蓋拳術每技皆合乎力學也、

第四路之偸步橫捶、即實用之貼身靠、單人練習時、打出之拳用直擊力、實用時變化爲橫壓法、且宜變爲用肘、收效乃大、願練拳者貴知變化、

第五路之蒙頭穿心拳、其蒙頭之原因、是以托承敵人之手或器械、蓋敵人上擊吾顱、故以此抵抗之而保護吾腦也、凡蒙頭之法、意均主此、穿心拳與腰步搥之手法同、只以取敵之部位有高下、故異其名稱耳、蒙頭穿心拳之類、即是一守一攻之法門、

第六路之雙環拳、其在前方之手先斫下、是格去敵人攻我之足、（此式之用仆腿、是避人擊我、故躱閃之也、然我一用仆腿、則敵人即乘機上來、用足以踐吾脛、故我以手格而去之、此解釋與接潭腿略異、下文說明、）然格去之後、敵人又以手或械擊吾上方、故我即以此手作蒙頭狀以托承之、再用擂拳法者、是因敵人乘勢攻我中堅、故我作擂拳法抵抗之也、然此時我兩拳已同用守法、欲反攻須用足、所以下式起寸腿以踢之、吾見學者每以此法爲難、蓋兩手同時動作、且兩手皆用環形之故、然苟明其用途、則亦不難迎刃而解也、

拳術變化、本無窮盡、即潭腿與接潭腿兩套、已有異同、接潭腿是初入手法門、解數時有變易、如減去仆腿之踐脛法、其下式亦變爲橫擊、蓋因踐脛法頗險、對手者接應或遲、即有折足之患、故略

之也、本文解釋、與接潭腿略異、是進一步的解法、拳術變化最多、不能目爲矛盾也、
又如第四路偸步橫捶之一技、以偸步之步法言、可云撑滑、以手法言、亦可云貼身靠、是在審度形勢而變化用之

抑吾人研究拳術、其最大目的、在改造體格、自衞是第二着、故研究單拳爲最要、不必亟亟講求解法、即以解法言之、身手眼步法、旣已正確、功夫日進、不求解而自解、且至純熟時候、縱使爲人襲擊、手足自能肆應、自然而然、初不待乎思索、即較深之手法、到此地步、亦只一學便能、吾願學者、勿亟於第二着求之、世人每喜舍本逐末、一入門便道、吾只學得三五手法已足、豈知最佳之手法、縱傳於汝、亦不能用、或以取辱、此如窮措大艷羨汽車、乃傾囊以賃其一、自御之而馳騁於道中、不肇禍不已、曷如安步當車之爲愈也、

國技大觀雜俎類目錄

古董姜俠魂編輯

▲上編▼

▲下編▼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卽此一端其胸襟魄力已非常人矣勢蓋交疎千古同慨況天感讀貫之餘耶

▲授徒篇▼

◎述大刀王五（圈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大刀王五。耳其名者。皆許爲關東大俠。余友江西人丁季衡。知五甚悉。嘗爲余言其生平梗概。余以爲頗足資治技擊者之觀省。故爲述之。五字子斌。賦質魁偉。生有强力。善御雙鉤。北人多稱爲雙鉤王五。爲人好任俠。喜交游。綠林豪客。震驚其名。莫不讋服。商旅因爭求護焉。五遂爲會友鏢局於京師。業甚盛。四方治武技有聲者。慕名投謁。嘗接踵至。五因喜交歡洽。逾恆。門下旅食之徒。輒以百計。數年如一日。未嘗閒輟。御史安維峻。以彈李相。觸怒西后。發口外。朝野震懼。無敢近安者。即親故亦望望然去之。惟恐波及。

如是乎王五獨千古矣

躬親調護尤爲人所難能蓋敬愛之切不自禁其拳拳耳

祗求絕越儕輩其技安望大成此山西董某之所爲太息也

妙哉言乎

惟其無敢面毀之者故技不進董公眞苦口婆心哉

五獨投袂而作曰。李賊貨國無敢言言者獲罪無敢救。朝中除安公外。尙有人乎。某無言事之責。無救安之力。惟有躬護安公出口外。以明嚮慕之懷耳。因見安。以意爲請。安於五素未謀面。聞五言。則大驚歎。堅謝不獲。姑從之。沿途起居服食。五躬親調護。備極周至。一若僕御之懃懃奉其主者焉。安益不自安。後固却之。五曰。某來非他。正欲人知公骨鯁可敬。而愧夫忘國媚權之朝臣耳。卒殷勤護出口外。五名因是益著。顯於公卿間。四方之士歸之者日益衆。五居有室。用以習武事者。室中武具備具。囊三石砂。懸室中。五以骰爲前後踢。激囊越頭而過。其力之巨。見者撟舌。五亦殊自負。謂儕輩無及己者。一日。五正激囊。忽聞太息聲。發自窐表。審睇則有人年四十許。高顴鷹目。體遜中人。蓋食客中之山西人。董其姓。未肯告名者也。董至五許將一月。五嘗與言技。董初以病謝。五謂其非能者。雜食客中禮之。至是聞太息。則請故。董笑曰。無他。吾耳爲吾目詬病。吾天君爲之不寧。是以歎耳。五未喻。請所以。董曰。吾不憚修阻。存君於此。以耳君名。謂技必有足觀者。不虞負吾目之至於斯也。荒時廢事。虛此一行。安得而不歎乎。五以勇名震關內外十餘年。曾不聞有面毀之者。聞語。忿火中結。作色對曰。某技誠無所底。然

反駁得妙囂冀所思盡公其具廣長妙舌矣文亦擲地作金石聲

又妙又妙非如此不足以顯董公之長不足以折王五之氣

噫字妙極直將王五一肚皮忿慾之氣與輕視董公之心於此一字寫盡無遺矣

直與小兒戲耳董公眞神人哉

未嘗奉迎。何辱見臨。既荷存注。請証瑕隙。某頑軀頗耐顚撲。其賜教勿吝。若徒爲大言欺人。則君不求來而自來。當令君求去而不能去矣。董曰。無禮哉孺子。輒敢反唇稽長者。無惑乎技之不進也。子姓王行五。則王五之可也。名子斌。王子斌之亦可也。胡爲以技冠其名。而曰雙鈎王五哉。此雙鈎云者。謂非迎人之柬得乎。苟吾爲吝教者。早捨子他適矣。子既以雙鈎冠名。吾卽以身驗雙鈎之利否。五雙鈎未逢敵者。復易視其微弱。乃操鈎而前曰。君所御爲何。室中武具皆備。一惟君擇。董遍視各具。略不當意。五曰。謂其輕而非利乎。董曰。特病其重且銳。易創人耳。五曰。不創人。安用具焉。殆不欲見教耳。董不答。舉目見支簾小竹。欣然揭之曰。卽此可入劍樹槍林矣。子但進撲無忤。五猶豫曰。小竹寧勝擊之具。子不欲角。罷鬥易耳。無爲作態凌人。董夷然笑曰。子眞不解技以子之能。詎足當吾角。具之重且銳者。創子不爲勇。而人將謂我欺子矣。五曰。咦。是更欺我之尤者也。脫受創者不爲我。人復將謂我何耶。董曰。毋然。吾已得見子技矣。吾誠愛子。宜令子伏而就我。非然者。何辱事手脚。五曰。如此則請君先之。不幸而創。咎不在我。董曰。可。愼之。吾當以中平槍加子矣。言已。竹已及五。五左鈎格竹。將以右鈎還刺。鈎及

手有鈎尙爲所戾棄鈎寧復有爲叠見五技之釋耳

五之崛強亦加人一等

不如是激怒之不足使折節與韜晦也

五設想亦是但董公非能操必勝之劵者寧詎如此以自取辱

竹。即受巨震。腕爲之戾。鈎膠。若不得脫。竹長。右鈎亦不及董。董徐徐屈伸其竹。頻觸五胸次。五情急棄鈎。將奪竹。董已抵竹於地。曰。使此非竹者。子胸不已創鉅而痛深乎。五疑未盡。已長。請復角。董曰。中平槍爲槍中之王。非惟子不能格。天下鮮有能格之者。此番其愼備。子下三路。吾生平不以暗器傷人。五頷之。遂復角。董竹。及五膝。五發鈎。復受震。戾肘於背。身爲之俯。左鈎又不得逞。五再棄鈎。董笑問服未。五忸怩良久。曰。輸若長手矣。（治技家以械鬥爲長手。徒手爲短手）請更以短手相見可乎。董曰。從我說則可。五問將何說之從。董曰。有從子業者乎。曰。有。曰。將四人來。支被於室隅。然後與子角耳。五曰。何謂也。董曰。短手與長手異。長手不憚傾覆。第具之不創人者足矣。短手非傾覆人。將無以見其長焉。支被以承之。則吾不慮子或以傾覆見傷。而致我蒙欺人之誚。五極怒其見輕。置不答。但攘臂請角。董不可。必支被而後交手。五自思一足之力。無慮三百斤。董當之。必無幸。支被之辱。安知不在彼也。遂從之。命從業者四人支被於庭。乃奮身而鬥。適數合。五抵隙進以骹。未及董。而董手已出。五臂後。五一足不能支。竟仰墮被內。五羞忿無地。亟思有以復之。自念其骹能作前後擊。適爲所乘。悔不以擊後者擊

非倔強如五者不能有是想

必如是始請屬為弟子乃真心悅而誠服之也

旨哉言乎非進技於道者不能言也

悟五不於十年前遇董公則庚子之禍將無由及矣然五無庚子之禍則無令日之名能以義名垂于古死亦何憾

之。此度當復三敗之辱矣。亦不作語。立趨撲董。董左右避。又數合。五陽以骰進擊。實胸董手及身後。陰以後擊者乘之。詎董捷不可目。後擊之骰。方發不可遏。乃董手已及五腹。無可支吾。仍投體於彼。五至是。始信非敵。頓首請屬為弟子。董曰。技之易知而難及者。莫武技若也。技未及。而名先及之。適足自喪其軀而已。他技角於人不勝。足以為辱。未足以戕肢體。捐生命也。惟武技輒孤注性命。故治武技者。其技愈高。其慮名也亦愈甚。彼囂囂然患人不已知者。特未嘗知技耳。今子以名先及之故。致技終無由進。吾鄉治技先輩。有自京師歸者。為吾言子。殊致惋惜。因不憚修阻。思出子於死途。然已嫌失之晚矣。五感激泣下。言當屏絕人事。晝夜勤習。或不恨晚。董曰。非此之謂。夫名者。所以死治技者之具也。治技而得名者。無不死於技。不必其技之高下。其死一也。未聞有幸免者也。今子已勇名震關內外。欲免死難矣。吾為子謀。惟能使子不死於技。若死於名則命。吾無能為役也。西北之能者。多與吾有舊。吾當以單刀法授子。至不獲已與人角。宜無不勝。苟其能有加於子者。非吾徒。即吾友。舉山西董以告。必見宥焉。五再拜受教。單刀亦稱大刀。故人呼之為大刀王五。董去。五謝賓客。遣徒眾。日從事董法。歲庚子。義

治技者其憤之哉。董公不特神於技。其料事亦如神矣。嗚呼惜哉。

和團禍作。聯軍陷京師。德軍以其大使。實戕於拳匪。誤善拳勇者。於匪爲類。捕殺惟力所及。而任俠好義之王子斌。亦遂被害焉。有人見其就刑時。容態自若。夷然語觀者曰。吾師眞神人。數年前已知吾之必死於名也。觀者歔欷。莫能仰視。死時年四十有六。其刀法無傳人。

張冥飛曰。吾嘗讀譚瀏陽就義時口號。「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之詩。初不知所謂兩崑崙者何所指。嗣乃知一爲康南海。一爲大刀王五。而王五之爲何如人。則仍不及知也。第聆其關東大俠之名而已。今讀茲篇。不禁憮然曰。五之得名。豈偶然哉。五非有釣名之念。特以義激於中。不能自已。遂有護安之舉。觀其對安之言。卽古之義士。何以過之。古今來生亂世。死非命者。何可勝數。寧必其名有以致之。五之得名。不以技而以義。則五之死。不死於技而死於義也。以孟氏取義之說予之。五無愧色矣。至董某特技擊之雄者也。微王五。孰知有其人哉。

⊙解星科一 (圈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其力已足服尋常拳術家矣

孟氏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解星科字奎元。山東之曹人。生有神力。十六歲時。偶行田間。見二牛鬥於途。行人延竚。莫敢逕過。星科攘臂牽其角。令輟鬥。二牛不能支。吾鄉人大駭。爭叩姓氏。曹人因共知星科多力。蒙陰有僧曰慈航。年且七十矣。住錫蒙陰二十年。蒙陰人無知其善武技者。至是聞星科名。徒步二百里。如曹往見。解於曹爲巨室。慈航至之日。星科適授室。賀者殊盛。慈航衣百衲。托鉢當門而踞。言欲募萬金。慈航腰大十圍。門爲之塞。閽者畀斗米不受。益千錢。亦不受。謂非萬金不動。閽者怒其無狀。舉手批其頰。若加鐵石。曳之若撼巨巖焉。始驚其異。招力人五六輩。或推之或挽之。而慈航踞如故也。星科聞聲出視。知其將覘己也。提而投之尋丈外。視所踞地陷寸許。慈航拱謂星科曰。檀越力眞神。授不齎亦欲知技否。星科率爾對曰。奈何不欲。第未嘗與能者遇。願無由達耳。慈航笑曰。檀越欲之。老衲願得爲識途老馬。星科見慈航鬚眉如雪。而雙眸若電。雖敗衲着體。然神采煥發。不類儕俗。知爲非常人。急趨與爲禮。遜入廳事。賀客中有邵鐵膀者。曹人。治技中之佼佼。曾以技敗星科。得爲解家座上客。星科實不啻師事之也。鐵膀睹慈航入。不爲禮。星科亦思因鐵膀以覘慈航。遂於慈航前盛張鐵膀之勇。慈航曰。老衲居蒙陰二

一語道破

此之謂空門護法

此眞明達之言。侈言門戶家教者。可以廢然知反矣

十年。始聞檀越生有神力。老衲以行將物化。不欲葬技泉壤。故徒步至此。實欲廣其傳於人世。若名與利。老衲托跡空門有年矣。殊不欲與人挈長較短。自忤忤人。星科曰。長老方外人。所治得無所謂少林派者乎。慈航笑曰。世安得有所謂少林派者。特江湖賣藝之流。故作欺人語。以誇炫其門戶耳。老衲主持少林寺且十年。曾不聞寺中有善技者。有之則爲隋大業年中兵亂四擾。所過爲墟。當是時。少林寺有僧五百人。慮亂且及。逃將無所之。皇皇然不知計之所出。有爨下僧某者出語五百人曰。我等衆至五百。寧復畏人。彼亂兵都無紀律。潰之易耳。我爲前驅。君等但鼓噪乘其後。敗之必矣。無何兵果大至。爨下僧削竹爲兵。隻身入亂兵中。當者披靡。五百僧從之。敵出不意。卒敗潰。仙賊聞之。相戒不經其途。少林寺終隋之世。未嘗被兵。爨下僧之力也。寺僧感其惠。奉爲住持。所謂少林派之拳棍。當自此始。近年有名海空者。曾主少林寺。善技擊。後自宮爲閹人。淸室貴人從之治技者。遂目爲少林派。卽如老衲主該寺十年。必強名所治爲少林派。亦何不可者。星科聞言目鐵膀。蓋鐵膀嘗以少林嫡派自詡。慈航之言。適逢其怒。推案而起曰。窮禿毋妄言。我即爲少林派。孰能非之。碎其顱。猶唾手之勞耳。慈航但仰

仍是肉膀不禁打

小安子炫赫若此徽無人焉

能忍非星科矣

天而笑。不為答。賀客皆欲觀鬥。競設詞激鐵膀。鐵膀不勝忿。趨搏慈航。慈航戟兩指抵其腕。鐵膀若不勝痛楚。變色而退。須臾鐵膀所抵腕。紅腫倍尋常。痛澈心腑。遂長跽謝過。求慈航醫治。星科亦為緩頰。慈航乃執其手而振之。骨中瑟瑟有聲。不移時已復舊觀矣。賀客莫不駭然。星科自是遂從慈航學。三年未得盡其技。而慈航圓寂矣。然星科以力勝。技雖不精。魯人已無與倫比者。

●解星科二 (圈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慈航圓寂後。星科至安徽。為某營哨長。(今之排長)時滿人裕祿。巡撫安徽。所幸有名小安子者。聲勢炫赫。司道以下見之。無敢不屈膝加禮焉。得小安子一顧。榮如華袞。而致賀者踵至。反是則戚焉若禍至之無日者。小安子每出。夾道而馳者。恒數十人。行人辟途。皖人謂之曰小巡撫。會西門火神殿演劇。觀者甚盛。小安子亦至殿中。分曹置長座。觀者鱗比而坐焉。小安子不屑雜平民坐。巍然立兩座中。前後荷戈而衛者十餘人。小安子立一足。蹻一足於座端。以肘置鄰上。支頤而觀。驕佚之氣。辟易千人。觀劇者以兩座中為出入之途。小安子尸立其間。致坐者不敢出。而欲入座者不敢經。由於時星

驕佚之態眞寫得出

明正其罪

妙妙董事既畏免子復畏星科不敢拘不敢留祇待環而守之復慮其突圍出遂以情哀之

吾亦駭其神勇

科適至。睹狀忿不能忍。排衛者逕入。拍其鄰曰。借光借光。夫小安子之鄰。捨裕祿外。誰得而拍之者。立舉手批星科頰曰。戮囚殆癲癇。並我亦不之識耶。星科怒擢其髮。顚之於地。時爲正月。小安子着貂裘。星科詈曰。律非三品以上不衣貂。汝何物而僭易若此。裂其裘爲二。復舉而投之。觀劇者肩摩踵接。墮人頭上。得不傷。衛者以刃擬星科。星科奪而折之。若摧拉枯朽。小安子急令衛者拘殿中董事至。指星科而告之曰。善監視強徒。毋令兎脫。有敢縱逃者。一惟若輩是問。言畢。匆匆率衛者去。董事慮星科逸。環而哀焉。星科笑曰。脫吾爲畏禍者。亦不多此一舉矣。伊此去當大率其醜類。來謀復我。君等或慮波及。曷早爲地。觀劇者知將有械鬥。老弱趨避不遑。卽少壯者。亦速匿壁窺劇。遂中止。星科從容移座於一隅。無幾何。騎者步者。操弧矢者。挾戈矛者。果蜂擁至。塞門而入。小安子居中。呼從者扃門下鍵。星科念關門而鬥。雖無可畏。然必多所殺傷。終不免陷於罪戾。計不如迎擊之。進退在我矣。乃趨前提一人作兵。以迎戈矛。執矛戈者。懼傷同類。卯不敢下。星科數躍已達門外。置人於地。殿側有磨坊。飼驢門首。星科一手斷其索。一手握驢後蹄。提高於頂。迴旋而舞。衆兵皆大駭。星科繞驢如流星以進擊。兵譁然

潰走。小安子不善騎。至是墮馬。血流被面。知不能敵。狼狽遁去。磨坊主追星科索驢。視之已死矣。星科出錢十千償主人。主人慕其勇。不受。皖商民苦小安子橫暴已久。聞其爲星科創。莫不額手稱快。遇星科於途者。皆拱立致敬焉。一夜撫署不戒於火。勢甚盛。署中消防者。不足以滅之。而署外水龍。以門鍵不得入。正苦無可爲計。會星科至。立命諸人遠避。比於數步外作勢。奮身觸牆。牆立圮數武。消防者。遂得驅水龍從圮處入焉。

●解星科三（圖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星科旣懲小安子。復救撫署火。勇名震於安慶。提督某公賞其勇。羅致帳下。募健兒五百。使星科授之技。星科授以拳。且及槍棒。第苦皖中無白臘竿。以稠木代之。而殊病其脆不勝震。提督公詢白臘竿實產何所。星科曰。他所非所知。若故鄉曹單二邑者。即不可勝用矣。公但賜文一紙。賜假二月。謹當有以報命。提督公許之。爲備文治裝。星科如曹。蓋已去故鄉十一年矣。曹邑距其居尚數十里。擬投文後歸家。至曹之日。投止逆旅。適逆旅主爲曹之快班。見星科魁碩。眉目間有殺氣。上下審睇不已。星科覺。怒責之曰。老夫不爲盜。若亦非捕。目灼灼奚爲者。言畢。復以手自指其鼻曰。若識老夫否。星科之

此亦自誇之一念也。幾及於禍。知技者言動可不愼哉

憲蓋自詡其於曹曾以勇名震一時。曹人識之者衆也。逆旅主人聞語色變。逡巡而退。然館役所以待星科者則甚殷。星科殊未措意。解裝畢正據案獨食。忽見逆旅主人率勞役二三十人。或利刃或鐵尺。塞門而入。爭呼無令強徒得逸。星科謂其意別有在。坐食如故。乃見逆旅主人偕數壯役直抵案前曰。某等夙知君是好漢子。一人作事一人當。决無意貽累他人。然某等爲君已頻受比責矣。今日得君自投。足見君之英勇。亦某等之福也。度君既自投。必不令某等動手。曷即行乎。至彼自當奉君以飽餐也。星科心知其誤識。姑不即白。從容笑曰。老夫腹餒已久。即天大事。亦當食後方可置議。遂低首食不顧。逆旅主人顧謂諸人曰。強徒不宜好相向。若輩不動。殆欲彼自縛耶。言甫畢。即有舉鐵索繫星科頸者。星科若不察。仍自食。二役各舉鐵尺。自後猛擊星科臂。若中絮焉。食猶不輟。掣肘者。曳頸者。撫背者。扼喉者。呼者。叱者。不得近而攘臂叫呶者。已囂然一室矣。然卒不能已星科之食。逆旅主人知不可以力致。乃辟易從役。獨屈膝請曰。某等以君之故。數十人室家將及百口。悉繫囹圄中。而某等之身尤責比無完膚。君不見憐。某等死無地矣。君何吝此一行。不爲某等計哉。星科大笑曰。汝等欲我何往。逆旅主

人對曰。曹之邑署耳。邑令最愛英雄。如君者。能自白。必無所苦。星科推案而作曰。行矣。我正須往晤邑令也。逆旅主人復請曰。情知君不逸。逸亦非某等所能羈縻。然國法不可廢。君英雄。當能以國法爲重。非某等敢以縲絏加君也。星科亦笑頷之。差役遂縶之而行。中途猶慮其逸。近者以刃擬星科前後。遠者扣輪引滿。曹人莫不驚走相告。謂獲巨寇矣。須臾抵邑署。逆旅主人疾走入告邑令。遽登座鞫囚。役輩擁星科上。叱跪。對星科直立大言曰。治下見父母官。例宜拜。但此非治下拜父母官之所也。解星科不犯法。且奉使而來。邑尊胡以堂見辱我使命。我離桑梓十餘年。今日始得因公歸省。不審邑尊何相遇之虐也。邑令察其語不類。然猶疑其有詐。問逆旅主人曰。汝識彼果爲曹四老虎乎。逆旅主人曰。三年前曾謀一面。實酷類彼。而彼復屢自稱老虎。確是曹四口吻。即其孔武強力。尤非曹四不克臻。嚴鞫之。當無可支吾。邑令遂拍案向星科厲叱。星科笑曰。是不難取徵也。敝上有文致邑尊。見在館中。宜足實吾言矣。逆旅主人曰。彼裝已隨至。邑令命星科自取之。星科發篋以文呈邑令。讀未竟。已汗出如瀋。趨下座。爲解索。執星科手。鞠躬謝曰。吏役輩冒瀆兄弟。復失察。咎無可辭。言已復鞠躬。吏役皆駭愕環

跪角崩求肴邑令延星科入內室。反復致不安之意。以四人肩輿。送星科返逆旅。而自策馬從其後。復爲代辦白臘箄千株。發役齎至安慶。所需皆出自邑令。由是曹之人。無長幼男婦。益讋服星科之勇矣。

向愷然曰。余初聞解星科事。頗疑其近於滑稽。未敢深信。壬子年遇曹邑周君子讀於日本。復爲言之。與茲篇所述。歷歷不一爽。蓋猶有未能盡星科者也。周君爲余言時。星科尙未死。年且九十。健步壯者不能及。二鐵彈丸。常不去手。擊飛鳥無不中。食猶兼人。惟平生不善騎。上馬輒墮。殆是之故。官至守備而止。

●窯師傳（圈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鳳陽女子遍天下打花鼓打九節鞭踹軟

吾友汪禹丞。安徽人。豪邁喜言武事。壯時亦頗致力拳技。有兼人之勇。近雖怠於研鍊。然好技出自天性。憤時人提倡武術者。徒鶩虛僞。不足言技。慨然創設中華拳術研究會於西門。亦國技界中之有心人也。近數十年來。江南北拳術家。故實每能言之歷歷。如數家珍。憶曾爲余言其鄉有所謂窯師傳者。以燒窯爲業。而適姓饒。人遂稱之爲窯師傅。孔武有力。隨某名拳師習技數載。技雖未能精到。然已足雄於一鄉。會有鳳陽女

索種繩技
懸十九爲
鳳陽女子
武技有精
有否然無
不解技者

祇得如此

鬻技於其地。登場奏技竟。索其地之能者出角。知技者數人。以次敗北。走告饒。饒不肯行。敗者多方設詞相激。饒終不爲動。敗者乃轉諷鳳陽女子。踵門就饒角。饒無可避免。一角而鳳陽女子傷腕。再角跌尋丈外。鳳陽女子拱手乞姓名。諸人爭告以窯師傅。女子去。窯師傅之名。遂震遐邇。越三載。復一鳳陽女子至。求見窯師傅。饒適他往。饒家飼雞十餘首。鳳陽女子悉維繫之。語饒家人曰。吾以雞至關帝廟。坐候三日。窯師傅歸可令渠來取。逾三日不復候也。言已將雞去。饒歸聞語失色。去懼不勝。不去則辱名。且失雞。無已。變裝爲力人。至關帝廟。則見有女子年二十許。姿致頗妍。盤膝坐殿上。連繫十餘雞於其左右。饒直前言曰。窯師傅遠出。數日不得歸。吾爲其家力人。此十餘雞。乃吾所畜。汝安得擅取之。言已。逕趨攫取。方傴僂即騰跌數步外。再進再跌。而女子實未嘗動。終莫測致跌之由。度不能勝。懊喪而歸。環走室中。太息歔欷。計無所出。家有老窯工戴某者。年且七十。傭於饒有年矣。至是謂饒曰。君未得將雞歸。而懊喪若此。得毋此女之能已遠邁三年前耶。饒蹙額對曰。吾初亦謂是三年前之女。復吾圖報者。至則知其非是。彼趺坐不動。而屢顛吾於地。卒不知其用何手法。其技蓋超吾十倍矣。嗚呼。吾師

危矣哉

已棄世。誰復有能爲吾湔此大恥者。戴笑曰。吾年雖邁。然戀君存活有年。合爲君圖之。君至彼時。曾以姓氏示彼。未饒告以見女時語。戴喜曰。如此則更佳。君但從我後。吾當爲君得令名也。饒不信戴果有能。姑從之往。至則女猶趺坐如故。戴不言。直前取雞督見女自裙底飛一足出。其捷幾不可目。戴一手提其足而投之。一手攫雞出。行數武。回顧女笑曰。我乃縈闌傳也。女起對曰。名下果無虛士。容當再見。饒歸長跽戴前曰。與神人相處數年。乃竟不識。合當愧死。惟師幸恕疎慢。請屬爲弟子。戴欣然授饒以絕藝。又三年。前鬻技之女至。饒與角十數合。女飛一足。饒以手持之。女立地之足亦騰起。饒復持之。女身凌空而姿勢未改。雙腿平直若有憑依。饒固未審此勢之精奧也。從容笑曰。充吾力裂汝體爲二。一反手之勞耳。第吾於汝非有宿怨。汝曾挫於吾。謀復亦固其所。吾不汝尤也。逕去。毋再來擾。言已因勢投之數步外。女及地了無聲息。匆匆竟去。饒歸見戴。正將誇述角時情狀。戴忽驚指饒面曰。適曾與誰角。受此重創。噫。肺苗肝經俱傷。法當三日死。饒亦驚曰。適與六年前鬻技之女子角。幸未蹉跌。胡來重創。因述角時手法。戴聞而跌足曰。誠能裂其體而二之。則無所患矣。投擲之間。汝脅已爲其足尖所創。

幸有戴某在。不然至死且不知其傷之所由來也。

由得饒誇口矣。中國拳術之妙。乃至於此。而近之教育家體育家。則惟知有東西洋之體操也。能哉朱八相公。賢於縈師傳遠矣。

法且不治。將奈何。饒[illegible]惶惑。戴曰。曷袒裏衣相示。饒解衣。則見兩脅皆有黑點如錢大。始大懼伏地。泣求治法。戴曰。傷及臟腑。非草木之力所能及也。惟朝夕嘗糞三日。庶幾得免於死。饒有難色。戴爲製藥膏食三日。嘔凝血升許。其創始愈。七日。復遇灣技女於途。見饒至。却走惟恐見攖。饒從其後語曰。寄語鳳陽人。有不服縈師傳者。請再來。然終饒之世。無敢以技顯於饒者。當饒之持女足而投之也。因欲其遠。乃屈肘作勢。肘屈則女足及於脅矣。女子之善技者。鞋頭皆着鐵。鋒銳無倫。緣彼時女皆纏足。瘦小力弱。非着刃其上。無以創人。凡有技者相角。苟已執其一部。而其人之姿勢不變。淩虛如生鐵鑄成者。則放手不易。湖南湘潭有鄔家拳。鄔把勢之弟子最佳者爲鄧十六。湘鄉朱八相公。亦以技雄。往訪鄧於湘潭。鄧出其鄔家拳中之所謂拾手者。朱握其四指而翹之。鄧身隨手上。身手步與立地時不差累黍。朱驚不敢放。鄧亦不敢動。相持久之。言和後。始罷鬥。

姜俠魂曰。吾國奇才異能之士。所在皆有。每於人所極鄙夷不措意之廝養走卒中。見絕世之技。固不僅一戴某爲然也。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此梢公愛技心無乃太甚

◉嚴祥義

含眞子

江陰祝塘嚴祥義者。工內家拳術。方其垂髫時。父某常受某米商令。向他鄉運米。一日將以舟之吳中。人有戲謂祥義曰。吳中好。義惑其言。請隨父去。獲父允。偕行焉。父子既登所買棹梢公。操中州音。非祥義、父素所僱舟也。覰梢公年在五十內。兒祥義、摩撫數四。始驚、喜而笑謂義父曰。小人、跡半天下。覰骨格之佳。未有若令公子者也。義父、對曰。豚兒骨格佳。誠如長者言。奈鄙澀如余。又豈有力、使彼取卿相之尊哉。特終其身一牧豎耳。梢公聞言。仰笑不止。曰。君誤矣。小人之所謂骨格佳者。非關於富達之謂也。義父不解所云。惟心焉異之。既啓椗。義父見梢公一人。司櫓篙。綽然若不經事者。暗自念曰。個舟子。豈世所謂異人之儔非耶。義父在吳中諸事既竣。將歸。其日梢公忽前請於義父曰。小人不才。少遇名師。習有微技。擊拳如飄風急雨。一縱身。恆及數丈外。操利刃入千軍。取主將首若探囊耳。且曉內家攻人自衛諸術。人固不能我傷。而我則雖以一指着人。亦無幸免者。我既有此技矣。常慨夫世道姦險。無辜者輒陷身其中。而無或能出之也。故乃不惜效尤古者任俠之人。芟殘賊而扶窮獨。馳聲豫魯徐楚間。山林嘯聚之。

義父亦非腐腐之流誠商人中之佼佼者

輩強梁倚勢之徒無不聞名振伏且四十年於茲今余老矣去就木亦不遠矣夫一死何足惜獨惜乎余技之從此已耳思乘此尚健之年物色一可傳者而傳之則余雖死亦無憾矣余既有此志因毅然泛一葉之舟到處爲家以求足以爲吾徒者乃天涯踏徧曾無一人當余意今日天賜見令郎得非有前定緣乎乞以令郎隨小人則小人誓必盡授以所能技成即使反里不敢有誤望君以小人薄技之傳否爲念昧死以聞毋疑小人心有異蓄也義父聽畢其辭默默者久之既而微歎曰吾固知長年乃異人也豚兒若得師長年誠不知幾生修到余心亦滋樂但一旦使余父子生別離者若干年未免稍覺心酸耳已矣余良不欲拂子意今郎讓君攜此子去技成速歸余日望之時祥義尚不滿十齡聞其父將使從舟子居便啓口大哭其父極意慰藉曰毋恐余去數日復來也而眼眶中淚珠亦簌簌下矣義父既歸一月之內義日夕盼其父至常向梢公詢其父何爲許久不來思切時則雙目含淚頻頻哀呼其母不置歷時既久思乃少殺良以梢公遇之善也而又時時紿之曰汝父必即來而終不來義亦知梢公之紿彼也悲思之亦徒然因亦稍就嬉復逞其爛熳之性然偶一念及則又眉蹙聲咽涕泣隨

天下事之奇效無不從日行無間中得來

扁鵲華陀不得擅美於前矣

之矣。稍公之教彼技也。其初簡甚。用毛竹架三架。面極窄。繞以蘊縷。半置一處。而使祥義臥其上。在中之架當其腰。他二架則手足荐焉。苟無事。則使日夜臥其上無懈。其始臥時。但覺掄人筋骨欲折。不能久支。習久則亦安之。年餘去其在中之一架。初去時片刻卽不能耐。久之則雖久臥其上。亦如臥平板矣。其後又以一鐵斗實鐵丸。令早晚以手下探十數次。無或間。又以一長方鐵匣半盛砂粒。亦日令以掌入其中。前後推移。勿使手掌着匣底。行之旣久。則手入斗中上提。而斗亦隨之俱上。手入沙粒。則匣亦隨手之前後而前後。義之習技多如此。而其要必使日日行無間。久之乃得不測之奇效。冥冥若有一氣之使然。奪造化之奇功。其力爲不可思議矣。其後乃教以騰挪鷹爪力諸術。又使盡悉人生竅穴所在。卽運用其不測之氣力。變易人內部之筋骨器官。設有人因重大之壓擊而損及筋骨。則亦能視其受損之何如。而施以適宜之氣力。不藥石而其傷歸於烏有。其力不可思議也。詳義隨稍公或居或遊。作江湖之散客。亦復多得樂趣。於是年復一年。不覺別其父二十餘年矣。而其技之精。亦幾已無懈可擊。猶日進未艾也。時當季秋。一日稍公召祥義而謂之曰。余之始得汝也。甚喜。及余之授汝以技也。

此老於技術道德無一不極臻上乘眞良師也

能自韜晦不負師言

又能盡汝智力不稍怠二十年如一日今余平生所習盡爲汝有矣今使汝歸以慰汝父母日夕渴想之切情惟有一言不得不爲汝告而汝亦不得不勉爲之者則自汝別吾後宜極力自韜切勿以技炫人須知吾人若博得技高名重稱誦愛戴者固甚衆而嫉妒銜恨欲中傷汝者亦正多一旦奇禍飛來且將施及於汝親則余之罪爲不淺矣但得因緣擇一當意者而傳之技則庶爲能始終不負余者乎祥義唯唯曰誓如師命翌日祥義揮淚別梢公梢公亦黯然曰後此倘或有一晤緣行矣願君努力歸至家但見黃葉塡枯澗鷺鷥浴野塘家門依稀可認舉步竟入拜謁父母泣數行下父母咸驚喜相詢別後情祥義一一述之無漏幷道梢公臨別所贈語乞二親愼勿以兒學得技歸事告人也父母曰兒能如是絕佳吾二人又何樂而不閟之哉於是祥義日奉二親居治家中雜事甚力間與隣里同之市淸茗一盞即歸斷斷焉休休然若示其爲無所能者人或問彼二十年在外果何爲者彼則曰爲人傭耳不以習技對也居無何其父將聘某莊女爲祥義妻問祥義義曰昔嘗聞師云技者不宜近女色近則力衰而難復男不敢背師命而自致於喪敗也其父母日夜曉以大義祥義不獲已乃允以三年後

慈順之情師徒也而洽於父子義之天性淳厚眞不可及

畢婚事父母頷之始義在其師處問來學得管絃數事家居寂寞當夫林梢月上孤檠夜雨輒撫奏數闋以自遣鄰里聞者無不驚訝以為其人椎魯口納烏能調此雅豔之音誠人所不解者也有為人作樂給慶喪事者聞祥義能倩人約義伴其黨共為樂工義私念為樂工亦良佳比之獨居無事於計較為得也遂諾之自是苟值人家瑤桃初賦百輛盈門之盛或於蓼莪初廢呼天搶地之中常見一貌寢甚而勤其事之壯年與其徒各挾所長擊節相和成調其樂音之哀和一以主家之所遭其人即義也夫美韶華之去難留祥義與其二親之約期將屆矣不得已隨其父措置一切不暇為人作樂工矣吉期既至賀者盈庭正嘈亂際忽一人謂祥義曰一老者在門外聲言欲見汝義出見其人銀髯飄然滿臉風光乃其師也大驚即欲下拜梢公搖手示勿拜一揖入內相問安畢義絮絮訴別後情酒筵既陳義請梢公上坐已則下坐為斟酒問師自何來梢公曰路經此耳聞汝大禮特來道賀且有要言告汝酒酣飯畢梢公即欲去義苦留不能得梢公附義耳數語義唯唯送至郊外梢公一聲珍重長揚而去義立道旁至不見其影乃歸義後嘗謂人曰吾師附余耳所細語謂汝雖娶然於四十歲前切勿一度

春風云。義雖有室。而爲樂工如故。暇則游散以爲樂。以其性誠樸。故人咸善之。雖家居未久。而視塘一鎭。知之者殆過半矣。其後義以二親年已耄耋。乃辭其樂工而專意服侍其父母。隔四五載。父母先後死。又二年。義心念其師。欲出家訪之。時義已有子在襁褓中。別其妻而囑以善視其子。期以明年此日當歸也。旣出家門。自思吾師浪迹天涯。將從何處覓其行蹤耶。雖然吾其南遊乎。昔嘗聞師云。晚歲誓當一遊天台山。吾今亦向天台山行去。或得遇彼於途。亦未可知。出江陰境。行程甚緩。遇有山水名勝。必盡意探覽。冀得與其師值。一日行至震澤。欲渡。惟時日已晻曖。亟赴渡頭覓舟。適一舟載客十餘人。將解維矣。舟子見祥義來。急呼登舟。義倉卒入艙。卽其一隅而蜷身伏焉。舟去岸未幾。卽見凉月一彎。推上東山。月光與碧波相映。夜鳥成隊。鼓翼有聲。遠山陰處。野火闇闇。行久之。夜已闌。舟客多入黑甜鄉。此時。江上寂寂。惟見月華帆影。及聞微風打篷。聲波濤汨汨聲。比之空山浩月。夜凉若水。林泉無聲。而猶聞葉落與虎嘯者。蓋尤覺其淸悄焉。忽聞舟子大呼曰。風來、風來、不速避。殆矣。舟人皆驚起。但見月光慘淡。不似前、此之皎然矣。皆曰此風兆也。羣力挽其篷。使足轉舵、向小雞山行去。將至。果有大風、

學藝數十
年直至危
急時始小
試其鋒

不是螳臂
當車竟是
鐵臂當刃

自後至怒濤若奔馬至山陽始不見怒濤與狂風乃下錨停焉舟人驚定相慶無事舟子有甕酒諸客醵貲購之舉觥豪飲義亦與焉正飲際一客見遠處有火光始細暗而漸明知其漸近及呼衆視之則火光大明聞欸乃聲焉舟子在上呼曰此盜舟也余在高處已見之彼融融者盜手中之火把也衆客聞言棄杯相顧作股戰徒喚奈何而已祥義覩諸客咸岌岌自危毅然曰無恐有我勿譁觀我治此賊言時盜舟已在十丈外火光燭天義乃熄燈火匿隱處以窺盜見盜舟去已舟只丈餘盜二十餘人集船首高舉火把呼獻贄二舟將接盜紛紛躍登義舟義在暗處數數揮其手則見諸盜方躍及義舟而又一一返墜江中死餘者不敢登相顧錯愕及至二舟相觸餘盜猶狐疑不敢前義乃自暗處躍出罵曰平日害人無算今遇我惡貫滿盈矣餘盜大怒羣以刃斫義義以一臂當之刃遇臂多飛入水中盜大驚皆崩角乞饒義曰雖饒汝等然必有以儆其後於是用二指微擊衆盜之臑命之起則皆跛其一足矣時已雲散風靜一天星斗半圓明月多於湖中見之惟時夜分已過檣影橫斜諸客及舟子作壁上觀無敢動者義乃顧謂舟子曰風已定不速去猶待他盜來耶於是舟子揚帆南行遙望盜舟之火

可知不爲要救全船生命尚不肯下此毒手

收着此等徒弟眞是人生第一開心事

弟於師固念念不忘師於弟亦處處關心

光漸微。久之至於不見。此時舟人咸驚義爲神勇。俱倒身叩謝活命恩義。急叉手扶衆起曰。汝等爲商賈。累於此輩實甚。吾恨不能爲汝等盡殲此輩。今不過少銼其鋒耳。何謝爲。俄而天明。雲漠漠無陽光。天有雨意。旣而果雨。風急雨細。浪高天暝。繞湖諸山。若潛若浮。絕不見有他帆焉。向午雨霽。湖山如繪。而去岸已遠矣。舵工偶回首。則見去已舟四五里外。有一舟。三帆緊張。亦向此間行來。舟旣傍岸。客紛紛登陸。各歸所歸。義與多人投小鎮。宿於某逆旅。翌晨問明道路。行向湖州城。行二十餘里。即路旁茆店小憩。方就坐。一蒼顏老者。大步入店來。見祥義。直視呈驚異狀。曰。余來少晚。則殆矣。義覩其人。卽其師也。數年不見。鬢髮絲絲白矣。倒身叩首畢。曰弟子近來父母雙亡。家居無謂不得已襆被南遊。冀得重見余師。乃不意於此間相遇。敢問吾師。方從何處來。而適間所言。又果爲何。梢公曰。愚師前十餘日。方從天台山來此。此間有胡潤生者。亦一江湖好男子也。殷勤留住。本擬更閱數日始行也。昨日有洞庭山水寇黃石朋。遣二卒致書潤生。言有人於湖中殺其黨數十人。今晨此人必出斯道走湖州。請邀多人乘黑伏於某七岡。出不意擒之。爲彼等雪仇云云。胡潤生與黃石朋甚友善。已諾之。一切措備已

寫來好看敘人

設爲他人以己之藝更有師在側必將賈勇與水寇一決矣

此等良師吾亦恨不一遇惜無此緣並無此福一歎

我也被他惹得雙淚直掛

以技炫人誠不若以醫濟世之爲愈

周。專俟汝至矣。吾聞二。卒。言汝。形。狀。甚。詳。吾思。此。必。汝。也。爲。欲。拯。汝。地。故於。今。晨。堅。辭。而。別。一出。門。吾卽。思在。此。小。住。待。汝。則汝。必。經。此。也。不意。汝已前吾來若稍遲則汝。必。去。此。豈。不。殆。乎。爲今。之。計。汝。既。見。吾。則。亦。不。必。更。至。湖。州。莫。如。繞。湖。走。長。興。宜。興。而。歸。以避。水賊。不亦。善。乎。祥義曰。師言是也。二人乃經長興而宜興而常州。凡三日程。義擬懇其師同至其家。稍公不肯。臨別稍公謂祥義曰。余此去。將不。復。南。來。無。論。歸。道。山。作古。人。汝。皆。不。用。念。我。汝云。在。家。無。事。作。余昔。非。教。汝。以。內。家。點。穴。之。術。乎。不知。此。法。實。能。治。筋。骨。一。切。之。損。傷。雖。世。之。名。傷。科。亦。不。能。也。余今。更。教。汝以。二。三。藥。石。之。名。以。及。簡。捷。之。手。法。汝。歸。而。依。法。醫。人。不。患。無。事。作。矣。幷。卽。以。爲。終。身。之。業。也。可。越日義卽送其師之西郊十里而返。別時。祥。義。深。感。其。師。此。去。之。遂。成。永。別。也。不。覺。悲。從。中。來。一。慟。幾。絕。而。其。師。則。亦。老。淚。頻。揮。不。似。前。此。把。別。之。怨。怨。矣。稍。公。一。去。遂。莫。或。知。其。所。終。義自。常。州。歸。門。庭。如。故。妻。孥。無。恙。居。閑。半。年。眞乃一無事作食宿而外。時協忙於鄰村有事之家。間亦隻身嬉於市。一市多識之。市中二三豪家。以其老誠而力壯。常呼至其家。托以笨重之生涯。而義亦樂爲之力作無怨言。亦未。嘗。語。人。曰。我。善。技。擊。我。善。醫。也。義

是誠神乎
技矣

所常遊之市曰陸家橋有郁某者富有冠一市義入市往其家爲多一日郁家一僕以肩重物力脫痿地不能興時義適在旁見僕呼號叫痛之狀而衆人皆縮手無力不覺念動自思我曷一試我技乎乃前謂郁某曰我或能愈此人郁某曰曷前試之義乃向其人揉挪久之自胸腹及四肢殆徧僕病霍然越日操作如故觀者奇之傳播一市以及諸村是爲祥義醫人之始其後以他人請乃稍稍爲人醫所醫盡奏奇效遠方聞名而詣彼求醫者亦漸衆義乃因二三有力者之助而設肆於去其家東北十餘里之華墅鎭登門求治者日必數起焉一日有以角鬥爲人一拳致脅骨內陷求醫於義義即以一指指其陷處猛力後拽則其骨突出如舊矣又一圬者壓於傾壁氣已如絲其家人哀求祥義爲之診義曰內官多亂少遲則不可救矣乃仰陳圬者於榻褪其衣袴用雙手於圬者之胸前腹上來去左右移運不休其掌離圬者之膚猶三寸餘也久之乃聞圬者腹中咕嘍之聲不絕又久之義去其掌扶圬者起則已淸醒能言矣然乏力不能行義謂來衆曰速扶彼如厠一泄即愈矣既如厠所便盡黑水也其醫人之術類多如此蓋彼惟藉其不可思議之氣力即能化人傷損於無形也所醫非實不可救則無

有子不傳。其以子之不足傳乎。

書未必焚。或義總知士人之不足傳。故囑妻以被焚誑之耳。

不愈。以是名稱藉甚遐邇。號爲名傷科焉。年七十九卒。民國元年月日也。雖有一子。而其技未之傳。自其習技至死日。除訪師遇盜外。未嘗一以其術示人。然人見其爲人醫傷。則揣其必精於技擊者也。及其將就木之數年。方爲人道其少年習技事甚詳。而不肯語人以其師之名爲何。又深恨無人足爲彼徒。一日欲傳一士人。以士人年足壯。未果。嘗謂士人曰。以爾之骨格。誠足傳余技。特爾年已壯。筋骨結實矣。恨未能見爾於十年之先也。然余有一小冊。上述技擊之概要。余竭五六年之辛力。始成。他日當以遺汝。以汝知書力强。得此冊雖無師。亦足窺此中崖略。而有餘。迨義死。士人憶義言。往索於其妻。則云已於數日前誤付之祝融矣。惜哉。義之死才八年耳。而鄉人能道義之生平者已鮮。何哉。豈時紛世亂。風靡俗薄。人多卽淫佚傷風之事爲美談。交相競傳不絕於口。而置仁義有道之事爲無謂。而莫之述。遂使如祥義之死才七八年。其名卽淹沒而無聞歟。考江陰縣志無其傳。余之知其事。蓋卽某士人所言也。士人亦祝塘人。今無行。余深幸祥義之未得傳以技。姑隱其名。

天權曰。吾讀嚴祥義傳。覺有一種異常之感情。激刺吾腦筋。而復不知其所以然。

先哲有言。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斯言也。吾於讀祥義傳而始爽然若失焉。

●王征南

燦羽

征南名咸。來自奉化遷鄞。世居城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嶴。善拳勇。得內家傳。蓋拳法有內外家之別。外家傳自少林。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至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爲外家。內家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王宗爲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昆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昆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技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外。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概。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巵數事。

敘述內家淵源頗能賅博

征南不愧有心人即此已屬難能

非徒勇之士

何今日助異類以毒同種者之多耶

奉爲美檟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肅樂建義以中軍總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偸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蹈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失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嘗歲暮獨行遇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之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刃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蘇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仇然激于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交者致金以仇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好男兒豈爲是哉已而家居四方慕其才藝者以其貧也謂必戶致營將皆遣人通殷勤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忘己之所長有易于求食者在一日過其故

此之謂蜉蝣撼大樹多見其不知量也

兩跌而得二縑征南何不使多跌數次乎一笑

以技自矜者大抵如斯

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縕袍若無覩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乎征南固謝不遑教師以其畏己也强之愈力征南不得已應命甫交手而教師被跌再試再跌而流血被面矣教師乃下拜以二縑爲贄願執弟子禮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此其所得者厚非僅以武藝見長也

婁天權曰王征南之軼事傳者頗多而其藝名亦頗受社會之崇拜多有羨而効之者嗟夫稗官小說之入人之心深哉

●黃傑

樸庵

黃傑前清嘉慶時人性絕魯鈍讀書一載不能識之無顧好爲超石之戲雖十餘歲而體極魁梧某年春以武舉赴京會試同行者三人一崔一陳悉傑之同年年少氣盛以天下英雄無有出我三人右者行至彰德北境有平地可十餘畝中有一大杏樹杏子初熟衆人競以竹篙擊之而未落傑行方渴亦欲得杏而食之遂解衣抱樹而搖杏子紛紛如雨下焉崔陳大贊曰黃先生可謂力大如虎矣衆亦鼓掌和之有一老人立衆

技亦詭異

紀技固非易能六十年光陰誰能耐得

若然則黃固青勝於藍矣

皮相之人安識眞才

人中身體渺小面如枯蠟笑曰力則有之學猶未也雖然孺子可教傑聞之頗爲詫異何物老朽竟敢出此大言方欲發作衆人亦不服競譁然曰老人有多大力何不使用出來徒效文人作批評耶老人不語直至樹下以兩手抱之樹枝絲毫不動衆大笑曰技止此乎老人曰衆位毋笑老夫無能稍俟片時試看樹枝葉作何狀態也須臾樹葉皆枯焦而死老人指傑言曰何如倚恃氣力不足言勇可惜爾質美未學曷從吾遊乎黃傑欲從崔陳泥之老人曰吾習此術六十年矣世無傳者蓋無有美質能傳我之術今得黃君不能捨矣遂攜傑而去隔三年又適會試之期崔在京與傑遇面瘦如削非復曩時魁梧崔曰三年不見何淸瘦乃爾學問何如老人尙在乎傑曰老人傳我後卽怛化矣老人之所能者我皆能之始知往日眞不足言勇也崔曰君來應試耶傑曰老人勸我毋應試但我名心不死姑來一走耳及試期傑騎而射馬應滯忽斷鞍側而墜傑以兩足夾鞍由馬腹轉而上卽在馬腹下放矢馬馳如風五矢皆中的仍騎馬上未墮也主試者不知其滯斷以爲賣技黜之傑憶老人語自此不復應試云

婁天權曰以肉食之徒使任掄才選士之責雖有奇才異能彼安能識之黃生之遭

高之言大有見地

名一趣劇也

黜。又豈有命運之可言者。八亦再來人。故獨爲黃生勸戒也。

金超

樸庵

金超溫州人幼頗瘦弱行步不能擧其足父甚憂之高某者浙東老拳師也謂金父曰郎弱如是曷學拳乎金父笑曰是欲速之斃也高曰不然拳者人手舞足蹈之遺也學之足以養氣而健身故精此術者或身體胖發膚色充潤或骨格露立精氣內歛彼恭夫硬以血氣用事豈知拳術者耶金父卽命金從高學數年後肌膚充盈一改向日瘦弱狀態顧恂恂如儒生見者不知其能武里有武擧韋四者虎而冠者也頗多膂力鄉人畏之農夫某牽牛過韋舍旁牛角觸其牆而壞之韋大怒農夫叩頭不已韋曰姑留牛以貸爾罪農夫復央多人求之韋以一手挾牛置于樓上謂農夫曰爾自取之農夫百計不能得牛衆復哀之韋曰爾輩曷不代農夫取牛乞憐何爲也金早雜衆人中頗不直韋之所爲稚不欲以武力自見及聞此語卽語韋曰眞耶遂躍上樓以兩指持牛脊如執雞然衆大鼓掌韋自此不敢以武力凌人云。

病骸曰金超行步不能擧足忽而兩指能持牛脊體格固不能限人也

●曹竹齋　　樸庵

曹竹齋福建人。其技擊以養氣爲主。江淮間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於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時包慎伯客揚。詢其故。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事侵凌。其氣浮於上。而立脚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則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衞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養吾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吾之拳卽在其所近之處。以彼虛囂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臘。一則氣體健舉。而額顱皆肥澤如柰。是皆血脈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而外平和。犯而不校者也。此論極有理。不是尋常健兒語。

嘉慶庚午沒於揚。年八十餘。

俠魂曰。技擊以養氣爲主。乃技術家金科玉律。

●劉公子　　今交

勇力正復不淺

血氣之勇。蓋不可恃。如此僧固罪人。公子亦不可及。

賣嘴郎中。沒好藥。世固不少此等人。

成都劉公子者。本世家子。生有勇力。年十三。入武庠。隨諸武生。至郊外角射。見二牛鬭正酣。公子往。曳其尾。牛倒行。一僧見而歎曰。殆天授也。惜無名師指點。恐終成莽漢耳。公子忿其言。欲與鬭。僧力辭不可。公子易之。請益堅。諸武生復慫恿。僧曰。無須交手。余任汝狙擊。若一拳着余身者。余即敗。公子怒。握拳奮擊之。僧忽不見。公子大駭。疑爲妖。迨反顧。則遠立百步外矣。公子復奔赴。相距不盈尺。及拳出。而僧又隱。四處尋覓。乃在樹杪。公子異之。即伏地拜爲師。強邀至家。待以殊禮。僧悉心教授。三年。盡其技。乃辭去。臨行。謂公子曰。武工猶文學。無止境。願公子勿自滿也。公子再拜受教。自是。出與人鬭。無勝己者。後數年。入都。經河南道上。有某教師。設廠授徒。自詡天下無敵。公子聞名往鬭。第一日勝負未分。次日。公子盡出僧所傳絕技。如神龍夭矯。變化不測。教師窮於格拒。敗焉。時觀者如堵。公子意得甚。忽聞有人大聲贊曰。此鐵羅漢之高足也。公子疑其言。欲識其人。因觀者方擾擾。不可得。比至都。聞某王好技擊。府中供奉。皆天下名武師。乃投刺謁王。王命府中諸武師角。皆爲所敗。王喜曰。尙有一老翁。藝在諸人上。願與一決雌雄否。公子恃其術。欲並勝之。以成名。急請見。王使人召之。老翁至。公子下階迎。老

凡藝高者大皆如是庸人固難識也

公子之膽破矣

恃力凌老是無賴行徑絕技在身自不屑屑與無賴較而叟卒與虎兒較是必深知虎

翁鞠躬到地。公子以足跨其頭。老翁徐徐起。不之覺。相見畢。公子請鬬。老翁辭曰。前在河南見君敗某教師。知君爲鐵羅漢弟子。心折久矣。僕衰老多病。不敢以性命爲兒戲。乃罷鬬。公子偶起小遺。見所著棉褲忽穿一洞。大如掌。不解其故。既歸寓。老翁使人投函至。則片布在焉。蓋以足跨翁時爲翁所得也。布上書數行字曰。若非鐵羅漢弟子者。腎囊破矣。後此勿再輕量天下士。公子駭汗如注。終身不復炫其長。

婁天權曰。吾族誠多異材。惜數千年來。皆爲專制政魔所扼。不能各盡其長。爲國家立功勳。爲生民造幸福。以致今日民氣孱苶。爲人凌侮。可勝慨夫。

●盧虎兒　晉之

盧虎兒。臨淮之無賴子也。以健鬬、橫於市。市之椎、埋、惡少以千數。莫不下之。虎兒欣欣然自以爲一世之雄也。嘗夜飲、大醉而歸。踉蹌與一老叟相觸。遽握拳大罵。叟笑曰。若醉矣。我不與若較。吾居此東五里之桃村。若仇我者。其明日來。遂拂袖去。虎兒歸。酒醒亦忘之矣。翌日過市。復與向叟遇。肩排之。叟不動。虎兒反倒卻尋丈外。慚且憤。復大罵。叟笑曰。我豈又犯汝耶。纖兒欲索鬬則鬬耳。洶洶者何爲。虎兒度不能勝。然以在稠人

兒之可以入道而欲收之也

小懲之勿傷也益知叟之垂青於虎兒矣

寫景如繪

昔人善拳勇者有言遇老叟童子及婦人與僧尼均不可輕敵觀此良信

虎兒至是亦不敢倔強矣

廣衆中不甘退讓則奮身前搏之叟但舉手一揮虎兒顛數步外然不傷也益憤出死力抵之叟三揮虎兒三仆仍直進不止叟徐步去虎兒則追而毆之叟蹙額曰豎子何冥頑乃爾適過一短柵叟一揮虎兒遠落柵內柵內豕圈也虎兒墜其中周身爲淤泥溲勃塗幾滿亟起立躍出覘叟已不知所往趨歸沐浴易衣履愈思愈憤憶叟前言乃懷刃東出求之行數里不見有村但有桃林耳新霜天氣林無復花果但黃葉紛紛積地逾寸穿林而行簌簌有聲林盡處一茅菴頗有人居虎兒意桃村當不遠可以問訊自牆隙窺之則菴中二人對奕其一十二三歲之小兒其一卽叟也幸其未見急趨伏林間夜靜度童叟皆旣眠矣乃出時室中孤燈熒熒搖曳欲滅虎兒猝入揚刃向東壁一榻悉力劈之寂無一聲揭衾視之故無人也方欲出忽黑影若鵰鶚然拂窗直入虎兒方迎以刃不覺身已自仆刃亦遙擲數步外蓋日間對奕之童至矣叱曰若何人乘吾師不在意欲何爲耶虎兒支吾以迷途乞火對童指破衾曰此何故汝速自陳不爾殺卻勿猝問叟亦至見虎兒卽令童釋手虎兒度不能脫伏地自陳請死叟笑曰何至是援之起令去虎兒出行數步思之甚以爲奇復還伏叟前請爲徒叟不許再三請叟

至理名言

從蔡三一方面敘虎兒事用筆簡而明

颯然亦若有風自筆端出

若蔡三能曉其語則虎兒仍無賴了矣技進則人亦謙下固知悖悖者之中無所有也

日吾術以退讓爲主者也汝求學此以欺人耳得此術亦何爲虎兒再三願悔改叟始許之自是城市中不見虎兒蹤跡蓋已隨叟去矣椎埋之徒有蔡三者其勇亦亞虎兒虎兒既去蔡三遂長其羣居數年蔡三北遊燕趙道中遇一客被服甚華侈控駿騾四蹄一騾車載箱篋從之視其人面貌若曾相識者不便問也是夜同宿一廨客呼逆旅主人治酒肴理行榻若有待者蔡三怪之僞早眠偵客起溲潛入其室伏梁上客至若不覺者據案獨酌飲啖甚豪夜分乃罷猶明燭觀書不遽寢已而有物冷然若流星穿窗直入客亦距躍而起燭光下風聲颯然燭影散亂久之有虯髯人自空而踏客端坐如故虯髯垂手立若甚懼者客指旁椅令坐復仰首曰梁上君子倦乎可以下矣蔡三大駭亦躍而下三人對坐客曰故人不識我乎其少思之蔡三聆客音儼然虎兒也蔡其貌亦十得五六默識之客與虯髯人語刺刺不休語皆不可曉已而出一函授虯髯人曰爲我送之雞足山某師處限五日內得覆音毋誤虯髯人唯唯起辭出門遂不見客始謂蔡三曰吾當日盧虎兒也幸從師去今稍稍有得耳蔡三深致欣羨問師何人曰落木翁也蔡欲從盧學虎兒曰吾師規律門人不得擅收弟子須稟命焉三日後待

蔡之得以令名終未始非虎兒力也從知無賴子大有可爲祗爭改悔與否耳

劍術中所不多得之才

非客教也乏可教之人耳

我於黃河隄畔必有以報天明遂別去至期虎兒來曰吾師言子血勇非神勇不能學也今授子一卷書當不失富貴蔡視之皆射御格鬥之術習之三年中武科入爲侍衞官至副將會有緬甸之難從滿將明瑞擊緬沒於陣

病骸曰技術因以退讓爲要然虎兒三挑而叟三辱之似叟亦非能退讓者及觀虎兒自陳改悔而叟始許之然則叟之辱虎兒殆亦有心引掖虎兒耶

◉鄭澍　善之

淸雍乾間蜀中有劍客曰金飛者學於甘隴深思力索凡二十年竟悟不傳之秘歸蜀後開門授徒至者千人人自期爲崑崙摩勒也飛教之初無他惟授鍊目鍊臂之法日一稽視課其勤惰而已如是三年好攘臂者斥之好撫劍者奪之徒皆怨曰師簡我也紛紛且散從者僅數十人亦疑師之無技也請試以示飛使數十人人握豆盈把塗以朱墨而擲之飛禦以劍豆盡而身無痕乃命徒拾豆視之凡豆上皆著劍痕於是始服其術之工也爭請益飛曰此豈可躐進者汝曹腕力未靈目光未聚雖教汝不能爲也衆力請飛乃授以蛺蝶雙飛之勢衆試之疾則人劍相糾而傷徐則人劍相妨而滯衆

千古無不傳之秘術正無可傳之奇才

賊

宗旨已不純正君子可欺以其方

賊

以至奇之技濟至兇之賊其害焉得而不極

知不可猝就乃去飛歎曰千古奇術豈絕於斯耶吾旣得之豈可輕棄乃衍劍術爲八母九勢七十二步三百五十手著書紀之精思三月乃克成書藏之小閣不輕以示人也飛之鄰有鄭秀才澍者亦稍學武慕飛術納交焉飛生平自劍術而外惟好醇醪名馬澍投其所好日與馳騁郊原沉酣酒肆飛甚得意澍請學劍飛仍以教諸弟子者教之澍受教不懈如是者三年終不變飛乃以劍術授月餘飛自郊外來遙見城闉有門者勇捷特甚馬上矚之澍也策騎自他道返由是疎澍澍偵知其故度飛必不肯更授亦不復至數日後飛他出澍復來不遇而去是日飛歸檢閣上書亡矣，怒往求澍澍已不知所之飛百計尋之終不得亦姑置之澍之出也挈飛書匿山中讀之年餘盡究其技喜曰師絕技吾盡得之雖師至吾亦不爲怯矣遂去之京津京津旱道北總衢達南通齊魯多伏莽澍挾絕技遊其間要挾婪索無所不至有不順者劍戕之乃已羣盜皆惡之欲害澍而澍蹻捷甚往來如風倉猝不可近嘗宿妓家伏盜自床下出砍以刃不中中妓妓殪而澍已破屋騰去明日盜三人者方飲酒肆中忽白刃自窗入斷一人頭前胥脒下人也他盜聞之皆咋舌居京津十數年思南歸過濟南見一婦人年近四十

以詐破詐自不覺入其玄中

所謂天奪其魄

此種人雖寸磔之不足敵其辜今乃念及香火情而解之仁恕至矣

攜幼女。甫十三四。操南音。女立廣場中。把劍舞。作種種形式。婦號於眾曰。妾不幸。夫死。隻身。無所依。不得已。攜幼女走天涯。將以此技。爲吾女求雀屏之選。諸君能垂青者。幸當場一試。好男兒身手。何如。澍視女。美甚。而繞場。觀者多人。皆莫敢前。乃橫劍入。往還數合。婦忽呼曰。止。君技不凡。奈何。不通姓名耶。澍以告。婦曰。鄭君耶。若爾此地非角技所。東城後有隙地。明日盍往一較。何如。澍見女技非勁敵。且疑有意。卽應曰。諾。明日結束而往。女已先在。一縱劍。乃非昨比。澍悉技禦之。差得相當。良久。氣急汗如雨。女逼益緊。方奮力。忽人叢中一叟呼曰。妙哉劍乎。叟者。金飛也。澍一聞其聲。少錯愕。女劍下。右腕並劍解矣。旋見武士數十。各操刃奔而前。爭呼曰。報仇。報仇。澍知不得免。叟前向眾拱揖曰。承諸君命。已折之矣。幸推薄面恕之。何如。澍見叟。愧甚。叟更爲傳以藥。創愈。竟不死。始知澍去後。金飛納妾生女。羣盜既怨澍。久訪得飛。招以制之。妾若女。亦皆具絕技。也。澍所盜書。飛復搜以去。澍尋南返。凡飲食起居。皆以左手。無復恣橫矣。

婁天權曰。天下、惟盜之罪、惡爲最、極。行而出於盜。未有不奔突沖決。貽禍人羣。若盜、國。若盜、家。若盜、權。若盜、貨。抑夫彼盜、藝之徒。幾見有利己而不損人者耶。及至此以

金足跡翠天下矣所閱歷者非尠乃竟破細於女子可知自滿之一念有以致辱也

自滿之至

而損之者至矣

盜來而彼以盜往於是乎正誼歇人道亡世界亦隨之而混沌不必俟天傾地陷時也豈不哀哉

◉絳綃女

善之

金樹雲隴右劍客也矯捷精悍能日行五百里所佩雙劍長不及三尺其柔可卷爲帶而劍鋒能削堅石爲片嘗獨行出嘉峪關繞柴達木走青海窺河源復出崑崙下岷峨自蜀歸中國途中凡三遇猛獸一遇山魈皆劍殪之無留刃其劍術蓋得之崆峒一道士云金負其勇數犯險且好以氣上人嘗以事至登封登封有某姓者富人也前一日有大盜投書需金十萬限三日答覆不應者燬其家富人懼聞金來奉厚幣以聘金至謂富人曰使盜不我知而來則將不免於決鬬盡榜我名於里門使彼見之自不敢來不亦善乎富人如言逾限盜不至金欲行衆極力留之居月餘忽有扣門求謁者金見之一傖也手一函曰頃採樵山中見女子美絕賜我錢而囑我致書金發之則約與較劍者也期於少室金如期往至少室遍尋不見人東峯最高絕攀援猿鳥不能上聞其巔有笑聲仰視見三女子皆衣輕綃一作絳色一作淺碧色一藕色皆不施脂粉而天

金出生平絕技乃得上峯巔則知[illegible]女子之技與不出己下矣乃稍出劍請試何不自諒之甚耶

金技已不凡特未能造峯極耳率尚知進退否則其技止於是不得進步矣

然明治方仰視女俯招曰金君乃在此胡不登眺耶金恥爲女子所笑即出生平絕技斜趁而上女笑曰金君洵可人金登山巔乃平坦如鏡面出劍請試女笑曰君倦矣少息何如金固請二女者推絳衣女子曰妹當之足矣女遂前手一劍長亦可二尺許然不先動惟俯首視劍跗若羞怯者然金亦不動旁二女曰金君請先舉無妨也金把劍狙伏而入絳衣者視其將近徐舉劍一拂白光出劍芒若秋月蕩水須臾光四合如流冰圍雪金駭絕幾不能措手須臾女自收劍金亦不敢再試絳衣者笑曰君之技止此耶向者本無意迕君但見君揭榜里門度必有異不圖君乃僅視流俗高一籌耳金心折願受教絳衣女不許旁二女慫恿之曰妹收之何妨妹非秀才豈以男女授受不親爲嫌疑耶絳衣者乃許諸山巔有草屋數楹有蔬數畦諸女夜既不宿於此晝亦時不知所之惟間數日或來一指點或月夜坐峯前鼓琴一闋琴聲一終人又不知所往矣金居少室二年一日諸女謂曰汝技即此已足於人世可無敵不必更求矣揮之下山年餘金忽念世有所謂劍仙者此豈是耶方更求之草舍依然金居三月餘乃不一見始惘然以返

病骸曰。劍仙之有無。吾不能知。然以女子而擅此奇術。吾深願世間有其人。民國建立且十年。一般武人恃其兵力以擾亂政局。怯弱者無敢與抗。脫此三女子以一劍而戮若曹。當知五色旗下娘子軍勢亦不弱。石榴裙底。何難來無數鬚眉丈夫屈膝耶。

崔生

王無爲

此師可謂知人

崔生失其名。閩之長樂人。治拳術。其師柴姓。武當之衍也。技精絕一時。授徒以千計。崔生獨升堂入室。長縱跳。重牆所不能禁。與人競走。捷若燕飛。年三十。別柴將走山東。柴顧謂餘人曰。吾道從此其北矣。但崔某有夭徵。其死於技乎。崔聞而怏怏。不辭而出。柴呼進之曰。吾此言非得自相術。乃以汝之躁妄故言。庶幾改之。反夭爲壽矣。崔始悟柴意所在。謝曰。願如師言。誓實吾技不輕與人較。師幸勿爲某慮也。遂行入濟南。走登萊二州。止於曲阜。遍訪能者。未嘗一較也。後忽至掖縣。聞傳東海名。趨謁傳。傳技有足多。傲慢無禮。崔心惡之。欲與較。慮不勝而罷。會有傳之仇余某。極言傳技不足多。慫恿角力。崔至是乃不能自持。卒與傳鬥。傳不能加崔。勢且敗。傳有徒猝出不意。拳傷其脅。立

終以躁妄敗

藝之高者則其自處也愈謙

可人

時咯血升許知重傷矣罷鬥歸逆旅匆匆束裝返閩抵閩傷大劇勢不能支使人速柴至柴視傷處良久喜曰此其高下之間判生死者耶此傷雖劇必不至死第愈日長耳因授方爲治半年而瘥崔從此不復敢與人角力尤諱言擅技讀書自娛恂恂若文士唯方余齠齡崔已將六秩世事蜩螗浮雲易幻不識此君至今尙健在否也

婁天權曰諺云大船翻在陽溝裏誠以擅技之人往往恃能疎忽易爲人乘苟爲庸流已無希人之心人豈能無故害之哉此崔生之所以敗也

●林士高

叔南

拳術以少林爲正宗由陳道人傳入永嘉而流於雁蕩雁蕩山間人多習拳技實爲少林宗派中興之者則爲林士高士高山之謝公嶺脚人少時即喜習拳棒積三十餘年之久技成乃開壇授徒於碧霄洞四方來就學者數百人其練技場之地以長三尺石條豎立平鋪堅實無比士高精於拳技而性極和藹從不自矜一日有僧登門眇一目操齊魯間音行時微跛厥狀甚羸願求習藝云素喜拳術恨不得名師指教夙仰威名請執弟子禮問以姓名住址則罔答士高察其狀知有異謙詞謝之不去乃欵留而加

欲取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

[illegible]以總

禮焉。眇僧居數日。無所事。日觀士高授徒。亦無所可否。日爲月朔。僧出銀數十兩沽酒肉。飲士高及其徒衆。曰以此結同門之緣也。飯罷。請與其徒衆角技。無勝負。惟與角者覺口內時有沙石飛入。未審所自來。後乃及士高。數十合。仍不相上下。士高步步逼進。僧幾不能禦。一轉側間。僧掟起一腿。跌士高去三丈外。士高猶能植立。乘勢騰進。僧伏於地上。形極渺小。無所施技。猛提一足。擬儘力蹴之。僧以兩指夾其趾。士高痛徹心髓。毋能少動。哀乞饒恕。僧大笑而起曰。孺子可教也。吾走徧天涯。工力與汝相等者。殊不多覯。惟欠得法耳。乃閉戶以拳法授士高。竭一夜之力。盡傳其秘。翌晨辭去。挽留不獲。僧去後。士高之徒衆覘察練技場地上。指痕斑剝。始悟昨夜角力時。口內飛入沙石。乃僧以指撮石擲之。僧之神勇爲何如耶。自是士高之術大進。名震遠近。從者日衆。年至八十餘歲。步履矯健。無龍鍾態。太平天國事起後。以無疾而終。

要天權曰。謙受益。滿招損。世上何事不然。而糾糾者。尤難出之以謙。至能出之以謙。宜其大益于身。觀於林士高信已。

◉嵩山老衲

佚名

視彼由盜賊而遁逃岸禪門者爲何如

深山中乃有此干城

藝不及人而猶妬勝己者嗔無類之至

此僧皆盜之不如

嵩山之陽深林叢菁中有古蘭若建自初元廣廈千間半已頹傾虬松翳日古栢障風赭垣赤壁峭立千仞僧之居者千百人輒有武藝蠹具此身手所以自衛盜賊耳僧拳術宗少林而删繁就簡務實去浮自成一派曰朝華朝華者主僧之法號主僧歷城產數世精技擊至朝華殺人滅家逃匿嵩山剃度爲僧衆頭陀驚服其藝請長于羣所授諸技精鶩八極均發前人所秘衆乃因其名以名之寺無門戶出入踰垣生人不得進雖三尺小僧如壁虎游牆身輕竹葉荷有行脚僧至得踰垣入許寄食齋廚否則牆外伸頸耳某日有壯年僧挾大鐵椎二重無慮數百斤經嵩山踰垣入寺寺外觀者莫不駴汗浹背竊嘆其雄健無倫無何忽又踰垣出後隨一燒火老僧栖臘其容肩荷兩木桶就汲山泉滿荷之復踰垣入見者咋舌估其桶中水重量逾鐵椎且倍之而老僧自若也壯僧本欲炫能于衆僧今見之意消喪氣而去將謀于某寨劇盜思合力以攻衆僧某寨即在寺東三十里高崗之上自擬于綠林黑寨殺人越貨日必數起主寨名飛天虎暴厲恣睢橫行不法官吏不知問亦不敢問也飛天虎所懼唯寺僧不敢近蘭若一步聞壯僧請合力攻寺僧初猶畏縮不敢僧數數說之心遂動于是椎牛盟衆誓必

知難而退　盜亦狡黠

至死不悟

放下屠月　自可成佛

盡殲衆禿。正午興師。率衆進攻。壯僧爲先鋒。飛天虎作後盾。鳴金助威。抵寺址。壯僧命破牆而入。揮椎擊牆。牆堅如鐵鑄。體爲反躍。手廝木不仁者良久。衆盜環而叩牆。絲毫不損。咄咄稱怪。議縋而入。盜衆復不敢輕進。于是相率歸。至晚。壯僧議用火箭射入焚其寺。若然頭陀無噍類矣。飛天虎稱善。因再率衆往。燃炬如白晝。又用火珀松脂膠于箭頭。爇以射入。射數箭。甫脫弦。突有數僧持棍躍垣出。鐵棍起落。衆盜四潰。觸僧棍者。罔不立斃。格鬥移時。以數僧敵數十盜。盜猶不敵。壯僧引椎着僧棍。椎爲反擊。手廝失椎。飛天虎力格二僧。喘汗不得休。正洶洶之間。忽見老僧蹲牆上大喝曰。我輩出家人以慈悲爲懷者。何陡起殺人心。在此戰鬥耶。老衲纔一合目。汝輩已犯法戒。速休速休。僧始稍懈。老僧一躍下垣。舉禪杖擊盜。衆肩各一下。皆直立不能動。老僧數其罪。絮絮與語。如講經然。盜大感動。間有泣下。老盜一一跌以足。始得回復自由。盜衆歸。詒壯僧擊殺之。飛天虎自願歸田去。衆亦從之。不復返。棊爲盜矣。

婁天權曰。法律不足畏。強力不爲制。一聞老僧之說法。遽能感激其天良。不復爲盜。使官吏而知出此。宇宙間恐不復再見盜之踪跡。惜乎世之無此人也。

萬無一失者。乃竟無一不失。甚矣人之不可自誇也。

射者固自以爲奇。觀者亦以爲奇。而區區一乞丐乃謂不足奇。斯眞可謂之曰奇。

汝何人乃敢誇大口。豈敢臉皮厚耳。

至此想可算得神箭。

神手箭

佚名

魯省某鎭。有柳武者。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而弓箭最爲精熟。百步外射人。萬無一失。故咸以神手箭呼之。鎭東有關帝廟。前豎旗杆二。頂上刻獅子滾繡球狀。時値五月十三日。進香之人甚衆。柳武手持弓箭至山野打圍。適從此處過。見旗杆上之獅子滾球。遂挽弓搭箭射之。竟將左邊之繡球射下。又一箭。而右邊之球亦隨。進香者環繞而觀。人人歎絕。惟道旁有一丐。呼曰。如此之箭。烏足爲奇。柳驚問曰。是則若何而始足奇歟。丐答曰。如能射我。方爲奇耳。柳曰。此何難。惜爾我往日無寃。近日無隙。何可射汝。丐笑曰。果能射死。亦無怨。柳怒曰。汝一乞兒。有何本領。敢誇大口。遂發一箭。向丐射之。丐一擧手。卽被接去。再射亦如之。連發數箭皆然。柳大慚。面紅耳赤。仰天呼曰。余神箭之名。一旦被汝掃盡矣。丐曰。爾無慰。可隨我來。乃導至一山下。曰。子箭非不甚佳。奈尙未能精熟。今授汝以箭書一部。按書習練。他日當所向無敵。惟成名後勿忘余今日可耳。語次。委書於地。丐卽不見。柳拜謝。取書而回。專心習練。三年技大進。後中武狀元。壽至九旬。無疾而終。

婁天權曰。吾不省世界固有此等奇人否。設或有之。雖爲執鞭吾往矣。

雖任氣然尚識深淺非眞魯莽者比

◎少林僧

佚名

錫山某氏者。巨富也。年已耋耄。僅一子十餘歲。忽得瘵疾。即俗呼爲童子癆者。日漸羸瘠。歷徵名醫不少痊。某大憂。一日忽來一僧。持鉢求募。某素好施與之。齋僧見其子大驚。謂某曰。貧僧叨盛齋無以爲報。幼習按摩術。願爲公子治此病。某大喜下拜。僧與之約曰。闢一靜室。屏絕家人。一日三餐。以時置門側。僧當自取也。某諾之。僧遂日爲按摩。逾月餘。某伺僧他出。欲入內探視。而門加鍵。因窺於門隙。見其子撥覺跳躍。面色紅潤。大異昔時。又旬日。僧偕其子出。謂某曰。邀施主福幸不辱命。然貧僧願得公子爲徒。授以拳棒。某諾之。年餘技成。僧遂別去。自是僧歲一至。課其藝。歷五六年。錫山又來一僧。賣藝與之角者。輒爲所北。某氏子少年任氣。與之較。久之僧仆。某氏子欲去。僧起牽其裾曰。君拳法類我派。誰授子者。某氏子不肯吐。遂歸。期年其師來。某氏子舉以告其師。曰。我少林二房僧也。自寺散後。各雲游四方。以藝度日。相約不授外人。我以子可教。故破戒。不料子恃勇好鬪。以致事洩。我不能留矣。堅欲去。挽之不可。自是遂不復至。而某

知其邪僻而復以絕技授之如虎附翼法雲誠多事矣胡大之爲盜未始非法雲有以成之

氏子亦不如前之任氣云

婁天權曰習拳術者往往明醫蓋人體生理學固彼所應研究者也惜某氏子因恃勇好鬬致見絕於師不然彼所詣固不止區區拳術已也

●大盜胡大

子詰

羊城有胡大者積年悍賊也雄捷能躍門樓少時學習少林拳棒得其秘授其師曰法雲上人嘗戒之曰覘子之貌當入於邪僻以非命終然子之聰明才力實爲及門之冠吾有絕技舍汝無可傳但傳之又恐汝爲害于人不傳恐此藝湮沒不能嗣響於人間以是躊躇胡大指天誓曰決不爲非謂後日必自束身正道不爲師門之玷法雲上人乃盡出所得授之後胡大父母俱亡不善籌家計迫於衣食乃入匪類爲盜積案纍纍縣中捕役畏其勇即知窩藏處亦莫敢往擒一日胡大潛至省垣伏匿城西塘魚欄附近蹤跡詭秘人不敢告營中某弁者亦以拳勇名因於晚間遴選壯勇百餘名各持槍械前往圍之三匝號於衆曰如見賊首出併力擒之無令逸去時胡大在內手中並無利器聞之亦不驚懼從容啓戶自外遙內望之洞然胡大將酒肴陳於廳中高坐細嚼

何等勇健

旁若無人衆相視莫敢先發某弁大怒叱曰汝等眞可謂酒囊飯袋矣持矛逕入衆亦隨之胡大擲杯大笑雙拳兩脚縱跳而前大聲謂衆曰汝等勿太相逼乃公去矣言未畢投袂而起不知所終

婁天權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况絕技乎法雲之於胡大知其不可不忍己技之失傳而忍生靈之荼毒其罪浮於胡大矣

◉飛鼠兵

佚名

冬烘頭腦中固大有人在

先聲奪人

清雍乾年間余鄉有陳姓者延一客籍蒙師課其子經年不回且勤教讀賓主甚得一日主謂師曰樹上鴉鳴甚爲可厭師問何在主偕師出屋外指曰此呀呀者正鳴也師舉袖向上拂之鴉即落地主大驚疑索視師手則頃出屋之時適見黃豆隨撮一握耳叩其術自言少習袖箭百步內發無不中主因命子天門稟受其術師僅授拳棍已一時無兩後松江提督有武狀元出身者天門欲與角技至松夜掇提署兩大石獅擱大門口翌晨合署驚譁數十人推挽之不少動天門旁笑曰何用多人兩手掇至故處提督聞之大驚曰此必陳天門來與我校力也吾命休矣旋得一計延天門入署欵以盛

好炫技者其結果恆類此年氏門下囿無奇不有者也

筵將右手日夜浸冰水中數日遂謂天門曰聞先生絕技先受我拳可乎天門坦然許之及拳至腹便知中計急歸家竟瀉血卒提督誠譎矣然非此必死天門手好鬥者必亡可無鑒歟蒙師竟不知姓氏自言少入年大將軍營充飛鼠兵謂能晝伏夜行一躍數丈以是羣咸以飛鼠兵稱之

異史氏曰陳氏始謂得此良師乃其子之幸孰知戕其子之身噫是果其師授技之咎歟抑亦其子不善用其技之咎歟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訪師篇▼

●白氏拳術紀聞

塵因

吾國拳術久稱於世相傳派別綦繁然不外於練氣練力爲入步之初堦而亦爲練習拳術之秘訣夫練氣者屬於柔性練力者則屬剛性精而言之運柔而剛者爲上乘是故練力不如練氣果其練氣大成則如神龍夭矯使人莫測端倪雖運其技術等於繞指之柔而可立破堅壁敵人遇之其傷而靡知其何以傷其軋而靡知其何以軋嗟乎若是云者歷觀今古有幾人哉清代康乾之間草莽之士大多尙武一時大江南北罕弗知有甘鳳池者而弗知與甘可以相頡頏者猶有常州白太官在也白太官生於清

室中有火無人必屬險境自太官貧然而進吾爲之揑一把冷汗

不是冤家不對頭可爲太官夫嬌寫眞

代雍正時廼明尙書白昂之嫡裔年少而美嗜武術甫入冠已得少林之眞並嫻習內工如壁虎勁八段錦等皆嫻習且工年二十未娶浪游淮海燕趙之間未有挫其鋒者一日、道過井陘、迷於行徑日暝入峪而四山環抱莫知所之又行數十武一荒店在焉茆屋三椽狀至毀敗雙扉重掩太官探身窺之闃寂無人室中祇繩牀竹几各一蓐几上殘蠟半枝燼影將滅不絕如縷榻左覆一瓦缸形巨可盛石水斯時太官疲極遂入室少憩詎知一夢方醒時已夜闌忽覺風吹牕紙瑟瑟作響太官大疑後見巨缸振振若動搖一人自缸探首窺示俄而躍然起奪牕而出太官急逐之不得欲避去又苦夜深無地可徙無已仍枕刀假寐又頃燭滅月光自牕隙射入作慘澹色隱約又聞牕櫺格格響忽覺黑影一線踰牕進恍如飛燕落榻前細視之廼一絕妙女子手舉雙刀砍下太官急避其鋒刀砍榻沿入木猝不及拔太官廼抽刀與格鬭不敵欲遁去後覘牕外若有人伏不敢由戶出疾向上蹤手承屋樑奮足踢椽椽折瓦飛遂聳身出女隨之馳逐數十里天色已曙二人力俱不支咸仆女暈不醒未幾太官起覘女兩頰酡然眉目娟秀豔之不忍傷折復自溪澗中掬水與飲女蘇感其情遂委身以事太官於是

白太官胡唐突乃爾或愛材心熱急不擇斷耳

携歸琴瑟靜好三年舉一子曰阿虎甫晬太官、又、他去、一日途過魯界近黃河遂操舟進又夏家莊而河岸雜樹叢集忽見一孺子盤旋樹枝之上幾欲墮水太官急往救之孺子、大、怒、曰吾在此作戲干爾何事耶復縱身登舟奪太官隨身之扑刀去太官急逐之孺子行殊疾太官足力弗能及約里許至一村舍孺子直入村村前一老者佝僂立村側鬚髮斑白年約五旬餘貌至清秀揖迎太官曰小兒何事相忤累君如此發怒耶太官舉以告翁笑曰小兒頑皮太甚老夫亦無如其何君息怒請入寒舍少憩吾必有以報君太官無已遂隨翁入邨入坐各道姓氏始悉此地即名夏家邨老翁曰夏平孺子迺其次子曰英保纔十一齡耳太官復讚英保好身手並勸其習武夏平曰小兒驕甚非秉有驚人技者彼不願師之奈何太官復自薦夏大、笑、曰得君賜教固佳惟小兒處仍得與之商酌太官大赧然亦不敢與競談次英保忽跳躍出曰白君欲爲吾師亦可第兒須白君一較果勝吾當師之不勝則何如……夏平、叱、之、曰孺子何知白先生名聞南北烏屑與汝子戲哉英保仍跳躍曰兒不解何者爲名惟較實力之上下耳夏平欲叱退太官、阻、之、曰翁毋阻吾亦深願領教脫不勝吾願以此刀爲贈此生事翁爲

足見天下之大能者綦多決非一手可能掩蓋也

師永不在令子前談武事也夏平亦欣然諾遂令英保出場與太官格鬥交手而後歷二時不分勝負蓋太官之剛足以控制英保而以柔術論則非太官所能占勝於是太官以剛進英保則以柔避太官以力取英保則以智禦太官多以矮式與敵而英保反縱高躍之且英保身手狡若猿猱着着使太官捉摸不得迨至薄暮日光已歛太官仍不克取勝而精力已疲憊極矣夏平遂從間止之曰可少憩白先生乃從遠道來勿使其久勞來日續較可耳聲甫息英保雖身立夏平身側神色自若嘻嘻酣笑不已太官雖力止不使喘而神色已失常度矣復入室太官遂禮夏平爲師認英保爲師弟欲以刀爲贈夏平辭不令承受曰前言戲耳吾因愛君之材因作戲謔乞勿見責爲幸太官亦惟報以微笑繇是於夏家村小住三年技乃大進後始知江南大俠甘鳳池亦夏平之高足子弟也清代中葉少林派拳術盛行風塵草莽之間好弄武者多宗斯派他若武當派者什之一二而已惟少林派多傳於方外人而一般嗽哺酒肉之遊腳僧亦多假此美名橫行風塵中者一日夏平偶偕白太官入城市忽覘一廣場周圍數百人狀如蜂擁夏平偕白太官亦雜其中迺一僧在場中賣藝濃眉巨目年約三十許人身長

大不慚可使識者齒冷

六尺有奇兩臂虯勁無倫比口操江浙音狀至惡俗揮拳旋舞迅疾如風其技術似庸中佼佼而非平日賣藝者比也舞畢復拱手向衆道歉繼曰小僧之技固陋不足登大雅之堂第歷遍數萬里與敵將千人竟未遇一對手今在場者當不少內家曷可入場一較乎語甫竟忽一少年入場僧以斜目睨之覘彼少年纔二十許狀亦偉大良久僧睨之曰可惜可惜少年益憤遂與角即舉手作黑虎偷心式向僧胸際擊之僧急避更以餓虎攫羊式還擊少年方避其鋒不防僧飛一腿少年顛仆丈餘外如中巨創其家人急扶之歸而繼少年與角者十數人咸爲所敗僧復召之竟無敢應者僧遂捧腹狂笑曰吾初以爲天下之寬不少能者庸知噉飯者特多殊使老僧掃興不淺老僧今來特爲訪友今又空走一次矣言已欣然作自豪狀又久曰前所獻者迺拳術今再獻內工以示吾拳術之來歷耳遂出一籐斗重量不逾二斤高可尺許底尖而口平持之示衆曰老僧趺坐此中脫有能撼動者吾即折服否則請代籌五千金爲保安費言時色頓變將斗安置場中躍身而入合掌趺坐如老僧入定狀時有不平者共往撼之不少動僧狂笑曰速籌五千金來爲爾等造福可耳何必徒尋煩惱時夏半已憤不可遏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彼僧豈可以一手掩盡天下人宜乎召禍

又來矣

止陰詔白曰爾可出手矣太官猶覺自怯夏平曰不勝吾當爲君助太官遂奮身一躍入場飛腿踢出彼僧及觔斗均跌出數丈而外半晌僧使掙起一時觀者大譁僧復止之曰此偶然耳更請白獻技太官亦不辭適場側橫列一巨石長可七尺餘太官欠身臥石上以背貼石復立起石亦隨身而起僧大駭太官更以兩指彈之石立倒頓碎十數段太官神色自若曰大和尚可能一賜教否僧舌頓結不能答抱頭鼠竄而去閱三年太官往山西太原省途過太行山下忽遇一僧自名鐵肚佛者亦以賣技生活太官往觀之即三年前敗於彼手之和尚也僧覘白來即怒目瞋視曰君可憶及三年前事否今將與君索舊賬矣言已袒衣露腹便便然如覆箕遂指之曰君可試擊三拳吾若少動終身不談武若不動君當補償吾三年之辱否則吾與君生死決也太官即諾之私忖曰敗戰之將不足懼也遂迭擊三拳果不動太官大駭僧急轉手扭白之衣襟曰今日當讓老僧自豪矣復與白角力白不敵將敗去最後易以柔進乘僧之虛又作探囊取珠式忽聞僧大吼一聲則僧之腎丸已入太官掌中矣僧頓暈倒而殂一時觀者多頌白如神人而白太官之名因之大震又數年太官南下將抵里門約里許見一孺

白太官居心太險宜乎有傷子之報

寥寥數語在白太官吻中吐出沉痛至極

子年不盈十稔堅握小拳猛擊道側巨石石暴火星灼灼射出尺許太官大駭默忖曰年稚如此其長大則吾無立足地矣遂舉手暗擊之孺子不支痛且死復大號曰吾父白太官何不歸兒將被人毆死矣太官大窘急救之不果遂舁尸而歸夫婦大慟幾絕終身不談武太官、之、堂孫曰轉、兒長其叔阿虎四齡襁褓中太官夫婦愛至極時以藥水洗鍊其筋骨四五歲之間即使其練內工周身骨節柔如緒惟性至憨入冠而暴慣喜平人之不平事鄰里間多呼之曰大痴緣是轉兒亦以此自名也迺祖自喪子後終始不談武事且不走村里一步夫婦朝夕以蒔花自娛有時大痴請說武太官則太息拒之曰練武不如養氣吾今不願談此並願爾亦可不必談此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大痴雖不敢與辨而中心終不然是說仍自練習不少憩鄰里之間一時有老白小白之稱某年、夏正鄉人農忙之時一日二牛鬥道側道中往來行人多裹足不敢近二牛彌鬥彌烈奮不可解觀者大恐蓋懼二牛必傷其一然亦無術解紛也適大痴過其側人咸阻其不必前大痴微笑不聽趨前伸出左右手分持二牛各一角立解且二牛皆木立不克少動觀者譁然多驚彼爲神勇而大痴之名益彰白家橋之河道清代

嗚呼皆恃官勢作惡之故也

痛快痛快

運糧時有過往者其運糧者每一艘中約計二三十人不等運糧時多結羣而行或三四十艘或五六十艘之船隻結爲一羣其操舟者性多暴烈凶橫所經之地肆意騷擾居人咸不堪其苦引爲隱憂一日大痴坐河畔網魚適遇糧船經過大痴一時不及網讓道彼船之纜夫亦不少讓直衝而過迨纜索與網索相絞大痴則將網索一彈纜索立斷岸上之纜夫均仆爰是大怒急召其夥數百人均持木棍登岸與大痴奮鬥大痴不拒亦不少讓遂縮身若拳形任衆捽擊不還一手路人觀之皆不平然亦無敢趨前解紛者約時許羣持之木棍多折斷而衆怒仍不可釋大痴遂立身曰再若是毋怪迺翁不耐煩復伸兩手橫掠一周羣夥俱仆斯時各船之舟子俱登岸欲與大戰大痴覘來勢凶猛知非臂力所可勝者遂奮前以指一一向衆胸膈點之衆殭立不能動其幸免皆大恐復央大痴解釋大痴笑曰爾等迺自尋煩惱請在此小立三五年亦可耳言竟急轉身去舟人多知非央求所能解釋者最後迺延當地士紳轉圜大痴以此後運糧過徑不許登岸肆意騷擾舟人謹諾不敢抗並勒石河畔以誌永久大痴遂一一釋之各皆猥狽而遁此後運糧船經過白家橋多不敢犯而鄉人至今猶德之

儒冠誤人不知凡幾吳扆晉之說與吾深表同情然亦足徵吳之抱負不凡矣

塵因曰武術固有利於人然亦足以害人其所能避害趨利者全貴養氣耳試觀白太官誤斃其子阿虎事皆是養氣之工夫尚未做到極點之故若歸咎於練武誤事則武術寃煞矣雖然又豈僅練武之一端而貴養氣哉孟子曰吾自養吾浩然之氣斯爲處世之名言

●吳扆晉軼事　　塵因

歙縣吳扆晉者生而矯健有奇氣少孤家貧不周衣食然不愛人憫恤迨年十五仍無所事鄰里間時有年長者勸其讀書吳扆晉笑拒之堅詰其故曰天下誤人者莫若儒冠吾寧能自去尋煩惱哉或勸其傭工吳又笑拒不納爰是里人多鄙之日久幾無人與其通往來者吳家處縣西之溪南村崇山四蔽巒巘綿亙居民敦樸有古代風年壯者輒好弄武吳亦性嗜武術苦里人多不樂與羣吳亦不樂與里人伍日輒於山麓間迎風擊掌以百數記或以腿向空中橫掃十數度或以砂袋縛兩踵而縱高每日黎明必如法自練風雨不廢如是者五年未嘗一日間斷其臂力足可辟易百人然未嘗一試里人亦多不知者蓋因其儀表恂恂然不類嫻習武術故也里中有王姓名德昌者

開之可使人作嘔三日

儼然操必勝之權

素以販布爲業家道小康可爲一村之冠德昌好善施凡有告乞之人若求之巨細必應一日有二黑漢往告貸狀至凶惡入其門即出撲刀二柄擲堦下復求見主宅居停德昌出見之初仍以禮相待請示姓氏二黑漢遂同聲曰江湖游俠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聞君多財仗義請借我三千金毋少却却則非君幸也德昌瞠目不能應既久遂婉言曰不才曩以販布爲業所獲戔戔之利祇在錙銖之間即少有積蓄亦不足千金之產今多埋於黃土中靠天吃飯而已壯士若取荼資十數金左右不才或可應命如君所說不才雖即時破產亦不能得此數壯士志在大謀可別向他處設法一漢大笑曰守財虜亦欲留此灼灼黃白物帶從棺材中去耶豎子不屑與言請與吾一較果君勝吾等從此長辭不再進溪南村一步否則請爾速離此宅無勞乃翁破殺戒也言已即飛掌擊堦下石礎石礎頓碎若冰紋復舉掌向主曰爾之大好頭顱能抵此一掌否德昌大窘惟迭聲乞壯士饒命一時觀者如堵雖代主不平者有人然覷此二漢之技能恆莫敢挺身與敵相持少頃忽一少年挺身出衆目睹之即里人鄙視之吳辰晉也衆覷吳出與抗咸譏其妄多默忖曰螳臂當車此小子亦是活得不耐煩矣二漢覷吳之

吳平曰練掌與空氣爭戰此乃練氣工夫宜乎非彼二漢所可敵矣

即此三字足以代拳術之眞傳矣

形狀其文弱不禁一捻遂佯笑曰乃亦敢代人不平耶請再練十年脫盡爾之乳臭氣或可來吾前受業吳仍立堦下不少動惟頻頻笑曰今日與君等來角力勝負生死皆繫此掌之中一揮手間即可分別上下胡嚅嚅效兒女子態耶一漢笑指撲刀曰爾獨不畏此物乎吳大笑曰丈夫殺人奚必假手於此等蠢物實告君君等既恃此作惡已非殺人手矣今君既來吾村乃處客位請先出手可耳一漢大怒奮袂趨前欲捉吳臂吳閃身避其鋒甫一舉手還擊而彼漢之臂忽低垂失去運用之效力筋骨間如受巨創酸痛幾不能耐次者趨前助之其受創亦然二漢遂赧然不語拾刀而去復顧吳笑曰十年後吾再與君相見可也繇是吳之聲譽大噪里人多刮目相看間有詢其練法吳曰吾向不解練法惟吾性好弄武又苦無人教授故終日惟向空氣中虛擊五年以來一日未嘗間斷久而則覺兩臂抒折有風偶擊巨石掌尙距石尺餘彼石已碎有時手擊百數十斤之巨石輕如拾芥吾始知力已少進然卒不敢與人競迨今覘彼兩傖亦可稱豪則吾或可出手矣或勸其學拳術吳唯唯然卒不見其與人談拳術里人有好事者欲求其傳授吳則以打空拳三字答之其他不道一字又二年一方外人入村

旨哉斯言
吾願後世
好弄武者
多師此言

乃特訪吳展晉者吳遂隨之遊又三年始返時歙之北鄉有李翁素以販賣梨果爲業幼年亦嗜武術尤精於蹴踢名震一時鄰里中婦人孺子莫不知李翁之蹴踢利害間有趨前求教者李翁多拒之曰武技易招凶事非利世之術我輩乃良善之民得不知仍以不知爲善繇是里人雖知其精於蹴踢而不知蹴踢究竟若何精善也一日李翁負擔行村市忽與人忤飛起一腿而彼蹴者仆尋丈外良久弗能起時爲吳展晉所見急往求授李翁固不與言吳憤甚然亦不敢與角自此吳日躡翁之後欲乘隙竊其技能適將中秋節李翁弛擔村側吳趨前佯欲購梨使翁悉取所有供獻之吳一一播弄幾熟最後不顧而去李翁憤極急飛一足蹴之斯時吳已有備疾閃避復長揖而謝曰謝翁之賜吾誠獲益良多李翁知其技術爲彼竊去遂大悔然已無及矣未幾吳遇一道者從遊五年技益大進所謂內工外工皆非常人所及其聲譽亦不止限一村鄰邑鄉鎮罕不耳吳展晉之名而神悚者道者復邀吳遠遊吳亦願從之往從此江淮之間時見吳展晉足跡燕趙多好武者康裕之家則藉以自衛其非康裕者則藉以淪泊江湖賣藝餬口或有陷入草莽間爲萑苻之賊會江淮大水飛漲千里良田幾成澤國清

恐仍是吳之雕蟲小技也

淮揚泗一帶哀鴻遍野老者死於溝壑而壯者流於四方膂力少強之徒日間賣藝餬口夜間則爲盜爲寇一日吳大醉途過揚州小教場忽見一賣藝者橫列木椅十四彼漢縱身從椅隙中穿過自首至末一瞬而過狀如飛燕身手俱不著地一時觀者喝彩如雷動咸驚其爲天人適爲吳過覩之狂笑曰雕蟲小技烏足云奇觀者頓然聲止反顧吳乃一醉漢遂置不與辨惟賣藝者艴然不悅卽挺身逆吳曰君旣鄙視當能彊我曷弗在此小試何如吳益笑曰此烏足以難亦不卸去外衣卽束身如法行之不少異觀者益驚而賣藝者仍不甘服曰君亦別有所能否吳笑曰吾善游龍術今可一試遂索一巨罇滿盛酒置案上復以二指擊案脚平舉過頂周行藝場三匝神色不變最後徐徐落於原處而滿罇酒涓滴不溢一時觀者狂呼咸頌吳藝賣藝者大赧急收場而去翌日吳屒晉午寢忽一雜役持刺進吳接視之乃素不相識者役復稟曰來人欲君同行云有要事商也吳遂如約同往行約五里許忽見一古刹在焉墻堵荒蕪似久斷絕香火狀導者引進甫入門則覩十數彪形大漢赳赳然如虎賁之士細審之昨日賣藝者亦在其列吳始知身蹈賊穴必是賣藝者尋釁首由賣藝者迎至堦下握手入堂

儼然似虮蜡瀾之老襘彪夾張桂蘭也

今日請君來並無惡意蓋欲與君角力果勝吾儕則揖君爲師永矢弗在江湖賣藝若不勝恐今日即君生死之紀念日也吳笑亦不拒賣藝者遂前撲欲捉吳之衣襟吳反手捽之賣藝者仆環境之夥皆擁上然多不能近吳身後卒爲吳捽仆衆知不敵復謂吳曰殿中偪仄不足展吾等身手曷往埜外決鬥何如吳立應之遂同往殿後一深林中庸知早有數十人執械而待吳知是日之械鬥不可目爲兒戲但手無寸鐵似難挫敵夥之鋒無已惟自褫羅衫一襲紐作繩式雙手捉其兩端與衆格鬥衆力不可禦各持械等於無用遇則械落或折未幾而鳥獸散竄入林中吳亦不追逐仰天狂笑曰吾以爲若儕乃銅鑄金剛庸知俱是紙糊之羅漢耶如是則負吾一襲羅衫矣言竟又大笑出林甫行數十武則覘道側席地坐一老翁年約八十餘作佝僂狀身側坐一女郎年可十五六髮鬖鬖垂肩際神彩娟秀吳過其側翁即舉頭曰君非歙人吳辰晉乎吳愕曰翁何知者翁笑曰老朽耳君之名久矣適間林中械鬥君藝良佳第爲若輩鼠子敵殊不値耳今孫女雲兒不自量力欲向班門弄斧惟冀君指疵毋吝敎誨吳亦知彼女郎必有特殊之異絕非前次賣藝者之儕遂答之曰教誨則不敢承受然亦深願廣

雲兒固可愛然窮煞一個好漢矣

吾之目光女郎遂斂衽作禮出劍而舞俄而白光有聲草木俱冷又頃祇見白光一團灼灼奪目久而不辨衣帶之痕跡又久而化若一團白光幾不辨其中尚有人在舞罷白光頓斂草木皆春女郎端立嫣然神色自若吳大驚咋舌不已後隨老翁談劍術又三年翁以雲兒偶吳伉儷益得而吳之技藝從閨房中獲得老翁之眞傳尤夥從此吳辰晉之名大震江湖豪客聞之多退避不前卒無一人敢攖其鋒者明年吳偕雲兒遊東魯途過一古刹欲入內少憩甫入門一僧出迓虬鬚虎眸形至凶惡似非慈善者惡笑向吳曰客從何來亦勞頓太甚將藉此少憩耶言時雙目斜睨雲兒不少瞬吳窺之心殊不悅然既入門亦不必貿然示怯遂偕雲兒直趨進形若無事也纔過正殿猝見廊下環立十數強人狀多猙獰可畏各向吳及雲兒咸作輕薄狀切切私語目光漸集視雲兒爲的其神態亦至猥褻也吳斯時大憤急欲出手扑之雲兒則以目示止彼老僧仍延吳等進詣後殿則見屋瓦零落垣堵傾頹吳卽返顧僧曰此地殊無可觀覽吾等仍在前殿少憩何如彼僧笑曰吳辰晉君爾豈忘却故人耶吳聞之頓怔熟審之彼僧似曾相識僧復曰君之游龍術殊足使人驚駭今則請君入甕蓋欲踐十年之約也

果於諸君入縠矣

即此言語已非常人所及矣

會廊下諸僧俱進環圍吳及雲兒吳知已入賊穴遂出手與彼僧敵雲兒亦佐之諸僧咸奮袂進直取雲兒曰箇妮子亦敢向虎吻拔髯乎遂直前與格詎知力俱不敵吳偶促步前進忽踐一石石立轉動吳及雲兒俱陷入土穽吳及雲兒既入穽焉則見穽中黝黯異常了無所覩穽之左側裂一隙輸入一線微光復覘穽中白骨累累陰森逼人如墮鬼域再四顧穽中宛若鐵壁欲遁而不可得惟夫婦相對咨嗟浩歎而已既久惟聞穽頂有人往來若監視穽中之囚者復聞羣相會議有謂個妮子色固妙絕天人其技恐非莽大哥所敵吾窺其狀似非莽大哥所能伏者即或允之亦非莽大哥之幸有謂如彼之妙人活活餓斃穽中亦殊太忍有謂吾等今晚或往殺彼賊折彼妙人之翼此事如可轉圜有謂彼賊若以智取或可若以力敵似難取勝奈何紛紛絮語不已然皆爲吳等所聞吳遂私慰雲兒曰吾等可脫此穽陷矣緣是二人戒備禦敵未嘗少憩入夜忽覺穽頂移動吳趁勢飛足蹴之石板頓崩吳及雲兒俱躍身出穽時彼惡僧手持戒刀而進衆僧俱進皆不能攖其鋒未幾彼僧之戒刀已爲吳得於是衆僧次第踣一一受誅無孑遺後火其寺而去次日即偕雲兒返溪南村而村中父老見之多刮目

棋逢敵手矣

相待吳亦不與人爭間有勸其操保鏢業吳笑拒之曰吾人練武乃自衛非恃爲豪家作看門狗也後收三五弟子談武自娛其弟子雍國良者乃吳摯愛之高足一日過歙縣市中覩一遊僧強索於市人雍大不平怒叱之僧反長揖謝過雍歸後神思頹然吳異之雍舉以告吳大慟曰此不可瘳矣逾四日雍果歿餘者詰吳之故吳曰此惡僧所施之點血術雍之腑臟爲彼傷折故無救也衆憤欲尋僧復仇吳阻之曰不可爾等皆非彼敵若去必不幸彼僧三日之內必來令其自死可耳衆不解亦不敢詢其故遂殮雍厝於他室更以空櫬貫巨石庋靈堂吳終日守之不少憩甫三日僧果至詢其死狀吳覆以心病告之僧遂禮之吳亦從旁答禮彼此每揖下寒風颼颼他人多不敢近已而僧去吳笑曰吾仇復矣蓋吳以僧之法還治之也未數日鄰人報街死一游僧多不知何故而死衆趨前視之果爲殺雍者又一年吳偕雲兒訪其太岳某翁終未返歙市人相傳吳爲一老尼暗算而歿蓋非事實也

塵因曰吳晨晉軼事小說家多記述之余聞伯岳汪鼎丞翁道及吳事似與各書所記述者殊異爰重述之以待讀者考證耳

其志可志

大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概

孰知後來幾敗於僧尼之手

韓亦壯者惜不務正耳

●李友山　　懺痴

新會李友山孝廉。少年。翩翩。玉立。就縣城試。爲里中無賴所窘。引爲大恥。院試獲雋。旋登賢書。赴禮部試。不第。出都。襆被薄遊。天台。鴈宕。諸名勝。詣普陀寺。僧號鐵禪。以技擊著名。時年七十許。修髯。皤腹。岸然道貌。而雙瞳炯炯。英氣露眉宇間。李見之。備道景仰願列門牆。鐵禪睨生半晌。掀髯笑曰。吾生平絕技。未嘗輕授人。恐其志不勝氣也。今觀子與老僧合有香火緣。幸紹衣鉢。朱大喜。留居山門三載。遂盡其技。將辭歸。鐵禪勉之曰。子能養氣。吾無患焉。爾顧江湖禁忌有三。一尼。一僧。一讀書人。子見之。勿攖其鋒也李謹受教。辭僧去。路過杭州。訪同年張某。寓諸其家。杭有土痞韓二。亦以勇力雄於時廣召黨徒。魚肉良懦。鄉民敢怒。不敢言。日者。李偕張飲於酒家。比就座。突有莽男子至自言爲韓二高足。座位其先定者。誰敢奪席。叱李及張。謾駡至無倫次。張文弱。強要李去。李不能耐。反唇相稽。莽夫怒。攘臂而前。將欲逞武。李舉手輕扼其吭。莽夫幾暈絕。抱頭竄去。歸語韓。韓髮指眦裂。曰。鼠輩何敢爾。吾當有以懲之。乃號於市曰。吾伸吾臂。有揮拳能使之動者。賞千錢。否則以一錢畀我。里人。惡其慢。爭集焉。孔武者各奮拳以次

李於此着未免疎忽甚矣好名心之不可有也

好名之累人固未易量也

既笑韓復譏李老而驕雖有技安得而不敗

進手如雨點。韓兀不少動。衆視青蚨已盈筐矣。韓呼曰。諸君有獻技者請前。否將告退。諸人相顧。莫敢發。韓沿戶鳴鑼。聲聞遠近。至張戶外。鑼聲益急。張聞。邀李出。詰其故。隨韓者約十數人。具告之。張謂李曰。昨覩君振臂一呼。彼人乃辟易。是少林宗派。盍折之。不然。吾杭為無人矣。李略遜謝。挺身出。笑曰。勇士果如約乎。韓矢不謬。旋牢足以待。如樹盤根。李知其非常人也。運千鈞力錘之。韓不克自持。顚仆十數丈。遺筐去。韓之門弟子曰。鼠吾師也。舉青蚨畀李。羣擁之。願執業焉。李固辭不獲。遂留杭為技師。顧藝徒多崛強者。侵暴橫恣。是其所習。李弗知也。鄉人不能堪。杭有老僧號靈台者。卓錫焦山。合少林武當為一派。近已厭談俗務。理亂不相聞矣。杭人偶過。從靈台詢以近況。杭人曰。民俗猶昔。第近有粵人李某者。講武於此。鷄犬不相寧。杭民悁悁以目。可痛也。靈台曰。吾聞庾嶺以南。山水秀媚。其人多柔筋脆骨。乃敢班門弄斧耶。汝輩能為嚮導。使老僧一挹丰采否。衆噭然以應。屆期。衆導靈台詣李講藝所。李歘之。各道姓氏畢。靈台為述來意。將與角勝。李謝不敏。靈台曰。貧僧聞吾父老子弟言。皆盛道君曩者韓某敢以螳臂當車。訕笑騰於方外。貧僧忘世久。顧景慕英風。不能自遏。若果見拒。匪特棄我。抑以

大巧若拙此禿可謂不見機之甚

安閒儒雅是可人

彼自驕耳李何曾驕哉

禿驢該死

始終不驕所以能克敵遠禍也

滿口大話安得不敗

守如處女脫如狡兔李生有焉

弱示人竊爲壯夫不取也李仍遜謝不敏靈台固請李曰僕如閒雲野鶴自謂無爭競心高僧不諒刻以相繩性命呼吸少縱即逝爲之奈何但期稍分軒輊游戲足矣靈台笑應曰諾因叩李擅何等武器李曰藝博而不精不足言勇也上人云何僕當趨步耳僧顧從者持巨梃來長凡七尺輕以姆指持其端平與心齊其直如矢李竊驚異悟兵法有以散馭整以近制遠者命友右取短棒出决門逾時僧利在挑撥如常山蛇首尾俱應李亦矯捷如猿僧急欲制勝虛晃一陣佯敗以驕之不虞李乘虛入儘力猛撲梃折分兩頭旁觀譁曰僧敗矣衆皆失色靈台大慚將息片嚮再請曰戰雖小挫盍更角吾力李曰夙無嫌隙游戲之說我固言之何言再也靈台不可旋伸臂出張拳作毆擊狀曰吾能受子搥三搥已我將復之否則請自隗始先後悉如君命李念頃與格鬥知其工吐納術慮彼先發力將不任請先之僧屹立以俟李握拳一揮僧受之泰然再接神色稍變然已費千鈞力矣三接後當還受僧拳顧技止此耳報復必不免事急智生舉手作勢大呼曰來矣手旋落空不遽發僧儆哂似笑其怯者李猝叉左手從僧私處倒攫而上僧不及防幾仆地面色灰死負痛狂奔衆亦鬨散李謂門弟子曰吾不能復

已勝其敵尤慮後患其智誠不可及

悔恨已遲誰叫我自恃拳勇邪

好名之心終不能泯

機警

留此矣眾問故李曰僧此去必報仇當避其鋒毋及於難眾挽留不獲李匆匆束裝歸靈台旣遁不復返焦山直詣某蘭若睹一妙尼切齒曰我爲新會李友山夷傷語未竟狂叫而死尼字淨持靈台妹也年四十許豐神娟秀如三十許人裙下雙鈎瘦不盈握忽睹兄至方起迓陡聞兄言便爾暈仆不悉中何要害無從施救哭而瘞之李歸匿跡里門不敢出閱兩載無惡耗稍與朋輩過從顧心常惕惕又逾歲友謂李曰君負駿材何惜津逮來學民生多艱奮其爪牙足以自衛君豈有意乎李然之明年設塾於鄉講學東偏講武西序及門者凡三百人李怡然自得蓋已絕意簪纓矣次年從之遊者益眾名噪一時屆端陽節諸生徒相率觀競渡祇遺李獨居小窗多暇竊自揣曰余久未習勞生平技藝都不復記憶趁茲良辰試余筋力亦足遣懷乃御短衣足登鐵舄方欲演習忽聞戶外剝啄聲甚厲李啟門瞥睹一纖足尼叩所自尼言訪李友山先生李默念素昧生平何得唐突至此且語操浙音懼不測因託言外出以拒之尼逡巡不去問歸期李答曰先生遨遊恒靡有定址非所知也尼曰余有要事與先生相晤須暫留李知其無去志請曰師傳遠來喉間當苦渴盍瀹茗爲進一甌尼點首李塾中設龍芽雀

好險

幸哉

官固盜也以盜訴盜何怪其不理

舌悉置簷際小童烹茗則躍瓦取之李竊自效騰踔飛迅尼目爲眩問李何人曰館僮也尼太息曰館僮且如此吾兄死於是矣茗畢尼邀李使導觀先生寓室則左圖右史牙籤玉軸紛列几案間尼復長歎曰書生且如此吾兄死於是矣日旣暮謂李曰先生不歸吾不便留宿可寄語彼五年前靈台妹淨持從浙水來異日再相見也李唯唯比出睹門首署李友山館四字方額鑄精銅爲之尼飛足作旋風舞以足尖畫其上則李字加一筆成季字形戟指憤詈而去李自是遣散徒侶杜門以居至今鄉人猶能道其軼事云

婁天權曰閱歷深則意氣自平與世無爭則禍害自遠孝廉不記師訓屢瀕危險未始非閱歷不深有以致之幸有智慮乃能化險爲夷然亦僅僅免耳

曹泰曹杰

樸庵

拳術分南北兩派北派注重實力南派注重手法北派之拳往往爲南派所屈非勇不敵巧不如也壽州曹氏家素豐一日爲盜所劫訴諸官官不理憤極使兩子悉學拳泰之師爲某僧少林之的派也杰則裹糧雲遊歷豫直魯各省訪其有名拳家俱不洽意

屠狗磨鏡中且有異人何況其他

慨乎言之

優劣判然

泰亦可謂從善如流矣

折而回夙聞四明張松溪之名遂往浙訪焉宿於旅店見對門一箍桶老人盤膝而理篾年雖及耄而神采內斂杰異之訪問店主店主曰此老拳師也杰即趨過述請教之意箍桶匠笑曰此何足學老夫五十年工力至今只能箍桶爾欲學學我箍桶可乎杰曰但蒙不棄即箍亦良佳也老人即引杰盤坐且襲其理篾半年餘察其意誠謂杰曰爾眞欲學拳乎杰曰願甚遂引杰至一密室使杰解衣老人爲杰按其骨格格作響後授以敬謹徑勤切五字訣謂之曰從此加功不懈雖不足勝人而禦敵則有餘矣杰從老人學五年回壽泰笑迎曰老弟遨遊數年學問大進矣杰曰聊能知拳術之門徑耳或謂之曰爾兄弟一習南拳一習北拳可能一決勝負乎泰走至階下一手挾一石鼓共重八百餘斤繞其廊三週其疾如風杰笑曰我不能也泰曰爾何能杰曰我能不爲人所乘耳泰曰果然我撲爾可乎杰曰可泰取勢相撲杰稍移其步止而泰拳悉落空泰曰爾能使我仆於地乎杰曰亦可但必爾撲我藉爾勢以仆之於是泰復起而相撲杰略以手迎其勢或推之或挽之泰即仆於地無幸免焉泰欲學杰杰曰不能或可略變其手勢耳由是泰之拳一變其北派之硬攻直撲與泰同學者皆不能敵之云

事固鶻突文亦鶻突

故佈疑陣使人無從捉摸

數言得拳術之奧妙

我亦欲急問之

婁天權曰。國家設官。所以衛民。至民被盜。而官不之理。何貴有此官。然今之坐堂皇、者。固倍毒於盜也。哀我小民。其何不幸而生於今之世耶。

●吳俊　二郎

吳俊。鄞縣人也。少有武力。能舉鐵棍重百斤者。躍而舞。以勇稱於其鄉。年二十。忽云至河南嵩山。赴紫陽人約。家人問紫陽何人。笑而不答。度約與角力者。戒毋往。不聽。毅然去。數年不歸。家人憂之。有人自河南歸者。往問訊。莫知也。因又度必死於紫陽人手。一日。有枯瘦男子。衡門入。俊妻不識。問客何人。曰、吾吳俊也。數年別。乃不識耶。察其音亦低微。遠不如昔。羣疑之。男子曰。吾枯瘦失本面目。無怪乎爾。出臂示之。蓋俊臂上有黑痣。大如豆。依然在。爲俊無疑。問病耶。對曰。紫陽人教我拳術。固如是。妻笑曰。觀君貌吾掌擊之可倒。俊曰。非也。吾昔言拳以力。今言拳以氣。力浮於外。氣斂於內。浮於外者貌壯。斂於內者貌瘦。然力不敵氣也。殺人也。膚不傷而骨粉焉。指樹也。皮未損而樹斷焉用氣之拳。如是。言時因握新生雞卵。殼如故。破而視之。則黃白溶焉。於是人咸驚爲神技。問何以識紫陽人及從學事。皆不言。其鄉之好勇者。皆欽俊勇。今見其貌輕之。請與

所謂善刀而藏者

殺人不傷腐之言至此乃驗

一試已嶄然露頭角

再試

角俊堅不肯俊貿易爲業十餘年未一試其技嘗曰非用我拳時也久之家漸饒足俊忽逸去杳無蹤跡又二年其家有盜來刧自從墻頂墜下執而詢之云一長人指吾足痛極而墮足軟不能舉疑骨已斷然皮未傷其家一笑遣之去而知是必俊之所爲者

婁天權曰天下事惟志不決心不堅者乃一無可成若吳俊至一再棄其室家之樂以從事於其所學又何事而不可成耶

●劉某

羅倉

濰城某觀當康熙時道侶甚衆每多異人出沒其間技擊道頗多精者有名鐵腕道人者尤爲其中之佼佼人多稱之劉某者濰城某鑄廠之工頭也身魁梧而有力如虎常舉百數十斤之石鼓作旋風舞人多異之慕鐵腕名往求授業鐵腕刧之劉苦求不已乃漫應之使試擊一杖曰如能斷此小杖余即授汝技劉不待其辭畢即舉杖揮之杖立折鐵腕笑曰孺子可教也引至觀後指一巨石謂之曰某須日擊無間某欣然諾數月後雖尺圍之杖可拳折之鐵腕嘉焉乃使學拳並授以緩急進退之法如是年餘技漸純熟鐵腕門下無有敵者一日鐵腕集諸徒曰觀門左之石獅有能舉之者吾即

三試鐵腕之深心

鐵腕之何以避而不見亦自知之耳

深意

此碑一何巧耶

鐵腕之心安矣

鐵腕將何以爲情

授以內家法其從三十餘人聞之皆有難色而劉則從容以一手舉之繞觀一週仍置觀門之左語言自若面不改容鐵腕喜謂劉曰谿前寸厚之石汝能裂之否劉曰能趨前揮之應手而裂鐵腕嘉其純任自然乃授以內家各術日事練習技益精如是者又有年矣一日忽一老者至觀年約八旬精神矍鑠求謁鐵腕鐵腕知爲較技而來睹其勢恐挾有異術遂賺以他往劉曰師不欲見此老弟子不妨一見藉探出意鐵腕曰汝須愼重將事毋得輕視致爲人所算語言間尤宜見機也劉諾出謂老者曰老丈欲晤吾師有何見教老者曰汝師既他往老朽改日再來可耳劉固請之老者曰無他不過久仰尊師大名今特來領教耳劉曰老丈既來當有驚人技何不賜教一二以廣見聞老者笑以一指於寸厚之石碑上畫之碑即折劉笑曰碑既爲老丈所折留之無用不如碎之劉即將二石相疊運力揮之石立碎老者笑曰後生誠可畏也拂袖逕去由是該觀之拳術遐邇咸知而劉亦得鐵腕之譽鐵腕益器重之而鐵腕之門下且以師禮待劉焉

姜俠魂曰鐵腕藉劉之力以拒仇而自衛其用心可謂苦矣讀者勿爲其瞞過

壯勇絕倫

殺虎不奇顧能料所以制虎之道斯奇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尙義編▼

●泉州僧定因

樸庵

泉州僧定因。膂力絕人。精少林拳棍。弟子習其技者數百人。每有遠行。輒齎米數斗。盡食之。途中可數日不食。時漳州有虎。食人畜無算。太守欲殪之。集兵士丁壯千人。持利械以往。虎負嵎眈眈。無敢近者。定因適以事至。衆望見之。噪曰。事濟矣。羣走告之。定因曰。殺虎易耳。顧此虎非他比。須鐵鈀五十斤者。乃足制之。遍擇無當意者。一纔十五六斤。曰。此稍可用。然恐鈀折不能制其死。須命弟子一人持槍同行乃可。未至十步外。虎怒騰起數丈。直撲定因者三。定因悉避之。待虎撲落未起時。急以鈀擊虎首。虎哮吼。鈀

爲民除害豈僅一虎而已哉此與除虎之法同出一轍

折。弟子直以鎗刺之。自喉達尻。虎立斃。官重賞之。曰。吾爲民除害耳。非求賞也。不受而去。時鄭成功方據臺灣。定因弟子精拳勇者。多渡海從之。或勸定因往。定因曰。老僧閒散久矣。此諸少年事也。且吾在此爲之訓練勇士。所得顧不更多耶。嗚呼。以此觀之。定因不可謂非有心人也。顧英雄響應。而事不克成。臺灣片隅。不能存明祀之一綫。豈非天哉。

婁天櫳曰。明祀雖屋。而起義復仇者。紛紛輩出。爲歷朝所未有。可見種族感念。極易動人也。

●焦游擊　樸庵

焦游擊者。金陵人。力耕養母。暇嘗過演武廳。挾二石鼓舞刀。兵部尙書史公可法微服立堂下。見之驚。以爲異人。因力請從。焦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史公曰。我能爲爾養母。給之銀米。意甚厚。焦遂從史公充親丁。後以功授守備。及史公督師。擢游擊。後在揚州戰歿。按焦游擊之武勇。亦楚壯士儔也。其戰鬥以死。忠義之氣。亦不負史公之知云。

病骸曰。小人有母四字。昧之至足滋孝思。

被獲之故即在于一個「誤」字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陸葆德之拳術

樸庵

陸葆德。河南人。精拳術。傳少林的派。曾中武舉。入都、與宗室某較技。某被毆死。論抵。遇赦免。乃爲鏢客。一日護客貨道出山東。遇有來刼者。陸刼之。俄引健兒數輩來苦鬬。陸又獲勝。最後其酋至。尤猱捷。與陸持。亦未能勝。酋遂放貨行。引之歸。請與其女相較。女素傳父技。且加精焉。是日僅能相禦。酋大喜。竟以女妻之。陸本能文。改試文場。中甲榜。爲令於蜀。矜悍之色。現於眉宇。朋僚燕集。猶時自炫。夏月納凉院中。院棚甚高。陸立階前。拍手一呼。即騰立棚上。一日署中爲母壽。偶歸室。見一賊括取財物。遽前捉之。賊上屋。陸亦上屋。賊躍過屋數重。陸亦從之行。賊擲瓦擊之。陸直以手接取。俄賊適誤踹壞牆墜地。被獲。蓋此賊亦健兒也。

病骸曰。武而能文。自是可兒。然猶不脫驕矜氣。非眞能文也。

◉桃奴

善之

桃奴。漢上宦家婢也。家本泗人。泗有水災。桃奴從其母乞食至於漢上。遂質於宦家。初至。蓬頭、赤足、一天然蠢婢也。宦家雖畜婢而待人、尙寬厚。桃奴以樸、僿故、尤得主憐。上

大亂居鄉之說亦良不可靠

桃奴之師所以遣桃奴者非爲桃奴個人所受之恩養而然也實某宦平日寬厚待人之報

元夜從女主人出觀燈遽失之時年纔十二皆以爲誤墮匪人手也年餘漢上軍起四方皆風聲鶴唳宦家倉猝失措以全家徙於鄉鄉居多盜而村人聞城中有顯宦至頗覬覦之宦家親族數十口日夕相對咸慄慄自危父子兄弟輩挾短鎗佩刀劍戒備守望者甚至方是時漢陽夏口相繼糜爛而東南義軍之氣益奮北方之精銳既萃於漢皐東南援師亦日夜相繼旦夕且有一大戰決勝負顧鄉間地僻皆無確音國家大事既無所聞見亦暫爲自安惟朝暮憂盜賊耳一夕父子方坐堂前忽有聲如飛鳥振羽者方欲起視則一女子年可十三四急裝佩七首盈盈立前曰主人速行稍遲者大難至矣宦大驚訝問爲誰曰桃奴也審視之則纖纖者眉裊裊者腰澄澄者秋波之目其聲則是而其人則非也曰汝桃奴耶曰然吾師令我來以報數年恩誼者主其速行但自脫無恤財物也問何往曰但從奴所向宦方猶豫瞥見紅光燭天蜿蜒如常山蛇而光中槍砲聲馬蹄聲兒啼聲女哭聲犬吠聲男子呼聲皆因風送至舉家惶迫幾不辨方向宦之太夫人年八十餘桃奴負之以先使家人從焉俄而火光人聲益逼約相去半里內隱約可見桃奴行叢篝中宛轉匍匐以至天明至一家曰可矣衆皆止宦視其門

不如是則不能收視返聽一志於禽經之練習而不爲外物之所誘

劍術以年幼者較易成其心專也

梢驚曰此蘄州姑母家也昨夜乃走數百里耶扣門而入相對驚喜視桃奴面不改色鬢不亂衣不皺足下鳳舄如新三日後人來則知北軍乘陽夏之勝遣一分隊焚掠諸村向所居者已灰飛矣桃奴自是婢如故舉家力止之不可乃使專侍太夫人起居夜與太夫人對榻眠太夫人晨起桃奴捧匜沃盥太夫人視之故物也問何以在此曰向攜以至耳居數日日用器具悉備一家人皆度桃奴以術運之也至是桃奴乃自言曩實爲一老者引去老人白鬢下垂過腹而面貌慈善渠挾吾至山中云吾骨相不凡可以學劍乃閉於一室室絕大縱橫可數丈惟屋頂正中有圓窗盈尺可透天光初入覺暗久之甚明視四壁皆繪人作熊經鳥伸之狀每覺飢餓輒有餅餌自窗中下投既久不得出亦不聞人聲室中又無長物乃試效畫中人所爲數日覺身輕歷數月技益嫻試向窗一躍竟翩然而出老人喜曰孺子果可教也於是授以匕首長尺許令日注之且向其柄而呼吸焉久之一呼劍上生暈如被薄霧一吸則霧盡消散瑩如新磨老人曰技進矣於是教以七出八反鍊氣歸神之法凡一歲餘劍爲氣化氣與劍俱心有所之劍皆聽命蓋幾於成矣於是衆聞其異爭欲學之桃奴不以告惟稍稍授以尋常技

能不爲情欲所牽桃奴亦幾於仙矣

擊。而已。宦有幼子。留學江。寗因在民軍。中。南北既一。宦復其業。幼子歸省。偶見桃奴。大驚。明日辭父母。欲行。宦不許。越日力辭去。至寗宿逆旅而病。桃奴知之。告宦曰。孽矣。儂不去。魔障日益重。是夕。竟不知所向。幼子方病劇。忽見桃奴來。稱奉主命。飲以藥。飲之。盡心與病俱豁然。異日歸告父母。曰向者實屬意於彼。而亦知不可得。故欲避之。以自遣。不意牽繫愈甚。以至於病。迨飲其藥。頓覺心地清明。思念悉屏。亦不自知何故也。自是桃奴不復至。桃奴在宦家時。人皆稱爲劍仙。或面呼之。桃奴曰。此小技耳。仙者純乎靈氣。雖肉體且以爲贅。況外物乎。身不足。而取資於劍。其贅已甚。何仙之有

病骸曰。世間逐臭之夫。指醜爲美。指美爲醜者。滔滔皆是。故眞美者。卒不見於世。桃奴之技。吾弗論。第其以天然一蠢婢。忽然變爲纖眉細腰之美人。然則傖父不知眞美。可知。桃奴不欲以色相示人。亦可知。

解馬語其事甚奇故特提出之以爲起結

●魏五

善之

魏五者。清乾隆中在刊上。以技擊聞。尤善騎、射、解馬語。與薛三、張飲源、齊名。當時所稱、爲、魏、馬、張、刀、薛、硬弓、者也。魏初不解馬語。少無賴。投清河、爲馬快。以能、詰、盜稱名。捕莊

而以莊方伯委令捕淤事貫串之是之謂官蓋不虐民則不成其爲官也　壯士大突兀　天子是什麼東西儘僅替一般混帳東西弄一官去做做　攆眷游山強役農事方般之百姓其差誤已不爲匙矣妙妙便方伯無可如何而川沙之民則已

方伯涖蘇以眷屬游金焦値江漲拘農人曳舟遲則鞭之時方蒔稻農人甚以爲苦有壯士自來任役麾衆去獨牽舟行把纜而走其疾如風將渡彼岸一躍、登舟左把舵右牽篷索頃刻竟渡方伯大悅將厚賚之其人笑曰某不需此出尺紙曰煩方伯爲印此空白莊大驚曰此何能妄爲且印不在此壯士曰公必印此且印已携來今置某號箱中何見誑之深也方伯怒叱曰而不知我天子命吏耶意欲何爲壯士亦怒嗤之以鼻曰某細民也乃不知若慣以天子嚇人方伯目左右捽之壯士拂以袖皆縱橫僵仆取方伯箱擘以手立裂之出印顧方伯曰緣汝初來未有差誤不然當摘以去看汝如何方伯所率護勇不過數十人皆相望莫敢前壯士印訖踏波如平地徒步去方伯大駭游興頓闌命放掉以歸舟子告舵壞矣蓋頃間已折乃急命修理明日始行方伯至蘇陰令人以年貌訪之咸不知所由來月餘川沙廳以公文至言奉檄免東邊諸地錢糧今已如命川沙者其東邊前病海嘯民流離者甚多令請免徵方伯惡虧國課竟不許既而公文忽下疑之故以報不期果僞方伯甚怒然印已用出無如何也乃求能捕盜者或以魏薦方伯性嚴厲任事者不稱職輒往往獲罪衆皆爲魏危魏年少氣盛率然

受惠不少

魏亦非庸人觀其對方伯侃侃而談可知

卜者特來偵此事之究竟耳

弟子若是其師可知風塵中信多奇士

往方伯召之語以故且曰當於盜窟求之魏率爾應曰此種行逕必非盜也於盜窟必不得當於村野間求之耳方伯左右爭目魏令無與方伯辨辨者方伯且怒魏佯不覺又曰爲此者必川沙人彼目擊鄰里之災難故以是爲救濟之計大人誠能因其僞而獎之嘉許其膽識庶彼將向風而來得之始較易耳方伯曰言似有理汝且爲我訪之限十日魏請一月爲期許之魏芒蹻行幐草冠爲鄉人者四出偵察皆不得無何魏友人來告魏東市有卜者新至占甚靈盍往詢之魏許諾至其地占者問其故魏以告卜者神采甚異蒼髯紫面望之如有威稜魏心知非凡人盡情傾吐卜者曰信耶曰信曰果爾不用卜吾畀汝一書自此南行渡錢塘入括蒼當有所遇但見黃冠而道服者以此書投之當可遇然汝獨往乃可愼勿多人也魏如言先向方伯請更寬限一月乃往括蒼果遇道者層巒之上出書以投道者發書謂魏曰汝所物色者年貌形容固若許者耶曰是也曰此吾弟子汝欲得之盍從我來乃攜手從石壁上行俯視萬仞風聲颯颯然從足下起魏甚恐懼天色向晚霧靄蒸山谷不見手足賴道者提攜得不墮久之至一境山四環若城中豁然平坦可百數十里雞犬民居甚衆道者引至一室令居之

此亦桃花源也人間苛政所不能及

可解者僅相馬書其餘悉何書也恨不得一往讀之

是眞解脫眞乾淨且不多承數案方伯亦不能殺之則方伯之心仍不痛快耳但作官者而以殺人爲痛快則直魔

曰吾徒已出汝安心勿他往須三日後始來汝在此待之道者遂去魏心疑夜不成寐起秉燭視室中四壁排列者皆書籍也抽數册覽之皆不解翻閱久之得一册皆言馬之形體情性及其聲音芻秣者魏本好騎詳細觀之頗有會心已而天明道者入魏方把卷道者微哂曰公門中人乃作書獃子秉燭達旦耶魏言諸皆不識獨此略有領解耳道者取視之曰此書汝尙可看因試舉書中旨趣以問魏答其二三道者曰孺子可教因爲魏講解如是者又閱一日道者偕一人入視其形貌如撫軍所言道者即以書授魏并令其人從魏往魏不識塗徑其人挾持之翹足聳身自絕壁下遂至大道魏諗其人技塗中輒禮下之其人則談笑如無事者至省方伯見之果然命縶而訊之一一皆承同時有大案數起試以詰之其人亦立承於是刑有日矣魏念道者之情具酒食餉之語且泣其人笑曰吾將解脫矣不我賀而泣何爲者魏疑他案非是其人笑曰奴輩不能獲眞盜徒枉平民我獨承之不乾淨了當耶且我即抵罪盜烏能脫我手者魏歎息去其人竟斬首魏遂以都司保用然歎咤不已逾年有客來訪則曩時人也云師命來索書者魏疑其鬼也其人大笑曰皮相者前謂我川沙人今復謂我眞死耶噫昔

鬼耳何人之足云

寶國奴朝雲暮雨祇圖私利誰不欲手刃之

之夜我執得巨盜攝以自代而脫去行刑者不知不謂子亦不知也出書與之詢師所在不答掉頭去魏自是以馬術冠江南久益與馬狎熟至以馬鳴定狼山總戎之死世皆異之而不識淵源之有自也

病骸曰福爾摩斯著有專論烟灰之書今括蒼中乃有專論馬之書固知凡精一技其來非易易也

◉鄭榮

華松壽

當吳三桂開藩滇省之時藩下健兒多以武技相尚三桂亦極意招致才俊無論文武但有一技之長無不錄用而尤留意於藩府護衛故事親藩得有護衛惟一等護衛不得過八人其二三等護衛以次類推三桂筦握重兵護衛多至百餘每于暇日令護衛及藩兵之矯健者演武視其技之良否以定其高下有鄭榮者貴州人藩府之二等護衛也身體短小而性弱不類武人能運長槊及短刀鐵鞭弓矢尤精妙一日三桂令諸護衛試技鄭榮處於諸人之後退縮不前諸人方出其絕藝以媚三桂或躍登樓殿如行平地或揮劍運刀作旋風舞繼試弓矢植的於二百步之外護衛一發五矢均穿的

爾祇知好色富貴耳安能識英雄

故意賣技以求抵隙而進

壯哉一擊惜不中已

而過。其中而不能穿的。或不能中的者。蓋百之一二而已。諸人試技既畢。鄭榮猶趦趄不肯前。三桂怪之。問此誰也。左右曰。二等護衛鄭榮也。三桂曰。既爲護衛。何以不獻所長。今且試汝射法。鄭榮默然。不答。三桂促之。並令左右給以弓矢。鄭榮一發。中的貫革而過。五矢皆然。三桂大喜。立擢爲一等護衛。曰。汝能運用器械乎。曰能。之三桂遂令護衛中之勇者。與鄭榮角。榮連敗七人。三桂曰。吾不虞鄭榮勇甚。速喚諸伯容來。諸伯容者。藩府中最勇之護衛。勇名埒于馬寶者也。諸既至。持槊與鄭較。鄭運槊刺之。伯容以一手舉槊刺榮。時榮與伯容皆乘馬。榮槊爲伯容所奪。乃棄槊疾躍下馬。出刀於匣。驀騰而上。伯容之馬亦奪其槊。伯容之槊亦落。刀光一瞥。伯容墮矣。蓋榮刀削伯容之帽帽斷。如截而其髮不傷。其所以墮馬者。蓋榮以刀柄力撾其胸。伯容雖矯捷而無術以避。舉手格之。用力既猛。遂自馬上翻墮。墮未及地。伯容已一躍而起。三桂喜曰。榮與伯容可謂工力悉敵。而實則鄭榮少優於伯容也。乃傳命止鬥。二人皆歷階而上。三桂慰勞之。以良馬賜伯容。而自解佩刀賜榮。榮受刀。跪謝。方鄭榮跪謝之頃。忽自地踊起。飄若鷹隼。疾同電瞥。一秒鐘間。已及三桂之前。舉刀刺三桂。三桂大驚。急舉手力扼鄭榮。

懷奸雄之魄

生有良秉此拳師亦有知人之明能盡孝於家庭必能盡力於社會

之腕刀立墜於地榮返身飛出伯容逐之榮已登殿脊飛行如矢一瞥不知所往殿脊故不通他處無地可逃諸護衛大索不獲三桂恥之戒勿以其事告人僅以鄭榮犯罪而逃通告所屬掩捕數年竟不得或曰鄭榮殆明之義士也

婁天權曰當日吳賊左右皆剽悍凶惡之士而鄭榮敢於輕試較之博浪椎豫讓劍尤覺勇壯孰謂世上無異人哉

●趙信忠

趙醉生

信忠者贇山羅溪人也生有神力善舞大刀隻身能敵數十人幼時讀書不就父母命之習農至信忠輒假名至田中私往拳師家叩彼教授拳棒拳師知其誠摯秉性溫和且膂力逾人四肢揮舞靈敏遂不遺餘力罄所學教之後爲家人偵悉恐在外肇禍傷害他人禁之不許出信忠悶悶不樂終日歎息已志之不得伸術之不得展然事父母至孝雖際此愁境不稍形憂色致勞父母傷心也時洪楊軍起江南諸省所向披靡轉瞬間攻及贇城道出羅溪之楊家橋先是信忠料軍馬將臨聚集同志五十餘各執長矛修棍前往迎敵信忠自執八十斤大刀一口遠見黑煙滾滾地塵飛騰旗幟飄揚所

洪揚雖假光復漢族爲名然當日之奸淫姊女殺戮同胞實堪髮指俠義之士起而抗之者大不乏人信忠之舉義殺敵正所以保閭里而衛鄉土耳非有愛於滿廷也

謂長毛軍果然現於眼簾矣衆人不及察度地勢之可否作戰場遂據楊家橋之北境以作陣地兩軍對壘勢不相讓洪楊軍縱馬過橋信忠舉刀盡削賊之馬足賊軍不戰而倒大敗而去信忠等以敵既退各歸休息不料賊又集合餘衆乘馬疾馳而來信忠等不及提防爲賊衝下遂且戰且却被大幡遮得天昏地黑信忠無由施其刀法待舉刀砍時乃天不從人願適砍石橋脚上以用力過度僅留刀柄在手刀身已不翼而飛嗚呼信忠自此危矣後洪楊軍漸漸增多益以不敵遂死是役信忠歿後頭顱被賊軍取去止餘屍身橫臥曠野家人得信之下於夜間扛歸安葬之及洪楊軍敗事聞於官莫不稱其義勇爲之設立石碑鐫其名至今赫赫猶存

婁天權曰至今過羅溪者莫不摹挲銘石憑弔英雄而流連嘅歎也

●技擊舊聞

佚名

此乃崑山陳氏舊藏抄本爲清初三吳八士抗禦滿兵之紀載惜事實多與諸家文集不合似乎作者伏處僻隅未免耳食之談然亦足徵當時抱瓌懷瑾之輩悉具同讐敵愾之心雖未達光復之效果而夕陽餘映未嘗不可貴也俠魂識

吳昇嘉　吳昇嘉。徽州人。家於松江。自幼習武舉業。形狀奇偉。勇力過人。服飾必求自異。崇禎八年。從蘇州軍門張國維。禦流賊。於安慶。昇嘉與太倉蔣若萊。蘇之婁門陳舟庭。皆以驍勇。善鬥。聞軍門部下。有詹家營五千人。皆江淮悍慓之士。使親將徐君選統之。君選。京口人也。善長鎗。江南稱第一。流賊之所畏也。賊設計詐降。自以糧盡願歸命於朝。當擊虜自効。國維信之。使諸軍迎降。賊又使人來言曰。某等固願降。然衆中尚有懷疑者。幸急進軍迫之。則無不從命矣。遂誘諸軍入山。賊四面設伏。引軍齊出。官軍大驚。詹家營首犯其鋒。賊由右趨左。君選領衆衝其左。賊皆奔散。君選挺長鎗乘之。忽盡跌入陷坑中。君選及五千人。盡爲賊所殺。蔣若萊亦被擒。陳舟庭身受重傷而死。三日復蘇於積屍中。仰見星斗。自扶而起。方悟已之死也。匍匐而歸。吳昇嘉與壯士十餘人潰圍出。得免。當是時。諸路震驚。幸賊皆退去。國維遂引兵歸蘇。九年。以昇嘉爲青村把總。十年爲坐營遊擊。十三年爲吳淞總兵手下。有川兵百餘。皆簡練驍勇。親將夏虎臣。王明等。皆悍勇無敵。而虎臣猶爲猛壯。當明之季。中原土崩。已而南都失守。清之撫臣督將。皆在吳。矣昇嘉知勢不可爲。歎曰。吾寧蹈東海死耳。不能爲不義屈也。於是聚舡

不愧勇士

不愧華裔

讀此一快

不亞於田橫之士

百艘。親兵。千。餘。泊黃浦。中。待旦。出。海。以圖。興。復。值清之提督吳聖兆將軍李花嘴。等引兵破松江。知昇嘉在黃浦。亂捉民舡。遽邀擊之。時昇嘉方擬出海。不知清兵之從天而降也。遂拔篷。齊起。引軍迎戰。時兵舡大。民舡小。清兵皆仰攻。欲攀舡而上。夏虎臣。奉。死士。力戰。奮砍。清兵。斫其指。舟中之。指。可。掬。也。王明登樓櫓上。注矢射敵。敵皆應弦而倒。前鋒破浪衝突。奪路齊出。且至海矣。戰方急。風忽止。昇嘉舡巨。獨不得脫。先是昇嘉營中有僧二人。劇盜也。懼禍。投營。所爲多不法。昇嘉杖。而。斥。去之。至是爲清兵嚮導。先伏昇嘉之舡舵下。乘亂鑽入艙中。遽擒昇嘉。昇嘉斂避左右。川。兵。急以刀。砍。二。僧。二僧衷甲。刀不能傷。舡中擾亂。時清兵已蟻集而上矣。昇嘉。見事。去。戒左右勿。動。遂就擒。夏虎臣王明等。及川兵百餘。皆不。屈。戰。死。吳提督。以兵。衛昇嘉。至。北。昇嘉。在。道。不。食而死。

柏相甫 柏相甫。湖州府長興縣人。爲本縣儒學生。潔白秀雅。眉目如畫。清初長興、山中、王、兵、日盛。相甫之姪柏孟憲勇力絕人。與其徒相通。及事發辭連。及相甫。相甫遂與其姪走入山中。衆人以相甫有權略。遂推之爲主。屯兵於合溪界中。合溪者。即古陽羨之。地。蓋產。茶。處。也。溪形。中。闊。外。狹。山口。兩。溪。如。門。故謂之合。溪。若使百人守之。雖萬人

儼然小朝廷

之材之名噪于東北久矣

不能入也相甫徵溪中錢糧以爲己有坐擁高纛張麾蓋手下咸稱大老爺聚衆五六千人其最勇悍者曰趙良璧使鐵鞭重四十五斤戰無不勝又朱弘字號白毛本水手也善用大刀重四十斤又沈子應能手挽八百斤物相甫置之左右屈良甫驍勇便捷精騎射周子蓋衝鋒陷陣戰必居前相甫皆倚爲心腹時山中有黑先鋒者名朱德勇冠諸軍每與官軍戰一手執六十斤防牌一手執三十斤利刃所向無前官軍畏之如虎湖州總兵陳之麟夜襲其營圍之數重黑先鋒以防牌自衛突門而出殺死官兵千餘官將三十餘人身被百餘矢以無救敗歿轉攻相甫戰於合溪白毛一人殺敵七百餘官軍大潰中文部院部院撥麾下副總兵檀之材統兵守湖州使擒相甫是時相甫已離合溪矣因人衆不能容柏營駐中峯選兵有三萬餘人山口紮前鋒營皆招來降附使任探哨之責月給重糧以縻之其山中前後左右之營各使猛將把守令互相救應以防清兵之來時檀之材領人馬萬餘已駐兵山中矣之材者本山東響馬頭勇猛善射有衆數千人橫行山東凡客商行旅往來京都者不走山東而走河南畏之材也既而就招安爲杭之副總手下皆熟於弓馬輕生敢死之士至是督兵來攻相甫使其

擒之固不易擒之而復送之回尤不易

姪孟憲引精兵三千迎敵。之材兩人。親自搏戰。勇力相當。既以弓矢相加。亦無勝負。之材連戰三日。不能勝。引兵而歸。於路自念。我在山東。爲響馬時。無人敢敵。今既入清營。亦無有出我之右者。豈意此山寇中。乃有若是人耶。且停幾日。當於五鼓至山。掩其不備。破之必矣。未幾。檀將官果連夜進兵至山口。尚未五鼓。蓋湖州城到山。不過八十餘里。一晚即至。此時前鋒營中人。尚未起。急披衣奔走。官軍追擊。殺死無數。一路追襲上山。趙良璧聞之。引兵來救。之材飛馬殺來。良璧迎戰。一鞭去。之材見勢猛。據伏馬腹。鞭過。躍起。又復一鞭。傷其左臂。墮馬。被擒。官兵急退。衆軍追殺下山。大敗而回。良璧縛之材上山。相甫親解其縛。延之上坐。設宴相待。被留三日。之材左臂略痊。因請於相甫曰。蒙君不即加誅。材實居此無益。若釋我歸。必有厚報。相甫遂以馬匹送之回。或謂相甫曰。檀將官志欲滅我。何反縱之去乎。相甫曰。清兵將如之材者甚少。今釋之。使去誰復敢來耶。衆服其言。之材既歸。不日至杭謁見部院。自縛請罪。訴以被擒之由。部院曰。吾不知此賊猖獗乃爾。因赦歸。責其後效。隨調各路大兵。刻日擒剿。時部院參謀周鑑頗善陰陽地理之學。啓於部院曰。某聞柏相甫爲長興人。其祖宗坟墓。必在近地。可按而

謬妄可笑

清兵入關在在以誘導羈縻取勝殺以兵力對待吾漢人亦不驅也

知也。今其人每戰必勝。似有天助。當使彼處官員採訪的確。伐其墓木。掘其枯骸。風水一洩。彼必無成。然後以大兵臨之。必瓦解矣。部院從之。果使人斬伐其先塋。汚瀦其地。或報知相甫。相甫憫然自失。自此多忽忽不樂。適左右之人有忌趙良璧者。譏於相甫曰。彼以大老爺爲書生。安能統衆。曾與某某言之矣。相甫信其言。俟良璧醉臥。使人刺殺之。軍中皆痛哭。盡皆解散而去。相甫亦悔恨無地。執獻言者。殺之。時部院親至湖州。檄諸路之師。不日取齊。合勦相甫。衆有十萬。檀將官請於部院曰。某觀柏相甫亦一能人。若以大兵迫之。彼必散衆亡去。今南海不靖。恐其有牽引之謀。某願單身上山說之來降。亦弭兵之策也。部院從之。檀將官果輕身上山來見相甫。謂之曰。部院與督撫知君好漢。不欲遽以兵相扼。以某與君有一識。使來相招。君若能從。豈特免禍。富貴可立保也。相甫曰。我手下有數十萬死命之士。即部院自來。安能保其必勝。而公欲使我望風。歸命乎。之材曰。不然。君據守一隅之山。而欲抗全浙之師。則是當車之勇也。假使大兵塞斷山口。屯據要害。君若進不能戰。退無所掠。彼則輓江陵之粟。以坐養戰士。不及一月。將索君等枯魚之肆矣。相甫曰。公誠高論。但恐手下有不肯從命奈何。之材曰。是

盜而官官而復盜矣

在君諭之耳。相甫因謂其衆曰。檀總爺奉部院之命來招我等。我等豈可屢逆部院之意。諸君當各自爲謀。勿遲疑也。其手下之士聞命。散去。不日營空。獨存相甫左右數人。隨之材謁見部院及督撫等官。部院知其能。授以守備之職。使之守錢塘江鴨嘴灘口。兵千餘。舡數十隻。亦緊要口子也。相甫至彼月餘。長湖兩處被害之家。於部院督撫處紛紛告理。盡皆燒刦殺掠等事。且言其向通南山。手下半是鄭兵。若使之守江口。將來必有大害。非止小民受其荼毒也。部院方懷疑未決。督撫兩處俱已准狀。繫置相甫於湖州獄。同拘者五人。已而發歸安縣獄。縣官持之急。相甫不能堪。謀復繫湖州府獄中。當是時。相甫私人大布金錢。於獄上至獄官。下及獄卒。飲博之樂。晝夜無間。一獄之人不知有犯之輕重矣。其時湖州城之內外。忽倡爲沙泥會。人帶沙泥一包。以爲認記。皆相甫黨也。謀以破舡裝稻柴百餘擔。泊於城門口。既而柴盡濕。舡重幾沉矣。忽發至岸。堆於城下。佯爲暴晒之狀。其在城之衆。候至夜分。各以沙泥灑獄中屋上。相甫是夜正與獄官飲酒歌呼。一聞號聲。遽謂獄官曰。我人衆已及門。我欲去矣。其同繫獄人各執刀而立。獄官驚愕失措。謂相甫曰。君若去。則我受死奈何。相甫曰。當與君同去。遂相隨

出獄時候門者羣集擁至城門則柴草高積諸人皆一躍而下獨獄官年老眼鈍墮城而死相甫與其衆連夜入山從之者不約而至聲勢益盛於是統衆燒刼諸仇家併其婦女皆殺之共計八十三家並受其害時檀之材已去新任總兵劉傑率衆萬餘來攻相甫營先以奇兵三千伏東山上俟相甫兵出卽襲破其營合兵擊之必獲全勝不料爲白毛偵知相甫前軍方與劉傑接戰白毛引兵急趨東山官軍皆坐未起白毛提刀亂砍獨殺官兵千餘墮崖死者無數敗兵報至傑亦大敗奔回相甫遂引衆進攻湖州城大掠諸門官軍嬰城不敢擊遂使人至南山通鄭成功約以水陸並進直趨南京天下可圖也會南山軍師張王賢大將甘揮皆有窺南之志得書大悅亦使人結好相甫相甫自此聲援益大時有水賊吳阿留者賦性兇頑引衆刦唐察院家搜索金寶殆盡又擒其女及媳置在山中要取金銀燃火燒其女之陰戶備極慘惡其女不能堪而死又刦東阡沈家亦大宦也皆熯炙其財寶焚掠無遺兩家痛恨入骨至京訟冤部院以南直按院秦瑞寰有威名陞爲浙江巡撫使之蒞討賊之任秦巡撫旣就職卽欲擒治吳阿留時阿留已爲大賈販豈千餘石至鎭江閘口遇浙之捕舡其捕人則熟識阿留

行誼宜高。反復之踞。胡能成事。清初義兵。吾不爲柏相甫等惜。而獨爲鄭成功踞痛也。

者。也遂擒見撫台。撫台命剮斬以殉於市。遂定擒相甫之計。使山中之民併村而居。遠併近。小併大。嚴緝保甲。不許藏匿奸人。又於山口各駐重兵。防詰緊嚴。若有半語支吾。立擒解府。自是客商併絕往來。惟負擔之人。稍寬盤詰耳。先是相甫之姪孟憲。微行入廟中。乃大士古刹也。見一燒香婦人顏色甚佳。既去隨識其處。夜使人刦之。入其門。立戶限上。使衆入內搜尋。未獲。其家有獼犬。忽齧其腿。痛甚不能行。使衆舁之而走。值防夜之兵四至。其時從孟憲者不滿三十人。營之衆兵遠而未知。從者欲奔散。孟憲曰。汝等若捨我而去。我若至營。必盡殺之。從者畏其言。且走急路遠。舁之不動。遂還殺孟憲。相率遁去。相甫之勢遂衰。至是爲重兵所扼。兵糧既絕。人思潰散。相甫知勢不可支。使其衆潛遁。謀輕身走南山。其徒遂以相甫束諸柴中。從行之衆有朱白毛徐老大穆天富陸試童子閏郎共相甫六人。買舟於湖州西門。遂之太倉。就其故友曹寧一。欲覓海舡之南山。寧一與璜涇卞臣山最密。而臣山則熟識海道者也。南山一線。惟臣山可通。寧一走訪臣山。據云於正月必有信至。時已十一月矣。相甫欲依寧一家以俟南山之信。不意爲奸僧浮生所識。通知地棍。搆成詐囮相甫。知勢不可留。轉由常熟縣出固山。

此直上下相通耳豈足以言捕盜哉

謀走南京方相甫之遁也。秦軍門令於湖州官吏曰。不得相甫。官參吏斬。於是道責之府。府責之縣。縣集諸捕人。收其家屬於監。令之曰。不得相甫。則闔門俱死。諸捕人被迫。咸入山細緝。盡得其交通出沒之跡。遂駕舡糾衆。下關又於蘇州府同府捕趙汝璉至州。又同州捕周太。追尋至沙溪。執浮生問之。云向在曹七官家。今已去矣。捕人遂擒曹寧一。謂之曰。官只要一柏相甫。我等各家老幼性命。亦只係此一人。若還我柏相甫則汝無事矣。寧一見勢急。莫能支吾。只得從衆人至常熟楊舍地方。尋楊季明家。蓋相甫所約會之處也。既至。云去三日矣。併擒楊季明。欲同追尋至南京。晚宿固山。捕舡共十隻。衆百餘。清兵八舟先發。二舟尙泊岸。府捕趙汝璉起行市中。見客店一人。倚門而立。狀貌若有異者。至前詰之。言頗支離。因大喝曰。汝是湖州人。裝做甚麽。令手下人揮之。蓋浙語以揮爲捉也。俄擒相甫。人不識。汝璉曰。吾聞柏相甫折一門牙。以銀鑲之。令啓其唇。曰是矣。時羣觀者閧然。及得白毛。亦不識。曰看其髮白否。則盡黑矣。白毛曰。我即朱白毛也。遂各鎖押登舟。急追八舟。復還至沙溪。蓋既得相甫。則以甯一爲可賣情耳。已而講銀不就。捕人小周郞發怒而去。解至杭。秦撫台面詰相甫。相甫不爲屈。又謂白

壯士壯語
如聞其聲

乇曰。聞汝上山如箭。眞壯士也。惜不早降耳。問曹甯一。相甫恨其爲嚮道也。辭連及之。因併誅。釋楊季明。

穆祖泉　穆祖泉。歸安縣人。一目微眇。呼爲穆瞎子。性粗直。勇力絕人。本屠家子。好結交。人人故樂與之遊。清朝初年。湖州諸山多王兵。爲亂。蓋因明之魯王。駐兵於此。召募人衆。及其既去。亂民遂散入山中。羣起爲盜。通謂之王兵。其時祖泉與姚武亭邵逸民朱弘宇朱玄卿王草包黑先鋒等。各起兵屯據山中。大者千餘人。小者亦四五百。日執富戶拷剝之。名爲助糧。實抄刦也。由是四方之民。推强有力者爲首。各練鄉兵以自衛。於是鄉兵之勢遂盛。時有邵逸民者。爲明朝武舉。素有才略。聚衆百餘於彌陀佛寺。鄉兵羣起攻之。約數千人。逸民懼甚。祖泉聞之。移兵入山。不敢救。適姚武亭望逸民。逸民留與之飲。不虞鄉兵之猝至也。武亭奮起曰。今日事急。我當爲君破敵。遂率壯士四五人。從樓檻跳下。殺入鄉兵隊中。鄉兵皆披靡而走。逸民率左右繼至。殺傷五六百人。鄉兵號泣狂奔。而傷折者衆。自是不敢復集矣。祖泉引兵過趙村。其手下駐村中討供應。姚武亭之姪玉宇。居趙村。力能搏虎。素與祖泉善。謂人曰。穆瞎子至此。我不吃他罷了。

忌之一字
僨事之由

他倒來這裏討食吃。祖泉聞之。恨甚。即使其首將趙哥。引百餘人至其家。擒玉宇至寨。謂之曰。汝前成親。我送禮銀十兩與汝。汝不爲意。及朱玄卿至。輒留與之宴。反又對人罵我。我有何得罪於汝耶。玉宇不答。祖泉欲殺之。左右皆不與。曰、看姚武亭面上。若殺其姪。何以爲情。因拘留不遣。有太倉人吳子斐唐憲卿者。皆以悍勇著。與玉宇最厚。時糾衆百餘。往來山中。爲諸軍耳目。至是聞玉宇被擒。引十餘人至祖泉寨。求釋玉宇。祖泉素忌唐憲卿。曾約諸軍共攻湖平市。憲卿率兵赴之。路逢玉宇。遂告之故。玉宇曰。湖平有鄭良夫張楚材。皆吾好友。汝不可往。憲卿遂歸。先是王草包者。餘杭人也。擁衆千餘。王兵中推爲渠帥。尤大經者。乃其支黨也。聞邵逸民使梁茂殺之。已而又謀殺茂。欲引兵攻逸民。逸民緝之。避入深山。草包又引兵圍穆祖泉於後溪界。祖泉知勢不敵。差人議和。許以月送兵糧。始得罷兵去。草包竟使人探知逸民所在。襲殺逸民。降其衆而歸。時杭之省臣趙部院聞王兵恣橫。移文湖州總兵陳之麟。責以勦撫之効。之麟督兵日夜攻賊。祖泉等拒戰不少弱。既而會勦兵大至。破殺王草包諸賊首。皆遁。陳之麟差人招穆祖泉。祖泉最先起事。念從兵已久。恐終亦無成。遂約降督撫部院。皆許以不死。

向來擒盜爾以盜擒之耳官兵能爲

遂散衆歸家杜門不出當其未降時有守備官周奇者恃勇深入來攻祖泉營豈意山路狹窄王兵據險爭以巨石擊之人馬俱死周奇幾爲祖泉所殺大敗而回至是率兵擒他盜過祖泉門使盜招祖泉與謀併擒之掘其戶限下搜獲其藏金謀置之獄祖泉方欲自辯於當道而長興怨家及諸處被害者紛然告理不下數十百人皆於撫院處控其殺掠不法等事罪至不赦祖泉於獄中寄語同輩曰吾不能與汝等復相見矣竟死於獄其手下饒勇百餘既就撫散歸矣聞祖泉死皆叛入山從柏相甫舉事山中益亂

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尚不及國亂方思將士庸有濟耶

侯龍泉

侯龍泉嘉定縣人行四少以拳勇稱人易狎之呼爲侯四往來於太倉嘉定間嘉定城門設二銅銃重各八百餘斤四與諸少年角力獨四能抱之而走餘不能及也性好食麵食必數斤乃止又能反絞其手使兩人立手上不爲動當明之亂弘光初立南畿首尚武勇宰相馬士英出榜召募勇士不拘資格不吝爵賞故四與太倉瞿太湖嘉定沈元甫首應募並擢材官豈知弘光昏庸愚闇淸兵未至京城已潰宰相馬士英先遁弘光後出追士英不及走入王德功營中德功大驚因謂之曰陛下若能固守

不知較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何如

京城。有臣等在外。或可保全。今至此。累臣俱死矣。清元帥九王。聞弘光在王闖營。引大軍六十萬。連夜進圍王闖營。闖奮勇接戰。擊敗清兵。時手下已有異志。見清兵勢大。不肯力戰。親將田都司。反射王闖。闖知事變。遂自刎死。田都司擒弘光以獻。清擢爲浙江總制。時江淮鼎沸。侯四仗劍。歸吳義陽王。劄爲副總兵。掛先鋒印。聚兵常熟縣。義陽王以吳龍岡爲主帥。以周君建徐培甫陳克甫侯龍泉爲四副總。鄉紳嚴子章時子求等。皆以兵佐之。爲義師。倡未幾。清將花馬劉吳聖光李花嘴等。俱集城下。明兵皆白徒。並無衣甲。敵人弓矢如雨。不敢向前。城遂潰。龍泉引麾下百餘人。走芝塘舖。時有方守備者。先據芝塘。龍泉至。遂與角勝負。遽驅之去。屯兵於佛寺中。夜將半。龍泉起立庭除。燈影半滅。軍聲軒徹。忽見階下石臺上。銀錠燦然。龍泉手提二錠。餘忽不見。遂命手下數人試撤去石臺。觀其下。則有一大穴。穴中則皆銀也。約有數千金。盡入其橐。竟不知從何來也。已而清朝剃髮令下。次及太倉。鄉之人民。皆有不服之心。羣起反對。太倉城門晝閉。州中之人。方與各鎭樹敵。會清將李花嘴。領兵攻松江。道由太倉。太倉惡紳。邀之進城。而各鎭人民。不論男女老幼。俱受搶掠屠戮之慘。時陳克甫屯沙溪。有衆百餘。盡

潰去。獨身走龍泉營。龍泉在芝塘。克甫屢以書招之不至。故得不潰。至是二人欲引去。遂出何家市。走屯六鎮。龍泉入海。見義陽王。王使之攻太倉。抄剃髮民。時各鎮民俱已剃髮。望見烟火皆驚而走曰。侯四至矣。方是時。明之潰師盡集東海河鎮。張靖宇太倉人也。屯兵劉河城。吳提督引兵攻之。靖宇方病。手下兵皆北人。與提督之衆半屬親知。城上與城下勞苦如平時。不煩一矢。遽委城而降。輦靖宇入太倉。提督遂輕兵襲六公鎮。鎮之西。有劉副總者。亦北人也。領川兵百餘。皆敢死之士。頭戴鐵盔。身穿鎖甲。晨炊未熟。清兵突至。劉副總急率衆出戰。自晨至午。殺傷清兵過多。清兵圍之數重。川兵皆捨死突鬭。勢既危。劉副總猶洒血力戰。中箭如蝟毛而死。手下兵皆鬭死。無肯降者。時侯四之兵已離鎮。知提督兵已至。遂入海泊舟南山。依吳龍岡爲進止。龍岡手下有王江北者。知四銀甚多。僞招之飲。甫入舡。提刀砍其頭。左右羣刺殺之。盡掠其蓄而去。方四之在上海也。督撫聞四名。俱遣人招之啖以官。四不肯至。然勇而無謀。卒爲小人所害云。

田將軍　田稼。上海人。其人長大壯勇。故稱爲田將軍。又呼爲田胖。時子求謀開舟山。

中原之主清兵未下正大好機會也何不孫爲之所

招集勇士田肸與手下惡少年歸之子求使之駕海舡揚帆至舟山相度地之形勢可居與否欲徙家焉將軍歸報云其山在南海中與普陀山相對形狹而長綿亘八百餘里山口水勢最險兩岸壁立萬仞海舡急不能進若使百人守險敵雖衆不能入也子求喜甚會有先據之者遂無去意時中原乏主清兵未下愚民倡亂處處不靖子求以兵舡自衛適過沙溪泊舡於陳嘴涇日會鎭中有討文書者徒黨甚衆實起自太倉蓋奴叛其主也甚至操刀恐嚇聚火延燒有莫敢攖之鋒有言之子求者相與共彌其事停十餘日而去田將軍獨留與鎭人相要結會任陽人謝虞峯者好俠喜客素與鎭人締好其甥謝二驍勇便捷虞峯養爲己子間過沙溪其表弟盛侍溪將軍友也適遇將軍於座中與之言意相浹也虞峯載與俱歸共謀舉事招集無賴裝駕快舡入海見義陽王王授將軍游擊劄虞峯都司劄時蘇州大亂城門晝閉田將軍引謝二等進攻婁門乘夜縱火燬門而入大掠城中殺出葑門捆載而歸清兵莫能禦時松江義師亦起皆將軍故友也招將軍進掠吳江洞將軍義師未至洞人患之陰召清兵伏葭葦中詭言於衆曰汝等皆明兵義師今清兵現屯某處若能擊而殺之某等自當湊集兵粮即

逃何益耶

多寡不吝也。義師中有岳王鎭張六者。莽而致勇。遽引衆趨之。並不見敵。退而登舟。伏盡發。殺溺死者無算。將軍聞之。遂引虞峯挾二舟先歸。過石牌灣灣口人陸巨京者與虞峯有隙。時爲鄉兵帥。引衆激虞峯。舡不得行。手下人皆下水逃去。虞峯見事急。亦下水匿蘆葦中。獨謝二。提刀殺傷鄉兵數人。爲衆所攢擊而死。既而鄉兵愈衆。兩岸觀者如堵。細搜蘆中。盡獲其先逃者殺之。虞峯亦被害。田將軍尚未知也。率諸舡來就虞峯。鄉兵如前邀之。田將軍出不意。大驚。遂駐兵赴鬪。鄉兵本脆弱。一擊而走。生擒二人。詢之。遂得虞峯死狀。還舟下湖。留連信宿。念無可與共事者。遂由吳淞江出海。欲依義陽王。時王已離崇明去就鄭成功矣。因謂其衆曰。我等且上舟山。寧爲頑民。不願剃髮作順民也。方是時。王肅虜據舟山。枝刻自用。凡有來歸之衆。俱遭毒手。將軍幾入虎口。會有言肅虜之事於將軍者。將軍大怒。恨不得斬其頭以慰四方忠義之魂。遂還舟至黃浦。碎其船而沉之。盡散其衆。挈妻子隱去。其手下有朱將官者。亦勇士也。出入必隨將軍。後居崇明爲梁提督千總。常過沙溪。人有識之者。問及將軍。曰。今尚無恙也。盡道其所隱之居址焉。

將驕必敗
古有明訓
況草澤耶

錢大

錢大吳江縣人長軀偉貌膂力絕人自幼以販鹽爲業湖中亂起卽引數人先至陳墓陳墓兵散遂引兵舡十餘往來湖中爲盜領手下數十人攻破吳江縣盡掠其庫物縣官出走吳日生兵起遂附日生每與清兵戰大輒居前殺敵無數其於舡上往來如飛且勇而健鬬是以戰則有功日生嘗謂之曰君眞猛將也若破蘇當以君功爲第一及既殺膺大廳湖中之士志氣益驕且目無蘇城矣詎意日生爲人所誘遽被擒散去者大半餘衆推錢大爲主其兵北至洋澄湖掠西洋村新村斜莊等處已而出眞義過唯亭入沙湖或進夾浦橋或進寶帶橋遇官軍則戰其殺傷官軍不可勝計又南至平望八尺近嘉興城過敵樓乃還方是時浙有山中之亂謂之王兵蘇有湖中之亂謂之白腰黨轉相煽惑民之從者猶夜蛾赴火國法幾藐然倚山靠湖惟務劫掠初無大志非若陸兆魚吳日生專以扶明爲主至死不悔者也錢大之衆輕生敢死無有能禦之者後官兵四至衆方危懼大卽奮勇殺傷官兵五百餘人聲勢益熾蘇撫申文三省糾合四鎭之師軍舡蔽湖沿路搜討將各處要路釘斷用兵防守使賊舡不得過錢大計窮遂散其衆以農舡一隻搖出海口守兵亦不覺也會有識之者曰此錢大也引

錢大亦殊有謀略

衆擒之大郎出刀殺傷數人遂爲衆所獲方是時錢大見勢危急欲出海有爲之謀者曰我舍舟登陸孰有知我者大曰此間皆死地若棄舟則易爲人識不若輕舟出海衆尙可集也遂輕身走險以至於敗解至南京爲三省所誅其子曰小錢大其父旣死從人隱於湖畔者數年會耿家兵起閩浙震動湖中舊黨復推之以爲主其勇不殊父遂遙通耿兵許以復江南爲己任官兵捕之屢爲所敗至會勦之師不敢睨湖已而耿兵勢衰官兵議勦捕忽散衆隱去計其起兵時纔數月耳其赫然可畏之勢已遠近震動矣

病骸曰明之社也東南騷亂如王兵白腰中多健兒使若輩而志在扶國則聯絡成師與海外鄭軍相應吾知北方虜廷雖有良將謀臣恐未能遽有華夏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爲諸人惜也

吳提督　吳提督名聖兆陝西人初爲李自成將自成破引兵降於清上書九王子欲平江南以自効首先渡江擊鄭彩兵鄭彩遁去進攻南京南京失守弘光亦遁聖兆遂與土國寶張天祿等引兵至吳相機勦撫時常州民亂聖兆領兵復至常州民變遂定

朱明既墟名將多爲清用一嘆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

還兵至吳。吳之民變亦稍息矣。時有王飛者。明將也。聚兵舡於太湖。聖兆使人招之。無降清意。遂引兵破飛。降其衆。遂破松江。擊明之總兵吳昇嘉於黃浦。擒之。復攻金山衛其首將俞洪勇士也。躍而先登。爲守者所攢擊立殞。遽剸之。擲其頭於城外。清兵見之。痛哭失聲。聖兆怒。促兵攻之。城上矢石雨下。將士奮勇爭先。無敢退後者。血戰半日城破。全城屠戮無遺。又破川兵於茜涇。提兵駐松江。遠近畏服。時士國寶撫蘇有能名然戡亂武功。實不如聖兆。兩人遂不相下。至是聖兆陰有異志。使人潛至舟山。與王賓卿通。欲借海中之援。以除國寶。會府學生戴武公。陳墓鎮陸兆魚黨。爲聖兆參謀。力贊成之。陰召陳墓之衆以襲蘇城。兆魚使張行甫整備舡隻。行甫修理櫓纜。盈屋充棟。分須旗號。且至十里矣。後謀洩繫獄抵罪。聖兆既與賓卿通。約舟山之師直抵松江。以彈壓不服者。遂召其心腹將士李虎於崇明。周傑於吳淞。沈奎於爽闕。張勇於福山。揚言進剿舟山。會兵黃浦。而舟山之師實已至矣。遂設宴。請知府等官。席間授以冠帶。有不從者誅之。使城中百姓亦盡復衣冠之舊。又差心腹兵將先期至蘇。一聞舉事。即殺國寶。應兵隨至矣。時方宴諸將。酒既酣。忽聖兆將詹大聽。亦北人也。慮事無成。猝擒聖兆。

縛送府署。一時擾亂。不知所爲。李虎等固醉。提刀亂砍。自相屠戮。血肉狼藉。迄無一存。明兵聞之。連夜遁去。其心腹之兵士在蘇邸者。方扣刃以待。報至。皆咤嘆自殺。

異史氏曰。聖兆忽叛忽反正。皆出於一己之私圖。並非有愛於國家。有愛於同族。故其死也。亦死於己之同謀者。書此足以爲反覆之小人戒。

婁天權曰。朱明之亡。亡於內間。不然。東南半壁。儘足抗滿兵而圖光復。何至子孫三百餘年爲異族奴也。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任俠篇▼

●醫學饒功閣

楊庶堪

今世爲醫學折衷論者曰內醫尙中華外醫尙歐美似也而未諦也而浮慕遠西輕其家丘者猥曰中國無醫嗟夫是不知醫者也以余所見饒叟之醫吾友全君咸樹則足以間執折衷者之說而一時中西人士舉皆唇驚勿能測之其術之卓躒若是是乃眞可書以爲吾國人光寵者全君故學電機於法蘭西歸而爲漢陽鐵廠工師一日不戒而鋼繩絕髁骨折殭幾死踰時始蘇先是廠中有醫學於英吉利十有餘年而以術行國中亦且二十載爲之治療者六月骨不接行不能以半武繼復就療於法蘭西醫院

西醫外科無他奇不過知生理明解剖與夫手術鑑捷器具精潔而已

敎人之術乃至秘不肯宜公德心可想而知

亦未可稱爲神奇第得眞傳耳

幾兩月矣斷骨鉏鋙如故諸歐美醫來視數輩爭謂非割弗能療亦無敢有保主必瘳者全君遊歐洲久習知其國外醫上者刲后能接以他骨次或不能復脛以略短微蹩躄更次模刳去其疻痏令毋痛苦即足矣因念所業致任恃手足刲割而得毀疻則卒生之事畢矣思必一獲國醫能以他術易剖解客有言粵醫良者自漢如滬欲航往之同舟得小饒閔其疾廢曰安慶有醫術精妙癒子不難曰胡以稽驗曰吾翁也翁受法致秘奧雖其子勿即傳亦不樂爲時流鬻術然翁有友曰張樹堂賈於滬辱其召必至子盍往求之全君曰諾抵滬求張張電叟越日果至視其殖髁曰閱時多矣癒否殊未之敢必然竭吾力儻可冀於是以手摸以耳聽始若酸楚繼若平生漏八刻而罷曰癒矣夾以版木傳以藥丹出敗瀋若瘴血者數升復爲囑曰踰十日可棄版踰二十日可親地踰一月有半可履步如平人矣自始醫至今唯飲以藥散日一二匙他無所施術者而皆已如其言應猶響烏虖何神奇若是也余有友名習歐美日本醫術者嘗舉全君所患苦詢之亦云舍刲割無繇而饒君所就終已若是是固非歐美日本之所及也余遂以念吾國文化已四千餘年爲古國之僅存者至若文學玄學美術方伎之流

讀書人恐未必有此豪俠有此胸襟是蓋俠而

必有畸人哲士如饒叟之以醫自退匿而達於吾儕耳目者而饒叟蓋乃今以醫特聞也饒叟名功闓字淩雲安徽安慶懷甯人年五十餘隱廛市世罕有知者全君舉酒勞之而召余余視其人彬彬若儒士敏其學撝謙如弗及頭童然顏猶嬰倪蓋術而近於道者或曰饒叟精技擊殆世所謂少林滴派者其醫之傳蓋繇此云

婁大權曰中醫內科勝西醫誠如人言然幸勝者亦曾有幾人若外科華陀而後必有其傳特秘之者多故寡見耳饒叟之技未必不得此秘傳故能超西醫而上之然彼又秘之更秘並其子且不傳斯道將不免爲廣陵散矣

⊛梁鐵錘

蒲松齡

梁鐵錘山西人不知始何名身長不滿三尺而軀幹粗大人故以鐵錘呼之鐵錘曰甚善呼吾誠當有呼則應居之不疑鐵錘多膂力手能舉百鈞省垣武廟前雙石獅猙獰對峙雄偉異常梁鐵錘輒更迭擎而倒肩負至隙地臥其一而植其一踏其臥者登其植者踞坐於其顛歗歌以爲樂興盡歸置原處無偏欹傾側迹鐵錘不讀書無生產小本負販以自給生平有豪俠氣遇不平事輒奮臂起顧從未輕搏人曰置若輩於死地

有道者

狂也而幾於聖

可謂生平第一次開殺戒矣二盜誠晦氣識

誠易易耳然非父母昆弟仇何必與爲難爲之解紛斯可已矣是鐵錘雖不讀書要未嘗不明理人於忿爭時遙見鐵錘至咸屏息不敢聲或在互相鬥毆固結不可解之際有從旁詭而呼曰鐵錘來矣彼此卽驚而散人問鐵錘不揍人何其畏之若此曰吾輩不畏鐵錘之多力而畏其明理也事至相爭鮮有不兩造皆有不直者鐵錘豪俠人不爲左右袒苟受一言之責已自愧悔之無地無論其力之多與否也敢不畏之耶鐵錘之見重於時者如此時郡邑多盜官吏無以捕易州郭公天麒陳臬山右聞鐵錘名出重金以爲募鐵錘欣然至曰捕盜公事也受金私事也受金而捕盜殆盜耳鐵錘不願假公以濟私所願辭金而就役於是仍以小本負販日行郡邑間盜聞之相引避有一人身亦短小郊行遇二盜其人僞稱鐵錘盜旋逸去盜行一二里適與鐵錘遇轉疑其爲僞以械試擊之鐵錘始則笑而受再擊之乃怒曰始吾以汝爲戲耳竟眞欲擊人耶老夫從不輕揍人今請試乃力看手段如何一躍而起捽二盜髮按諸地將兩首對撲之一舉而二盜骨碎腦裂斃矣一時江右郡邑盜風因之盡息鐵錘年九十餘而逝終身不娶無子嗣時人感其弭盜功立私祠以爲祀而額其額曰錘神廟且鑄絕大鐵

好客非徒豪舉也將以行其俠故

身本也俠而故作恨不一見之詞玄矣

秤錘懸於棟以作表記香火鼎盛焉

婁天權曰絕妙一篇游俠傳所謂白戰不持寸鐵

●白蘭花

著之

淮上周海門豪爽士也不詳所自以隻身商於淮不十年致素封坐中食客常千人士之踵其門者雖一技一能必溫顏接之延以上座而厚款焉倚山建客邸數百編號爲之客之來者以次就宿如歸其家又善於縱橫捭闔貴戚權要皆通賂遺地方長官有疑難事能爲解決復殷於任卹里鄰有急難求助無不應者以故上下皆稱服之當專制之世而豪侈自若清嘉慶中葉漕督某素剛鯁惡而劾之三疏不動一日漕督忽自至其家置酒飲宴歡若兄弟一時大以爲怪久乃度其奧援之有自也嘗春日飲客花下與客縱論古代旁至近今豪傑因及劍俠海門拊案曰吾聞劍俠之術亦非所難而環顧當世乃寥落如曙後星何也諸君閱歷海宇亦曾有此遇否座有少年新自南中來者起而對曰有之且嘗見一面蓋其人在縲絏中也海門亟問何人客曰其人不知姓名或謂爲鬱林州人其人人家無冬無夏臨去留白蘭花一支不知其所自得世所

是俠行徑若可求而即之抑亦非俠之至矣

舉動快絕是猶俠之表面也

將軍之行爲不過爾爾以粉侯譏之謔而虐矣

制軍之智

稱白蘭花者也衆請舉其說客曰白蘭花無居止無蹤跡人往往無意遇之求即之則又不可得庚午之歲東江大水漂蕩以萬計請於官官不肯賑某董事者倡募義捐而應者寥寥董事夜寐置捐冊於案明旦失所在而瓶中插白蘭花一大驚越三日有人持捐冊來且促董事往任散賑之事董事素識其人問所從來曰途中有人以此給我囑來相邀且云待於河干董事視其簿則平日所號爲老慳者皆樂輸千百最後則不肯認賑之某官亦居然捐白金八千且蓋有縣印也於時趨而前至於河干萬鍾之粟千鎰之金已立具萬衆歡呼聲如雷動事後追問莫知其由以意度之其爲強迫可知自是白蘭花之名大噪巨室豪右中夜嘗無故自驚以爲至也跡之無朕兆某將軍以海寇發率師船巡海一夕舟泊虎門卽座艦宴客妓女數十人左右擁抱將軍宴罷留妓侍寢月明之下旗旆飄揚戰艦一字雁列此未來之韓蘄王梁夫人乃高臥於中軍帳內樂可知也無何將軍早起則白蘭花儼然案上大駭久之無異疑而遍檢舟中皆無形影已而用印印字已磨滅不可見而別刻篆文粉侯二字將軍之幕賓識之以告將軍大怒然祇得秘之而潛召工更摹刻焉又某星使過境其髮辮亦無故自落而得

計亦不過爾爾

戲弄官僚若此其痛快也爲之浮一大白

制軍能代爲大俠之所爲斯制軍亦自不凡

少年亦自不凡

白蘭花於枕畔星使怒且懼以讓制軍制軍不得已則以他盜爲白蘭花也者縛於市將殺之以解於星使未行刑忽一偉丈夫趨而前曰我眞白蘭花也妄殺何爲衆執之以見制軍是時一城之人聞眞白蘭花之被獲也爭先覩爲快所經之地市肆街巷屋瓦梁棟上皆人也當時某因得一面惜相去過遠未能明晰耳制軍問之大笑直認不諱患其遁也帛裹其周身數十層而繞以鐵絲寄獄一夜明日命行刑行刑之日觀者尤衆囚忽呼曰我非白蘭花也寃哉奈何殺我官曰若昨日固自以爲眞者何今日之假耶豈畏死乃爾耶囚曰寃哉我獄卒也昨白蘭花入獄吾謹視之天將明倦而假寐及醒則在刑場中是誠寃哉官使人視之果獄卒也因釋之自某制軍督粵擢抑豪右善撫其民而海寇亦息一夕各大小官署悉得白蘭花辭別啟云僕之所爲制軍皆能代爲之粵無須僕今去矣嗣是不復見於今蓋十三年頌之者蓋以爲仙去也海門掀髯曰渠肉身豈有仙理會當在人間耳酒闌客散少年獨請間海門延入內室岸幘迎笑曰君眞好眼力哉客曰僕頗自羅浮來有某和尚囑爲寄書足下云今爲東南一有名人物揭來徧歷江南無所遇至此地固疑是君今果然矣海門閱書竟默無一言越

大有虬髯公之於李衛公之氣概

不豪亦不足以受海門之託

其去也若神龍之不見尾

三日大宴賓客召家中司會計者盡稽覈所有產業及一切盈虛虧長之數延少年上座納管鑰簿籍曰吾師召我矣吾將往從之於白雲深處所有財產請君暫主之十年後或當見還耳召諸婢僕羅拜於庭指少年曰此汝新主也其善事之海門本無妻子惟一十四歲女至是父女各跨一白騾從容徑去座客起送之而騾行甚疾竟望塵莫及少年者北海蘇超也亦不羈士家無父母兄弟好遊獵馳騁至是遂居之不疑其豪亦如海門越十年而河決於豫民多死帑金不繼蘇慨然曰周君所謂當還者其在是乎悉數其產尚得七十萬金盡以佐大工合龍之日蘇邀賓客置酒堤上欣然舉杯曰吾今可以報周君矣忽外來一客弊衣布襪而神色洒如徑據上坐衆異之與語亦不甚酬應酒酣上座客攜蘇手至堤畔散步衆不爲意俄聞人呼曰蘇君投河矣衆聞聲出視則蘇與客方微步凌波時北風迅厲河流絕急兩人立水上如平地然猶舉手與堤上人作別須臾順流直下衆人呼舟沿岸追之無復蹤影回顧席上酒肴猶熱適來客杯中浮一白蘭花猶馥郁如新折也

評曰白蘭花花之幽雅者也而客乃舉以自錫似不類矣然觀其爲事倏然而來悠然

行到水窮忽然雲起行文妙鏡也

所謂盜亦有道者

而逝。未曾少有搏擊。又何爲不幽。何爲不雅。 善之

◉秦賈

秦有賈人遇盜於少華。盡驅其駝馬資裝以去。賈單騎竄山中。久之日暮。峯迴路轉。迷不得出。聞隔澗犬聲。乃大呼。俄叢樹中有人應曰。左轉左轉。乃得石梁。渡之。忽見麥畦韭圃。縱橫似經疇治者。循陌行。得一村。問所來。以遇盜告。有蒼髯者招至一室。飛甍畫棟。儼然大家也。命就廳事西廂宿。餉以酒食。商日間飽受驚恐。又失資。懊惱。夜不成寐。更闌。聞門外人馬聲喧闐。殷耳。亟起。伏門隙窺之。見騎者可百人。魚貫而入。擁資件可數十車。過庭。前庭寬不過二丈。至是都不覺擠。騎者下馬。一一登堂。堂中燒巨燭如椽。蒼髯人振衣高坐。騎者進謁。訖。一一慰問。語隱約斷續不可辨。久之。騎者羣出。蒼髯人點首送之。獨止一人。令住。其人頓蒼皇失措。蒼髯人叱曰。吾命若出以驅除貪官汚吏。而奪小民生計。何爲耶。其人蒲伏不敢聲。立命杖之。杖訖。命去。尋更牽一人至。赭衣囚服。神氣索然。蒼髯人詰責尤厲。囚但叩頭稱犯官死罪。亦命鞭之數十。鞭訖。復遣去。而堂中燭光一時並黯。晨起。蒼髯人手一物授之曰。持此無失。東出又左折。行叢竹中十

紀綱耳而
腰纏甚富

數里。即至官道。向南一逆旅中。有四十許人。胖而微鬚。可以此授之。當得少償所失也。買夜竊所爲。知叟非常人。即受之。如言至一逆旅。果得其人。授以物。解視之。印信也。其人自陳爲華州知州。因事入省。昨爲盜刼。輿馬盡喪。僕從亦死。盜取印去。而以物置逆旅中。送我至此。令守待君來。商視之。所失貨也。並駝馬亦在後廐。纖毫無失。省知州行路。趦趄頗類受杖者。其平日極貪酷。商久聞其名。嗣後頗爲改行。事聞於撫軍。撫軍固好事。遣兵隊搜山。無所得。一日坐堂上。忽飛石碎其冠。頂悸而止。心惡知州。不二年竟劾罷之。

病骸曰。盜與官皆厲民以自養者也。古人有言。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則官不如盜。抑已久矣。今官不能治盜。而盜轉能治官。盜之賢於官也。豈非九天之與九淵比哉。

●黑衣人

善之

淸道光之世。某當道之紀綱。以事西上。道出殽澠間。同伴祇二人。腰纏甚富。暮宿逆旅。坐甫定。逆旅主人目行李。忽驚起顧客曰。頃有人相尾否。隸聞言亦殊驚訝。主人指示。

其爲非義財可知盜奪而殺之不爲過矣黑衣人從而救之苦於未知底裏耳苟其知之吾決其必袖手

行旅之難也游索之客於此等處不可以不愼矣

行。李上有紅印一青印一。曰此君固有之標識耶。紀綱曰。怪哉。吾早間起程。時未見有是也。主人曰。此盜符也。青色取物。紅者殺人。凡諸盜各有所部。即各有符號。凡符號所著。即表明其爲某部所發見。而他部不能爭。君試思之。頃間必有尾君後者。或有可疑者。從君攀談否。隸思之良久。曰。惟早間有軍官者二人與我輩同餐於野店。渠與吾坐同案。略談數語。自云自開封奉公事往洛陽者。餐畢先行。其馬甚良。頃刻已遠。日過午。途中有黑衣人跨黑驢。自岐路來同行。渠屢返顧從者。見其如此。則亦目之。渠似微覺鞭驢前去。主人曰。此皆可疑。君第愼之可也。語畢而出。隸與其件相對愁懼。欲舍此而去。則前行須百里外始有頓舍。方踟躕間。聞外呼具湯沐聲。甚急。覘之則黑衣人坐堂上矣。益震駭。不知所爲。已而主人具晚餐。黑衣人與隸擁案對坐。隸恐甚。勉咽蒸餅數枚。不敢舉首。黑衣人殊坦然。豪飲大啖。時逆旅客滿。惟東廂祇二客。黑衣人飽餐畢。告主人移裝具宿東廂。主人以有客告。黑衣人曰。吾偵之久矣。東廂甚寬。三人無礙也。主人移行囊往。客拒之。主人以告黑衣人。指隸曰。無已。其與此君共宿乎。隸若喪魂魄。幾不能出言。黑衣人遂移行囊入。隸與其件各襆被臥。二更向盡。無聲息。忽案上燈驟明。

黑衣人特見死而救耳不問其爲當道之僕否也

是僕亦不忘報者其如黑衣人不屑何

黑衣人操刀起隸涕泣求免死黑衣人笑曰吾不殺汝殺汝者行至矣速以繩授我將有用隸伏枕稱謝抽繩授之已而燈又暗聞有巨物撞門聲纔三四聲而門樞脫矣隸被罩其首不敢動旋聞有人僵仆聲聞黑衣人叱曰奴才此種身手乃向江湖獵食寧不愧殺耶隸掀被視之則兩盜已縛跪牀前猶著軍官服也黑衣人手鞭痛抶之盜無語已而天明黑衣人解盜縛曰念汝雛兒暫饒一命去去黑衣人顧隸曰今免矣行李上有徽識速刬去之吾將適南陽不暇與君同道也問姓名不答策驢逕去隸事畢東歸覓問舊主人亦迄未復見事越數年隸偶見刑部錄囚有殺人犯某當處決則向黑衣人也亟詢其顛末告主人爲營脫之乃往見黑衣人告以故黑衣人曰汝事某當道者耶曰然叱曰去去吾不受鼠輩惠也復詣刑部自訴實殺人不宜枉縱刑部堂官以當道所囑疑有他故相視色動黑衣人拍案罵曰賊官國家法度豈汝逢迎上官之具耶汝欲枉法老子决不任爾堂官大驚亟使人牽出之則匕首已自陷其胸矣

病骸曰未見蹤跡忽留暗號以是知爲盜亦正不易

●秦定國　著　之

結客傾家其氣豪也

矜才使氣其骨清也

既窮於遇又遭盜劫天將以神其報施也

嘗謂報施之道不必即出施者受者兩人之間例如

東吳沈生。世家子也。豪俠、好客。父沒、時遺貲可二十萬。生揮之三年、而盡。田園、第宅、悉質於人。夫人故大家女。亦明達。爲生謀曰。今質釵珥。可數百金。以此生息。尙有小補。但非久計。君宜出身任事。搘拄門庭。庶幾無墜先人之業。生從之。襆被風塵。道途歷碌。雖生平未嘗經受。至此亦不能顧及矣。生故矜才使氣。入世途少閱歷。遊幕於皖。於閩。於蜀。初至亦得人歡迎。不數月。輒齟齬以去。久之。益困。會廓爾喀兵事起。生父執某治軍需藏中。函招生往。生不得已。往從焉。五閱月。兵事畢。而某以積勞致疾。遽卒於藏。生。又不得不歸。時兵事新定。夷匪極多。生行纔過打箭爐。即遇夾壩。盡奪資裝。縛置山徑。間有騎者過。憐而解之。生徘徊山中。進退無所。念生平未嘗負人。奈何遘此惡劇。乞憐於人。徒辱。父母不如死。解帶繫樹。引頸就之。但覺帶緩。一緊。百竅如沸。熱血內激胸腹。欲裂。良久。昏絕。已而覺有知識。則身臥軟榻。覆以温衾。兩人夾侍左右。按摩口角舌頭。猶餘藥味。惘惘然。似是身固生存。尙非死也。欲出言而舌僵。喉急且疲。困已極。輾轉熟眠。如是者三日。三日中。但覺仿彿時有人傍榻問無妨否。無恙否。三日後。神气漸清。乃問侍者。侍者曰。主人行至矣。語未既。有昂藏丈夫。戎服。佩刀。立榻前。生欲起。主人目侍者。

乙受甲施乙仍以施諸丙即是報甲之德而甲或受丁之施即是食施乙之報此理至至奇而施恩確故施恩得報與受恩圖報其響影極廣大正不必如釋氏之說甲恩乙即乙報甲也然即如甲恩乙乙報甲之說亦可以勸人爲善不必斤斤辯其小且險也

力按之問生曰沈先生故人倘相識否生沈思久之終不能得主人笑曰先生腦力傷矣亦記二十年前風雪中救人母子兩命否僕卽當時抱中兒也生謝愚鈍恨不記憶主人曰賢哉先生爲善不望報且自忘之眞羲皇上人也生問姓名主人曰公業已忘之復何問爲因詢生何以至此生具以對因問主人相遇始末乃知主人固綠林豪客夜獵山中見縊人命其徒解之不虞其爲生也載以歸胠篋得書札姓名始知之遂極力調治竟得如故凡月餘生益健主人知生困蓋番夷所爲乃屬徒將爲生報復探得其巢穴在萬山中險峻不易拔又明正土司庇之踟躕未能決一日主人偶閒話及雅州新太守趙公履任生聞之矍然起曰趙公我座師也請往爲諸君白之綠林非久計盍乘此立功主人大喜即囑生往謁生至是始知主人爲秦定國太守見生歡甚自以新履任欲肅淸桴鼓聞生言秦可爲嚮導立許之即命秦領兵且檄明正土司助餉土司不敢抗遂勦番匪盡平之生因留太守幕中秦竟以武功起家生後以詢細君細君亦惝恍久之乃曰記儂結褵甫三月時翁姑俱健在君行道見孕婦蹲雪中惻然輿以歸告翁姑闢後園一椽居之婦產後兩月乃去記婦嘗言姓秦君眞多事善忘矣

閩粵械鬥之風夙如此

二虎實無意於械鬥者故女子警戒之而不害也

女子大有見地不獨技勇獨絕也

◉奇女

王無爲

閩有拳師趙二虎。力猛、技精。性贛、直。嘗爲人報不平。強禦憚之。不敢攖其鋒。會其鄉有童子被殺於鄰鄉。鄰鄉故與趙所居鄉不相能。動集衆械鬭。至是童子被戕。鄉人大憤。鳴鑼集衆。呼曰。不從鬥者。即先戕其人。於是人無敢自匿。皆執械赴鬥。是鄉人數多。鄰鄉祇三分一。械鬥竟日。隣鄉死數十人。趙鄉死三人。傷七人。隣鄉知不敵。散財募壯士。各鄉無賴皆歸之。翼日復鬥。鄰鄉稍勝。鄉中死傷三十餘人。鄉人咸促趙二虎赴鬥。二虎夙意敵寡。鬥必勝。無待於己。勝券可操。故不與。至是決意與鬥。將以翌日執械往。夜半。忽聞簷際有聲。如微風振落木。遂有一女子。推扉入。女甚美。爲年近二九。裝束如恒人。第眉目間凜然有秋氣。顧謂趙曰。若即趙二虎耶。二虎驚愕殊甚。而終欺其弱。漫應曰。吾即趙二虎。待要如何。女哂曰。吾有一言告君。明日械鬥必弗與。且當解鬭。不然者。將取君首。勿謂吾無若君何也。語已。握拳擊案。案爲碎。趙初慢之。至是大懾。女厲聲曰。曷早言可否。吾未能久須。語次取趙案銅煙筒。揉而碎之。趙知不敵。謝曰。願如教。女喜曰。二鄉相鬭。此風何可長。初時。吾亦躍躍欲試。後聞君不出。遂止。頃偶過茲鄉。人咸相

解紛之道甚妙。趙不出則衆無所恃。則鄉不出鄉衆無詞以激趙矣。

是誠俠士之正軌

慶曰。明日有趙二虎從鬥。必有勝矣。以故相訪。今君既不與鬥。曷輯睦爾鄉人。使解械乎。趙曰。非曰能之。請試爲之。第鄉人從否。不可知耳。女曰。雖然。吾能使吾鄉人不出。君第勿令君鄉人擾吾鄉雞犬。則雙方息事矣。語已出。逾垣而去。趙木立良久。始以此事語鄉人。鄉人疑其詐。交攻其懦。趙轉無以自白。後忽念女言明日。將戒鄉人勿出。因曰。明日覘彼鄉動作。果猶有鬥心。吾請執械何如。衆諾之。翌日。鄰鄉果無人挑鬥。衆始知非妄。且疑女爲俠。然百計訪其姓名。終無告者。遂相謂以奇女云。

◉劉遠

樸庵

劉遠者。贛省樂平人。有名拳家也。樂邑頗頑。人民動輒私鬥。而遠常爲魁。劉氏世習拳。遠祖某。初學於少林。後更從業於浙之張松溪。合內外兩家而融化之。自成一派。至遠尤精。遠頗尙俠。其助鬥也。必其事之大不平者。否則雖有求者。必却之。甚且助求者之敵。故樂邑無賴。喜鬥者皆恨遠刺骨。然無如遠何也。有一僧自言來自天台。住於樂之某寺。舉止安靜。而神采奕奕。衆不知僧能武。僧亦未嘗自言也。一日某某兩姓約百餘人私鬥。方酣。僧視之而笑。或曰。爾能有助乎。僧曰。惟有解之。助則吾不能也。遂馳入衆

使遠藝不精幾爲無賴所覆甚矣怨毒之於人不亦險乎

如數家珍

中以手左右摩之衆皆避不能前無賴某見之喜曰是可得之以敵遠也設計與僧善故以不平之事以激遠怒遠應求者之請結束上塲而僧亦凝氣以待之未交臂僧曰衆鬥無謂不如吾二人相角以勝負定曲直也遠曰甚善遂各麾其衆以退而僧左手虛映遠之面隨分兩手遽以左足加遠之下部遠趁僧足勢屈右足盤于地以左足遽加僧之右足倏僧左足方落遠全身偕右足並起隨進一步僧遂仆焉明日僧打包他去遠常謂人曰此僧實健者使非用耕地法撲其脚跟吾其必敗于僧之手矣論者謂遠之實力出於僧下而拳法則過之也

病骸曰遠所言僧豈不知之然而一敗不復鬥則僧能退讓固勝遠多矣

●張松溪之拳術　　樸庵

張松溪浙江寧波人善技擊其擊人不用拳脚只以手按之而當者輒敗其法自言起於張三峯若內家拳法云按拳勇之術有二一爲外家一爲內家外家則少林爲盛其法主于搏人而跳踉奮躍或失之疎故往往爲人所乘內家則松溪之傳爲正其法主於禦敵非遇困厄則不發發則所當必靡無隙可乘故內家之術爲尤善其搏人必以

穴。有暈穴。有啞穴。有死穴。其摶人相穴而輕重擊之。或死或暈或啞。無毫髮爽。其尤秘者。有敬緊徑勤切五字訣。非入室弟子不以相授云。

婁天權曰。文雖寥寥百餘言。可抵一篇拳經。

●金三先生

樸庵

金三先生武林人。逸其名。人皆稱曰三先生。其拳法得祖石音之傳。嘗演技於邑中烏將軍廟。有孔六者善射。而多力自負。其勇出金不意。騰一足。踢之。金殊不動。若不知有人。踢者而孔已仆於一丈外矣。既而出廟門。有數雀棲於池南戲臺之巔。孔意金未必善射也。乃曰。君善摶。吾善射。即借此雀為的。與君一較射可乎。金探囊出一彈丸。如梧子大。置食指上。笑曰。不須弓矢。請以丸代矢。以指代弓。為君落第三雀。即以拇指撥去。雀應手墮。孔乃大服。金曾保鏢至西。嘗獨行山中。遇一青兕。追金疾如奔馬。行里許。前橫大溪。深數丈。金背溪而立。及兕至。金上躍高丈許。兕奔急。摶金不及。墮溪口而死。金體幹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一練柄鐵錐。其重不下五十斤也。

病骸曰。三先生力足拔山。而以先生稱。頗類滑稽。

其敗在一負字

丸可代矢神乎技矣

楊之入山捕虎也實中於客氣但其勇敢實非常人所及

拚一身爲一方除害此楊之所爲楊也

楊子春

善之

豐城楊子春者。以勇聞。善弓矢。百發無不中。常挾弓隻身入某山。山故多虎。虎之來也以羣。獵戶之往捕者。輒膏其齒。以是相戒。無敢重蹈險地者。楊之往也。人皆爲之危。楊哂曰。以一男子。而畏虎。猥何以立於天地間。遂毅然去。其家雖不敢過挽。然心終惴惴焉。乃伺其去。聚衆持械而從其後。楊不之知也。既入山。穿林越溪。終不見虎。楊大笑曰。虎亦知楊某名。乃匿不出耶。言未已。一虎出其前。體絕大。迥異常虎。目炯炯有火。瞥見楊。張爪撲之。不中。反身又撲。勢益猛。楊左之右之。虎終不可得。似大怒。人立而嘯。楊張弓射之。中喉。遂斃。楊興益豪。指虎而言曰。汝輩橫行山嶽。食人不可數計。余當盡殲爾曹。爲我方除害。俄而腥風捲地來。樹葉盡落。楊知虎羣至矣。亦不懼。倚弓而立。有頃。羣虎大至。絢爛斑黃。日光照其背。色殊美。爲數可十餘。大者如驢。小者纔及犬耳。見死虎。羣趨以足撫之。不動。盡俯而嘯。聲雖雄而雜以悲。似甚痛者。楊覩之。知虎必怒。若爲所見。來且猛。力將不敵。乃猱木而升。達其巔。俯瞰羣虎。猶在死虎畔。楊乃爲獅吼。聲響聞巖谷。山爲之震。羣虎聞之。盡懾伏不敢動。楊彎弓連射之。斃其五。餘皆潰。旋復集。覩箭

虎衆而楊無援且又墮入虎穴其危殆可知而猶手斃數虎眞渾身都是膽也

知非獅則又大怒羣來搜尋見楊作勢欲躍上楊以矢拒之又殲其四所存者僅三虎耳而楊矢盡矣虎來益急勢甚危一虎來撲楊楊以弓擊之而虎不少却楊窘甚偶不愼失足墜自分必死瞑目任所至及地爲敗葉所承得無傷然疲乏已極旁有一洞窺之似甚寬敞乃匍匐入以爲避虎計既聞斯聲奇之迹其聲而視之則穴之隅臥一虎旁兩乳虎伏焉楊大愕幸虎不之覺欲出聞外有虎嘯聲知虎將歸計不如先殺洞內虎乃躡足至兩乳虎後舉石投之盡死其臥者病虎也驚覺見楊掙持不能起而楊亦以石擊之乃不動三虎既死洞外虎至矣楊伏洞旁虎尾與足先入楊舉樹枝奮擊其胯下折其足虎大嘯負痛奔去楊不敢追伏穴中潛聽之虎久不至聞遠處有紛鬥聲乃出視則楊家人與兩虎鬪也楊大喜視人將不敵欲往援而折足虎突返自後噬之傷其背楊倒地虎力盡遂死楊痛極欲起不得而家人爲虎所敗潰奔虎逐之過楊側舍衆噬楊楊騰一足踢之中腹虎斃而楊左臂亦折矣家人顧見楊及死虎大疑楊使衆逐彼虎而留二人伴之無何家人返則彼虎亦斃楊更遣衆四尋衆以無虎報乃負楊歸而楊痛甚折臂及右足背肉脫太半數日而死而其地自此無虎患鄉人感其義

乃養其妻子并設廟祀之

俠魂曰。楊恃技入虎羣。竟隻身而斃十餘虎。安得不令人色變。勇俠之楊子春。有程善之之文章傳之。相得益彰。足使千古不朽。

較打虎尤難

猴終不若人靈

●三和尚

叔南

三和尚。靈峯寺僧也。少習拳藝。靈峯寺臨鳴玉溪。門內皆種園蔬山芋之屬。一日、晨興。見、園中、山芋、被、拔、甚多。察其、足、跡。似人、非、人。心竊、異、之。俟夜、伏、園隅、暗、偵、之。徹宵、無、動、靜。天將、破、曉。和尚、亦、倦、極、思、歸、方舉、足、間。一巨、猴自牆上。躍入。黃毛、蒙、茸。高與、人、齊。拔芋。縱。啖。和尚。急閃入佛。堂。取一。八尺。棍。出。盡力。向猴猛擊。猴輕。舒兩。臂。伸手。握其。棍。端。堅。不可。拔。雙目。炯炯。其光。不可。逼。視。和尚。心。胆。頓。怯。一。疑。回。間其棍。已被。猴之。兩手。漸。漸進。握近身。僅二三尺耳。蓋猴性最靈。手足。亦最敏捷。若更近尺餘。即可伸。手。取人眼珠。此猴。擊人之慣技也。和尚急中生智。將身猛退。猴足長身重不克。支持。立撲於地。旋棍。擊。之立斃。秤猴。體得重二。百餘斤。蓋數。百年。物也。

婁天權曰。門一猴耳。其身法、手法、解法。亦頗有研究。小品文字。夫固不可不精心搆

造也。

●會覺師

叔南

乾隆中世。雁蕩山間。往往多虎患。會覺師爲雁蕩淨名住持。本山東綠林之雄。以事。故。遁。逃。來。雁。蕩。而。入。佛。門。者。也。以。打。虎。著。名。於。雁。山。虎。之。死。於。師。者。不。可。勝。計。某年之夏又値虎患。夕陽在山。山中人即相戒不敢出門。時値大旱。田中水乾。及夜。師令其工人等前去車水。而自倚於田邊樹下納凉。以爲工。人。等。防。虎。之。衛。不。覺。昏。昏。睡。去。須。臾。一。虎。遠。來。形。甚。偉。大。工。人。等。見。之。大。驚。即。下。藏。於。車。下。不。敢。張。聲。不。知。會。覺。已。入。睡。鄉。未之。顧。也。虎。行。近。見。師。倚。樹。下。急。前。撲。啣。其。頭。及。師。驚。覺。已。入。虎。口。不。可。脫。虎。拖。師。行。師以。手。挽。兩。旁。之。樹。樹。盡。拔。及。過。一。山。自。知。力。盡。無。能。再。持。乃。張。兩。拳。兜。擊。虎。頸。斃。焉。翼日。其徒衆依樹倒處蹤跡之。師與虎同死一處。其兩拳入虎頸寸。餘。而虎牙亦幾斷師。項。也。

婁天權曰。打虎者多矣。從未、有、頭、入、虎、口、而、尙、能、擊、虎、至、斃、者。師眞神勇哉。

●俠少年

劍秋

失盡軍人體面

平原莽莽。不見人。碧草粘天。黃沙匝地。時已春深。三月。山花。野卉。零落殆盡。微風過處。唯有清香陣陣起於麥隴間而已。一日薄暮。忽有少年二出現。於良鄉道上。狀似一主一僕。主人年可二十餘。氣宇俊偉。僕則手執鞭。背負行囊。二人皆跨馬。行蹄聲得得。直向一村莊而去。未幾。僕謂主人曰。日暮途遠。盍詰朝行乎。主人曰。可。二人乃相率下馬。叩逆旅主人門。暫借一席地。時適義和拳亂作。官商之挈眷南下者。絡繹不絕。數椽茅屋中。擁擠無隙地。人聲闐咽。馬聲雜沓。徹夜不能寐。

漏三下。少年起步庭中。徘徊四顧。則先有數人在。詢之。知係武員避亂者。寒暄既畢。各席地坐。娓娓談京師亂象。頗不寂寞。俄聞角聲嗚嗚。起於四野。此呼彼應。自遠而近。衆人曰。嘻。此何聲也。皆相顧失色。少年曰。盜耳。衆皆起。各挾武具。預備抵抗。少年亟搖手曰。此何用。適賈禍耳。衆曰。然則奈何。少年曰。有我在。毋慮。公等可高枕臥。毋溷乃公。否則。袖手作壁上觀。叢爾么魔。決不令一人漏網。少年乃入室。去服。易以黑色之衣。指屋隅。謂衆人曰。盜必由此間躍下。又曰。公等伏而觀之。勿聲。亦勿動。衆見少年徒兩手。不持寸鐵。皆竊竊為之危。時在三月下旬。月色迷茫。星光黯淡。衆闃寂無聲。少年乃蛇行。

風塵中乃有如此奇人

遍地萑苻惜無如少年之一懲創

至西南隅狙伏於地兩目炯炯向上如猱猊之伺鼠然少頃黑物一團自天而下疾如鷹隼少年忽騰身躍起自其後擊之曰止磞然一聲此黑物已仆地不起屋外之盜見先進者寂無聲息遂接續而下少年一一應之左揮右斥絕不露絲毫驚慌態事畢數之得十五人斯時伏而觀者咸惕息不敢動少年乃招以手曰來來盜已盡矣衆蹣跚而出見所獲之盜或仆或跪若蹂患癱瘓然無一能自起立者衆請殺之盜哀呼乞命少年拊掌笑曰爾識江南沈某乎盜同聲應曰小人不知冒犯威嚴願開一面恩感且不朽少年曰鼠輩不屑汚我刃第少創之使不爲行旅患足矣遂與羣盜約今後當速離此否則立置於死盜唯唯願聽命少年乃揚其右足一一踢其臂呼曰起盜卽霍然起羅拜而去衆乃驚服願執弟子禮求得其術少年笑曰此非盡人可學也然經此懲創前途可無慮矣天未明少年卽與僕策騎行

病骸曰拳術匹夫勇也然而精此者非參以兵略不可少年知盜之自何處躍下亦料敵之智也寧獨技術之可佩耶

●紀人龍

鮮庵

興會正復不淺

燕雀豈知鴻鵠

客來固不迷而此年年亦正可怪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煞是好看

昔有紀人龍者。善技擊。慷慨任俠。常客游湖襄間。有潘姓者。家饒於財。亦以俠聞。四方技勇之士。多遊其門。紀往訪之。潘喜。欵接甚至。宴會間座客幾二十人。皆錚錚士。酒三巡。各述技擊師承。談論鋒起。末座一少年。敝衣露肘。短髮突鬢。默不一語。紀問主人。此客來幾時矣。潘曰。將及半年。問何能。曰不聞所能。但隨堂粥飯已耳。衆大笑。少年亦不語。後數日。復讌集。忽有欵門通謁者。鐵面短髮。裝束甚武。拱手向主人曰。聞今日羣英雅集。敬來觀光。乃遍睨座中人。至少年。曰。汝亦在是乎。少年但俯首不語。潘乃延客上座。飲啖兼人。既而曰。今日之會。良非偶然。諸君曷各奏爾能。余亦有薄技。當呈教也。潘大喜。移席射圃中。盡出其所用器械。諸人臂弓腰劍。無不詡詡自得。其人笑曰。諸君可云技矣。而未神也。乃於衣底出劍二口。盤旋騰躍。初如雪滾花翻。閃爍不定。以後但覺白光周身旋轉如月。衆觀時。少年立最遠。既而衆亦漸漸遠避。方愕眙間。其人忽舉劍直擊少年。少年急走避。袖中砉然有聲。亦出劍二口。疾如金蛇。左右騰擊。與白光相激觸。寒氣森森。衆皆卻立十餘步。良久。白光漸縮漸斂。至土牆邊。戛然長嘯一聲。向東南而逝。衆驚就視。惟見少年背手立牆陰而已。急羅拜問故。少年曰。吾輩皆習劍術者。彼

所謂肉食者鄙耳

其殺其濟嚴於三尺法以之治吏吾知仕途清也

伍技亦頗工

實。與。我。同。師。以。我。技。出。彼。上。不。相。能。狹。路。較。擊。者。七。次。矣。始。我。聞。主。人。名。意。門。下。必。多。奇。能。之。士。倘。彼。來。時。可。以。相。助。豈。謂。皆。碌。碌。不。足。數。子。固。皮。相。者。不。足。與。言。吾。亦。從。此。逝。矣。一。躍。登。屋。再。躍。不。見。自。是。潘。任。俠。之。心。頓。減。而。諸。人。言。技。擊。者。亦。各。星。散。云。

婁天權曰。以孟嘗之好士。且失之雞鳴狗盜。況自鄶以下乎。夫乃知任俠之不易易也。

●跛子

孫錫麟

滄州有方恒者。義盜也。年逾花甲。而身輕。如燕。矯若。猿猱。善氣工。能以。拳百。步內。向人。虛擊。無不。立倒。有子。名興。德。跛一。足。技之。精過於乃翁。當方恒負技橫行江湖間。殺貪暴。濟貧弱。地方官無敢攖其鋒。而污吏貪官。亦因之震懾。先是滄州某太守。聞方名。頗欲得之。有能隸伍武者。亦工技術。乃遣之往。伍因聞方名已久。不往恐爲人笑。不得已就道。時値棗熟。途間伍見棗實纍纍。口渴欲啖。苦樹高。攀援不易。乃以小石投之。棗落。啖之盡。肉復以核向上而射。棗落如前。如是者數次而腹果矣。突一叟。虬髯。闊顙。向之。揖。而。言。曰。神哉。技也。君得。非伍。某耶。伍曰。然。頗訝之。叟笑。曰。踏破。鐵鞋。無覓處。老夫。非。

跛子乃能足捷如此可見其藝不弱伍已心折矣想亦隨方叟去不捕盜而捕官矣一笑

海陸道路何處不生荊棘行役之難於此可見

他。卽方。恒。也。君之。來。意。余已。知。之。在理。當。與。君。一。戲。然。老。夫。年。耄。恐。無。能。爲。日。二。虎。相。搏。必有。一。傷。但。君。既。來。自無。空返。之。理。命。小。犬。隨。君。往。可。耳。言。畢。取。觱。栗。吹。之。一。跛。子。年。方。弱。冠。從。深。林。中。如。飛。而。出。叟。曰。有。叔。在。前。不。得。無。禮。跛。子。熟。視。伍。面。者。再。曰。叔。願。行。速。行。何。痴。立。也。乃。別。叟。驅。伍。行。伍。知。不。敵。遂。與。跛。子。返。見。太。守。略。一。詰。問。卽。置。跛。子於。法。臨。刑。時。跛。子。狂。嘯。一。聲。械。梏。中。斷。執。刑。者。無。不。咋。舌。伍。亦。不。知。所。終。

婁天權曰。國家、養、無、數、官。不如。養。一。二。盜。若。方。恒。父。子。斯。可。與。言。治。國。理。民。矣。

◉義俠却盜　　佚名

豫章商某。貿易楚中。獲貲三千餘金。攜僕將歸。買舟江滸。薄暮天微雨。泥滑甚。見岸上一客。負包裹。踉蹌而來。呼聲迫急。欲登舟。舟子拒辭。請益固。商曰。彼行、色、蕭、條、大可。憫。卽絜、之、同、歸、亦宜。初登舟。相視如鑿枘然。迨。夜。窺。客。枕。包。裹。而。睡。鏗。然。有。聲。視。之。雙。劍。也。始。而。憐。繼。而。悔。終。而。懼。然。已。許。之。亦。無。如。之。何。次。日。商。具。食。食。之。叩。客。姓。不。答。談。笑。甚。懽。見。商。牀。前。掛。一。劍。詢。曰。子。亦。善。此。術。耶。商。曰。吾。輩。陸。馳。水。行。所。恃。以。無。恐。者。惟。此物。耳。故。張。大。其。辭。客。微。笑。而。已。久。之。夜。泊。江。干。月。明。如。晝。波。平。風。靜。寂。無。人。聲。客。曰。今

宵月色佳甚胡不具斗酒吾兩人坐船首酣飲之庶不使姮娥笑人客中寂寞也商勉應之於是具肴核攜尊酒共飲商有戒心猶少卻而客則洋洋意自得也痛飲間客謂子善劍吾亦能之今酒後耳熱請試其術何如商勉應之曰可乃出包裹中物光芒四射寒威迫人商欲避入舟中而客以足坐而鈎之牢不可動不得已乃凝視其舞儼若項莊舞鴻門左右往來意在沛公商股栗強稱善始見劍之環繞既而滾若雪花人劍莫辨時月光水光與劍光相激射酣舞之際但見白練兩道而已先是商登舟時已有賊船尾之商不知也商私謂客爲敵及觀劍後無他故欵洽尤甚一日舟近大姑塘客忽謂有事登岸行里許即還商辭以舟行甚速不能俟客曰行數里吾亦自能還乃泊舟登岸舟子與商忻幸免虎口矣揚帆疾行行數里岸上呼聲甚急舟子以帆駛不能泊對語未畢客已一躍登舟商惶懼恐獲戾而客恬如也相好如初又行數里許曰吾去矣子亦知吾之來意乎遂告之故商始知月夜舞劍乘風躍舟皆所以保護之也驚喜交集欲分其資半以謝客曰吾苟欲得金取如探囊何分爲且即得金是以暴易暴也豈忍爲哉負劍大笑而去

眞使人嚇煞

其行徑實大可疑

吾亦幾被瞞過

君子之所爲庸衆固不識

當亦自笑無珠

無盜之力。與資而學。爲盜亦可笑之甚者矣。

矢已不中。而乃盡其矢。是筆賊耳。何足云盜。

觀其技拙。確是初犯。故可相寬。否則殆矣。

婁天權曰。天下惟熱心人往往爲人疑忌。此信陵君所以欲醇酒婦人沒世也。

●韓五

佚名

贇應縣捕役韓五者。貧不能炊。思嘗捕響馬。姑試效之。計亦良得。乃從人假贏馬挾弓矢而出。伏於麥隴之暗陬。是時清初借號燕京。流亡未復。道路之間。尙少人跡。亭午始見一騎緩緩來。臺笠深衣。挂囊於鞍。略類商旅。韓私計盍一利市。引弓呼之曰。速解爾橐否。且畢爾命矣。乃發。客從容舉鞭拂之。矢旁落。又發。亦如之。五矢不中。矢盡。韓恐。策馬走。客笑曰。行刦者反避人耶。雖然。爾焉逃。俄聞風聲肅肅。客追已將及。則短衣執刀叱韓曰。毋走。韓度不可脫。亟投馬下。叩首乞命曰。良以母老待哺。不得已出此。今乃初試。不圖誤犯壯士。幸寬宥之。號泣戰慄。客諦視之曰。爾尙謹樸。姑貸爾死。隨予來。勿恐。韓懼。從之行十餘里。入一山。甚邃。叢樹間得穴焉。進之。甚闇。半里許。有光。旣而忽見屋舍。客引韓入。內則先有數十人在。多虬髯彪眼。衣巾岸偉。見客起問。十四兄來何暮也。客滑稽數語。衆目韓皆大笑。已而酒饌堆垛。規地而坐。序兄弟之次。以韓席殿焉。飲啖甚壯。言論豪放。比暮。華燈明炬。燭照林野。夜中縱橫醉臥。手足相枕藉。韓慭慭然莫知

卿韓之有母無養由是之謂俠

客技已神矣彼數十人中當有親客技而上之者盜固易爲哉

所爲竟不能成寐明日衆醒客爲韓請曰此人有母貧不能養殊可矜憫宜少資潤之衆曰諾各探囊出金錢珠貝不等無慮數千金以授韓韓惶恐拜謝客曰視爾馬弱焉能致此歸吾仍送爾行一人曰我曹亦散耳後二年當期於山東皆曰諾遂拱手各去或獨行或侶行或東或西頃刻都杳客乃與韓俱謂韓曰盜豈易易哉諸君皆技勇絕人故馳騁綠林鮮有失敗吾亦有薄技使爾觀之袖中出匕首指前椿樹第三株標枝東接者曰吾截其某杈擲之杈落匕首故在手中又別擬之三擲而三中韓咨嗟駭咤客曰爾向者太猛浪幸遇我倘值吾兄弟之暴者爾作此樹杈久矣韓唯唯請客示姓名誓圖報客笑曰毋須爾吾屬雖肝人喋血其實行雲流水耳散遊天下率二歲一期會雖萬里不失約姓名已久忘記爾何問爲既至韓門解所贈囊擲地曰吾去矣乃縱馬絕塵而去韓賴其資遂爲富人

病骸曰客諱姓名已久忘此語殊豪爽傖父見生人輒刺刺問姓名大惹人厭

◉空花老叟

榮陽子

粵之香山有村曰空花地處荒僻人烟稀少居是間者數鋤雲犂雨之農家外有一餅

天下固多隱淪之士而於窮鄉僻壤間其跡尤彰

以衆凌寡而又欺老不武之甚

肆在焉設已有年主之者爲一年逾花甲之老叟而襄之理店務者惟妻與媳顧叟年雖遲暮白髮蕭蕭而精神矍鑠堪與據鞍顧盼之馬伏波相頡頏且待人接物和藹可親疾言厲色之行素未經見故客之道出空花者多樂入其肆購糕餅乞杯茶藉舒疲乏以是生涯頗不惡然人祇識其爲一賣糕叟耳而不知其嫻武事負奇技者也一夕時交初鼓門已下關而叟與妻媳尙未寢烹茗話家常一敘天倫樂事正暢談間忽有叩門聲甚厲且叩且呼曰救命……速開門寇將及矣叟聞聲略無疑懼即應聲曰來矣疾趨啟關則一少年踉蹌入狀殊狼狽血汚遍體額汗涔涔左手提布囊右手握利刃見叟跪而懇曰翁救我寇追踪至其肯勿聲張匿我於秘密所在暫避其鋒則感且不朽叟曰趣起盜掠君財乎曰否仇也叟聞語即回顧其妻及媳曰速伴客入房暫避之勿須臾離也二人遵命導少年入佈置方竟則壯者七八人手兇器破扉入勢頗洶洶見叟在即叱曰老頭兒何不解事乃爾敢匿賊子耶速獻出否則不汝生矣叟不怒亦不懼坦然曰無之衆聞言益怒曰老賊何謊爲乃公遠見燈光出自汝肆匿之必矣速出之勿延否則以刃剳汝腹也時左右隣舍聞聲出視見衆人俱執利器莫敢近祇

亦很識貨

不愧豪俠身分

袖手旁觀。視叟。則正色而言曰。吾實匿彼人。然苟出之。目覩諸君辱之割之。有所不忍。然違君輩命。則禍將及老朽。容入內商之。彼人當有以報命也。不俟眾人之允諾與否。即從容入。有頃。右手握齊眉棍。左手拈欖核一枚。出示眾曰。君輩彼寡。勝之不武。今與眾君約。老夫獻一拙技。苟施之而能效所爲者。當即以客獻。一任諸君之處治。否則請息事寧人爲優。言竟。出戶外。眾亦移其視線於叟之一身。見叟以欖核置諸地。隻手舉棍。向後垂及地。一旋身。棍隨下。不偏不側。適中核。劈拍一聲。已粒粒粉碎。叟則以手扶棍。顧盼自若也。眾見叟內功精絕。知非其敵。遂相率引退。叟俟眾去遠。即導少年出。並誡其嗣後勿恃勇凌人。致蹈殺身之禍。少年曰。謹受教。酬叟以朱提。不受。曰。我輩扶危耳。非圖利也。何輕視老夫哉。少年急謝過。遂去。此事發生後。一邑人士。罔不知空花老叟。爲一精技擊負奇能之出類拔萃人矣。噫。若叟也。負絕技而能謙抑和沖。臨大變而能持態鎮靜。殆俠而隱者歟。

病骸曰。一欖核。一棍耳。而能退賊。老叟亦神乎技矣。

◉吳應庚遇盜

佚名

行旅之被斯盜害者想已無算矣

天下惟孝子爲能得天之全

吾鄉吳君應庚。讀書外。惟好槍棒。生有神力。百廿斤大刀。能隻手擲空中。仍以隻手接之。嘗訪戚山西令某道。出太行。夜宿逆旅。是夜月甚皎。吳倚裝未寢。聞屋瓦格格聲。伏窗窺之。一人登屋旋舞。刀光射月。如銀毬。然知係暴客。隨啟篋取刀。橫膝以待。其人已破窗入。吳與角。一騰踔間。刀已爲盜刀格落。奮身猱進。踢盜臂。盜刀亦落。正相持間。榻後小門忽開。一翁執燭出。見兩人相持。不解。力擘之。連聲叱罵。盜起垂手旁立。叟乃延吳上座。謂犬子屢戒不悛。今又冒犯壯士。若老夫來遲。斃拳下矣。願聞姓名。吳告之。出酒款吳。并贐以金。天明吳上車行。早尖解袱。啓視則銀五錠。拇指半截在焉。蓋倉猝夜鬭。爲盜所斷。並自忘其痛楚也。叟殆綠林之雄。歟。

婁天權曰。惜乎吳之粗忽。不省是店爲盜巢。蕩而滅之。爲行旅除暴也。

◉俠盜爲僧　佚名

某甲者。彭城人。少無賴。好與人鬬。不勝不止。又多力。當之者輒遭毒手。里中惡少。推爲首領。橫行於市。鄉人患之。而無如何。顧甲事母孝。每鬬時。聞母聲。即歸。以是受忤者多赴訴於母。母閉之室中。甲夜從屋上遁去。母知之。憤不食。甲跪母前。痛自悔過。後乃稍

戾氣一變而變爲俠氣孺子眞可教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想其脛必兕長一笑

稍。歛跡。一日與市人語不合。洶洶索鬭。勢同猛虎。觀者如堵牆。然無敢攖其鋒者。有老僧。過其旁。睨之。而笑。甲怒曰。而不畏死。敢笑乃公耶。奮袂直前。僧略。側。揮之以肱。甲已跌。出數十步外。復起。飛。脚。踢。僧。僧駢。兩。指。橫。擊。之。甲遽。撲。臥地。大嗥。不。復動。僧笑曰。豎子。技止此。乃竟。俯。覷天下耶。今尙能。鬭否。緩步去。其黨負之歸。視傷處。黑如漆。痛不能進。飲食。呼聲震屋瓦。後跡僧入某寺。母乃偕其黨往求之。僧付藥。兩丸。令敷。患處。痛當已。試之。良驗。次日行走。如常。甲乃趨見僧。長跪。請教。願爲。弟子。僧曰。汝無。學而。好勇。此取。死之。道也。然觀。汝頗。直樸。姓眞。摯。可傳。吾道。遂教之。兩月。而盡其術。後歲荒無所得食。甲負母之淸淮。境益。窘。乃改爲梁上君子。出入蹻捷。無知之者。然多盜富貴家。奉母有。餘。即以。施貧。苦。及母死。甲負骨。返里。合葬父墓。出家爲。僧在某寺。中。頗有。戒行。後忽出。游。不知所終。

◉張大漢之鐵槊

樸庵

張大漢。淮人。身高丈餘。因名。總河三韓靳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蓋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鐵槊。欲試之。期以明日。曰昨日寄槊五十里外農家。可立取也。許之。瞬

可稱飯海

當令馬騎人

無端空中落下一人不知驚怪反愛而掖之夫人殊憒憒

息。即至。命選標下善槊者十餘將與之較。諸槊並進。張以鐵桿撥之。盡披靡。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二飽耳。叩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爲具肉腐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大飽。次年春。訪叔於遠村。叔聞舅語。亦具食如舅氏以給。但惟此二飽耳。公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得三矣。命照前給之。僕人故增益其數。大漢一啜無餘。乃前跪謝。曰。大漢今日眞飽矣。公大笑。命補帳下兵。乘騎足不離地。每出惟步行隨公云。按李衛巡撫浙江時。得一人長丈餘。每出執大刀前驅。見隨園文集。亦張大漢儔也。

●峨嵋盜

陸長春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兒自檐際飛墮。約八九齡。雙丫髻。紅錦襖褲。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穉。以手掖之。忽攫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條脫已不知所在矣。夫人愕貽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徧處踪緝。絕無影響。因浼人至相國第。緩頰夫人曰。條脫細物。得失可弗論。第此等人不亟剪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所係匪淺。遄獲以報。不則將貽書相國。糾劾立至矣。令憂懼莫釋。嚴比諸

四萬萬里內乃有此好地方

捕。勅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辭役已久。僉謂非此捕案終不獲。令邀之來。以緝事爲託。捕沉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賊。四川。峨嵋山。有盜藪。其人。皆能。飛。走。檐。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蹤跡。庶可任。爾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繚曲林樹陰森。深入數里。絕。尠人。跡。方遲。徊。間。見一。樵人。擔薪而至。視其。擔則鑌。鐵。鑄成者。異之。因託問途。相與。扳談。樵人。察其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案某頗聞之。但其人。猝不。易。覯。必先見主者。捕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爲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陟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里。忽見繚垣。高聳。門閎。巋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聽事。中坐一人。若王者狀。高顴。捲鬚。貌甚雄偉。捕長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遊戲事。爾官甚。糊塗。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案不獲。官以考成爲憂。王者曰。若爾亦甚易。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諸其家。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即有一人。應聲而。出。亦虬。髯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偕其人。辭王者出。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迂緩。不耐。相從。逆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

天罡會名目新奇何

圖側相俟幸勿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懟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令聞盜已獲甚喜排衙坐堂皇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毋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釧騰踔而逝令大驚急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衆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簷際下以條脫擲夫人懷倏忽間其人已杳相顧失色捕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案已了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魁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抱中物而又習換形法姸醜老少皆可變易非幻術也拱手而去若其人者盜也而近於仙矣

婁天權曰夫所謂縮骨丹換形法眞耶僞耶抑作者故作狡獪耶雖然吾知科學進步世界中可奇可怪之事物將層出而不窮有怪於此千萬倍者

●奚康侯　佚名

奚康侯諱安國湖州人家在平湖市以醫業自幼習武藝膂力過人善使鐵棍其平時所用者重四五十斤黑夜出入必以自隨平湖人多無賴忌康侯之勇糾合二百餘人俟康侯出要於路毆之康侯無懼色獨身格鬭搏人以投衆咸駭散康侯因與平湖之

不徑名爲小梁山

情場先鋒必以貌此女一笑殆

悍勇者三十六人結盟締交爲天罡會由是人皆畏服之康侯嘗至彌陀寺中見佛殿上鐵淨瓶左右各一重皆五百餘斤康侯戲以兩腋各挾其一走出寺外復走入寺中各還原處見者咋舌時有失牛者與康侯有識浼之尋獲康侯至夜深提棍出走行十餘里見前有明燈二盞光照林木忽復不見康侯自念必虎也急轉身望後而虎已及身矣康侯用棍掠開直前擊之正中額其虎立死蓋康侯不意其猝至用力太猛而虎則以人肉爲甘望影相撲初不避死故一棍而頭顱粉碎遂致斃云康侯遽負之而歸稱之重四百餘斤凡虎之大者其力最猛重至三百斤人已莫能禦況此虎又出乎其類者舉手立斃康侯亦信神勇矣

病骸曰有力如虎古稱勇士虎而頭顱粉碎大可驚矣

●點脈術

寅半生

粵中某甲談者忘其姓字裙屐少年也丰姿瀟灑有衛玠璧人之目其父固巨賈在穗垣西關外開一油荳行甲一日適在行中門首閒立見一丐女口操吳音雖懸鶉百結憔悴風塵而玉貌綺年苗條婉媚殊有我見猶憐之概女瞥睹甲遽前向之丐甲微笑

以生之瀟灑風神種情根以起後文耶

操此術以求偶洵爲奇事奇情

送女兒與人而反慮不借用危語挾制務使必成此生艷福令人羨煞

擲一錢與之女俯首拾取秋波斜睨嫣然一笑而去甲殊不置意次日復來店伴與之錢弗受必甲出給之始受如是者數日衆頗厭之一日又至店伴與以錢取擲於地加數文仍擲之衆怒逐之亦不去問所欲曰必爾少東自給吾方受不然雖百金不受也衆僉唾詈之聲聞於內甲出詢何事衆以女告甲遽持錢與之女伸手接手中原攜有小木一枝遽前舉木向甲身上用力微微一指甲亦不覺遂入而女亦去甲既入覺體中不快俄而愈甚意其病也延醫調治危殆愈亟始悟得毋爲女所點脈乎蓋江湖拳棒家有點脈術按時按穴擊人無不立殆必待其人治之始愈否則必死因遣伴四出訪之得於破廟中見女與一嫗偕住詢之則其母也伴以情告女初不承既而求之亟其母曰歸語汝主能爲吾壻吾當活之否則數日後登鬼籙矣伴歸告甲父母皆怒曰安有羅綺中人與乞丐爲耦者乎及次日病轉甚勢將彌留不得已遣人諾之母與訂約曰既蒙許諾必輿禮如式否則吾不受也使者曰爾母女居窮簷破屋中即使綵輿登門將何所接納母笑曰爾視吾母女爲丐乎吾刻已賃宅某處爾至日始知今不便明言使者返事始成及期鼓樂綵輿而往則甲第雲連渠渠大屋婢媼奔走滿前母女

此之謂隔夜女大夫眞盧扁哉寡人有疾敢請治之

皆珠圍翠繞如入天台洞中不知身之在塵世矣眾咸歎咤不測所以既娶女歸而甲猶奄奄一息臥病於床父母亟請施治女笑曰奚事張皇明早愈矣是夕結褵次早女攜甲手出堂謁祖精神煥發一若無病者然女出金條奉舅姑各二餘家人均賞賚有差三朝後其母來以數萬金滙畀交其壻爲之存貯詢其家世則女家江南父故名宦該處俗習雖富貴家亦須出外爲流民二三載方返乃得無恙否則以爲不祥女行旅中既蓄多金恐因是賈禍故僞爲乞丐以惑俗眼云後甲與女白首偕老生子亦能克振家聲此道光中葉事也

窮山寂谷中若草生之人固不以地限也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董姜俠魂編輯

▲誅奸篇▼

●吳鐵甲

林紓

吳鐵甲者。陝西之安化人。同其子阿和。賈豆腐於杭州城外松木場。松木場有江通西溪。余累遊西溪。必至松木場。登舟而行。地偏而寂。居人百餘家。吳年五十餘。阿和則二十人。未之奇也。咸豐之季。吾鄉王公巡撫浙西。殉難於赭氛。於是杭州。被兵者。數而松木場僻陋。兵氛未之及也。方第二次。赭寇入城。時。旗族。久已殲。滅。城中居人。寥寥然。吳仍閉戶治豆腐。幸得饘粥。自供。亦不走避。一日。忽有數騎。虜二婦人至。而居人。聞風。盡逃。入。西。溪。吳父子。未行。三騎士。均爲男子。裹紅巾。髮披其肩。得吳。大喜。吳餉。以豆漿。騎

豈得以賣漿而易之

事出急難不得謂之要挾

夫人不但知報恩且能識人

士索酒不得乃以漿飲此二婦二婦泣不能飲此三騎士調弄之作醜態吳怒曰壯士不宜對長者無禮騎士駭笑曰賣漿之翁稱長者耶吾以漿故遣爾二命奈何躬自取死吳曰壯士珍重余不易死也一騎士怒拔劍揮之未中而吳已出騎士之後以手微按其背曰勿惡作劇此騎士立殞於地吳笑曰脆哉聲未已雙劍交下吳已避去數尺以外劍鋒微近其臂僅一黍許騎士挺劍復進吳已飛過其頂左右各駢二指按其背應手仆屋中駢三尸吳探其囊得黃金三十餘兩吳曰此不義之金原不應取然非是吾不能脫兵間也以兩手挾二尸其一令阿和取之擲諸溪上溪漲新發沿流而去歸視此二婦其一年可四十外一則處子耳吳曰賊犯汝乎咸曰三人莫均故相約勿犯更得一人者當分配耳吳曰此處女爲夫人掌珠乎曰從女耳吳曰爲年幾何曰十八矣吳曰阿和十九請婿於夫人家惟夫人誰氏婦曰夫子氏薛家亦宦達夫子宰吳縣殉於官吾爲何氏間關脫阨避地龍井龍井荒僻賊蹤不及城復後以爲無事而歸不圖復罹於難幸吳翁見拯不然殆矣從女吳雲獲事壯士可恃以無恐吾何爲不然且女字吳雲今日獲歸吳氏寧非夙因吳大笑因除舍留居母女父子借鄰舍而宿逾年

識豪士以酒太瘦生亦正不凡

城復。遂至上海。何夫人出巨珠三顆。售之得八千金。吳翁。遂家於海。阿利人李文忠部。曲得守備。遂成禮。

叢叟曰。吾聞人言吳翁所能。殆太極拳。太極拳。最難學。純以氣勝。其法甚柔。然觸之無免者。吳翁具此絕藝。乃隱於賣漿。天下固不能以貌相人也。

◉馬鐵棍

雙熱

太瘦生遊燕趙歸。走訪余。謂余曰。燕趙古多遊俠兒。吾今幸遇其一。曰馬鐵棍者。予亦欲聞其詳乎。余曰諾。生乃稱曰。馬鐵棍。燕人也。身短小。面白晳。予嘗遇之於燕市賣酒家。予好飲。以量自豪。而馬鐵棍亦好飲。亦以量自豪。向酒家各據一坐。遙遙相對。相望不相識也。鐵棍先。予至。桌上。盛酒器已羅。列滿。其前。顧面色。如常。猶頻頻呼酒。予異之。因。亦縱飲。陰與一。較量。作酒戰角勝負。鐵棍見予。豪於飲。似亦甚注意。似亦欲與予一較。酒腸者而五斗。而一石。彼此。豪飲。不相讓。予醉。矣而鐵棍面色如常。頻頻呼酒如故。予常以。酒人自負。今乃逢勁敵矣。是不可。不結識之也。乃離座。與之攀話。叩身世。問姓名。鐵棍自言姓馬。且曰。予初無家也。無名也。予初爲少林寺僧。寺中僧多習武。予亦習。

能爲無賴所惡其人乃得爲佳

記事至此筆端亦拂拂有酒氣

魚肉鄉里八字考語已經該死之至

母亦賢母

武。尤長於棍。棍以鐵製。可八十斤。予弄之。既久。輕若拾薪。寺中習棍者。凡二三十人。予獨神而化之。因名我名曰鐵棍。居寺中十五年。後以屢犯戒律。被逐出寺。則弄我鐵棍賣技以自給。積久名噪燕趙間。予性好俠。予氣頗粗。喜與人間不平事。無賴畏我如虎。而良儒者則甚佩我也。人既佩我。我益自負。予下山有年。不能忘俗。則蓄髮娶妻。集徒授武。所得頗裕。則置田宅傭婢僕。昔日一僧。今日一俗客矣。予爲人排難解紛。憑一腔熱血。輒不顧生死。某年曾以一棍救三命。此事殊自得意。惟其事甚長。非一言可了。予談久。酒腸燥矣。且與君進酒數斗。當詳以告君耳。予因其言之閃忽也。知必大有可聞也。遂與同桌飛觴。蓋予雖醉。尚可強酒。況有快語爲下酒物。酒腸雖滿。酒興正濃。鐵棍連浮十五大白。擊桌作得意狀。徐告予曰。趙有書生曰李紫英者。寒士也。家一老母。一弱妹。仗書生筆耕以食。紫英奉母以孝。撫妹以愛。妹曰雪娘。好女子也。年逾花信。以貧故。無求婚者。紫英年二十九矣。貧不能娶妻。里有勢豪石晉公。平素魚肉鄉里。無惡不作。一日過李家門首。雪娘與母適送客出。石見雪娘大驚喜。即遣媒問名。李母曰。咄。予知石固有婦。在何欺人耶。即不然。我家雖一寒至此。寧女不嫁。男不婚。肯以雪娘下嫁

土豪惡霸之此種辦法惟北方有之非故爲裝點也

快哉可浮一大白

魯智深拳打鎮關西無此灑脫

官亦好官

於勢豪哉吒吒數聲開名者踉蹌去具以告石石怒喚集家丁入李家捕紫英去幽之一室曰不以妹許我不汝釋紫英曰我甯死必不汝許石愈怒又往拘其母雪娘曰以予故累予母累予兄予何生爲卽覓刃欲自盡時則有隨石家人入李宅作壁上觀者擁擠滿庭衆中忽有大呼而出者曰雪娘不必死老夫人不必驚萬事有予在呼者何人予馬鐵棍也石家人十四五予掣門楣一卽作鐵棍揮舞而前石家人撲撲皆倒或傷肩或碎額咸受傷則蹶然起抱頭而遁予隨之直至石家石晉公方坐廳事以待予疾趨至其前享以一門楣曰汝不識馬鐵棍耶有馬鐵棍在汝欲橫行乎安敢予盛怒之下辣手無情擊石不三下石死矣予急搜李紫英負之出急返李宅囑其母女作行計急往渡頭拘船一載李家三人急解纜自棹舟與之俱遁李所需悉予金也既而送李至江南某戚家予贈以百金予則東西奔走仍弄棍賣技以自給越五年始逡巡歸故鄉入城卽遇相識詢以石家當日事知石家卽以鳴之官官平時頗不直石晉公所爲然以人命故不敢草草卽籤役捕人捕予不可得捕李家人又不可得則捕予妻去仍大索予案懸不結其明年石晉公之妻死石家更無人矣其案遂以不了了之予妻

世爲者是話世聞聊可有徹乎酒耳滔醉且也爲如特徒但滔話快人馬恐醉舉雖亦意

亦得釋。予聞友言如是。則大喜。趨而歸慰問荊妻。里人知予歸。咸來問訊。其敬予愛予之情。現乎詞色。予之名益大噪。李家旋知事已平。亦返其居。紫英無恙也。雪娘無恙也。老夫人亦無恙也。曩令當日無予。則雪娘必死。雪娘死。老夫人必繼之。紫英又必繼之。而石晉公之勢燄。方且益張。其流毒鄉里。恐有不堪聞問者。予一舉手而鋤一惡。虎救三人。此一大快事也。予聞馬鐵棍一席話。不覺起立致敬。馬鐵棍銜杯大笑。顧盼自豪。若有餘勇可賈者。馬鐵棍時年五十有四。望之若三十許人。是殆有養生術乎。叩之。鐵棍笑曰。是安有養生術哉。飲酒食肉。強飯加餐。未嘗自尋煩惱。未嘗作一虧心事。有不平之氣。則借鐵棍洩出之。心無所愧。身無所苦。五十餘年來。未嘗病。故頑軀頗健全。予安有養生術哉。馬鐵棍事。予友告予者止於此。予遂走筆記之。

病骸曰。馬鐵棍之技。似未必甚精。然能折魚肉鄉民之惡紳。可以傳矣。

●草庵和尚

樸庵

太湖之濱。有一草庵。一老僧居之。年雖逾邁。精神矍鑠。眉宇之間。常現雄氣。常與一道人往還。道人至則相對坐終日。與物無侮。人有辱之者。則引而避之。不與爭執。問其俗

古之傷心人

干卿底事乃必嘵嘵

前倨後恭

安得不令人心折

名不答問其僧名亦不答人遂呼爲草庵和尚云顧和尚好飲酒雨晨月夕輒盡一杯醉則抱頭酣睡餘無他事也海昌徐汝璉者多膂力工技擊常偕友人過太湖見草庵內一和尚據案獨酌汝璉異之遂叩問通殷勤焉和尚不語自酌如故汝璉以其慢己以拳擊之曰和尚飲酒犯佛戒爾知乎我代方丈責爾也和尚不動若不覺有人擊之者半晌視汝璉曰爾欲飲乎汝璉心惴惴勉強坐下和尚笑曰爾無懼余不爾報復也雖然余欲炊而無薪寺前桐樹一株其爲我伐取當薪可乎汝璉出寺門視樹高三丈餘直上無枝汝璉一躍登樹秒折其柯條和尚笑曰是區區者不足余一日炊也遂抱其樹片刻俄而手抱處周圍皮枯如死笑指汝璉曰爾試撼之可乎汝璉一着手樹即從皮枯處中斷汝璉拜跪求教和尚曰此運氣功也非爾所能爾所能者拳術之粗淺者耳雖然子血氣未平此不足學也卒不教或云和尚本一侍衛常隨將軍某征苗一日大隊與苗遇和尚挺刃前鬬未百合苗魁棄騎走深林和尚追之灌木叢雜軍器不能施遂棄刃而與搏苗魁拳勇亦絕倫且拒且走踰數十嶺至其絕壁和尚扼苗魁之吭而擠之苗魁亦掣和尚之臂相牽入深澗中和尚乘機而足蹴其下部斃焉時離大

婁天權曰鳥盡弓藏千古同嘅草庵和尚此日之得以從容醉臥爲淮陰所求而不得者彼軍中記室視徹也何如

軍已五十里日暮未回衆以和尚戰死報將軍將軍隨具名申奏迨和尚尋路歸以繳首級爲功將軍移其功於他人一日將軍記室某私謂和尚曰汝尚不走乎將軍頗有意于爾自是遂棄髮爲僧來往吳越間晚年始卜居於太湖道人即將軍之記室也

不賞其功而反欲死其命可恨當以治苗魁之法治之可謂二難

●劍俠

春庵

懷慶郭君迪世謨之祖自某處貿易回行李不多腰纏頗富雇小車一即俗所謂二把手也第二日屬侯黎明行而未五更即促之起既就道荒僻特甚數十里無人烟天又昏黑不可辨且疑且懼輿夫似已覺之者笑而慰之曰客何必爾耶客囊中所有吾一望而知設將行不利於客則青天白日豈無僻靜處何必昏夜特吾輩近來已不爲此幸勿以夜行爲疑也聽其言知舊爲綠林豪益懼然無如之何姑聽之行數日非特無惡意且甚殷勤乃沽酒勞之從容叩其改行之故則笑曰吾兩人向者自恃勇力匹馬縱橫燕趙之郊非一日矣某年與伙伴七人將至某處行刦行至一處天已晚見山前

北道火車未通時二把手車夫什九與盜通旅客遇害者良衆

夫婦獨居山僻四顧無鄰此必有所恃矣淫凶之盜爲足以知之

盜採花者必敗二人之不死未始非一念之轉足以自救也

茅屋數椽四無居鄰屋旁一女年可二十餘偕其夫轉轆轤汲井以灌地姿色甚媚同伴中一人揚鞭言曰今夜宿此何如衆會其意雜然應曰諾前有大林遂共赴之解鞍憩息以待日落凡吾輩見色而起淫心謂之採花犯此未有不敗者以故人定後五人者往而吾兩人留林中以待已而念以一纖弱女子驟遭此強暴不知其作何狀乃潛登其屋後山靜聽之則五人者早以排闥入而室內略無聲息方疑訝間忽聞女子語云汝竟高臥不起亦太貪懶矣男答之曰汝一人有何不了事尙煩吾起耶少間男又問共得幾人女以五人對男曰明明七人何乃五也是必尙匿其二於林中吾當起與汝往共了之遂聯袂出吾兩人大駭俟其去遠潛至室中偵之則血流滿地五人者俱身首異處矣乃知此夫婦近古劍俠者流吾兩人之得保首領者幸也於是趁其未回越山遁從此洗心向善不敢復萌往念云

病骸曰夫婦二人有技如此乃隱田野間其悟也在輿夫前矣

●俞仲芳　吳吉生

俞仲芳紹興人世爲府庫書至芳仍繼其業恂恂和易見之若無能者而不知其身懷

以技濟惡善良者無噍類矣

老捕頗有謀

絕技能聳身上屋緣壁而行人當之無勿敗者以是其黨奉之爲魁率唯命是聽芳羽翼既衆遂藉以爲非尤喜漁色婦女之稍有姿首者苟爲所知必多方設法務嘗鼎一臠而後已受其害者綦衆顧畏其勢莫敢告發官中雖稍有聽聞以其善于逢迎亦姑置之會有滿人某來撫浙其女公子絕美芳聞而羨之藉故乞假渡錢江以至省垣徘徊撫署左右貪夜竄入署中強肆無禮女不能抗問其姓名曰我兪仲芳紹人也女俟其去即自縊於房并留書與父敍其畢命之由請爲雪恥翊日侍婢見門不啓異之穴窗以窺駭極狂呼某公聞信至撫屍大慟及得女書益大怒急飛檄所屬嚴緝兪仲芳抵案毋令漏網違者有罰府縣得檄殊震懼聚衆謀之不得則嚴比差役有老捕某已退閒久矣憫衆役之受刑也因慨然出自承能得賊官問其故對曰聞兪仲芳與一土娼有連愛之甚至今雖藏匿一時或未能割愛苟往緝之必可得也官曰善汝好爲之事成當有重賞老捕退即往說某土娼怵以利害娼果爲所動約期而別一日芳復往尋歡娼語之曰外間大有人謀君君何不深自匿迹倘時時外出設有不諱儂心碎矣芳笑曰以余之才雖百賁育無所用之吾何懼之有娼曰誠然儂因愛君故不免過計

天褫其魄　故入彀中

肯不逃刑　算有人氣

耳。因置酒與芳對飲。酒酣。以言餂之曰。君之勇。妾所深知。但不知平生。亦有所懼否。芳曰。余諸無所懼。娼曰。設君爲人所擒。鐵索加身。當奈之何。芳曰。此等物值得甚事。余手一運力。即碎粉矣。惟絲帶之爲物。質靱而難斷。苟加吾身。殊無法以去之也。娼曰。可一試乎。芳時已醉。以娼素爲己所愛。不虞其有他。貿然應之曰。可。娼入內。取一絲帶。出長可數丈。闊亦有尺餘。蓋當日老捕所授者。爲一活結。自芳頭際套入。至手腕而收束之。復加纏焉。芳覺有異。叱曰。毋惡作劇。娼曰。此與君戲耳。何害。言未畢。老捕率衆役出執而縛之。芳旣被擒。罵曰。賤人敢賣乃公。吾誤識汝矣。然汝須愼之。吾黨人決不汝恕也。衆擁至官署。詢其所犯案。歷歷自認。不稍諱。究其黨羽。則絕口不言。遂據招上詳。某撫軍聞之喜。甚批飭立予處決。行刑之日。芳意氣洋洋。索酒肉大嚼。高歌步行至刑場。一振臂而索斷。衆皆紛擾。芳笑曰。毋懼。吾不遁也。遂就刑。

婁天權曰。以猾吏而具劇盜之藝。更何惡不可爲。天生此娼。正所以爲誅奸地。老捕亦黠矣哉。

●乞丐鋤兒

佚名

江湖僧道多半無善良人

不堪

不堪

寃家遇着了對頭

此時夥之心不止七八個吊桶上落也

幸遇救星

行得好心有好報不圖於彼夥驗之

湖南方某。言其鄉有游方僧募於市。視店鋪之大小而定價焉。口索若干。缺一不可。市人見其貌惡而言戇。畏之不敢與較。後至某醬坊。索青蚨二千。坊夥某心不能平。故以錢二百予之。僧接而抛擲櫃內。夥責其無禮。僧乃慢罵。夥大怒曰。今竟一文不給。聽汝如何。僧遂以一手掇階前長石置櫃上。夥本有膂力。茲又負氣。乃以兩手勉力提置原處。僧不語。忿忿而去。一市粲然。僧自此絕不復至。夥爲鄉人。距家百餘里。歲暮必歸。路徑偏僻。往往數十里無人煙。祀竈後。夥返里。久行曠野。忽覩茅蓬。意欲吸烟小憩。入門則僧危坐其中。蓋僧爲夥所窘。卽有致死之心。訪知此路爲歲內所必經。故結茅爲廬以待之。見夥至曰。汝亦來乎。夥曰然。心知力不能敵。必不免。謂僧曰。容我吃煙再作計較。可否。僧曰。有何不可。殆已視夥爲俎上之肉矣。正在危不可待之時。突有羣丐路過內有一丐。呼夥曰。某掌櫃。歸家耶。夥視之。某丐也。各店每逢朔望施丐錢。皆以鵝眼。夥獨給以大錢。丐皆頌之。此丐常乞於市。故識夥。羣丐皆就地坐。夥以僧將與爲難語丐丐目僧曰。此我縣中善人。我等既相遇。必不能爲汝所侮。僧怒目大叱曰。餓鬼尙敢與金剛較量手段耶。當卽起立擦掌磨拳。止待施其伎倆。不防羣丐七八輩。猛起力撲僧。

此之謂小鬼跌金剛也做了餓鬼一笑

居然擁地數百里矣

倒地。丐欲死之。夥曰。不可。彼雖不良。我不能以人命拖累。若滅其迹。王法何存。汝等但重懲之。可也。丐乃折其股。幷斷其手指焉。僧竟不死。年餘。或在別縣見之。匍匐而行。猶在街頭乞食云。

婁天權曰。此種游僧。今亦甚多。其凶惡亦然。安得有如許義丐。一一斷其股而折其指。以昭炯戒焉。

●赤脚張三

佚名

赤脚張三。太湖漁人也。爲人短小精悍。雖冬日跣足行水中。又能於水底伏三晝夜。潛行百餘里。清初湖中不靖。跨湖之盜。旋起旋滅。然亦不爲衰止。順治六年。土撫臺已去任。時撫者有周軍門巡兵擒湖盜至。赦而不殺。蓋以爲時方漸平也。張三見政治廢弛。遂擁衆作亂。聚兵行刦。南至嘉湖。北至吳江等處。舟楫所至。無有能禦之者。時湖濱有寺曰崇明。其僧號曰行滿。江北人。能使鐵棍。重六十斤。又有觀曰延眞。其道士曰顧飛熊。善用雙刀。勇名與行滿相上下。二人皆從張三。其攻刦所至。列座設席。張三居中。頭帶紫巾。身衣紅衣。左行滿。戴高頂僧帽。身衣皂衣。右顧飛熊。戴冲天巾。製兩大玉環於

何不云賠錢酒

問汝軍中有能走水如飛者否

其上。亦衣紅衣。三人各飲酒石餘。不醉。四處訪知有富家。則使人以飛帖邀之。名曰吃會酒。多者出銀千兩。少者不下四五百。遂去不復擾。否則引兵燒刦之。或擒之至寨。跣剝拷掠。用錢贖去乃已。至若貧家則不犯。官軍連與之戰。殺傷甚衆。若遇行滿之人。手執鐵棍。人舡俱碎。實難與敵。吳江將官周廸。爲水營副總。嘗爲賊所敗。不敢下湖。因謀於衆曰。吾聞赤脚張三。本一漁人。勇而無謀。可設計擒也。大約沿河村落中。當茲春日必有迎神演戲之事。可於各處地方。探知有迎賽之處。密加偵候。倘或遇之。勿遽驚動俟有後應。然後擒之。可無虞也。時河濱有村曰張王墩者。連日演戲。男女雜沓而至者大半。艤舟河曲。密如戰艦。甚盛會也。張三聞之。以湖中並無兵舡。且其地僻遠。果以輕舟從二人而至。官軍急報周廸。時廸尙未至。張三見人多恐有識之者。不移時遂去。軍士見其走也。大喊擒賊。趕上圍捉。張三忽出衣底刀。殺傷數人。不及登舟。下湖走水如履平地。軍舡架槳飛追。忽隱湖心不見。僅獲其同伴二人。廸至。張三已去遠。悔無及矣。蘇之西南有木瀆鎭。地方富饒。巨商大賈皆集於此。張三率衆白晝刦之。放火殺人。延燒數十百家。郡縣囂然矣。周軍門遂檄各營兵至。期以必獲張三而已。聞其好酒。遂設

是之曰鬪力不如鬪智

善心起於一念

昔爲階下囚今作座中主一笑

惡意亦起於一念

計以兵舡載酒而行。及遇賊。則傍岸逃去。張三以爲畏已也。得酒。甚喜。初不設備。與行滿等狂飲至醉。不慮官軍已四至矣。矢石巨砲。密如驟雨。轟雷。賊舡一時潰散。張三與行滿等皆醉不能起。俱被擒捉。惟顧飛熊未醉。引舟遁去。殺傷賊衆五六百人。燒燬舡隻。幾盡。被擒者二十餘人。皆醉客也。俱悍勇絕倫之輩。徒以醉不能戰。束手就縛。各歎恨失聲而已。解至蘇軍門。命悉斬之。傳首水濱以徇。

婁天權曰。以區區數百十之湖盜。而至官軍戰敗。不敢下湖。軍備之弛懈。不問可知。設非以詐計誘敵。則張三之爲張三。正未易就擒也。

●無名俠

鼎言

某縣尉某捕一賊。賊哀求有老母家貧不能奉養。不得已乃出此。尉憐而釋之。賊竟革心改行。爲小販。數年積貲漸鉅。捐官爲某縣令。會尉以事革職。將歸家。道經其地。遇令出。舉目視之。以爲輿中人固吾前次所釋賊也。以何恃得令此邑。深疑之。既投逆旅。逮晚。有縣役持刺來。言本縣官於明日請往見。尉納之。翌日尉如約。躬往見令。出迎。果無誤。因叩其得官之由。賊令以詳告。是夕宿留署中。令歸寢。其妻迎於戶而問。令曰。彼何

忘其恩而復圖其命此所以爲此賊也夫

殺得爽快

人君何優待若此令以前事告曰若是君危矣脫彼以君生平訴汝上官位將不保孰若殺之爲愈也時尉偶以散步過其外屬耳以聽備聞所言大驚即踰牆遁復入逆旅告旅主人以賊令之妻將謀已事未已而屏後突有一人手持白刃出大言曰今日之事吾幾爲賊所誤彼固使我來殺汝者今聞汝言知汝固長者也彼夫婦乃忍心害理若此吾即反殺之以報君而洩吾恨言次不見移時其人持兩首級來令視之曰是耶否耶因戒之曰今日世道日衰人心日壞凶逆得志卽反噬人若賊令者固多多也吾安得以盡飽吾刃哉子前程遠大擇交宜愼毋自貽禍患也言已倏又不見尉益驚異若夢寐然無以稱之乃稱之曰無名俠云

婁天權曰賊可作官官何不可以作賊耶官耶吾又安能一一執其人而問之雖然今之作官吾寗知其不從作賊來耶

◉俠僧　　沈杞人

張某者川人也業商嘗輸物之洛陽行囊甚豐中途有數人尾之張識爲盜恐甚欲投逆旅休止則見前有崇山峻嶺巉壁可百仞羊腸蹊徑逶迤不可行乃益懼恐爲所害

又吃一嚇

旅行之危險若此

身冒危險而乃貪杯如此可憐亦復可笑

適行一破寺在焉。張逍遙閒計無所出。遂叩寺門。一僧出。貌頗猙。獰。岸然。可怖。問客所從來。張曰。時已日暮而前途無逆旅。乞老師納我。僧曰。此荒寺也。無僧主持。余亦客僧居此已數夕。正復無聊。客既至。可與余酌酒談笑。一洗岑寂矣。遂肅張入扃寺門。張四顧寺內。頹廢之狀。不堪寓目。佛像亦毀。乃擇一淨地置囊篋。布席而坐。僧亦趺坐其次。問將何之。張以實告。且以途中所遇語僧。僧默然有頃。乃曰。子見誠然。惟此處賊人頗多。不僅此二人耳。若輩之尾子者。覬子之囊篋豐裕也。夜當復來。余必令若輩飽嘗吾拳。張某聞言戰慄失次。然觀僧之舉動言語。似非碌碌者。或爲少林中人盜焉。能敵悍乃稍定。僧出其酒同飲。又出食盒中之乾脯餘饈飯客。張某不覺玉山頹倒。僧乃獨酌。夜闌。聞屋上蹀蹀有聲。又見人影照地。知爲賊。乃越窗而出。時張某鼾眠若泥矣。既而僧入。仍豪飲自若。黎明。張醒。僧趣之速行。且曰。余夜間已與賊鬭。賊頗北。晨必集衆復仇。子可匿山巖凹處。屏息觀余勝負可乎。張某諾之。僧遂持挺佇寺外。亡何。果見山巒間塵起。有六七人手刀杖奔至。一人指僧詈曰。何來禿賊。敢絕吾儕之行業。今使爾在予刀下超生。不汝赦也。僧莞爾曰。夜間敗北。尚勿羞怯耶。竊人行篋。豈漢子之所宜乎。

不漢子又爲得做強盜

送佛送到西天此僧面雖惡而心極良

賊恚甚。持刀殺僧。僧以。挺。抵。之。須臾。賊咸。逃。去。僧嘆息不止。忽聞山間有呼聲知爲張某。張某遂自林叢中出。謂僧曰。君誠俠僧矣。僧曰。此處。不。能。久。居。余願偕。子。同。至。洛。陽。可。乎。張某。欣。然。許。之。于是束裝就道。比至。洛陽。僧乃。別。張叩謝慨助恩。又問僧姓名。俛而。不。答。蓋僧。不。欲。以。其。名。耳。世。也。遂飄。然。而。去。後此不復見僧之蹤跡故亦不知所之云。

婁天權曰。履險地遇劇盜。生命呼吸間。得此救星。勝於利市十倍。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平江向愷然訂正
柳浦婁天權評點　古堇姜俠魂編輯

▲警頑篇▼

●潘咸　鴛雛

潘咸。松江之西郊人。以技勇名。余幼時。依保氏。納凉庭畔。喜聽人說故事。尤以文某爲健譚。狐鬼拳勇奇聞雜出。而潘咸事爲尤可喜。潘咸無字名。咸亦不審爲此咸字或否也。潘技擊能提巨石重三四百斤作商羊舞嘗獨至城外第一橋畔。袒臥乘凉。偶駢其指擊石欄。欄斷爲二。以是知名。里有無賴多力而好上人。聞潘咸名。詣求較藝。咸遜謝弗能。無賴固請則露其腹曰。君必欲較。請擊之。無賴猱進。以拳陷其臍。如中破絮。拳陷入可五寸許。力拔弗得。出而腹堅如鐵。漸痛。弗能任。跽而乞哀。咸笑曰。若知罪耶。語未

非功深者不能

已驟鼓其氣。無賴仰跌尋丈外。臂如折也。以是一鄉相戒。無敢犯者。太平軍破松城。附近居民多盡室他遷。咸獨留勿去。兵至。見其垂辮。立斫以刃。刃迸起。視咸頸。僅白痕一線耳。大驚。以爲妖。遂舍去。咸無子。其藝亦弗傳。及死之日。輾轉枕席間。內功弗散。終不得絕。自起墮牀下。室中磚石盡碎無餘。始卒。聞之文某云。

婁天權曰。埶之精者。其貌必謙。不特武事然。文事亦然。彼世之偶得一知半解。而遽矜矜自詡。藐視一切者。與彼長跪乞哀輩。其何以異。

◎趙玉堂

向愷然

十年前舊友皖人農勁蓀。曾爲余言霍大力士俊清事甚詳。余既爲之傳於拳術見聞錄中矣。農與霍公交甚久。霍公平生一言一行。無不能言之纖悉靡遺。上海精武會之創設。農一言啓之也。余詢農。霍公平生亦有服膺之人否。農沈思久之曰。霍公平生心許者。其惟趙玉堂乎。若言服膺。則未嘗聞也。因爲余言趙玉堂事曰。趙玉堂者直隸人。霍公弟子劉震聲之甥也。趙氏世精拳藝。男婦老少皆以能武名於當時。及玉堂數歲而孤。母劉氏。震聲之姊也。撫玉堂成立。而授之以技。玉堂生而敏悟。矯捷異常兒。然母

終日無所獲之牢騷至此皆傾而出之矣

如此立言宜善山之大怒也

玉堂眞可兒

善山將何以堪

教極嚴。二十以前。未嘗令出以技與人角也。玉堂天性篤厚。事母以孝聞。有叔曰趙善山。北道有名之鏢局頭兒也。河南直隸山東以至哈爾濱之綠林。無敢犯其鏢者。玉堂時年二十五。家中本無遺業。依母針黹度日。無賴者知玉堂勇捷。以越貨誘玉堂。玉堂以爲然。遂刼行商得物而取其輕者。歸則飾以他詞奉母。然行商有善山之鏢旗。或携有善山之名刺者。則不刼。習久漸安。趙母不及知也。行商見善山之鏢獨無恙。因爭求護於善山。善山之生涯日盛。而玉堂則終日無所獲矣。無賴者復設詞激玉堂。欲玉堂並刼善山鏢。玉堂曰。吾不畏彼。第以親親之誼。不敢出耳。吾當往說之。遂詣善山。許慨然語善山曰。吾家所貴乎能武者。以有勇能立事功。爲國出力。爲家增光。使人慕爲好男兒也。與齷齪商人作看家狗。何爲者哉。善山聞言大怒。斥玉堂無狀。玉堂不言。疾趨而出。善山慮其將刼己鏢也。亦戒備而出。夜分無所見。始歸。方就寢。忽聞門外剝啄聲甚厲。善山啓門。不見有人。問爲誰。則有聲自內出曰。我也。亦不審其音。趨入內。又不見。又問之。聲又自外至曰。我也。如是三數出入。善山怒曰。誰歟。惡作劇。再不出見。吾將以惡口相加矣。語未已。則見玉堂據案而坐。從容笑曰。叔乃不識堂兒乎。玉堂年幼。年事

捨哭訴於其母外，本亦別無他法

賢哉母乎。侃侃數言。可謂以義方訓子矣

技能使霍公已許。其神可知矣

以玉堂之才武。而至於不為盜。即無以供生活。誰之罪歟

略長者。皆呼為堂兒。故以自名也。善山忿。不知語所從出。玉堂笑曰。叔為人保鏢。脫有能於堂兒者。叔之頭。毋亦將不保耶。適從叔頭飛過者六。而叔不及覺也，堂兒為叔羞之。言已。倏不知玉堂所在。但聞室外數武，笑聲大縱。漸笑漸遠。瞬息而杳。善山忿火中結。無可為計。翌日哭訴於趙母。趙母亦忿，呼玉堂責之曰。汝不肖竟至此乎。欺一年邁之叔。不得謂勇。失長幼之節。忘尊卑之分。何以為人。不亟請罪。將驅汝出趙氏之門矣。玉堂無奈。至善山前屈膝謝罪。自是不復劫行商。玉堂聞霍公以勇名於天津。其舅氏劉震聲亦相從於淮慶會館。遂請於母。如天津省劉。實將以窺霍公之能也。抵淮慶會館。聞劉言霍公救教民。誅義和團首領等事。玉堂極為心折。一日玉堂與霍公繞丹墀並肩閒步。霍公欣然曰。夙聞震聲言堂兒矯捷。曷一試擴吾眼界。玉堂遜謝。霍公固言之。彈指間。玉堂已飛登屋脊矣。從丹墀至屋脊。高幾三丈。霍公脫口呼好。呼聲未歇。玉堂已復立原所。絕無聲息。霍公亟稱其能。玉堂歸。以善山故。不劫行商。生活頗苦。乃奉其母居哈爾濱。每於夜間竊鉅商家財物。甘旨之餘。盡供揮霍。數月之間。盜案疊出。俄國警署偵緝不遺餘力。卒不得盜主名。而被盜之家。皆門窗未啟。每有盜後數日始覺

活見鬼

此人民之所以貴有

者。遂漸疑非趙玉堂。無此矯捷。偵玉堂所居。乃在僻野。並不與其母共處。惟白日詣母二三度。夜則獨宿於僻野之孤室中。室四周以土爲牆。樹皮覆其上而加泥焉。無窗牖。一門供出入而已。晝出則反扃室中作何狀。人不及知也。俄警署既偵得玉堂宿所。復偵其行動。已得微贓。將加逮捕。又慮其勇。乃於夜深。出武裝警察二百名。圍孤室數十名登屋頂。實彈於槍。四擬之。而以善拳術之華人四名。持械當門而立。嚴密佈置已。始叩門呼堂兒。則聞玉堂自內應曰。請稍待。即奉迎。門忽闢。但聞砉然一聲。門破裂騰起。善拳術者略避讓。已失玉堂。二百餘人。無一見玉堂蹤影者。蓋玉堂於啓門時。一足踢門。使破裂有聲。當門而立者。必驚避。乘其驚避之際。已從頭上飛越而過。夜昏如漆。玉堂又全身衣黑。出以不意。故無見者。善拳術者。率警察入室搜索。室中除稻草破絮外。一無所有。歸以情告署長。署長殊駭異。署長爲俄之拳門家。嗜武若命。聞玉堂事。頗致愛惜之意。令於衆曰。有能生致趙玉堂者。賞千金。久之不能獲。而盜案續出如故。署長憂之。有華人進策曰。聞趙玉堂事母甚孝。若拘其母。趙必自至。署長以爲然。遂遣人拘趙母至署。長闢精室以居之。無何。玉堂果自投。曰。速釋吾母。吾所爲。吾母皆不知。盡法

良政府也

一片愛才之心吾且爲之感激況身受其惠者乎

世不乏有心人曷往哈爾濱一存其人乎

殘及同胞我國人之慣技

雖出於傷心而其膽卿却不小

以處我可也。署長見之。驚歎不已。立釋趙母出。而謂玉堂曰。以汝之青年。汝之技藝。何所之而患不得存活。乃甘爲盜賊何也。玉堂曰。吾武技外無他藝。賣技江湖非所願。以力傭人。所得復無幾。舍爲盜。無以養母自養也。署長曰。養母月需幾何。玉堂曰。養母月僅數十金。自養非百餘金不可。合之月需二百金也。署長曰。月畀汝二百金。供吾驅使可乎。玉堂喜出望外。頓首稱甚願。署長喜。遂置玉堂於署中。聞至今尚居哈爾濱也。農之言如此。余遂因以書之。

趙玉堂治技之工。無足爲異。我所異者。吾國有此等人而不能用。乃至爲他國人所收買。也不亦哀哉。

●嵔峒將軍

善之

保寧鄉民甲乙。異母兄弟也。甲爲人凶悖不法。日從無賴數輩。求鄰里間隙。凌藉挾詐。靡不爲也。乙雖幼。心非之。以是兄弟不相能。已而父卒。甲逐乙出。專有家業。乙時十六。伶仃困頓。無家可歸。乃走入山中。山中有祖墓在焉。伏墓前痛哭。久之日暮。風颯颯有聲。一虎自竹林中來。乙念投虎口亦佳。徑前迎之。虎遂銜乙去。明日樵者有得破帽敝

惡人之果報可怕

讀至此當浮一大白

可醜

履於山中者且微有血點驗爲乙物謂乙飽虎吻矣甲聞之黍然不以爲念如是者又年餘卒以索詐鄉人訟於縣縣令素以武健爲治者也廉得其情立斃杖下甲既死賸一妻一子子年才十餘妻不能守挾子他適所適亦一無賴甲舊友也其人尤酗且暴每日晨使甲子出牧牛田間暮而醉歸又毆撻之以資遣興衣不障寒食不充腹憔悴殆不成人其母雖哀之而畏其暴不敢言也一夕甲子爲後父溫酒酒熱裂其瓶知不免涕泣投地自陳遽遭毒撻氣噎而死其後父猶拍案痛詈聲動四鄰是時月光初上茅屋數間在暮色中雞犬皆靜獨無賴申申未已忽一人跨黑驢匆匆自遠處來直穿村而過聞詈聲遽止步叩門無賴方怒即自出啟關見不相識立施以惡聲來人亦怒曰鼠輩今日尙敢爾耶捽其頸仆於地手鞭痛抶之無賴負痛不敢更啓口來人鞭數百見兒殭於庭遽悲淚曰我來遲苦吾姪矣即前抱兒起無賴妻初疑暴客至是審音鑑貌果乙也即呼曰叔乃尙在耶乙迴顧曰汝今誰家人吾又誰叔者左挾兒右把鞭一躍登驢去無賴知爲乙不敢更爭然自背至股皮肉悉狼藉矣明日使人偵之則乙止於二十里之某村至已十餘日且以手術蘇其姪矣於是村人皆以爲異爭就問訊

讀此更浮一大白

奇哉此何人耶

我亦莫測其故

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

乙曰吾之爲虎銜去也虎一躍踰澗直至山後忽若有所觸者擲我於地奮聲大吼響震林木凡三四聲不動即有數人衣黑衣來扶我起視虎則飛矢貫其胸斃矣黑衣者挾我行百步有鐵面虬髯人被盔甲跨駿馬來黑衣人皆伏且推我令伏馬上人詢我身世具以對馬上人問我願歸乎願留乎我答曰願留馬上人即命補黑衣隊卒朝夕從諸人練武我私問同伍者此爲何人同伍者曰此崆峒將軍也將軍馭吾儕嚴而有恩每月率衆大獵一次所獲均分餘時禁不得出營門一步營中有操場有教師凡兵器皆具聽吾人各就性所好者習之每次出獵合圍擊刺皆勒以兵法顧歸路去路每次不同即所至之地亦異我在彼凡從獵三十餘次始終不知其爲何地也一月以前將軍容忽蹙蹙若有憂色者衆咸疑之莫測其故俄而召吾儕至一所鑄鐵爲門垣墉甚固入之庫也積銀帛如山將軍命吾儕任意取之以力所勝爲度我因取銀兩錠帛十餘匹將軍命自後戶出且曰見桃花而左轉汝可返矣於是如言從山中曲折行不意果得至村因出所獲治家業與姪躬耕自給無賴後亦知之乃誣乙爲盜并謂將軍者盜魁也令鞫乙乙言信有之不知是盜否令亦疑使健役數人從乙入山反覆求之

來得突兀

冷氣如秋少年其有意而來乎

無所遇。乙竟以鄉鄰環保而出。乙本農人。一去數年。竟能武藝。且以技擊甲於其鄉云。

嫠天權曰。自來專制政體之下。不幾屈抑多少人才。彼所謂崆峒將軍者。其蹤跡誠奇且異。未必果爲盜。亦未必不是盜。如其非盜。必爲受屈而隱之人。如其果爲盜。則更必爲受人寃屈之人。使其果爲盜也。其行事有勝彼非盜者萬萬也。今日我國中若崆峒將軍其人者。我知其必不少也。嗚呼專制。嗚呼共和。嗚呼我中國之專制與共和。吾閱此篇。吾不禁涕淚之何從已。

●周鎮國　謝武　樸庵

全州周鎮國者。身長六尺。膂力過人。嘗山行。遇虎。虎張口欲噬之。周以兩手力開虎頤。使不得合。虎躍亦躍。久之。虎竟力盡而斃。一日獨飲于酒肆。據案自酌。英勃之氣。一望即知爲難犯者。衆飲者皆避之。周愈顧盼自雄。忽遠來一少年。解鞍入店。恂恂如儒生。飲客坐滿。即坐周案前而呼酒焉。周怒目視之。衆皆爲少年危。少年殊不在意也。周飲酒至斗許。指少年曰。爾識周鎮國乎。少年曰。不識也。周曰。爾不識。且他坐。不然。周鎮國拳頭不饒人也。少年笑曰。同是飲酒。同是出錢。何必作如此醜態。周鎮國有拳頭。謝武

拳頭雖好
臂却不濟
調侃不少

非偶然也
故意挑戰耳

事若突兀
實按之實
非無心

豈無拳頭乎周怒挺拳而起謝一躍立於門外笑曰來此一決勝負如何店內飲客多
恐妨客也周亦躍出直撲之謝以指按周之臂而又躍於數丈之外周連撲數次謝皆
躍而避之歷半時許周忽臂腫如股痛不可忍狀頗委頓謝笑曰周鎮國拳頭如此已
乎雖然謝武與爾無仇請爲爾愈之遂後按其臂之一部而腫漸消此蓋點穴術也周
從是不敢以武力傲人云

婁天權曰吾願使世之誇大口者人人皆一遇謝武爲快

趙良

樸庵

中州趙良者自稱宋太祖之後孔武有力世傳拳術宋太祖拳有三十二勢俗稱洪拳
硬撲猛攻今北方拳家多屬此派趙良自幼習之脚能掃六椿世又稱爲趙六椿訪友
於山東寓一旅店一和尚手一鐵爐高二尺餘置趙前乞香錢爐中盛錢已尺許不啻
二百五六十斤也趙亦隨納數錢和尚嘵嘵不休趙怒以脚蹴之鐵爐飛出二三丈外
和尚拾錢納爐中詢趙姓名而去明日趙方起見桌上一柬題曰趙先生鑒今午請枉
駕敝寺萬勿吝步報恩寺僧心了合十趙思不去則示怯詢店主知報恩寺去此不去

可見有心尋釁

此僧亦頗有雅氣

傷人而知懺罪其秉性已高人一等

遂往赴焉至則心了起迎曰昨日敝徒觸犯先生先生幸勿怒也趙尙未答心了又曰老僧欲承教先生久矣今竟悪然肯來曷勝榮幸言已卽以拳擊趙之面趙閃而避之以拳逼僧胸際僧復以拳靠趙之拳向趙腰部而進趙詐敗佯走以誘之僧進上復向趙腰部一拳趙以左手隔之隨以左脚加僧之腹轉以右脚踢僧之頦下僧仆於二丈之外趙拳術以此手爲最長卽洪拳中所謂倒騎勢也良久僧起立曰敬領教矣或曰僧之膂力實出趙上使趙非以誘敵之計扑僧趙其殆哉

●胡遠

樸庵

少聞族人言胡遠事甚奇遠年少以武力稱十餘歲時與羣兒戲嬉以指敲甲兒頭立碎甲父怒執遠又以手折甲父臂懼而逸去不知所之遠家人盡其產業延醫治甲兒與其父得免於訟遠自此不回家隔十餘年至崇禎十二年時天下騷擾流寇甚熾遠忽作武士裝束腰刀手劍而回見者懼爲盜羣避之遠大呼曰吾非盜也吾某某子某某年出亡者也今天下亂吾意夙案已解故來一視家人耳衆稍近之因言某甲未死幷道遠家人破產流離今不知何所矣遠聞之悒悒卽欲他去某乙少與遠同學頗善

有藝如此草寇自然奪氣

不僅有勇而且有義授其藝者可謂得人

因材施教吾願世之爲父母者知之

適來識之挽留住其家不數日爭傳流寇來某乙懼甚擬挈家遠逃遠聞之曰我在何憂寇也雖然寇人衆當駭而走之居日果有寇千餘人至境遠以一手持方桌之脚桌上置大碗三十碗內盛滿淸茶一手持六十餘斤之鐵桿桿兩頭繫木桶二桶內貯滿熱水疾趨至境而逆之碗內之茶與桶內之水絲毫不溢大呼曰諸位遠來敝處荒陋無以犒師敬奉淸茶一盃請飮此而他往否則敬以鐵桿相迎也諸寇相顧氣奪竟不敢入境而去族人以遠有功爭集貲爲其授室遠居二年卽他去後聞其襄助金正希先生力禦滿淸云

婁天權曰觀胡遠幼時淘氣何異一無賴子乃不料其後一變而至於是蓋所謂得天獨厚者非耶

◉某提鎭女

樸庵

某提鎭女少時隨父在署中閨繡之暇每喜擲錢爲戲提鎭曰汝好擲錢盍卽以練技擊乎因令縛草爲人置數丈外擊之已而人漸小相距亦漸遠擊亦能中最後乃於草人上記要害處隨手擊之於是擊飛鳥應手輒墜及長歸知縣某生將到省舟過一處

倒也不怕獻醜

豈知就是下官

見有數人坐小船掠其旁而過女因謂生曰今夜有盜汝第匿艙內無恐生不知女能技擊大駭然無可如何姑聽之而已夜半果聞有船三五飛槳而至生伏不敢動但聞有人跳躍過船聲又聞數人落水聲又聞人倒艙中聲俄聞桅上有人大呼縛賊於是後艙之篙工取火出見一賊臥艙中因共執縛之女乃自艙外入指揮諸人且曰尚有一賊惜被逸去生驚問操何術而能如是女乃詳述其擲錢之技因言賊過船時吾先猱升桅上手中取錢一擲擊之一一中要害故落水死後二人未中要害一逃去一倒艙中今縛者是矣生大奇之後生官雲南有一同城武員與生頗相得一日談次因曰吾向故爲盜在某處遇一官船謀共刼之不意先數人皆落水死余過船時覺有物相擊急退回幸得免後改行投軍得升今職顧彼時船中並無聲息不知是何神術也生笑謂曰神術人今在此汝欲見否曰甚願生令請夫人武員大驚拜問何術女告以故乃大服

婁漢民曰諺云學得三分羊癲瘋也好賴債況乃絕技乎

●黃孟通　樸庵

黃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即矯捷一日聚羣兒列陣自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睨之笑曰孺子可教也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於臺側拜而師之盡得其技擊常附一商船舟人盜也縛諸商將沈於水孟通僞爲畏懼而伏斜睨諸盜中一人最猾孟通突出不意抱其腿而墜諸水諸盜驚逸乃悉解諸商縛得不死後從吳淞千總張喬興又從觀察沈公以功官至把總孟通獷捷過人每從檣上窺賊相去數丈能持刀躍入賊舟格殺賊人故諸賊覘知孟通即避去孟通嘗曰朝廷大僚享高爵厚祿誰肯出死力以殺賊能出死力者獨百夫長耳祿愈厚者畏死愈甚觀孟通此言不誠然哉

病骸曰非畏死甚者何能得厚祿孟通觀之稔矣

●徐明 唐杰

樸庵

幼時聞人譚徐明唐杰事語多誕妄擇其可信者紀之亦健兒史中一段逸話也徐唐同學於少林五年學成辭其師欲歸師曰盇乎曰盇矣師笑而遣之凡學於少林者學成後由一巷出巷設木人若干有機械以司之出則木人爭來相搏脚法手法稍一錯誤即被木人擊回過此又有一巷木人執器械甚厲危險更倍於前偶一疎虞即身首

僧尼之有技者往往藉以行兒不猶悟玄然也唐技雖劣然終是會家特不精耳想多知其大名同門中

此兵家以虛為實之妙法

機警可愛非徒勇比

異處能由兩巷出者認爲高弟子由一巷出者認爲尋常弟子第一巷即被木人擊回則留寺再學不願學者由後門出不認其爲弟子徐由兩巷而出唐則絕生平之力只出一巷至第二巷望不敢一試焉故唐之技下於徐二人出寺後經商於漢皋漢某寺有一僧名悟玄常遣其徒四出募錢與少者即以手握錢碎而擲之必滿其欲而已商人以爲苦唐見而惡之故與以錢一枚僧碎錢向唐而擲唐以指彈銅屑轉擊僧面入肉數分血流如注僧去唐走訪徐道其事徐曰悟玄頗猛勇亦少林高弟子後受業於某道士更加精焉性極殘忍爾既侮之彼必不肯認同門之情幸悟玄不識爾我可以計誑之不然非特爾不敵即我亦惴惴也徐少於唐七八歲唐假爲師徐假爲徒明日悟玄來徐出而迎之悟玄曰擊我徒者爾耶徐曰非也是吾師也悟玄曰爾師何在曰已在室內敬候矣言已徐以手握悟玄之手悟玄覺其力不弱進門後唐語徐曰速出茶欵客徐趨進手一大鐵爐盛滿熱水約四百斤左右疾趨向悟玄之前悟玄以手接之爐內之水幾溢出焉悟玄以其徒如此其師必更強遂寒暄數語而出徐曰幸矣悟玄之力比我稍弱我故以力嚇之彼竟走矣若一交手我與爾殆難免也雖然此處

此賊適不幸而遇虎　虎亦幸而遇此賊　適一勝即驕

醜狀乃不如盜

不。宜。久。居。遂。停。歇。商。業。而。他。往。云。

婁漢民曰。僧道、與婦、女、老、年、中。時有、絕、藝、之、人。設徐不悉此僧之根柢。勝負正未易知。

●江虎

吳愛模

吾鄉有江虎者。武舉人也。好技擊。力能舉重。雖數百斤物。如拾芥然。與人較。無能當者。鄉人皆畏之。一日鄰家被盜。叩虎門求救。虎從之往。見盜猶翻箱倒篋不已。虎疾進。兩手各執一盜。投於數丈外。餘盜皆大驚。相顧失色。棄物而逃。虎亦不之追。事後聞者益大稱異。虎亦沾沾自喜。未幾至北京應試。時海道未通。虎乃遵陸而行。至徐州。憩於旅舍。與同宿者歷歷道前事。意頗自負。有一客聞之。獨微笑。不語。似有藐虎之意。虎大怒。語侵客曰。觀子情狀。必有所長。曷勿與我一較。客初遜謝。虎嬲之不已。乃同至廣場中相角。各盡所長。有頃。虎中拳仆。復起與角。然旋起旋仆。乃謝客曰。吾技止此矣。請客勿再相迫也。客笑曰。聞君將至北京。應試。似此身手。尚欲出人頭地耶。速歸去。免自取辱。虎慚甚。急束裝歸。自是以後。遂不敢以力示人。人有以拳術問之者。輒遜謝焉。

絕技固非一蹴可幾

此十數年中所得。當極精深。驪牛非能耐苦。或自知學力不逮。恐不能破璧飛去耳

婁漢民曰。武試人才。如江虎者。比比皆是。

◉計飛鳩　　冰廬主人

飛鳩。浦東塘橋人。童時、即、好、拳、棒。尤饒、膂、力。一日、與、里、中、羣、兒、嬉。已據、高、阜、稱、大、王。羣兒、奮、勇、與、鬥。輒、披、靡。時、有、行、腳、僧、過、其、地。睨、之、笑、曰。孺、子、可、教、也。盍、從、我、來。飛、鳩、惘、惘、隨、之。日、暮、不、知、所、之。蓋、離、故、鄉、遠、矣。僧、本、來、自、少、林。遂、導、飛、鳩、入、少、林、寺。執、炊、爨、之、役。劈、柴。打、水。彌、覺、其、苦。而、担、水、之、術。尤、爲、奇、特。河、濱、壁、立。深、可、十、丈。每、間、三、尺。植、樹、一、本。緣、木、而、下。擔、水、而、上。偶、一、傾、側。桶、水、盡、覆。寺、中、用、水。如、乏。必、遭、笞、撻。飛、鳩、苦、之。恒、思、出、亡。終、不、得、間。漸、與、混、名、大、鼻、頭、騷、牛、者、稔。騷、牛、華、亭、人。亦、以、被、拐、來、此。飛、鳩、於、千、里、外、得、覩、里、人。與、之、親、密、特、殊。因、訴、所、苦。騷、牛、言。初、來。亦、執、此、役。並、囑、弗、亡。亡、必、遭、慘、死。以、寺、中、遍、地、機、捩。觸、之、實、足、殺、身、也。暇、輒、分、其、役。飛、鳩、感、之。彌、深。荏、苒、十、餘、年。飛、亦、習、而、安、焉。且、於、暇、時。練、拳、棒。盡、嫻、少、林、術。一、夜。月、明、千、里。飛、鳩、忽、動、思、鄉、念。遂、與、騷、牛、相、約、遁。騷、牛、不、可。飛、鳩、孑、然。獨、出。是、時。盡、悉、機、捩、所、在。一、一、趨、避。圍、寺、垣、高、尋、丈。飛、鳩、躍、而、登。顧、僧、已、躡、其、後。叱、曰。畜、生。將、安、之。遽、飛、一、叉。奔、飛、鳩。飛、鳩、接、以、手。再、至、再、接。三、至。銜

至此一小試其鋒

可謂膽包身

以口僧歎曰畜生羽毛長矣其去休惟此去接物宜愼毋敗少林名飛鳩歸家人以爲死矣驚喜逾望飛鳩循循弗以武技炫人泛舟爲客運貨物往來蘇杭間蹤跡頗頻一日載重貨道經太湖暮色蒼黃晚風撲面忽見蘆葦叢雜處有漁艇兩三欵乃而出太湖故多盜飛鳩知之審並悉漁舟即盜舟至是佯爲弗知洋洋自若亡何漁艇漸傍大舟一盜挺刃躍登叱曰速轉爾舵否則血乃公刃矣飛鳩探囊出一錢遙擲之盜中顱墮水他盜怒呼哨一聲漁舟畢集羣盜蠭擁而登一一墜水如前盜黠者知遇勁敵乘間逸去飛鳩依然揚帆前進弗之顧炊許一艇如飛追至呼曰幸舟子毋前進大王知壯士勇願一見壯士飛鳩知盜魁以己傷多盜詭言一見將不利於己然不往則示怯因逕答曰諾遂登小舟抵賊巢盜魁降階剪拂曰兒輩無知驚壯士矣幸恕之飛鳩哂曰無妨無妨盜魁復曰壯士惠然肯來實深欣幸謹具菲酌願與壯士一醉飛鳩曰謹謝盜魁遜飛鳩上坐飛鳩亦不卻酒數巡數盜舞叉於庭聲琅琅震耳已而鏘然一聲四叉絡續指飛鳩面飛鳩撥以指四叉直射前後左右四柱之上入木逕寸羣盜色驚盜魁佯怒斥之舞者悉然退旋嗐曰何勿以肉進一盜應聲出執匕首剚肉進飛鳩飛

賊膽破矣

官以治民而反逼民爲盜以殃民可痛

可謂愛己潔身士大夫有所不逮

鴆含以口刃尖隨肉亡盜數易刃刃尖咸亡飛鴆鼓氣一噴刀尖粒粒墮桌上羣盜咋舌大驚盜魁忸怩曰勇哉壯士鄙夫受教多矣因命撤席再飲燃巨燭如兒臂半酣燭忽滅一室盡墨百刃齊下盜魁磔磔笑曰汝縱好身手今其醢矣然燭視之飛鴆兀然危坐飲啖自若椅已破碎將散羣盜遑駭失措羅拜曰壯士眞神人也某等不自量力妄干虎威幸壯士度宏不屑與某等較今某等知懼謹請壯士魁吾曹吾曹悉願聽指揮供驅遣也初飛鴆見燭滅知有意外躍挽梁木得免至是笑曰汝儕既知所懼技又微末何事嘯聚山林殺人越貨豈不知國家尙有三尺法足以繩汝等於罪耶盜魁泣然曰方今吏酷官貪魚肉小民不遺餘力某以亡命來此不得已也脫壯士不棄而魁吾曹幸孰甚焉飛鴆掉首曰余爲舟子樂孰願作此勾當哉汝儕既以不得已來此擇劣商汚吏劫之毋溷乃公可矣盜魁請識以便辯認飛鴆曰有樹囊把（一名拖糞爲船家必需之品）艙首者其毋犯盜魁諾苦留不可送之出太湖境由是太湖盜見艙首樹囊把者輒曰此計壯士舟不惟不敢犯且暗護焉後其事漸洩他舟過太湖樹幟如計舟亦得穩渡無驚又一日飛鴆駕空舟抵蘇埠已有糧舟數十艘圍埠無罅隙飛

制惡人甚於制盜飛鳩之胸襟誠不可及

盜且不足爲而況乎官

鳩央一舟子曰。朋友。請將雙舟稍稍排緊。讓一檔勢如何。(駕舟者謂隙地曰檔勢)舟子不答。且詬之曰。遮莫汝是牛。擁擠若是。尙能排緊耶。汝能排緊則逕自排緊可耳。余無能爲力也。語次雜以穢語。飛鳩見其無禮。遂坐。船側。以足抵其舟。軋軋作巨響。而舟碎矣。舟子怒如虓虎。直奔飛鳩。飛鳩提而擲之艙。則偃然。如死。弗能復動。以是觸。衆怒。瞬息聚糧船幫數百人。持杖執梃。環攻飛鳩。一一提而擲之。霎時陳死人累累盈艙矣。地甲懼禍。投縣。故張其辭。邑令懼。亟提防勇一營。如臨大敵。至則飛鳩于于至。令前訴始末。令曰。彼誠不宜以言語賈禍。然汝死百人。亦知罪乎。飛笑曰。若輩詐耳。大人奈何信之。令怒曰。人死盈艙。何得言詐。飛曰。然則余。令若輩更生。如何。令許之。乃入艙。提一人出。以足蹴其臀曰。去休。其人似夢初醒。行動如恆。瞬息盈艙陳死人。一一矯健無纖微損。令知其非常人。因溫語之曰。汝既具此好身手。曷勿爲國家效力疆場。將顯爵易易耳。飛頓首曰。小人非功名中人。得保首領以老死於牖戶之下。受賜多矣。令知不可強。鳴騶而去。自是飛鳩之名。遍江浙。此道光某年事。野老言之鑿鑿。因援筆記之如此。

婁天權曰。觀飛、鳩、冷、冷、對、縣、令、數、言。可以知當時官吏凶橫。有甚於盜賊。終古如斯。

是豈隱娘紅線者流歟

欲不至亡國滅種。又何可必耶。

◉文犀女盜

王無爲

或云浙屬石門昔有女盜文犀者。劍術絕精。百步能取人頭。余頗疑其誕。昨遇石門楊季濤。言之鑿鑿。試爲讀者介紹之。文犀周姓。父繼昌。蓋浙中劇盜。繼昌以劍術鳴。無子。傳術文犀。清乾隆初年。石門諺云。女繼父傳。周氏劍。其著名。蓋非一日。後繼昌以抗捕死。女遂不知所之。曆五六年。遂喧傳有女盜出沒於石門。豪富之家。皆嚴備。然其踪跡奇詭。大非常人所能測。嘗盜數十富豪。無一人知其以何時出入其門。事後始知之。然已無及。自是聲所播。街談巷議。多以女盜爲資。偵騎遍布要衝。如臨大敵。一日有楊姓見一女子。入內室。疑爲姻戚。少頃聞其妻大號。謂女盜刦奩中飾品去。始知己所遇即女盜。然殊不見出門。命家人嚴扃大索。亦無所可獲。遂疑其已逃。楊姓男子會食必在廳事。是夕方食。聞簷際有聲。仰視簷下、左楹側有物似人。駭呼傭僕、傭僕既集。執火燭之。固所見女子附楹若壁虎焉。女見人躍下。越牆去。疾如鳥逝。相顧駭愕。方欲開門追縱。聞門外大譁。出門視之。女已爲偵騎所執。蓋自牆上墜落者。女被執。略無懼容。及縣

此或術有所不精歟

宰臨訊。始自言係紹興府人。父母俱早死。昔業浣紗。後忽遇一奇女子。自言姚姓。名竹貞。教以拳勇擊劍。曆四年。竹貞挾走此間。使爲盜。計所盜已不下百家。從無被人見。及今日腸腹甚痛。入楊姓家。盜得少物。意將越牆逃走。慮顚躓。乃緣楹暫息。意俟夜深開門而出。竟爲所覺。遂至逾牆顚墜云云。問竹貞何狀。曰眉柳口櫻。身輕可手上舞者也。年幾何矣。曰吾遇彼時。彼才近笄。今合二九有一年。問竹貞此時何在。笑曰。過此十數武。有桃花斜出粉牆門外。二石獅其一已亡下頷者。此誰氏家耶。是卽彼之居處矣。縣宰大驚曰。此爲卸任魯藩第。安得容留女盜。女固言無誤。宰遣人詢之。反命曰。魯藩女公子近新獲一女友。爲狀如之。唯荏弱不禁風。焉能爲盜。宰躊躇不決。將以越日詣魯藩第。卽以所疑。夜宿署中。聞窗櫺震撼。搴帳視之。一麗者拔劍立案側。花月爲姿。而眉目若挾冰霜。問誰何。笑曰。百里畜生道中人。獨不聞女繼父傳周氏劍乎。問將何爲。曰吾聞汝將緝吾。故就命耳。宰戰慄曰。從玆以往。不復敢言緝矣。女微哂。徐取劍砍案。案立斷。顧謂宰曰。若可人。否則身首如此案矣。雖然。吾伴明日倘不釋。若之死所須預擇也。宰謹應之。女從容出門。躍牆去。宰晨起復訊昨所獲女。且視且語曰。汝確爲盜耶。果

絕妙一幅劍俠圖

醜態畢露

大有望影而逃之概報施亦頗不薄

不爲盜曷自白女知宰有減罪意即曰吾未嘗爲盜也邏騎爭斥之宰怒曰安得誣良爲盜汝輩一時誤捉人尙欲強入人罪耶遂釋女事聞於士紳皆怒宰縱盜聯名呈控宰坐是免官宰宦囊豐裕謀要道攔刦者衆及中途遇數十人持械行刦所有一空行李頗蕭瑟但自幸不遭鋒鏑夜宿溫州逆旅忽聞門外甚囂有呼其姓者大懼欲越窗而門已啓前所釋女率十餘輩入內皆途次所遇盜驚駭幾失措女從容謂之曰聞中途被盜知爲此輩所爲周娘子遣送還此間道聲致意語已而去諸品散列檢點舊物一無所失

婁天權曰吾甚願今日執政諸公一一遇周文犀其人

●白深　　倚寒

遼陽千山有喇嘛法善性任俠嘗爲人報不平一日有來從西域之回教徒白深造喇嘛廟求借宿法善覷其人鷹目而虎頷雙瞳閃爍不定疑爲馬賊一流人因固拒之白察其詞峻知不可以強遂艴然自去廟前故有一巨石重可千餘斤數十年來無能移動之者白行至門外忽指石謂法善曰深山無可下榻今上人既不見容其能假此石

負石而走的是趣事

能起其半亦已具五百斤力矣

松吟柏嘯一片天籟白愛聞之知其能神遊太空也

爲吾榻乎、法善漫應之、白遂負石。西走。法善乃大驚。而迹之。見白負石。行里許。忽置石。於崖上。解身上衣代褥。側身而睡。益駭。爲神人。上前謝曰。曩者以此間僻壤。出沒多盜賊。故不敢以蒲團地容外人。今觀先生風概。正吾所旦暮求遇而不得者。如不以爲前倨而後恭。復屈一往。貧僧當潔齋以獻也。白笑曰。好和尚。汝能爲吾移石者。吾當隨汝歸。否則此間亦殊安適。不敢更相擾矣。法善試移石。僅起其半。白大笑曰。何爲少力。如此區區一石。乃至堅不能舉耶。因自負以趨。既入喇嘛廟。法善爲具食。白盡十器猶若未充其量。既而自言聞遼陽有大俠周東門。劍術極精。因不遠千里而來。抵此適値薄暮。遍問周東門。殊無知者。乃卸裝於逆旅而登千山。登山之頂。頗念山居大樂。如能於此覓一下榻地。夜來松吟柏嘯之聲。當能悉入耳畔。因借宿不遂。乃負石以代榻。不謂竟以此而招耳目也。法善問嗣此將何之。曰不得周東門。終不歸耳。夜與法善談技擊。竟以達旦。見東方已大白。辭法善曰。吾有重物存逆旅。不歸取。恐且有失。遂出門下山。法善意其必復至也。乃俟之三日。殊無蹤影。過所言逆旅而問之。則業已遷移。法善即亦不復窮其蹤跡。一日之夕。夜已三鼓矣。秋風山籟。所在愔愔。法善所居又適在松楓

以一七首授東門不知果何所爲惜不知其詳耳

菁密之間。夜間恆不能成寐。是夜正剔燈作字。忽聞鳥墜之聲。即有彈指叩扉者。門啓。而白入。遍身皆血迹。撫法善之肩曰。別來無恙。今夜又當假宿此間。好和尚。其能爲我下榻乎。法善問何以遍身皆血。白笑曰。殺人耳。然此人死有餘辜。勿煩相憐惜也。法善詰所殺何人。白曰。吾今玆大疲。殊無暇相告。若但取門外人頭視之。便當自知矣。法善出門燭索之。果有布裹人頭置廟門外之隙地。其人濃眉多鬚。蓋邑紳張大寅也。大寅爲人陰鷙。鄉里稱強暴。法善夙欲懲之而苦力非其敵。至是乃大快。然欲訊白以狀。而白眠已熟。明日雞鳴而起。尋白則已失所在。人頭亦已攜去。下山訊之。張大寅果以宵來被刎。其家方報官請緝兇手也。由是知白爲非常人。及夜白至。法善方欲訊其何以殺人。見白殊怏怏。因問何以弗愉。白良久乃曰。吾殺人而禍及他人。李代桃僵。於我心不能無慼慼。明日且自首矣。法善固止之。白曰。吾意決矣。所爭此一日者。爲欲一晤周東門耳。語次若有所待。久之。微聞室外有虎颶落木聲。白喜曰。此君至矣。門啓入一白髯丈人。白與之相視良久。彼此均無一言。既而白於身畔出一七首。授白髯丈人。白髯丈人謝而出。白亦與法善握手爲別。明日法善使人偵之。白果自首。已被收於獄中。

自大者藝必不高

矣。

婁天權曰。古之稱爲大俠者。以其能除暴鋤強。解同胞之困苦也。白深往矣。今之若張大寅者。更僕難數。安得有如白深其人者出。一一決其顱以去耶。是可慨已。

●鋼丸道士　　佚名

江南王天雄。少好任俠。門下羅致天下技術家。闢演武場址廣十里。平日騎射於此。名技家投王天雄門。必先入演武場獻藝。王視客技之優劣。然后定事養之豐嗇。門下客計分三等。上賓以師事之。其次兄事之。下則等已。因以是天下豪士歸之如家。王嘗聘魯人陸技師教授。陸名籍。朔方鎗法純熟。拳工內家。朝元派。年不惑。遊歷四方。未逢敵手。王聘諸家中。歲資且千金也。一日教授二小時。要訣又秘不教人。凡客來獻技者。王同。其一品評之。陸師又鄙視羣類。嘗謂天下無絕技。過己者。以是招忌頗深。一日有偉丈夫入演武場獻技。意欲得天雄盈尺地以寄食門下。舞雪花槍十分精熟。天雄觀之。意在陸拳師上。觀罷待師之品評。以謂必贊許其能矣。不謂陸大罵之。下曰汝技拙至此。亦來班門弄斧。不顧內家齒冷耶。速去休。毋溷我門。客嗒然喪氣。憤憤而出。王亦心

此等小人王不遠而去之乃反願之以遂客愧煞使名矣

自來尋死

一丸之贈榮於千金之聘

當投之深山以餧虎狼

罵盡世人

頗不平於師弗忍拂師意驅客於門外一日天寒欲雪凍雲四合蓼灘羣雁噪鳴聒聒擾人王天雄藏箭彎弓射雁雁驚起翔天空數箭不得忽聞蘆葦叢中有冷笑聲出王驚視之則竹葉舟坐二丈夫於鷁首一作道士裝掛劍羽冠虬髯繞頰一即昔者舞槍叱退之丈夫冷笑作鴟聲王愧汗浹背赧顏無以語聞丈夫曰入門見嫉安得有奇士一至彼靦然爲師者不值旁人一笑而乃詆毁人技埋沒人長何顏之厚耶道士呵呵亦笑摸索葫蘆中鐵丸出向上彈雁雁立下瞬息十羽王目覩神技心暗驚異伺道士彈止卽近舟泥首謝過自陳前慢不謂膝猶未起聽耳邊呼呼聲過處丈夫手接一箭王回視之乃陸師所發者心正驟怪道士拈一丸於手語岸上曰汝冷箭太無理老道先告汝鋼丸脫手矣言甫出口陸拳師猝然倒地王天雄心胆爲碎往視陸師額上一洞流血如注急呼家人舁入室中醫之不治三日血空尋卒王爲喪葬之越日復訪道士則小舟仍在蘆灘拜求收爲弟子願師事二人道士不許曰君如是其好客而門下無一奇士至者皆因陸故也陸自取其咎君亦不足爲其惜天下之大技擊如陸者眞車載斗量汝門下趦趄盡無能爲君何得養其惰心我儕兩人天涯任所之優遊自

在非君可得羈絆也前日獻技偶然游戲豈眞欲寄食汝門耶天色已晚老道將歸他日有緣再當相見言迄自去天雄嗒喪而歸

婁天權曰非常之才非非常之人不能識王天雄之任俠好客而乃敬信一無賴之徒奉以爲師使量天下之才而又嫉賢妬能不能容物一彈之報實其自取耳

●葉生　吉樂

畢補垣先生云粵西永甯州有陳氏家鉅富嘗飲於州署中席間有偉丈夫闊然至衣服鮮美年甚髫稚與州牧欵洽陳異其人詢諸州牧牧曰此所謂李氏子至州已三載惟以交納官吏爲事然既無所求又絕無煩讞之嫌惟實未詳其里居與世族耳陳奇之有少女因欲擇壻屬意於李倩州牧爲媒李慨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吾應夜出會客莫相爲助陳允之既贅數月每夕出輒終夜不返所招徠者皆峨冠奇服相貌[illegible]醜之輩陳叟亦頗悔爲姻既已贅之無如何也吳中有葉氏子少無賴好劍術有老嫗導之使能以劍爲雙丸納諸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背終無血跡老嫗曰此麼妄劍法也葉拜學其術因出遊於外時淸師征緬甸有轉餉至楚南沅州者一夕忽失

捉摸誠不易易

好風雅譚名

貽害他人果不該若當日之官家物未必皆不可取也

不愧爲劍俠一流人

銀數百鞘守吏大驚因督責胥隸捕緝終日笞撻有老胥曰銀至數百鞘非一人之所能持如其夥衆多聲應喧沓何以守者寂然無所聞見其中必有異也因號泣路旁葉氏子適至沅異而問之老胥告其故葉憐其老也曰吾可爲代覓之因至滇黔物色之終不得其要領一日路之永寧遇李生於途曰此小李將軍也奚以至此問諸路人曰此陳氏贅婿也葉氏子遂至陳氏宅告楚中失帑之故陳亦訝曰數日前吾婿頗暴富未審其財物所自豈卽盜官項耶葉曰夜中令汝女細詢之陳叟告其女晚間李生至入戶見妻色悽然曰此必有異因究詰之女戰慄無人色長跽以謝李疑有他故因拔壁上劍將斬其首級葉氏子霎然自窗孔中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機者爲某甲請斬吾首可也李嗒然棄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久居於此葉氏子忿然責之曰吾儕以義爲重豈可盜取官家物使遺害於他人以遭天譴也李生曰諾兄可速回楚官帑保無纖悉遺失吾亦棄此而他徙矣葉氏子因辭陳叟歸李生亦以其日棄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庫得所失銀鞘封印如故葉氏子既歸吳中數載相物色者愈衆葉氏子曰布衣而享妖異之名其禍足以殺身因告父母欲之黔蒼山學道至今未

武技豈特鳴時。實可防身。

有技而欺凌貧弱。罪斯大矣。

欺及行旅。更爲可恨。

歸。

婁天權曰。陳叟之昏闇。尙不及彼州牧之甚。以堂堂州牧之佳賓。即爲探丸胠篋之大盜。其昏闇一何可笑。設當日不遇葉氏子。拔刀相助。不特餉銀一去不回。而沅湘一帶之被刼者。當不知至若何地位也。

◉老僧　佚名

技擊一門。向多家數。而尤以少林爲最。自海禁大闢。火器盛行。訇然一聲。當之者靡。雖有銅筋鐵骨。無所用之。而武藝漸失傳矣。然懷抱絕技大不乏人。未可以輕敵也。南海黎某。幼失怙恃。家鉅富。性不喜讀。謂詩書盡古人陳迹。不適世用。何如稍習武事。猶足自鳴於時。家延教師數人。日夕排演。黎得盡傳其術。名震一方。比中年。家漸衰落。乃授徒爲活。附近無賴輩。咸樂與遊。侮弱凌貧。鄉里多側目。有老僧某。少林宗派也。挾一徒雲遊方外。賣拳弄棒。藉作路費。一日來鄉搬演。正鬧場人海人山。翹足以覘其技。黎適過。思有以窘之。遽向前曰。呵呵老和障。敢班門弄斧耶。速去休。毋混乃公事。僧見來勢不妙。荅曰。區區薄技。何敢誇異於人。特老衲將有遠行。聊借此以求資助。幸勿見怪也。

行同無賴

惟眞能者必事事出於情理

黎以爲怯。益復欺之曰。此地乃我勢力範圍。爾敢在此演技。是直有意尋釁耳。試問汝有何能力。敢與我比高下。不速去。吾斷不爾容也。僧不得已。收拾武器。避之方。謂彼以逆來。我以順受。持唾面自乾主義。彼雖橫暴。未必更以非禮相加。詎行未半時。陡聞遠處。人聲洶洶湧湧。急回首。望見黎左持鞭。右執戟。率其徒。蜂擁至。至則大喝曰。爾到處演藝。賺人錢財。俗語云。上得山多。終防遇虎。今覩爾騙財多寡。以爲懲罰。須抽出半數作我輩飲貲。不然。恐劍戟無情也。僧知不可以理喻。解囊以百錢獻。黎怒擲還之曰。豈有堂堂黎某。索此小數者乎。速傾爾囊。毋或隱。僧曰。老僧行囊。祇有此數。若其多索。愧無以應。黎強欲搜之。僧斯時忍無可忍。怒氣勃勃。如箭在弦上。持滿待發矣。然默念寡不敵衆。弱不敵強。且主客異形。恐爲所敗。則更欲以好言相遺。黎曰止。爲今之計。不以阿堵奉獻。惟有一角武力耳。毋多言。僧尙徘徊。黎又難之。至再。復縱傍人慫恿。僧乃對衆宣言曰。老衲含垢忍辱。可云至矣。乃猶不獲命。尙有何言。今者角亦敗。不角亦敗。惟有一獻。吾拙耳。雖然一人敵一人。一器敵一器。乃爲公理。若以衆相迫脅。老衲則亦不畏而挨之。情理未可謂平。諸君以爲然否。衆曰善。僧又曰。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倘或差

池各安天命諸君又以爲然否眾曰善初黎欺僧老弱以爲易與益以年少氣盛固敵是求將欲在眾人前顯誇其技比聞僧語知爲健者頃之一再示怯實欲迎先拒黎不察墮彼術中然已欲罷不能勢成騎虎途亦賈其餘勇悉如僧約眾亦願作證人乃擇空曠之場以爲競鬥地點眾人聯羣結隊作壁上觀黎外雖耀武揚威大踏步至而實慄慄危懼意沮心灰僧則步履雍容以整以暇瀕行囑其徒曰爾先回旅舍淅米爲炊予回時須飽餐一頓也謹記勿忘未幾到場眾咸屬目黎語曰以何者爲鬥具僧曰惟君自擇老衲白手不持寸鐵也黎聞言愈恐妄謂曰爾勿過驕佇看余取爾老命乃挺巨戟如饑鷹側翅凌厲而前直向僧心窩猛力刺去僧略舉左腕撥之戟已墮黎再拔腰間劍作旋風舞寒光閃閃向僧亂麾僧不慌不忙左右躲避曆時許側身疾出黎肱上反掌傳其背復以趾蹴之顛黎尚奮不顧身起欲再鬥僧以指削其手手若斷雙劍飛於數武外而身又旋撲地上矣斯時兩旁觀者睛爲之定目爲之呆而喝采之聲喧騰耳鼓黎既敗其徒欲前赴救經眾訕阻卒不敢前僧亦從容而去

婁天權曰老僧有超軼之藝尚不肯輕於一試何物狂奴乃敢以技欺人非僧省事

何勇可賈

決其有勝勢故能安詳如此

閱之令人痛快

雙臂早卸矣。

◉吳氏昆仲

佚名

吾黟橫岡村吳某。綽號寸筋。神勇異常。精技擊術。弟綽號寸半。亦勇武絕倫。善使鏢。百發百中。某年遊燕地。遇老僧。習蝴蝶勢。盡其能而回。鄉里有不平事。必正氣理直。不依者皆懲之。里人奉之。名亦大著。昆仲往屯行賈。經桃源洞。洞爲黟之口界。拾級上升。是時。玉兎朗照。星點。猶稀。涼風。拂面。意興。多濃。評山品水。笑語。喧譁。寸筋。撮唇。長嘯。山谷爲。鳴。更進。數武。偶見。黑影。幢幢。徘徊。路左。就前扣之。知係。黟山寺。二尼也。黟山寺建自宋朝。殿宇宏壯。鏤刻精良。尼僧極衆。住持佛圓。年屆花信。性蕩不檢。幼時曾習劍術。技精冠衆。全寺尼僧屈奉之。莫敢誰何。佛圓每當昏夜。有少年經寺前過者。均攔入。不當意者。幽之於後院。是夜。遇寸筋昆仲。力邀入寺。至一室。壁懸弓矢。廊列戈矛。心竊疑之。尼出反扣門鍵。知非善意。將凶器盡皆挫鈍。仍舊懸插。危坐待候。動靜。時交三更。門鍵下落。有二少尼入。引寸筋昆仲至內房。寸筋不與吭聲。曰。慈悲之地。豈可作藏汚之窟。少尼合十曰。我師佛圓之名。爾不聞乎。若不從。必處死。寸筋怒飛一腿。尼向後倒。寸筋。

乘勢登屋用瓦擊之尼亦追上下逢寸半用鏢殺之應聲下墜一尼遁去報知佛圓佛圓鶴子翻身已持箭登屋正見寸筋覓入處白光一閃寸半鏢已將到正中箭鋒鏘然有聲箭竟墮地佛圓空手無援急思逸去携璧間弓矢見器盡毀寸筋昆仲亦追至訴其罪用鏢吭喉并縱火焚其廟尼衆多遭火刼火光熊熊有老尼乘勢逃出投入剪灶(地名)河化爲頑石噫亦異矣

●馮鐵頭

清涼道人

以技凌人已非善士

吾邑新市鎮西廟前有馮允昌者以賣腐爲業勇力兼人而其頭甚勁每與人鬬輙以撞之因弗披靡由是氣凌一鄉無敢與抗者偶與西廟道士忤馮於五更磨腐時潛挾廟前二石獅置諸廟門之外明日道士見而異之僱人舁置原所不數日馮又如之如是者五六次道士費抬舁之値不貲而心疑焉夜潛臥於廟門之內以覘其異一日五更聞馮店開門聲見其挾獅而來始悟由於前此開罪之故遂啓戶出向馮謝罪懇求馮大笑復以獅安於原所而罷其鄰有與暱者謂之曰子頭誠有力倘以石擊之恐亦不能當也馮拾一石大如椀擲於空中而以頭承之崩然有聲石迸去而頭不傷人太

自以頭爲鐵而人亦

以鐵擊之於是鐵頭遂欲昂頭天外矣

一挾乃且成臨

鐵頭之〻禁挾乃如此

懸布而登技亦非神祇可以驚庸衆耳

駭遂以鐵頭著名一日馮偶潑水於街適陝西皮貨客張姓者過誤濺其衣張徵詈之馮惡聲相應而出揮之以拳張不與較馮從後趕上以頭撞之張不回顧而略側其身馮頭適入於肋間爲其所挾竭力搉拔不可脫張笑曰吾知汝爲馮鐵頭然不知汝頭果是鐵否吾嘗試之於是騈兩指就肋間擦之馮若以利刃刊其頭骨者痛不可忍不覺失聲而號張曰若然則非鐵頭矣且放汝去再加純鋼鑄鍊吾當復來與較也遂釋之緩步而去馮之頭紅腫者旬餘自後深自斂戢頓改故態

婁天權曰鐵頭亦可謂勇矣使不自恃其勇而日進不已何至爲人所制乃凌侮鄉鄰暴虐過客即無張客吾知伺其後而欲有以警之者必更有其人在也區區兩指之加猶其幸焉者爾

●襄陽女子　琴齋

嚴安襄陽人佚蕩不羈少從力士高平學七載及卒業能於高百尺之雉堞懸布以登鄉里神其技咸師事之莫敢誰何安亦自詡其能怙才傲物橫行荆襄一帶一日步至南陌見一女子姍姍而來安艷其色夾道要之女子怒曰若必欲以力欺弱女子耶安

兒淫之極

設此女而無防身之技已不堪設想

安閒之至

眞不量力

此女當曰獻醜獻醜高平亦庸無怪其徒

顧而言他女子批其頰安自負好男子豈肯低首下心屈服於石榴裙下亦起拳擊之女格以手安號痛疾出匕首匕首錚然落又出矢不中知非女敵也遂遁女子亦不追而去安歸泣告高平故甚其辭平惑焉跡女子數日不得一日客有自鄂州來談洞庭湖女盜慓悍官兵莫敢近安曰何謂也客告以狀安怦然心動請於師同入岳州四出招之一日薄暮二人沿湖閒步一女子自蘆葦間出曰來胡遲無爲吾望爾也乎安審女子狀揖其師曰是矣女子曰若必欲甘心於予者予亦無所懼前去不六里有庵曰定性小姑居處也余將在此俟乃一躍御風去平從之行女入寺平亦入女子乃坐堂上怒目向平曰客有何能胡相逼至此平出劍女指之曰毋須是劍應聲落笑曰技止此乎休矣聞子亦江湖豪客姑免汝曷早歸去平不敢仰視縮首徑去歸誡安安自此不敢肆其接物待人恭而有禮前後如出兩人云

婁天權曰吾聞拳家有隔步點穴法不必近身而能使敵人應手而倒女子之指落平劍得毋是乎

●江南文士

北人欺南人一若出於公理

何前倨而後恭一笑

大爲南人吐氣

戊戌以前。燕京士著。頗敬禮南人。論者謂翁常熟執政。權多屬南人。故北人側目耳。然嵬嵬之氓。官閥似非所知。亦非所顧。相傳有匪首某甲者。廝人之類也。黨與殊夥。平素橫行無忌。尤好魚肉南人。某科會試。江南舉子聯袂入都。匪首捧沸湯一盂。立通衢遙見一士人、衣履都麗。弱不勝衣。亻亍而至。匪首故從旁驟出向之抵觸。湯濺其衣。淋漓幾滿。士人前行如故。匪首轉奔執之曰。償我湯來。文士笑曰。若汚我衣反責償湯。天下寧有是理。匪首氣暴聲粗。呶呶不已。士人益和顏悅色。匪首竟洶洶然勢將用武。士人徐拊其肩曰。何必何必。匪首遽長跽不起。士人乃曰。我江南舉子也。寓某衚衕。言畢揚長而去。移時其徒呼嘯至。見之訝曰。天寒風烈。何爲乎泥中。匪首曰。足痛不能起耳。幷告以故。其徒乃往哀士人。籲懇良久。始允偕返。微拍匪首之肩。曰。去休。須知江南人不易欺也。匪首應聲起立。嗣後京人咸知江南人善內功。不復敢輕視矣。

婁天權曰。江南文弱之風。素來騰誚於人。然稗史紀錄。往往奇才異能之士。胥產於斯。有高出於燕趙健兒萬倍者。觀此益信。

◉陸繁繁

佚名

氣若猛虎之吞牛

楊爲蠖於叟大奇

不過肢體手段

南陽楊彪。多力。精拳勇。遇粮艘。擱淺。能肩負以行。鳳陽衛旗丁公。延之爲通帮保衛空運。既歸。次楊即登陸。於縣學場演技。拳法鎗法。無不精妙。授徒百人。皆少年無賴。恃楊橫行。一月在場戲演刀械。出所用鐵鎚。重五十餘斤。運之如彈丸。復演拳勇。著處輒碎。觀者且數千人。無不叫絕。有白髮叟。身不滿三尺。傴僂而前。疾嗽咯咯。咯一睨。覷似不許。可楊怒曰。爾薄吾技。敢當場一相角。子打死勿悔。叟曰。邀衆署券訖。曰我今自縛於樹。飽君老拳。何如。乃解衣坦腹。令人縛之樹。楊於數十步外取勢。向腹奮拳。拳入腹不能出。乃跪乞哀。叟曰。技止此乎。鼓腹縱之。顚出三丈許。叟徐欠伸。縛寸寸斷。從容著衣入小巷去。有識之者曰。此城西陸鷩鷩也。王征南之甥。盡得外家傳。甘鳳池且以兄事。君胡爲。楊慚自是避居山僻。不敢以藝自誇。

婁天權曰。老人之藝。果精。惜彪恃技侮老。乃反受其侮。

●某少女　　醒吾

燕趙。多任俠之士。昂藏七尺者。無論矣。即深閨弱息。亦多具驚人奇技。曾有劇盜。矯捷。如猿。身輕如燕。登城越澗。如過土邱。足捷善走。百里外。頃刻可至。常人履行。堂奧無其

實詳如此何得冒昧

知己知彼戰則必勝

抵死不悟可云笨賊

此一擲甚於加刃

易也。以故目無餘子。橫行於燕趙之間。某夜入一巨宅。猱木登樓。倒掛簷前。破櫺內望。見陳設、精緻、圖書、刀劍、紛然雜列。一纖纖女子。臨風欲倒。弱不勝衣。徘徊樓中。狀頗疲倦。俄頃。據案兀坐。秉燭觀書。目不旁瞬。几側一垂髫婢。女香夢方甜。乃破扉入。搜檢衣飾。畢。將行遽前。輕拍女肩曰。略分爾金容日歸趙。女挺身起。大聲曰。咄咄鼠輩。竊物只竊物。敢溷乃娘耶。蓋盜之入也。女已知之。見其技非己敵。以爲彼即捆載而逃。不難追之。復返。故置若罔聞。茲盜竟敢侵犯。不禁勃然大怒。盜覩女倒豎柳眉。圓瞋杏眼。殊形惶恐。不知所云。繼念余固橫行燕趙間者。此纖纖一弱女子何懼爲。因曰。予有絕技。請獻於姑娘之前。遂向壁躡足而上。如登梯然。及巔。乃翻然下。女嗤之曰。技止此乎。盜曰。此飛簷術也。縱觀宇宙間。有幾人能擅此技哉。女曰。天下豈少藝高人。爾太目無餘子矣。爰挽玉臂。兜綉履。亦躡足而上。較盜尤迅捷。及巔。復返身貼壁。徐步而下。淡白梨花面上。不露毫末紅潮。顧謂盜曰。較爾技如何。盜大驚。自慚弗及。屈膝求免。女即擲諸窗外。厥後盜匿跡山林。而女亦不知所終。

婁天權曰。女子、非有、驚人、絕技。豈敢、昧昧、與、劇賊、抵抗。賊之得以保全生命。眞是僥

賊無盜顧何怪其戀戀不捨

此例不知作者於何知之

盜而明火執仗者有

俸

九江公子

佚名

有九江公子者自其父長沙太守任歸夫婦二人年俱二十餘一子尙在襁褓中啟行之日服御鮮華輿從赫奕有盜十餘輩見而心動駕一小舟隨其後將至中途刼掠而公子老成特甚天明始開未暮即泊泊必於人煙稠密之區離九江僅數日程盜探知前無可下手處議欲散回一盜曰公子長途辛苦歸必懈倦伺其懈倦而刼之是吾失之於途而取償於家也且數千里相隨顧乃徒手返乎羣盜以爲然乃復隨之公子既歸數日盜見其門庭寂靜意防範已疎乃於夜深人靜時各懷器械踰垣進歷屋數重直抵公子臥室見左邊屋內一燈熒然光透戶外俯聽之則公子夫婦方共弄兒以爲樂凡盜入人家必先探主人之勇怯以爲進退一盜方振其手中叉作聲以觀室中張皇與否而室中聞之即吹滅其燈寂無聲息一似未嘗聞者盜心疑不敢遽下少頃忽見中室扉豁然開啟公子與其妻先後出公子黑布裹頭身被一短襖襖與褲相屬之際束以黑綾左手執炬右手操兩斧其妻裝束略同惟裙則曳起兩前幅拴腰際以綾

之矣竊盜者亦明火執仗斯不亦奇乎從容不迫堂堂旗鼓雖以禦千萬敵兵亦可況區區小賊登敵後進勝可操勞斯婦有大將之才前來拜謂一笑強盜而復有流落他鄉之日可發一笑不敢不敢公子視盜不若其斷養不料正大可懼少年豈易欺哉此之謂斷路強盜一

綾束之左手執炬右手持雙劍既出公子置其炬於左分執兩斧面東立其妻置炬於右分執兩劍面西立背相抵立既定公子乃以斧指屋上曰下盜大駭然計無可避乃推一能者先下妻聞其墮地聲回顧公子曰雖耳君一人足了之無俟我為矣即收其手中雙劍攜炬而入公子正立俟羣盜次第下乃哂曰汝輩技倆如此誠不足齊我斧今且問來此奚為盜魁觳觫對曰公子之能如此更何奢望惟念從公子數千里來欲歸無資倘賜以小資斧俾不至流落他鄉幸矣公子曰此細事吾當給汝然須靜俟庭中無稍動動則吾不汝宥也乃亦收其雙斧攜炬入少間手千金自室內遙擲庭中曰汝輩得此可歸矣雖然出宜小心毋驚吾下人也言已闔扉進初羣盜空手來故能逾牆今手攜千金勢不得不由扉出猶幸臧獲輩俱酣睡無有覺者迤邐而達最外一重門突聞旁屋內有人詰問為誰盜念出此則天空任飛矣復何懼且聽其聲年亦甚少乃不之顧爭前拔關而其人已手一梃啟戶出見羣盜洶洶即持梃奮擊須臾連撲數盜於地呻吟不絕餘盜震懾羅拜乞哀衆述公子言其人笑曰此門吾所司既公子意若此姑不留汝雖然爾翁連日缺杖頭資手中物可留下勿將去也盜唯唯從命乃俟

笑

俗所謂若要黑心人吃素隊裏尋是也

比我國現在之警察如何

恐怕無此能力

始以理喻

其啓門扶起仆地者鼠竄去

婁天權曰亂世尙武武備曷可少哉今中原羣盜如毛民生塗炭其實不能及當日萑苻中人之身手徒仗鎗炮橫行耳苟值能者猶摧枯拉朽也武備曷可少哉

●鐵布衫

阜旭

普陀香市甲天下每屆大士誕晨香客雲集有馬紐子者以菩提面目而具羅剎心腸每借朝山之名實行其欺騙盜竊手段佛教中之沒照巡即所以壓制若輩而保衛良善爲顧非具好身手不敢任因其旣爲照巡不免有所結怨苟一不愼即首領不保矣當光緒中葉普陀之照巡爲德州僧年七十餘山東德州產固以地名名人者也性慈善工技擊惟不輕示人儕輩亦知其能不敢與角香市時馬紐子因德巡查嚴肅未能暢所欲爲心實銜之欲得而甘心而未得間某歲德負經數十部之杭途遇馬紐子數十人要於路勢將用武德乃站步問何所欲曰爾昔日以坐山虎欺辱同輩今日狹路相逢我輩將以子之道還治子之身耳於是一擁齊上拳脚交加德急止曰爾輩欲以此區區者而傷和氣耶昔日之事實我職守所在不得已爾衆復譁噪不休勢必一決

勝負而後已。德見不可以理喻。乃曰。若輩既要與老僧為難。老僧將衣卸去。任若所為。何如。眾曰可。乃赤身大呼曰。來來任爾輩為之。眾拳脚交下。德立路中。不少動。閉目寧神。如入定焉。眾知不敵。呼嘯一聲。奪其包裹而去。德曰。不可。此中皆為人購買之經。無阿堵物。為若貨酒飯資。一手奪回曰。明日如有不適。可來某寺覓我也。言畢。携包出。眾以為誘敵之計。姑置之。不料一至夜午。眾忽手脚酸痛。百口同聲呼號。竟夕。天將明。痛益甚。眾知為昨日德所傷。急奔某寺。見德方入定。眾相率跪禱。求為醫治。良久。德方睜目曰。小輩太不曉事。以此細故。誤我一日路程。何所苦。盍告我。眾或舉臂。或舉腿。德或捶或打。一經醫治。酸痛若失。眾復請授其術。不許。復以術名相示。為叩。德曰此名鐵布衫耳。

病骸曰。鐵布衫。不知何義。然手足未動。而眾且傷。是不但以逸待勞。直以逸敵勞耳。

●郭麒麟　佚名

郭麒麟。北直人。長身玉立。貌姣好如處子。精拳棒工內術。尤善飛彈。四方無不仰之。在汴曾為顯者賫珍物赴燕京。郭恃其技。隻身就道。經某山。怪石。奇巖。仄徑崎嶇。形勢甚

見弱女而欺非丈夫行徑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遇弱而摧之　逢敵而逃之

險郭疑有盜匪出沒因加意防備焉俄覺身後有步聲甚急回覗之一妙齡女郎也郭欺其弱倚弓而待及稍近飛一彈女以刃格之彈鏗然墮地郭駭連發二彈均不中大懼急反奔女蹤之生擒焉郭自度必死而女愛其貌相與燕好越數日郭以期促不敢延請去女謂之曰君去妾不敢留惟有以囑君者幸垂聽焉過此有一山吾妹實守之妹藝非君敵幸弗傷之越山又有一嶺吾姊居焉姊足跛然力敵萬人非君所能當以妾之事哀之當得脫去此而往盡大道直抵燕京事竣之後如不以妾爲鄙陋同居山林妾之願也郭唯唯遂別去無何抵一山一小女子當道郭乘一時之氣忽忘女言發一彈女不能當洞腹而死郭懼遂急走有頃又抵一山果見一中年婦跛一足扶杖而至呼曰孺子何能乃越兩山郭謂其無能女言特愚我耳乃應之曰兩山之寇盡傷於此弓婆子有知速護道婦聞之大怒持杖奔郭郭發彈擊之不中連發數四俱爲婦所得大驚棄物而走素聞海門有楊某者仗義疏財好交結與之遊者悉逋逃客遂往投之抵楊門遙見肆中有一孩方自樓墮下郭縱步而至以掌承孩時楊適經肆前亦以掌承而乃在郭掌下郭回首知爲楊亟釋孩拜之楊仰其勇與之語大悅邀至家牽子

狂態可掬

弓矢爲我國之技中最早之武器乃外人能嫻之而我國軍人反自愧不如不敢與較豈不羞歟

姪拜之郭遂居楊家爲拳師楊本無賴里人悉憚之自得郭益恣橫楊之甥某藝劣而驕嫉郭能譖於楊楊自是漸惡郭會楊與郭往蘇州時當道知楊暴捕楊置之獄郭遂星夜奔海門取銀物復到蘇爲之賂上下得免於禍楊感之置酒爲壽郭戲謂楊曰當某返海門已夜闌未叩閤而入見君家三姨方裸裼而臥楊甥聞之謂楊曰舅以堂堂丈夫而三姨爲人汚不知報反引爲知己能不爲人笑耶楊大恨思殺之而苦藝不敵乃設阱置石灰和以水飲郭酒使醉陷之於其中使壯夫十餘輩守之郭反覆飛騰卒不得出遂斃說者謂郭負女郎宜得此報云

俠魂曰郭麒麟少年輕薄恃藝自矜卒無善終足爲一般無行輩之炯鑑

●神箭鮑超

史別抱

清中葉黑龍江某將軍幕下有武官名鮑超者魯人（非咸同時之鮑超）能舞五百斤銅棍如宜僚弄丸雷閃風馳花飛雪滾將軍賞之而不知其神於箭也時中外已漸通商有俄國大臣來謁將軍意態倨傲蔑視中國武人自誇能於百步之外以箭射所畫之的百不失一試之果驗將軍大慚顧謂左右曰有能若是者乎衆惶恐弗敢應俄臣

賴有此人一洗斯恥且能使外人駭服

百餘年中國之不亡似有天幸

大笑洋洋有得色忽鮑超起曰某略嫻薄技請與一角可乎將軍許之鮑乃折一花朵命人高擎於手笑謂俄臣曰觀之吾能於二百步外擊中花之右面俄臣不信以爲此誇辭耳區區一兵官安能有此神技已而鮑數箭連出右面之花瓣紛紛作蝴蝶飛而左部之花仍在手中一無所損俄臣大駭與之握手爲禮而去於是神箭鮑超之名聞於中外將軍忌之旋假他事革職鮑超罷官歸年已六旬鬚髮花白而精神尤矍鑠不衰時山左患獸有野熊啣二童飛過其門鄰人請鮑殺之鮑諾佝僂而前熊猛撲之鮑徐以兩指點其額此熊即撲地死

別抱曰鮑超之技足稱神勇所恨者未能展其抱負耳書此爲古今埋沒之英雄放聲一哭

●珠孃

孫錫麒

平鼎者南譙之老拳師[illegible]名噪大江南北一時無出其右中年失偶伯道無兒惟一女依其膝下女名珠孃貌雖中姿而盡得乃父之技平有此女愛若掌珠故亦不願續娶使弱女受苦平性喜幽靜厭城市囂雜乃遷其家於豐山之麓結屋三椽耕田五畝逍

此言豈趙趙者之口吻

老人頗得操縱之術

遙意得淡泊自甘視彼終日營營於汚濁空氣中者眞有霄壤之別暇則授珠孃以技凡越牆超屋短劍長刀珠孃無所不精顧平已老珠尙待字一有風波孤女何託求婚者雖不乏人皆以不合而去女年十九猶是小姑無郞一日有客來鼓其如簧之舌謂城內陳演生者才貌兩全兼精武藝使君得此東床老懷大可告慰平聞之喜欣然許諾擇日結婚召珠孃而誡之曰父耄矣行將就木今日爲兒擇得佳婿死亦瞑目然兒此後爲陳家媳公婆有所責罰在所不免兒惟守婦道不可越禮即夫婦間稍有不懌亦不可動手當知夫婦和睦爲一生之幸福且去後尤不可顯技於人前言盡於此兒其記之珠孃惟含淚受教而已自珠孃歸陳孝翁姑敬夫婿操持內外頭頭是道惟其技則終年不一顯陳本聞珠孃能技擊及見其不言武藝似爲庸弱可欺遂露輕蔑意初則詈之終則辱之終且嘵嘵不休珠孃忍無可忍思與一角每憶父訓欲動輒止乃歸訴諸父平但慰之曰兒姑忍之後再爾父將有以處之也珠孃頷之及返陳又待如前不得已歸告其父平曰明日當往陳家但汝非經余喚不得出見珠孃曰諾越日平往陳心憚虐女事爲其發覺平則佯爲不知只叩其家常瑣事對答間平仰面偶唾黏

天下人固不可以皮相得之

涎一塊適中梁間。梁高數丈。除之不易。陳心惡而不敢言。平忽呼曰。珠孃何往。余來許久。何不之見。言未畢。而一聲老父。出諸屏後。珠孃徐步出矣。平曰。妮子放縱。余來許久。不見汝形。汝果何爲。平日偸閑可知。珠孃未及答。平曰。余偶唾痰。適中梁間。速爲我淨之。無使人作惡也。陳頗以翁言爲謬。謂如此高梁。又無梯磴。而令一無能女子除之。豈不大奇。方自忖間。見珠孃托紙二張。至梁下。身微蹤。如蛺蝶穿花飛舞。直上。而梁間餘唾。點滴不存。陳不禁咋舌。平乃謂陳曰。小女無知。嬌憨已慣。吾婿切不可溺愛。當作者必令其作。苟不聽教。爲吾言之。吾不貸也。陳唯唯。自是不敢復虐女。

婁天權曰。若老人者。始可與處理家庭已矣。

刦富濟貧揚則俠而跡則盜

賽花智識不但遠出其兄之上即讀書論道者亦未必趕得上

國技大觀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平江向愷然訂正

柳浦婁天楠評點　　古董姜俠魂編輯

▲復仇篇▼

●譚賽花　　吷吷生

譚賽花。俠女也。忘其里居。隨兄某奔走。流寓通州之營防港。賽花性沉靜。不苟言笑。精柔術。單刀是其絕技。兄亦以技擊鳴。生而驍健。貌惡。吶賦性。喜抱不平。嘗強借富翁金錢。於黑夜投貧乏家。人以此。祇知其勒索。不知其能周急。大盜之名。或有所加。毅然不顧。也。賽花數諫之曰。柔術一道。造詣功深。原當救人患難。惟刦富濟貧。不能大白於天下。竊爲兄所不取。自妹觀之。莫若斂手。否將遇害。兄不聽。行之如故。時諸守財虜恨之徹骨。欲得之以去後患。聞某寺僧有奇勇。出金以招。僧傲然應。請先往試。一日僧喬裝

賽花之藝亦高其兄百倍

陷義士於罪惡此僧大非善類

殘虐甚於盜賊

殺得爽快

募化形抵其門口喃喃誦經賽花見之耳語兄曰此有道者也不可不獻小技兄遂以小錢一枚擲入木魚中且語曰速去毋庸喋喋僧還錢出還歸原處亦語曰區區一錢何足重輕遽爾面紅氣急度量亦何小也脫然去兄亦不與較僧此來於兄之技術雖未能窺全豹即此一錢之擲已足見其崖略急往謀諸富者曰譚某技藝過人非愚僧一人所能敵擬懇誣以某案請兵會剿衆然之上其事於州牧派兵守要處僧率捕頭十餘人往擒與兄遇諸塗塗次有溝水可八尺許兄恐衆寡不敵一躍入河中僧隨之俱下未幾波濤大作水聲隆隆僧乃舁兄出矣一再訊鞫無供可認諸貧者爭爲之剖白而知州某卒以黃白物昧其天良嚴刑酷笞勒令成招斷頭臺固早高築也賽花聞信悲不自勝欲待蒞場刦回則冒不美之名且恐難以得手否則兄受莫白之冤無從報復籌思至再忽厲聲曰誤矣有僧在何仇之不可復也乃詣兄處相見午砲一鳴兄已身首異處矣賽花殯兄竟急思報復遂操短刀入僧寺匿於佛櫝中移時知僧於樓上禪定飄然一躍越樓窗而進當僧未瞥見賽花時覺寒氣凜凜逼人肌骨知有異捲身入櫝中以故賽花一擊未中然賽花身藏利器僧則手無寸鐵成敗利鈍已早逆料

花先不轉瞬間畢其命而醢其身賽花既復仇反覺人世間了無公理乃割髮爲尼自是終身不復研究柔術云嗚呼俠矣

啾啾生曰剷富濟貧不使人知維受不美之名有識者罔不爲賽花對於其兄婉轉勸之此賽花之深明大義也及至其兄身被陷害沉冤莫白乃不惜以纖纖弱質出而爲冒險之舉蒼穹垂佑卒能手刃兄仇所謂巾幗英雄者非歟豪俠如此而乃割髮爲尼人世間了無公理其然豈其然乎興念及此吾不禁泣數行下重爲今世悲矣嗚呼

碧月兒

孤星

蠻苗中乃有此孝婦

滇屬廣南苗猓羅處風俗與中原迥異以陰歷六月朔日爲歲首元旦後旬日間爲晏息之期期中盛會以角逐武藝爲最著苗民分南北寨而居至賭賽之期兩寨各集其衆勝則取敗者之屍歸爨之以爲肥料有司不爲過問亦不敢過問蓋惡俗也北寨有李老兒者有子一已娶婦婦名碧月兒亦苗種也頻年以來南北交戰北寨輒負李老兒死之碧月兒與夫謀醬精習其技明年賽期爲翁復仇夫韙其議由是刀桿叉矛等

苗人乃知用智大奇

深得兵法之奧

可謂叱咤風雲

術。兩人夙夜工。習技。以大進。至明年。復値賽期。夫婦。請。於。寨。長。願。爲。前。役。寨長嘉其志。遲允所請。及期。兩寨各列數百人。以歷年積忿故。仇視已深。凡與賽者莫不奮勇爭先。自晨至午。格鬪三小時之久。南北互有死傷。寨長因下令翌日再決。李家夫婦雖奮勇。然北寨之從者。不及南寨之健全。故無以取勝。能不敗。北已全仗兩人之力矣。是夕碧月兒與其夫商議。深以敵強我弱爲戚。其夫曰。明日當設一計。使衆人先登。吾輩伏於。間。道。以。襲之。碧月。頗。然。其說。因密獻其言於寨長。寨長爲之首肯。不及天明。夫婦。戎服。而出。時當盛夏。野外。草長叢陰。濃綠。兩人。擇深處。伏之。晨曦旣啟。南寨即嚴陣以待。亡何。南寨之衆。以次第來集。仍交鋒如昨。碧月兒夫婦作壁上觀。不及時許。北寨力漸不支。南寨進逼益迫。兩人。見。之。怒髮。上衝。壯心。驟起。驀從。草中。躍出。直撲。南寨。横攻。其陣。南寨。出於。不。意。陣爲大亂。兩人。盡平生。之技。左右撲擊。所至。無。敵。漸入。陣。之。中。堅南寨有勇健者。見此情形。僉以全力禦兩人。敵勢漸勁。其夫偶一不愼。爲敵矛所中。傷及右臂。不能舉其器。碧月兒見夫受傷。怒火益燒。誓不兩立。其夫旋爲人所擒。碧月兒。出。死。力。以。救。之。以左。手。挾。於。懷。中。右手。仍。鏖戰。如前。知力。已。不。能。取。勝。思挾。其夫衝陣而。出。

孝義勇俠一身兼具碧月兒誠可人

會南寨前敵聞中堅陣亂稍稍卻退北寨乘勢擁衆而前碧月兒見援兵至氣爲之壯時左腕及右膊已受重傷當氣盛之時遂不覺痛苦其夫又爲敵人箭中足趾奄奄懷中僅存一息迨北寨之衆擁至南寨寨長急下令止退然北寨方乘勝前驅勢已不能止步陣爲大亂前之與碧月兒格鬬者遂無意戀戰乘間他竄而去碧月兒以夫故亦不之追逐挾其夫以歸寨是役北寨遂獲全勝碧月兒夫婦治傷兩月而愈南寨死亡者北寨概取而燬之以報李老兒之仇

孤星曰滇黔苗民素無教化復仇大義尤所未知然而雜羣或生鸞鳳葦中且產芝草若碧月兒者誠苗族中之鳳毛麟角也既能爲翁雪恥又知力護其夫苗族也而有斯人是可傳已

●蕭依梁　　佚名

某邑有拳技師者蕭其姓依梁其名豪俠成性放誕不羈膂力方剛遂以除害鋤強爲己任喜與人鬬鬬輒勝故鄰里間之少年羣震其名而懾其勇莫敢侮之弱冠時其父畀以鉅資令往漢陽貿易踰年喪資歸父詰其故以習拳棒對父笑曰姑試之依梁右

其父想亦是技擊專家

負傷觀仇其勇何神然而險矣

勇哉依梁

手一揮仆父於門外父喜曰是兒所習不負矣時耗散之資矣因復論往漢陽畢精其術時漢陽之俗角力者之勝負必取決於擂臺臺高數丈廣十餘丈居民特建之以爲鬪者也凡有願決鬪者賭金百兩錦二疋勝者挾之歸不勝則必如數以償之一日値該處開競武大會依梁亦與焉有善鬪者曰李楚雄率其徒數十人集擂臺下已乃飛身登臺金錦如數置其上大呼曰吾李楚雄也有能與吾比較者若勝則金錦具在不之吝也一時旁觀之人久耳李名胥莫敢輕於嘗試依梁倏聞斯語即應聲曰君毋饒舌亦知湘南有一蕭某否言次亦聳身而上各袒裼揮拳兩不相讓楚雄躍而左依梁亦左楚雄馳而右依梁亦右酣鬪半晌適成勁敵臺下觀者罔不縮頸吐舌嘆爲雙絕己而依梁稍懈楚雄以左手挾其肩出右肱擊之傷右脅下骨三支血流及踵依梁忍痛曰嘻余今日敗矣楚雄因其傷劇亦遂釋之依梁暗喜亟乘其怠以手按其肩舉足揮之遽墮楚雄於臺下其徒衆暨旁觀者乃大譁依梁笑曰諸君中更有好身手之健兒乎不妨登臺一試余興正不淺也斯時聞者見其神勇邁倫雖身負重傷而談笑自若均羨之畏之辟易數十步無與角者依梁遂左持金右挾錦一躍而下欣然返寓幾

此子亦是不凡

非老於世故者不辨

技雖佳其如難敵依梁何

忘其傷其朋輩聞伊轉敗爲功爭來問訊依梁出錦示之則腥血涔涔尙未乾也調治數日患處竟愈由是依梁之技遐邇咸知

迨次歲遊倦思親遄歸濱水鄉中少年毅然宗之盡傳其術未幾父死哀毀逾恒遂誓終身不與人鬬率生徒以遊獵爲業而東郭之三窟兇南山之白額虎幾無噍類矣初楚雄傷於隮折右足骨將死囑其子少雄曰湖南蕭依梁吾仇也擂臺貽辱誰不知之吾日以湔恥爲事而竟皇皇未成汝其繼吾志其子泣受命練十稔而技成往來濱江徧覓依梁冀雪父恨旋偵知係居某村逕叩其扉問依梁何在時依梁年已古稀矣方倚門閒眺見來者憤怒之狀流露眉宇間知非善意亟延之入詢其故具以告依梁曰蕭依梁余師也日前有虎來境噬人無算衆特迎余師捕之早已率諸徒往矣子遠道奔來未獲晤面其如虛此一行何少雄不答以足踏爐火中染其灰謂依梁曰我爲汝師不遠千里而來誓必一決生死然與汝無涉今略呈小技汝曷觀之師歸幸爲我告也即飛登樑間以雙足挾樑柱而已身倒懸印灰痕於樑上已而飛下又以其技炫於依梁前依梁曰觀止矣師若至其將謂余何余不敏請爲子滅之語畢飛身騰躍亦倒

小巫安得比大巫

金玉之言可以發人猛省

此少年亦靈警可愛

懸樑間出巾拭其跡復飛身下下而復上者三少雄大驚因其徒尙若此其師之技更不問可知矣迺心怯告別依梁携之入室餉以酒食酒半酣依梁謂之曰余師依梁先生天下之善鬬者也老年不倦精力過人其徒數千人盡得先生之秘恒從先生遊今吾子不辭跋涉挾重仇而來其將甘心於先生也明矣雖然事若失敗吾子必不能生還事苟獲勝則數千弟子又焉忍坐視耶雖寃寃相報天理循環而仇往仇來終無了日先生行將至矣余憐子爲異鄉人用敢推誠相告爲今之計不如歸休少雄聆言忽有所悟感謝返鄂不敢與爭而依梁亦嘯傲煙霞只談風月深居簡出頤養天年後遂無知依梁者

婁天權曰凡人至生死相撲時尙何有仁慈之念不此死則彼亡耳李楚雄知己之辱而忘人之辱其量已不廣臨死一言幾使其子亦遭不測其誤孰甚

◉吳絳霞　頑石僧

蜀人吳某精技擊善槍法發無不中素藉獵爲生相依祇一女小字絳霞美而慧幼自父授深得個中三昧能投石取飛鳥其矯捷猿猱不若也吳常入深山巖谷狩取羽獸

恃勇冒險未免輕視其身

幾乎葬身獸腹

一心祇在復仇不復計及利害其孝可嘉

霞隨而任負獲之役。習以爲常。一夕。皓魄當空。明若白晝。吳飲微醺。携槍作夜獵。霞欲偕往。吳固止。並囑謹守門戶。己乃隻身入山。萬籟無聲。凉風侵骨。草叢狐兎。見人紛紛驚竄。徘徊久之。毫無所獲。倦而思返。驟聞怪聲起於後。視之巨獸焉。高與人等。黑毛茸茸。目現奇光。獠牙如白刃。吳不識何獸。即發槍射之。中其股。獸受創。張口怒目猛撲吳面。相搏良久。吳雖勇。匪獸敵也。垂危之際。適霞因父久出不歸。故踵尋至。飛石逐之。獸始遁。去時吳已咽受重傷。旋創發而殞。霞大慟。誓必報復。葬父畢。懷刃進山。覓獸之巢穴。盡日無所見。已暮雲深合。迷歸途矣。不得已匿一石窟中。爲藏身計。虎嘯猿啼。聞之胆落。飢餐松實。渴飲泉水。數日無所見。一日傍午。霞足創難行。方坐石垂淚。遙覩綠陰深處。一物踞啖野味。審之。殺父仇也。霞恨深切骨。躡步其後。奮力刺之。獸負痛吼聲震山谷。返身猛攫。傷霞一目。痛極幾昏。獸亦起身向高山飛遁。霞不及他顧。竭力窮追。攀藤附葛。衣履盡敝。面手鮮完膚。卒達絕頂。視獸已僵。乃剖其心。哭奠父前。竟自刎以殉云。

婁天權曰。絳霞雖有勇技。然孤身與猛獸搏。設仇未復而生先殞。將何以慰父魂於

泉下。剖心哭奠。自刎以殉。亦天幸也。

●陳少奇

佚名

陳少奇者。鄂人。生有勇力。幼入蒙塾。好與諸兒鬬。輒扑其曹。師屢戒之。弗悛也。弱冠後。父母相繼逝。乃廢學從事於技擊。聞有勝己者。雖遠隔千里。必以重聘羅致之。盡其道乃已。家本豪富。以是故中落。遂挾其術遍歷大江南北。設廠授徒。故事凡教拳勇者所至。皆有廠人欲與鬬。即於廠中决勝負。徒衆咸作壁上觀。敗則廠歸勝己者。名曰奪廠陳自出遊。曾奪廠四十有七。由是名益噪。徒衆至數千。一日遊湘省某鎮。遇一僧。自稱是少林支派耳。陳名。堅求角藝。陳與鬬。敗之。僧曰。爾術良善。余自愧弗如。余有姊技出余上。若不以喪名為懼。明年此日。仍相見於此。陳諾之。至期。陳率高足十餘人隨以往。至則一女尼及僧先在焉。尼合掌語陳曰。余弟鹵莽開罪。檀越今蒙賜教。願立生死狀。陳異其言。知為勁敵。然已至此。無所逃避。卒如其言。彼此署狀畢。即合鬬。搏擊兩小時。未分勝負。約以次日。復如前。至第三日。鬬方酣。尼兩足。忽為陳所得。擬倒提而擲之。尼遽翻身向上。以兩手扼陳喉。斃焉。徒衆見陳已死。欲羣起毆擊。為陳復仇。僧亦努目相

可謂堅心

可謂武勇

婦女尼僧非具有好身手者决不敢與人較藝

爭一時之忿遂至亡身

彼此無仇而必出詐計斃之以掩其拙安足爲勇

若非生得乖巧倘有幸耶

向尼方踞地未起。急止之曰。無須也。余要害已受重傷。且脛骨亦粉碎。不三日當死矣。往驗之。果信。遂罷鬬。

病骸曰。技術但可緩急一用之。好勇鬬很。死何待言。

◉馮英

善之

海門西鄉馮英。習拳術。曾徒手與牛鬥。勝之。一鄉稱神勇。會有某大師者。在寺中賣藝。拳棒嫻甚。而其腹尤堅如鐵。聲言以一金擊其腹三下。仆之者償十倍。斃之不償命。馮聞而奇之。往覘其技。師頗肥碩。袒腹受擊。擲金一試者衆甚。迄不得倒。咸稱奇。有識馮者。嗾之出。馮初不肯。以言激之。馮乃排衆。舉拳奮擊。不動。再擊之。仍如故。馮駭。甚恐其勇名之將墮也。擊其下體。師遂斃。衆不之知也。皆譽馮。由是馮之名益震遐邇。無不知

一日。馮家居。忽一女子緩步入訪馮馮不之識。疑有他故。僞言護鏢往雲南。我其僕也。娘子詢渠何爲。女告之曰。大師。吾師也。在寺賣藝。不幸爲馮所斃。然所擊者。非腹。余爲不服。欲尋之而復仇也。馮曰。娘子跋涉遠道。當奉茶以敬。乃舉巨斧伐木爲柴。復以掌搓巨竹爲屑而焚之。女思其僕如此。主之力當不知如何。恐不能勝徒勞耳。遂辭去。馮

送之出。返舍。見細碎。弓鞋。行石上。痕跡。可尋。入分餘。遇咋舌。稱異。而自此。女子。亦不。復至。

婁天權曰。兵不厭、詐。乃對、敵國、言也。遇與僧既非敵國。又無宿仇。行詐。以致其死命。豈豪俠之。所。爲乎。彼女子亦信其詐言。捨而去之。不復報其師之大仇。可不惜哉

◉羅進　善之

即此一念已足說其人品

一念之差終身淪於奸盜

羅進。歙人。吳展晉再傳弟子也。吳自以技精。懼匪徒得之爲禍。故終其身傳弟子。不過數人。羅進父故端士。得吳氏家法。進幼而聰慧。能傳父所學。洪楊兵事之際。故老多死。進獨以拳勇鳴里中。尋至上饒。時戰爭未定。法網多弛。進奔走既久。窘於資。試一行刼。大獲。因是膽气日增。久之。兼及婦女。每夜入人家。如鷹鶻搏燕雀。但見黑形一閃。人不及呼。已在數十步外矣。比天明。仍執以還。或有防之者。壯士。數十。揮刃。擊之。進一奮。其臂。刃皆。墜地。右格拒。左掔人。瞬息。如風。人莫能。近。嘗行山下。有仇家自山巔推大石下隕。石重逾百斤。觸其帽。帽墮地。進徐。拾之。拂拭。塵土。冠於。首。行如故。其人大駴而遁。進益肆。有賣解者。一家數人。中有少婦。爲進所覬覦。夜往盜之。賣解者故有勇。竟不能敵

婦爲淫焉。忿甚。一日鄉人演劇於野。進往觀之。賣解者率其徒。挾刃以往。進故不知者。賣解者顧進高坐意得甚。大怒。然不敢近。躊躇久之。進座後有茶鐺水方沸。遽擎以擊之。進奮臂一格。賣解者臂立折。而鐺墜二十步外。時炎暑。進裸袒而坐。遍身被水火。亦頗痛甚。其徒揮刃並前。進遂不能禦。猶傷兩人。乃死。兩人者歸復死。其一賣解者。終身爲廢人。而吳氏之傳絕矣。

婁天權曰。飢寒之足以喪人操守也。有如是夫。向使羅氏子處太平之世。身享飽煖。何至遽變淫兇。致得如此惡果哉。

◉徐潛　王無爲

徐潛。江陰人。字晦園。爲人磊落豪邁。有奇氣。好交遊。俠與過從者多異人。間有綠林。潛兄深實大盜。然不爲良儒害。名甚著。被緝急。亡奉天。官械潛。謂曰。兄至則省。否即以代。潛怒曰。吾兄弟不相謀。不任受過。官懼之。曰。爾家非良善。惡得不謀。且控牘盈尺。族不爲枉。及弟何有。潛曰。及斯及矣。爾能殺吾。亦能復爾。宰斯邑。獨不知邑大有人乎。宰益惡之。羅織罪名。詳報當死。決有日矣。夜有數十人入署。殺獄卒及宰僕役數人。獄囚盡

是蓋盜而俠者

兄則盜而俠弟則俠而盜矣是皆宰之罪也

妻亦黠慧

釋。潛友所爲也。潛遂亡走。潘水覓兄。時深聞弟被累。已反江陰。甫至家。知弟已脫。將他適。忽家人悉被捕械。令言深及潛所在。深計弗若以一身拯家人。自首於宰。宰既得深復欲致潛。收深而不釋家人。逾月深瘐死獄中。深母以病死。妻子尙未釋。潛有友曰馬驤雲。蓋盜俠。聞其事而寃之。刦獄出深及潛妻孥。挈之他適。潛遙絕。間阻。一未聞知事隔。逾年。意捕已少懈。歸省。母至則盧舍久墟。疑逃亡。訪問鄉里。乃知其事。憤塡胸臆。夜懷刃入衙。謀死宰。既入。宰方治事。旁數人環之。恐不敵。竊窺所爲。久不得間。夜將闌。環者始散。欲狙之。審視宰非舊令尹。知已易掾。越衙而歸。雖憤憤未已。無可如何。乃他適流落江湖。與綠林中人相結。漸爲盜。入浙屬湖州。途遇馬驤雲。始知妻子无恙。喜出望外。以爲盜致多金。謀改行爲良。賃居湖州西鄙。深仇久不思復矣。一日途值一人。若舊相識。心滋怏怏。潛迹之。入已家之隣。以訊里人。舊江陰宰也。宰在江陰。領資無算。歸而坐享。潛怒皆欲裂。將死之。顧疑其不類。恐誤戕。旦夕迹之。果非宰。歸謂妻子曰。吾固疑其未是不審愼。誤死良善矣。妻曰。數年相違。容與歲遷。今之濃髯豐頤者。焉知非夙之短髯削頰乎。潛曰萬一非仇而死之。將奈何。曰。此易知耳。女貌未必爲宰所識。詰旦以

爲天下受究人吐氣

仁心俠氣眞不可及盜而不失其俠者也

安知方外人不有煩惱於世人者

比鄰之誼投刺造謁則水落石出矣潛以爲然明日往謁宰宰初不言曾委掾江陰潛僞若相知有素者力頌其德政宰果自承潛欣然遣妻子他適既而懷刀謁宰語次突出刃數之曰汝枉吾全家獨不憶有徐潛其人乎吾即其人也覓久矣今合飲吾刃宰跪自投且乞恕潛搖手曰昔日之事子爲政吾未若子何今吾刃欲飲血子亦無若之何遂劓其兩耳並劓其鼻宰大號家人咸集潛復數之或趨潛手格之應手而蹶衆莫敢前潛從容曰即此已先逞志吾不欲多傷容彼延殘喘也復指令母曰吾有母爾子實死之若復吾仇則必血吾刃雖然吾不忍也詞已徐行出門不知所之後有人于閩之鼓山側遇一僧狀酷似潛問之果潛也相與問訊始知潛殺宰亡閩妻死子殤遂遁方外爲僧今其人猶在年八十餘矣口無餘齒日食饘粥與談往事輒唏噓不怡嘗語人云世人皆多煩惱唯方外人能自解云

婁天權曰諺云破家令尹觀徐潛事吾眥暴裂吾髮沖突恨不舉世之坐堂皇者一一手刃之爲同胞除害也

◉楚一鏢軼事

凡事若有恆心求之自有功效於此即可見一斑矣

洪楊之役四方盜賊蠭起道途阻塞行人步履維艱一時南北商賈旅行必聘精於武術者爲衛緜是南北好武之士落魄江湖不甘與盜賊爲伍者則藉保鏢謀生活雖然而能名馳千里技壓羣衆之鏢客亦如鳳毛麟角無錫北鄉有楚姓者生而好武家窶貧衣食不克求溫飽甫十齡父母俱殂孤苦淪於市中無所依恃又不屑於乞食幾成餓莩鄰人多憫其爲孤兒時賙衣食得不餧而彼鎭日戲自若莫知愁苦爲何事其最好者惟武術朝夕手持一鐵錐長可三寸許形如鏢狀時擊狗馬一日不少間斷又三年彼於百步之外可中飛鳥雖星夜試之亦百發百中一日楚過市忽見市人蜂擁一叢楚急近視之迺一屠者案上失去鮮肉一塊楚急詢故觀者曰爲一鷂鷹攫去楚仰視覘一鷂鷹旋飛空際遂出其袖中物擊之鷂鷹應手仆所攫之肉亦隨落觀者大驚羣相注視楚不少轉瞬間有好事者詢楚姓名楚曰吾楚姓向無名里人異吾之技共名吾曰楚一鏢吾遂一鏢名之爰是衆亦名其曰楚一鏢後有人詢其事業楚曰吾不知何者爲事業日求得溫飽足矣衆異其言默窺其神態似非狂瘋然亦不敢窮詰其究竟又一日楚適在村間與諸牧猪奴作迷藏戲忽一老道逆面來笑謂楚曰爾秉超

此老道畢竟解人吐屬耐人尋味

好大口氣亦可見其志趣不凡

人之技亦甘與若輩伍耶楚頓怔未及答辭老道笑曰爾非工於射擊之一鏢乎吾知爾名已久而觀爾技幾數日爾之資質良佳若終漂沒糞土之中不加以灌溉自棄良材吾殊爲爾惋惜此時羣童覩老道之形狀至凶惡一似村學中孺子突見其師者遂各寂然鳥獸散廣場之上惟有楚一鏢及老道二人其他祇枝頭三五小鳥而已老道復笑曰相爾之貌利於用武矧爾正在青年練習當易奚必困于此荒僻之間孤負大好韶光自甘暴棄哉言時氣色俱厲儼然自處於師席楚一鏢聞之默忖良久曰孤苦如我浮若流萍向不辨東南西北雖然四海之大奇人綦夥無如吾之目光不盈尺又從何處尋覓若使江湖餬口之流以一二手花拳乞食者彼即師我我尚不屑而教焉可師彼哉老道笑曰江湖浪客固不足與言武而草莽英雄亦未可以一言抹煞廊廟之士不盡皆負超人之技者要知是眞奇士惟恐出名而草野中無名之英雄落魄江湖鬻技乞食者未必絕無烏可能一槪而言其無出奇者楚曰長者之言良是如君之言胸中已大有人在可能爲我先容否老道曰此事良難因各人之眼光及志趣各殊似非他人所能代吾之眼光及志趣應由自尋自覓之中而得良師益友則其結果必

彷彿是毛遂自荐

較他人先容者厚也楚曰四海之大又從何地着手老道笑曰四海固大遠則茫茫不可以千里萬里計而近則咫尺不勞舉步斯在人尋訪之心誠與不誠不期而遇乃偶然事耳言時即以二指輕指道側一石礎石礎頓穿二穴楚大驚老道笑曰此雕蟲小技不足談武術也楚益心折復向老道行弟子禮而隨老道他去嗣是無錫北鄉不見楚一鏢之踪跡十數年迨清軍擊敗洪楊時大將陳國瑞部下有名飛虎將軍者即楚一鏢是也先是楚師老道行弟子禮即隨老道入天台山老道始教以練氣繼教以練力再次教以拳術如是寸步不離老道左右已十年遂別老道下山溷跡江湖則以保鏢爲事業一日保護京兆珍寶商人王姓者往蘇行囊中蓄有三萬餘金之巨欵道出山東地境投宿一荒村之旅店時值急風驟雨不能進行遂止焉旅店至偪仄僅有茆屋四五間然皆爲旅客占有無一席餘地可托足無已冒雨又行三里許經一村店較前尤小屋雖三楹而形頗修潔門前祇二童作蹴球戲時風雨雖息然夕陽在山日已暮矣翹首前途迢迢若無所底止遂憩於是店店中東室迺居停之住房室中祇一老嫗形將就木耳目俱失常度與之言多不能應即偶應之亦所詢非所答也楚欲求寄

讀之令人酸鼻

宿半晌莫能得其諸最後有一漢入室似爲媼子楚復與言借宿故彼即應之曰荒舍偪仄殊慢客果不嫌鄙陋西室尚有一席地惟其室中已住一叟蓋因其在病中似不便下逐令奈何楚曰吾祇求一席已足更何須他人遷讓彼漢遂導楚入西室室中祇列竹案一張繩床一事案上置一藥爐其爐中之火雖燼而餘烟裊裊細如絲縷一皓髮老叟臥床上呻吟不已細審之似久病不起也楚遂設榻於其下側迨安置既定彼漢出房楚即趨叟榻前詰詢病狀叟呻吟曰吾病已三十年由來久矣惟吾病屬於心境年來心境大惡故病勢益增此次恐迺吾最後之結果且此旦夕之間已入危境復嘻吁曰他無足說惟今以吾落魄之病軀浪跡江湖三十年而今祇獲得若是之結果則此殘骨掩埋於荒煙蔓艸之間妻孥不知吾生死即吾此一付遺骸又屬誰人收殮雖然人之生死原無絕大關係惟使吾一息未絕之時目睹此顧死不得死之慘狀殊覺心痛耳言竟泫然淚下楚大感曰翁勿悲乞善養病果瘥自無他說脫有變身後事吾當爲翁料理叟遂歛其戚容曰萍水相逢烏敢多累楚慰之曰同是風塵中人又何必分別彼此叟亦不辭且不稱謝楚遂執湯藥之勞維謹如是者數日叟病漸瘥一日

強盜見錢營然不問他事

楚坐其側閒話叟忽謂楚曰君可行矣彼商之二萬金應早送去何必塡此客囊中冒風塵之險楚大愕曰翁何知耶叟笑曰君非江蘇無錫之楚一鏢耶遂歷舉楚經過之事跡不少異楚益異之詰其故叟笑曰實告君吾非病叟也君師悟眞老道迺吾之良友故君之種種行動皆屬令師告我者且君自別師之後令師曾有書告知我謂君初入江湖恐受人侮特屬吾暗中爲助耳前途多險君行愼之楚聞之大喜並乞爲助叟笑曰爾事等吾事也此不待囑楚更詢其姓氏叟笑不語又久曰姓名不過一符號耳交友之道貴於心何必在此區區符號上落痕跡楚亦不敢嚴詰是日俱辭店分道去

楚行甫三日道過徐州落一店入夜風雨交集狀至凶惡未幾忽見牕櫺間閃灼發光楚頓異即匿於牆角閒惟聞戶外人聲與足跡嘈雜有謂楚一鏢即居此室有謂彼技非常人可比吾人若不合衆以敵並非彼之對手有謂彼之二萬金究藏何所吾人志在金錢得其金錢可耳胡必問其楚一鏢楚二鏢哉紛紛爭辨不已楚盡聞之始悉已落黑店然此身已陷入賊圍必不能求安免況徐州人多強悍乃盜賊之叢藪不可料其無一能者躊躇莫定室外羣賊已排闥入昏黑之間室大如斗又不能辨其有幾何

人遂匿於黑地使羣賊入室莫能驟辨復取股間一皮帶舞之利如飛刃凡觸之者則仆雖一時擁進約數十人然多不敢攖其鋒俄頃之間羣賊辟易迨天曙店主亦遁去不知踪跡矣繇是楚安護囊金而去其技名因之益震洪楊兵燹之中陳國瑞者迺清廷一時之名將其未得意時曾於燕趙道上有一面交彼此談武極相投契引爲風塵中知己後陳受知於曾國藩統兵爲將卽遍訪楚爲佐者不能得陳軍駐皖之六安州境方欲直取壽州趨逐李秀成之際苦於兵力不能相敵遂遲遲不敢前進一日陳微服出營往一酒家沽飲蓋陳亦江湖豪客不慣於拘束故也甫登樓猝見西壁一漢倚案獨酌次座有四五人共飲東壁一空座陳遂占之酣飲之際西壁次座諸酒客互相咀唔一少年凶橫無狀怒目向上座一老者曰前債吾固欠爾多年然今日是何時局賊盜盈埜鷄犬失途慢云吾祇欠爾百數十金卽使千萬之數吾不償還爾又其奈我何老者嚅嚅作哀聲曰吾非向君索債君萬勿多心無如吾一家七口現已仰屋老姪與吾乃三代世交卽不念舊誼恤我老貧如君今擁數萬金之田產亦應給我數十金以救燃眉……語未竟少年大怒曰老賊胡若是可惡當此兵燹之際汝在此播吾財

嗚呼有何天理有何人情

痛快痛快

產抑將欲傾吾家與爾等耶實告汝吾有數萬金家產此乃吾之福分與爾無干爾欲分潤一文錢亦不可得當此兵燹之際孰能有此閑錢償債耶勸爾勿作妄求即使汝願爲吾之老姪吾亦無分文給爾老者又乞告曰吾家七口早晚將爲餓莩奈何少年狂笑曰爾等餓死與我何干自己作孽自己消受可耳言未竟其上座之大漢勃然怒曰爾誠何心而竟若是殘忍汝不願償前債吾今必欲爾償言時直扑次座捉少年少年急起身與角甫交手少年已仆彼漢之跨下接次又有二漢爲少年助亦非彼漢之敵最後少年哀乞饒命復出二百金償老者少年遂得免鼠竄而去老者亦懷金送謝彼漢下樓時陳痛浮大白默羨彼漢之技復細審之似曾相識良久遂冒呼之曰君非無錫之楚一鏢乎彼漢聞之大愕曰君何知吾姓名陳笑曰吾迺陳國瑞訪君已多日矣於是楚益喜逢故友洗盞重飲座中陳即告其私衷遂得楚爲彼佐自後每出征時楚必當鋒其勇敢異常百戰百勝營中同呼之曰飛虎將軍一時有諺語云不怕江北十八王只怕陳軍飛虎將其勇敢可知比時清廷與洪楊戰爭陳之功績甚鉅實則多爲楚之助也戰爭既平陳欲爲楚請祿楚堅拒之曰吾所以如是者蓋爲知己之友耳

他非我求也陳又贈以金貲亦辭不受後返無錫以賣藥爲活年六十猶如壯士頷下髭鬚蓬蓬然市人多名之曰楚二鬍子云

塵因曰楚二鬍子蘇人多知之者余聞老友罷虹所言如是余不僅欽仰其技術尤欽仰其爲人行事皆以肝胆照人其他江湖豪客如楚二鬍子者有幾人哉故樂爲之傳

俠魂按此則本列於鏢客篇爲手民所悞姑任之特誌

▶警頑篇一則◀

楊醫與輿人作劇

武進魏聲龢先生稿

常州醫學耆宿楊葆春之封翁某。亦精岐黃家言。爲有清道咸間人。俗所謂八段經者。日習無間。顧從不一試。犯者且不與較。里中稱長者。幼時聞吾父言。翁嘗與儕輩飲酒歡言。及輿夫肩輿過市。突走橫衝。無所恤。實礙市人。且致危險。誓有以窘之。翁已老。日者行街頭。一輿迅走如飛。迎面至。翁聳肩承之。正觸其槓。輿夫不勝。抗力卻走十數武。幾仆。幸止。翁乃徐言。幸遇老朽。不然殆矣。汝輩其戒慎之。前輩風趣。亦足令人神往。

仍是盜賊行徑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鏢客篇▼

●武英

樸庵

林大與武英。悉豫之彰德人。同學於少林。武年小於林。而藝則高出林上。二人因同鄉同學。極相友善。林世以護商爲業。引武以爲助。來往魯直晉秦。羣盜莫敢盜其囊。一日護商往大同。出雁門關。過永盛庄。時正暮春。微雨初晴。山翠如滴。夕陽未下。素月欲升。林武兩人。並轡徐行。頓忘日暮。俄焉冥色四合。黑雲驟起。始策馬疾馳。得茅店而止宿焉。入店寄黃白於東廂。而加標幟。林武沽酒對飲於中堂。三更後。風聲陡然大作。驟滅堂上燭。武急把劍往東廂。黃白物悉不脛而走。武林各持器械出門四顧。只見向東

世間安有此等怪僧

一縷黑影馳往追之俄頃不見而急雨驟下風轉怒號不得已折而回店詢店主曰向此東往係何去處店主曰距此東十餘里有一古刹荒廢已久近來一僧住之過此數十里無人烟也次日天黎明林武往訪古刹而探消息至則一老僧曲背垢面狀頗蹣跚方剪茅補屋蓋昨夜爲風所吹也武疑僧非能行刦者細視其寺內又無黃白物蹤跡方廢然欲返老僧忽昂首見林武曰二君來覓所失物乎此老僧遺小徒携來所以請二君來荒刹便一領教也今物寄於寺後石壁上小徒方往某村沽酒請稍安毋躁林欲用武武急止之老僧引林武至寺後石壁高三丈餘陡不可臨黃白物盡寄其上歷歷可覩俄而一僧以鐵肩担負酒米及另物約三百餘斤亦面目黎黑狀如乞丐及至老僧叱曰來往不過七八十里何去爾許時候使貴客久待僧釋擔謝罪老僧又叱曰不遠見客乎僧見林武曰二君方今海內拳師和尚無以爲禮請弋鳥以代贄可乎言罷即屈鐵肩担加以弦出鐵彈如梧子大適有流鶯掠樹杪而過一彈即中遂笑而入出酒菜欵林武老僧怒罵其徒不已大約謂其不肯用功徒恃血氣之勇酒後老僧謂林武曰和尚今日醉矣黃白還二君自取仍往寺前剪茅不顧林武偕至寺後百計

識破一半
瞞過一半

難逃法眼

富貴中人能恤貧若是大是難事

不得上林。仍欲用武。武悄謂林曰。小和尚易與。老和尚不可測也。卒喪氣而返。或有知之者。謂此小和尚本一盜。十年前。仍敗於武英之手。老和尚實一乞丐。毫無能者。武蓋受其愚云。其石壁另有一徑路。小和尚故毀其容。不使武英認識也。

病骸曰。和尚雖以術愚武。然能盜黃白于海內拳師手。亦不弱矣。

●鏢客之尙義　　無齋

嘉禾金鏢客。尙俠。好拳勇。能運氣敵金刃。壯年出外保鏢。江湖盜賊。聞其名者。莫不讋服。既年老。腰有千金。在江南之淸河。立船行爲業。攸攸自得。不外出矣。某日在水閣納涼。見一舟揚帆而過。蓬窗四啓。中坐青年公子。外二僕人。回顧舟子。皆識爲刼賊。頓發蕉悲。捲行囊。疾追而前。乞附舟南旋。舟子不納。公子見其貧老。憐而許之。登舟與公子爲禮。遂問行蹤。告以父宰山左。回原籍武林就婚也。與金聯鄉誼。談甚洽。以長者呼之。每飯必共。家人心不謂然。見於詞色。公子益尊敬之。舟行長淮時。金密謂公子曰。舟子皆江湖積賊。今當停泊某所。若過此。必逗留曠野。將行其謀矣。公子怖甚。金慰之。且曰。但觀其如何耳。及夜。舟至鬧市。果急行。金問之。曰。風利勿得泊也。公子益懼。夜宿。金乃

眞是班門弄斧
這頭不如那頭

教人救徹的是豪俠行徑

與易臥處。舟行至二更許。船忽停河心。似聞舟子皆息燈而臥。少頃。駕長偕一夥持利斧潛啓艙門。向公子常臥處。撫首砍之。不入。竊謂夥曰。好結實頭皮。得無誤耶。又雙手舉斧猛劈之。斧反激回。傷駕長首而仆。金乃揚聲有賊。於是公子主僕舉燈入。艙門大啓。金起坐。呼舟子夥四人咸集。金問駕長安在。曰。睡久矣。金曰。頃有賊斧劈我首。似言好結實頭皮者。駕長聲也。得無自傷乎。我鏢客金某也。於是駕長亦以布蒙首出。五人羅拜求恕。金知其不敢再萌異志。但令速開舟。過揚州。渡江。抵嘉禾。金乃携囊告別。公子泣留。金曰。此去皆坦途。且吾囑之。豈有他虞哉。臨行嚴飭駕長。數日後必取公子平安信覆我。否則命懸於吾手。舟子咸唯唯。公子卒無恙。夫金與公子無一面之緣。乃脫身犯難。以保其命。古朱家郭解之俠。亦無以過。江東子弟多才俊。今猶有是人者乎。四方多難。願一遇之。

婁天權曰。江湖黑道中。謀財害命之事。不知恒河沙數。恨不使金鏢客一一執而懲之。

●馮雄

寶鏡廬主

技之相去誠不能差一黍

逆算知機

去死僅一間耳

獻醜獻醜

鏢客馮雄山東人。勇冠儕輩。遊歷各省。所遇拳棒。莫能出其右。綠林中聞其名者。莫不膽裂。一日保餉銀至陝西某縣。舟泊大嶺下。日將過午。假寐片刻。恍惚舟略動。馮即醒見一人短衣窄袖。在艙面攜一銀包躍上嶺去。馮大怒。急逐之。其人或馳或躍。似麻雀馮竭力追趕。終不能及。須臾至一高墻。墻上有月洞。一口大如盆。其人縱身而進。馮亦繼入。則見其中。院宇比連。絕無人跡。馮甚異之。緩步入內。俱空屋。並無陳設。末至一室見有一榻。羅帳低垂。帳中露一蓮瓣。瘦小奪魂。纖不盈掬。而所失銀包。置於足下。馮更加駭異。不敢啓帳。上前徑取銀包。孰意分毫不動。知不能敵。急退出。甫十餘步。忽聞瀝瀝鶯聲由後而至。馮一回首。則見杏臉桃腮。姿容絕世。一十七八好女子也。馮以爲可欺。遽放鏢。女接去。馮拔佩刀相拒。女從容以飛劍破之。馮汗流脊背。亟請罪。女笑曰。是奚罪哉。妾兄妹二人。隱居於此。將及一載。久聞君名。如雷貫耳。知君今日至此。頃家兄攫取銀包。並無他意。特欲一較其技耳。遂請馮入座。馮心稍慰。隨之入。女即請其兄相見。並備酒飯。馮不暇辭。遂相共飲。飲罷。女乃導至後園。園中有木柱。七十二根。半入泥內。問馮能倒之否。馮力盡平生。倒去數枝。女微笑。金蓮起處。餘木盡倒。馮不勝佩服。因

家傳之技固有異於師承

傳聞耶抑實事耶想亦比擬之詞耳

詢之。始知女姓韓。其父亦豪客。女善父術。身輕如燕。能水上行。其兄雖得父傳。然遠不如其妹。兩人之隱於此者。以其父已死。兄妹具此絕技。恐人生疑竇也。馮遂辭別。女即以銀包還之。馮回家。思天下異人之多。不敢再誇拳勇云。

婁天權曰。此兄妹二人。亦可謂惡作劇矣。然馮苟不受此失敗。其後禍恐不可測。是則適所以保全之耳。

●鬪王李　孟重遠

都下營保鏢業者。以貫市李姓爲最著。曩年交通未便。山川梗塞。萑盜遍野。鏢人本與盜通。因假以爲業。然鏢客中。固皆健兒。好身手。遇盜覿面。不相識者。則亦出刃相鬥。相傳。李姓爲神彈李五之後。李五能挽鐵胎弓。發連環彈。擊無不中。江湖聞其名。輒胆懾。因以保鏢世其家。子姓繁衍。盛名至今弗衰。當清同治年間。有貫市人李某者。年已七十餘。精神矍鑠。工鐵沙掌。顧形體柴瘠。不類有武者。都下人才淵藪。李居京時。嘗有壯士造門較武。而心怯其能。輒先乞其勿施辣手。不然則著其一掌。筋骨立折。成廢人矣。以是人以鬪王李呼之。尊之亦畏之也。李能倚牆立。飛左足起去其右耳可寸許。足印。

勸學者何藝不工豈獨拳術而已乎

此種人往往有奇遇

著。牆深可一寸。右足亦然。嘗自云。今老矣。無復少年豪健。而腰脚柔輭。固猶昔也。然此皆余數十年熬鍊所得。不足異也。汝輩少年。患不學耳。不然。豈能讓老夫出一頭地。李好吸阿片。深自韜秘。以老病死。

醇居曰。語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閻王李。蓋深有味乎斯旨者。武士道。武士誠有道哉。

●韓鐵棍

今交

有韓鐵棍者。忘其名。始爲菜傭。無室廬。無妻子。寄宿破廟。得傭資。除沽酒外。盡以施捨。處之晏如也。一夕。有道士至其所宿廟。與共飲。相得甚歡。遂留不去。數日後。道士病。莫能興。韓輟傭。侍其疾。且稱貸以爲醫藥資。月餘。無怨言。亦無倦色。道士感其義。病愈。謂之曰。余受子厚恩。願以絕技授子。乃飲以藥丸。敎之技擊。數月。盡得其傳。道士辭去。臨行。復贈以藥。曰。服之力可蓋世。自是韓爲人傭運鋤具。如草芥。恆得兼人資。夫幾爲主人運麥車。重數百斤。行至中途。一馬忽病。韓卽幷棄他馬。以隻手挽車行。其主人本一巨商。家蓄鏢客無算。見韓所爲。詫爲神力。命棄傭而保鏢焉。初次隨鏢客某人行河南

肉眼人安能識英雄

脫穎而出

遇勁敵矣

兵不厭詐

道上。鏢客輕韓。命押後車。適遇羣盜。鏢客與戰不勝。騎而奔。盜追殪之。比韓至。則同行者皆伏匿。盜滿載欲歸矣。韓手無寸鐵。見道旁有棗樹。圍約八九寸。力拔之。樹離地起。韓持樹橫掃。斃盜三人。餘盡披靡。捨所得狂奔去。既歸。同行者述於主人。主人厚其薪貲。盡棄他客。使專司保鏢事。韓乃鑄一鐵棍。重八百斤。有遠行。即以一車載其棍為前驅。由是韓鐵棍之名大噪。山東河北諸郡綠林豪客。無敢犯者。一日輦重金行至大名府某鎮。遇一偉丈夫。佇立熟視。卒然謂曰。子卽韓鐵棍耶。我山東白二也。子棍何在。韓指示之。白前往持棍。輕若無物。詒韓曰。子以此棍喪我兄弟數十人矣。今與子約。先以此棍三擊我。然後及子。我若傷。當終予身勿為盜。子如不勝。亦請伏處穴巖。毋再遠行。也。韓曰。余與汝無仇。何必以性命為兒戲。若欲角力。余屈一指。汝能伸之。當惟命是聽。白然其言。韓屈指以待。白棄棍甫以一手鉤入。韓出其不意。提而擲之。顚。白急起曰。狡哉子也。然我服子矣。聳身一躍。莫知所往。自此役後。任所之。不復遇盜。遠近大腹賈聞韓名。爭附以行。韓以此致富。後年老不再出。主人猶假其棍。行之十餘年。

婁天權曰。韓鐵棍事。間於他書中曾一見之。惟不及此篇之詳。姑存之以備研究斯

與三國時趙子龍同一聲勢

道者之參考

●裙裏腿

瘦木

有清咸同間。有以拳術鳴於蘇州者。曰謝元龍。搬武家分南宗北派。南以柔勝。北以剛勝。論外力之表著。南或不及於北。而處如守女。出如脫兔。運氣入內。一發而沛然莫禦。則北派亦望塵莫及焉。謝之師曰李金剛。學於少林。既得其眞傳。從容返里閈以其術教人。北面稱弟子行者以十數。而謝爲之魁。每清晨而起。以空拳舂井。久之井水飛騰。隨拳之起落爲上下。或解腰間束帶。以手摩挲之。堅靭如鐵。試之以刀鋒之銛者。挫矣。而帶如故。金剛覩之。自歎勿如。而元龍之門。束修求敎者。自豪門華胄以至鬬雞走狗之倫。靡所不至。橫行大江南北者。十餘年。健兒快馬。名重一時。談虎色變者。知有謝。而不知有李矣。

謝業保鏢。南中賈客。北至燕。東至魯。西至陝。挾重物以行者。率聘元龍與之偕。元龍獨以單騎殿而以小幟先之。幟大書特書蘇州謝元龍五字。綠林豪客。望望然去之。謂是龍子龍孫。吾輩勿妄想。得驪龍頷下珠也。元龍亦意得殊甚。天下英雄。更無餘子。每於

善刀而藏固保身上策第未受蹉跌能藏者鮮矣

霜晨月夕高詠一腳踢翻鸚鵡洲一拳打碎黃鶴樓之句慨向天作驚驚笑如髯參軍在紅氍毹上詠諸嘲弄目空一切時也一日旅行至濟南休於大明湖畔有客突前致詞曰君非人間無敵之謝元龍乎豪情勝概爲使君一人占盡矣雖然僕竊不自量願與君較一日之長勝則囊金歸我敗則匿迹韜聲亦學平原君從此不相天下士耳元龍出不意又視其粥粥無所短長也則笑而諾之曰唯客曰同是個中人它事都無需但爲一簡捷之較武各坦腹受三拳今者僕犯先生之壘願先受擊語已褫其衷衣顧語元龍曰來元龍則盛氣竭平生之能以擊之著手廓然如擊敗革心知有異俟客回擊時依墻而立視拳之起處而微側其身拳乃不至而有聲鬨然墻爲傾矣元龍失色願奉囊金爲壽客夷然袖金而去曰如君亦大可人惜尙未達一間我西關鐵頭陀君不忘在莒者期年此日可會我於西湖智果寺中第有一言敢以奉告草茅中未必無人君學力止此勿學傖荒在三家村裏以夜郎自大從此善刀而藏亦保身之上策也語已昂然竟去元龍噤不能發一語垂翅而歸以重金請者婉言却之不復爲下車馮婦矣顧舊日部伍乃奉爲廣大教主元龍獨恂恂退讓如不欲戰視徒輩自負其能者

輒好言勸勉徒固不省也久之元龍謂諸徒曰予有女亦習技今且試之爾等與對校倘不勝而退相繼可也因喚女出時女年十五矣雪面朱脣瘦腰纖足居然儒門秀媛從容與諸人相見畢元龍命婢取一籌筐置堂中几椅等物移聚堂隅曠如也女便脫外衣剩著窄袖小紫綾襖繡鑲杏黃薄綺裙峭豔奪目跨入籌筐斂手向外正立曰願諸兄賜教諸人私忖似此弱質縱藝高烏當吾輩一出手謂元龍曰妹年幼未可校也師曰儘爾輩能雖傷不罪諸人皆二十歲許一人藝稍次者超距送拳離女身尺餘不覺脛上有觸退跌於地數步外矣又一稱最趫悍者繼之復如是自餘乃俱咗口舉舌不再前女出籌筐套其外衣遂辭諸人進內見雲轉飄忽移步如飛諸人竊怪其身手凝然能器中跌人之故問於元龍元龍曰此即名裙裏腿也諸人皆咋曰師出其餘技遂使世妹為娘子軍領袖然則天下寧尚有與吾師敵者耶元龍笑曰諸君特未覩西關鐵頭陀耳尋亦竟不復言女旋配一茗穎文秀才數年以後秀才能逐鄰下黃鬚兒彎弓射虎女亦能書朱絲闌拈鼠鬚筆寫玉版十三行云

外史氏曰吳宮小隊韝袖明粧卓哉謝女裙裏腿之名與梨花鎗并傳矣乃若元龍一

受挫折遷善如不及恂恂儒雅藝也而庶幾近道矣彼挾三寸管偶能譯著數行書一旦有所憑藉遂貪天之功偷然若一敵國時無鐵頭陀乃使隱荒亦仰首伸眉矜其一日之長嗚呼才固焦矣中郎之賞果何人哉

國技大觀

下

向愷然　陳鐵生
唐　豪　盧煒昌　著

國技大觀專著類目錄

古董姜俠魂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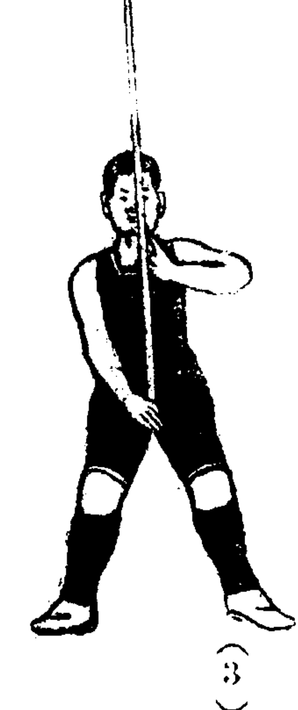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子母三十六棍圖之說明

獨習圖　凡十四幅



（1）『註』起首之姿勢。所以示兩手握棍之距離也。圖爲左手在前之單頭棍。左臂朝上伸直。右手握棍兜置左肋下。兩足並立。兩目正視。精神在牙關緊合。穀道上提。小腹上攝。十足指着力爬地。神完氣足。表面似可乘之隙甚多。實則此式爲諸式變化之母。敵非多方誘我。固無些微之隙可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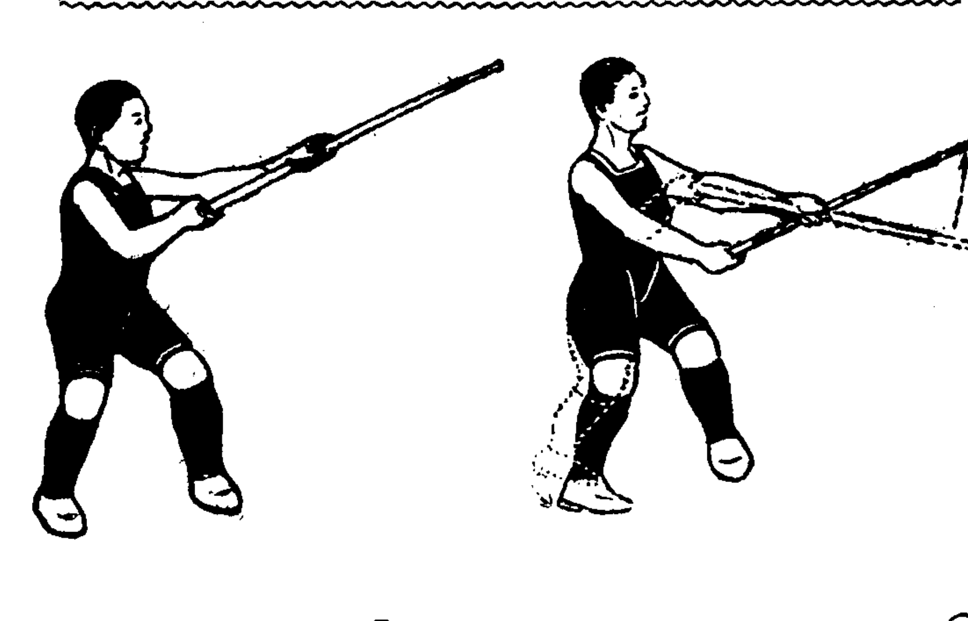
（2）『註』此圖亦爲起首之姿勢。所以示握棍之距離者。與第一圖同。致用之道。在相敵之強弱。與所處之地位而有區別。第一圖寓誘敵輕我深入之意。故舉臂以示空虛。然遇勁敵則不宜用。總之起首架式。原無一定。在功夫精到者。無所不可。動手必立門戶。惟對習時不可忽。





（3）『註』此圖用意。須參觀以下條列之第一第二兩圖。即承第二圖之勢。落馬橫移其棍至胸。所以破直符也。以上三圖。參觀以下習步法中第一條起中平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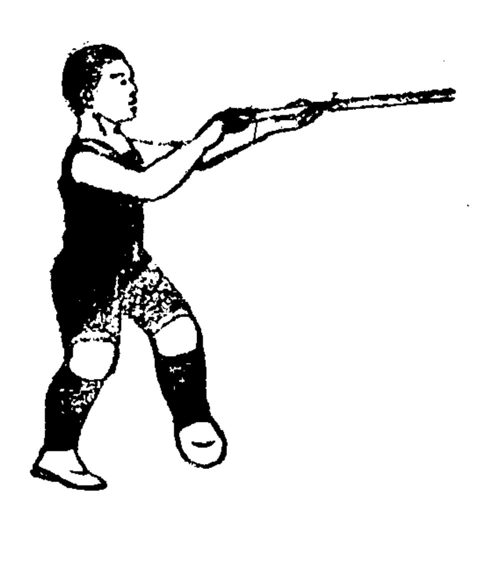
（4）『註』此圖亦承上圖之式。破人直符。趁勢劈下。



(5)「註」沉、起、揭殺。獨習時。皆用此圖姿勢。單頭棍之局勢。最宜緊湊最忌散漫。故圖中多用靠丁步。因棍勁在顛。肩手腰臀足膝之勁。在獨習時。務必使之連貫而注於顛上。顛有千觔。身無四兩。始爲得之。不在姿勢威猛嚇人也。圖中虛線示沉起之區別。沉時脚根提起。全身之勁向下注棍顛。起時。反是前手衹是直前不屈不動。後手加拔而已。

(6)「註」圖呆板無動作。初學者觀之。頗不易明瞭。此圖係表示折脚殺及喜鵲過枝步之大意。然折脚過枝。皆有數動作。圖中不能畫出。學者但須記取前手前脚。衹是當敵不動。後脚向右側量敵移動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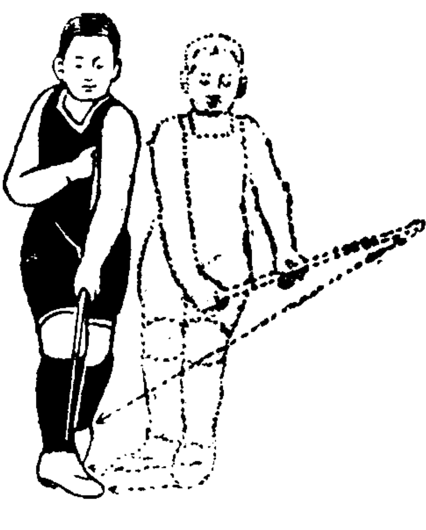
（7）『註』此係躲閃之姿勢。卽吞棍也。敵來勢兇猛。不及接殺或轉入小門。則此種吞棍爲不可少。參觀以下對習第二及第十四第二十三三圖自明。抽回。倒頭。滴水。獻花。洗諸棍。皆從此化出。

（8）『註』此圖係承第七圖吞棍之勢。盡手吐出。卽爲吐棍。直符送書。推。接。緊。背。由此棍化出。





（9）（10）『註』此兩圖爲單獨習揭棍之動作及姿勢。揭不進步。則須轉敵小門。第十圖所示。即由大門轉入小門之意也。揭殺與沉起不同之點。就在轉小門與否。沉起直上直下。不偏不倚。揭棍用力之處。在前手方面五寸以內。滾攔。諸棍皆從此棍化出。



(11)『註』此圖爲殺棍之正面。有揭然後有殺。故圖中虛線。卽上圖揭棍之姿勢。由揭或前脚上一步。或後脚橫移一步。照揭時棍顚射線殺下。用力之法。詳以下條文註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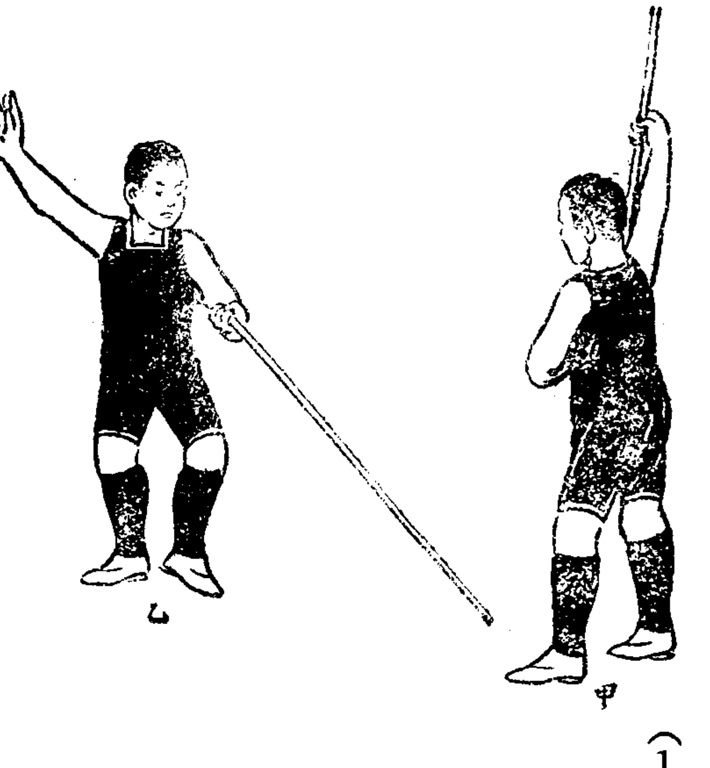
(12)『註』此是單獨習沉起之姿勢。圖中虛線爲起。實線爲沉。沉起之身法與揭殺同。沉時脚跟提起。頭宜微俯。沉下方有勢。起時臀宜坐下。頭宜微仰。起上方得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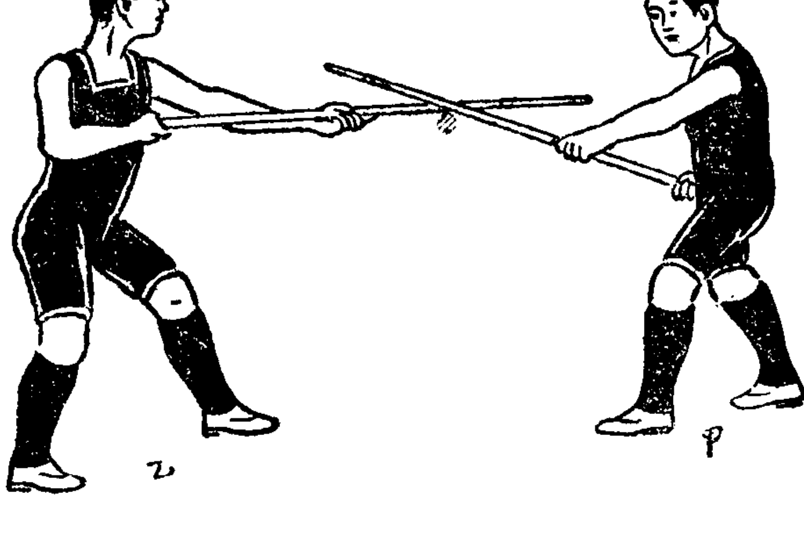
（13）（14）『註』一沉一起之分別表示也。法理詳第十二圖註。

對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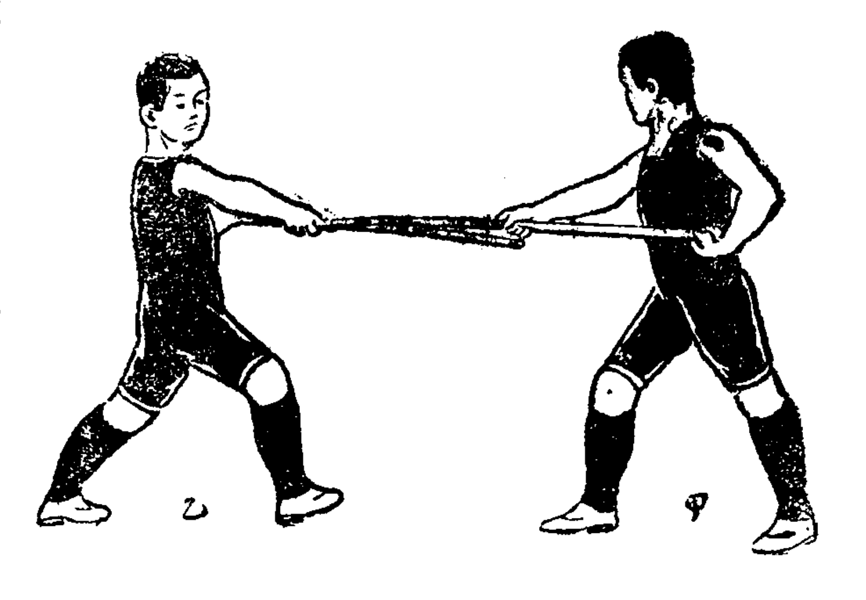


（1）『說明』此爲總步目中二人對習之起首姿勢。甲爲習者乙爲引者甲卽獨習法中第一圖之姿勢。乙面甲而立丁字步。以棍顚置地棍兜當胸前臂向後直揚。其所以必須如此姿勢者因對習雖非對敵。然而拳棍無情。每有少年氣盛之徒。及存心陰毒之輩。利用對習戒備不嚴猛然一擊以圖勝人者。故對習起首時。多用此法以防微杜漸。甲專守不攻。不妨雙手握棍。然亦須高舉。以示不能卒然乘人。習者後手握棍兜。當胸棍顚置地。前手復向後揚直。更所立爲丁字步。既成如此姿勢。縱其人與習者。有深仇舊恨。欲卒然乘習者不備。在勢不能不先有數動作。然後能進而擊人。故日本劍術家擊劍。於未表示進擊之前。無論對立若干時。雙方不許以後手沾劍柄。此方後手一沾劍柄。彼方卽已先機劈下矣。因此等違規舉動。卽受重傷。亦是咎由自取。並得受相當懲處。其法固至善也。此圖動作。詳總步目中第一則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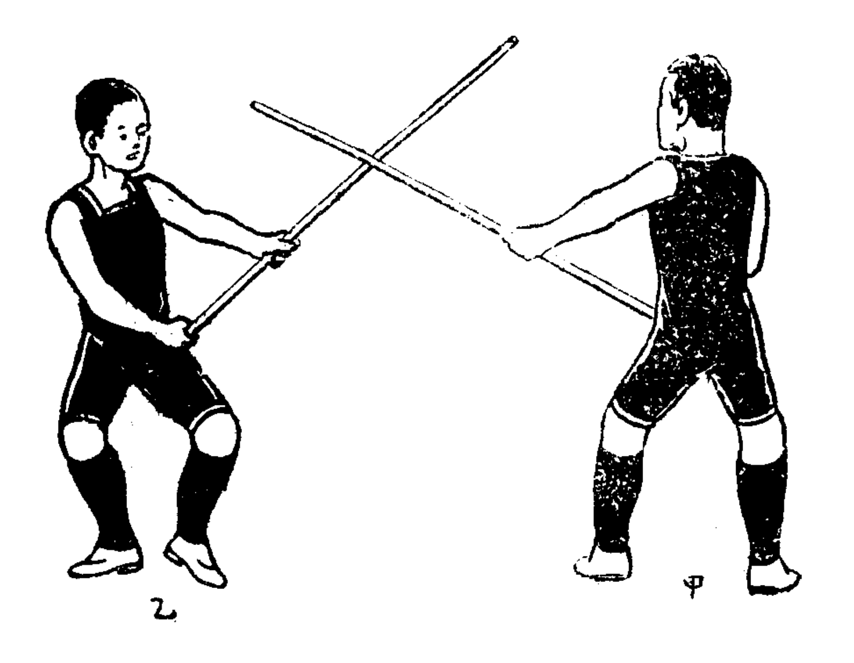
（2）『說明』所謂直破也。甲爲習者。乙爲引者。乙由第一圖變此式。直刺甲胸。甲亦承上勢換步。對來棍迎劈參觀直破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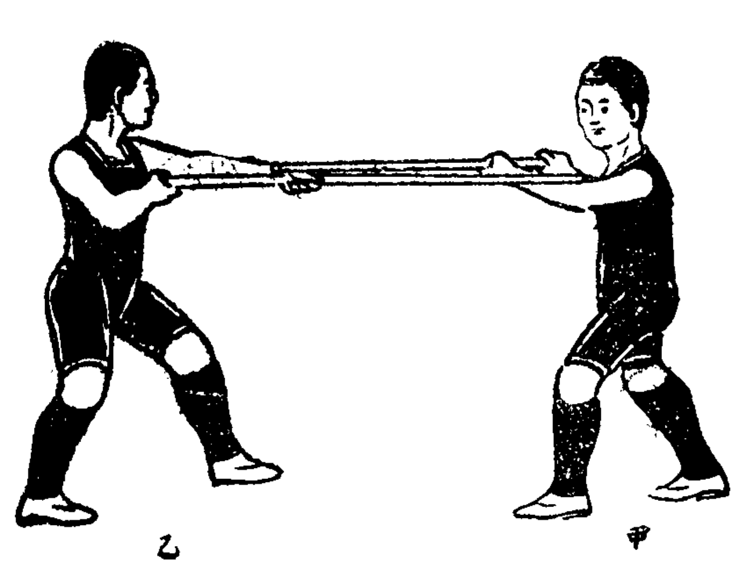
（3）『說明』乙直刺被劈。急抽棍轉甲小門殺入甲折脚打。參觀打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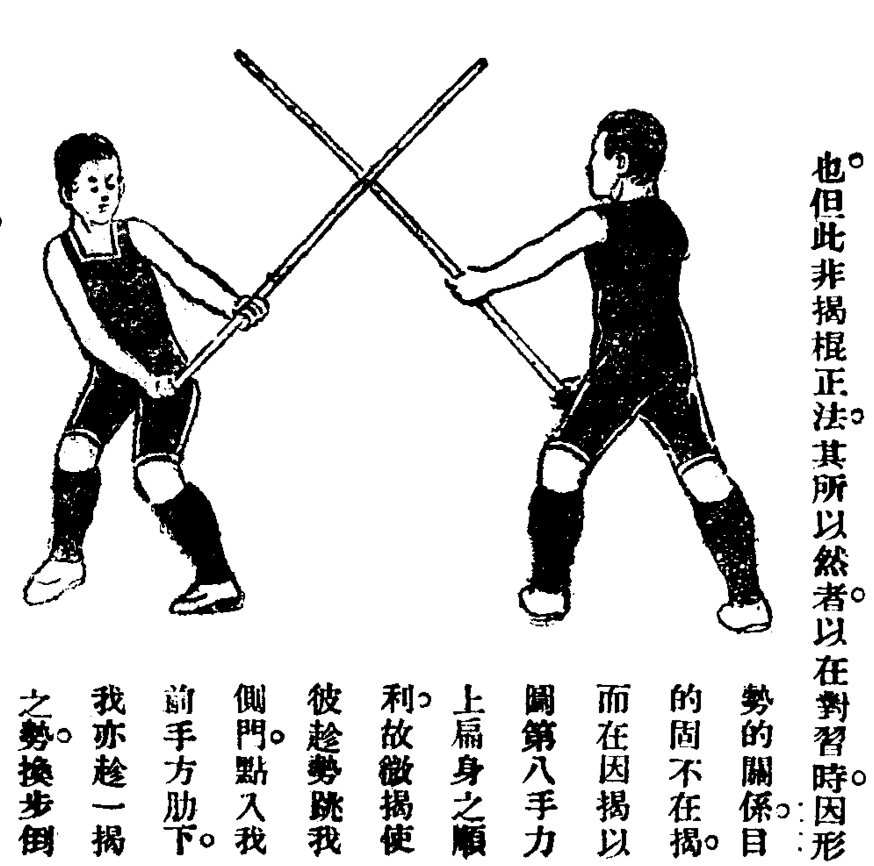
(4)『說明』剃是挨來棍剃下。甲目標在乙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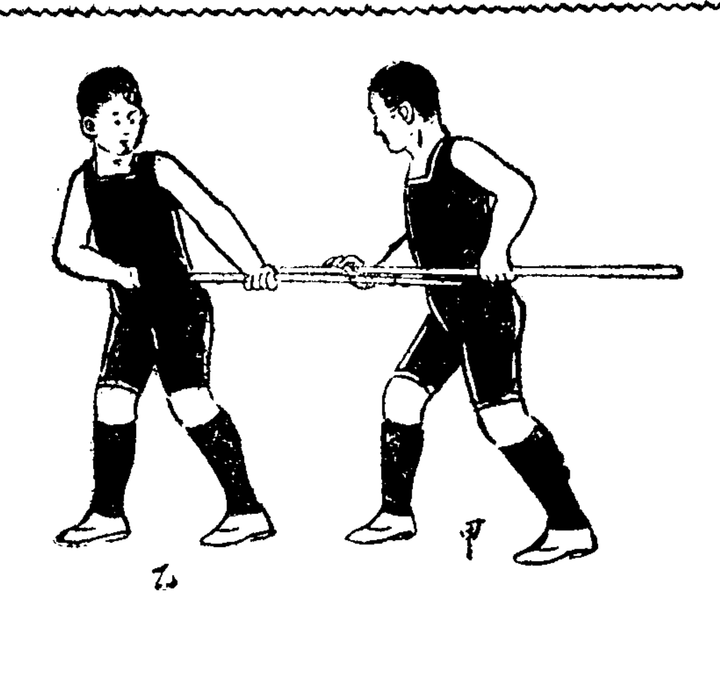
(5)『說明』動作詳大剪註。目標亦在乙前手。



(6)「說明」小剪變化最靈。看圖難明瞭。須細觀小剪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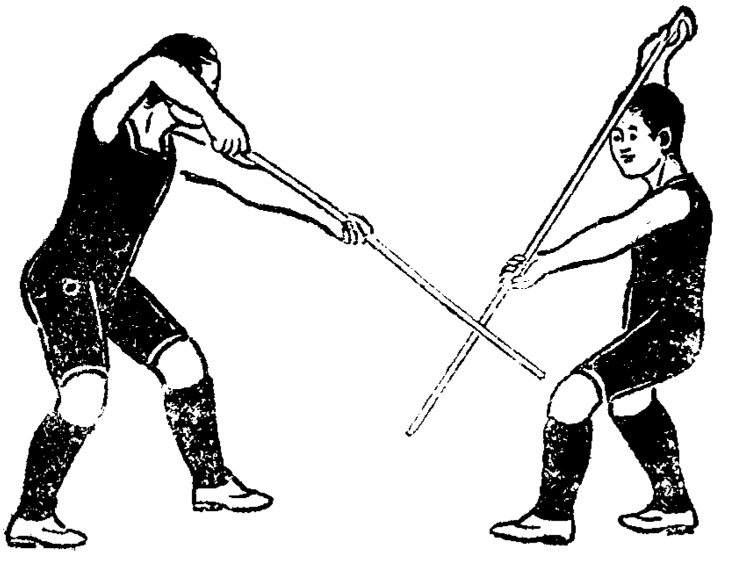


(7)「說明」揭不坐馬。不仰身。故曰用手。謂第用手力也。但此非揭棍正法。其所以然者。以在對習時因形勢的關係。目的固不在揭。而在因揭以圖第八手力上扁身之順利。故微揭使彼趁勢跳我側門。點入我前手方肋下。我亦趁一揭之勢。換步倒頭扁身進殺。參觀第八圖說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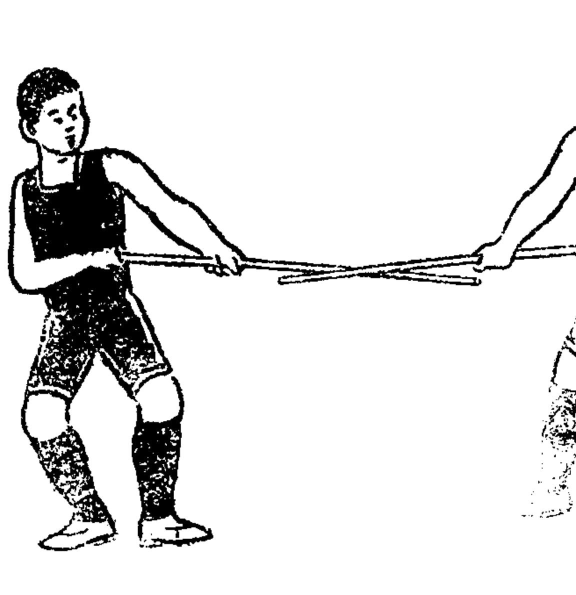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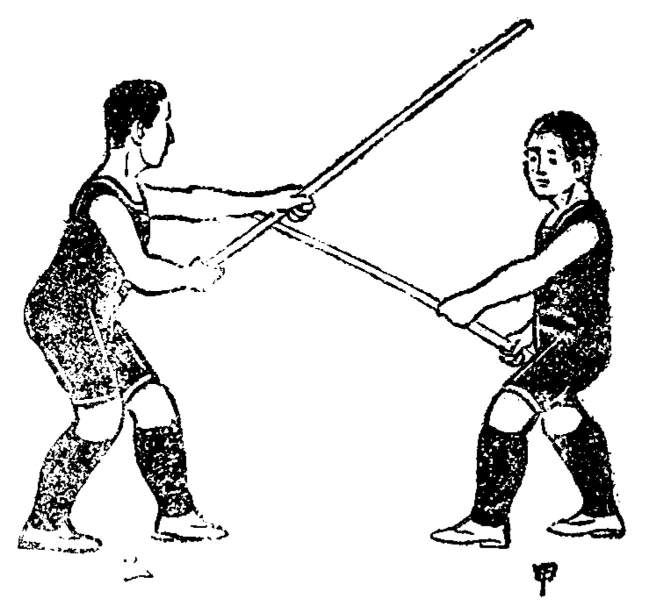
（8）『說明』此手用時最宜猛勇。前脚既經踏入。則拚性命在此一下。畏葸退縮之時。用此種手法。必受大創。參觀以下條例『我扁身入深。此時不顧性命了。祇認他胸前。棍上空。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下』註。此圖所指。係乙趁揭勢。抽棍抵甲前手方肋下。乙上部當然空虛。故甲換步扁身棍穿上。殺入乙圖姿勢有誤。圖注意在甲。學者以意會之可也。

（9）（10）『說明』二圖皆滴水獻花棍法。（一）乙從小門點入。（二）乙從大門點入。此類棍法。最要在後手翻救得快。經中所謂纏定他棍腰。即是翻救得快蓋拳棍皆重驚下取上。乙對準甲下部點進。而不深入。其意乃在使甲防下。卽翻穿攻上。甲棍若翻救不及。則是自處上部。與開門揖盜無異。學者須知滴水獻花是守手。不是攻手。然在棍法中。亦佔重要地位。由吞棍化出者也。



(11)(12)『說明』二圖卽是一手。並非有二種弔法。由(一)至(二)棍用力之處。在(二)兩棍交叉之點。甲棍略有向後抽退之意。精神全在兩膀下沉。故能將乙棍弔住。與採磕不同。連貫第九第十滴水獻花式。乙抽棍過小門。甲隨同翻起。不使乙得穿入上部。乙卽從中部刺入。甲棍佔生門。得後發先至形勢。可不顧乙刺入之棍。而竟對乙前膀點出。乙刺不入。祗得抽退。避開甲棍。甲乃趁勢弔下。細觀二圖姿勢。自能瞭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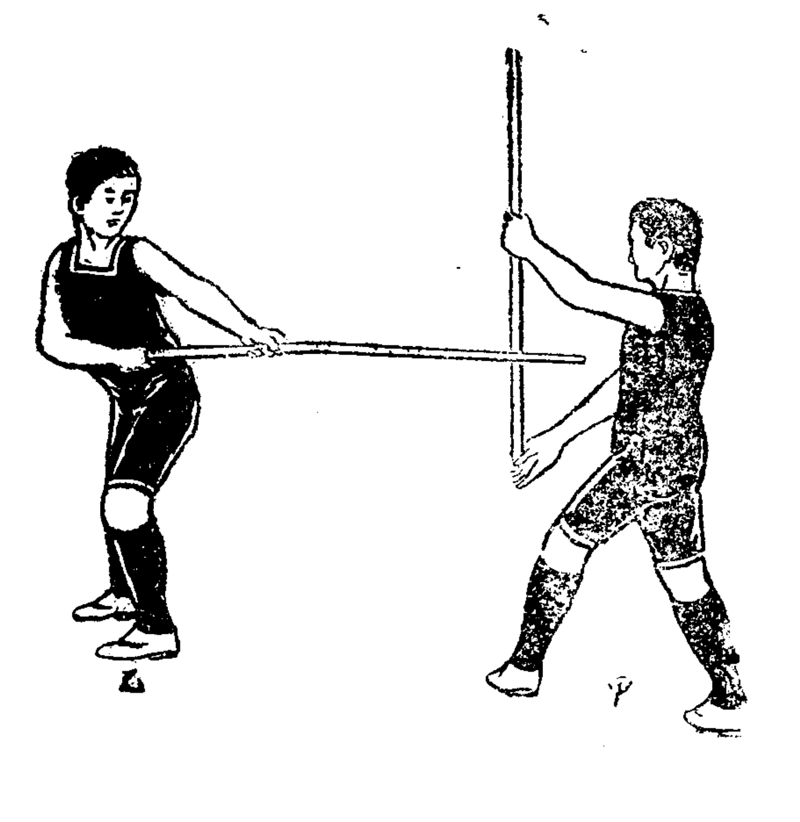




(13)(14)『說明』細玩二圖姿勢自能解悟下起接用法。(一)甲棍顛向下故身上浮。(二)甲因乙棍從上打來。坐馬以避其鋒。而乘坐馬之勢將棍顛一起穿乙前手之下。後手之上。參觀以下條例『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註。動作之法。與用力之處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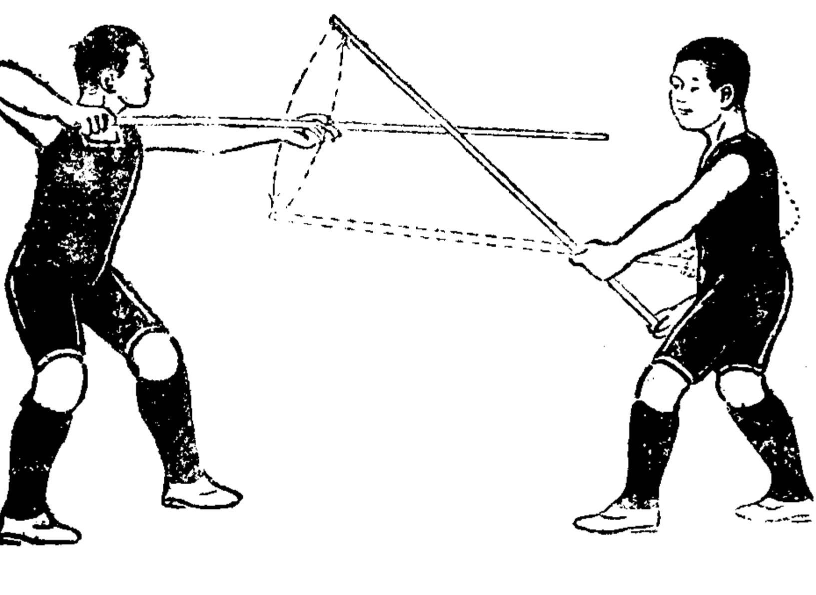
以上十四圖。於對習總步目中。習者引者身法棍法。皆已詳盡。惟圖中引者姿勢。多有剌謬之處。因注重在習者。故不多事說明。

擇條例中緊要者。繫以圖與說。俾學者易得其用力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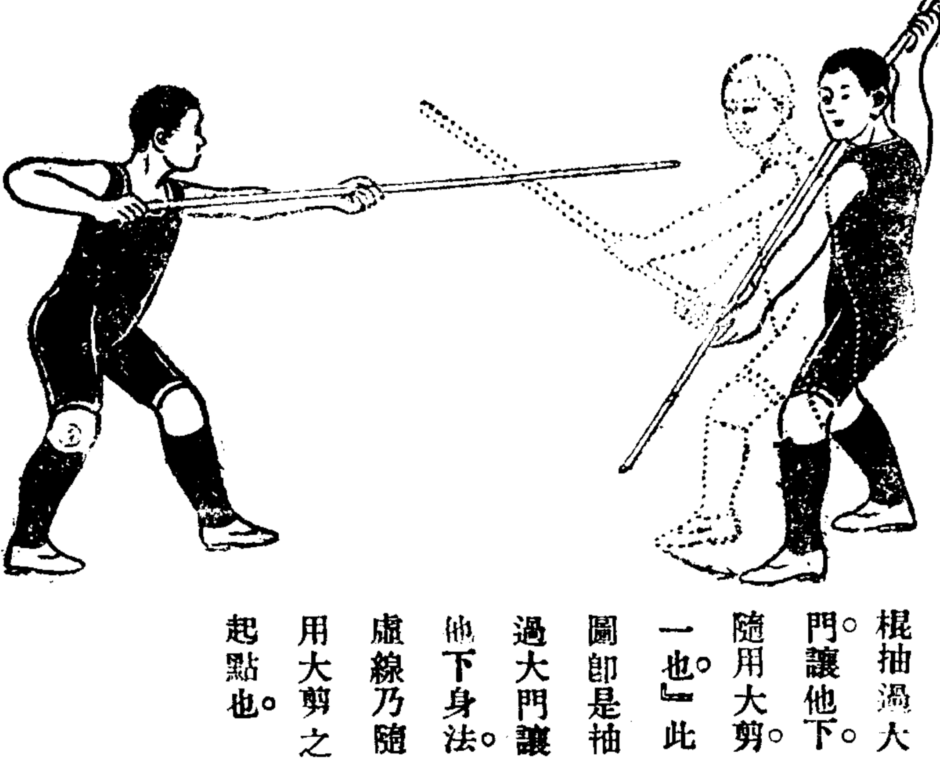
（1）『說明』以上獨習第一圖。卽此圖之甲。此圖所以表示用法者也。惟在獨習時。則有此種手法。對習爲臨陣。非不可用。較此便捷之法尙多。荀非故意誘敵。決無取乎此也。

(2)『說明』圖中虛線卽第一圖姿勢。乙直符旣被甲蕩開勢不能不抽回以圖再進甲則乘其抽回之際順勢將後手一拔。棍卽直劈而下。目標在乙前手。不在乙頭部。圖為將劈而未劈下之勢。



(3)『說明』此圖係解釋條例中『他直殺來。我直殺去。我將脚折過分分將手反陰陽蓋殺去』意義。細觀條例註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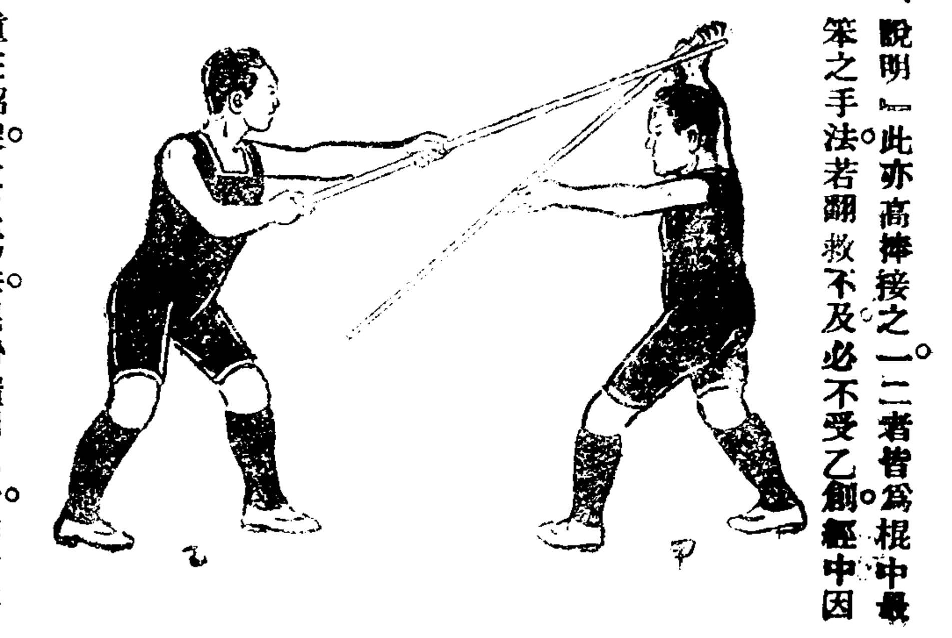
（4）『說明』條例『喜鵲過枝有四。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大門。讓他下。隨用大剪。一也』此圖卽是抽過大門讓他下身法。虛線乃隨用大剪之起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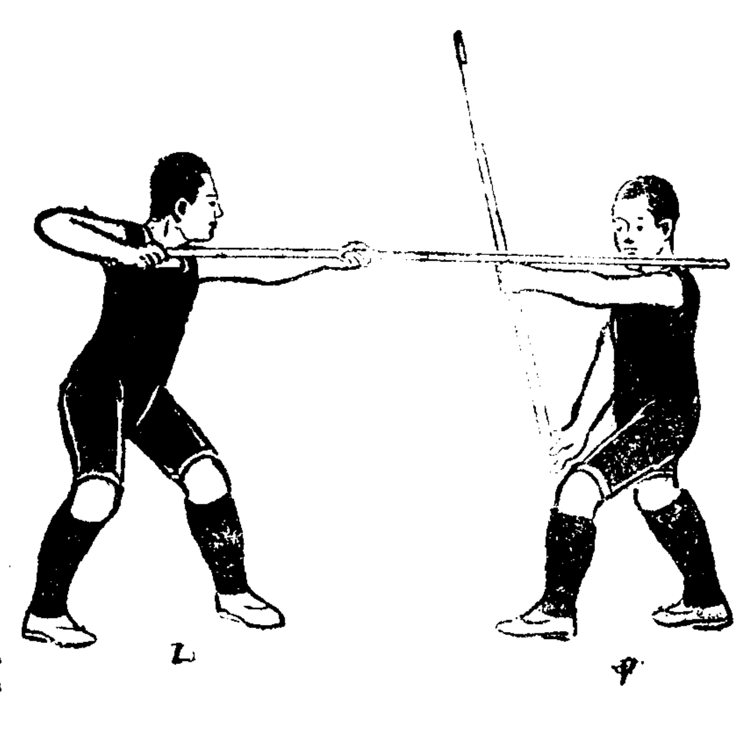
（5）『說明』條例『治伏棍須用小剪。隔他手前一尺之間。他急過大門我或揭進打亦可。』圖中之乙因甲用小剪。將急過大門。甲或用揭。或用飛風剪。皆可。緣經中所示棍法。僅交手一二合。注重在破乙來棍。不重來棍破後之變化。故圖祇能表明其一端。

(6)「說明」條例『大門接兒。棍有五。扁身中攔接一也。高捧接。二也』扁身中攔。觀對習第八圖說明。卽能領悟其用力之處。此圖爲高捧接之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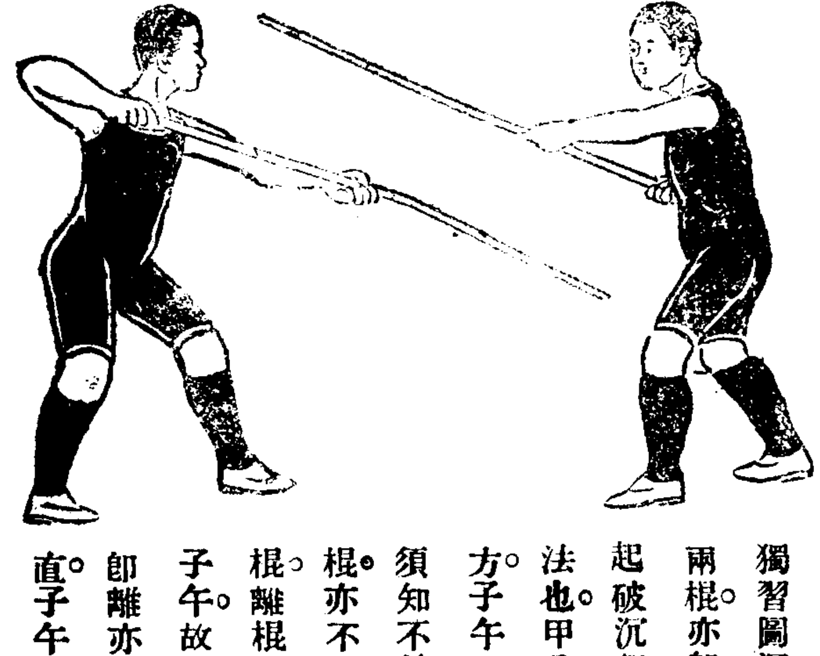
(7)「說明」此亦高捧接之一。二者皆爲棍中最笨之手法。若蹦救不及必不受乙創。經中因重在招架。故以爲法。棍術精到之士。非意存誘敵絕少用此法。



（8）『說明』條例『他打來、臨身在小門、則趁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馬回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圖中乙棍已臨身在小門、甲趁棍走一打、圖中之甲、乃將打未打下之姿勢、甲後脚宜偏右些些、乙棍並不在甲之前手上、圖之陰陽不明、卒然看去、似甲以前手承乙棍、而乙棍之顛、已擱在甲肘上、世寧有此種棍法耶、學者但一揣思圖中之甲、爲直來橫受之姿勢、則自能明白圖中之誤點矣、



（9）『說明』條例『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務對他手直起直落』此圖卽是前獨習圖沉起兩棍。亦卽沉起破沉起之法也。甲乙雙方。子午正對。須知不粘他棍。亦不離他棍。離棍卽乖子午。故經云。卽離亦須卽直。子午最要緊。不但此棍爲然。諸棍莫不皆然。切記切記。



◉子母三十六棍（原名劍經）

明俞虛江先生著

平江向愷然註釋

紀效新書中。載俞虛江先生所著劍經。以棍爲基。而通其法於各器。其以劍經名篇者。蓋以劍實爲諸器之祖。而茲篇棍法之所自出也。篇中實用之道甚詳。惜其圖過拙。姿勢亦謬。無以啓發學者。卽其條列。亦因圖不備具。初學者讀之。鮮能領悟其作用。愷然不揣譾陋。槪爲註釋。是否有當。俟質高明。

經中所示棍法。已顯然於條列中者。可分八母棍。二十六子棍。其未明示變化者。自備無窮。然經中不舉其名。姑不贅及。學者苟能貫通其法。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固無須瑣屑言之。且言之亦千言萬語所不能盡。

茲但就八母棍。二十六子棍。列舉於下。學者先明白棍路。然後能讀以下之條列。

（母棍）

起 沉 揭 殺 吞 吐 墊 點

（子棍）

穿 托（盤山托 仙人捧盤） 挑

壓 打 磕 弔 喝

滾 攔（高中下手） 捧

劈 剃 翦（大小翦 鐵門錢） 扼（經中作肌字） 敲

牽（倒頭 抽回） 滴水 洗

推 接 直符

過枝（經中所謂折脚大門轉小門 小門轉大門必用之步法） 拔

採 鷄啄（馬前 流水）

二十六子棍・從八母棍化出。攔翦等棍又從子棍化出・雖運用各有不同。然執其母棍・可略得其用力之處・以下再逐條詳註其用法・自能一目了然矣・

子母三十六棍

明 俞虛江先生著

平江向愷然注釋

總訣歌

經中所示棍皆右手向前故註以右手握爲標準閱者注意

(中直八剛十二柔)、『註』中直、爲棍路之主、中平正直之謂、無論大門小門、身與器、(不僅棍也)皆須成一直線、卽所謂子午也、總訣中重要語、故劈頭提出、八剛十二柔者、乃經中所示棍法之精義、當於以下條列詳釋、讀者自能通曉、

(上剃下滾分左右)、『註』從裏上削者爲剃、反是則謂之滾、故曰分左右、卽上來用剃、下來用滾之意也、法詳條列中、

(打殺高低左右接)、『註』打字疑揭字之誤、蓋打與殺、皆從高至低、亦不能作左右接、揭則由下而上、由左而右、殺則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接字不作承受解、當作進接解、一揭卽進、一殺卽進、從吐棍化出之接棍也

(手動足進參互就)、『註』動手卽須進足、本爲武術中定例、不僅棍法爲然也　惟經中所示棍路、如咱、(一同喝)剃剪諸法、有脚進手不進、及手脚俱進之別、故曰參互就也、

解曰

剛在他力前『註』無論爲拳爲器械、與人較時、第一要義、在扼人勁路、經中條列、頻頻言之、所謂力前云者、卽經中所指新力未發之意、吾師王志羣曰、彼未動時

我不動、彼欲動時我先動、亦是剛在他力前之旨、此語釋八剛之連動、雋妙不可言、

柔乘他力後『註』彼舊力略過、不必更拒其勁路、當以柔乘之也、勝敗全繫前後幾微之界、故剛曰在、而柔曰乘、此二字確切之至、學者細心領悟、自能得其妙用、

彼忙我靜待『註』喜哉此解、一忙一靜、不必交手、勝敗已分矣、彼不忙、我當以計誘其忙、彼知靜、我當以計亂之、使不能靜、我則常在靜中、不受誘、不受亂、沈機觀變、伺隙而動、靡不濟矣、無數妙訣、皆從靜字生出、惟靜然後能待、待字亦極妙、不知靜之義、不能與人較、不知待之義、亦不能與人較、蓋較時無所不用其待也、剛在柔乘、胥寓待義、

知拍任君鬥『註』樂之節奏曰拍、高下疾徐不易之度、皆於拍上示之、此拍字、即作是解、蓋能知與人較時、高下疾徐不易之度、即任君來鬥、不慮不勝也、此語總結上文、拍字亦確切不能移易、

總訣歌

陰陽要轉『註』陰陽示兩手持棍之式、掌心向下者為陰、向上者為陽、轉者、陰陽互換之謂、何以要轉、理實中庸、參透頗不易易、蓋拳棍皆尚彈力、不尚直力、手之陰陽轉、棍之陰陽、亦隨之而轉、惟陰陽轉、乃能變直力為彈力、惟陰陽轉、乃能使棍有浪、敵械觸浪自披靡、此語極緊要、不能漫然看過、又出手為陽、入手為陰、出入須轉動、亦即使成彈力之意、

兩手要直『註』綜觀經中所示條列、於兩手要直四字、無所取義、果兩手俱直、將立窮於運用、若以直字、作子午解、則不應限以兩手、且專就兩手言、亦無在非子午也、愚意兩字、疑是前字之誤、蓋經中棍法、前手未有不直者、此棍法之妙、全在直前手當敵、而以後手運用之、說詳後註、若於兩手要直句後、加後手加拔四字、則義自通矣、姑存兩說、以俟後賢、

前脚要曲『註』曲前脚、則身之重量、於前脚有十分之七、即弓箭步也、取其部下易穩、

後脚要直『注』任全身重量分之三、斜直據地、用力在後、用意在前、步法中最老、而最易收穩實之效者、然進退靈巧、實遠遜丁八步、經中棍法、有丁字步、而無丁八步、蓋當時爲訓練步卒之用、期其速效、而弓箭步、或亦爲當時最流行之步也、

一打一揭遍身着力『註』由上而下、由右而左、謂之打、由下而上、由左而右、謂之揭、打時身宜起、揭時身宜沈、打者、以己棍壓人棍而進、身起則壓重、揭者、以己棍撥人棍而進、身沈、則棍自起而有力、所謂一打一揭、遍身着力者、着遍身之力、於一打一揭之棍也、着字當作附字解、

步步前進天下無敵『注』克敵祗在前進、進固是進、退亦是進、非退無以進、則退而後進、是爲進而退也、眞退則敗矣、學者能瞭然棍法、較時又能步步而不忘前進之旨、自無敵於天下矣、

總訣歌

視不能如能『註』靑年習技、鮮不輕敵、輕敵則無不致敗、故一語道破、視不能如能、

生疏莫臨敵『註』然視人過高、己或不免生恇怯之念、恇怯亦致敗之由也、故繼之以生疎莫臨敵、生疎二字、下得切當之至、生則自疎、疎則虛隙多、何能臨敵也、

後手須用功『註』經中棍法、運用全在後手、直前手當敵、上下左右、祗須後手略動、棍顛卽如法上下左右矣、故云後手須用功也、

遍身俱着力『註』遍身着力四字、乃習技要訣、不特拳棍爲然、武技莫不然也、棍中不特一打一揭爲然、棍棍皆然也、所謂遍身着力、學者不可誤解爲着力於遍身、乃着遍身之於棍顛也、此點最要看清、細心領悟、

動時把得固『註』此語眉目清楚、把得固三字上、必冠以動時二字、可知固把、必在動時、而未動時、則不用固把也、此理卽是有鬆有緊、有未動時之不固把、然後動時之把乃得固、若一味固把、其把轉不得固矣、

一發未深入『註』此一發、指對敵時第一發而言、起手决不宜深入、深入必轉爲敵所乘、兩人對敵、彼此都存伺隙之心、不動無隙、動則隙生、然我不動、敵亦不動、敵亦不動、豈不相持至於終日哉、故祇以一發卽止、不卽深入、敵見我已動、必疾起乘隙、則我固未深入、正好因其乘隙、而乘其隙也、虛實變幻之妙、於此可得運用之端、此語宜與彼忙我靜待語、參互領解、

總訣歌

打翦急進擊『註』習技者、往往有先手、無後手、敵有隙不能疾乘、爲習技不老到者之普通毛病、故訣曰打翦急進擊、打翦非招架之棍、乃攻擊之棍、非打擊於敵棍未動前之棍、乃攻擊於敵棍已近身之棍、則是打與翦、皆在敵根上、不在敵身上、若不急進擊、敵且抽棍回擊、己則祇有招架之功、永無攻擊之日矣、不特打翦爲然、茲第舉一例耳、擊棍卽已進殺、至當不易之理、經中言之綦詳、

後發勝先實『註』明乎一發未深入之理、卽能了解此訣、一發未深入、是發者爲虛、爲奇、爲誘忙、爲亂靜、非實先發也、先實發、卽是授敵以可乘之隙、故曰後發勝先實也、

步步俱要進時時俱取直『註』已辨前註、取直、卽是子午相對、無一棍可以不對子午、子午不對、遍身之力、决不能傳達根顛、入

還人、棍還棍、兩不相屬、以攻不入、以守不固、人與棍時時能打成一直線、受攻之時少、而人在棍後、敵不能破我棍即無由及我之身、若人與棍不成直線、則周身上下、皆受攻之的、有棍與無棍等耳、攻人攻其不直、受攻亦在不直、動則子午先破、子午破、即授人以進攻之隙、所謂後人發、先人至、便是俟其自破子午、而疾趣直攻之也、時時俱取直極妙、

更有陰陽訣請君要熟識『註』已詳前註、頻頻言之、示重要也、按以上訣歌、無詔不中肯要、眞可質之鬼神而無　、百世以後聖人而不惑、學者誠能細心領會、力行不惑、於此求之、有餘師矣、

習步法

經中所示爲單頭棍、右手向先者、

起中平『法』側身並足立、左手向內、握封棍兜、左手向外、握棍腰、與左手相距、從右掌心至右脅下之遠近、（起手時、不妨舉右臂、納棍兜於脅下量之、以定兩手距離之標準、）兩手俱直、此起手之第一步、諸勢可變、名中平、乃中平棍之機點、非謂此即爲中平棍也、

推牽『法』右足向前開一步、成弓箭步、棍隨步向前一推一牽、推時、棍與右臂成一直線、右臂與後脚、成一直線、推出右掌心向下、左手至右脅下、左掌心向上、陰陽自　、子午自對、右手萬不可曲、不可移位、此手最好、非揭殺洗翻所能破也、牽、非殺、非壓、而其意又實向下、蓋順勢下牽其手、以復於推出前之形式耳、手不移位、則陰陽亦自轉、子午亦自對、

扁身殺『法』後脚略向右折、就牽棍向左殺下、則身自扁矣、此爲走小門之棍、亦名蹬脚殺、右手仍要直、此棍初殺不易着力、棍殺下時、身宜隨左手略起、右手直沈、不動不屈、久漸有力、凡棍向左殺、後脚即須向右折、棍向右揭、後脚亦須向左折、子午能方相對、總之步與身、身與腰、腰與手、手與棍、宜打成一片、如生鐵鑄成、方是到家、學者切記切記、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丁字回殺『法』此以退爲進之棍也、法由扁身殺變此式、手不移位、豎棍向天、右手與左足、仍須成一直線、雙手舉棍時、左足同時收攏、距右足半步、踩地作響、卽變成丁字步、面不易向、再以左足退後半步、足尖着力、起右足回身向左轉、轉成前棍扁身殺式、以棍殺下、此棍妙處、在兩手舉棍向天、擊身便退、而兩脚一定、卽回身殺下、敵人見退、十九趨進、故用扁身殺以當之、何以不用弔、不用翦、不用磕壓、卽此可見古人立法之妥善、不肯放鬆絲毫、以行險徼倖、而又深合乎物理之情也、弔翦磕壓、皆棍中之小手、用力區別、祇在分寸之間、訣中所示十二柔中之手也、於此若用小手、無論當敵不能準、卽是眼明手快、不虞弔不着、翦不着、磕壓不着、而擊身向後、復回身向前、如此大起大落、亦豈弔翦磕壓諸小手、所能盡其勢、勢不盡、則收煞不住、收煞不住、則下部將因上部而牽動、自己且立脚不牢、將以何者弔翦磕壓敵人之棍耶

旋手『法』就上丁字回殺棍式、右手仍直前不動、左手向自身一旋轉、棍顚自起碗口大旋花、今之用矛者、皆用此手、而今之用棍者、絕不見用此手、不知此手、實是妙手、靈巧無以復加、從大門過小門、從小門過大門、胥賴有此旋手、乃十二柔手中、第一緊要之手、卽過技手之所從出也、學者於練習時、宜以後手作左右旋、旋花不能過大、大則無力、直同畫圓而已、旋至棍顚如蛇吐信、但見閃閃而動、斯爲得之、棍不如矛之易着力、矛長而軟、棍短而硬、初習時、手與棍必不相屬、漸久漸能如意、敵棍粘之卽靡矣、

進五步殺『法』凡進皆用拗步、坐前脚、提後脚、坐後脚、提前脚、進時須靈活穩實、足尖着地、面不易向、手不易位、五步畢、仍成弓箭步、殺法與前丁字回殺、用力略有不同、因舉棍不能如前之高也、

跳退三步原位『法』此退亦用拗步、不過進時先提後脚、退時先提前脚、其法一也、退勢易遠、以五步進者、三步卽能退至原位、跳字不[illegible]近、一[illegible]其[illegible]

、二者其棍顚有沉起之勢、故過時觸不用跳者、

直打直挑進五步殺

『法』此手最利與長兵接戰、手法略似雞啄穀、又似流水點、而實乃是、雞啄穀、流水點、皆騰步進、棍顚直沉直起於數寸之間、搶長兵小門之妙法也、此手則大打大挑、並大門直入、故曰直打直挑、學者須認淸二直字、不屬於挑打、乃從大門直進之意、打似殺、而實沉、範圍較沉小、挑似揭、而實起、範圍亦較起小、挑打祇在一尺之內、棍着力處、亦在棍顚下一尺、若誤用揭殺則不成棍矣、揭殺上至眉下至膝、起落於二尺之外、進五步、必至手慌腳亂、世無此棍法也、挑打進五步、以殺收傾進之勢、既得力、復穩實、斯爲妙棍矣、進仍拗步、最忌輕浮、騰步進法、騰步亦先提後腳、但不提過前腳、恰至前腳踵後、卽坐實、而以前腳騰進、再騰亦如之、

腰刀挑打

『法』就上手進五步殺、換步一挑一打、挑打時、後手握棍兜、以肘緊貼腰眼、其名腰刀挑打者、固非改用腰刀挑打、亦非挑打敵人之腰、因後手着刀、在懸腰刀處也、

滴水獻花步殺

『法』手勢略近仙人捧盤式、然其用力與致用之道、皆絕不相類、仙人捧盤是正面以胸當敵、因來棍太凶、不及退避、或有意權敵棍之輕重、雙手舉棍於頂、譬以當之、其棍平橫、力在棍腰、棍法中之最笨而無理者、滴水獻花則不然、用力仍在棍顚、在敵棍已入吾下部時、抽棍翦洗、皆來不及、遂用此棍、用法、就前手腰刀挑打步、後腳橫開一步、前腳隨橫開後腳之後、以膝納腿彎下、身往下頓、同時前手不屈、後手舉棍兜於頂、棍斜立如滴水、此手之難、最難於使後手之力、貫澈棍顚、力不能貫、則棍顚無花、無花卽不能驚開敵棍、此棍前手忌全握、祇能握棍之半於棍下、掌心向上、後手則必固握、一獻卽起、納腿彎下之腳、退原位作後腳、翻棍殺下、滴水必繼之以殺、且其殺必急、緣此手既不易着力、而後手高舉、

變化尤難、故不能不以急殺自救、此等手法、用處絕少、惟不可不知之耳、

跳退三步原位進打

『法』前手進五步、不挑不打、進後始殺、以三步跳退原位、亦不進打、此回換直挑直打、進五步殺、三步跳退原位、即須進打、此種式最利於臨陣、進退靈警、變幻尤妙、此進打、並非進步打、乃換步向敵大門打、亦與挑打之打有別、挑打之打、用力同殺、而範圍較小、此打用力同沈、範圍亦較小、區別之點極微、學者但依式連貫演之、自能領悟其不同之點、非註者所能面壁虛造也、

穿後手馬前鷄啄進三步殺

『法』此非一棍、連數棍爲一氣也、穿後手爲一棍、馬前爲一棍、雞啄爲一棍、殺爲一棍、穿後手、即下穿棍、彷彿挑棍、向敵人前手、後手上、直穿入挑起之棍也、演時承上手、後腳用喜鵲過枝法、向前橫闢一步、前腳隨之、變爲後腳、就前手進打之棍、順勢向上一穿、此爲一棍、即承此式、復以後腳向前橫闢、如下穿棍步法、由過枝步、變滴水獻花步、後膝納前腳腿彎下、身往下頓、棍顛點地作響、即是馬前斬草棍法、今人多以棍撲地、謂爲馬前斬草、失之千里矣、棍顛點下後、急翻前手於棍下、後手隨握棍兜、一擺至前手肩窩下、略似滴水式、兩手陰陽一轉移間、作用極大、此手不屬於馬前、亦不屬於雞啄、而爲馬前雞啄兩手連貫之必經手法、轉後、陰陽復一變換、前手轉上、後手翻下、舉不移向、後手着力、一起一落、棍顛如鷄啄穀、前手要直要穩、後手不可左右擺、後手擺一寸、棍顛差一尺矣、鷄啄棍最忌偏頗、偏頗則成揭殺、更忌浮泛、浮泛則成流水、又忌過火、過火則成挑打、手手區別、祇在分寸之間、足見古人立法之妙、眞無微不入也、雞啄畢、直前拗進三步、與前進五步殺同、此爲式中連進棍、最好最好、

馬前斬草進三步殺

『法』與上馬前同、惟換一步、使左右均習也、換步法即前過枝步、無雞啄、前後手不用轉換陰陽、以棍顛點地進第一步、二

步棍平、三步棍起、脚踏實地、同時棍下、

跳退原位『法』（此不言步數、但必跳退原位、因前已明進六步、搶進兩步、一層前一步、雖啄一步、）若必言八步退至原位、非但不足爲法、事實亦不能如此、前五步皆作三步退、退本易遠、而又多爲敵進過猛之故、倘退與進之速率相等、將無以逃敵人之猛攻、故退皆用跳、第求其速、不慮其輕也、五步作三步、蓋至多之數、能作一步二步跳退、固更佳也、此退不言數、至多當以五步、退至原位、

打沉讓他先起穿後手『法』就跳退原位時棍順向下、右脚向右橫開一步、左脚隨之、仍成弓箭步、同時如前作穿棍之動作、所謂打沉讓他先起穿後手者、乃釋明此手之作用、謂己棍被打沉、己身跳退後、不宜急進、他必追來、儘管讓他先起、我過一步穿其後手、即無不克、此後手、不作執棍之前手後手解、趕進之手、皆爲後手、與前穿後手同、故皆在跳退原位之後、即前之直打直挑、亦是接人後手、

抽回『法』從吞棍化出、惟此手右手須屈、而左手要直、就上下穿手、將棍抽回、與肩平行、右肘緊貼胸際、掌心在左乳之上一拳許、面不易向、

弔前抽回『法』就上手抽回之式、向前撲身沉下兩手沉直、即是弔棍、其作用能將敵人之棍弔落、與打殺剃磕諸棍之用力皆不同、弔時身宜同時頓下、後手垂直於兩腿之間、打殺剃磕諸棍、前手皆揚起幾與肩平、後手在前手之肋下、此則前後手皆下垂也、弔後仍如上抽回、（前字疑弱字譌）

三脚並進五步『法』即以抽回之式、以三脚並進五步、手中棍無動作、故不妨並進、

殺進『法』即[illegible]抽回式爲殺進棍、

453

大門趁棍走『法』以旋手棍過大門、同時上半步、所謂趁棍走者、偸出敵棍下、趁棍破其大門也、

小門趁棍走進直符殺『法』用過枝步轉入小門、仍以旋手偸轉、趁棍以直符送書式進殺、此大小門二手、演時大門妨深入、惟用時宜以大門爲虛、門爲實、二手連環、最易破敵、故於小門加以直符、直符即中平搶也、

洗『法』形勢略似滴水獻花式、而精神作用各別、以之承直符式後、實運腦妙不可言、極起沉吞吐之能事矣、法當坐實後脚、身隨向後微仰、後手直舉向上、前手直向下沉、身在棍下、棍着力處、祗在棍顛以下尺許、

倒頭『法』此亦因勢利導之棍法也、後脚向前進一步、後手變前手、以棍兜順勢壓下、兩手俱握棍腰、兜顛所餘相等、後手貼緊腰眼、壓下始有勢、

直打『法』退洄上手所進之步、順轉倒頭之棍、劈中打下、右手仍作前手、

直起磕『法』承直打、作直起、乃沉起大兩棍演、時兩脚立平步、身當適之一沉一起、棍顛始易上力、棍上下成一直線、有絲毫偏倚、臨敵即不準矣、沉棍帶牽爲磕、磕時左脚隨退半步、即如法、

打殺擺腰『法』右脚亦退半步、與前退左脚仍成平步、再劈中一打、打後左脚再退半步、擺腰向左一殺棍、此破人大小門連進之棍也、神妙不可言、

進三步翦殺『法』因上手有擺腰殺、敵大小連進被破、復遇擺腰殺、勢必跳退、故追進三步、先翦後殺、翦與攔相類、用力在顛下尺許、亦略類揭、然精神與攔揭俱異、攔之力在橫、揭之力向上、翦在不橫不上之間、祗略飄敵棍、使驚開一線之路、即放手殺進、此處不用攔、不用揭、蓋承上手之勢、敵已敗退、有翦即足、且較快也、

跳退原位

「注」同式、可隨學者隨意翻新、無關緊要、以精神完滿爲歸、惟棍不宜倒豎、普通多用丁字步收、此式以中平起、則以中平結爲最好、

愷然按　此棍連貫演習、其轉折承接之處、經中未曾說明、學者縱善領悟、亦不過得數散棍之用、於演習時既感不便、而棍頭着力尤難、蓋無論拳棍、演式過少者、其身手步法　必不能連屬一氣、與人較時、後手必遲鈍不靈捷、勉強求快、亦輕浮不能入木、因專習散手、心目中必存一敵如何來、我如何應之念、此念一生、必偏重手法、於肩腰及中下部、輙忽忽習過、不知中下部不實在、無論手法如何靈捷、用時徒自障其目也、演式雖亦不免有如何來如何應之念、但式中有一定進退左右高下疾徐之度、又有若干手法、變化玄妙、就式中不能遽別其致用之方者、祇能依式習之、習之既久、心手相應、向之不能遽別其致用之方者、亦一旦豁然貫通矣、然後手手提出、一一散演、致用時、庶不致有上無下、亦無輕浮不入木之病、此演式之所以爲最要也、經中所載棍式、僅存其名、理與法皆不可得、習者將何以融會於心、而傳之於手哉、余註其法、幷及其理、習者或可借爲迷津之筏、然註中頗有與以下條列不符者、如直起磕、滴水、馬前、雞啄等手、則在習者演練既熟後、自能得其拆散之法、拆之即相符矣、即式中第一兩手起中平、亦有兩法、茲但註其易習而易明其作用者、法當於下圖說中詳言之、

總步目

此從式中提出、與學者以拆練之棍路也、可單練、可對習、並連貫演習之棍式、亦非江湖上賣藝者所演之對子、對習時、引者按路入引、習者依法架格、久之出手自有分寸、兩眼看路、亦自明晰、茲註對習之法

直破打剗大翦

「法」習者與引者對角立、二人所持之棍、大小長短輕重如一、引者專攻不守、習者專守不攻、故此中無一進殺之棍、因習久手眼敏活、於實地臨敵時、有隙自能急進、對演時、出手尙無分寸、若進殺必至傷人、將無人願居引者之任矣、須記清、對演時、習者祇有半步進退、引者則或左或右、按此中所列棍目之路、棍棍引之、例如直破、打、剗、大翦四棍、二人對角相距伸手一棍遠近、習者丕步起、張胸對引者、左手握兜貫右乳旁、右手握棍腰、揚臂上豎、以示空虛、引者起丁字步、左手握棍兜當胸、棍顚置地、亦揚起右臂、二人同時一聲喝、引者右手下、如法握棍、踏進半步、向習者胸中刺去、習者對來棍正中劈下、以劈響爲度、引者急將棍抽回、跳過習者右邊、從小門放手刺入、習者變弓剪步、後脚略向右折、（以與己棍成一直線爲度）就適纔劈下之棍、向來棍握手前一尺處打下、一響即鬆、引者見響急退、過左小門、直對習者頭頂劈下、即快無妨、因習者換步、較引者容易也、習者前脚不動、後脚向後折、對準來棍顚下尺許之處、挨棍剗下、亦須挨着使響、引者不待剗下、即抽退、過右小門、向習者肋下刺入、因肋下空虛、即示引者以進擊之隙也、習者俟來棍離肋五寸之際、右脚略向後折、就上手剗下之棍、翻手對準來棍前手上二三寸、往右一翦、兩棍交叉、棍顚皆向下、此大翦最難着力、因前手揚直、後手左右脅下、遍身之力、殊不易使貫澈棍顚、中小翦、則後手一當胸、一在左肋下、棍兜有所依傍、棍顚上力、自較容易也、凡對習時、習者須念正習何手、即虛何部分、明示引路、使引者得乘隙進擊、因以應習之手架格、方得合拍、習之既久、手眼俱有分寸、臨敵自能把握矣、習者引者、宜隨時互換、始能發生興趣、勞逸亦得平均、始終未嘗對習之人、獨練雖久、一旦臨敵、兩眼必認棍不準、敵棍之力路、必不能恰恰扼着、且式中棍法、於臨敵時皆有變化、不但進退左右、高下疾徐、有所差異、即兩手之陰陽轉換、與用力之深淺、皆非實地練習、不能領會、且對

敵鋒不響棍、經驗富足、胸有成竹者、聞響能大助氣力、而未嘗對習之人、則聞響心驚、眼閃手亂矣、經中所提出對習之手、皆直截利用之手、非花架子、

小翦『法』翦與攔殺不同、攔之力在橫、殺之力在直、翦之力、則由橫而直、略與劄彷彿、然劄直力多、而橫力少、翦則直力少而橫力多、大翦着力在棍顛下一尺、小翦在棍顛三寸處、不翦棍而翦手、限用于中部以下之來棍、若以高殺來、則小翦無所用之也、引者純上手之勢、再過右小門、逼進一步、用流水點、向習者前脚脛骨點下、習者不閃不讓、急將棍往後手吞一尺許、坐頓下步、對準引者前手二三寸翦下、因是對習、不能對手下翦、恐習者手重、引者手慢、致傷指也、若二人對習已久、疾徐合拍、則不妨對手翦下、引者攏半手、以棍當之、更嚴緊矣、

揭『法』用手揭、不俯身、不進步、故曰用手、此亦爲對習說法也、前手須揚得起、不可與肩平行、須知高低不在手而在脚、步不能頓下、手低無益也、與人較時、遇同邊棍、(我以右手爲先、彼以左手爲先、相對同邊、故謂同邊、) 步尤宜頓得下、前手尤宜揚得高、小門方得嚴緊、對習時、若用俯身、則終身前手支不住、後手亦無工夫矣、揭殺爲棍中極適用之手、故于對習時、認眞研練、務使力上棍顛、揭棍對習、引者偸棍過大門殺下、習者將吞尺許之棍吐出、坐頓後脚、對準來棍手前尺以上揭起、過低則棍重難揭、過高則易揭空、而來棍亦容易脫檑、容易偸過、所謂扼力路也、如此一殺一揭、最易上力、殺起後脚、揭坐後脚、遍身之力、漸久自漸着于棍、較獨習事半功倍也、

力上扁身『法』此扁身中攔棍也、前脚踏進半步、後脚右折半步、棍吞退尺許、後手緊貼腰眼、前手陽送陰着、棍顛着引棍前後手之間、此乃逼近求勝之手、已入敵人棍內、故扁身避開敵棍、急吞棍、急進步、而發胸一擊也、引者因上手殺棍被揭起、急跳退一步、抽棍從左小門、猛烈刺入、刺時隨進一步、故扁身加力上二字、在眞對敵時、此爲性命相撲之棍法、已入棍內、但認敵身、脚踏處、山岳搖動、雙眉一豎、牙關一緊、全身氣力、都在兩膀、兩膀氣力、

齊貫棍顛、一聲斷喝、肩腰俱進、那怕鐵金剛、銅羅漢、不死亦重傷矣、然對習時、祇能而引者棍上擊下、此時引者抽棍不宜過急、必俟響後方退、因對習之目的、在習者、不在引者、引者抽退過快、習者時無以自覘其出手之分寸、對習棍棍須響、卽此理也

滴水獻花『法』前式中已詳言其法、引者俟棍已響、亦吞棍尺許、坐退半步、對吞小門下部點入、因上手習者已入棍內、引棍伸出習者之後、非吞退不能過小門、然多吞非法、故再坐退半步、恰能偸過小門、習者于此、已成閉門之勢、危險極矣、因上手旣是扁身、而棍又吞退尺許、換步已來不及、弔翦沉磕諸手、復格於前脚、皆用不着、惟有滴水獻花一手、用之恰如題分、于此益見古人心思之妙、雖此寥寥數手、實蘊藏無限精義、眞令人不能不五體投地也、猶憶余十年前、學棍于長沙范慶禧君、范君引至扁身殺一棍、范君忽跳過小門、向余前脛點來、余不知所措、范君笑曰、曷思所以解危者、余思之至一晝夜、寢食俱輟、屢得屢破、竟無以解、范君一語道破、余不禁喜至巨躍、急詢師傳抑自悟、范曰、吾師亦曾以此相難、亦若子之竟無以解也、嗚呼、古今人不相及、有如是哉、一經道破、似亦尋常、當其一間未達時、偶得領悟一解、世間快意之事、宜無逾此者矣、此法較式中不同之點、在坐實後脚、收回前脚、以膝納前脚腿彎、身腰直豎、不能偏倚、收脚時、同時後手舉棍至頂、前手對準來棍顛尺內橫截、卽解脫裕如矣、大凡極毒辣之手、自己必立於極危險之地位、一擊不中、則險象環生、於施展毒辣手法後、不能克敵、十九必爲敵傷、解脫裕如、實非容易、不特此棍爲然也、語曰棍打開、拳打攏、謂棍過攏、則無施展之餘地、而力大者、雖無工夫、於此時轉得施其蠻力、以求最後之勝利、故善棍者、決不肯輕易逼緊、一至逼緊、則敵無可逃矣、

弔翦『法』弔爲弔、翦爲翦、非一手也、承上手滴水式、引者抽棍對習者前胸刺下、因滴水式、胸前爲天然之空隙、習者當隨引棍而起、後脚(卽納腿彎之脚)退後半步、伸直成弓箭步、

隨時前手起、後手落、起落至兩手平時、直向來棍尺以內弔下、棍勢須較來棍略橫、方不至弔不切實、弔不切實、與對敵時、爲禍不小矣、此爲大門棍破大門棍之法、若橫至十字交叉、則不成棍、恰當在橫過一寸、弔後進殺、仍不失爲大門、乃棍法中最利用之棍、亦爲最難有把握之棍、但偏倚少許、卽具全身本領、亦無所施用矣、所謂失之分寸間、此不堪設想也、欲求臨敵不亂、對習卽是第一要着、引棍既被弔着、急用旋手、俟棍顛過右小門、同時後脚一折、向習者前手點下、習者之棍、不宜令引棍粘着、粘着則引棍在上、習棍被壓、不能用翦矣、引棍過小門時、習棍同時轉換前後陰陽、後手亦向在折、後手當在手脅下、用大翦法、對引者前手翦去、下翦時身往上浮、棍顛有向下之意、方能翦得切實、因引棍係點前手、其棍顛亦有向下之意、我後脚向左折而身浮、已失其點之目的物、我棍縱翦不着他手、亦必翦在手前二三寸處、但得翦成響聲、卽是勝手矣、

下起接『法』棍法之妙至出人意外、當無有過於此下起接者、極簡單、極直截、極出人不意、凡是上中兩路殺來之棍、無論大小門、幾無不可以此棍出奇制勝、言其方法、卽一起棍也、毫無巧妙之可言、殊不知苟能用之得當、殆妙不可言、余嘗見范慶禧君、一日勝七棍師、皆是用此一棍、因此棍絕無裝形作色之勢、人無有注意及之者、角時隨意置棍顛於地、棍師略引不動、遂踏步進攻、及其舉棍來下時、後脚稍向右折、隨手棍顛對其前手一起、無不正着者、沉翦弔磕、均無所施、前手既着一下、更安能終角、連勝七八、未嘗用第二手、所謂攻其無備也、此手對習時、引者就後翦之棍、翻手從上殺下、以習者之頭爲目標、習者亦就翦下之棍、後脚略向右折、前手不動、後手往下一沉、棍顛自向引者前手起着矣、

愷然按　前式中有進三步、有進五步者、且進退皆直線、此便於陣練之法也、故橫上之步極少、吾人演習、有時因演場狹小、進退不能盡其勢、則不必拘其步趨、因地制宜、固無礙於棍式之

原理也、此對習之法、不言進退、注意乃在轉側、理法極為完足、蓋二人對較、勝負本在分寸之間、敵來無論如何凶猛、祗就其目的之處、轉側少許、彼之兇猛、即抵於空處、而我可乘其舊力以過、新力未發之際、施其攻擊、彼縱善進退、亦無及矣、此為拳棍中切要之訣、習者毋謂進退矯捷、演時壯觀、遂專致力於蹤進跳出、以圖博無識者之采、而轉忘實在工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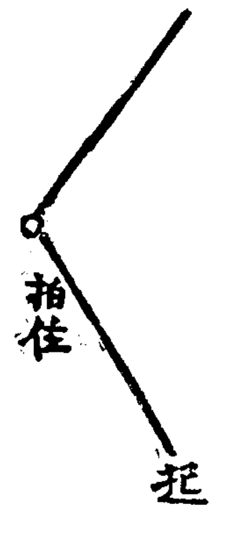
當
起
止

左李艮卿之傳此當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故贊之曰我扼他旁前手直當後手加拔有神在中學到此一貫乎萬矣千千萬萬步俱有拍位〔註〕既當拳、初觀之、似平平無奇、經中謂為妙不可言、實是至妙至妙、當字之意、即是定點、即是截擊其勁路、所謂如曲中之拍位者、即是不先不後之意、此其用力之遲早上下、在纖微之界、而確有一定之點、能神明乎用力之道、武技之能事畢矣、贊之首句曰我扼他旁、學者但細玩扼字之意、即能了然於當字之神理、君易以伺字乘字、意非不透、而不復有截擊勁路之神彩矣、

旁字含直來橫受之意、無論拳棍、皆以從旁截擊之法為多也、前手直當四字、為經中所未標注特別

異人之點、學者切宜注意、他種棍法、多前手有曲有直、此則前手無不直者、運用之妙、全在後手、直字下當字、宜注意、與上圖中之當字不同、乃前手當敵之意、無論應用棍法中任何一手、莫不以前手當敵、學者但須牢記、無論何時、棍顛與後脚、必成一直線、前脚如磨心、棍顛向左、則後顛右折、棍顛向右、則後脚左折、前手貴直貴穩、不穩則易偏搖、不能中正當敵矣、後手加拔、拔者對直而言、蓋初時後手亦直、抵隙而後加拔之謂也、後手上拔、則棍顛下落矣、經中棍法過人之處、全在此點、又靈捷、又簡便、通體手法、皆是以逸待勞、制以靜動、浮沈揭殺、以及翻剃滾吊諸法、祇在後手一直一拔之內、大門小門之變、祇在後脚一坐一折之內、神乎無逾於此者矣、

右劉邦協之傳中間亦有拍位不用剃洗落祇撒手殺則又緊矣但無困死人棍之法大抵以用拔剃為是小



門亦然「註」各家棍法不同、故拍位亦因之而異、其理則一也、

右在偏頭關時得之教師林琰者其詩曰壯士執金鎗

只用九寸長日日打一轉好漢見閻王『註』九寸者、謂鎗尖九寸也

[illegible]
左秀俱
前拍住

兩人大門對打不進前脚不折後脚不能勝須有順勢折脚知是逃閃之法

『註』進前脚折後脚、卽是由紅門轉側門、經中棍法、運用全在後手、轉折全在後脚、後脚轉左、則棍顛轉右、後脚轉右、則棍顛轉左、子午相對故也、敵從大門（卽門）進打、我後脚祇須略折、卽能讓過來棍、我身旣讓過來棍、我棍自已入彼小門、因平昔練時、子午已牢牢相對、臨敵不至慌亂、後脚旣折、則棍顛無不已轉入敵小門之理、此爲敵先發、我後乘之法、故先折脚讓過、而後進殺、若在兩人正都從大門對打時、則我須先進前脚半步、折後脚、我棍已深入、方不爲敵棍揭着、一爲敵棍所揭、則萬法皆、都來不及矣、此手不用偸棍轉、直進直折而已、因彼此皆係大門、我棍不爲彼棍所壓、彼此亦都揭不着、若於此時用偸棍、則轉爲彼殺進矣、因我偸時路遠、彼殺時路近也、凡臨敵彼我同勢、總以急轉變爲時、惟轉變時、有須脫橋者、有不能脫橋者、是在臨時機變、不可執一、生門死門之說、萬不可拘泥、經中棍法、靈活異常、無所謂死門也、且敵祇在機變、

敗中尙可求勝、安見相背之勢、卽爲死門、我無實在工夫、生門皆成死門中、我工夫能勝敵數倍、則雖以無道行之可也、安有死門之足忌也、

兩人大門對打棍尾在地下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

『原注』須兩手捧高、使他打不下、『註』此句是後發先至之理、亦卽是直來橫受之理、此條不明言進步、然穿入小門、非進步不可也、棍尾在地下一語、下接起穿字樣、起在他、穿在我、可知兩人大門對打、他我之棍尾、俱在地下、然後可讓他先起、我向他小門橫過半步、偸棍穿進也、原註須兩手捧高、使他打不下、是在已穿過他小門之時、兩手捧得高、則他雖急轉小門、亦打不下、故平日演習揭殺、前手切宜揚得起、不但穿入小門時、得益不小、棍頭着力、亦較低者容易也、

兩人大門對打他弱我用强他强我用弱兩在高讓他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便進接連打殺李欽師父每每用此一步

『註』强弱、非謂彼我工夫之强弱、乃指所用手法性質之强弱、如直從紅門殺進、與硬起硬壓、皆手法中之用强者、穿偸折脚等手、則因强用弱矣、質言之、仍不外彼走紅門、我用側門棍接殺、彼走側門、我急轉紅門壓進也、紅門不轉、側門不穿、兩人對打對揭、永無取勝之時、總之同勢則變、異勢則攻、不特棍爲然、凡武藝莫不然也、經中所謂接救得急、卽是變換得急、武藝有何巧妙、祇在熟中生巧、盡變換之能事、卽盡武藝之能事矣、兩在高、讓他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便進、接連打殺、卽是使彼先動生隙、而我好抵隙進攻也、理法極平庸易解、然初學

者與人角、沿用此理法、卽藝至絕頂者與人角、亦不能逃出此理法也、

兩人大門對打我讓他先起就揭他小門用小翦變大翦殺若他小門來壓我急就下面過大門翦殺

『註』臨敵祗是讓人先動、人若不動、我當以計誘之使動、動則隙生、我始能因其隙爲制人之手、而不至受制於人也、千千萬萬手、皆不外此一着、兩人同走大門、我必轉小門在他之先、我轉小門進殺、用剃用翦、可因時制宜、不可拘執、但剃翦不實、人必亦急轉小門、則我棍在敵棍之下、形勢頓變矣、於此不用驚慌、祗須後脚一折、我棍卽已從敵棍下面、偸過大門、敵棍顚落空、而我棍可當胸翦殺、賓主之形、又不同矣、總之直來直受、不外以小門迎擊大門、以大門迎擊小門、理至易明、法至易得、所難在得心應手、於虛實之道、恆能示人以不測耳、

喜鵲過枝有四

『註』喜鵲過枝、限於中上兩路打來之棍、卽從敵棍下偸穿、同時前脚或向右橫閃半步、後脚隨之、如喜鵲之從此枝躍過彼枝者然、大門轉小門小門轉大門所必用之手法也、下路打來之棍、不能更從敵棍下穿過、故惟有折後脚、進前脚、或小門、或大門、直取敵中上部、若能直沈直壓、破敵大門、則更緊切矣、但此等直沈直壓之手、極難遇準、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故練棍術者、多先練揭殺、後練沈起、揭殺練至手穩、始可練沈起、沈起時棍顚、上下必使成直線、吾師長沙范慶禧、從棍師周三練棍、一年後、周令於一寸寬之窗格中、一沈一起、棍顚不能觸格作響、後復以兩鐵丁釘壁間、上下距離二尺、棍顚亦納一丁、沈起時、丁丁相觸、能達百度、後更捕小鼠數十頭、范持棍立廣場中、周以次放鼠、或遲或速、或連放數頭、范能一一以沈棍斃之、無或免者、周三所用之棍、垂三十年、與人角以千計、而棍顚數尺、

無一擊痕、常言有能者善棍者、其技即可出而問世、言雖近誇、然其棍法之敏捷、可想而知矣、周之棍法、與經中所示絕似、以余所見各種棍、理法之精、實無善於此經者矣

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大門讓他下隨用大翦一也

『註』此手極便用、遇敵不問強弱、凡中上兩路打來之棍、皆可以此手應、惟過大門、我穿小門、則依當時我棍顛所在爲轉移、不能執、彼棍已下、則可用翦用揭、或剃磕皆可、亦以當時彼己之形勢而定、如他從中上兩路打來、見我已將棍抽過大門、或已穿過小門、便不打下、或竟隨我棍、轉入小門、則我之剃磕、皆嫌不穩不實、不若直用直符送書、爲比較的靠得住也、經中所謂隨用大翦、係指敵棍已下而言、萬一敵棍飛舞、於此不肯打下、則我大翦落空、縱棍過遠、敵亦以喜鵲過枝步、穿入我小門、我決救應不及、受傷必矣、且喜鵲過枝步、應敵最靈、變化隨心所欲、不可窮極、經中僅言有四、特舉其效用顯著者也、學者於此等處、能多實練、即能多發明、不必盡拘陳法也、

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小門讓他下剳腳殺去二也

『註』變換之法、已於上句詳繹之矣、大門小門、因勢變易、我棍顛本在他小門、則他直高打來、我自然將棍抽過大門、讓他下、我棍顛在他大門、則用喜鵲過枝步、勢不能不走小門也、學者須知喜鵲過枝是步法、非手法、且是直來橫受之步法、

他直平打來我坐脚過枝進步小門殺他三也

『註』學者既知喜鵲過枝、爲直來橫受之步法、自能領悟他直平打來、我非坐後脚、讓過凶鋒不可、後脚一坐、避開他棍、同時前脚

過枝進步、我棍卽已穿過小門、相隔已近、我棍至少也侵入兩尺、弔翦磕壓、俱用不着、故經中祇言小門殺他也、

直平殺或打來我打後脚卽順勢大門翦殺四也

『註』我打後脚句、打字疑折字之誤、此處用打、無所取義也、他直平殺、或直平打來、我折後脚讓過、與上句坐脚、同一意義、上句是坐脚後、過枝進步、殺小門、此則但折後脚、順勢先用翦、以傷他手、他若揭、我固用殺、他卽不揭、我亦可用殺、經中雖僅言折後脚、未明言進前脚、然前脚無不進者、不進前脚、則不得爲喜鵲過枝矣、順勢大門翦殺句、其中尚有動作、經中雖未明言、學者可想像而得、蓋直平殺、或直平打來、是他攻我大門也、我旣折後脚、則已在他小門、更何能翦殺大門耶、可知我折後脚、他亦折後脚、故大門翦殺上、加順勢二字、

以上過枝俱在下面過入他棍一二尺卽過

『註』過枝因在敵棍下面穿過、故惟限於中上兩路打來之棍、若敵棍從下部殺來、步法未始不可仍用喜鵲過枝、但用不着偸穿也、經中僅舉用偸穿之法、於變換之道、尤略而不詳、善悟者、自不難舉一反三、而資質魯鈍者、見經中但舉四例、則將謂喜鵲過枝、祇有此四種用法、故註中旁及其他用法、於喜鵲過枝之運用變化、雖仍未能盡、然學者可因此明瞭喜鵲過枝、不僅四種用法也、凡棍搭橋、皆須侵入敵棍二尺以內、使敵抽回偸轉、都不容易、而我棍六尺、除去兩手所持處一尺七八、尚餘四尺有零、（雙頭棍有長至八尺者、單頭棍則至長不過七尺、過長過重、運用不靈、反不如輕而短者之能出神入化也、器械不貴能用長、貴能短矣長用、二尺劍與丈八蛇矛者角、勝負之數、未必以　短分也、）非僅入二尺、則敵退後或橫開手

步、卽已說機、我棍卽已在敵棍之上、仍不能攻入者、

他打來臨身在小門則趁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馬回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又一大翦扁身中攔殺「註」此條不過分舉接應大小門臨身之棍、無甚精義、且可用之棍、亦不止此、大概此經成於隨手記錄、故所舉無層次、而多重複、學者但明其理、可不拘其用也、他在小門打來、我前脚橫開半步、後脚隨之、卽已在彼大門矣、故可用趁棍走一打、然起揭翦喝、皆可接應小門臨身之棍、卽後脚一折、挨棍削下、亦是破逼近小門之棍、百打百破、一打百破、言一可破百、百亦可破一也、走馬回頭丁字步一打、在棍法中、笨拙等於仙人捧盤、雖可以之避讓逼近大門打來之棍、然究嫌波浪太大、每每弄巧反拙、一遇進攻神速之勁敵、卽無可挽救、順棍上一殺、用意與折後脚、挨棍削下同、大翦亦須折脚、扁身中攔殺、自是接應逼近大門棍之正道、因無折脚上步之勞、祗將身軀一扁、卽已讓過敵鋒、較之走馬回頭等法、簡捷穩妥多多矣、

治伏棍低棍須用小翦離他手前一尺之間他急過大門我或揭進打亦可飛風箭亦可急變大翦殺亦可「原註」又我小翦他、他抽走、我急進步起高棍打、

須在他手上小門「註」伏棍低棍、皆係從我下部攻入之棍、亦爲驚下取上之棍、故祗能用小剪、在他前手之前一尺剪去、他目的既不全在攻我下部、我

者以全力防下、則中他驚下取上之計、小剪恰能防止其攻入、而故虛大門、引他趁勢急過、我就小剪用揭、不折脚、不擺腰、仍是大門相對、揭卽進打、形勢極爲便利、原註謂飛風箭亦可、因他由伏棍低棍過大門時、必未動步、先抬身、尤必將棍稍稍抽回、然後能過、我就小剪之挸、無須移步、亦不揭不殺、趁他抬身抽棍之際、卽從他棍抽退之路、直向他前腳劄去、亦甚緊切、惟不能困住他棍、故經中以揭後進打爲主、其特表而出之者、以明有此用法也、他急過大門、我由小剪急變大剪然後殺、亦是以大剪困住他棍、與揭後進打、同一用法、原註我小剪他、他抽走、我急進步起高棍打、須在他手上小門、亦是防他驚下取上、伏棍低棍、而遇小剪卽抽走、其非退敗可知、法以不進步追擊爲是、進步則須急切、尤須攻他小門、起高棍打、自在他前手之上、手上句無餘義、

大門接兇棍有五

『註』兩人大門對打、先動手者、多不肯深入、聊爲略引、誘敵進步殺來、我則以後手接殺、所謂兇棍者、起棍直從大門殺進、大抵出於輕敵者爲多、已毫無把握、遇大門直殺入之兇棍、莫不張皇失措、或拖棍退走、或舉棍架格、則一敗不可收拾矣、經中舉示五法、而以高捧接居第二、此在當日爲教練步卒之用、成行列伍、已身左右、皆有掩護之人、而步卒中之棍法高妙者、自不多觀、又敵既從大門直殺入、則其藝疏魯莽可知、故不妨變手舉棍、橫以當之、一響卽換手掉或頭打下、在我輩此時練棍、此類手法、絕非所宜、笨拙無理、莫甚於此、

扁身中攔接一也

『註』扁身中攔殺一手、法已於總步目中註明、此處所扁身中攔接、接後始殺、手法用意皆同、接大門兇棍用此手、本無須先接後殺、蓋旣以扁身讓開敵棍、乘虛直殺、豈不緊切、然經中於此等處、每以先接後殺、爲能困死人棍、學者臨敵既多、熟中生巧、自能以經驗證明此一接之有無必要也、

高捧接二也

『註』總步目中亦已詳其手法、學者但知有此一種接應之法則可、實施應敵則不可 因其變化太不靈巧、且下部太空虛、復以前胸當敵、一敗卽不可救藥、

下起磕三也

『註』此手乃爲大門接兒棍之絕妙手法、雖經中仍主磕後須急用大劈、繼之以殺、則起磕乃在敵棍、不在敵手、故磕後非劈殺不能結尾、緣敵棍從大門直打而下、我棍顛在地、方能用此手接應、法亦曾於總步目中註明、不折脚、不進步、但對準敵前手、猛起磕之、磕時身宜略沈、卽能避去兒棍、前手對準、後手着力、敵手被此一磕、斷不復有抵抗力、若磕在敵棍上、敵未受創、而我棍在下、敵棍在上、我棍一定被壓、敵弱者、順勢抽回、我棍劈殺不着、已失一良好機會、敵強者、乘勢用大劈、我縱靈捷、亦已犯了招架、譬如吾師范慶禧、於立談不間、破名棍師數人、卽是用此一手、因此手穩安詳、極靈巧、不折脚、不進步、故每能出人不意、其難處祇在前手能準、後手有力、練沈起棍有工夫者、乃能磕去不爽毫髮、

我棍略橫離前手一尺受他打一下四也

『註』此手較高捧接、尤爲笨拙無理、何不折脚讓過敵棍、直用劈殺、或用喜鵲過枝步、偸棍過小門殺他、而必橫棍受他打此一下也、然今之棍師、亦多用此法、以接人凶棍、用於棍術不高之敵人、亦每能致勝、然雖勝不足爲法也、

待他打將到身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五也

『註』此條殊不可解、旣是大門打來兒棍、面我能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則是我棍反在上、而敵棍反在下也、二人較棍、豈有如此形勢耶、姑不具論必無此形勢、卽就此條解剖、從大門打來兒棍、而待他打將到身、則我不橫開半步、必抽退半步、始能用手前一尺、磕他之棍、則何不逕用劈殺、直切了當、而必多費一番手續、爲此極

鑷蒿識之一磕也、經中所示臨敵棍法、率與此相類、其用意以爲非接　如扁身中欄撥高棒接）磕（如棍起磕手前一尺磕）後、方急用翦殺、則不能困住人棍、鄙意則謂臨敵不貴能困住人棍、貴在己棍不爲人困住、以己棍困人棍、是己棍亦同在困住之中、正如角拳者之以手接手也、困人未可必、先已自困其手、甚非所宜也、

各接後須急用大翦繼之以殺『註』前註已詳言之、此數語一望能了、別無精義、

他鷄啄我須起兇棍入翦他前手二尺之間『註』此條卽是證明他弱我用強、他強我用弱之意、他雖啄連起、向我中下部打來、故我棍須起得高、直走大門對準來棍劈下、經中主用翦、且須在他手前一尺之間者、因直起劈下、恐他換步穿我小門、則我棍反在他下也、然我用翦、他亦必換步穿我小門、或抽棍退囘半步、待我打入、他若穿小門、我棍既翦在他手前二尺、祇須略折後脚、卽可壓他棍、使不能穿過、此時兩棍交义、皆在二尺以上、他退固可急進、他揭亦可急進、因棍已深入、我棍頰指他前胸、他棍頰在我肩處之空際、他揭不着我、反揭起我棍、傷其自身也、若是平常曾專練揭殺或沈起、有十分把握之人、遇雞啄、則不妨直走大門、對準來棍之前手劈下、謂之以大沈起、破小沈起、蓋雞啄乃沈起之最小化身也、

他連起我連翦我鷄啄他起兇棍我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註』連起、我連翦、若他轉我小門、我卽折後脚壓進、他抽退、我亦急進壓、他若特力硬揭、則不妨讓他揭起、急倚穿過他大門、惟隨穿進步要緊、不進步尋於不穿、他仍[illegible]磕壓我棍、使不得進、能隨穿進步、他用攔、必傷其左肩、他用壓與磕、必傷其右脇、其[illegible]

又慢起不及、此亦因善用弱之道、他棍揭物、故時隨他發起、必以自身下部、我棍方好穿過、我亦硬殺、大小門皆如此、勢必他我之棍、皆因住不能取勝、此等時最宜注意者、偷穿不可太急、非在彼盡力一揭之時、用棍必適當其衝、無由換救、因穿不横前脚、必折後脚、彼不用硬揭、棍頭揚起不高、我棍在上、尚可壓進、兩人棍頭、皆未離子午、而他所以不急進者、因有我棍在上故也、我於他棍未　子午之時、遽爾翻下、穿他大門、是不啻自撤藩籬、開門揖盜也、最好於他未硬揭之前、略加磕壓、以待他盡力揭起、他棍來勢甚硬、我棍自有知覺、虛讓一下、他棍發不可收、必離子午、我隨穿隨進步、他棍不成麼物、更待何時、經云、我雞啄、他起凶棍、我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亦即是此理、雞啄不待他翦下、是以雞啄誘他起兇棍也、他棍已起、未翦下而將翦下之際、我急換步穿他小門、他棍在翦下進行之中、其勢亦抽退不及、與前註讓他揭起、急偷穿過大門、同一虛實互變、剛柔(即強弱)迭乘之理、學者於此等處、果能神而明之、濟之以研鍊之功、臨敵自無窮於運用之時、

他直殺來須進脚向小門翦或向他棍尾小門起變大翦

『註』直來橫受之理、前註中已屢言之、此條即足為之證明、他直殺來、我前脚而他小門、踏進一步、或翦或殺皆可、不必定用翦也、但進脚須在他正舉棍殺來之時、我急從小門迎擊退去、若待他棍已經殺下、則萬分來不及矣、臨敵祇在遲、分寸之間、他棍已經殺下、我方從小門進步、亦如前註適當其衝也、果能練到眼尖手快、他直殺來、我祇須略折後脚、對準來棍前手、亦直殺下去、惟亦須正在舉棍殺來之時、手向他棍尾小門起、變大翦、不過橫法中、有此一種應接之法、殊非緩不能救急、因直殺來之棍、勢不能即應以大翦、故向他棍尾小門一起、再踏進一步、急變大翦

、此在善用大翦者、不清委曲以求其熟手之能實用、遇非勁敵、亦每能以之取勝、故武術家嘗有一手可以破百手之語、蓋皆指武術家之應用最靈手法、平生不出五手、其臨敵時、亦皆不能出此委曲以求其熟手之實用之範圍、不足爲訓也、

凡小門一揭一打一打又一揭終無結尾必須乘揭用小翦過大門結尾或將身抽退他打來我就大門下起接翦他殺結尾。「註」此條明白透澈之至、學者亟當認明乘揭用小翦、過大門句、蓋小門對揭對殺、皆不敢先偸棍過大門、因由小門過大門、勢必横開一步、若我不乘揭小翦、則住他棍、則敵於我横開一步時、祗將後脚折、即可在我大門殺下、亦是開門揖盜之手法也、故第二法不用小翦、即當將身抽退、然身既抽退、則以之打法、全是另起爐灶、與初交手時無異、他打來、我如何接應皆可、不必定就大門下起翦而殺也、且即如此接應、亦未必能結尾、經中如是云云、仍是就小門揭殺無結尾說法、學者萬不可拘執其詞、

凡起手要打要殺俱要在他門內一尺之間未可將手勢發盡待他趕來傷我他手勢已盡此時或大或小或揭或翦或自大下起接各將他棍死了然後進步扁身中攔結尾無不勝也。「註」前總訣中、有一發來深入之語、此條即是此語註解、臨敵應實變幻之道、全在發棍淺深之間、所謂在他門內一尺之間

者、即是在他棍顛相交一尺之間也、過近則嫌深入、變換不及、過遠則脫橋、與不打不殺等、他趕來、我即用揭用翦、而出手太嫩、亦決不能死他棍、因彼此棍顛、都離身太遠、進一步猶不能及也、不將手勢發盡、取其易於換式、可知起手之或打或殺、目的祇在引動敵人步馬、不在傷他、如我遇此等誘敵之棍、不妨舉棍直向來棍劈下、去勢儘管兇猛、但不可進步、棍顛亦祇在他門內一尺之間、敵弱者遇兇棍、必抽退錯愕、我故用雞啄趲進、他壓我翻、他揭我穿、他棍不離子午、我棍顛祇是如蛇吐信、在他周身上下二尺、左右一尺之間、纏定他棍腰、指定他要害、翻飛閃閃、祇待他棍一離子午、即是進殺良機、不可留情不進、故經中棍法、主要在前手要直、後手須用功二蔣、前手能直能鬆、則己身子午、不至相離、後手有功、則穿翻揭殺、靈巧而有力、不至一着敵棍、即驚開一條空隙、無復有抵抗之餘力也、扁身中攔、係逼近敵身之棍法、大小門皆可用、敵棍在我小門、我隨揭逼進、在我大門、我隨殺逼進、若遇敵逼近我身、我急將棍兜、呑後二尺、亦以扁身攔破之、總之不到緊急時、鮮用此手、彼此皆無騰挪餘地、用者不能制勝、則敗不可收拾矣、然在他手勢已盡之後、又困死他棍而用之、則焉有不勝者也、但我輩文人學技、假想敵不妨極強、敵棍能爲我困死、此敵之技、爲弱於我者可知、如此設想研練、終其身不能遇勁敵矣、經中各條、所假設之敵、類不出三五平常之手、蓋當時用之訓練步卒、無取乎高深、陳理過高、反使學者馳騖虛遠、不切實用矣、後之學者、以此爲入門之階、能舉一反三、神明乎規矩之外、固是善學善悟者、即謹守條例、由熟而巧、亦不失爲法度謹嚴之棍術家、經中於棍法之變化、雖多不能盡、而於理則賅舉無餘矣、

法曰後人發先人至知此決不可一發便要傷人徒使

自勢發將盡反爲他人傷戒之戒之『註』此節乃爲前節作註釋、其理已於前節註明、別無深義、學者不難就字句中求之

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註』兩棍初交、我棍在下、則大門小門、任便穿起、無有障礙、不爲人制、因敵棍雖在上、而交叉之處不深、他磕壓翦吊、都不得力、儘可不顧、棍在上者、翻下不易、而攻人中上部、己之下部必虛、敵棍顛既指在下方、最易爲敵所乘、且臨敵不落馬、則下部不穩、進退轉折不靈、落馬則前脚伸出、無論丁八步弓箭步、下部必較中上部、離敵近一尺左右、先易爲敵棍點着膝蓋、是己在上之棍未發、敵人在下之棍、已乘虛攻入也、故經中所示臨敵法、至不能取勝時、每主抽退、待敵追進、乃從下起接、此非臨敵有經驗者、不能道出也、棍既深入、則在下者、揭不起、穿不過、雖有棍、直同赤手、若遇此等時、惟有急抽棍跳退、否則寧棄己棍、緊持敵棍、尚不至受創也

我單鞭壓他變馬前斬草我且大進一步硬用手力他棍自輸『註』此條不曾爲前條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之句、作一淺淺變換之註解、此條是言棍初交時、我棍在上、用單鞭壓、他棍在下、順勢變馬前斬草、乘虛向我下部點進、是形勢已爲他所佔、我若不進步、即盡力壓下、仍是困他不住、他棍本在低、而又變馬前斬草、我棍絞翻、都用不着、惟有大進一步、使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形勢在我矣、若我用馬前斬草、他大進一步、硬壓我棍、我須不待他壓下、急折脚穿他小門、但仍不深入、使他用揭、我隨揭翻下、再從下部殺他、亦是驚上取下之道、因他棍既向低壓、我棍仍從下部殺進、格於形勢、必不能得手、急折脚穿他小門、我棍顛指他中上部、他經驗富足、遇此等棍、必不用揭

從大門取下部、故我棍不深入、他揭我用翻、不揭我用洗用磕、洗磕雖不必能傷他、然得保全下部也、拳棍臨敵、都如奕棋、每於形勢險惡之時、一子變易全局、惟奕棋有從容搆思餘暇、拳棍臨敵、則勝負瞬息之中、存亡呼吸之內、故平日研練之功、與對敵之法、不可忽也、訣云、視不能如能、又疏云臨敵、實以臨敵非等閒事也、湘中拳棍家有恆言曰、一要學、二要練、三要打人心不善、又曰動手不容情、容情不動手、蓋亦謂臨敵務性命相搏之事矣、

凡棍動時須要把握得極堅固方有力

『註』前總訣歌中、動時把得固句、此註釋明白、動時不但手須把握得固、兩手亦須緊合、軟腰墊下、肛門上提、十腳指如虎爪爬地、周身骨節、皆當緊湊不懈、出手方有驚炸之勁、以上所舉、有一鬆懈、手即握固無益也、故動時把得固句上、有遍身俱着力句、蓋打人雖用棍頭、但不着全身之勁、於三寸之頗、不能創人也、但有動時、即有不動時、動時須把握得固、可知不動時、把握即不須固也、若一味固握、則無鬆緊、兩手轉不得固矣、進擊即固、一擊即鬆、有鬆有緊、則久角亦無氣喘力竭之虞、鬆緊之間、關係武術、至爲重大也、

小翦是棍中至要人所不疑者

『註』棍法中多輕靈便用之手、不但小翦、小翦特其中之一也、請舉其餘、如下起磕、墊腳反殺、大小門趁棍走、牽揭、反削、折腳偷穿、飛風箭等、皆極輕靈便用、至於人所不疑、是出人不意之謂、夫出人不意、在運用者、虛虛實實、使人不測、於虛實變換之道、果能神而明之、則無一手不超神入化、豈小翦一手爲然哉、經中特舉而出之者、爲初學者臨敵說法也、

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黏他棍不黏他棍務對他手直

起直落『註』拳術臨敵、兩眼凝注敵肩、棍術臨敵、兩眼須認定敵手、不問他是刀是槍、我棍祇認他手前、向他身殺去、（此殺字是廣義的、如磕吊壓、揭打穿探、皆是殺他、非狹義的揭殺之殺）他從大門或小門打來我不認他棍、祇認他手、我棍不與他棍相接觸、不論大小門、祇看他棍入門深淺、他棍若深入、我不須進前脚、但略折後脚、祇求避開他棍一寸、（藝高者或不及寸）他起我起、他落我落、他棍落空、我棍棍着實、他棍入我門不深、則我毋庸折脚讓過、祇前脚向他偏大小門一寸之處踏進、（如他從大門、則我偏他大門一寸、他從小門、則偏他小門一寸、）我棍卽不粘着他棍、學者須認明直起直落、是沈起、不是揭殺、若用揭殺、則萬無不粘着他棍之理、此種簡捷應敵之法、於前註中已頻頻言之、實是最妙手法也、平日練習此手、個人則習沈起、兩人則習對劈、對劈者、以劈破劈也、彼舉棍迎頭劈來、我亦迎頭劈去、亦須略折後脚、使彼劈落空、我劈乃在他前手上、他不待我棍劈近手、急折脚翻棍上壓、用小翦、我亦不待他翦近手、急抽棍他大門、他亦抽退、復如前迎頭劈下、如此周而復始、習之既久、臨敵自能得心應手、不慈後手接救不及也、

凡小門殺須在他手上方無後患大門亦然『註』此條是言出手不可太嫩、我棍殺在他手上、則他不能用揭用穿、他若抽退、或折脚用反劍、我可直用手力、硬壓進去、使他棍困死、但此理稍有棍術知識者、莫不能知、然實行則殊不易也、彼此手前之棍、各餘四五尺、兩棍交叉點、非深入至四尺以外、安能殺在他手上、果能在他手上、自無後患可言、何者、前條已明言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也、凡用殺、我棍必在上方、學者於此條、可參透前註認手不認棍之理、我用殺、目標在他手上、可知非折後脚、或前脚橫開一步、變成直來橫受之式、我棍萬無由在彼手上也、知此

、卽知此條卽是以彼破殺、非我動手卽能殺在他手上也、如動手卽向他手上殺去、是自犯先實之弊、而授人以後發先至之資、豈但不免後患、卽此一殺、亦必落空而受制於人、此等處、不可專從字面上看去、腦中必須設置一敵、潛心思索、此一殺也、必連類而及殺之前、殺之後、與夫前之前、後之後、彼我相距之遠近　交點之深淺、手勁之強弱、立馬之高下、以及角場之寬仄凸凹、皆當一一旋迴於腦中、如是練習既久、心手相應、臨敵自不待措思、應接裕如、手手若遵照陳法、與同學者套對子相似、安有不勝之理、故前註中主張假想敵不妨極強也、每有習拳棍者、二三年後、演式與對子、皆極可觀、棍顚亦已上勁、四肢之勁、都曾過三、（臂、肘、手、爲手三關、跨、膝、足、爲足三關、勁不過三、則尙陷於肩腰、謂之力、不得謂之勁、攻人不入木也）然、且實與人角、不必其人果爲勁敵、但以兇猛之手法臨之、卽惶急不知所措、平昔研練之手法、覺若忘懷、論工夫、誠勝敵倍蓰、而實施乃如此其艱澀也、此無他、卽平昔研練時、腦中未嘗設置一敵也、

任他揭打或我揭打他我棍亦不離他身五寸卽離亦須卽直

『註』前註中不巳言之乎、他棍不離子午、我棍祇是如蛇吐信、在他周身上下二尺、左右一尺之間、翻飛閃閃、此條中所謂不離他身五寸者、指他身左右而言、人身寬約一尺、不離他身五寸、卽是前註纏定他棍腰、指定他要害之意、對敵祇看誰先離子午、卽是誰先失敗、卽離亦須卽直、棍離他身、直是離了子午、直者、棍顚與後脚成一直線、如羅針之子午相對也、

凡日間將棍一打一揭自習打揭俱要有聲久則自有

力高不過目低不過膝『註』訣云、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打揭與沈起用力不同、沈起是直起直落、打揭是自左而右、自右而左、此條是言單練、不是言對習、所謂俱要有聲者、是棍顛激空氣成聲、非兩棍相觸之聲也、凡練棍時、棍顛破空氣必呼呼作響、但響聲不能大、大者從棍腰發出、勁未到尖也、必練成僅棍顛三數寸之處、發細而銳之聲、本人非習靜聽不着、近棍顛旁觀之人、則聽之若吹唇作響、棍乃上勁矣、若習者發出如以竹竿撲空之聲、音響雖大、棍顛全未着勁、一遇敵棍、卽自離手矣、終其身用不着一手也、高不過眉、低不過膝、亦是前註祗在他上下二尺之意、我之棍顛、上至眉、下至膝、攻守卽已足用、過高過低、不但生隙與敵以可乘之機、且亦虛費氣力、自陷於接救不及之境、

腰力爲上後手力次之前手力又次之『註』腰爲人身上下之樞紐、承於肩、達於肘、以傳於手、是爲手力、承於胯、達於膝、以傳於足、是爲足力、故腰力者、手足力之所由發源也、腰力勝者、每臨敵遇來棍逼近、能不折脚、不讓步、祗將腰勢下、或左右偏側、或前後俯仰、讓開寸許、卽已避過兇鋒、或揭或殺、免騰步之勞、收徑截之效、故腰力之可貴如此也、雙頭棍主要在前手、後手爲之輔、此係單頭棍、祗在前手直當、後手須用功、九字之訣、凡百動作、皆以後手爲主體、故其力次於腰、而緊要於前手也、兩手握棍之方、與用力之道、皆會於前註中詳言、玆不復贅、

彼抽退勿急追彼急進勿遽離『註』此條可語於初學、不足語於經驗富足之武也、兵法所忌、有此二者、因恐不明敵人虛實之情、故有所謂視其旗靡轍亂、而後追之者、拳棍臨敵、不必盡同於戰陣、彼我相對、不逾尋丈、無設伏包圍之足慮、雖有佯敗誘敵、或兇勇猛攻、以亂人耳目之手法、然在臨敵有經驗者、

於虛實進退之道、動手即能瞭然、其故有二、拳棍中手法、雖變幻無窮、難於未動手前預測、但理無二致、左肩向後、必出右手、右肩向後、必出左手、將用脚、身必下頓、將攻人下部、頭必先仰後俯、身忽頓而偏、則掃腿必至、肘上揚而虛晃、則腰脅宜防、凡此種種表示、幾成公例、無所逃於有經驗者之目也、至於用棍、表示尤多、防範尤易、拳有封持不可解之時、棍無是也、拳有擒衣、拔足、鉤、挂、等法、棍無是也、拳有指、掌、肘、肩、足、膝、臀、及頭鋒等攻擺之具、棍僅用得着三寸之顚也、（棍兜棍腰、雖亦有用着之時、然重在守的方面、不重在攻的方面、單頭棍攻人、十九用顚、）故善拳者學棍、祇愁上勁、不愁應用、我棍在高、敵棍必走低、我棍在低、敵棍必走高、穿翻必拆脚、磕壓必抬身、高起於進脚之先、目的在我中下、抽退而子午不亂、意在誘我進追、凡此表示、亦成公例、然第就形式上之言耳、

接高攔有三一扼磕一拔後手一尺剃一進殺接低打來亦然

「註」此條與前大門接凶棍有五、善鵲過枝有四兩撥、同一路擧技法、爲初學者入門之階、前註中已說明經中所擧、不足以卷之、接高攔用磕、須側身讓過他棍、向他前手磕去、此不過示初學者、有一此種接應高攔之法、善於此者尙多也、被用高攔、我棍顚必在低、是欲扼磕他、不讓過他棍、則低能自下起接與拔剃、向他棍迎擊、無由得扼磕他也、然既經讓過他棍、我棍在下、進殺之法、不亦多乎、尙何取夫此一磕也、拔後手之尺剃、自是正當接高攔之法、然不論着不着、拔剃後、仍當繼之以殺、更當去得緊切、務使彼換手不得、拔剃方不應用、至於進殺、更屬廣泛、非特不限於高攔、且不盡屬於接應方面、不拘何種棍法、臨敵皆不能少此一手也、總之某手破某手之說、爲不聰穎之學徒、啓一條招架敵人之路則可、認爲武術中之不二法門則不可、

前註中亦曾經屢言之矣、

打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决再起即急再直當去則他自敗也『註』經中[illegible]條、十九是示學者以虛實變幻之道、而舉例以證明之也、所舉之例不必爲事勢所有、要爲理想所不可無、學者但心知其意推而及於其他、可也、兩人對敵、其機祗在以動攻動、不能以動攻靜也、故曰後發、曰橫受、曰柔乘、無非俟他因動生隙、而我則乘隙進攻也、此理平庸、容易識得、然在研練欠工、經驗缺乏之者、一但臨敵、莫不手慌脚亂、動輿人以可乘之隙、而敵人有隙當前、轉不知其可乘也、此其弊不在心思之不靈、與手眼之不捷、全在研練與經驗之不足也、武術家之於身手、務派成爲機械的、但一啓其機扭、即不煩司機者運用腦力、自能按其程序、爲極靈活之轉動、武術中虛實變幻之道、猶機械轉動之程序也、臨敵本無措思餘暇、非使身手如機械、將何以接應裕如哉、余爲是說或有疑者、敵勢變幻不測、安能由我一方面、爲有程序之轉動哉、余曰、唯敵勢變幻不測、我無措思餘暇、乃不能不使身手如機械也、若能如弈棋者之從容搆思、則亦安所用其矯捷也哉、條文庸淺易識、可就字面觀省、毋庸贅註也、

他起高攔我經趕上迫他如殺狀若打下即接隨時用揭亦可抽讓亦可『原註』有抽讓、有不抽讓、亦須知之、

急折脚順勢翦若迫近就對胸喉殺去俱妙『註』前註他棍在高、我從低殺入、二人交手、彼此之棍、非侵入四尺以外、皆不能到身、然動手即深入、即實打實殺、徒爲後起者之藉口、

犯武術家之忌也、故他起高攔、我不妨經趕上迫他、第不能着實殺下、實殺下、則是自死其棍、以先着讓人也、何則、兩棍初交不能一步侵人四尺、雖實殺下、亦難制敵、而况他棍在上、我棍在下乎、是又犯深入上壓取贏之忌、祗能勢若用殺而不實殺、待他打下、我方接殺、打下何須着眼、他打而不實下、卽接殺、亦是看虛實不明、與趕上卽殺、其弊惟均、用揭卽當繼之以鎖或殺、一揭不能有結局、抽讓當在我迫近、他折脚穿我小門之時、故抽讓後、亦須急折脚、方能順勢用鎖、他不折脚、我已入之棍、安肯抽讓、故條文末句、若迫近、就對胸喉殺去、二語對不抽讓而言也、若是變辟凝注態度從容、進擊如敘跗之針、下有定穴、則動手卽知爲勁敵、己藝無把握者、以罷鬥爲佳、不必爲城下之盟、貽終身之戚也、若虛驕氣溢於外、猛兕之法出於手、盛氣臨人、若一擊卽能辟易人者、甚與者也、其退不妨急追、其進不妨迎擊、觀敵虛實進退之道、此其一、二、對敵與拳鬥不同、拳鬥必受三方面之攻擊、於人之虛實進退、不能盡觀遍察、故拳鬥至要之點、在衝出重圍、旋奔旋迴身相角、則捷足者先追及、仍與對敵等耳、對敵雖亦有三方面、可受人攻擊、然受則祗一方面也、驚上能取下、驚下能收上、而驚左不能取右、驚右不能取左、卽小門可過大門、大門可過小門、小門不能過小門也、彼急進、我棍未被壓安有退理、既被壓、則不遽退、將等死耶、彼眞退勿迫、不過失一進擊機會、再接再鬬、我固未嘗受損、故無妨礙、拳棍雖小技、而運用之妙、可通乎神明、學者經驗既多、每有應敵手法、出乎本人意想之外、又豈經中區區條列之理法、所能盡其神化哉、

棍提起手陽殺去及打去俱手陰陰陽要識

「註」意義已詳釋於總訣中、陰陽要轉、及更有陰陽訣、請君要熟識句、別無他義、茲不復贅、

凡小門殺來待來將到手丁字回一揭折進殺則中矣

『註』此手用處最多、以其靈巧利於應敵也、初學者、勁未能貫至棍顛、硬揭殊不易着實、交义太深、則揭他棍不起、甚至自棍、反被他沈下、險之至也、丁字回一揭、即是讓過彼舊力、然後折脚進殺、此其一起一頓、祇在須微之間、縱彼來勢兇猛、如泰山般壓下、我能將身讓過、棍亦不與彼相接觸、彼他勢已用盡、始以全力乘之、彼不敗何待、此條最緊要之句、在『待來將到身』五字、不但棍法爲然、尤不但此條爲然、凡百武技、臨敵時、莫不皆然、第此理知之甚易、實驗甚難、非平昔於獨習對習之工夫、純熟達於極點、加之以臨陣有素、實難收得心應手之效者、臨敵一遇兇棍、則無不驚慌失措者矣、

下哄待他翦向上直符送書殺上大門哄『原註』或打他手折脚伏下小門殺或伏下待他來一揭殺更妙

『註』驚下取上、驚上取下、爲一凡百武技臨陣之不二法門、條列中之哄字、即是驚字之義、下哄云者安意似直取彼下部、而棍不深入、務使彼疑我實係直取、不[illegible]深入、將棍向我前手翦下、不知我棍之不深入、即是待彼將棍翦下、自虛空其上部、我棍乃得乘虛直刺、直符送書一手、在南方棍法中、謂之打針、在槍法中、謂之中平槍、老手勁已貫顛者、鮮用此手、然一遇能用此手之機會、則敵之受創、爲無可解免、不能揭、不能沈、至於翦吊諸小手、尤不能近、故下哄待他用翦、彼上部既虛、我用直符、理無不中、因彼棍方向我前手翦下、我同時直符、彼抽退與左右避讓、皆形禁勢格、萬分來不及也、大門哄、伏下小門殺、乃是驚左取右、驚右取左之理、或下哄待他翦、同一理法、原註中、或打他手折脚、亦是此理、蓋打他手後、即折脚過小門、或過大門、仍是虛實相乘、奇正相倚、法無二法、理無二理也、伏下待他來、一揭殺、自較大門哄、伏

下小門殺便擋、纔伏下小門殺、須用過枝步、過敵敏捷者、於我過枝時、祗須略執後脚、一反手殺、我前手受創、卽無可逃、縱令我棍能硬起、使彼反傷不下、然巳不能再伏下、從小門殺他、不過枝、不折脚、僅略略抽退、伏下待彼追進、我一揭一殺、在勢順而便、手脚乾淨、殊不吃力、故曰更妙、

我將棍畧高畧侵入他來接我即丁字步滾下殺

註：我接他棍、務使接着、他接我棍、務使他接不着、我接不着他棍、須急抽退、換步換手再進、他接不着我棍、須趁他接不着、將抽退時、直趕殺上去、不許他有換步換手之餘閑、如此一連幾棍、縱彼以善退善避兇棍得名者、亦必手慌脚亂、臨敵而至於手慌脚亂、安有不失敗者、條中所云略高略侵入、非眞略高、眞略侵入也、意若從高侵入、而實不高不侵入、又是用一哄字、故曰略、若眞侵入、若眞侵入、則距敵若干尺、侵入若干尺、何可言略、他來接由上、雖不着待字、實含有待字之義、因我棍在高、又巳略侵入、他來接、則他棍顚必向上、故我棍之下、滾而後殺、滾是陰陽轉換、使棍發生彈力、緊靠他棍而下、他棍遇彈力、自不免辟易、但得他離開子午一寸、我棍卽可自由殺入、如入無人之境、其所以須用丁字步、乃就初學者說法、誠慮接棍兇猛、我棍在高、滾下若失之軟弱、則不但前此之略高略侵入、皆成虛設、反爲開門揖盜矣、用丁字步、稍避兇鋒、然後趁勢滾殺、方是萬無一失之法、祇是丁字步與滾殺、雖有先後、非同時並舉、然須十分靈捷、亦宜不使彼有換步換手之餘閑、否亦滾殺不着也、學者於用此類手法時、但能存一祇等他來、我卽下手之心、自不至有緩不濟急之弊、條中卽字、最是要緊、蓋不卽、則不能滾下殺也、用兵祇在善於設伏、凡百武技、皆嫌於用兵、而尤難於用兵、伏貴不令敵人知、故曰伏、若敵巳知我之略高略侵入、乃爲丁字滾傷地步、却不來接、而遲以兇劈、或直打直挑、亂我步法、乘我亂時、棍離子午、直殺入來、則我爲設伏

來成、轉敗於伏矣、古人謂兵不厭詐、武技亦不厭詐也、此中消息、惟精明幹練者、能以詐力勝人、且能頻頻用詐、而人不覺其詐、亦不能直認爲詐、故曰、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奇正相倚、如環無端、若在資質魯鈍者、論理而言令習武技、如必習之、則凡技中成法、如此經所條列各端、皆須嫺練至百分火候、必務使其四肢百骸、如機械然、有觸即發、不令不止、而後可語臨敵、

他起高攔打我折進大門將他棍尾或半棍敲下進齊眉殺

『原註』須知有順勢、敲時切不可沈自棍、『註』此係是言高來高接之法、前此所示、多乘虛不接觸他棍、彼棍在高、我棍自低殺入、彼棍在低、我棍從高殺入、即間有接觸、亦是虛接、或引彼棍走高、我棍急翻下、以攻其低、或引彼棍走低、我急穿上、以攻其高、無如此條之高來高接、而仍攻其高者、彼我棍尾、都在小門、必須折進大門、方有變換、方有施展、此理大小門皆然、故前條有凡小門一打一揭、一打又一揭、終無結尾之語、所謂必須乘小翦過大門、或將身抽退、他打來、我就大門下起接、翦他殺結尾云云者、與此條我折進他大門、同一求有變換、求有施展之理、敲他棍尾、與敲他半棍、原無分別、同爲使彼棍讓路、我棍好由此路殺進、不過應用之道、其特殊處、厥有二端、一屬於勢者、一屬於藝者、屬於勢者、如彼我之棍、交义點在棍尾二尺以內、欲敲其半棍、則非大進一步不可、勢不能不敲彼棍尾、若交义已深、豈有退一步而敲其棍尾之理、棍尾難上勁、故敵人棍尾、易於敲動、然因其難上勁、易敲動、敲時自棍亦易沈下、半棍難敲動、而敲不動、自棍亦不得沈、兩兩相較、仍無軒輊、第視己藝之造詣爲何如耳、己藝足有把握、自以敲其棍尾爲靈活、不必拘泥困死人棍之語、然此乃就僅敲人棍尾、與敲人半棍而泛言之也、至如此條、則不論在勢與藝、皆以敲棍尾爲宜、因敲後繼之以齊眉殺、若敲在半棍、自棍縱不沈下、順勢殺去、亦在彼咽喉與胸部之間、欲用齊眉殺、轉覺不便、余於此條、曾與人對演數四、不

折脚進大門、則敵彼半根、便而有力、一用折進、便非敵棍尾不可、海內明達、幸有以正之、

凡進殺須急回頭丁字退方穩『註』條列中所舉理解、大抵爲初學者說法、苟其人之技、能神明乎規矩之外、則凡百理解、皆不足以拘泥之、臨敵時、左右進退之道、皆應有其確切不移之點、非漫然爲左右進退之周旋也、其人之技藝、至於何等、但觀其臨敵時之左右進退、能處處不失之分寸、則其技藝之純熟老到可知、兩人技藝相等、角時勝負之數、全繫於左右進退之中、無可絲毫任意之處、然非初學者、可以語此、初學者之左右進退、如幾何三角之有公式然、按照公式、研習既久、巧自熟生、某手之後、勢必繼之以進或退、或左右、不容腦中措慮、進退左右、即已如式、進殺急回頭丁字退、不問進殺之虛實、皆應急作丁字退、其理在不將己勢用盡、手手留第二發之餘地、虛進殺、固須急退、蓄勢以待其追來、即實殺、亦不能有一殺、便可使敵無復能抵抗之自信力、敵既尚有回手抵抗之可能、則我進殺、勢已用盡無餘、苟不急退、不等於束手以待敵之反攻乎、所謂方穩、非僅方穩、直不如此不可也、

大門高哄殺去四五尺他來抵壓我回頭牽進殺小門亦然『註』他持棍定馬不動、以逸待勞、祇等我棍殺進、看我空虛、在何部分、即向我何部分、乘虛直入、絕不招架我棍、此之謂以攻爲守、拳棍臨敵時、最便用之手法也、嘗莽滅裂之夫、當之無不受創而退、經中頻頻以哄殺教人者、即是爲此、他不動、我務爲千方百計、哄之使動、若我受他哄、惟有立變其主客之勢、亦以哄報之、難處在虛實相乘得快、與看人虛實分明、認虛作實、病在誤退、認實作虛、病在誤進、所患相等也、哄殺切不可自離子午、他棍來時、我方能用牽、牽離他棍子午、我棍乃有天然之路徑可進、此條是大門哄、大門殺、小門哄、小門殺

、進退從直線、不左右折脚、

梗直大門哄殺去四五尺待他來抵剪就剪他大進殺

小門亦然

『原註』須知有順勢、丁字回亦可、

『註』上條哄殺他上部、故待他來抵壓、我用回頭牽進、此條是言哄殺他中部、故待他來抵剪、就他剪大進用殺、理法皆同前條、惟就剪他大進殺、疑應作就他剪大進殺、大門剪雖可用以破剪、然哄殺既去四五尺、他剪來、我棍在低、勢不能以剪破之、且將大進殺、乃用剪自行就誤、於理於勢、似不可通、况無回頭折脚之明文、而又有大進之語、則是硬憑實力可知、已哄得他來抵剪、我何須更去剪他、大進殺之、豈不直截痛快、依原註丁字回頭、則剪他無礙、然亦是多此一剪、終以就他剪爲、

侵他三四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大進趁棍進殺

『註』低打低揭最妙、若於此等處、用大挑大劈、則未免敵人忙亂、己已氣吁氣喘、不復有待人餘力、連連揭打、全用手力、身體不起不頓、前手直向敵方支住、後手一拔一按、棍尾上下在二尺以內、務成直線、偏左或右、即是離了子午、他棍可對準我棍劈下、傷我前手、因我棍已侵入三四尺、他但略進半步、棍尾即可達我前手、儘管我低打低揭、他祇靠棍劈下、我决無可逃、我棍上下成直線、身在棍後、他不誘我離開子午、便靠棍劈下、棍尾亦劈在交處、非但傷不着我手、且不能近我之身、不過我連連揭打時、須一趕步、旋揭打、旋趕進、惟每趕步、至遠在五寸以內、揭打愈急、趕進亦愈急、方能使他慌亂、若立馬不動、僅以棍尾上下揭打、與他不相干、他安所用其

慌亂故、待他忙時句下、有大進之語、可見他未忙時、我已步步小進、祇等他忙、便大踏步殺進、所謂趁棍、乃靠緊他棍殺去、因兩棍相交、在一條線上、我不折脚穿翻、他棍縱離開子午、我不靠緊他棍殺下、創他亦不能深、 趁棍進殺、我棍纏定他棍、他卽欲穿翻、我可因勢改、反殺、他棍抽退不可、急進不能、此之謂困死、彼此一脫橋、則主客之形勢頓易矣、此種手法、亦是棍法中之公式、不可移易者也、若我遇人低打低揭時、手脚不可忙亂、固是當然、但破低打低揭、照例利用大劈、與直挑直打、前注中有小沈起破大沈起、此處亦可用大沈起、破小沈起、然折脚進打、與墊步進殺、皆可破低打低揭、惟不可因他趕步進、我卽節節後退、一行退後、卽不可收拾矣、

横直哄殺去四五尺任他打或揭我就尋他虛處大進殺去

「註」此條是強敵時、最普通手法、卽是哄他動、動則有隙、乃乘隙而擊、其或揭或打、皆與我進擊無關、理法殊平庸易識、初學者亦能道之、然充類至盡、童年學藝、皓首不能盡之、拳棍之法、愈是平庸、愈是難能可貴、此條重要、在哄殺去四五尺、哄殺而至侵入四五尺、則去殺實不遠矣、故不妨任他揭打、祇要他動、卽爲我踏進殺去之機、所謂尋他虛處、其虛處並不待尋也、

凡他棍來我避他抽退我急隨殺極妙不急不可去

「註」避他抽退、便是不讓他抽退、非避他來棍、而我抽退之也、旣不讓抽他退、自當趕急迎殺、不招不架、祇是一下、卽是此類應敵法、亦不問他來棍虛實、兩人舉步動手時間、與同時並舉、相間不容髮、遲則無及、或且轉爲所乘、故曰、不急不可去、惟是以此類手法應敵、最要是眼明手快、來棍虛實、雖可不問、然高低不能不辨也、旣彼我動手、與同時並舉、間不容髮、則非但無搆思餘暇、且無審辨

來棍高低之餘地、是在臨敵有素、能於敵人神色目光中、得其出手高低之表示、而爲之備、而迎擊之、乃能以此類手法應敵、若胸中毫無成竹、見彼棍打來、漫然同時打去、直是不解武技之人、蠻爭鬭門之打法耳、何妙之有、余同學中、有解我避他抽退句、爲他棍打來、我將棍抽退避開者、並謂我急隨殺、爲抽退後、急隨殺、去僅就字句、未嘗不可作如此解法、然果如此應敵、豈非極尋常之打法、且將何以解於不急不可去之句哉、他棍打來、我或限於勢、或限於力、不能應、自當抽退、祇是他打來、我抽退、他始終佔我先着、我如何能急隨殺去、豈他一打之後、卽立住不動、任我自由搏擊乎、此於理不可通、於勢不可能者也、讀前條凡進殺、須急退回丁字步、方穩、之句、可知一棍打去、不問虛實、不問着否、皆須急退回、故此條從反面重申之、不讓他抽退、急隨殺去、許爲極妙、

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牽伏下他趕來我一牽揭進鑿

『註』千條萬條、總是教人用詐、此條更是詐而又詐、高進入、丁字退、牽棍退、伏下、一牽、一揭、種種舉動、皆是爲進鑿地步、屬於他一方面之動作、雖祇他趕來三字、然就我一方面之種種動作觀之、他應我之手、決不止此、讀此書者、貴在逐字逐句、設身處地、一一思量其來蹤去跡、然後能心領神會其作用、若僅就字面、忽忽讀過、則是他持棍不動、一由我從高進入、丁字回頭一牽、牽後伏下、他見我伏下、始行趕來、而趕來後、又立住不動、由我一牽一揭、牽後揭後、繼之以鑿、世豈有如此角勝之棍法耶、且我從高進入、他若無應敵之手、我抽退伏下待之足矣、安所用丁字與牽、而後能伏下也、他應敵之手、可由我一方面之動作、而推測得之、且其手法、簡捷殊甚、彼我工力、正爾相當、惟其工力相當、始得逼出此一鑿之妙着、我大門從高進入、他若舉棍架格、或抽退、或避讓

些須、等抽再論矣、我又焉有用丁字牽伏下之必要也、觀高進入後、繼之以丁字牽伏下、可知我棍從高進入、他棍卽已向我胸　、或下部點進、並未退讓架格、我棍在高、攻人未着、而人已從低點進、在勢不能不以丁字退回些須、避其兇鋒、然拳棍臨敵、貴在虛實相倚、因避人兇鋒而退、退本是實、能順勢一牽、則退爲虛矣、牽本是實、牽後卽伏下、則牽又爲虛、而伏爲實矣、但伏安得實、他趕來用殺、我伏在低、勢必能後發先至、亦可不招不架、直起迎擊之、使捷穩妥、牽揭爲多事矣、惟兩方工力相當、他雖趕來、却不用殺、竟用低打低揭、或雞啄向我顚手點進、且不卽深入、我起則深入、他棍尾下指、我若直起迎擊、勢必爲他棍所格、而前手正當其棍尾一尺之間、險之至也、故於此時、不能不將伏下之身、略向後仰、隨手將棍一牽、然我用牽、他必不令我牽着、換步穿我小門殺下、於是我之牽後用揭、乃能收勢、一揭卽擊、憑伏下暴起之勢、他雖欲抽退、或用穿翻沈磕、皆來不及矣、此之謂逼出一妙着也、

我打棍後繼以殺殺後大門卽當探洗洗而後殺小門須小牽『註』此條無甚深義、書中重困死人棍、所謂打後繼以殺、洗而後殺、皆是此義、然余非主張必困死人棍者、故不多及、

兩棍相交他抽回伏地開小門我直棒慢慢指去待他發殺然後揭牽或剪進殺他『註』此條不啻爲前條『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牽伏下、他趕來、我一牽揭進擊、』作一反面解釋、他抽回伏地、我若直趕上去、勢必遭他一擊、惟有棍尾向下、指定他前手、他用牽、我用揭、他在低、任換何種手法、我祇認定他前手竄下、一竄卽進步殺他、

他直殺來我直殺去我將脚折過分分將手反陰陽蓋殺去

「註」最妙最妙、此之謂墊脚殺、亦名反殺、前註中巳屢屢言之、敵人從小門穿我大門、或從大門穿我小門、此種反殺、最爲適用、具有後發先至之妙、將脚折過分分句、是後脚、不是前脚、蓋殺時、後手握棍兜、在前手脇下、用力略類大劈、而實是反殺。但有時折後脚、不用反殺、看敵人所主地位如何、反正因之變易、如敵人棍尾、在我右方、(以右手在前之棍爲標準、)我折後脚殺下、卽非反殺矣、兩人大門對打、他忽然抽棍過我小門、我用此反殺法、百不失一、因他走弓、我走弦、勢必能後發先至、學者但須記取此手、不論正殺反殺、當折後脚時、身宜向上略浮、我棍殺下時、後脚宜墊起、祇脚尖着地、殺下方能得勢、緣前手直指敵方、低則不能蓋殺、高卽難於得力、身一浮、脚一墊、殺下之棍、自不患不重矣、若他直殺來、我直殺去、他折脚在我之先、我折脚已無及、則惟有急坐後脚、將身略向後仰、偸穿過橋、靠他棍反削下去、不過穿時、換花不可太大、最好挨棍穿過、平日練習旋手、確有火候者、於翻穿極能討巧、反削時、兩手陰陽亦須反、手法略類反殺、惟用力有區別、反殺身宜上浮、後脚宜墊起、棍顚從上而下、殺下時、頭須隨棍向前一俯、反削身宜後仰、後脚宜坐下、棍顚從裏至外、前手陽、後手陰、兩手橫平削去、凡此類手法、難處祇在使全身之勁、貫到棍顚、初學勁未上棍之人、雖明知此種手法、亦決不可用、因偸穿已不容易、穿後更用反削、十九用不靈活、棍顚巳上勁者、縱削人不着、而一削之後、卽巳回復原狀、後手確能救急、故不慮敵棍之換式接連打來、且此類手法、卽其人勁巳上棍、苟未嘗將此手提出、單獨研練、一旦卒然用去、猶時有過火與不及之患、況初學勁未上棍者乎、故初學者於種種手法、須一一提出、單獨研練、既能手手窮其變化、復可引活勁路、不至臨時牽扯、周身如膠漆不靈、惟單獨研練時、不可着意使力、一着意則仍陷於肩背、不能引活、不能傳到棍顚矣、

他將棍打下丁字回頭伏我就移脚去就他棍尾連打連揭待他忙直進殺『註』此亦是前條我大門裔進入之反面註釋學者可於此注中推求之、不復贅釋、

凡兇棍打來我順勢敲一下就扁身中攔兼大僻連連疊革進去破雞啄亦是如此『註』前『大門接兇棍有五』一條已可作此條註釋、『我順勢敲一下』卽是『待他打將到身、用手煎一尺、磕他一下、』此手不足爲訓、前註中已詳言之、且兇棍打來、我用扁身中攔、何必於中攔之前、敲他一下、無意識極矣、兼大劈、更是疊床架屋、況加以連連疊革進去、兇棍之兇、安便兇至此乎、破雞啄亦是如此、是指連連疊革進去而言、非指『敲』『攔』『劈』也、與前以鷄破雞啄之法同、僻是劈字之誤、

兩人大門對打連幾下待他忙時急抽回讓弔大進步打『註』兩人大門對打之時最多、故書中屢屢言之、此條之意、重在趁他忙時抽回、他條皆待他忙時進殺、而此獨言忙時抽回者、因對打連幾下、彼此相逼已近、進殺殊不得勢、故抽回後、繼之以大進步打、此不但大門對打爲然、凡換步換式、皆須抽回、然後大進、余意俞虛江先生著此書時、必是隨時隨地、偶有所得、卽秉筆記錄、故條文絕少秩序、而毫無精義及笨拙無理之手法、尤屬層見疊出、蓋當時用以訓練步卒、臨敵不僅是個人生死關頭、故出手必先求能保守自己門戶、次之則將他棍困死、有餘力方進殺、雙方皆係羣鬥、立我左右者、能出手助我、則我苟能將他棍困死、使他無囘手抵抗之力、我手卽同時被困、而賴有左右能助我之人、亦無妨礙、前清光緒年間、行伍

中盛行南洋器械、其手法蓋較此書中之無精義者、笨拙無理者爲尤甚、

大門起高棍打移步盤山托『註』此條手法、惟行伍中能用、因處左右無餘地可避讓、他高棍劈面打來、我旣不能左右避讓、惟有雙手舉棍腰以當之、任他敵打一下、隨響聲起棍、乘他棍來路、亦高劈面下、[illegible]處祇在移步兩字、然笨拙已至無以復加、蓋接應大門起高棍、靈捷穩妥之方法極多、何必用此盤山托也、洋器械中、亦多用此法、不足爲訓、

我扁身入此時不顧性命了只兩目認他胸前棍上空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下『註』此條確是至理、確是不易之言、我旣扁身入、彼此逼近、正是性命相撲之時、諺所謂不是魚死、便是網破、此時若稍稍留手不出、必敗至不可收拾、兩目認人不認棍、亦正是此等時候、

滾是他平直殺來我棍在高逐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尾相遇順滾至他手殺他身剃是他高打來或高殺來或他雖把定未動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抵尾量一尺之處與他棍尾或棍中相遇剃下至他手殺他身此滾剃之不同也然下起磕彈何以不滾剃曰磕旣

響一聲恐他棍開或沉無橋可乘故必打剪然後殺『註』前總歌訣上剃下滾分左右句中、已註其手法、此類手法、應用之道、本極易明、在曾研練有素者讀之、無所用其註釋、門外漢雖讀註釋、亦莫能明其所以然、此書坊本乖誤、每多字句脫落、及前後顛倒之處、一若當時全無校讎者、卽如此條、原文爲『二龍爭珠殺、就採下、不用提起棍、此全是手法、前後手俱有法、正教師童琰父所謂尾相遇、順滾至他手、殺他身、剃是他高打來、或高殺來、或他雖把定未動、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棍尾、量一尺之處、與棍尾或棍中相遇剃下、大小門皆有滾剃、順至他手、殺他身、此滾剃之不同也、下起磕彈、何以不用滾剃、磕既響一聲、恐他棍開或沉、無橋可乘、故不打剪然後殺、』云云、乖誤處、在混合前後兩條爲一條、而脫落『滾是他平直打來、我棍在高、遂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二十四字、及末句『故必打剪然後殺、』必誤不、又多出『大小門皆有滾剃順』八字、至二龍爭珠殺一條、脫落之句更多、關係更大、當於下條詳言之、照原文忽忽讀去、亦似可通、祇一按書對習、或逐字逐句、設身處地研究之、其乖謬無理之處自見矣、此條從防風茅氏武備志教藝中錄出、足證坊本之誤、有武備志所未載、而乖謬與此條相等者、余識淺不足以糾正之、則概存其原文、不加注釋、

二龍爭珠殺就採下不用提起棍此妙全是手法上前後手俱有法正教師童琰父所謂臨時取力也我扼他旁亦是臨時取力須因悟他臨時取力口訣『註』此亦是從教藝中錄出、原文『此妙全

是手法上』脫妙字上字、而[illegible]教師童琰父所謂以下數句俱脫落、臨時取力四字、確是凡百武藝之重要口訣、善武藝者、莫不能知之、而鮮能道之、南拳中所謂寸勁、所謂驚勁、皆是臨時取力之勁也、不僅初交手時、臨時取力、手手是臨時取力、前註中所謂鬆緊、亦正是臨時取力之意、因是臨時用得着時方取力、用時之前之後、乃不取力、故謂之有鬆有緊、此在平日單獨練習時、不可不注意、若一味使勁、一路拳棍之式、從頭至尾、自以爲未嘗懈鬆半點、實則愈演愈笨拙不靈、故此數語亦關係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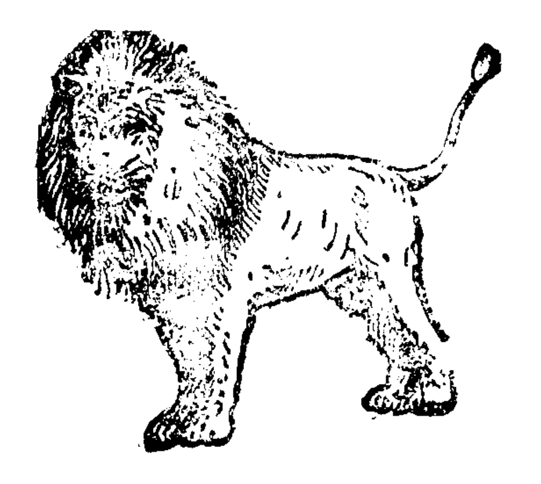
但凡打敲採洗俱用後手功夫故棍不用提起高今之欲用力打人者惟恐棍提起不高打不重蓋祇是有前手之力無後手之功故耳『註』豈僅打敲採洗、須用後手功夫、茲不過舉其一端也、單頭棍之妙用、全在後手、前手祇是盾前當敵、不偏倚、不曲屈、種種作用、胥從後手發生、故單頭棍以左手在前者爲佳、人之右手、莫不較左手靈活而多力、單頭棍旣重在後手、安可以笨滯無力者充之、至於打人不能重、雖與後手之功夫有關、然所患尙不盡在後手、乃因全身之勁、未能由肩背傳達於棍顚也、練拳者所患、亦何獨不然、知臨時取力之重要、時時注意此點、其勁乃能過三、勁未過三者、臨敵雖知後手用功之法、打人仍是不得重、欲棍顚上勁、非手手折練時、順用自然之勢不可、一着意使力、則終身不能上勁矣、

把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決再起卽急再直當去則他是敗也『註』理是說得過去、但於事勢、似不可通、臨敵用詐、須用得手手皆若生成、嘗如此乎、本是實意打去、因未嘗打着、遂急

以後手（非前後手、乃後繼之手、）接應、而前此實意打去之手、須使人疑是用詐、有意引其招架式進接、如此方是奇正相生、虛實相倚、豈有安排等待、在數回合以前、即預備打到中間、他打來、我接起而不打下、以待他再起、我再打下之理、此或是當時俞虛江先生、見諸教師相角、偶然有此一種打法、而收勝利之效、遂援以爲例、書中如此類者、頗不少、學者略師其意可耳、

我打他接我須不與他接着即轉挑起進打或埋下引他打下我起接則爲後發先至

『註』此眞是臨敵要訣、所謂轉挑起進打者、即是急急翻下、從他棍底打進也、我棍打去、他來接、我棍本在上、他棍在下、我若用磕用壓、勢已不能、何也、棍既打去、力亦隨之過去、他來接之力方新、磕壓必不得當、他棍之勢向上、我磕壓不住、他乘勢進擊、我胸部必受創、於此時用旋手、將棍翻下、繞他棍底偷過、我棍仍在他棍之上、若以生死門論、則我棍在生門、他棍在死門矣、不過將棍翻下時、須坐實後脚、上身微向後仰、並非怕他棍傷我、因兩棍交點已深、棍尾都侵入有三四尺、非身體向後微仰、恐翻下時、礙着他棍、而翻過之後、進打必須身向前俯、有仰在先、則俯易於得勢、此又理之最顯明者也、凡伏下待人來而反攻之、皆較易得手、然亦是當先審敵之強弱、若敵非魯莽、把棍指定我前手不動、俟我起則急擊、豈非自困之道乎、果能以伏引他打下、則我更何須起接、直暴起擊之、亦是他走弓、我走弦、乃眞後發先至也、



●拳術傳薪錄

平江向愷然著述　　古堇姜俠魂校訂

吾年十七渡日本。與吾師王志羣先生居密邇。湘人湯松何陶等。慕吾師拳技。約壯健而熱心研鍊者七八輩。賃屋於市外大久保。每於星期三六及星期日。抨擊其中。吾師苦道遠。車行岑寂。每强吾與偕。其時吾不喜技。且體魄荏弱。殊無研習之意。然目染漸久。依樣葫蘆。亦頗能模仿其手足之來去。吾師欣然曰。若輩意志雖强。而體魄苦限於天賦。皆不及汝敏捷也。曷從事焉。少年喜譽。聞師言。意少動。課餘輒於室後小院中。膽擊少許時。一月後。漸生研鍊之興味。遂於早夜專習之。又三月。興味更濃。行旅坐臥。皆不忘研鍊矣。而湯松何陶輩。早已輟鍊。師乃得以技一意授吾。茲篇所記。悉出吾師口授。惜當時未嘗筆記。迄今追憶。已遺忘十之三四。然卽此已足爲研鍊拳技者之借鏡。第隨憶隨錄。因難次序。幸閱者諒焉。

王師曰。習技者。每喜戲較。此是習技家大毛病。久而久之。出手必不老辣。臨敵祇在抵隙。敵雖有隙可乘。而出手太嫩。不能創之。則敵已抵吾隙矣。故曰一硬不破。一快不破。硬在快先。卽含出手須老辣之意。

對打非戲較也。習技不可不習對打。對打首在練眼。眼不經練。非特看敵人勁路不明。臨陣失敗。全壞在眼上。手足不對。鍊弊祇在進退無標準。出手無把握。果能獨鍊功深。此弊自然無有。惟眼則非單純的獨鍊所能竟功。

對打時眼光易準。因有一定之手法。如何攻。如何守。不能移易。臨敵與對打之手法。完全不同。對打有接手。且出手多留頓不收。臨敵則接手留手。俱爲敗着。故對打之意。專在練眼。手足不過能借此引活勁路而已。

現今練拳術者。絕少眞功夫。卽享大名之老拳師。計其平生苦練不間斷之時期。至多不過三年。動以數十年功夫眩於人者。欺人之談也。果能苦練三年五載。在拳術範圍中。無藝不臻絕頂。

練拳尙工勁。搬石掇担。（名仙人担。以二石餅。貫竹兩端）能增加氣力。非勁也。力愈

大勁愈少。去拳術功夫愈遠。

空氣之抵抗力無窮。故工勁以空氣爲練具。

練勁須知一催字。上部以肩催肘。以肘催手。下部以腿催膝。以膝催足。知此卽知手足之勁路。

世人言拳術派別。動謂南拳北腿。一若南人皆不善用腿者。此殊不然。南拳中用腿者極多。惟用明尖者少。踢腿過頭額者爲明尖。用暗劃。踩子脚。連環拐。鴛鴦拐者多。北人雖善用明尖。然與善南拳者角。每以明尖失敗。蓋明尖之難用。纔成爲拳術中之敗手。凡能以明尖制勝者。卽不用明尖。亦能取勝人。而至爲人明尖所中。則其眼光身手必並逃躲而不之知者。明尖之用。便於羣鬥。因羣鬥必多笨漢。若一一揮拳擊之。則其跌不遠。其創不深。退而復集。必爲所窘。腿之勁。較拳必倍。笨漢旣不知躲閃而羣鬥尤妨礙其騰挪、故擊無不中。中無不創深跌遠。無復戰鬥之力。其未受擊者見之。亦必股栗而退。

手足吞吐之勁必同等。例如以五十磅之勁打出。亦以五十磅之勁收回。吞吐勁不相

等。病在遲緩。故敵人得接其手而還擊之。

快由於有勁。無勁必不能快。吞吐之勁相等。則無留頓不收之弊。敵非但不能接。且有時受傷。尙不知手之來路。故對打有接手。臨敵萬不可接人手也。

臨敵全恃兩眼。兩眼惟注敵人之肩。不可他瞬。敵左肩向後動。必出右手。右肩動。必出左手。用腿時。肩必下沈。或後仰。此爲不可移易之表示。惟個人練習時。兩目須注視自己出手之的。疾徐高下。隨之。手眼不合。是大毛病。

鍊拳式（卽整軀之拳）與折鍊散手不同。拳式中之手法。不必手手能致用。故鍊時。心中毋庸假想一敵。折鍊散手。則非有假想敵不可。

鍊拳式之目的有四。一在調勻氣。二在活動身手。三在習慣持久。四在發舒筋肉。而致用不與焉。

致用非折鍊散手不可。拆鍊之散手。雖從拳式中化出。然不拆練。則終年打拳。亦不過於熟中生巧。心領神會其一二手之運用而已。決不能得全式中之變化也。

拳式中。掌則明示其爲掌。拳則明示其爲拳。及攻守之部位。皆表露於外。無一手不能

一望而知其來去者。必非高妙之拳式。

我輩生當武器發達至極點之今日。練拳決無專練一部份之理。前人多有鐵頭鐵臂鐵腿之稱。皆是專練一部份者。違反生理。不足爲訓。卽其成功。亦甚容易。金鐘罩鐵布衫諸藝。雖不專練一部份。然其閉塞周身毛孔。改換腸胃。使四肢百骸成爲機械的作用。尤有妨害生理。且與拳術無涉也。

湖南辰永郴桂各州。皆崇尙氣工。（俗稱蔽桶子湘人俗呼身體爲桶子）其成功亦與金鐘罩鐵布衫相等。同一無關於拳術也。但能受人擊。而不能擊人。則亦何取於拳術哉。

拳術有五合。無論南北派。陰陽勁。內外家。胥不出此範圍。五合是由心與眼合。眼與手合。肩與腰合。肘與膝合。手與足合。手進足不進。不可也。足進手不進。亦不可也。其弊在嫩肘膝不對。則勁路反戾。肩腰不合。則勁不過三。（肩肘手爲三關。勁由肩條達於手。必過三關。始能及於敵人之身。）不過三。則手雖及敵。不能制之。拳術家有送肩之說。卽肩腰相合。以腰送肩。以肩送手也。五合有謂心與意合。眼與心合。手與眼合。肩與腰

合。腰與腿合者。大旨略同。惟强分心意。殊屬無謂。而不言肘膝。亦是缺點。

拳術中亦有氣工。但非蔽桶子之氣工。蔽桶子之氣工。亦名蝦蟆工亦名蝦蟆勁。拳術中之氣工。專在調勻氣分。有噓唏咳三種。微類道家之吐納。及日人北里博士川合春充等之呼吸。與拳術有密切之關係者也。

鍊拳不鍊工勁。終身無大成之望。工勁之種類甚多。惟閉氣不呼吸者。萬不可用。

人身之關鍵。上部在齒。下部在穀道。故上部用勁。非牙關緊閉不可。下部用勁非穀道緊閉不可。兩關不緊。則百骸鬆懈。體魄强健。性質堅毅之人。行走坐臥。齒牙無不湊合。怠情者。則隨時隨地。張口若待哺然。

對打最好與所從學之師行之。進步較與同學者倍蓰。但對打之手。亦非臨敵之手。其效用已於前言之矣。

赤手與持刀之人角。多用腿飛擊敵腕。使其刀脫手飛去。此法極險而極笨。萬不可嘗試。苟能自信飛腿擊之確有把握。則非敵爲無能之輩。必己之藝已臻絕頂。然彼己之藝既相去懸遠。則亦安用踢去其刀。而後能之勝哉。

不善用械者。不如徒手。不拘何種手法。皆足破之。卽技藝同等。赤手與持械者角。亦不必持械者佔優勢。但視雙方之進退便捷如何耳。世無以械擋械之手法。故赤手與持械之分別。祇在長短之間。所謂拳打開。棍打攏。卽是截長補短之意。

己藝無把握者。見敵持白光射目之利刃。已自胆怯。又見其閃閃連劈而進。心益慌亂不知所措。勝負之數。乃不待交綏矣。

藝高人胆大胆生於藝。固爲不易之言。然養氣亦爲拳術家要着。氣盛可抵五成藝。能養氣自沉着。其人藝卽絕佳。苟其氣不盛。置之萬人集視之場。或王侯莊嚴之地。令其表演平生技藝。必手慌足亂。非復平昔從容之態。故秦人武陽平日睚眦殺人。非不有藝。非不有胆。而一至秦廷睹宮殿之嵯峨。朝儀之嚴整。卽戰慄變色。不能自支。理直者氣壯。故鴻門之宴。噲能噍羽。羽自慚理屈也。甯羽之氣不盛於噲哉

拳術家臨敵有發聲大喝者。亦以氣懾人之意。與鍊習時聲喝不同。鍊時之喝有兩用。一舒肺氣。一送勁過三。然祇陽勁拳中有之。陰勁拳不取此法。陰勁拳與人角及鍊習皆絕無聲息。故輕妙可喜也。

陽勁喜響脚。陰勁喜猴胸。皆有妨生理。但亦多係鍊者過火。一若非此不足表示其派別。而引人注意者表示愈甚。弊害愈多。故治陰勁者十九傴僂消瘦。形若病夫。其肺氣不舒。四肢卷曲故也。治陽勁者則多患腦病。思想記憶力漸生障礙。因響脚震傷腦海也。

陰勁猴胸之用。在不以胸當敵。而臨陣時。每利用猴胸。以創敵劈胸打來之掌腕。且陰勁手法多走小門。猴胸則轉折較便。避敵較捷。故習陰勁。有不能不用猴胸者。至於陽勁。則響脚除自壯聲威而外。絕無用意。學者多不明理解。但務虛表。每以不響脚者爲無精采。教者爲迎合學者心理。遂强自頓地作聲。可笑也已。吾鄉有拳師王春林者。習江西派字門拳。造詣頗深。祗以吾鄉俗尚陽勁。從習者少。王迫於衣食。乃以意改字門拳爲響脚挺胸之法。現吾鄉尚有此種不陰不陽之拳術。

鄔家拳至湘潭。未三年。而湘潭原有龍門家之麒麟八卦等拳。全受淘汰。鄔家拳亦陰勁中之一種。與江西字門拳無優劣之可言也。龍門家拳流行於湘潭。年代雖不可攷。然已有百數十年之歷史。則信而有徵。湘潭之老幼男女。無不知拳術有所謂龍門家

者。其勢力可知矣。鄖把勢竟能以猴胸短肋之陰勁拳取而代之。未及十年。湘潭之人有不練。練必爲鄖家拳矣。王春林技不及鄖。故遂同化。但鄖家拳萬不可學。學久必成廢人。因鄖得名於其足既斷之後。（龍門家忌鄖授徒。而無力以創之。遂設宴招鄖。鄖居隔河。宴畢。龍門家父子五人。自操舟送之。及中流。羣起撲鄖。舟隘不能轉側。又不善泅。遂爲所窘。斷其一足。鄖哀求舁至家。龍門家父子。謂其足既廢。當不復有爲。許之。才及陸。鄖兩手俱發。舁手二人立倒地。蹩舁足之一人亦重傷。餘二人疾逃。始免。鄖足雖廢。而授徒自若。所授技。轉較前毒辣。）由靠丁步變喜鵲步。靠丁步已無裨於體育。況無變換之喜鵲步哉。（昔年軍隊中用藤牌者。必善鵲喜步。以左右足疊躍而前。故有變換）鄖家拳之用靠丁步者。爲初至湘時所傳。許八十一手。陰勁中不可多得之拳式也。

嘗有少年。於未習拳術時。與人鬭輒勝。習拳數月。轉敗於前此鬭敗之人。因咎其師傳之妄。而爲其師者。亦無辭以自解。王志羣曰。即此可證拳術之尙養氣也。其人未習拳時。正如初生之犢。不知虎之可畏。一往直前之勇氣。每足懾人。既習拳數月。新步未得。

故步已失。情知尋常手法。破綻過多。而欲求一必勝人之手。又卒不可得。故反覺無手可用。又未習拳時勝負無關於聲譽。既習拳、則求勝之心。必切。得失之念亂於中。運用之法窮於外。欲其不敗得乎。

練拳須一手是一手。吞吐要快。連續不妨略緩。不能如寫草字之牽連不斷也。

不論陰陽勁內外家。皆尙自然之勁。不可作意安排、作意安排。非但力盡。陷於肩背。拳術亦無成功之望。且漸久必成肺病。浸爲廢人。

臨敵全賴後手來得快。後手者。卽接連而進之第二手第三手。以至於無窮之手也。來得快則救得急。雖有敗手。亦一閃而過。敵無可乘也。

普通拳術家。不問其技之至於何等。必有二三手慣用之手法。其慣用者。爲何種手法。最易窺探。蓋拳術家與人言技。多喜舉手作勢。而所舉之勢。必其平生慣用者。屢試不爽。

形意太極八卦等拳。在北方盛行一時。北方之拳術家。無不言形意太極者。然能得其三昧者絕少。練形意太極。不到成功之候。與人角。幾無一手可用。單邊長手之拳。非至

爐火純青。矜平燥釋之度。不能言與人角也。

雙拳雙掌。在拳術中爲極笨極無用之手法。南方之練步拳中多用之。（練步拳有大練小練等名）不但因其以胸當敵。爲不可用也。兩手同出。最違反勁路。不如單拳單手多多矣。

拳式中皆有其主要之手法。學者不可不知。其主要者。必其應用最靈。變化爲多者也。陽勁勝陰勁處在走紅門。直截了當。獨來獨往。氣已辟易千人。陰勁主旨。雖在以柔克剛。然每以氣力不勝。（平聲）能避鋒而不能克敵。故習陰勁者。多專練一部份毒辣之手。如釘鎚（卽屈食指戳栗暴）蜂針（戟食指戳人）虎爪（亦名五爪勁）鐵扇帚（用掌背擊）等專走小門。攻人要害。有不着着卽戕賊人肢體。使人不復有抵抗之力。北方拳術家角技。每有角至二三百手。不分勝負者。若南方之拳術家相角。少則一二手。多亦不過五六手。勢均力敵者。不互中要害。卽相揪相扭。同時力竭罷角。或重整旗鼓。相與復角。曾未有角至若干手。尙不分勝負者。此其分別之點。在北拳尙氣勁。南拳尙技巧。北拳相角時。多一立東南隅。一立西北隅。彼此一聲喊。各施展門戶。或一步一

步互相逼近。及手足旣交。一兩手後。復各驚退數步。或各向右方斜走。一至東北一至西南。再同時析身逼近。手足相交後。亦祗一兩手。卽各驚退。此一交卽爲一合。如此或數十合。或數百合。但視角者工力如何爲差。苟非相去懸絕。則無不經數十合。始分勝負者。此尙是槍砲未發明以前。以長戈大戟。決勝疆場之鬬法。蓋上陣必貫甲出手較鈍。又多係騎馬。究不能如步行便捷。故一擊或一刺不中。必僱馬斜走。伺機復擊復刺。不能立住死鬬。因此有數十合數百合不分勝負者。南拳則不然。純以技巧勝。功夫不到者無論矣。有工夫者。其氣勁不必驚人。然出手必能創敵。角時多不施展門戶。臨時落馬。意到手隨。每有勝負之分。非特旁觀者不知所以致勝之道。卽被創之人。亦多不明敵手來去之路。

易筋經八段錦等工夫。持之有恆。能長無窮之力。但此種力。非拳術家所需要。

達摩非拳術家。今之言武術者。動稱少林。而少林又尊奉達摩。一若摩達於武術。無所不精。無技非其所創造者。少林拳術。少林棍法。皆久已有人著爲專書。其假託與穿鑿附會之跡。令閱者膺粟三日。近年复有所謂達摩劍者。亦成專書。刊行於世。是達摩又

多一門本領矣。

湖南鳳凰廳民俗強悍。善武術者相遇。每以技決生死。其決鬥之法。憑地紳立死不責償之約。擇廣場列襯於旁。初以徒手相角。任人觀覽。死者即納襯中。隨時埋掩。而羣致賀於角勝者之家。勝者出酒食相饗樂。乃無藝死者家族無怨言。無怨色。但自咎死者之無能而已。若徒手不能決勝負。則各持利刃。對立互砍。一遞一刀。不能閃讓。血流被體不顧也。弱者經數刀。即倒地不能復砍。強者每互砍至五六十刀。遍體皆爲刀裂。猶揮刀不已。有寇某者。曾與人決鬭至十四次。多至互砍七十刀。但其人血流過多。年未四十。已衰萎而死。民國成立後。此種野蠻風習。已經官廳禁止。

秦鶴奇先生。上海人。知者無不稱其拳藝絕倫。余恨無識荆之緣。未得一聆偉論。有友告余曰。秦先生與霍大力士俊卿友善。嘗語霍曰。君右手右足之工力。誠不可當。但君不宜多怒。尤不可以全力擊人。防自傷內部也。霍極以爲然。而側聞者不解所謂。先生曰。霍君手足之功。因其好勝一念成之。過速。右手實勁過八百斤。右足更在千斤以外。而內勁不及其半。安可以全力擊人也。聞者仍不省。王志羣曰。是眞知技者之言也。譬

之戰艦。噸量小者。必不能載口經過大之礮。謂體小不勝震也。今之練拳者。每多專練一部份。卽成功。如霍公。猶有自傷之懼。況不可期耶。是足資治技者憬悟矣。

拳式中每有手足齊出之手法。南拳中向少。北拳中則數見不鮮。甚至雙拳或雙掌。加以明尖。而習者猶自詡爲絕妙之手法。以爲三者齊出。敵無招架之方。殊不知此種手法在拳術中。爲絕無意識之動作。於理法實用三者。胥無所取義。乃全無拳術知識者所意造。拳式中有此種動作。厠雜其間。則全式無一顧之價值。可斷言也。或者曰。拳式之構造。其意不在手手能打人。不過爲引活勁路。煅練手足而已。此種手法。練習既久。能使一足獨立不搖。而子何詆誣之甚也。志覃笑曰。拳術中那一手不是引活勁路。煅練手足。但勁路既云引活。則違反勁路之手。自不能用。此種手法。乃是牽掣勁路。使不得條達於四肢。與力學生理。皆相背馳。安望其能煅練手足也。且下部之穩實與否。全視其足勁如何。以爲比例。兩足有勁。氣能納注丹田。則下部未有不穩實者。一足矗立。不提肛(卽閉穀道)不疊肚(卽氣注丹田)下部決無穩實之可能。明尖之不可用。亦卽此理。蓋用明尖時。立地之一足。不能屈曲。不屈曲。則肛不提。肚不疊。故用明尖。必於

敵退步或轉小門時。乘其步馬動亂。奮足一擊。敵乃無騰挪或接擊之餘地。從未有決門伊始。或敵步未動時。即以明尖擊人者。踩子脚暗劃等之能百無一失。即在落馬先種下部而發出之脚。又去勢不遠。發以全力收以全力。故中能創敵。不中亦已反客爲主。早留第二發之地步。然用脚則脚。用手則手。雖已落馬。亦無手足俱發之理。況一脚矗立不落馬者耶。其無用之程度。尙不得稱爲敗手。直一無意識之動作耳。萬不可用。萬不可用。

拳式中凡有丁字步者。皆可用足。蓋丁字步本爲半步。踩子脚暗劃溜步趕步等等。無不從丁字步化出。靠丁步亦可用踩子脚連環拐暗劃。但須坐前脚。發後脚於敵穿小門時。百發不失一。惟溜步趕步。則不能用之也。

敵來勢過猛。卽退讓一步。坐實前脚。發後脚迎擊。每能反客爲主。此種關頭所用之脚。多係從靠丁步化出。

江西派字門拳中。有所謂圓字者。理法實用俱妙。與陽勁拳中之穿連手略相似。而靈巧過之。惜近時學者。於穿時多不帶胳膊。不轉胸祗穿手腕一節。是大毛病。由大門轉

小門固用穿。由小門轉大門亦可用穿。不帶胳膊不轉胸。則敵手祗須略硬。或略沉或略起。或後足向空方稍移。皆能頓易主客之勢。而穿者反授胸於敵以供其衝擊也。蓋穿者轉一尺。當者祗須轉一寸。故以紅門手(卽大門)擊轉側門(卽小門)者無不後發先至。其勢然也。若穿者帶胳膊轉胸。則不至脫橋而主客同一形勢矣。主客形勢旣同。不必硬者佔勝。勝利當屬之識鬆緊者。來手無論硬至何等。若自度不能勝(平聲)祗須略鬆手勢。將鋒頭避過。隨將脚跟一定。牙關一緊。以全力乘其舊力已過新力未發。無不克敵制勝者。此卽謂之借力打力。

練拳氣喘色變。其故卽在不識鬆緊。從首至尾。握固不肯放鬆半點。自以爲孔武多力。其實拳愈練而力愈陷。氣喘色變。特其顯於外之徵候也。凝神集氣。一手是一手。全身之勁。但注於一擊之中。手旣打出。立須鬆放。則雖連演數十百次。亦必行所無事。安有喘氣變色之患哉。

拳術中有所謂重拳法者。湖南人練者頗多。能碎數寸厚石板。見者多疑爲邪術。實非邪術也。其練習之法。於午夜趺坐井畔。爇香於前。念淸心呪一句。運臂揮拳向井中一

擊。念百遍揮擊千餘拳。如是者不輟月餘。拳下自能激并中。殷殷成聲。又月餘。水深丈許者隨拳蕩動。更月餘而功成矣。此非邪術。乃漸進之功也。然其成功祇在一部份。故非內功先成者。雖成功亦不免有自傷內部之懼。

紅砂手亦非邪術。是練成之藥砂。亦暗器之類也。與人角時。必搶上風。否則不能施放。與拳術毫無關涉。鄉村拳師多用之者。因已無實力。慮角時不能勝人。又不善用其他暗器。故以此藥。因風迷人雙眼。而一任其攻擊也。此爲極不道德之舉。不足效法。

拳術中最平庸者爲單掌。而最適用者亦爲單掌。惟單掌能跌人於數步之外。能破人一切手。單掌之變化極多。敵來手低則沈而後掌。高則託而後掌。左則閉而後掌。右則分而後掌。凡中上部之手。無不可以掌接擊之也。

齙頭手。獅子大張口(亦名虛實手)皆從雙掌化出。極適於用。因虛實相倚。奇正相生也。惟未經變化之雙掌。萬不可用。無虛實無奇正。弊害百出。以單掌破之。絕無變化抵抗之餘力。

拳術必須口授。圖說雖詳。祇足供學者參考。不能恃爲入手之圭臬也。拳術非柔軟體

操可比。柔軟體操無變化。拳術之妙。全在變化。運用動路。祇在分寸之間。口授猶時有辭不能達之處。寧筆墨所能盡之。至於點穴。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豈草率不備具之圖所能標舉。而使讀者運用無訛乎。人身要害之處。有最簡單而最明瞭之觀驗法。以已之母指從心窩量起。上下左右與中指距離之處。皆爲要害。復從中指起量與母指距離之處。亦皆爲要害。但此限於頭部及前胸後背。四肢無死穴也。僅能阻遏血脈。使人痲木。失其神經作用。至言以一二指點人四肢之一部。卽能使人立死。非魘術則欺人之談矣。

村拳師祕藏之人身穴道圖說。所標舉卽不謬妄。學者亦不能對本實施而行之有效。書中雖有注明某穴用陽手。某穴用陰手。及用一指鏢或二指鏢或三四指鏢者。然學者內功未成。安能附勁於一指之顚。透人筋絡至於傷。科藥方尤乖醫理。每有一方多至五六十味者。而其中性質相反之藥時相並列。且傷科藥方中。無不喜用極毒烈不常用之藥劑。以人命爲兒戲。莫甚於此。

點穴之術。非深明生理學者。所言類多謬妄。今之拳術家。輒言能點穴。此欺世駭俗之

談也。世人舉數。多喜言三十六七十二。合之爲一百零八。而言穴道者。亦逐謂人身有三十六死穴。七十二活穴。合之周身有一百零八穴。此種絕無根據之談。稍有知識者。聞之冷齒。村拳師授徒。無不祕藏二鈔本。以欺罔學者。二鈔本爲何。一人身穴道圖說。一傷科藥方。雖人各異其傳。然自詡得之某某名人。或傳自某某異人。則皆同其詞也。余初得從村拳師許。睹此類鈔本。殊自驚爲異數。以爲如此不傳之祕訣。非拳師雅重余者。安肯推誠相示。因其中文句。多不可通。不能强記。遂殷勤乞得謄錄一過。亦祕而藏之。不輕以示人也。是後每值其他村拳師。必以言探其有無祕藏此類鈔本。始皆笑不肯承。以利欣動之。則故躊躇作態。强而後可。及其出以相示。類多德色。內容或詳或略。而其文句之不可通。標舉之絕無根據。藥方之全無理由。千篇一律。以意義還叩之村拳師。或不能答。或答以玄虛不切事理之言。非吝不肯告。實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

拳術家每侈言。某手非某手不能破。此欺人之談。絕無其事也。惟硬不破。惟快不破。硬中須有軟。既快貴能穩。則眞不破耳。出手如風馳電掣。勝負分乎瞬息之間。寧有絲毫

措思餘暇。敵手未動。我無由預測其將出何手。而預爲破之之手以待。敵手已動則我縱眼明手快。亦不能立判其爲某手。而我非某手不能破之也。且凡手法之佳者。其變化必多。世未有施用某手不能創敵。猶頻頻施用之也。尤未有出手不收以待敵人之接擊也。村拳師授徒。不明理解。每好爲似是而實非之言。以聳人聽。以取多貲。故有此類說法。爲其徒者。安有判別虛誣之識。如是某手不能破某手之說。幾成爲拳術家之公例。其眯目無識爲可笑矣。

動手先落馬。出手必送肩。落馬則肛自上提。氣自下注。下部一穩。則全身之勁。自能貫注於肩背。由肩背達之打出之肘腕。故曰出必送肩也。

善拳術者。不必善蹤跳。善蹤跳者。亦不必善拳術。蹤跳本另是一途工夫。與拳術全無關涉。今人論拳。每混合二者而言。以爲善蹤跳者。卽拳術家。而拳術家亦無不善蹤跳者。霍元甲拳名滿天下。絕不能蹤跳。趙玉堂能一躍登三丈高屋梁。亦絕不能拳。此其明證也。蹤跳祇在身輕。身輕由於脚有力。其用功之道。不與練拳者同。其蹊徑。謂蹤跳與拳藝同屬於武術則可。謂蹤跳屬於拳藝。則不可也。

拳式中有所謂九滚十八跌及林冲下山貴妃醉酒諸式。全用撲跌蹿滚。說者爲此類拳式。善能敗中求勝。爲練拳者不可不知不可不能之身手。嗚呼。爲斯言者。殆不知拳術爲何物者也。拳術家以技與人角。其敗中轉勝之手法。每出於意外。有一不可有二。卽其本人。亦不能以此手法。爲第二次之施用。如棍術中之鐵牛耕地。全爲敗中轉勝之棍法。然學棍者。雖與人角至百次敗至百次。亦决無施用鐵牛耕地之時也。借以上所舉拳式。爲練習使身體敏活之用。未嘗不可。然在拳術中已落下乘。至欲用其手法以臨敵。則恐終其身與人角。日在敗中而無求勝之機也。

人之右手。每較左手便捷。如是練拳者。多專練左手。以圖補救此天然之缺憾。但左手練硬後。右手之便捷復遜。世無兩手完全同等者。此實無關於拳術之程度。卽能練至兩手完全同等。用時亦無兩手同施之理。雙手不如單手。與雙刀不如單刀。雙劍不如單劍之理正同。學者殊不必以左手硬遜右手爲病也。

低馬拳式與高馬拳式之比較。低馬拳式。利於實力不足之人。短手容易上勁。又出手多走小門。故練低馬拳式者。半年三五月後。卽能應用高馬拳式。則非實力充足之人。

加以一二年之苦練。幾無一手可用。然及其成功。高馬拳較低馬拳簡捷多多矣。況託勁在陽勁拳中用處極多。以其利於搶紅門也。陰勁拳則多喜用分閉勁。若字門拳中之內圓外圓。則又況託而兼分閉者矣。江西有某老拳師者。善字門拳由圓字變化一手。名爲蝴蝶手。極運用之神化。敵手一爲其手所着。即如膠粘不可脫。敵進則退。敵退則進。其柔殆類蛛網。終其身無能破之者。安徽有饒某者。業窰人。遂稱爲窰師傅。喜治技。善側掌中人。因其所業。恆須以掌範泥也。雄視一鄉。村拳師憚其勇。莫敢與較。然皆惡其慢也。會有鳳陽女子。鬻技於其地。雖纖弱而矯捷如飛鳥。村拳師謂其能在饒上。設詞激饒往角。實欲因以創饒。饒負氣往。女騰一足。饒側掌擊之。斷其踝。女遂傾撲。狠狽遁去。饒聲譽益振。無何。復一鳳陽女訪饒於其居室。適饒他往。饒家飼雞十餘頭。女盡縶之以去。行時顧饒家人曰。此去里許有雷祖殿者。余將遲饒于彼。一日不至。則宰食一雞。饒歸聞語。將往懼不勝。不往則損名且失雞。不得已。陽爲力人往。至則見有女年可二十。姿容娟好。趺坐階際。連雞置於左右。饒逕前語曰。吾窰師傅之力人也。彼適不得閒。命吾且將雞去。言已趨攫雞。但覺有物中股際。即撲跌尋丈外。饒茫然不

知致撲之由。知不敵踉蹌而歸。焦急無可爲計。饒有長年雇工名張老者。年已六十餘矣。以力傭於饒且二十年。饒固以尋常力人遇之者。至是張老見饒環室而行。若重有憂者。乃詢曰。君得毋慮鳳陽女難勝。而雞不得返乎。饒曰然。因言跌時情狀。張老笑曰。吾將爲君往索雞。得則君居其名。不得。於君無與也。饒恚曰。奈何誑我。吾且見敗。若奚往焉。張老曰。吾固言不得於子無與也。饒終疑之。然計無所出。姑允偕往。女仍趺坐如前。張不語。突前取雞。女自裙底飛一足出。張提而投之。女駭請姓氏。張自指其面曰。吾窰師傅也。女拜手謝教去。饒伏地不起。曰與公同寢饋近二十年。竟不知公身懷絕世之藝。謹請屬爲弟子。張欣然受之。授以技術。越三載而前。鬻技之鳳陽女至。指名索饒。饒與角。三數合後。女復騰足。饒以左手把持之。女立地之足亦發。饒以右手接之。女身中懸不偏頗。饒知爲勁敵。作勢遠投。女着地大笑而去。饒歸面張陳述。張驚曰。汝傷重矣。久且不治。饒曰。弟子未嘗敗。胡言傷重。張命饒袒示其胸。則兩乳旁各有黑點如錢大。始駭服泣請醫治。張曰。汝授時不應縮手作勢。彼足距汝胸僅及寸。縮手卽爲所中。其勢然也。彼等之鳥頭皆附以鐵。一着卽傷無可幸免。嘗傷處非要害。若上下寸許。則

無可爲矣。

觀饒某之受傷於不自覺。可以知拳術之難矣。使當日其師不在側。則饒某將至死不晤其死於藝之疏也。拳術家以技與人角。因傷致死。而不知所以殺身之故者不知凡幾。故俞大猷曰。視不能如能。生疏莫臨敵。凡百藝術。皆有競爭角勝之時。惟以武術與人角勝則動輒孤注性命。眞有能耐者。不輕與人言技。卽懼因名而招致來角者也。長沙陳雅田善技享重名。來訪者嘗不遠數千里。晚年益甚。陳患之。每辭以他出。而陰瞰其人。藝皆出已上者。因益自韜匿。遂得終其身不敗於人。

拳師與人角技。每喜於數步外。兩手上下連環旋舞而進。來勢一若極兇猛之致。工夫不純熟者遇之。無不辟易。其實破之極易。自己手硬者。直走紅門衝擊之。彼旋舞之手。着手無不披靡者。若自料不能硬進。祗後脚略橫半步。卽是直來橫受之道。彼旋舞之手。亦無所施矣。須知兩手上下旋舞。着人必不入木。無避讓之必要也。

余於長沙組織國技學會時。延聘各地武術家。前後以百計。雖藝有高下。然其談論技術時。莫不神色飛舞。有不可一世之概。若第就其外表觀之。皆萬夫之雄也。湘潭曾臉

甫年四十餘。以拳術享重名。凡習技於湘潭者。無敢不先投謁其門。非然者。即眞有能亦無可得貲。因是曾之聲譽益隆。而究無有知其技至何等者。余以六十金招致之。居會中將一月。與他拳術師言。恆傲岸不爲禮。人多啣之。屢欲與角。余慮俱傷。力爲排解。曾知不見容於衆。亦興辭去。

曾行之前一夕。余治食祖之。曾半醉。欣然語余曰。吾有妙手。當於再會時出以相示。此次雖聚首一月。實未得盡吾長也。余時亦被酒。乃笑曰。君手皆妙。復何手之能獨妙也。曾曰。妙在能倒人。余曰。君手皆能倒人。此何手而特妙也。倘勁者乎。倘快者乎。曾曰。倘勁與快。始能倒人。則不得云妙矣。余曰。是則神術也。曾曰否。余推案而起曰。不勁不快。亦非神術。余敢必其無此妙手。曷請相示。但得倒余無所忤。他拳師從而和之。曾色撓。志羣師力止余。曾慚恧。即夕遁去。拳師以此術弋貲者十人而八九。不曰有祕密之傳。即謂有神妙之手。學者求藝心切。無不入其術中。其實皆詐欺取財者也。拳理既通。安有所謂祕密。安有所謂神妙。拳理不通。何手不能謂之祕密。何手不能謂之神妙。且學技者。貴得其道而力持之。工夫既深。神化自出。父不能傳之子。兄不能傳之弟。寧可貸

而得之者。

武術的研究序言一

余研究武術。二十餘年矣。顧探其本而明其義。揭其實而抉其微。與余賡爲同調。聯爲同志者。千百人不一遇焉。此無他。因人成事。剿說襲取。近世之通病也。辛酉春。爲直魯災民帶同武士四十餘人赴滬籌賑。其間相助爲理者。唐君范生之力居多。賑務畢。范生以所著武術的研究屬作序言。余始而喜。繼而驚。喜者何。喜其與余爲同調。且有同志也。驚者何。驚其探本明義。揭實抉微。剖晰武術。辨別武術。比較武術。使數千年淹沒弗彰者。一旦而顯豁呈露。合之人身之天性、德性、生理、衛生、呼吸運動諸大端。皆息息相關。並行不背。則技也而通乎道矣。微歷代豪俠崇尚武功。各擅專門。而武不得以術名。微范生天才卓越。參透玄秘。而武術之妙用弗明。抑余竊不自揣。更有進一層之研究焉。自創編中華新武術以來。耗盡無數心血。費盡無數金錢。始於親身經歷之中。微有心得。然猶不敢自信。不敢自封。苟有能如范生之別開生面者。則將聯合新體育家。舊武術家。各竭所能。各盡所長。會參而融化之。編輯一種武術專書。既不舍舊而圖新。

亦不維新而忘舊。則相觀而善。有裨實用。庶幾固有之武術。與日月以常昭。而武術的研究。亦可以傳之天下後世而無疑義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保陽子貞馬良序

武術的研究序言二

我國之武術。門外者恆詆為不合生理。無裨健康。是亦提倡進行之一阻力也。民國十二年四月。保陽馬子貞先生。發起全國武術運動大會於上海公共體育場。全國武術名宿。蒞滬獻藝者數百輩。中如何玉山君。年在八十歲以上。楊德卿翟殿臣二君。年在七十歲以上。李蔚亭高鳳嶺余斐堂張鳳岩吳鑑泉諸君。皆耄耋之年。登臺一顯其好身手。精神矍爍。舉動矯捷。觀者咸為咋舌。鼓掌如雷。且其狀貌壯健。不知者幾疑為四五十許人。則健身延年。亦武術之絕大價值也。所謂無裨康健之說。不待辨而自明矣。同時唐子范生。出其所著武術研究一書示余。莊誦再四。覺其根據生物學、生理學、哲學。以證明武術之價值。頗能抉其玄微。所謂不合生理云者。亦可不待辨而自明矣。此書付梓後。行見我國武術。將得國人大多數之信仰。而提倡進行。或可一日而千里焉。因喜而為弁言其端云。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壯飛王驪序

國技大觀專著類

●武術的研究

范生唐豪著　　　　姜俠魂謹校

我爲甚要作這篇武術的研究。就因武術是

（一）玄秘的。

（二）沒有學理的。

我因爲上面兩個原因所以把個人的心得貢獻於海內教育家和專攻武術者之前。我很希望有深刻的批評和討論。

（一）人類的天性和武術

我們要研究武術和人類天性的關係。先要着眼在生存競爭這一點上。荒古時代的人類。和毒蛇猛獸斯混在一起。有時候彼此不幸遇見了。這毒蛇猛獸。便張牙舞爪要吞噬人類。那時候腿跑得快的或是跳得高的。或是善於攀籐附葛的。就把這危險避

過了。到後來人類的智力漸漸發展毒蛇猛獸被人類智力鏟滅。或是征服了。這種搏擊奮鬥的天然能力。經了若干年月。變成了潛在的天性。然而這種潛在的天性。還在適當時期發現出來。所以歐美教育家。從生物進化程序上。研究種種運動方法。如「跳高」「跳遠」「跳欄的「賽跑」等種種運動。把他來發揮人類的天性。但是我更有一種推想。荒古時代的人類。假定他是渾渾噩噩。不識不知。逢着毒蛇猛獸來攻擊的時候。難道只知用跳跑等方法去避他嗎。況且毒蛇猛獸跳跑的高度和速度。恐怕比人類還要高些快些。若是除了跳跑之外。不用智力去攻擊。照着生存競爭的原則。恐怕人類早就滅絕了。但智力的攻擊是什麼呢。我立個分類表在下面。作為立說的根據。

（一）利用肢體……………荒古時代

（二）利用器械
- 甲……石器時代
- 乙……鐵器時代

看了上列這兩個表。就可知道人類的生存競爭。可以分做三個時期。跑跳這等技能。

應在第一個時期所以遊戲運動中又有「擲鐵餅」「擲鐵槍」和球類等種種方法。包含着人類第二第三兩個時期的生存活動。這種活動在教育上極佔價值。我寫到這裏。有人問我道。你這般信口開河。和武術與人類天性這個問題有甚關係。我道。我引據這一大篇話。就是將他來說明武術的原理。你看武術中不是也有「奔跑」「跳躍」「撲擊」「蹴踢」「投擲」「掙扎」許多天性活動在內麼。麥克樂講。凡是一種運動。包含人類天性活動愈多。他的價值愈高。我不敢說武術的價值高到如何地位。只希望提倡武術者下一番深切的研究功夫。多發表些武術學理上的著作品出來。使一般崇拜舶來體育。批評國粹武術不值一錢的人中心也有折服的一天。

（二）武術中天性活動的舉例

武術中的撲擊蹴踢。是無論何種拳術都具備的。但是他的方法却有許多。我把他分別寫在後面。

「頭擊」（頭擊頗礙生理。不過武術中原有此法。故列之。）

擊
- 肩擊
- 指擊
- 掌擊
- 拳擊
- 腕擊
- 肘擊
- 臂擊
- 胯擊
- 膝擊

蹴踢
- 足尖踢
- 足踵踢
- 足邊踢

奔跑……登山步（新武術中的行步）

跳躍
- 旋風腿
- 箭步
- 殿步
- 二起腿

投擲……打鏢等

相撲和掙扎……牽角(摜交)

上舉種種。就是武術中的天性活動。但蹴踢中的足尖足踵足邊踢等。又各分「低踢」「平踢」「高踢」「躍踢」四種。跳躍中的箭步殿步是跳遠。二起腿旋風腿是躍高。

(三) 武術和徑賽

有許多練習徑賽的同志。也曾嘗試過武術。時常同我講道。練了武術。跑起來總比較差些。所以不敢再去練習。我道。這個問題。很引起現在研究體育者的懷疑。我要解釋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提出一個要點。請同志們注意。若說練了武術。跑的程度不過比較上遲些。那麼一種運動。總有一種特點。專練徑賽有專練徑賽的好處。專練武術有專練武術的好處。不要因爲徑賽是舶來品。便去崇拜偶像。況且練了武術。並不是兩腿不能跑了。我現在舉幾位事實。證明這武術並不妨礙跳跑。去年體育研究會開大會的時期。有一位先生。很反對武術。他所持的理由。因爲肌肉關係。練了武術。使徑賽

的速度減遲了好些。後來三師附屬體育教員魏君子銘。和這位先生同跑。不料跑的成績。却趕不上這位研究武術的魏君。又我的弟弟越石。在吳淞中華體育學校求學時代。他的武術程度已有二三年以上。然而他比賽百碼賽跳。總不出十一秒左右。上海公學國技部部長陳豪。他練武術快近三年了。他的高跳有八尺左右。可見這種懷疑。對於武術完全是嘗試未深。或是遇不着高明的教師。鄉村間的武術教師。專教人插沙打樁舉石担拋石鎖。練得肌肉同鐵一般。久而久之。竟練成一個思想簡單。蠢同鹿豕的人。這種下乘功夫。不要說研究新體育的人反對。高明的武術家也反對他們。(少林拳術秘訣。是部名作。論此點很詳)當初到中國來提倡體育的美人麥克樂。很懷疑這武術。後來練了陳子正先生幾種手法。便把懷疑的態度改爲贊成的態度了。若肯把他研究數年。我知道必以我所說的爲是了。再有一說。荒古時代的人類。他用跑跳的方法。避毒蛇猛獸的攻擊。假如毒蛇猛獸趕得快。追近身旁。請問還是跑跳還是利用肢體奮鬥。死中求生的較善。這不是個明顯的比例嗎。況且人類本有此種潛在天性。不用固有的武術去發揮他的本能。天天在學校中販賣舶來體育討生活。中

國的體育還稱得是甚麼呢。

(四) 武術爲何要每天練習

肢體的動作。都受大腦使命。初習拳術的人。往往動作不能如意。並且出手很遲。因爲肌肉的神經。先要傳達到大腦。然後大腦令這神經使拳脚動作。所以出手就遲了。動作就不能如意了。若是每天練習。顯在神經成了潛在精神。他的動作。不必直達大腦。出手自然的快了。動作自然的如意了。這與拳脚的應用法很有重要關係。例如逢着危險。我要發揮我自衛的本能。要是不常練習的人。他腦海中必定要想上一想。就在這一轉眼間。分出他的遲速來了。武術應用法上有句『有着卽應』的話。若不每天練習。如何能達到這個程度。(我們提倡武術。雖說專爲體育。但應用法却不可不知。)因爲應用法是武術體育的特點。並且與教學興趣有甚深的關係。無論何項運動。初練的時候。肌肉總要變化。這變化的結果。就是酸痛。常見學校中教授武術。每週只(二小時。或三小時。練了一次。隔幾天再練。學生但覺練一次。酸痛一次。這明明使學生受刑。那裏有趣發生。若每天練習。肌肉運動成了習慣。酸痛也逐次減少了。趣味自然增添。

據我個人的經驗。在一個月內。天天練習。以後就可免去酸痛。所以我主張學校中不列武術一科便罷。若要教授學生。非每天練習不可。（教授其他體育我也是這個主張。學校體育。將來希望有好成績。根本在養成學生運動習慣。）

（五）武術和呼吸

呼吸在武術上是件極應注意的事。我常見鄉村間的武術教師。對於呼吸這件事。很不注意。並且教人閉住呼吸。或用口呼吸。這並不是我過甚其辭。凡是研究武術的同志。遇見這類人物。恐怕不在少數。但注意呼吸的武術。也分兩派。一派是胸呼吸。一派是腹呼吸。然不論是胸式或腹式呼吸。出納氣息。總是用鼻腔。決沒有用口的。現在我先把口鼻呼吸的利害。說明一下。再分別討論胸腹呼吸。

空氣中的塵埃和微菌。不知有多少。咽喉和口的距離近。和鼻的距離遠。空氣從鼻孔吸入。凹凸廻轉把塵埃微菌。用鼻毛濾清了。然後輸入肺臟。自然可以免去意外疾病。逢着天氣亢旱。空氣中所含的水蒸氣很少。若用口呼吸。咽喉和氣管的粘膜。給他侵犯了。必定紅腫起來。這是肺病的起原。若用口呼吸。因空氣與粘膜接觸的緣故。可以

稍變他的性質。又如嚴冬冰雪的時候。空氣很寒冷。若用口呼吸。容易傷咽喉氣管。用鼻呼吸。可以調和空氣的溫度。不致受病。況且寒冷乾燥的空氣。容易減少口腔中的水分。水分減少了。消化的作用必然要受影響。所以消化不良的病症。大半是這個原因。且口的開閉。從心理上研究起來。不但精神氣力。有莫大關係。就是智愚也可判別。愚蠢的人。他的口往往張而不合的。

我既把口鼻出納氣息的利害說明了。現在我要把鼻呼吸應該注意的要點說明。呼吸的時候。只要將舌尖抵住牙齦。不但可以永久保持鼻呼吸的狀態。就是出納氣息。也可勻靜。無論用胸式呼吸。或是腹式呼吸。多該如此。講到這裏。我要討論胸腹呼吸了。

A　胸式呼吸　呼吸的時候。使胸部開張。橫擴肺量。縮引下腹部。這種呼吸。武術中除去太極八卦形意等外。差不多多用胸式呼吸法。

B　腹式呼吸　八卦形意太極等武術的腹呼吸。就是運動橫膈膜。因爲關於這種武術的著作。有五行生尅。兩儀相生。陰陽消長種種玄之又玄神秘的理論。一般自命

新體育的人物便竭力攻擊也不去嘗試嘗試。作學理上的研究。眞是武術前途的悲觀。我現在把劉仁航身心調和法的一節。節錄下來。借他說明腹式呼吸的眞義。

「橫膈膜者。胸與腹中間一大膜也。厥狀如傘如笠。腹內筋肉。則如傘骨。居於傘蓋之內。傘骨縮時。則傘蓋向下。故筋肉緊縮。則橫膈膜向下。橫膈膜向下。則胸部寬廣。胸廣則肺廣。是時腹部窄狹而向前突出。則腹中所有胃腸等物。皆從上壓下。爲此作用已。又用與此反對之法。使橫膈膜向上。則胸狹而肺縮。是時腹部寬廣。內臟引向後方。腹皮下凹。如此上下反復爲之。此卽所謂腹呼吸也。」

按胸腹兩種呼吸。在武術中都可調養身心。不必目此爲短。目彼爲長。宜於胸呼吸的武術。必不宜用腹呼吸。宜於腹呼吸的武術。必不宜用胸呼吸。但體質虛弱的人。多用肺尖呼吸。又稱肩血。教授時却宜注意。

（六）　武術和肌肉

武術爲一種全身運動。各部分的肌肉。都能自然發達。我把武術中臂腿胸背腰腹和呼吸等動作的肌肉。概括寫在後面。

A 動臂的肌肉

（一）胸大肌
（二）三角肌
（三）喙肱肌
（四）雙頭肌
（五）腰廣肌
（六）圓大肌
（七）圖小肌
（八）髆前肌
（九）三頭肌
（十）岡上肌
（十一）岡下肌
（十二）肘節後肌

（十三）肘節前肌

（十四）肱骸肌

（十五）覆圓肌

（十六）手和指底屈肌

B 動胸背腰腹的肌肉

（一）腹直肌

（二）腹淺斜肌

（三）腹深斜肌

（四）㱪上肌

（五）鋸下後肌

（六）鋸上後肌

（七）提䶑肌

（八）舉脊肌

（九）脊轉輾肌
（十）脊衆分肌
（十一）脊後峯間肌
（十二）背長肌
（十三）骼骿背肌
（十四）骼骿腰肌
（十五）腰胸後峯肌
（十六）胸横後峯肌
（十七）胸三角肌
（十八）胸小腹肌
（十九）骿間內肌
（二十）骿間外肌
（二一）腰方肌

（二二）腰廣肌

（二三）胸大肌

（二四）胸小肌

C　動腿的肌肉

（一）腰⿰骨廷肌

（二）⿰骨夬⿰骨廷肌

（三）骶⿰骨廷肌

（四）⿰骨尻⿰骨廷肌

（五）骼⿰骨廷肌

（六）髂骬肌

（七）⿰骨夬骬肌

（八）闆長肌

（九）闆短肌

（十）闊大肌
（十一）闊小肌
（十二）三個闊肌
（十三）股直肌
（十四）臀大肌
（十五）臀小肌
（十六）臀中肌
（十七）盆內肌
（十八）盆外肌
（十九）孖上肌
（二十）孖下肌
（二一）骿前肌
（二二）骿後肌

（二三）伸趾長肌

（二四）伸趾短肌

（二五）腓淺肌

（二六）腓深肌

（二七）腓蹠長肌

（二八）腓蹠短肌

（二九）腓蹠小肌

（三十）建廣筋膜肌

（三一）伸踇肌

（三二）長腱肌

（三三）半腱肌

（三四）半膜肌

（三五）膕肌

（三六）股雙頭肌

外

（三七）骶中肌

內

D 呼吸的肌肉

（一）骿間外肌

二 骿間內肌

（三）提骿肌

（四）骿項肌

（五）骼骿背肌

（六）膈肌

（七）骶骺肌

（八）骶髀肌

（九）骯髃顳肌

（十）髃下肌

（十一）鋸下肌

（十二）胸大肌

（十三）胸小肌

（十四）胸三角肌

（十五）腹直肌

（十六）腹深斜肌

（十七）腹淺斜肌

（十八）腹橫肌

（十九）腰方肌

（二十）背長肌

以上關於武術運動的肌肉。不過舉其大略。掛漏很多。若要說明那一個動作發達那

幾種肌肉。因爲這篇文字。是研究武術的大體。只好日後再與同志們討論了。至於武術究竟合否生理。我拿本身作個實例。證明這武術是萬萬不背生理的。並且利瑞典療病體操。有同樣的功能。我在十九歲的時候。因貪食西瓜。得了痢疾。誤服含巴豆的瀉藥。瀉了三天。每天約有七八十次。三天之後。痢疾完全好了。又食了些魚肉等物。過了幾天。兩腿漸漸地發腫。絲毫力氣都沒有。足趾和小腿。完全先去。知覺行走起來。要扶牆摸壁。弄得生趣一些都沒有。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足足過了一年的地獄生涯。行動雖不比先前艱難。但是服藥總不見效。後來和劉震南先生同席。我喫了一碗飯。便把筷子放下。他見我這般瘦弱模樣。同我說道。你們青年人。精神死放在書籍上。弄得這樣沒用。我今年六十餘歲了。不要講食量比你大幾倍。就講精神。你也差遠呢。我聽了這番話。心中很慚愧。就發憤從劉先生練習。並將每天三餐改爲二食。起初時候。不但身體內虛。眼黑耳鳴。（第一個星期滑精四次）學一個動作。艱難萬分。時常被同學們竊笑。我也由着他們。兩年之內。脚腫病到了秋季必要發一次。到第三年上。却霍然而愈了。身體也長了三四吋。肌肉也發達說許多。先前好靜不好動的習性。也完

全改變了要是武術不合生理。就能有這樣效果嗎。不過歐美的柔軟體操是分部運動。那一個動作。發達那一部分肌肉。是有一定的。武術是活潑的全身運動。不能像柔軟體操有一定的程序罷了。再有一個生理上的問題。要特別提出。知同志們討論。我國普通的人。到了六七十歲上。或竟死了。或是頹唐不堪。行動都要扶着拐杖。據生理學家研究。說是血壁管硬的緣故。武術中有許多動作。可以使血壁管柔軟。如馬子貞先生所著中華新武術拳脚科的基本教練俯仰運動。單插反背運動。和各派武術中的下腰。溜腿勢等。我日見許多拳術家。到了七八十歲。尚且精神矍鑠。都是練這種柔軟運動的效果。（時報上曾有段很有趣味的記載。大致云。蘇州某巷有個老叟。他每天早晨起身。必要踢飛脚『按即溜腿勢』數十次。所以他雖有七八十歲。身體比少年人還要壯健多呢。又盧君煒昌。他是提倡武術最先的一個人。他在未練武術之前。差不多時常伴着藥爐茶灶。後來鍛練了數年。便和先前截然變成兩個人。這是商務印書館武術叢書潭腿後面附錄盧君的筆記。）講到各國柔軟體操動作上也有這種方法。這不是很有研究的價值嗎。

（七）武術的基本姿勢

立正姿勢就是武術中的基本不過武術中的立正姿勢有兩種。一種與柔軟體操同。一種畧與柔軟體操不同。柔軟體操的立正姿勢。兩足尖向外。離開六十度。成等邊三角形。武術中不同的一種。是兩足尖相并。其他如兩足跟在一線上靠攏。並齊。兩腿伸直。膝向後挺。上體正。微向前傾。體重平落在腰上。兩肩稍向後張。兩臂自然下垂。頭正頸直。兩掌向內。五指並攏微屈。中指附着袴縫等。無不相同。但兩足尖相并。物理學重心上研究的結果。對於身體的穩立。不能保持。然因有若干派武術。爲了姿勢變動的關係。所以兩足尖須相并。例如由兩足尖撇開的立正姿勢。變成騎馬勢。此時兩足的姿勢如甲圖。

（甲）

右 → 左

兩足尖相并的立正姿勢。變成騎馬勢。此時兩足的姿勢如乙圖。

（乙）

右　　左

上面兩個圖。前圖因右足尖向外撇。步位不正確。後圖兩足尖俱向前方。這是正確的步位。武術中有若干派的立正姿勢。兩足尖所以并合的緣故。看了上面兩個圖便可明白了。

以上所講。是屬於形式上的。另有屬於精神上的。這立正姿勢。又名不動姿勢。武術應用法上最要的條件。只「不動心」三字。立正就是預先準備。把心氣平靜。要「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敵人用某種方法來攻擊我。我待機而動。對方面的動靜。看得清清楚楚。然後一擊即中。這就是兵家所說「以逸待勞」

的方法。這許多話都屬於專家的研究。在我這篇武術研究上。不過連類說明罷了。

（八）武術和德性

武術和人類的德性。也有密切關係。這不是我要說武術的好處。把他硬牽在裏邊。都是從實驗和觀察上得來。我且把他逐條的寫在後面。

A 滅除性慾

B 養成早眠早起習慣

C 忍耐

D 有恆

E 強制

F 耐苦

G 勇敢

H 好勝

I 自信

J　果決

K　進取

L　冒險

M　精神貫注

N　思想敏捷

O　隨機應變

P　爽直

除以上十六條外。如反抗體力的疲倦。發展腦部各種聯合腦系。和吾人思想。也有多少關係。

（九）練習武術適宜的年齡

我教授學校武術。快近五六年了。就拿我教授最久的上海公學國技部作個統計。中學部練習國技能夠始終如一的。只百分之十。高小部三年級百分之二十。二年級百分之五十。一年級百分之八十。以上雖不能說準確。但查歷年志願練習者。和半途輟

學者大致不差什麽。我們要攷察這個原因。當在學生天性及生理上研究。中學部的學生。他正當發育時期。肌肉最易疲勞。這種運動。肌肉易於酸痛。强制力耐苦力又不如高小學生。所以畏難中輟的很多。然而從根本上說。我國學生。假使小學校裏頭。便養成他們的運動習慣。便沒有這種現象了。高小學生。他的年齡從生物學演進程序上考究起來。正歷到「荒古」「石器」「鐵器」三個時代。他的天性。正在盡力發達。教授這種武術。最合他們的嗜好。

（十）武術革新的兩個問題

這個問題。平時體育研究會會員。常同我討論。一般的主張。因中國武術派別太多。無所適從。另編一種武術。教授學生。方有系統。後來細細考量。覺得事實很有困難。我且把他寫出來。供有志革新武術的人參攷。

（一）另編一種新武術。自然要採取各派的長處。舍棄他的短處了。但中國武術。南北至少有百餘派。要會集這許多人才。經濟能力上。是一個問題。

（二）武術中的名稱。如「燕青拳」啦。「血濺鴛鴦刀」啦。醉「劉唐」啦。「武

松脫梏」啦同志們這不都是梁山泊上的英雄好漢麽。把這些強盜頭目的大名灌輸到學生腦海中去。難免不有一種聯想。這種聯想發生究竟有甚影響。還要請諸同志研究。諸位同志遇見舊式的武術家。想也不少了。他的頭腦如何。影響於社會又如何。

（十一）武術和游戲運動

武術在教育上的價值。比較柔軟體操爲高。比較游戲爲次。例如學生踢足球。今天第一次上場。踢得兩腿很酸痛。明天行路很不方便。如再到操場上。見同學們踢球。他的興味又提起了。酸痛完全忘去。脫了衣服也和在一起踢。武術除了「對手」「拳角」以外。單人練的。這種興趣。比較上差些。但單人練的武術。也有一種特點。例如猴拳。兒童最喜練習。因兒童在高小科讀書的時期。摹倣性最發達。尤喜摹倣動物的模樣。這也是很有教育上的價值。

（十二）結論

我關於武術上重要的科學。如「生理學」「生物學」「哲學」等。都沒有深切的

研究過。所以我的主張。差誤一定很多。若是同志們發見了謬誤。不妨直捷痛快的指駁。因爲無論何種科學。辨難愈多。眞理方能顯出。同志們啊。千萬不要吝教。國粹體育的發揚。還要諸位同志們負責呢。我再有一句緊要的話。要鄭重說明。我們提倡這國粹體育。並不含着一種侵略主義。我不是因爲侵略主義。不合世界潮流。所以借這句話文飾。其實武術的本能。除了發達體格和自衛以外。更牽不到侵略上面去。況且主義兩字。是人類抱的思想。譬如日本人提倡武士道。他的思想。是借着武士道滿足他們侵略的野心。我們提倡武術。只在發展兒童天性。和人類的自衛。這種主義。與日本大有涇渭之別。我這幾句話。就算結論了。

人身穴道並治療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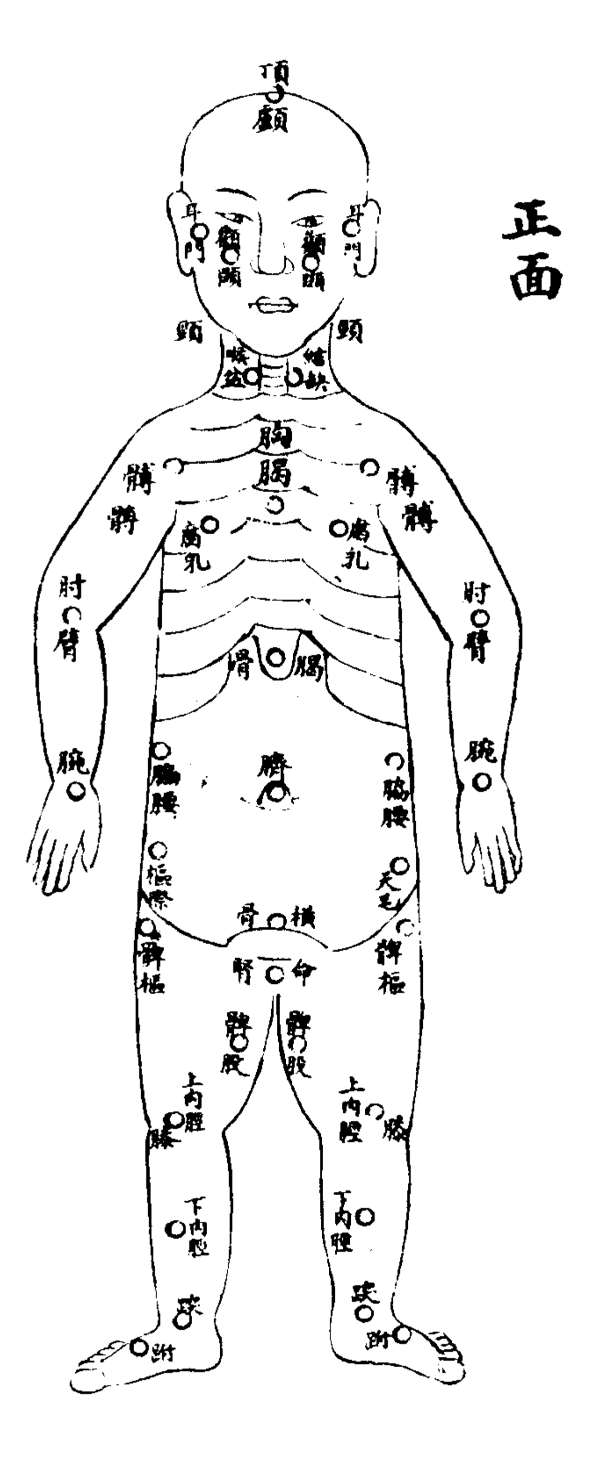
吳江 唐豪編

古董 姜俠魂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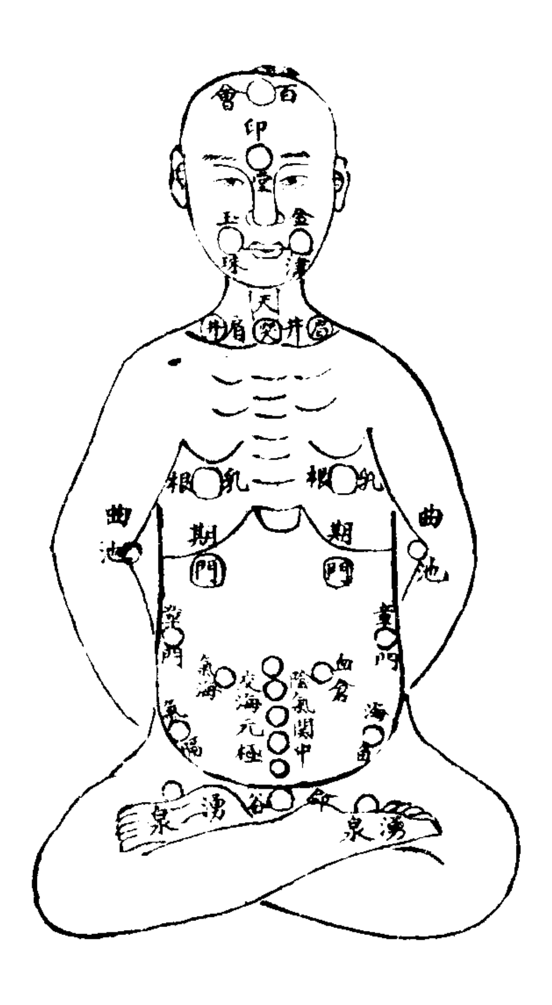
正面部位

振民編輯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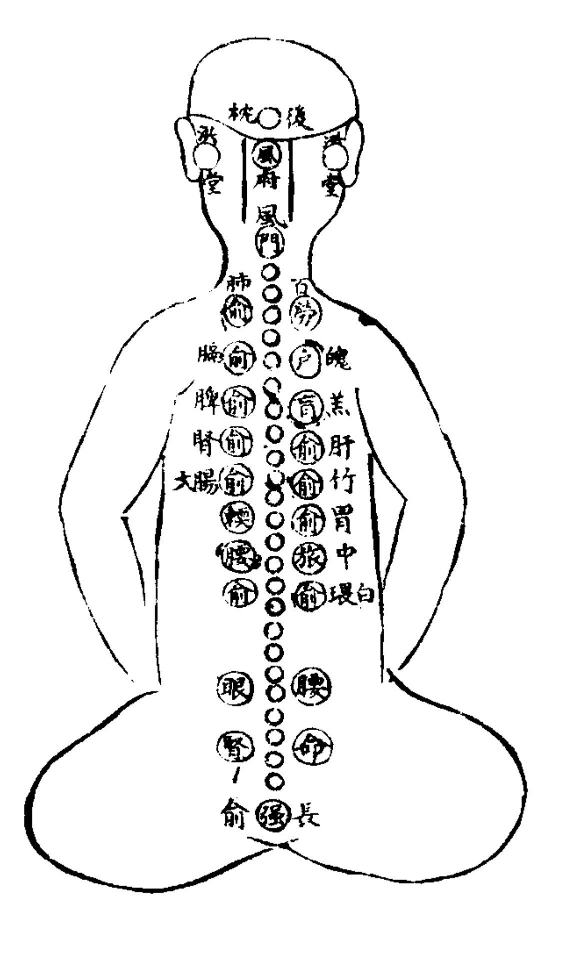
正面



振民編輯社出版



振民編輯社出版


風府
風門
肺俞
膈俞
脾俞
肝俞
腎俞
大腸俞
胃俞
命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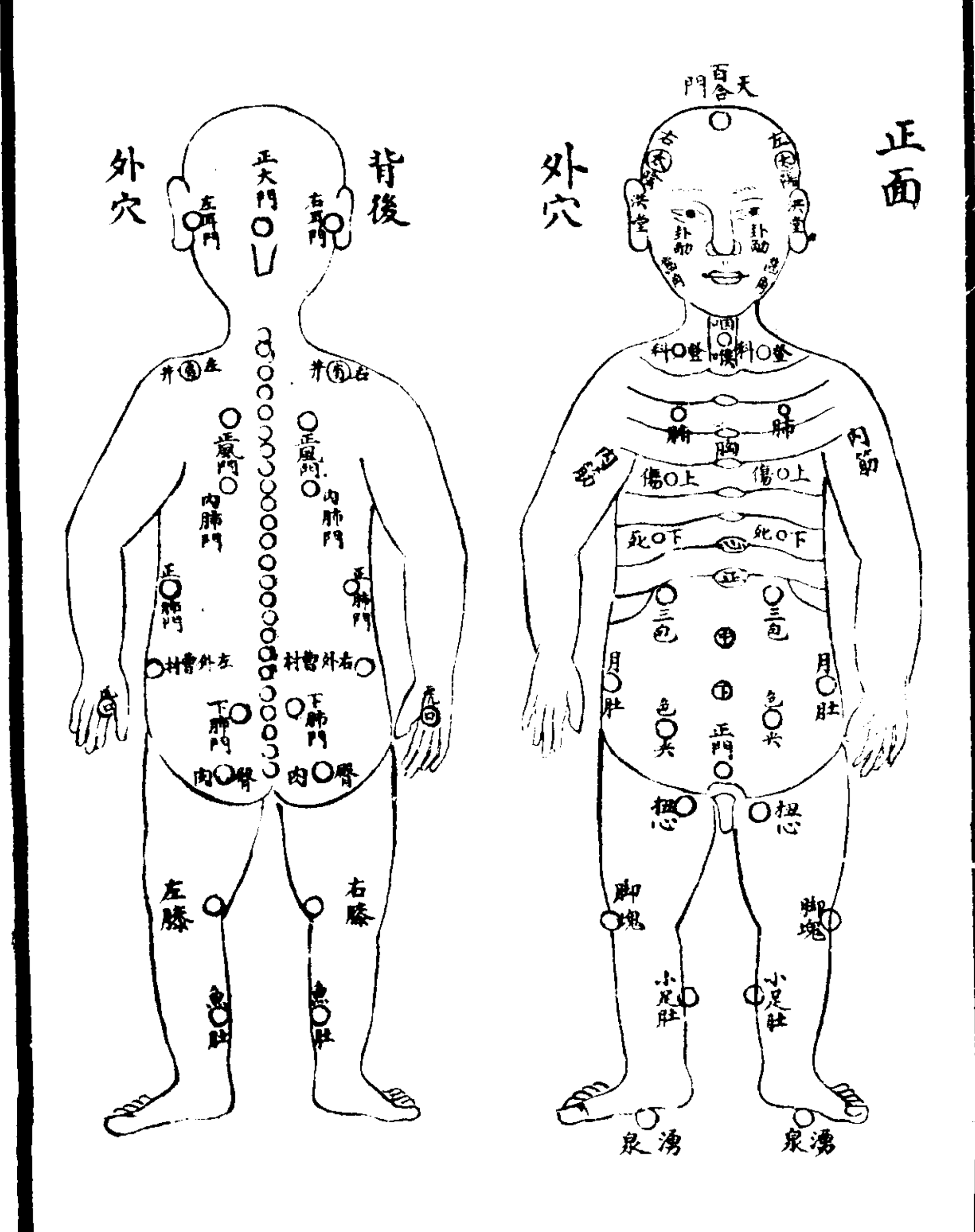
後背筋

背後部位　切不可亂

定其前後　仔細分明

突骨
項頸
突骨
肩
肩
背
背
脊
脊
肘
肘
臂
臂
腕
腕
腰
腰
尾
膝
膝
外
外

振民編輯社出版


背後外穴
正面外穴
百合
天門
正大門
左耳門
右耳門
正風門
內肺門
正肺門
左外曹村
右外曹村
下肺門
左膝
右膝
上傷
下死
月肚
正門
湧泉
湧泉

人身穴道並治療法

吳江 唐 豪編　古董 姜俠魂校

諸穴看法

人頭頂心名百會穴、兩額角為太陽太陰、兩耳背為洪堂、兩肤腮為掛肋牙角、喉結左右為氣食二貫、肩下為肩窩、窩下側旁相連為肋池、乳上騎縫一根筋是命脈、乳下一根筋為玄機、乳下第二腸脇肋下為鎖心、鎖心下捉脅腔心、腔心穴下為捉命、捉命穴下是肺苗、肺苗穴下為吊筋、吊筋穴下為攢心、攢心穴下是貼肺穴、心窩上為痰凸、心窩下左旁為胆疽、胆疽穴下是血阻、血阻穴下是捉命、捉命穴下是斬命穴、右邊肩窩下側旁相連為筋脉、左邊同、右邊乳上為脉宗、乳下為囊肉穴、囊肉下為血胚穴、血胚下是肺經、肺經穴連肝經、肝經穴下是心辦、心辦穴下為歸陰穴、歸陰穴下是游魂穴、心窩下、胆疽穴下、偏右旁下為幽囚穴、幽囚穴下為血崩、血崩穴下是幽關、臍頂上為食結、臍下為反肚、臍偏左為氣隔、臍偏右為血隔、氣隔下是血倉、血隔下是氣海、右如痰窜、左如食倉、左右肚角為海角、陰手腎囊下為海底、左脚腿為貼骨筋宗、右腿為貼筋浮筋、沉疴左右同、脚魁為血膝、左右小脚膀肚為血池、

足面為脉筋，食倉痰甯穴在小肚兩角，畧上三分為空堂，為鎖腰，左肷脇下為氣隔池，右肷脇下為血隔池，手股曲窩為觔縮捉觔，正面背面俱酌看法明堂各大穴道俱列。

查各穴道，惟捉命一穴，與圖內部位不合，俟考。

跌打損傷穴道緊要醫法

腦門骨髓打出不治，兩眼對處截梁，即鼻梁，打斷不治，兩太陽打重傷不治，突骨即結喉，打斷不治，塞即氣管，結候下橫骨空斷處打傷不治，胸前塞下橫骨一直至人字骨，每懸一寸三分為一節，人字骨上第一節受傷，一年死，第二節傷，二年死，三節傷，三年死，心坎即人字骨，打傷立時暈悶，久後必成血症，食賭在心坎下一寸，打傷恐成反胃絶症，丹田穴臍下一寸三分，丹田穴下一寸三分為氣海穴，內即膀胱，倒插拳打重傷者，如不醫治，一月而亡，以上前穴部位定數，後部穴道，頭上腦後骨打碎與腦前同，此乃絶症不治，天柱骨照突骨看，百勞穴與塞對看，二腎在背脊左右，與臍相平對之處，打傷點傷，必定發笑或哭，不治，屁股穴（屁股穴即長强穴）打重傷，當時屎出，後成脾泄，海底穴大小便兩分之處，打重傷不治，以上背部穴道，左乳上脉動處為氣門，打傷當時氣塞，不過三時，急救無妨，遲則不治，痰門右乳上屬痰，

振民編輯社出版

血海右乳下輭脇處屬血。右傷發嗽。左傷發呃。小脚肚打傷主黃胖病。四肢無力。後必作嗽。先服紫金丹。助以勝金丹。次服六味地黃丸。加止嗽藥。右乳上下傷。先服奪命丹。助以䗪蟲散。再煎臍內引經藥味。左右傷加柴胡二錢。胸前背後加桔梗青皮。兩手加桂枝。落得打煎洗。再服兩腿骨傷。用角尖膏敷。腰脊傷。用麩皮運。服腰痛之貼。若痛落海底傷。血必上沖。當時頭大震耳鳴目暈昏。心內悶絕。先服護心丸止痛。傷雖在下。其疼患在上。可服活血湯方。如便閉急灸臍法。治外腎傷與上仝。治外腎受重傷。恐其上升。須一人靠其背後。將兩手跟從小肚兩旁。從上撅下。先用喜子艸鹹酸艸煎湯待冷洗之。尾閭傷。服車前子七錢。米湯送服。或先用熨運。服表汗藥。小肚旁傷。先服紫金丹。又服煎劑茵陳等藥。與黃病仝治。痰門傷。口必噤。目反上。身強五絕之症。有二三症不犯七日內。先服奪命丹。煎劑下之。若傷在上。行不得。可服紫金丹。赶出痰血。次服行血藥煎劑。如五絕之症。有可治者。畧有微氣不絕。嘴唇不黑。一也。中心溫煖。指爪不黑。二也。鼻無微氣。面無烟波。三也。筋骨輭寬。目不絕輪。四也。海底不傷。腎子不碎。五也。血海傷久則成痞。用朴硝熨法。不必用末藥。宜服核桃酒數帖。外用千搥膏貼之。血痞自然消散。先服奪命丹。後貼千搥膏。次服䗪蟲一二分

為度治上部等症用散血為主用奪命丹一日一服喫不得紅花當歸等藥凡少幼人以淨為主藥次之盛壯力大藥宜加重如老弱之人藥宜減小凡服藥切忌猪羊雞鴨鵝魚蛋糟油煎麥食等物戒房勞惱怒服藥更妙重者忌百廿日凡去宿血蟲蟲散吐血紫金丹危急奪命丹發表東瓜散重傷調理邊成十三味方牙關緊閉先用吹鼻散用鵝管吹入男左女右無嚏再吹兩鼻再無嚏用燈心道之口中有痰吐出為妙如無嚏只凶症不可用藥氣門受傷為塞氣必口噤身直如死此症過不得三個時更用急救遲則氣從下降大便洩出則無治矣亦不可慌張耳且近病人口鼻候其氣息有無如有氣者必是側插拳打傷須一人揪其髮伏膝上背中須輕敲挪運之法使氣從中出復甦左右部受傷暈悶俱不可服表汗之藥左服紫金丹右服奪命丹至三日身熱不涼者可服表汗藥去其風邪凡治新傷血未歸經只可服七厘散如七日以後再服行泄之藥骨折先貼鼠蓑膏壯骨之藥上用運法斷骨如接不得故意用刮藥如南星半夏艸烏等毒不得過三時藥毒自解不必用解藥治傷四法運燻灸倒最輕用冬瓜皮散次用運法內有宿血在皮內膜外面皮浮腫服瓜皮散不得用行藥為先然後用燻法如宿傷可燻凡新傷血未歸經切不可燻洗

恐其血攻心竅如久症重傷可用灸治法能消久瘀宿血非但服藥可療凡骨節酸疼行走不得者定有瘀血風濕如不治後恐發毒先服東瓜皮散次用灸法再重傷人噤口不語飲藥不下先灌硫射散然後用倒法吐其惡物次服蝱蟲散一二劑法用倒訣將病人卧棉被上以盛壯人牽四角滾使左右十數翻身使其必吐惡物方可治如不吐不治矣亦有仙丹一味名十八返丸服諸般毒藥灌下五分即解重者一錢即吐毒物神效

第一百會穴打傷腦髓不破只肉有疼痛頭暈不能行走者照方治效

第二太陽太陰二穴打傷雖不入肉終有後患瘀血行于兩傍難以救治七日內須
　進活血丹為妙

第三洪堂兩穴若然動傷筋可用寬筋活血湯為主

第四氣食貫二穴若打傷不出鼻血不用調治七日自然平服若傷重可服金磚五
　分川芎湯送下即愈

第五肩窩肋池二穴若打傷不治恐肋縮不能復直可用活血膏一張內服沒藥三服

第六命脉本通心竅而能走痛七日內可治宜服奪命丹

第七脉宗一穴若點傷轉手難以調治是二七之症三日內可用散血安魂湯為妙

第八瘀凸二穴打傷其氣必急可用寬觔活血剎氣為主

第九玄機一穴打傷時恐血衝心速飲五虎散後服煎藥

第十鎖心一穴通心竅若傷重七日內可服山羊血五虎散發之遲不能愈

第十一肺苗一穴若傷痛三日身上微熱不時發嗽過三七日不治

第十二腕心一穴若傷須要瀉出不可內消

第十三弔觔一穴若傷遍身觔縮不能伸直只在七日之症不得亂治急用寬觔活血湯為君

第十四攢心一穴與心脉相通傷則血迷心先服金磚五分後服煎藥

第十五貼肺一穴與血倉相通週年之症不嗽血不出一嗽血即出人定黃瘦枯乾則去須用順肺生血為主

第十六食倉一穴若撬傷反胃其食可上行下隔切忌油煎等物

第十七血倉一穴心肺五臟相關由此養心而活命若傷此穴則咳嗽不得一嗽即吐速進山羊血五分然後服煎藥外用雷火針灸之無有不效此症七七之期不

可亂治

第十八斬命一穴若撬傷轉手無治

第十九胆疽一穴若撬傷轉手尺有百日之期則人皮黃骨露漸漸瘦瘀而死無治

第二十血阻一穴若傷無救

第二十一捉命一穴若傷無救

第二十二幽囚一穴受傷百日之期緩緩可治

第二十三血崩血倉二穴若傷同治

第二十四幽關一穴受傷則氣血相隔不通尺有五七之期

第二十五氣隔一穴若傷轉手無治

第二十六瘀甯一穴受傷宜急治

第二十七游魂一穴受傷無治

第二十八歸陰一穴受傷無治

第二十九心瓣穴與腕心穴同治

第三十肝經一穴若傷眼珠紅色而反上六七之期

第三十一血胚一穴若傷與鎮心穴同治外用雷火針灸之即愈
第三十二脉宗一穴若點傷與命脉穴同治先服末藥五味煎藥同方
第三十三食結一穴若傷則血裹食而不能消漸漸能大週年之症
第三十四海角一穴若傷多只百日若轉二手七七之期不可亂打亂治不知者作反賭癧治之則誤矣
第三十五貼骨穴共三穴打傷胁宗穴血膝穴三處同方治　虎骨二錢　川斷二錢　牛膝二錢　木瓜二錢　歸尾錢五　桂枝一錢　碎補二錢　杜仲二錢
第三十六胁宗穴與三十七血膝穴打傷湯方　桂枝一錢　歸尾錢五　紅花一錢　川芎二錢五　陳皮一錢　赤芍錢五　四五劑酒水各半煎服
第三十七血池穴受傷三年之症　牛膝錢五　歸尾錢五　肉桂錢三　川芎錢三　銀花一錢　陳皮一錢　石斛一錢　虎骨錢五　川斷錢五　碎補錢五　酒水各半煎十劑
第三十八鎖腰二穴受傷一時發笑難以調治不過一日即亡過三日可治
第三十九海底一穴為一身總胁若着斬腿傷之小便不通胞肚發漲難以醫治

振民編輯社出版

第四十脚面脉觔受傷不破皮與觔宗穴湧泉穴同方如果皮肉破者方見后

各穴要方

腦頂百會穴方　川芎　當歸各二錢　赤芍　升麻　防風各八分　紅花　乳香去油各四分　陳皮五分　甘草二分　二劑酒水各一碗煎半碗溫服

治太陽太陰二穴方　當歸錢二　紅花　黄芪　白芷　升麻　橘紅各五分　荆芥　肉桂　川芎各八分　甘草二分　加童便如製陳酒煎服

治洪堂二穴方　大黄八分　毛竹節灰　松梓炭各五分　金磚一錢　加陳酒送服此名五虎散後治煎藥　靈仙　桂枝　川芎　川斷　桃仁各一錢　陳皮八分　甘草三分　當歸錢五　水煎酒沖溫服

治氣食二貫若傷重可服　金磚五分　川芎二錢　煎湯送下外傷膏藥貼之效

治肩窩觔池　蘇木心　木耳炭　毛竹節炭　歸身各一錢五　升麻　川芎各一錢　酒吞下外用膏藥貼之

治命脉穴　歸尾　紫草　蘇木　紅花各錢五　肉桂　陳皮　只殼各一錢　石斛　甘草各五分　童便製陳酒煎服三劑

治脉宗穴　歸尾　桃仁　川斷　寄奴　紅藍花各一錢　只壳錢三　甘草二分　骨碎補　藕節錢五　山羊血三分　酒水各半煎好山羊血沖服

治疲凸二穴　當歸　川芎　紅花　大腹皮　骨碎補各一錢　荆芥　杏仁　紫草　蘇葉各八分　木耳炭錢五　燈心一丸酒水各半煎好木耳炭沖

治玄機穴　胡猻竹根用偏根　錦醬樹根　連根獅子頭草　槿添樹根去心　天麴麥根去皮各五分　陳酒煎服若翻吐加姜汁一匙沖溫服忌油煎生吟食七日不妨

治鎖心穴　大黃錢五　毛竹節炭一錢　金磚四分　千年丁灰八分　松椁炭一錢　酒吞下然後服湯藥　尭仁七粒　紅花八分　白芥子一錢　陳皮　只壳　羌活　歸尾各錢二　肉桂錢五　蘇木錢五　赤芍五分　甘草二分　酒水各半煎服

治肺苗穴　歸尾錢三　紅花　陳皮　杏仁各八分　白芥子一錢　沒藥去油四分　獨活　石斛　蘇葉　甘草各五分　加燈心一丸陳酒煎服

治腕心穴　歸尾　陳皮　川斷　白芥子各一錢　大黃三錢　枳壳八分　紅花　羌活各五分　黑丑錢五　大甘草四分　小薊錢五　加燈心一丸酒水煎

治吊肭穴　威靈仙錢二　川斷　狗脊　當歸各一錢　虎骨錢五　桃仁二分
　淡竹葉四分　蘇葉　防風　干姜各五分　酒水各半煎服四劑
治攢心穴　大黃　歸尾各一錢　川芎　赤芍各八分　羌活　柴胡　紅花各
五分　陳皮　桔梗各六分　甘艸二分　照前法服
治貼肺穴　杏仁　陳皮各八分　降香　蘇葉　當歸　碎補　白芥子各一錢
　升麻五分　甘草二分　加燈心一丸酒水各半童便一盞煎服三劑
治食倉穴　山羊血三分　歸尾　紫草　碎補　芥子　大黃各一錢　川羌活
　枳殼　石斛各五分　乳香去油八分　甘草三分　加燈心一丸酒水各半煎服
治血倉穴　當歸　生地　續斷　石斛各一錢　紅花　陳皮　芥子各五分
　羌活　赤芍各八分　甘草二分　酒水各半童便煎服
斬命穴　受重傷不治
治胆疽穴　可先喫金絲吊鱉一个搗碎絞汁灌之渣放酒板一匙調敷效　再用
　金磚一錢　陳酒沖服　當歸一錢　桃仁十粒　橘紅五分　甘草二分　燈
　心丸一枚煎湯温服

治幽囚穴　歸尾　陳皮各一錢　碎補　枳殼各錢三　紅花　荆芥　乳香
沒藥各五分　甘草分半　白芥子八分　酒水各半煎服
治血崩穴與血倉穴同方
治幽關穴　肉桂　歸身各一錢　紫丁香　降香末各五分　陳皮　枳殼各八
分　蘇子錢五　甘草分半　加燈心一丸陳酒水各半煎服四劑
治瘕脣穴　蘇葉　荆芥　良薑各一錢　羌活　當歸各八分　杏仁　砂仁
紅花　枳殼各五分　甘草分半　煎法照前
治心辮穴與腕心穴同方
治肝經穴　藕節錢五　肉桂　烏藥　川續斷　白芥子　乳香去油　當歸各一
錢　劉寄奴八分　木耳炭五分　甘草分半　煎法如前三劑
治脉宗穴　金磚四分　毛竹節炭　千年丁灰　蘇木心各五分　白地龍干末
錢五酒洗　即白項蚯蚓　共研末陳酒吞服效
治食結穴　大黃　穀芽各錢五　莪朮　陳皮　川芎　桃仁　查肉　石斛谷
一錢　當歸五分　芥子八分　甘草二分半　虎骨醋製一錢　童便製法陳

酒煎服

治海角二穴　川芎　陳皮　砂仁各一錢　白芷　當歸各錢三　大黄錢五
甘草二分半　煎法如前四劑

治貼骨觔宗血膝三穴共方　牛膝　虎骨　川斷　赤芍各錢五　桂枝　陳皮
紅花各一錢　川芎錢三　歸尾五分　酒水各半煎四劑

治血池穴　牛膝　歸尾　川斷　碎補　虎骨各錢五　銀花　石斛　陳皮
肉桂各一錢　川芎一錢三　十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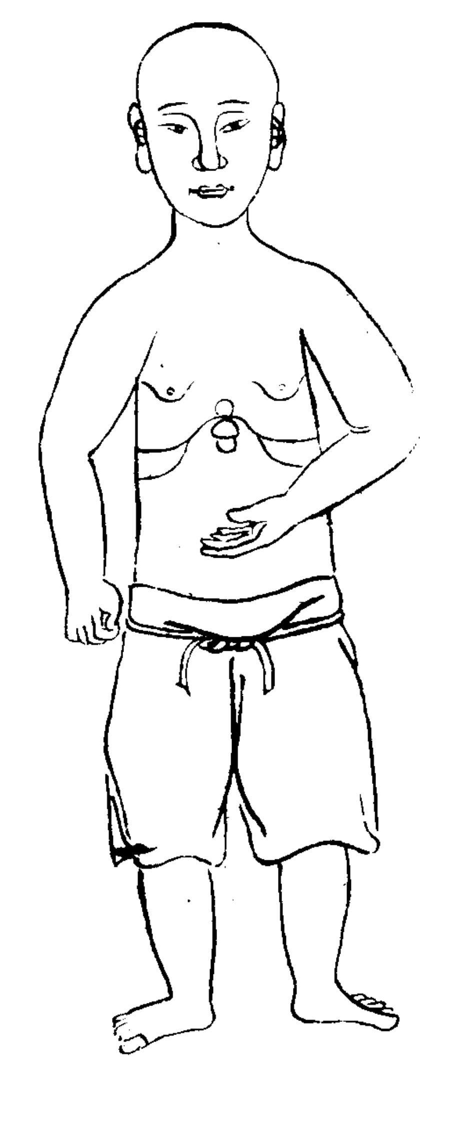
治鎖腰二穴　杜仲　虎骨　狗脊　毛竹節灰錢五　川芎　歸尾　赤芍　桑
皮　古錢各一錢　川斷錢三　乳香去油錢五　核桃肉一兩　酒水各半童便
灸法煎好核桃肉冲服二劑

治海底穴　地鱉五十個　參三七　酒煎服渣搗爛敷傷處大忌房事如若不忌
難治　威靈仙　歸尾　杜仲各錢三　川芎　桑皮　川牛膝　大腹皮　劉
寄奴各一錢　紅花五分　甘草三分　童便炙水煎酒冲服五劑

治脚面脉觔穴　如不破皮用　强觔草四錢　楊梅樹皮五錢　松絲毛六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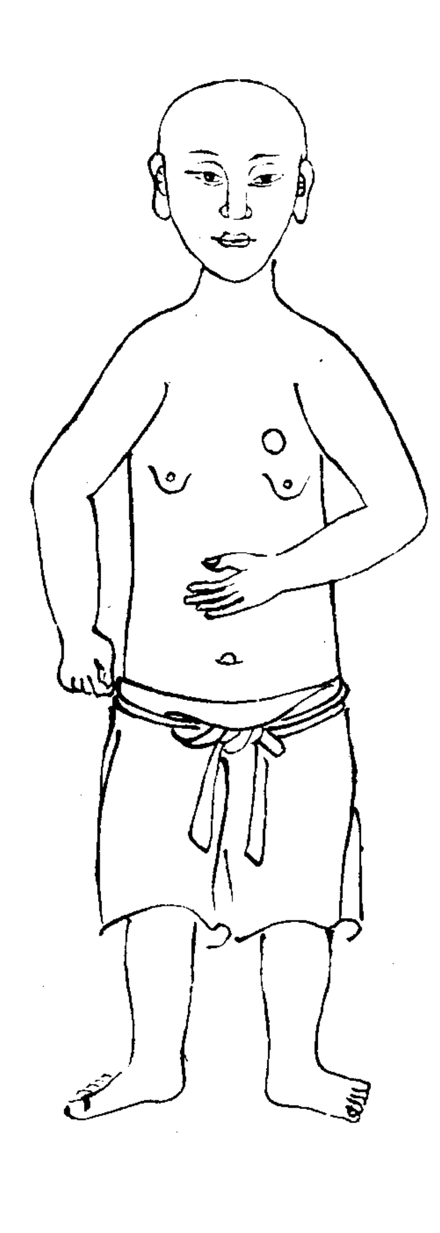
活血丹二錢（活血丹即茜草俗名紅雞子草）共陳酒糟搗爛敷之若破傷勛 大黃 山芋各錢五 研末敷患處次用白玉膏貼之神效 白占 黃占各一兩 兒茶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三錢 銀珠三錢 生猪油二兩熬去渣加葱白共煎煎如灰形取油滴水成珠入白占化過收入碗內投入藥和勻存性三日可用

鶴口穴方 薏苡三錢 木瓜二錢 川斷二錢 碎補（去毛）三錢 紅花錢五 虎骨四錢 杜仲二錢 肉桂八分沖 歸尾三錢 加皮三錢 酒水各半煎四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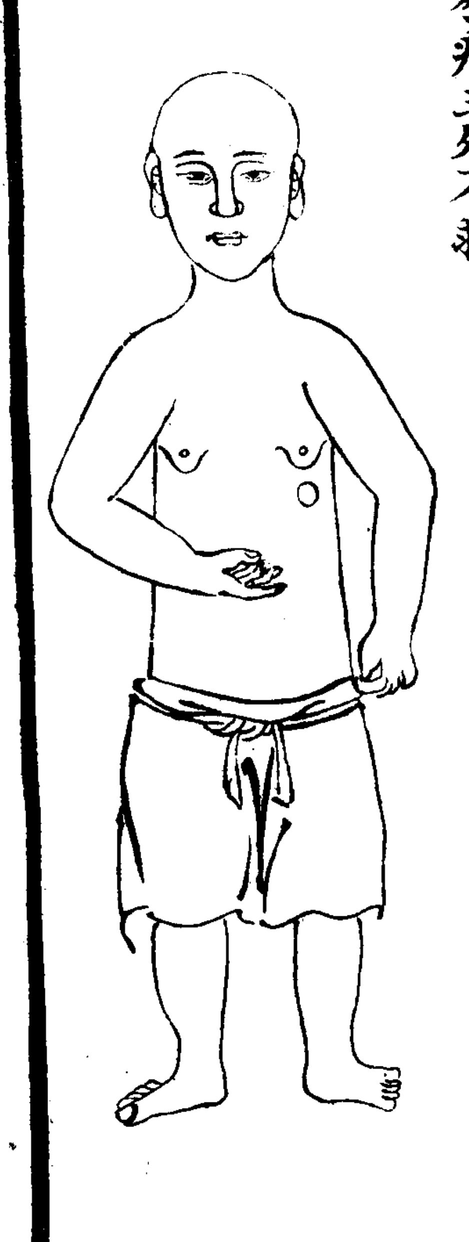
此處名華蓋穴在心上屬肺經受傷重血迷心竅必定昏暈而死急用藥發散為妙

恐防心胃氣血瘀滯用引藥爲君　枳殼二錢　良薑二錢　仝十三味藥方共煎用陳酒冲服加七厘散二分能通心胃滯血與腹中泄瀉四五次用冷粥一碗喫下五止再服奪命丹三服全愈如不治藥仝可十三箇月發症主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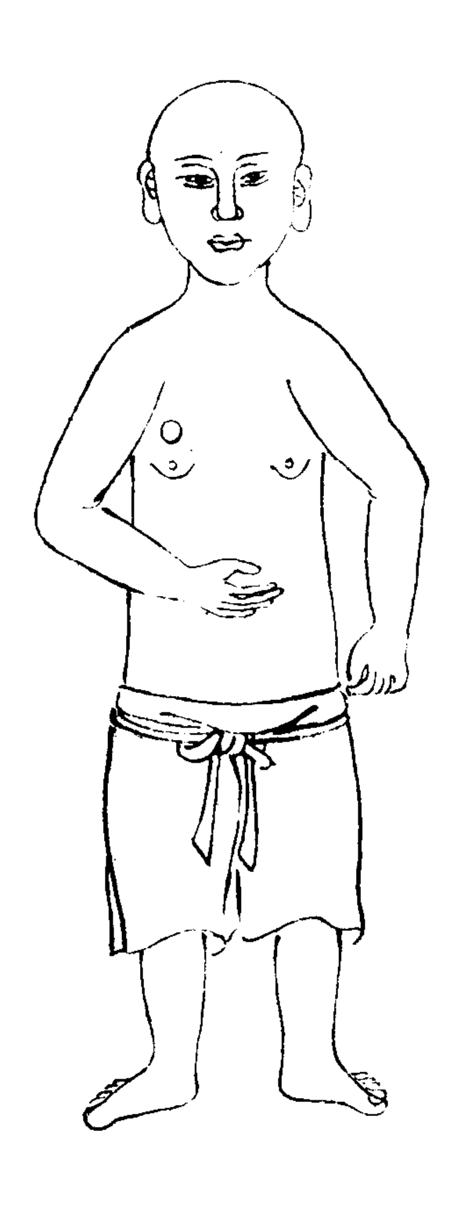
此名肺底穴畨插拳打重者九日定亡或出鼻血而死急服十三味煎藥另加引藥桑白皮二錢　照前煎服又七厘散分半紫金丹三服全愈如不治斷根者十二箇月發嗽死不救

左偏乳上一寸三分名正氣穴屬肝經冲拳打重者十二日死引藥　乳香二錢
青皮二錢　仝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三分次服奪命丹三服如傷輕不服藥四
十八日發病主死不救



左乳下一寸四分為氣海穴兇拳打重者三十八日至死加引藥為君　木香二錢

廣皮二錢　仝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二分半次服奪命丹三服再加減十三味全愈



此是右乳上一寸三分為上血海穴屬肺經鎗拳打重者一百十六日而死加引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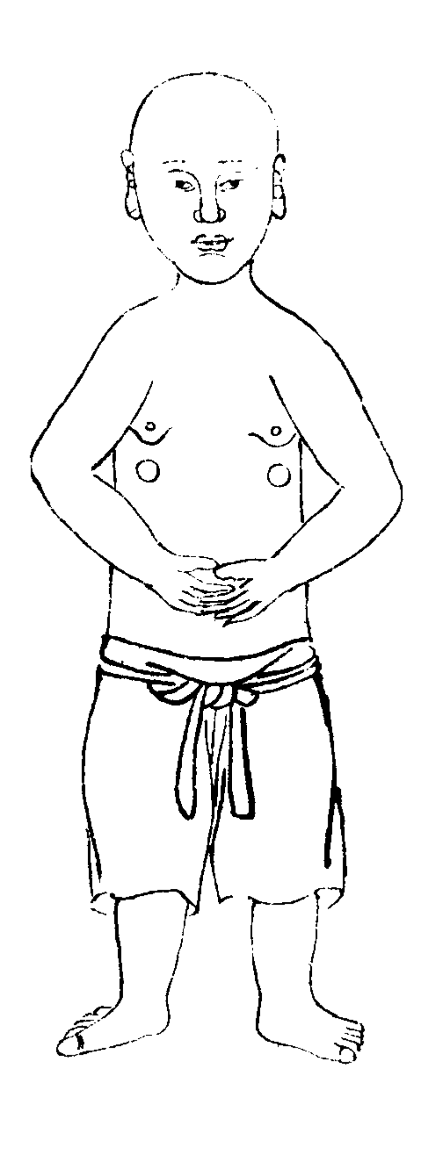
紅木香二錢　元胡索二錢　仝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二分推行瘀血再奪

命丹三服加減十三味全愈

此處右乳下一寸三分為正血海穴屬肺經劈拳打重者吐血而死急治為君加藥　劉寄奴二錢　桑黃二錢　全十三味湯藥煎服又七厘散二分半次飲奪命丹一服如不治全愈六十四日主死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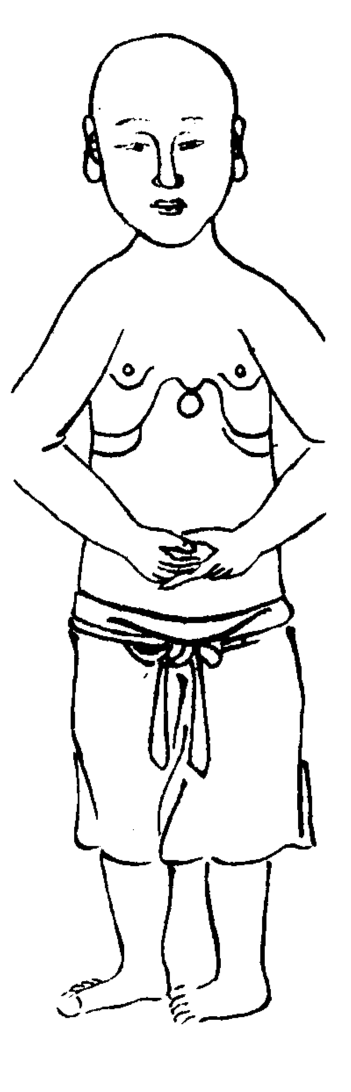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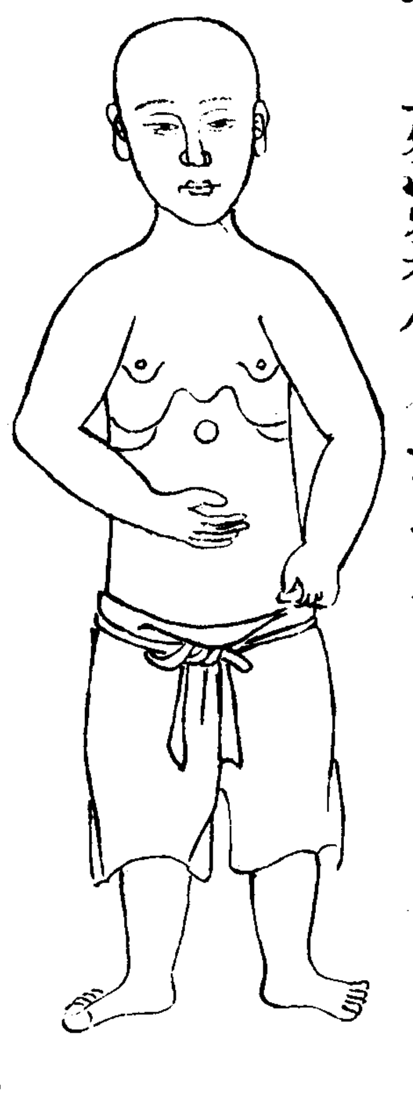
右乳下一寸四分下血海穴屬肺經直拳打重者六六日瀉血而死急治十三味加引　靈脂錢五　蒲黃錢五共煎服又七厘散二分半次奪命丹三服愈如不醫全五十四日定死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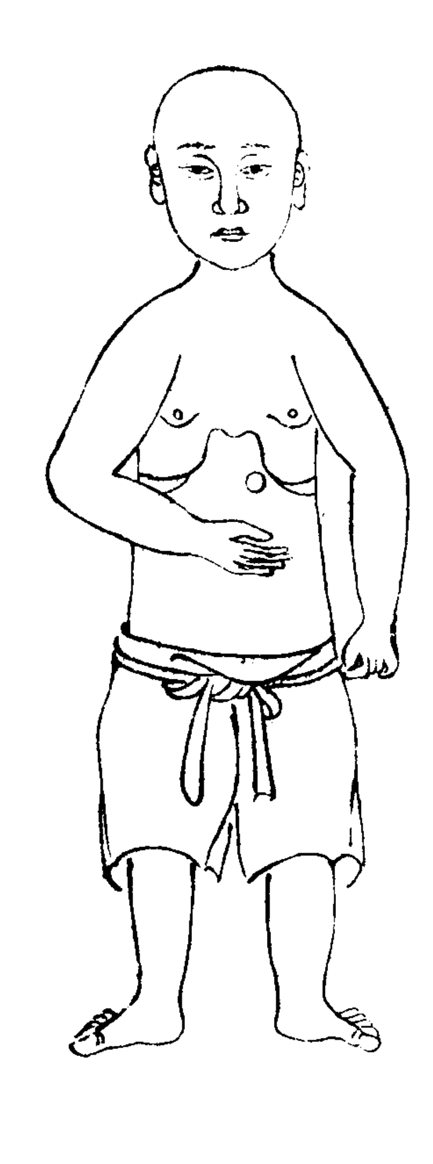
左右傍乳下一寸三分氣血二海屬心肝肺此乃一拳害三賢三俠全傷七日主死急治十三味加引　木香錢五　枳壳錢五　全煎服又奪命丹三服七厘散三分如不服藥愈五十六日必死無救

心口軟骨中名黑虎心穴吞插拳打傷立刻眩暈不醒急用十三味加引　肉桂一錢
炒紫丁香六分　仝煎服又七厘散一服次奪命丹三服再地鱉紫金丹四五服有效如
不服藥愈百日主死此穴若虎爪拳打重者拳回即亡無救祜傷十二日主死不治





心口中下一寸三分為藿肺穴屬心經文武拳追打重者立刻昏暗不醒再用打右傍肺底穴下半分隨舉劈掌一挪搽就還醒此名回魂穴受傷引藥　桔梗一錢　川月錢五　仝十三味煎服二劑又奪命丹三服次七厘散二分半再紫金丹三服如不治全可百廿日發病而死不救



心口中偏左一寸三分名為翻肚穴屬肝經冲天插拳打重者一日即死加引　草豆蔻一錢　木香一錢　巴豆霜八分　仝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三分次飲奪命丹三服又加減十三味湯藥二劑再用地鱉紫金丹三服外用吊藥敷之如不治全者百廿日主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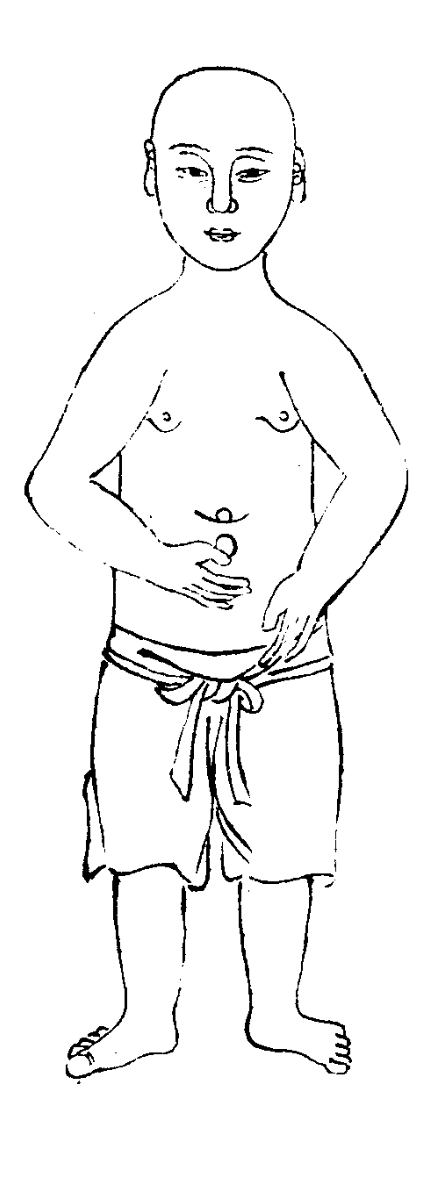
振民編譯社出版

腹臍內屬小腸脾二經戥拳打重者二十八日定死加引　桃仁錢五　元胡索錢五　仝
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三分奪命丹三服全愈如不服藥愈一月發病主死不救



振民編輯社出版

臍下一寸三分為丹田穴亦名分水精海二處相連屬小腸腎經直拳打重九日即死加引　山稜　木通各錢五　全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一分半次加減十三味二劑如不服藥愈四十九日定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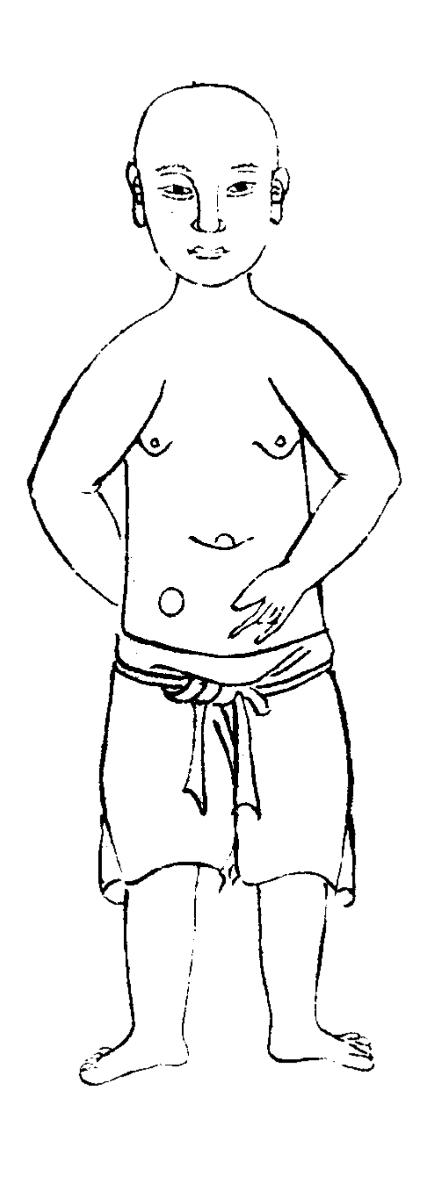
臍下一寸四分為正分水穴屬膀胱經此處是大小腸二氣相滙之穴如若下插拳打重者大小二便不通十四日死急服十三味加引全煎　蓬朮　三稜　生軍各錢五　又服七厘散分半次紫金丹二服如不醫全愈百八十四日死不治

臍下二寸偏左肚為氣隔穴番拋拳打重者百八十日死加引　五加皮　川羌活各錢五　仝十三味煎二劑又服七厘散二分半再服奪命丹三服如不治全一年而死



振民編輯社出版

臍下一寸三分偏右五分為關元穴用拋拳打重者五日必亡急治十三味加引小青皮　車前子各二錢　仝煎又七厘散三分奪命丹三服全愈如不服斷根二十四日發漲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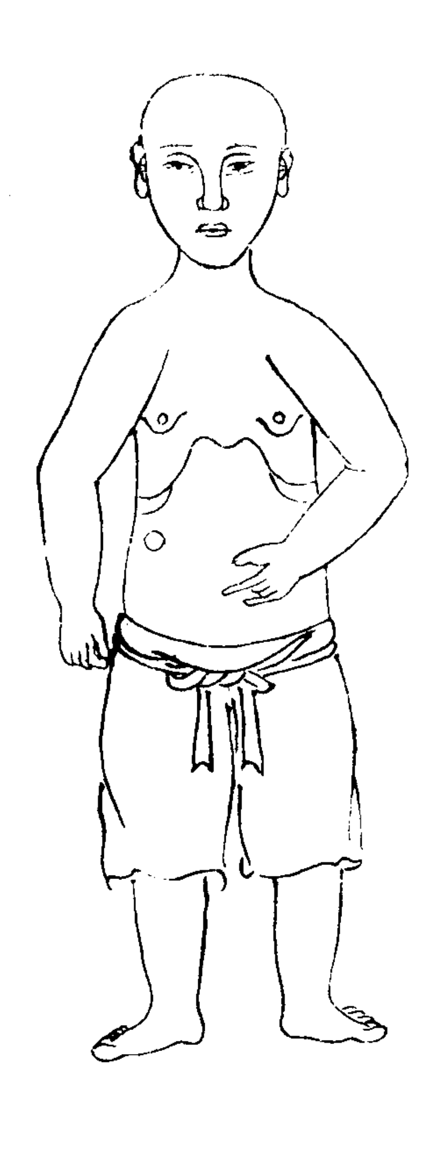
右脇臍下二寸並橫血海門穴戳插拳打重者百四十七日主亡加引藥　柴胡　當歸各錢五　仝前湯方煎服又七厘散二分半次飲奪命丹三服如不治者百廿日之症

振民編輯社出版

左脇輭骨脯肉相連之處名氣隔門穴插直拳打重者百廿日主亡加引藥　厚朴
五靈芝　砂仁各一錢　照前煎服又奪命丹三服再加減十三味三服如不治
全愈二百四十日必死

振民編輯社出版

右脇軟骨下二分爲血囊穴幷氣囊二處仝追拳打重者四十二日主死加引藥歸尾　蘇木各錢五　與前法服又地鱉紫金丹四五服全愈如不服愈者十二箇月死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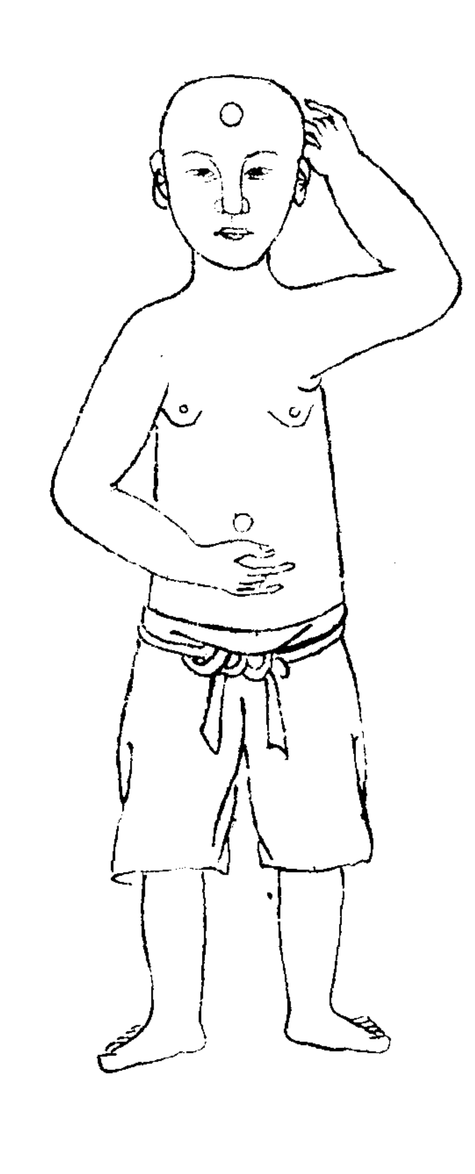
右脇脇骨下八分軟肉之處爲血倉期門穴虎爪拳拈傷六十日亡加引　丹皮紅花各錢五　仝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如不服藥全可一年發症而死

振民編輯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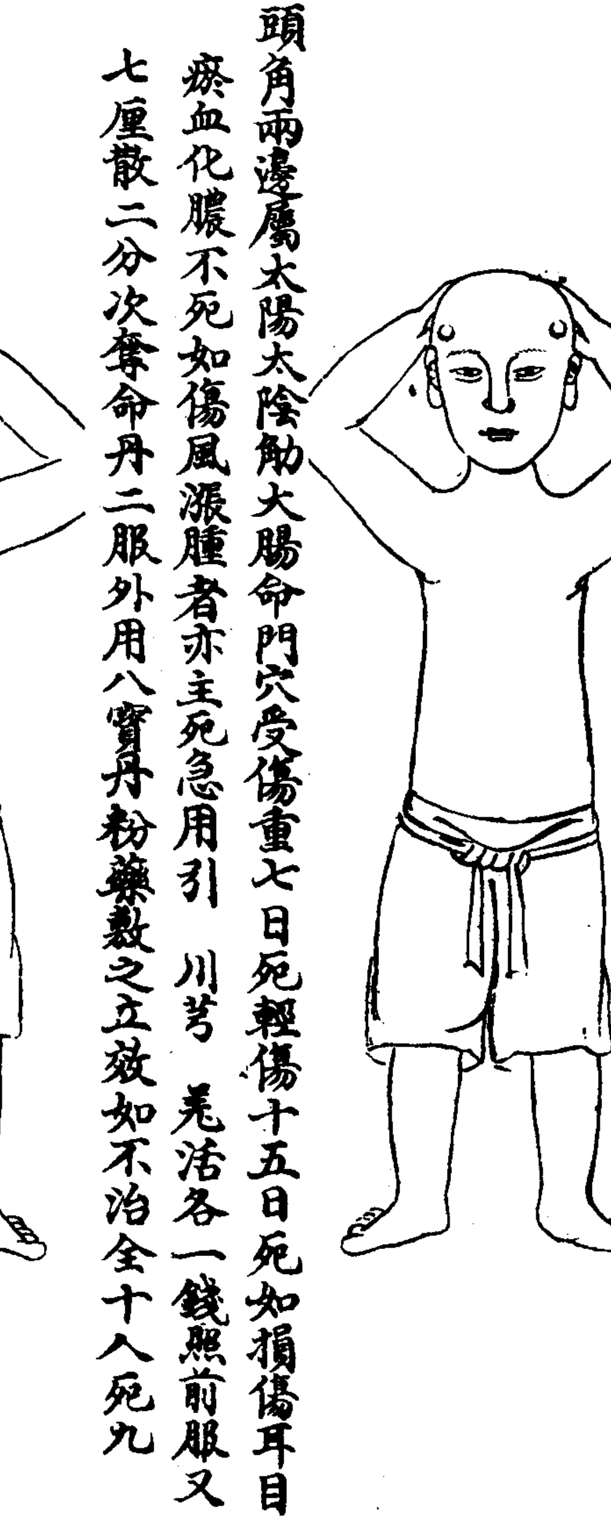
左傍筋腈骨下一分此處氣血相交名為氣血囊合穴戳拳打傷重四十二日死加引　蒲黃二錢　韭菜子錢五沖　十三味同煎服加陳酒一盃沖飲更效如不服愈三月定發症無醫

振民編輯社出版

頭腦後枕骨中受傷者此處爲督脉穴能通三經一身之主如果骨碎立死或五日七日死急用　川芎二錢　當歸一錢爲引仝前煎服又七厘散三分次用奪命丹四五服如不治全後腦疼不止週身窄痛無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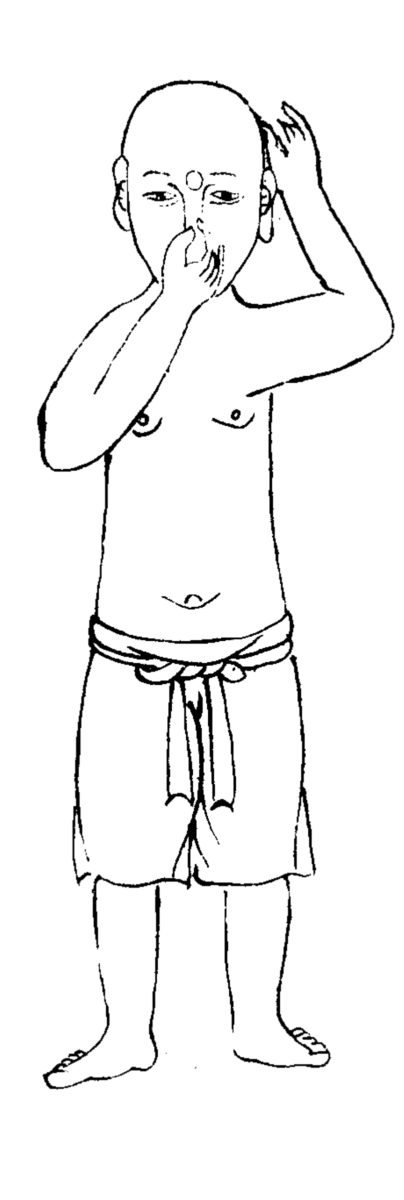


頭額正中屬心經如損傷皮破出血不止傷風發腫者三日主死如重傷皮肉不破瘀血迷心竅六七日而死急用引經藥仝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全愈　羌活　防風　川芎各錢五



頭角兩邊屬太陽太陰觔大腸命門穴受傷重七日死輕傷十五日死如損傷耳目瘀血化膿不死如傷風漲腫者亦主死急用引 川芎 羌活各一錢照前服又七厘散二分次奪命丹二服外用八寶丹粉藥敷之立效如不治全十八死九

頭兩邊耳尖上名臟血穴亦云少陰經屬肝經厥陰經二府損傷重者血走肝腎悶絶立死如傷破出血見風損氣者必定浮腫在四十日内死用引經藥 當歸一錢 生地二錢 川芎一錢 照前法服又七厘散三分次奪命丹三服外用桃花散敷之如不救全五十六日發症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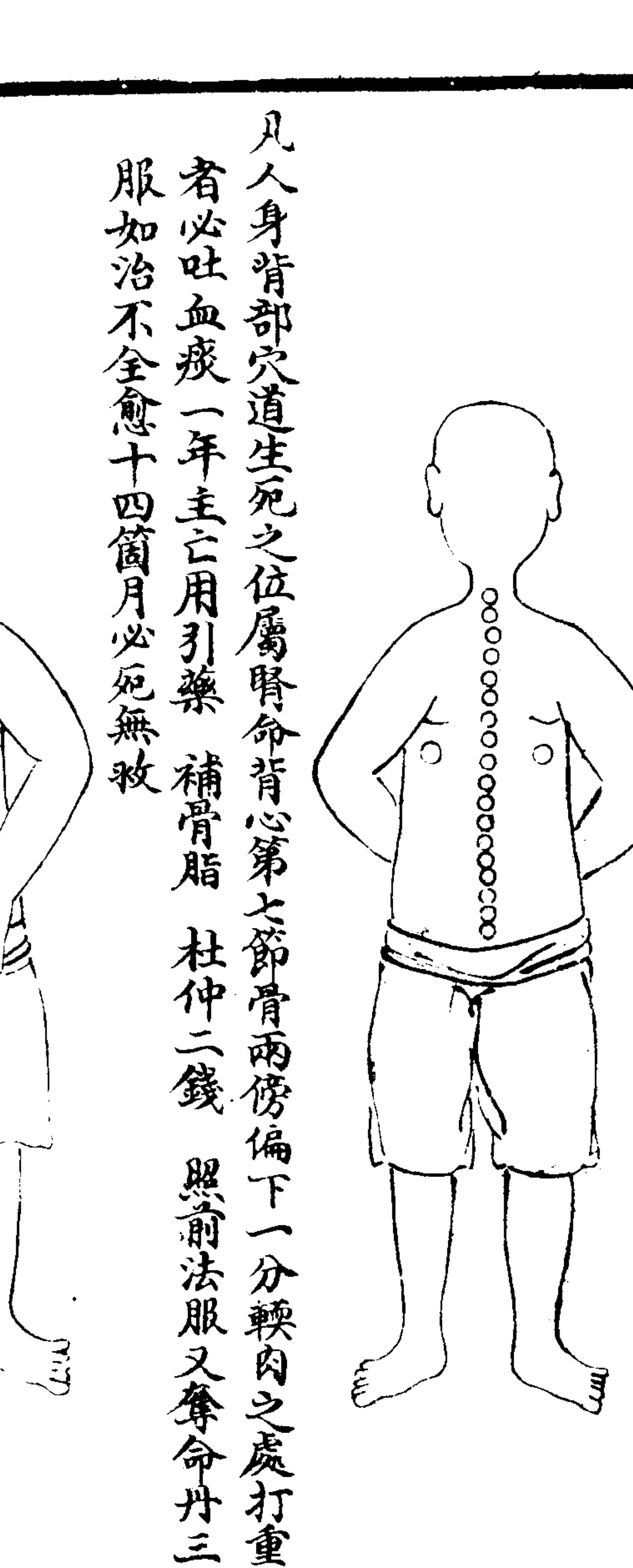
頭中頷下一寸爲印堂眉心穴屬陽星神受傷重者頭發腫如斗大三日内主死急服藥加引經 防風 羌活 荆芥 川芎各錢五 照前法服又七厘散三分次奪命丹三服全愈 如若皮破出血不腫者無妨 如悶傷滿腫出血主死不治絶命之穴看其偏正救治

此穴受傷重者必死不救如輕傷可治切莫輕意治方見前註治訣如果腸脇骨斷碎者雖非正穴如無祖傳神方十有九死須此妙方神效無比名曰重生膏又名喝骨丹用法須口訣相傳也取重秋糯稻艸生穀者可用鮮者四兩陳者二兩炒灰以童便製七次存性再用續隨子葉去刺二兩搗千餘槌以艸灰和勻再搗糊加飛小麥粉一鍾搗成膏陳酒製好敷患處立止痛神效再服七厘散重一分輕半分酒吞服又地鱉紫金丹一錢奪命丹三服再十三味方臨症加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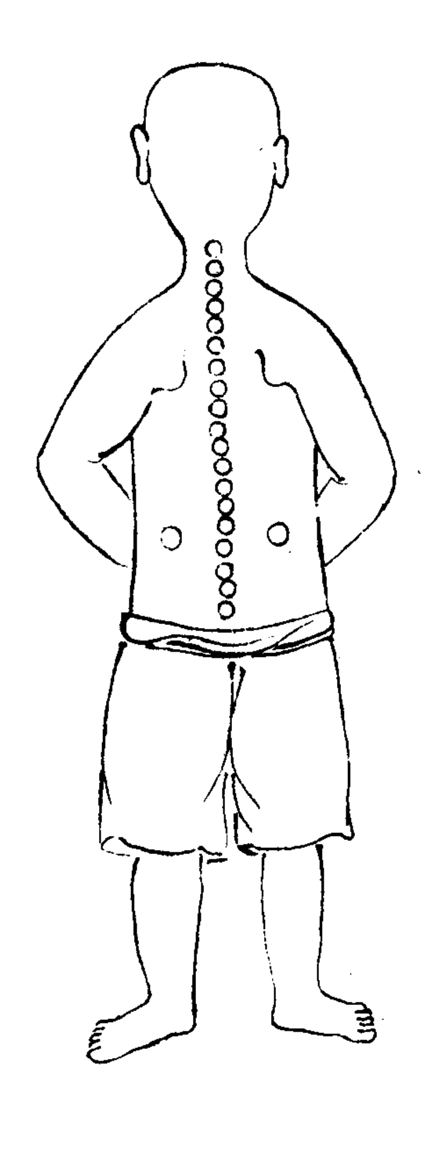
振民編譯社出版

凡人身背部穴道生死之位屬腎命背心第七節骨兩傍偏下一分輭肉之處打重者必吐血痰一年主亡用引藥　補骨脂　杜仲二錢　照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如治不全愈十四箇月必死無救



振民編輯社出版

腎命穴下偏兩傍並横下一寸八分爲後海穴打重者三十三日死如引藥　補骨脂錢五　烏藥二錢　照前法服又紫金丹三服又加減十三味再服全愈如不治全可六十四日發症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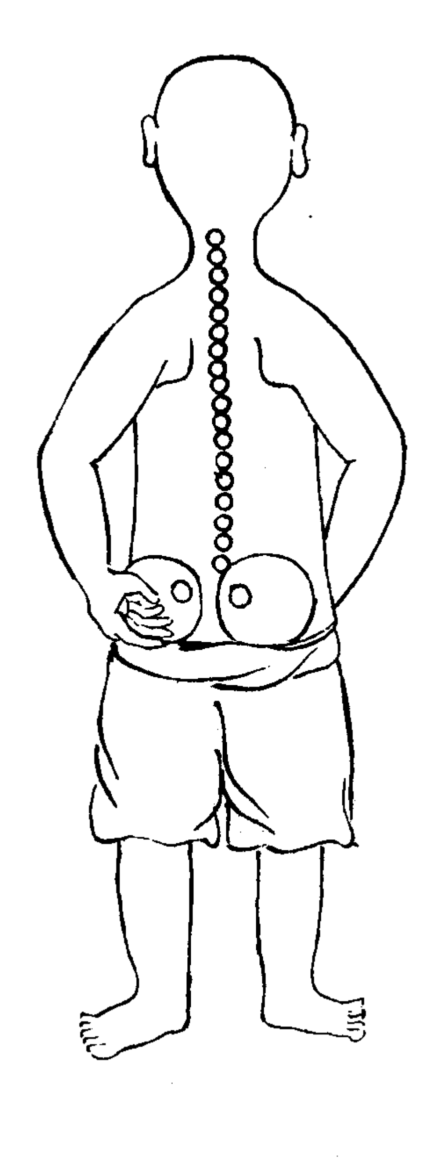
後海下一寸三分兩腰眼中左屬腎右屬命虎爪拳打重者發笑三日主死加引經藥　桃仁　續隨子各錢五　照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次服藥酒全愈如不服斷根後發症而死不治

振民編輯社出版

腰脊右邊傍中為命門穴文武拳番插重者昏沉不醒十四個時辰必死宜急治加
引藥　桃仁　前胡各錢五　照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次用藥酒全愈如不治
斷根後發症服藥不效可服前治之方再加　丹參二錢　全煎服有效

振民編輯社出版

臀股尾腈骨下二分為後海底穴打重者七日主亡加引經藥　大黃　月石　木瓜各二錢　前方仝煎又奪命丹三服如尾腈骨尖重傷不治仝愈一年發黃胖而死不治



兩腿骨盡處為鶴口穴打重者一年而亡加引藥　薏苡　木瓜各二錢　牛膝錢五　照前服又地鱉紫金丹四服如不治愈後發瘋疾不治

脚底心為湧泉穴打重傷者十四月主死不救急治無妨加引經　甘木瓜　川牛膝二錢　照前法服若腎子傷者用　參三七二錢　益智仁二錢

以上三十六大穴受傷重者立死輕傷可救輕者當時不知其痛後日發病而亡凡穴道病多服藥不效有內傷故也凡鬬打時切不可輕意他須當服藥為主各穴道受傷者先用發散為主十三味總煎方為君加減十三味為佐丸藥藥散臨症用之凡施藥切勿誤人慎之慎之

人身穴道終

振民編輯社出版

自序

余編人身穴道既竟。姜子俠魂。知余有治傷藥方。請付剞劂。且曰。武術殺人之技也（陳獨秀反對拳技。想即就此立論。惜余未見原文不能與陳君作嚴密之討論。姜君斯言。蓋亦僅從拳技之應用言耳。）知有殺而不知有救。是大背人道矣。子其毋秘是稿。余曰。秘非我所願也。但問合否國技大觀材料耳。子以爲合。請公諸世。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唐豪序

國技大觀專著類

⊙傷科秘傳目錄

吳江唐豪編

▲湯藥類▼

▲末藥類▼

▲丸藥類▼

▲敷藥類▼

▲膏藥類▼

傷科秘傳

唐豪編

湯藥類

總煎十三味方　通治跌打損傷

川芎二錢　歸尾三錢　玄胡二錢　木香二錢　青皮二錢　烏藥二錢　桃仁二錢　遠志二錢

三稜五錢　蓬朮二錢　碎補二錢　赤芍二錢　蘇木二錢　如大便不通加生軍二錢　小便不通加車前子三錢　胃口不開加厚朴二錢　砂仁二錢　水二碗煎半碗陳酒冲服

加減十三味方

紅志去油五錢　寄奴二錢　肉桂五錢　廣皮二錢　香附二錢　杜仲二錢　當歸三錢　玄胡二錢

砂仁二錢　五加皮三錢　五靈脂二錢　生蒲黃二錢　枳殼五錢　水煎酒冲服

又方

赤芍　烏藥　枳殼　青皮　木香　香附　桃仁　玄胡　三稜　蓬朮　寄奴

砂仁　蘇木　危急者去寄奴加　葱白三枚　如吐血加　荆芥三錢炒焦　藕節一兩

陳酒煎服

又方

廣皮五錢 青皮一錢 五靈脂三錢 生蒲黃二錢 赤芍二錢 歸尾三錢 桃仁二錢 香附一錢 五加皮二錢 紅花五錢 枳殼二錢 烏藥二錢 砂仁二錢 元胡五錢 陳酒煎服

通治發散方 凡損傷先須發散瘀血不遇重症宜通用一二劑

川芎二錢 歸尾二錢半 防風二錢 羌活二錢 荆芥二錢半 澤蘭二錢半 枳殼二錢 獨活二錢 猴姜二錢半 加天葱豆三枚 水煎酒冲服神效

發散上部方

防風二錢 白芷一錢 紅木香一錢 川芎二錢 歸尾二錢 赤芍二錢 陳皮二錢 羌活二錢 法夏二錢 獨活錢半 碎補錢半 甘尾一錢 生姜三片 水煎酒冲服

發散中部方

杜仲 川斷 貝母 桃仁 寄奴 蔓荆子各二錢 當歸 赤芍 自然銅醋煅各三錢 肉桂八分 茜草一錢 細辛一錢 水煎酒冲姜汁服

發散下部方

牛膝 木瓜 獨活 羌活各三錢 歸尾二錢 川芎二錢 川斷 厚朴 靈仙 赤芍 銀花各二錢五 甘節一錢 水煎酒冲姜汁服

凡人上中下三處受傷須用發散藥一二劑爲要氣急有痰加製半夏二錢風痰加製南星二錢 心驚加胆星一錢半 桂心八分 香附五錢 仝煎服

看症加減通經引藥列后

頭腦痛者加 川芎 藁本三錢 手肩用 桂枝 柴胡三錢 胸胃加 吳茱萸 艸豆蔻三錢 肚腹加 白芍 厚朴二錢 心胸疼者加 肉桂二錢 陳皮去白三錢 腰腎加 核桃肉 破故紙 川斷 杜仲 左脇氣刺痛 枳殼 青皮三錢 右脇血瘀痛 桃仁二錢 破血 元胡索二錢 調諸血 當歸二錢 活血 川芎二錢 補血 川芎 筋脉痛 甘草二錢 周身骨節痛 川羌活三錢 腹腸中窄痛 蒼朮 廣木香調諸胃氣 紅木香 男加減 木香爲君 女加減香附子爲君 左用 青皮 香附 蔓荊子二錢 右用 柴胡二錢 赤芍 當歸三錢 如發潮熱重用 柴胡爲君 虛汗出 蜜製黃芪爲君 人參補元氣 脾胃寒者更妙 白

朮消痰化氣　肌皮熱　黃芩三錢　去胃痰　製半夏　消風痰　製南星　上焦濕腫　防己　龍胆草二錢　中焦濕熱　黃連　下焦濕熱　黃柏　惱渴者加白茯苓　葛根　虛嗽者　五味子　嗽無痰　杏仁　防己　生姜　嗽有痰　製半夏　枳殼　防風各二錢　治泄瀉　白朮　白芍　痰哮喘　阿膠　天門冬　麥門冬　水瀉　白朮　茯苓　澤瀉　痢疾　當歸　白芍　上部見血　防風　中部見血　黃連　下部見血　地楡　眼暴發　當歸　防風　黃連　目昏暗　熟地　當歸　細辛　破傷風　防風爲君、白朮　甘草爲佐　傷寒甘草爲君　防風　白朮爲佐　諸風痛　明天麻　防風爲主　諸瘡毒　黃柏知母爲君　連翹　黃芩爲佐　小便不利　黃柏　知母　茯苓　澤瀉爲佐

以上諸藥悉按經絡部位主治凡損傷人略帶內病服藥不效臨症時須將前項何病何藥治之無不見效看病之要訣也

受傷發顛症方

烏藥　天竺黃一錢　砂仁　麻黃　陳皮　寄奴　肉桂　紫丁香各五分　胆星

硃砂六分 川羌活 升麻 金箔各五錢 水煎服神效

受傷恍惚急治方

人參二錢 辰砂八分 遠志半錢 金箔一錢 水煎服 胃寒者加 厚朴 桂心 橘紅二錢 熱者加 條芩二錢 嫩柴胡一錢 前胡五錢 身發冷加 人參二錢 白芍三錢 痳黃半錢 鬱金半錢 熱不涼加 連翹二錢 三稜 薄荷各五錢 大腹皮二錢 小便自出加 紫丁香五錢 荔枝核七个 小便不出 車前子二錢 木通半錢 麥冬二錢 滑石五錢 瞿麥二錢 又用白丸二錢敷臍中立通尿 發寒噤加 防風二錢 細辛一錢 製南星八分 旋覆花 白菊花一錢 荆芥穗五錢 煎服

受傷眩暈言語恍惚是臟腑損者急治方

辰砂八分 琥珀一錢 廣木香五錢 川練子五錢 白茯苓二錢 杜仲二錢 枸杞子二錢 當歸五錢 如翻肚有痰者 製半夏五錢 赤丁香一錢 酒炒砂仁二錢 製附子二錢 旋覆花五錢 如嘔吐不止飲食不安 紫丁香 草果 製南星 法夏 砂仁 赤檀香 生姜汁各五錢 煎服三次如不效必是腸斷七日內死

破傷風方

防風三錢　羌活三錢　荊芥三錢　製南星一錢　根生地二錢　白芷二錢　歸尾三錢　紅花二錢

寄奴二錢五　明天麻煨錢五　煎服效

大成湯　重傷昏暈不醒二便不通定防臟腑瘀血宜服此方

陳皮一錢　當歸二錢　蘇木二錢　木通錢半　紅花二錢　厚朴錢五　枳殼錢五　大黃二錢

朴硝一錢　甘草錢五　水煎加蜜三匙冲服效

二成湯

陳皮一錢　法夏二錢　茯苓三錢　枳殼二錢　紅花　當歸　川芎　白芷各一錢　梹榔八分　黃芪二錢　桔梗　青皮　烏藥錢五　枳實　黃芩六分　蘇木一錢　加紫蘇三錢　姜三片　紅棗五枚　仝煎服

上三穴頭肩胸　凡上中下三處受傷看明用藥更妙

川芎　當歸　紅花二錢　野地黃四錢　木耳炭二錢　麥麻炒二錢　研末酒吞下立效

中三穴脾脅肚

狗脊灰五錢　大腹皮三錢　車前子二錢　建杏仁五錢　木通二錢　砂仁三錢　童便製研末酒吞下神效

下三穴臂腿足

木爪　米仁　赤芍　紅花　寄奴各二錢　川牛膝三錢　研末酒冲服

內傷湯方

赤芍　乳香　沒藥　藿香　鬱金　防風各三錢　加葱白三枚煎服

內外肚傷方

紅花　寄奴　香附　白芷　桃仁各三錢　葱葉　生姜五錢　全煎服

跌打反肚方

當歸六錢　枳殼　桃仁去衣　錦紋三錢　赤芍五錢　紅花五錢　韭子去殼二錢　生蒲黃二錢

酒水各一碗煎好冲蒲黃服立效

骨節斷方

白地龍五條酒洗去腸泥焙干　川烏去皮　松節　沒藥　乳香去油三錢　陳酒煎服

腰痛方

蜜炙黃芪二錢　鹽水炒杜仲三錢　破故紙五錢　核桃肉二錢　陳酒煎服三帖效如不飲酒將酒炙各藥以水煎服亦可

又方

杜仲鹽水炒三錢　破故紙炒三錢　鳳凰衣三錢　研末猪腰一副不可落水忌鐵器用竹刀破之將藥末入腰內用線紮緊水煎配酒吃

瓜皮散　兼治腰痛閃挫之症

東瓜皮一兩　小青皮一兩　陰乾研末加腰劑鹽酒調服三錢

又方

廣木香二錢　射香三分　研末閃左吹右鼻右吹左鼻

跌打閃傷

天喬麥根三兩　老姜半斤　陳酒二碗煎酒渣敷痛處即散

驚風方

酒法製南星　防風　指甲灰　冲藥服神效
邊成十三味方調理

明天麻二錢　小麥粉包裹外以濕紙包煨　川芎炒二兩　研末蜜煉丸如圓眼大每服一丸熱酒送下如不飲酒湯亦可

行藥方　即劈藥　耑治瘀滯

巴霜一錢　滑石一錢　大黃二錢　研末用端午粽角尖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七丸酒送下

損傷不破皮方

當歸三錢　羌活二錢　獨活五錢　白芷一錢　碎補二錢　地鱉三錢　桃仁二錢　地骨皮二錢
生甘草二錢　紅花四錢　陳酒冲服

跌打皮肉破方

五加皮五錢　土貝五錢　紅花二錢　當歸三錢　生地五錢　獨活二錢　甘艸二錢　頭上加
川芎三錢　胸脅加　乳香　沒藥二錢　脾肚加　赤芍　白朮二錢　手膀加桂枝二錢
足腿加　薏苡　木瓜二錢　每用製治地鱉十个　水煎好酒冲服

統身受傷洗治方

碎補　川羌活　地骨皮　金銀花　吳茱萸　桑白皮　甘木瓜　秦艽　川烏

蘇木各一兩　苗松二兩　黃皮一兩半　共藥十二味陳酒三升煎洗

跌打傷煎藥方　重傷三四劑足矣

川芎　獨活　赤芍　天麻粉　當歸　白芷　木香　姜黃　防風　羌活　紫

蘇　蒼朮　碎補　五加皮　生草　胸腹不寬加　紅花　上部傷　升麻　澤

瀉　中部用　杜仲　下部　牛膝　木瓜　左右膀　柴胡　胸前背後　桔梗一錢

青皮一錢　輕傷八分　酒水各半煎服神效

跌打方

當歸三錢　防風五分　乳香一錢　紅花八分　生地二錢　丹參二錢　麥冬一錢　桔梗一錢

川斷五錢　北沙參八分　地骨皮一錢　生草五分　加燈心一丸酒服

又方

乳香五錢　靈仙二錢　桃仁一錢　沒藥五錢　川斷五錢　紅花八分　羌活二錢　砂仁一錢

歸尾二錢　防風二錢　木香一錢　丹參錢五　酒煎服

又方

獨活二錢　川斷錢半　沒藥錢半　防風錢半　紅花八分　丹參錢五　歸尾二錢　牛膝二錢

烏藥　赤芍　乳香各錢半　靈仙一錢　酒煎服忌葱豆醋又加荔子花冲服若破傷

亦忌

重傷方

紅花一錢　防風二錢　碎補　生地各三錢　川芎　連翹各二錢　歸當三錢　靈仙二錢

乳香五分　桃仁一錢　五加皮　沒藥各一錢　川烏三分　加蜂窩油核桃酒煎服此藥

口吐白痰冷濃茶汁解之

重傷方

乳香　砂仁各一錢　沒藥錢半　木香　桃仁各一錢　羌活二錢　紅花八分　靈仙二錢

歸尾　川斷各二錢　丹參錢五　陳酒煎服

又方

獨活三錢　乳香去油二錢半　沒藥去油　防風　歸尾　牛膝　赤芍　丹參　川斷

靈仙各二錢　烏藥錢五　紅花一錢　加荔枝花先冲酒服

跌打損傷

有草藥名七里香　重二錢　輕錢五　陳酒呑服葉可敷無名腫毒

跌打損傷吐血服此方神效

金銀花根搗碎取汁含口加童便熱酒冲服渣敷痛處即愈

胡桃散兼酒方　血海穴受傷久則成痞

核桃一歲一个　搥損陳酒浸每个加朴硝二分入鍋內煎酒乾爲度吃桃肉酒立效

洗瘡方

葱頭花根　煎湯洗加酒尤妙

三烏一點黃

烏藥　樑樹　烏米飯根即老鴉米　黃皮香　名五香散

三烏一點紅

烏藥　檡樹　烏米飯根　鶴頂紅各五錢　酒煎服

吃素人受傷葷藥不用

如地鱉地龍虎骨象皮胞胎等藥各用代之多用牛乳人乳陳酒米醋製煉各藥亦效

喉管割斷方　兼治肚腹皮破

用桑綿線縫之如腹皮破腸不損可救將萬年青連根搗汁洗腸自收用桑絲線縫之先用止血丹搽傷處服奪命丹二錢次服接筋骨丹方藥散丸藥全愈

草藥方

槿松樹根　糊猻竹根每歲一錢　金雀花根　烏桕樹根少用　格菸根　獅子頭草根

天喬麥根每歲一錢　鳳尾草　牛口刺根　酸草多用

上部方　分上中下三部形色相似分其眞假切不可亂用悞人

單鞭救主　馬蘭藤　鐵甲藤　龍瓦金錢　過山龍茜草　活血草全上　牛口刺即薔薇　對開花　金錢薄荷　倒插金釵　五爪金龍　大五爪　小五爪各一錢　陳

酒煎服

上部活血方

蘇木　防風　馬欄籐　劉寄奴　蘇薄荷　酒煎服如發腫　金雞獨立　金錢

薄荷　陳酒煎服

中部草藥方

黃水菊　雪裏開花　山東青（山內有即萬年青）　鬧楊花根（必須用根餘俱不可用）　小將軍　七里香

獨將擒王　金將花根（即金雀花根）　錦添樹根　金絲毛草　七重寶塔　酒煎服

中部瘀血不消必至瀉矣自然平伏

蝴蝶花（即射干）　水竹根　綠葱根（即鹿葱）　黃沙豆　金絲弔鱉　九死還魂草（即卷柏）

酒煎服

下部草藥方

威靈仙　土牛膝　七里香（葉圓花似桂一葉甚香）　金蒂鐘　蛟龍還山遍地香　紅木香

桑白皮　酒煎服

下部傷筋損骨草藥加方

倒掛金鐘　活血草　夜合珠即赤首烏　健筋草　同煎

上中下部草藥方

洞裏仙　七星劍　鳳尾草　九龍尾　鷹爪刺　天喬麥即喬麥　金不換即三七根似竹

鞭　亂紵窠細葉是草　岩姜　陳酒煎服

五虎散

鬧楊花根　獨將擒王　錦添樹根　倒掛金鐘各二錢　陳酒煎服加燈心丸摶實

如圓眼大和藥煎

末藥類

飛龍奪命丹　凡用胎骨以猴骨代之

川芎酒炒三錢　五靈脂醋炒三錢　前胡炒三錢　青皮醋炒三錢　五加皮童便製一兩　川貝四錢

枳殼小麥皮炒三錢　韭子炒三錢　蒲黃三錢生熟各半　元胡醋炒四錢　月石一兩　自然銅醋煅八錢

三稜醋炒四錢　飛硃砂三錢　桑寄生炒三錢　陳香團三錢　血竭八錢　秦艽酒炒三錢　桃仁

去皮五錢　蓬朮五錢　羌活炒三錢　地鱉酒洗炙八錢　木香生曬六錢　廣皮炒四錢　烏藥炒三

錢　當歸酒炙六錢　破故紙鹽水製四錢　製胎骨五錢　炒葛根三錢　射香五錢　杜仲鹽炒四錢

橘紅三錢　肉桂去皮三錢　砂仁去殼二錢　土狗去腸醋炙三錢　蘇木四錢　共三十六味各製好

再加牛乳一碗拌利焙燥貯瓶內如重傷每服三錢輕者一錢五分陳酒送下

地鱉紫金丹

血竭八錢　月石八錢　川斷鹽炒三錢　五加皮童便製五錢　川牛膝酒炙五錢　射香四分　自然

銅醋炙八錢　製胎骨三錢　地鱉酒製五錢　土狗製五錢　貝母三錢　蘇木三錢　烏藥炒五錢

元胡醋炒五錢　香附製四錢　青木香四錢　當歸酒炒五錢　桃仁五錢　廣皮三錢　靈仙酒炒五錢

澤蘭三錢　續隨子去油二錢五　五靈脂米醋炒三錢　共二十三味研末如重傷每服二錢

輕傷一錢五分陳酒送下

七厘散

盆硝八錢　廣皮五錢　蓬朮五錢　大黃六錢　赤川芎三錢五　砂仁去殼四錢　烏藥三錢　地

鱉酒洗八錢　枳殼麥麩炒三錢　當歸酒浸六錢　續隨子去油五錢　三稜醋炒三錢　青皮三錢　木香

去皮六錢 血竭醋炙八錢 土狗六錢 肉桂四錢 五加皮童便炙八錢 巴豆霜炒去油二錢五 五靈脂乳製六錢 生蒲黃六錢 射香五錢 胎骨粉五錢 右藥二十三味研末如重傷二分半輕傷一分半再輕者一分陳酒吞服神效

紫金丹

乳香 沒藥去油五錢 木耳炭六錢 大黃四錢 地鱉火酒醉用瓦炙干去頭足六錢 血竭五分 射三分 碎補五錢 烏藥六錢 歸尾酒浸五錢 厤皮炒黃四錢 自然銅醋炙七次五錢 盆硝一兩 共研細末每服三分陳酒送下如吐血二分婦人血崩一分五厘童便和酒下骨折八分酒下看病輕重三四服爲止每日一服不可多服如婦人經水不通八厘加射七厘酒調服即通

奪命接骨　損傷略有微氣內有三四穴絕命處不傷用之即效

地鱉製五錢 自然銅煆二錢 乳香 沒藥去油五錢 血竭透明二錢五 古錢醋炙七次五錢 紅花二錢 碎補去毛童便炙二錢 厤皮根炒二錢 歸尾酒浸二錢 蜜二兩 右藥共研細末每服一分二厘火酒送下

仙橋草　梅山有
落得打　即狗頭三七

末藥方

大黃三錢　地榆二錢　乳香　沒藥去油各三錢　龍骨五錢　血竭一兩　射香二分　象皮二錢
阿魏一兩　地鱉一兩　繭綿灰一錢　胎髮灰二个　臍帶二條　牙齒醋炙七次四五个　胎骨一兩
狗胎二个　當歸三錢　牛膝三錢　九死還魂草四錢　防風三錢　肉桂三錢　仙橋五錢　鵪
虱艸三錢　猢猻竹根三錢　落得打三錢　檀香四兩　降香五錢　速香三錢　沉香五錢　共
研末臨用時調藥內

又方

地鱉酒炙十个　白地龍即白頸曲蟮酒洗干十條　自然銅醋煆二錢　骨碎補去毛三錢　乳香　沒藥去油
一錢　共研細末每服一錢酒吞下

治跌打方

地鱉三錢　胎骨二錢　龍骨二錢　地龍三錢　猴骨三錢　參三七三錢　血竭三錢　射五分
沒藥三錢　飛硃砂二錢　自然銅三錢　木耳炭一錢　雄胆二錢　碎補二錢　黃連三錢　樟
腦一錢　山羊血五錢　白甲胆一个　南蛇胆一錢　研末用

鄭天文祖保命丹　耑治一切跌打損傷筋斷骨碎皮破血迷心竅悶絕將死飲食不進撬齒灌下三分待寸香時便得還甦神效

落得打　滴乳香去油　桃仁去皮　上官桂晒　血見愁　地鱉二兩醋酒洗炙　元胡索酒炒

沒藥去油　琥珀全燈心研細末　自然銅醋煆七次　鮮紅花微炒　廣木香晒　無名異煆研水飛

全當歸酒炒　眞降香晒　紅志肉帋包趕去油淨　半兩錢七个　核桃肉酒洗七个　全搗糊以

上藥各一兩共研細末每服三分　陳酒吞下不飲酒用當歸蘇木二錢煎湯送下吃酒一盃及重傷臨危者服之立效

保命丹

乳香　沒藥去油三錢　雄精二錢　飛硃砂一錢　射香　冰片各五分　血竭三錢　紅花二錢

自然銅煆四錢　當歸酒炙四錢　赤芍童便炙三錢　白芷鹽炒二錢五　紅曲三錢　地鱉酒洗炙四錢

碎補去毛四錢　白木耳炭一兩　共研末凡遇傷者先服三錢後治傷藥加胡椒五錢

接骨丹

當歸酒炒二兩　乳香　沒藥去油各八錢　澤蘭　碎補酒炒各二兩　續隨子生二兩　地鱉製五

錢　桂枝五錢　參三七三錢　自然銅煅二兩　血竭五錢　煅龍骨五錢　共十二味製研
細末陳酒冲服二錢

又方

製地鱉一錢　乳香　沒藥去油各一錢　鍛龍骨一錢　眞血竭一錢　歸尾酒浸一錢　紅花一錢
巴豆霜去油淨一錢　製半夏一錢　共九味研末每服一分酒送

治跌打傷風散藥方

地朮去皮四兩　石斛一兩　川烏　草烏去皮一兩　羌活　麻黃　蟬蛻　明天麻　細辛
防風　甘草各一兩　荆芥二兩　雄黃三錢五　共研末每服四錢加葱白葉蘇生姜煎
湯冲服神效如損傷瘀血阻滯遍成毒係風火結毒服之亦效

丸藥類

接骨丸

地鱉五錢　法夏　巴豆霜二錢　乳香　沒藥去油三錢　歸尾四錢　盆硝三錢　血竭二錢五
共研末燒酒爲丸陳酒冲二分立效

接筋丸

巴豆霜去油淨 當歸五錢 桃仁 青皮八分 赤芍 枳殼 桔梗 麥芽 木通各一錢 紅花 山藥五錢 丹皮五分 乳香 沒藥去油三分 川甲火酒炒 白檀香各三錢 酒爲丸紅糖火酒吞下神效

治傷奪命丸

木耳炭 紫金藤二兩 桃仁 當歸一兩 紅花五錢 五加皮二兩 靈仙 還魂草一兩半 白蚯蚓 地鱉各四十製 煎汁 狗胎骨一个 滚酒冲洗去毛腸腦爪火煆燥研末丸圓眼大金箔爲衣每一丸陳酒吞服

扶身丸

血見愁五錢 落得打三兩 螻蛄虷三兩 眞辰砂五錢 沒藥去油淨三兩 眞射香一錢 白木耳炭三兩 共七味研細末大棗肉爲丸圓眼大金箔爲衣凡遇干戈時口含一丸噙咽有神效

六味地黃丸

茯苓乳浸 生地 杏仁 山萸 山藥各四兩 砂仁五錢 前胡三兩去皮蒸晒七次 陳皮

澤瀉各三兩 丹皮 肉桂各二兩 共研末蜜丸梧桐子大清湯空心服

三花丸 闌楊花 對開花 雪裏開花

三木香丸 青木香 白木香 紅木香

三香丸 七里香 遍地香 絣地香

敷藥類

跌打摻藥方

乳香 沒藥去油二錢 煅龍骨五錢 無名異炒二錢 共研末磁器收貯如骨折者外聽用

封藥方 治刀斧破傷疼痛出血不止或腐爛敷之立效

乳香 沒藥去油二錢 輕粉二錢半 雄精五錢 共研細末貯瓶用時菜油調敷破傷若有膿血用甘草湯洗淨以綿絮揩燥封藥敷之外用舊黑傘紙貼再藍縛止痛神效

又方

五倍子三兩炒蒸出汁研末五分　人蔘研末少許　松香五兩　研末敷之即愈

又方

小青皮　梓樹根葉　研末敷立止血

又方

松香　白灰爲首魚腦殼即壙內古石灰　少些研末取韭菜汁和搗成團放壁上通風陰干收貯聽用此藥宜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虔誠修合

又方

乳香　沒藥　白占　胎骨　甘石煅　象皮　冰片　阿魏　龍骨　兒茶　硃砂　輕粉　血竭　赤石脂　硼砂二錢研細末用

又方

龍骨三錢　血竭三錢　乳香三錢　沒藥一錢　核桃三錢八分煅灰　熱血即止

止血方

生半夏粉五錢　螟蛸骨五錢煅灰　熱血即止

又方

千年藤二錢　木瓜灰一錢　石壙灰三兩　花蕋石五錢　共研細末韭菜汁調陰干再研細用敷立止血神效

立效散　治破傷出血

煅龍骨　赤石脂　胎髮灰　燈心灰　眞白占各三錢　冰片一分　兒茶三錢　生半夏二錢五　血竭一錢　乳香　沒藥去油淨各二錢　海螵蛸一錢　射五分　共研細末貯瓶聽用不令出氣

膏藥類

跌打傷閃挫膏

蒼朮四兩　川椒三錢　赤芍四錢　元參三錢　莪朮二錢　碎補三錢　川貝三錢　木瓜三錢

連翹四錢　苦參三錢　梹榔七个　升麻二錢　白朮三錢　地丁三錢　麻黃二錢　枳壳二錢

薏苡三錢　秦艽五錢　陳皮三錢　大黃三錢　黃柏二錢　白芷二錢　元胡三錢　紅花二錢

柴胡三錢　大茴三錢　細辛二錢　川甲五錢　赤芍四錢　花粉二錢　杏仁三錢　杜仲四錢
黃芪二錢　阿膠四錢　烏藥三錢　良姜五錢　紫蘇四錢　熟地五錢　知母二錢　當歸三錢
澤瀉二錢　牛膝四錢　黃連二錢　黃芩二錢　滑石三錢　三稜二錢　桃仁五錢　川斷四錢
香附三錢　厚朴四錢　桔梗三錢　青皮五錢　薄荷五錢　羌活四錢　獨活四錢　木香三錢
赤歛二錢　前胡四錢　天冬二錢　麥冬二錢　姜虫三錢　丹皮五錢　猪苓二錢　官桂三錢
木通四錢　桂枝二錢　巴豆十粒　川芎三錢　生地六錢　查肉五錢　寄奴四錢　阿魏二錢
靈仙三錢　白歛二錢　加皮五錢　荊芥三錢　蘇木五錢　桑皮三錢　共七十八味

眞麻油七斤二兩夏浸藥十日春秋十五日冬一月入鍋內以文武火煎至藥化炭
去渣加葱白十個　梅干十個　酒三盞　山黃草一兩　蜈蚣十條　再熬數沸去渣煎熬
至滴水成珠加黃丹一斤水飛炒七次　鉛粉三斤炒篩　松香一斤　文火下之收貯埋地存性
十數日可貼另加滲藥

治損傷膏藥方

歸尾　桃仁　紅花　川斷　五加皮　碎補　靈仙各五錢　肉桂　赤芍　防風

羌活 荆芥 淮藥各四錢 白芷二錢 甘草二錢 虎骨一兩 金銀花三錢 松香五兩

水粉四兩炒黃 黃丹四錢炒 鉛粉四兩炒 蔴油三斤十兩 藥浸油內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宜天醫生氣吉日放入鍋內煎至枯焦去渣再煎油滴水成珠方入松香 水粉鉛粉黃丹等加阿魏四兩 血竭四兩 射一錢 除火投入和勻

凡煎膏丹須用桑枝楊柳條共攪煎好收起須存性

又方

五加皮三兩 紫丁香三錢 荆芥八錢 知母 厚朴二兩 虎骨二兩 血竭一兩 松香五兩

老姜四兩 大蒜四兩 葱頭四兩 桑白皮二兩 蔴油二斤半煎成膏加鉛粉半斤炒黃 射香一錢 輕粉五錢 除火取起存性貼神效

治久年損傷翻覆骨脊疼痛濕漏肩風等症膏

鶴合五斤 油五斤 煎好用 鉛粉一斤十兩炒黃 收之爲生膏藥存性效再加 肉桂三錢

射八分 蔴油四兩 木香一錢 香附一兩 當歸一兩 紅花一兩 靈仙一兩半 寄奴一兩半

黃丹油炒黑 血竭 五加皮酒炒各二兩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二錢 共研末煎貼患處

無不全愈

千搥膏　治跌打損傷衆無名腫毒頑瘡瘰癧神效

銅綠（二兩）　杏仁（三兩六錢）　輕粉（一錢）　松香（透明四錢五分）　黃占（二錢）　草麻子（去殼五錢八分）　沒藥（三錢去油淨）　龍骨（煅三錢）　右藥水浸去毒共搗千餘槌磁器收貼用時溫湯化輭紅布油紙攤貼加松香調化放銅綠若爛瘡加龍骨輕粉

洗瘡膏

麻油（三兩）　黃蠟（二兩）　揀丹（炒一錢）　乳香（去油三錢）　先將油煎滾次入蠟一滾又下揀丹乳香除火和勻聽用

敷藥膏

乳香　沒藥（去油一兩三錢）　龍骨（三錢）　大黃　地榆　血竭（三錢）　桃仁　紅花　陳皮

川斷　五加皮　靈仙　碎補　赤芍　丹皮　參三七　當歸　川芎　白芷（各二兩）　共研末麻油（一斤半）　煎至滴水成珠不散入黃丹（十兩）　調勻末藥收膏（存性）　貼之

金瘡長肉膏

赤石脂醋煅五錢　乳香　沒藥去油三錢　龍骨醋煅三錢　硃砂二錢　川連二錢　胎骨三錢　貝母五錢　文蛤焙五錢　黃柏三錢　角黃童便煅二錢　兒茶二錢　鹿角煅炭二錢　生石羔二兩一塊

用黃泥童便調爛將石羔一味入泥內火煅燥取出存性共研細末同加麻油煎成膏看傷輕重二三錢四五錢貼患處立效

接骨膏　一名豆尖膏　又名鼠糞膏

用鼠糞兩頭尖者槌曬干研末　菉豆粉炒黃色　飛羅麵粉亦可生猪油去筋膜搥搗成膏略炒微熱用綿絮做成膏貼患處小杉樹皮夾之或桑樹皮亦可夾之

損傷接骨膏

五加皮一兩　乳香　沒藥各三錢　葱頭四个　大蒜四个　糯米飯一匙　紅曲三錢　白藥一个　共搗糊貼患處三日一換二服其骨自接第七日用膏貼全愈

白玉膏

白占　黃占各一兩　兒茶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三錢　銀硃三錢　生猪油二兩　熬去渣

加葱白共煎煎如灰色取油滴下成珠入白占化過收入碗內投入藥和匀存性三日可用

治損傷遠年不愈內有瘀血疼痛偏爲風風雨時偏身酸漲者是也發疼漲時從何起處即將穴內灸一火針神效用雷火針須忌血運行至諸大穴道切記云

欲知氣血注何經　子胆丑肝肺主寅　大腸胃主卯辰眞　脾巳心午未小腸

若問膀胱腎絡焦　申酉戌亥是本根　又血行止十二時各大穴道訣云　子踝丑腰寅在目　卯面辰頭巳手足　午胸未腹申心中　酉脾戌頭亥踝續（此是內外血運）

又定四季八神血運切忌云　春左脅　夏膝足　秋右脇　冬腰腎　又十天干神　甲氣血順行　甲頭乙喉　丙肩丁心　戊腹己背　庚辛膝　壬胸癸足　凡內外血運行至切須看明不可悞人血運即人一身之命根也點時當不知死穴後發症而亡故云凡灸火更不可亂治愼之愼之

雷火神針方　此方針灸必須看明穴道格外效驗或灸痛處亦可

乳香　沒藥（去油三錢）　川烏　草烏（去皮一錢）　天竺黃　雄黃　甘松　山柰　蘇子

白芷　蒼朮　香草　腦氷各二錢　檀香　川羌　防風各三錢　鵓鴿糞干四錢　蜈蚣三條　蘄艾二兩　減分一兩　眞射一錢　共研細末用火紙包捲外用荆川紙同捲緊再用雞蛋青烏金紙封定不可令其出氣用時以紅布四五層替人身上又用大蒜一片貼肉點正穴道更妙或灸痛處亦效

又方

射香八分　甘松五分　山柰一个　蒼朮三个　白芷三錢　細辛一錢　川羌二錢　蘄艾一兩　薄荷二錢　五加皮三錢　獨活二錢　附子四錢　草烏一个去皮尖　共研極細末紙捲筒照前法灸之神效

凡雷火針百病皆可灸治大忌氣色兩月以及新鮮油膩煎炒一切發風動氣等物要忌一月十日內忌茶葉以燈心廣皮代之凡養病者一切心事諸般放寬培養精神

艾灸法　治膀胱胞肚打傷小便閉急

先用射香一分入臍內又用白礬五錢水飛鹽一撮蓋之用艾火灸三次爲度其便

即通立效

葱煨法　治跌打損傷

天葱頭搗爛煨熱敷患處退腫止痛跌打垂危用活賭雞（疑灶鷄）數个打碎加童便入鍋目下即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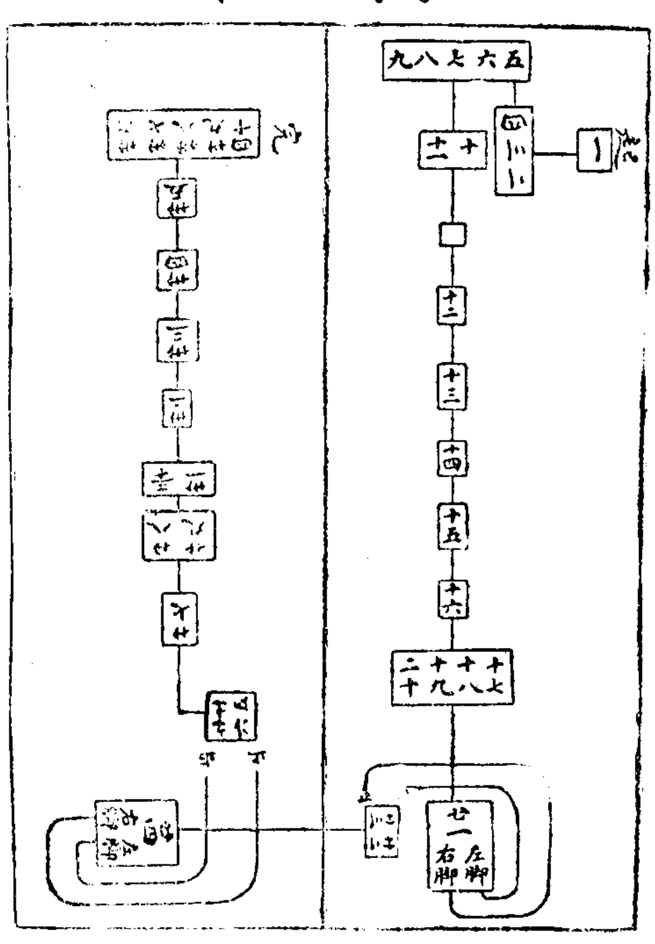
吹鼻散

煅猪牙皂三錢　皂角焙干二錢　白芷炒二錢五　射香三分　淡砂一錢　細辛錢五　半夏二錢

共研細末磁器收貯不令出氣無論　壓死　縊死　溺死　魘死　產後血暈死

加　梁上塵一分胸中稍暖氣者將藥吹入鼻內即甦

十字戰之拳譜



國技大觀專著類

⊙十字戰

中央精武文書主任新會陳鐵生編 技擊教員鼠縣趙連和授

精武有五戰拳。（合戰、大戰、短戰、脫戰、十字戰、）（合戰為對手拳）（已出版）少林拳術中之精華也、五戰拳手法最多。短拳法門包括殆盡矣。廣東新會陳鐵生卓枚識。



第一圖 渾元手（子）



第二圖 渾元手（丑）

○渾元手（圖一、二）

面。南。直。立。兩。足。靠。攏。兩。拳。切。脇。部。兩。掌。心。朝。天。(如第一圖)左。足。先。向。前。進。一。步。右。足。亦。向。前。進。一。步。再。舉。左。足。更。向。前。一。步。斯。時。兩。足。復。靠。攏。而。直。立。當。舉。步。時。將。兩。拳。各。向。兩。旁。外。方。起。高。復。落。下。各。向。外。側。平。畫。一。圓。然。後。垂。直。於。腿。前。(如第二圖)

(自註)圖之正面為南。背面為北。左為東。右為西。　此兩圖是開門式。惟須手足協同動作。隨舉步隨用手向兩旁畫圈。足步已停。而手亦到定點方合。　兩手起動時、先須略向兩旁伸張。然後起高、方能畫成功一個圓圈、　第一圖兩拳靠脅本是掌心向天、及至畫了一圓之後、其兩拳則掌心內向矣、蓋順肢體自然之勢也、



第三圖　怒猊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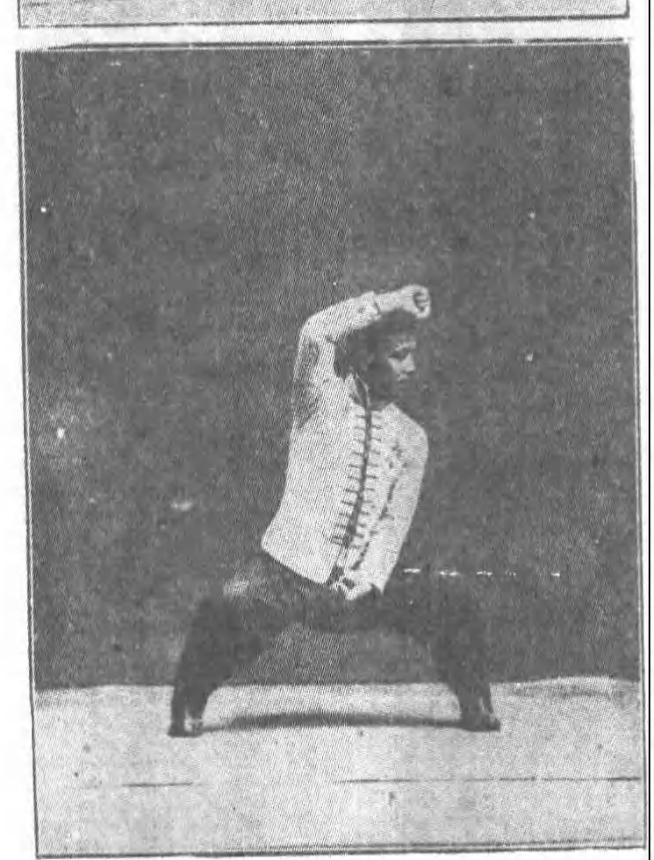
第四圖　刮衙搖

〇怒猊抉石（圖三）、

在原地將左手由前方高舉（掌心向南、虎口向西、）

（自註）此用掀高之力、恍如將重物當前掀翻之、由高處拋之往後之意。 用掀揭力。其肱與臂。須作一直線。勿曲肘。且須用肩膊發力。（膊爲發力之總機關） 此式雖不曲膝、不彎腰、而仍是用全體之力催助左手、 上式本是掌背向前、茲式起手時、仍是掌背向前、豎將手當面舉高、即變爲掌心向前、 凡握拳之時、其大指與第二指之間、必成一圓、此稱虎口、或曰眼兒、或曰拳眼、

第五圖 插腿



第六圖 刮衝捶（子）

〇刮衝捶（圖四、）

右足。橫向。西方。開一。步。成面。向。西方。之右。前弓式。拳。先。由。面前。探。往右方。落。下。從腹。部。斜。橫過。反肘。垂。於。左。外。方。當左。拳。初。起。時。即將。右。拳。先。轉。掌。心。向。上。蓄勢。以。俟。暨左。拳。落。下。橫。過。腹。部。時。即。用。右。拳。旋轉。衝。向。西。方。（至定點時掌心向南、虎口在上、）

（自註）左拳用刮法。而右拳用衝捶。故曰刮衝捶。敵人以拳自右方擊我。故我以左拳刮而去之。即以右拳同時反攻敵人。我之左拳、當探過右方落下時、即已轉爲掌心向下。故至左外方時、是反肘斜垂、左拳才刮去敵拳、同時即以

第七圖　刮衝捶（丑）



第八圖　劈捶

右拳反攻、一瞬間而攻守同施、術語所謂連消帶打也、此係單練之拳、故依式講演、若語實用、則我可以左手執住敵拳、而以右拳捶敵胸、善學猶貴善悟、　一足曲膝如弓形、一足斜挺如箭形、此等步法名曰弓箭步、簡稱曰弓式、弓箭步以弓形之足在先、故有左前弓式、右前弓式之稱謂、弓足曲度勿太低、宜挺腰以眼垂顧能見鞋頭爲度、　箭足之足尖須向弓足、而作左右向、勿橫置、且箭足踵與蹠之外沿、尤勿使離地、

〇插腿（圖五）

右足勿動、左足在右足之後、向西插進一步、成交叉腿形、左拳沉下、轉掌心向天、用力彎迴襠前、右拳舉置當頭、掌心仍向

第九圖　擂拳



第十圖　寸腿

南。而虎。口。在。下。

(自註)此全是守法、其左足之插腿、是因敵人取吾下部、故縮一步以避之、其左拳之彎迴襠前、是因敵人取吾中下部、故以左肱沉下抵抗而格去之、其轉掌心而彎迴之法、是用旋轉力以抗敵人也、且用肱抗人、宜用肱之近小指一邊、插腿之用途最多、不特可避敵、且便於轉身取敵。　右拳之置當頭、是爲下式計、然此等處謂之爲用以挑托敵人之上擊亦無不可。

第十一圖　衝捶



第十二圖　虛式通天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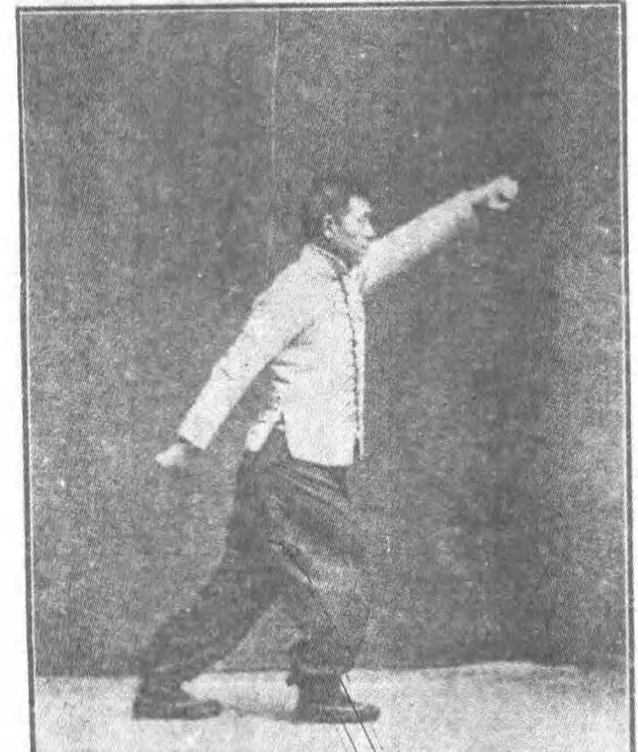
○刮衝捶(圖六七)

右足在原處一跺地、左足向東橫開一步、先作騎馬式（如第六圖）右拳探過左肩外落下、從腹部斜橫過、反肘垂於右外方、當右拳探左而落下時、即將左拳旋轉衝出向東方（至定點時、掌心向南、虎口在上）同時在原地轉為左前弓式、催助左拳之勢。（如第七圖）

（自註）此用意與上文之刮衝捶同。惟來源之上式有異、故動作亦不同耳、　跺足是練習以足踹敵人也、騎馬式是兩足皆曲膝而立、如騎馬然、故稱騎馬式、惟曲度不可過低、低則無力、倘為敵人推或拉、即有傾倒之虞、　當左拳衝出時、由騎馬式而變為左弓式、是手足協同動作、其力自厚、



第十三圖　拖步衝捶



第十四圖　貫耳

○劈捶（圖八）

不動步將左拳往上方一挑即乘勢由左外方往後而反肘斜垂於後同時將右拳由原位起高自上方往前劈下捶擊敵顱。（至定點時虎口在上、掌心向北、）

（自註）左拳往上一挑、是將敵人上擊之拳挑去、既挑去、即將左拳迴後、同時即以右拳自後而前、由上擊下、蓋凡兩手協同動作、其勢自厚、且兩手同動作、一迴後、一向前、則身體自拗動而發力、其勢更厚、惟劈下之右拳。須以肩膊發力肱臂皆直。切勿曲肘。

第十五圖　拖步通天破

第十六圖　護檔拳

〇擂拳（圖九）

右手曲肘沉下（右臂離脇約寸許）將右拳作一小圓全肱下壓

（自註）意謂敵人以拳擊我、所以我將右拳從敵手之下、圈繞入敵肱而壓擊之也、作小圓之右拳、起於此點、宜止於此點、勿使其肘後出、右拳壓下之時、掌心向上、虎口向南、擂拳法詳潭腿中、

第十七圖 蝎子肚



第十八圖 大勾手（子）

〇寸腿（圖十）

將在後之右足向前踢出

（自註）用腿之法最多、若撩陰腿、旋風腿、兜頷腿、摘鈴腿、連環腿、揷腿、撥臉腿、穿心腿、剋氣腿、掃膛腿等、然以實力言、凡用腿高逾前陰、即難收效、故撩陰與寸腿爲最適用。寸腿之稱、以其高不逾尺也、惟用腿之法、須以大腿發力、且直踢之腿、吾足趾必緊斂向下、　大概空手入白刃法、多用高腿、以踢去敵人武器、　高腿及旋風腿、最能長氣、吾國技擊之冠絕世界者、因能使血氣力量同時繼長增高也、

第十九圖　大勾手（丑）



第二十圖　腰步捶（寅）

〇衝捶（圖十一）

右足着地、作面對東北之右前弓式、伸右拳擊正東。

(自註)此所謂因利乘便也、上式起脚踢人、則彼必退避、我卽趁勢上前、用右拳擊之、衝捶之法、必是虎口在上方、

〇虛式通天礮(圖十二)、

左足先向東上一步曲膝站立右足再上一步斜挺在前頭成右虛式同時將右拳收回曲肘切右脅(虎口向北、掌心朝天)將左拳用通天礮勢向前打出

(自註)此式兩手足須協同動作、手到脚到、方合、凡虛式、其在前之足、大小腿同作一直線而斜挺立、此足不可牢踏、而輕置於地、故曰虛式、其在後之足、則曲膝站立也、右足在前頭、則稱右虛式、左足在前頭、則稱左虛式、通天礮自下而

第二十一圖　寸腿



第二十二圖　磨盤肘窩肚拳

上、多用以擊人下頷、有時亦可上擊至面部、其法以拳鋒向上掌心朝裏、今此式用左手通天礮、是掌心向身、而虎口向北外方、通天礮之手、其勢彎形而向上、然彎形頗小、且不許曲肘、此式兩手皆須用力、不特通天礮之手須用勁、即收回切脅之右手亦須用勁拉回、凡用拳必兩手協力、其勢始猛　虛式容易進步、此用虛式爲下文計、

〇拖步衝捶(圖十三)

先舉右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向前打一衝捶左拳向下反肘斜拋往後方同時並將左足拖進半步

(自註)此式之兩拳、與上式衝捶同、惟須注意於兩足、先將右足向前進一大步、然後將左足拖進半步、試觀圖中之步、

第二十三圖　腰步捶



第二十四圖　寸腿

距離最小、即拖步之故也、拖步云者、將此足不提離地面、而拖擦向前也、蓋用拳宜手足同動、其勢始張、且此式拖前半步、即深入敵境一尺、全身衝前、銳不可當。 左手之拋往後方、亦有用意、蓋上式通天礮、吾左手在上方、則下部空虛、敵當由此乘虛而入、吾即沉下左手、拋往後方、以格去之、 此式兩手一前一後、頗似剪形、而左右擺動、故得勁也、

第二十五圖　磨盤肘窩肚拳



第二十六圖　腰步捶

（貫耳（圖十四）、

先舉右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伸左拳斜上以拳之平部擊敵人右耳部同時並將左足拖進半步

（自註）貫耳者、以拳之平部撞擊敵人之耳也、組拳時、手指第三節、即拳之平部、貫耳之左拳、虎口向下、反肘而掌心向左外方、拖步之法如前式、右拳之往後方、意亦用以格敵、

○拖步通天礮（圖十五）

先舉右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左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右拳用通天礮勢擊上、同時並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此用右手通天礮、其虎口向右外方、掌心向內、

第二十七圖　聲東擊西（子）

第二十八圖　聲東擊西（丑）



○護襠拳（圖十六）

先右舉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沉下彎向襠前而直垂（虎口在上、掌心向內、）伸左拳斜上用拳之平部掃敵右耳同時並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右拳沉下、彎向襠前、此稱護襠、因吾舉步向前之時、敵人取吾前陰、故以右拳格之也、　左拳是貫耳法、

○蝎子肚（圖十七、）

先舉右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左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右拳用蝎子肚勢曲肘彎向上擊同時並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蝎子肚與通天礮之分別者、只曲肘與不曲肘耳、　通天礮可以打到面部、蝎子肚則曲肘、故止能打至下頷、

第二十九圖　獅子大張口（子）　第三十圖　獅子大張口（丑）

右拳虎口向右外方、掌心向內而曲肘、

○大勾手腰步搥（圖十八、十九、二十、）

不動。步。先將右拳。沉下。轉掌心。向地。虎口暫。朝左。（斯時在後方之左拳、亦須先轉掌心向下、而暫使虎口朝左、）兩拳皆。彎。垂。兩手皆。作弓形。用勁將腰扚轉。而身向南平車。轉。兩手。使左拳。往。東。前。方而右拳。往西後方。（斯時兩手仍如弓形下垂、兩掌心遙相對、兩虎口皆向南方、）（如十八圖）復在原地用勁將腰扚轉而身向北平車。轉兩手。使左拳往西後方右拳。回。東。前方兩足。成向北方之騎馬式兩虎口皆對北兩掌心遙相對（如十九圖）乘勢在原地轉回右前弓式將右拳

第三十一圖　衝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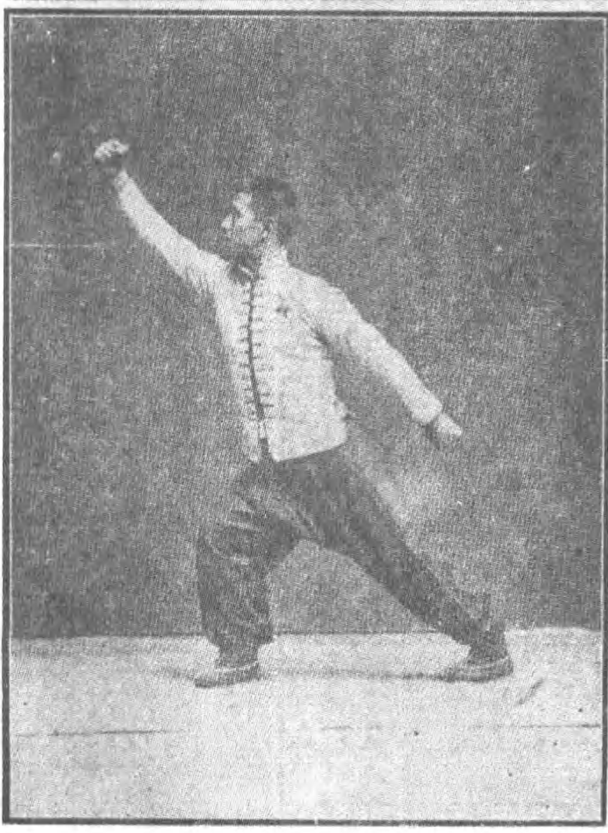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圖　衝拳（丑）

當面挑高畫一圓引回右脅用左拳平捶向正東打出。（如二十圖）

（自註）起手之兩式用兩手作垂弓形左右平擺動者、是左右抵抗敵人之由中部擊來也。末式是腰步提法、其右手之當面高挑。是格去從上方而來之敵手、腰步捶用平拳而打出之法、須旋轉而出。如以螺旋釘入木然。 由騎馬式復回右前弓式是以步法助手法、 左右抵抗、一得勢便反攻一捶、



第三十三圖 貫耳



第三十四圖 施步通天礮

（〇）寸腿（圖二十一）

來勢。用左足向東踢寸腿。

(自註)乘上式之勢、同時踢一腳、此式之後、其左腳末點地、勿忘記、

○磨盤肘窩肚拳　(圖二二)

(注意)磨盤肘無圖、此圖係磨盤肘之後一窩肚拳耳、

乘左足末點地時將左足懸空由左外方旋轉至西暫點地(此時面暫向西、左趾亦暫向西、)(磨盤肘即在此時註中詳解)(此無圖)乘勢再舉右足由西方轉至正南)此時左趾當同旋轉、)成兩趾對東而面對南方胸對東方之騎馬式同時左拳當面挑高畫一圓引置左脅右手打窩肚拳向南

第三十五圖　護拳擋



第三十六圖　蝎子肚

（自註）此磨盤肘、在旋轉之中、故不能攝影。然此式之精華則在是、當左足懸空向左外方旋轉時、苟遇敵在此處、即以左肘擋之、故曰磨盤肘。其意蓋謂吾左足之旋轉、無一定之止步處、但旋至某處遇敵、吾即止步、而以肘擋之也。然單練之拳、以意為之、故當有悟性。　其窩肚拳另一問題、蓋用了磨盤肘後之另外一式也、其左足至西點地、是用磨盤肘、過此即算磨盤肘用完了、再舉方足向南時、左拳向上高挑、是格去敵手也、窩肚拳用平捶、掌心向下、惟打出之時、須旋轉而出方得勁。且兩手如張弓然、須同用勁也。拳取敵腹、故曰窩肚、

第三十七圖　大勾手（子）



第三十八圖　大勾手（丑）

○蹬步捶（圖二三）

將右拳當面挑高畫一圜引回肘右脅用左拳平捶向西南打出同時轉爲對西南之右箭弓式

(自註)此拳意如二十圖、惟方向不同耳、

〇寸腿　(圖二四)、

用左足向西南踢寸腿。

(自註)意如二十一圖。　此圖之末、左足末點地、

〇磨盤肘窩肚拳　(圖二五)、

第三十九圖　捶腰步　(寅)



第四十圖　旋乾轉坤

乘左足未點地時將左足懸空由左外方旋轉至東暫點地（此時面暫向東、左趾亦暫向東）（此無圖）乘勢再舉右足由東方轉至正北（此時左趾當同旋轉）成兩趾對西而面向北方胸對西方之騎馬式同時左拳當面挑高畫一圈引置左脅右手打窩肚拳向北

（自註）此意同二十二圖、

〇腰步捶（圖二六）

將右拳當面挑高畫一圈引回置右脅用左拳平捶向北方打出同時兩足轉爲對北方之右前弓式

（自註）意與二十三圖同、惟方向有異、

〇聲東擊西（圖二七、二八）

在原地轉身向西方先變爲左前弓式將左拳隨身斜轉高舉當頭（反肘掌心向前虎口在下）（如二十七圖）隨舉右足向正西進一步成面西之右前弓式左拳斜下反肘置後方用右拳向西打一平捶

（自註）二十七圖是過門、其左拳之轉向西而高舉、是抵當高來之敵手、隨如二十八圖上步、打一平捶、

〇獅子大張口（圖二九、三十、）

用右拳向下垂直置襠前掌心向左虎口向前（如二十九圖）左足上半步舉右踵離地以右趾支立成右蹬式高舉右手置之當顚、而右拳略彎垂虎口向南掌心向下將左手同時由後往前下方置腹前左拳之掌心向上虎口向南斯時兩拳上下相對（如三十圖）

（自註）二十九圖是過門、其右拳向下直垂於襠前、因敵人取吾前陰、故以右拳抵去之、　三十圖之右拳高舉、是挑托敵手、左拳之往前而略作仰形、可云取敵前陰、左足上半步成右蹬式、因當時右拳已托住敵手、上半步、即已逼近敵身也、吾左拳意取敵前陰、故用蹬式之矮步、較爲得勢、　蹬式云者以在前之足得名、此式右足在前、稱右蹬式、　蹬式之

前足、以趾支於地上、鞋底直垂、而踵向天、兩足之前後距離、只數寸、　蹬式之後足作勾股形、　此式左足一上步、右踵即須同時離地、成蹬式、且手到足到、不容先後、

〇衝捶　(圖三一)(三二)、

先將左拳反肘舉置當頭(掌心向前、虎口在下、)收回右拳、切右脅(掌心向上、虎口向右外、)(如三十一圖)隨舉右足、向西上一步、成右前弓式、將左拳斜下反肘置後方、用右拳向西打衝捶(如三十二圖)

(自註)左拳是挑托、(指三十一圖言、)

〇貫耳　(圖三三)、

先舉右足向西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伸左拳以拳之平部擊敵右耳、同時並將左足拖進半步

(自註)意與十四圖同、惟易向、　拖步之法、詳上、

〇拖步通天礮(圖三四)、

先舉右足向西前方進一大步將左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右拳用通天礮勢擊上同時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此與十五圖意同、

〇護襠拳　(圖三五)、

先舉右足向西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沉下彎向襠前而直垂(虎口在上、掌心內向)伸左拳斜上以拳之平部撞敵右耳、同時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與十六圖同意、　左拳是貫耳法、

〇蝎子肚　(圖三六)、

先舉右足向西前方進一大步將左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右拳用蝎子肚勢彎向上擊同時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與十七圖意同

〇大勾手腰步捶（圖三七、三八、三九、）

不動步先將右拳沉下轉掌心向地虎口暫朝左（斯時在後方之左拳。亦須先轉掌心向下、而暫使虎口朝左、）兩拳皆彎、垂兩手皆作弓形用勁將腰拗轉使身向北方平車轉兩手使左拳往西前方而右拳往東後方（斯時兩手仍如弓形下垂、兩掌心遙對、兩虎口皆向右、）（如三十七圖、）復在原地用勁將腰拗轉而身向南平車轉兩手使左拳往東方右拳回西方兩足成向南方之騎馬式兩虎口對南兩掌心遙相對（如三十八圖）乘勢在原地轉回右前弓式將右拳當面挑高畫一圓引回右脅用左拳平捶向西打出（如三十九圖）

（自註）此與十八、十九、二十圖、意同、

〇旋乾轉坤（圖四十、）

不動步將腰拗轉使身向北方左拳先向高一挑托然後隨腰身之拗勢下落而向左外方旋轉往西右拳則同時先起高復隨腰身之拗勁勢旋轉捶下往東兩拳遙相對兩手成下垂之弓形

（自註）左拳先一高挑托之時、是暫用反肘、而以近小指之一方面在先頭、惟旋轉至西、則已變爲順肘矣、其勢使然也、右拳先起高、約似劈捶方法、用順肘、而以拳之平面在先頭。惟劈捶之下落時、用近小指沿之一方面先下而擊人、此則用拳之平面（即手指之第三節也）、壓下耳、兩虎口皆向北、而兩掌心向內遙對、

潭腿之通天礮與此略異。此殆傳法各有不同。然蝎子肚也。通天礮也。用意一貫。不必斤斤計較。陳鐵生識。

●少林宗法

新會陳鐵生編訂　　香山盧煒昌識本

▲氣功闡微

柔術之派別習尚甚繁。而要以氣功爲始終之則。神功爲造詣之精。究其極致所歸。終以參貫禪機。超脫於生死恐怖之域。而後大敵在前。槍戟當後。心不爲之動搖。氣始可以壯往。此所謂泰山倒吾側。東海傾吾右。心君本泰然處之若平素也。雖然是豈易言哉。每見沈心求道之士。平日養氣之言。不離於口。靜悟之旨。懷之在心。苟一旦臨之以可駭之事。則面目改觀。手足失措。甚至神魂搖蕩失舍。歸於無何有之鄉。如是而求其能靜以禦敵。眞有戛戛其難之勢。夫高尚者且若是。至於一般浮動輕躁者。其氣之易搖。心之易亂。乃成芸芸衆生之固有性質。故試舉目而望氣功之微妙變化。空谷中幾無跫然嗣響之音。吾道之所以日益衰也。

氣功之說有二。一養氣。一練氣。養氣而後氣不動。氣不動而後神淸。神淸而後操縱進退得其宜。如是始可言命中制敵之方。顧養氣之學。乃聖學之緊要關鍵。豈僅此邈爾柔術所能範圍乎。不過柔術之功用。多在於取敵制勝之中。故於養氣爲尤不可緩者。正以此也。

練氣與養氣。雖同出於一氣之源。然有虛實動靜及有形無形之別。養氣之學以道爲歸。以集義爲宗法。練氣之學。以運使爲效。以呼吸爲功。以柔而剛爲主旨。以剛而柔爲極致。及其妙用。則時剛時柔。半剛半柔。遇虛則柔。臨實則剛。柔退而剛進。剛左而柔右。所謂剛柔相濟。虛實同進也。

註曰。以上練氣之說中有玄妙。不可思議。若泛觀之。幾如贅語重疊。無關要旨。不審此間有亟須詮釋者。而後精微乃見。否則以文字而墮入玩弄光景之障。則宜嫌詞費耳。今釋之如左。

(一)運使　既云練氣。則宜勤於運使。運使之法。以馬步爲先。(又名站跓)以身之上下伸縮爲次。(如是則腰腎堅强。起落靈捷。將來練習拳法。無腰酸腿戰之病。

）以足掌前後踏地。能站立於危狹之處。而推挽不墜為究竟。練成功時。雖立足懸崖。而堅立不虞顛仆。（足掌前後踏地。須練習既久。始能如是。平常人之足。則前後不相應。故一推挽即傾跌。）以上乃練足之法。若尋常未經練習之人。則多虛浮上重下輕。足踵又鮮實力。倘一經他人推挽。則如無根之槁木。應手即去。此未曾練氣所致也。故運使之入手法門。即以馬步為第一著。諺云。未習打。先練踮。即此意也。苟能精練馬步。則氣貫丹田。强立不倒。而後一切柔術。單行手法。及宗門拳術。可以日月漸進矣。初練馬步時。如不常乘馬之人。忽而乘馬終日。腿足腰臀必酸痛異常。其力必較未練以前反覺減退。此名換力。蓋從前之浮力虛氣。必須全行改換。到此不可畏難。宜猛向前進。如初莊站數十分鐘。次則加增數分。總以逐漸而進。為最緊要。又站時若腿酸難忍。可以稍為休息。總以兩腿久站不痛。覺氣貫丹田。足踵堅强。斯為有得矣。

足既堅强。則練手倘焉。（手法詳後。）練手之法。以運使腋力。令其氣由肩窩腋下。運至指尖。如是而後全身之力。得以貫注於手。久之則手足兩心相應。筋骨之血氣。

逐汚潑凝聚。一任練者之施用而無礙也。

(二)呼吸。　肺爲氣之府。氣乃力之君。故言力萬不能離氣。此古今一定之理。大凡肺强之人。其力必强。肺弱之人。其力必弱。何則。其呼吸之力微也。北派之柔術數十年前有專習練呼吸。以增益其氣力者。其成功頗覺可驚。其先本爲寡力之人。十年吸呼練習之功。已增至兩手能舉千斤重物。南派則練運使之法多。練呼吸之法少。蓋以呼吸之功。雖能擴張血氣。有時不愼。反至傷身。後因慧猛禪師移錫南來。始傳呼吸之妙訣。於是南派亦有練習此術者。但未盛行耳。錄慧猛禪師口傳秘訣如左。

呼吸之四忌

『甲』忌初進時太猛　初時以呼吸四十九度爲定。後乃從緩增加。然亦不可一次呼吸至百度外也。

『乙』忌塵烟汚雜之地　宜於淸晨在曠寂幽靜之區行之。晚間練習。宜在庭外。不可緊閉於室中。

『丙』忌呼吸時以口出氣　初呼時不妨以口吐出肺胃之惡氣。以三度爲止。稍

久。則呼吸須使之氣從鼻孔出入方免濁氣侵入肺部之害。又呼吸時宜用力一氣到底。然後肺袋之漲縮。得以盡吐舊納新之用。以生氣力。

『丁』忌呼吸時胡思亂想　大凡人身之氣血。行於虛而滯於實。如思想散弛。則必氣凝結障害。久之必成氣痞之病。學者愼之。

以上四忌。須謹避之。自無後患。迨至成功時。則周身之筋脈靈活。骨肉堅實。血氣行動。可以隨呼吸以爲貫注。如欲運氣於指尖臂膊。及胸肋腰腎之間。意所動。氣卽隨之。倘與人搏。則手足到處。傷及膚理而制人。氣之功用神矣哉。

洪惠禪師曰。呼吸之功。可令氣貫全身。故有鼓氣於胸肋腹首。令人用堅木鐵棍。猛擊而不覺其痛苦者。氣之鼓注包羅故也。第有一處爲氣之所不能到者。卽面部之兩頰處是也。

呼吸之術。北派最盛。而江西河南兩派。則以長呼短吸爲不傳之秘訣。河南派則名爲丹田提氣術。江西派則名爲提桶子勁。『勁卽氣力之俗稱也。』究之名稱雖異。而實則無甚差別。其法直身兩足平立。先呼出濁氣三口。然後曲腰以兩手直下。而握固提

上。其意以爲若携千斤者然。使氣貫注丹田臂指間。迫腰直時。急將左右手次第向前衝出。而氣卽隨手而出。不可遲緩。惟手衝出時須發聲喊放。方免意外之病。自此以後。則手或向上衝。或左右分提。仍須腰曲與前同。總以氣血能貫注流通爲要。又向上衝時。覺得氣滿腋肋之間。左右分提時。仍伸指出而握拳歸。儼如千萬斤在手。則丹田之氣。不期貫而自貫矣。但提氣時須漸漸而進。有恆不斷。學者須靜以求之。勿視爲小道可也。

(三)剛柔。　技擊雖小道。精而言之。亦有上中下三乘之別。三乘爲何。卽剛與柔變化與呆板二者而已。其宗派法門。千差萬別。雖各有其專家獨造之功。而剛柔各別差等。乃於是判焉。

▲上乘。　運柔而成剛。及其至也。不剛不柔。亦剛亦柔。猝然臨敵。隨機而動。變化無窮。指似甚柔。遇之則剛若鑌鐵。身似呆板。變之則捷若狡兔。敵人遇此。其受傷也。亦不知其何以傷。其傾跌也。亦不知其何以傾跌。神龍夭矯。莫測端倪。然此種上乘工夫。非朝夕所能奏効也。

▲中乘。剛多柔少。其原因以學者初入手時。走入左道旁門。不得名師傳授指點。流於强使氣力。剛柔無相濟互用之效。或用藥力。或猛力。强練手掌臂腿之專技。不辭痛楚。朝夕蠻習。遂致一部分之筋肉氣血由活動而變爲堅凝死壞。後雖遇名師補救。亦未能全改其所偏也。

▲下乘。術以柔爲貴。至於專使氣力。蠻野粗動。出手不知師法。舉步全無規則。既昧於呼吸運使之精。復不解剛柔虛實之妙。乃以兩臂血氣之力。習於一拳半腿之方。遂自命個中專家。此下乘之拳技不得混以柔術稱之。學者所宜明辨也。

中乘之術。不過偏於剛多柔少。尚有師法。猶可補救。惟下乘者日從事於插沙『鄉鄙之拳師。教人用木桶盛沙。使緊。以手指頻頻插之。使指尖硬如鐵石。』打椿。『打椿者卽用圓木一段。釘入地中。用足左右踢之。由淺而深。謂如能打翻入地二三尺之椿。則足力所至。遇之必傷。此潮州派也。』拔釘。『拔釘者敲釘於板壁中。每日用手指拔之。以能拔出最深之釘爲究竟。據謂與人相鬥。指力到處。膚爲之破裂。此江西派也。』磨掌。『磨掌者每日將掌邊向棹沿几側頻頻磨擦至皮外凝結堅硬時。再以沙石勤

磨。並以桐油等物塗之。總以掌沿堅皮高起。剛硬似鐵爲止』等事。縱能精練。然遇柔術名家。鮮有不敗者也。

▲五要說

術既有剛柔之判。利害亦隨剛柔而相生。學者須辨之於始愼之於初。而後可無傷身意外之患。故剛柔之術有五要焉。

(一)漸進。　平日未經練習之人。或昔曾練習而因故輟棄太久者。其全身之脈絡筋骨。不甚靈活。倘遽爾用力過猛。輕則筋脈有張弛之痛。若重則臟腑起震裂之大患。數十年來士大夫家。皆以練習柔術爲戒。蓋因少年愛習此道者。多罹殘疾與夭折之害。推求其故。實由於不知漸進之方。而又好逞血氣。且不遇名師。從事於下乘拳技。其受害曷可勝嘆。定性禪師謂此爲長生術。今練習者竟與斯相背戾。此之謂操術不良。豈斯道之咎哉。

(二)恒心。　既得方術。當以恒心赴之。勤敏持之。不可中道停輟。萬事皆須有恒。柔術尤要。吾見與人談及此道。愛之者十常八九。惟能始終不懈。達成功之境者。千百中僅

得一二人。皆以無恆之故也。三年小成。十年大成。獲畢生之益。無一朝之患。既保一身。又可扶危救弱。而長生猶其餘事耳。

(三)節慾。　人身氣血未煆煉則虛浮而無力。既煆煉則靈活而易動。倘於斯時。不知節制愼守。則全副精華。必有如決江河。一潰而不可復收之害。反不若不練之爲愈也。然此乃人生之大防。不僅此道宜爾也。

(四)愛國。　吾宗之練習此術。乃有愛國思想存乎其間。誠懼筋肉廢弛。不能報國。東海可移。此志莫易。磨筋練骨。留以有待。故吾人夙夜孜孜。以俟機會。宜默識此意。不可懷一毫凌侮同族之心。爲吾宗之罪人也。戒之戒之。

(五)守戒。　吾宗之術法。雖創始於達摩禪師。而推闡變化。以臻厥大成者。以圓性禪師。『生於二百七十年前。別創擊劍術及十戒約規』爲首屈一指。及諸故老南來。更欲以此爲磨礪筋骨之具。斯道乃重放一大光明。其開始第一式。以左手握拳。右手拊其背。意最深遠。不知者祇以爲開手作禮式也。地盆則以踏入中宮。亦爲不忘祖國之意。凡遇敵欲搏時。先退三步。再進一步半。此名踏入中宮。再舉手如第一式。若敵人係

同宗派。則停手不交。此爲少林最要之宗法。違之則犯大不敬。同人必有以懲創之。十戒之約。始於圓性禪師。後經痛禪上人。稍爲增易矣。

痛禪上人。卽朱德疇薙度後之名也。上人爲勝國懿親。之桂之臺。皆不得意。至淡水死焉。聞上人柔術最精。當其在梧州時。捕者數十人。悉被拋擲道旁。上人乃得潛逃出險云。

▲技擊入門次第法

(甲)地盆。　南派曰地盆。北派曰馬步。河南派及蜀黔楚等處曰站趾。名異而實同也。地盆之法。爲初入門時所必要。藉此練氣下行。不獨增長足力。且可免血氣上浮。致身幹上重下輕。稍一動作。卽覺喘呼。足顫有不打自跌之患。故地盆宜於初時痛下站立之功也。地盆有三。茲記之如左。

(一)八字地盆。　足如八字形。兩腿蹬下。與跨馬無異。

(二)一字地盆。　此式如一字形。祇須如八字式將脚跟向前稍移。使兩足平排一字。但此較八字式少難。學者須將八字式先練旬日。再進此可也。

（二）二字地盆。 又名三字地盆。其法不過較八字式將兩足尖朝內收進。卽成此。但此式須將膝向前作跪式。令後腳跟少起。而足尖落地。蓋練習足尖之意也。

四忌說

『甲』忌兩腳蹬下。不能平正。 不平則不能得力。

『乙』忌站立時腰背灣曲。 腰曲則氣不能下。

『丙』忌一站卽起。 使兩腿全不受痛苦。則進功必緩而無成。

『丁』忌肩聳首斜。眼光亂視。 凡練習時。肩窩欲平。頭頸欲正直。眼光欲平正。練習時兩手高插肋間。使氣下行。腿力方能堅實。至酸痛難忍時。不妨少息。總以站立時刻。逐漸加增。以至兩腿久站而無痛苦。方能有效。

（乙）手法 手法雖有各家之別。其淵源要不出岳氏之雙推。（武穆少年時善技擊倡雙推手法。後世多宗之。） 北派尙長手。南派尙短手。長手貴力足。短手能自顧。平時練習。非長手不能達氣。與人相搏。非短手不能自保。故長短互用。剛柔相濟。爲此道之正宗。南北派各大家之通行手法如左。

▲牽緣手。　此卽雙推手之變化法。左右手作廻環之勢。其兩手指端。至練熟時。必作連環式。如相貫之圓圈。能練圓時。則指臂靈活。一切手法。不難迎刃而解。爲初學步時。所當經心練習者也。　此手之用法。如敵人以手或木棍擊來。則以左右隨勢緣格敵手與物。遂落空而不能中我。我於是逼進一步。隨機以取敵之要害。　此手又名猿手。蓋以猿之遇擊。手必若是。故靈捷異常。

▲纏手。　此手與前手稍有不同。前者陰陽互用。此則純用陰手。（卽掌下覆之式）前手作正面勢。此手作側勢。（或右側。或左側。）譬如手朝前纏。右手則從腋下。（乃左手腋下。）盡力格出。如是循環練習。自有進步。　此手又名蛇纏手。蓋取與蛇之纏繞樹枝相同。以故純用覆掌陰手出之。或謂此名牽緣陰手。　此手之用法。有與牽緣相異者。牽緣乃取正面之格攔勢。此則取側面乘勢以揮擊敵人之腋窩。且並作廻護鈎格。以備下部遇敵之用。　演練時手向內纏。非向外纏。觀鈎格二字自明。

▲分龍手。　北派最喜練此。名師鉅子。其演練手法。卽開始於是法。用手左右分排。如左長則右短。右長則左短。故又名排闥手。或曰開門手。以前肘及掌緣向外翻滾兩掌

心必須相應。練時立子午踮步。（詳後）下半馬。（卽身稍蹬下之意）力自肩窩腋裏吐去。　此手亦爲分格之用。到熟練時。卽格卽打卽打卽格。無須重行換手。換手卽遲矣。

▲剪手。　此手陰闢陽闔。相叉如剪。故曰剪手。以掌緣及兩肘發力。但有一最宜注意者。兩手叉剪時。身宜稍側。而胸向內吞。必如是。然後與敵遇。方不至被逼。且不失其寬綽進退之勢。　此法可以格壓敵人之手。並可推倒敵人。惟取勢。身宜稍側。左手在前。用右手盡力砍入。以右手叉壓在左手之肘灣。爲止右手指端。祇可叉過左手肘灣外一寸餘。否則恐被敵人封逼。此大忌也。（右剪時同）剪叉時。無論左右側。前後手宜平。倘前手過於灣曲高起。其弊害不可勝言。　此手變化。叉合時兩掌向上。名爲陽手。開則變爲陰手。其式如骨牌中之長三形。可以乘勢而點擊敵人之咽喉及目部要害處。　高練園先生云。剪手最靈快。取敵亦甚得力。能精鍊則受用無窮。惟一事須謹記。無論何手。如係使掌時。其拇指須緊貼掌緣。微帶曲勢。切勿放開。平常練習。經心記之。久則習慣自然。自無拇指分開之弊。前四指亦須合攏平直。方能無弊。

▲斫挑手。又名切手。如刀之切物也。此手有雙斫與單斫之別。單斫則一手挑撥。一手斫擊敵人之胸間。及脈根耳部。或腿部。雙斫則兩手長短齊出。帶挑帶斫。爲最捷之法。　此手卽從剪手稍爲變化。雖名爲切手。但出手時。總宜側身排掌。斜斫而出。方能得力。

▲托手　黔派名天托手。操練時。亦宜左右分演。如左手托上。右手則向身側鈎拔而下。右托則左手亦如之。故又名前托而後鈎。托用掌心力向上托起。若端長木盤然。鈎用腕力指力。此手以托開敵人之臂。乘機搠擊其胸。使其立身不穩。而力無所用。故取側勢。

▲插手　又名點手。此手有掌插、指插、駢指插、三指插、二指插、一指插之別。然非於氣功習熟。不易學步。且用掌稍易。用指較難。南北各大家以此著名者。僅寥寥數人。是爲柔術中上乘法。非淺嘗輒止者所能收效。昔黔中胡某練一指之功。用五十年之力。且破產交遊。足跡遍南北。遇名手多。故觀其出手一步一趨。皆有師法。爲吾人平生所僅見。在黔業保鑣。年七十餘。有暴徒疾視之。糾數十人。各執長柄鐵矛。圍攻於茶肆。胡某

聲色不少動。鐵矛至。以指敵之。紛紛墮地。技亦神矣哉。

而外手法之名目尤多。其要總不出於數種之變化。爲學者所最宜注意。然初入門時。則不妨廣爲練習。以堅筋骨而別門戶。操之純熟。則宜擇一二種手法。專求精到。如士人讀書。貴先博而後約。斯道何莫不然。總之手法愈簡。功夫愈精到。以恆心敏捷赴之。自臻神化之境。若祇貪多急進。而無獨到之技。終屬下乘耳。

(丙)掌法　掌法爲北派擅長之術。少林則以駢中食兩指爲宗法。至般慧禪師起。亦曾創習掌力。惟與北派有異者。北派多四指緊排。拇指曲貼掌緣。此則曲四指如鷹爪。北派謂之栁葉掌。南派謂之虎爪掌。要之形式名稱雖不同。而用力則一也。其一爲何。卽指向外翻。注力掌心是矣。掌法之練。當以岳武穆之雙推手爲宗。總須由肩窩吐力。貫至掌心。此最注意者也。掌之制敵。以按入胸肋心穴爲度。他處不能施之。且有雙掌齊出及單掌獨進之別。學者神而明之。隨時變化可也。　般慧禪師習此二十餘年。遂能別立宗法。其用掌之歌訣曰。氣自丹田吐。全力注掌心。按實始用力。吐氣須發聲。推宜向上起。「掌須向上用。始易使敵仆。」緊逼短馬蹬。(緊逼而後出掌。短馬而後可

自顯。）三字注按吐。都用小天星。（小天星卽掌尺脈上之銳骨。）

鐵齋氏曰。掌法先用指點入敵之咽喉部。再平掌按下。覺掌心正及敵人之心窩。而後放全力吐出。但吐出時須發聲一喊。令敵心房猝然受驚。則掌力始到妙處也。

鐵腥按。用掌究不如用指。因脇骨平排。其隙祇容一指。凡稍涉醫學者。當能知之。

（丁）腕力與肘拐之練習　指掌之法。已述於前矣。腕力與肘拐。亦宜練習。誠以全體必須訓練。始稱完璧。若專主於一。雖爲求精之道。久之則血氣偏枯。不能無害。故博宜能約。偏宜求全。方成大家也。腕與肘骨之練習。卽用剪手變化。如剪手陰開時。卽肘骨用力處。剪手則半掌而出。此則手作鈎拔勢足矣。仍宜左右前後橫拐縱拐。使腋裏之力平分。惟此有二忌焉。學者最當注意。

（一）用拐須迅速如風。防敵人之挑折。故忌遲。

（二）用拐須短馬。放拐時變爲半長馬。以免拐高易被敵人乘虛入腋下之患。故又忌高。

拐之制人。多在稠人廣衆中。少則不可輕用。用時更須取側勢。如發後拐則收回宜捷。

否則後。防斫擊。前防挑托。慎之慎之。

(戊)橫直虛實力之辨別　鐵齋氏曰。未嘗練習者。虛力多而實力少。有直力而無橫力。此誠哉閱歷有得之言也。橫力之練習以分龍及剪手。習之久則橫力生焉。直力則由於吐自腋裏爲實。直否則虛直而已。其根源以氣功之深淺厚薄爲辨。能於吾宗所傳之龍虎豹蛇鶴五形拳法精熟有得。(詳後)則此又其淺焉者矣。

秋月禪師曰。練到骨節靈通處周身龍虎(卽血氣之稱)任橫行。掌心力從足心印。一指霹靂萬人驚。眞得此中之三昧也。

▲裁解手法

(一)▲挑手▲斫手▲攔手▲切手

挑卽上挑敵人之手。斫卽順斫。下攔卽將敵人之手或物攔開。切卽乘挑而直下。此爲黔湘楚諸柔術家之通行裁解手法。但不過初入門者不可不知。迨到精熟時。則應變無方。行所無事。所謂不期挑而自挑。不期攔而自攔。不必切而自切矣。涇原有高某以精於猴拳聲聞閫內外。嘗謂遇敵時出手當如飄風迅雷。使其聞風而倒。無可捉摸。誠

哉是言也。

(二)▲封手▲逼手▲擒手▲拿手

封手者。即封閉敵人之手。使不能活潑變化也。逼即乘勢緊逼。進馬一步。作吐放之勢。使敵立足不牢也。擒拿本爲一手。即擒按敵人之手。或要害之處。使敵不克强動也。故就次第言之。先逼而後封。乘機取勢。擒拿則又屬單行手法。與封逼不同。此爲初學而言。亦係一種制敵取勝法門。若至於熟練精到時。此等手法。皆不可用。蓋一舉手撲足之下。敵已失其手足活潑之力。不必封而自封矣。大凡技擊家之逢敵手。總以先用探手。觀其宗派家法。與其深淺。而後可以變化應敵。相機進取。若浪肆封逼之術。假一旦而逢名手。不能封人。先已自封。且逼之既緊。退步無地。不徒取敗。亦且見笑於大方家矣。　江西派熊劍南先生之秘傳遺語。謂擒拿實係專門手法。且有秘術在。深悉人身氣血通行之時刻與脈絡。穴道之部位。若按時按穴而擒拿之。可以隨輕重而致其性命之死生。平日練習之手法。約有七十餘種。而擒拿則其總稱也。又曰擒拿手。學之難。傳之亦不易。先輩精此者祗數人。江西一二人。餘皆湘楚黔蜀。後以此道傳非其人。常

有濫用傷人之事。以故相戒不輕傳授。百年來。此道幾不復留在人間。絕技幾失薪傳。殊堪浩歎。數年前在荊襄。遇一道人。頗精此術。惟未見其施用。故不知造詣何似。想此道尚未至絕跡也。

▲裁解手法之眞訣

上所論之手法。不過爲入門者略而言之。其實敵人之手可被裁解裁者。斷非上乘。若名家鉅子。變化無方。瞬息卽異。豈容對家裁解乎。兩家相逢。力量平等。則觀變化。變化同矣。則觀矯捷。矯捷同矣。則觀機巧。機巧同矣。則觀平日獨到之技之深淺與精粗。而優劣勝負判焉。倘智均力敵。則兩雄一舉手。卽知必不致妄相水火也。或曰。如先生言。則裁解法。可以不必學矣。曰否。不然。此道有虛實常變之別。明乎此而後可以言裁解。何則。現名爲裁解。必須敵人出實手。而後可以解之裁之。虛則不解與裁也。故可解可裁者。法之常。隨機生巧者。法之變。常則有跡可尋。變則神明莫測。倘屬外家出手。卽露四相。此等敵手。凡入門半年者。卽能裁之解之。而有餘矣。四相爲何。

『一』揮拳高舉。劈頭而下。拳既高。則腋下必空。其病一。

『二』或長拳冲入。手臂伸直無餘。且拳之收入遲緩停滯。手直必鈍。不傷則折。其病二。

『三』既無馬步踮法。長身直立。如僵立之碑。直立則後虛。一動卽跌。其病三。

『四』怒氣騰漲。進退甚猛。血氣上昇。手足無主。怒則心昏。自動不知。何能勝人。其病四。

既現此四相。可以不言而知爲外家。此等出手。挑之斫之擷之切之。或封逼之。可以睹意。毫無礙事。蓋手既高舉直出。全身之空虛甚多。自由解裁。左右逢源。此特爲學之末精者而言耳。儻名手覩此。直如玩弄小兒。又何裁解之足言。至於名家相遇。則出手無隙可乘。手本虛也。不拒則實。手本實也。接之則虛。觀其進也而實。退勢若緩也。而實捷。聲東擊西。欲虛反實。矯若神龍遊空。猛如虎兕出柙。爭勝負於毫末變化之微。乘機勢於黍米疏密之際。又豈一挑一撥。半封半逼之手法。所能裁解見功乎。吾故曰裁解非斯道之精者也。

▲裁解通行法

(一)高來則挑托。
(二)平來則攔格。
(三)低來則斫切。
『注』以上三項本文自明。
(四)勢猛則乘其勢以猛還之。
(五)力强則借力而順制之。
(六)敵力勝於我則取側鋒而入。
(七)敵力弱於我則踏洪門而進。
『注』凡來勢猛必上重而下輕。先避其勢。後乘其虛以取側勢而擊之。無不應手而倒。所謂以猛還猛。是在精熟方可。下條借力之法。亦與此同。術語所謂借他千斤力。不費四兩功。卽此意也。
『注』敵力强若踏洪門而進。則易於被敵制。而不能進退取機與變化。術語通稱正入爲踏洪門。吾宗則名上中宮。觀圖式自明。(此總釋四五六七法)

(八)欲防敵人之足。須注意肩窩。蓋用長腿飛擊時。其肩窩必先聳起。此定式也。

(九)有時偶爾不備。被敵從後突然圍抱。可急下半馬。先以頭向後撞擊敵人之面鼻。因被抱時彼此之頭部正對準。倘一擊不中。再乘勢以足向後提去。以取敵人之前陰。無不鬆解者。倘二擊不中。則吞一口氣。鼓力周身。猛起肘拐。以冲擊敵人之胸肋腹部等處。而敵雖勇。亦難支架不退也。然此特初學之裁解法。倘屬名家。有聽聲術者。雖在暗夜中。尙能有以自衞。不易輕爲人制。卽被制。亦應變化無方。使敵自斃。蓋以用手暗中乘其不備而圍抱人者。乃騃特愚人再之所爲。

(十)凡與人搏。切不可用手沾實敵人之手或物。蓋不實則虛。虛則易於變化。此初學者不可不知之術。若於吾宗拳術。精習有得。則陰陽虛實。神變無方。而此等裁解法。又不足道矣。

以上十法。均通行之裁解術。惟尤有兩大端。須學者精心求之。(甲)爲求名家巨手之確有宗法者。悉心學之。先練其常。後精其變。氣力兼修。手足俱練。不安小就。苦求大成。(乙)須自己有悟性。始能進步。人之手足。同具於天。此往彼來。無甚殊異。習之既久。自

能隨機生巧。凡一切有形之手術。皆成筌蹄矣。學者勉之。

▲身法示要

學者既於地盆手掌法。裁解手法等。已知其用功之道。練習之方。則於此術已獲十之五六。不可不進而講求身法。蓋以身法爲斯道之中權關鍵。須於手足之動作。靈通一氣。進退有方。趨避得機。起落『卽長短馬步』如式。變化不失其趫捷。如是而後法術完備。應用得力。至吾宗之身法。詳言於龍虎豹蛇鶴各拳式圖中。故不雜入。先以南北各派所通行者。記之如左。

(一)進退法

身之進退。其機與勢。千差萬別。祇爭黍米杪忽之間。有一步進與蹤躍尋丈之進。又有左進右進與左退右退之別。或陽退而陰進。虛進而實退。或以進爲退。以退爲進。更有猛進猛退之方。長馬進短馬退之法。種種矩矱。不可以一端盡。要在學者窺取機勢。自由進退而已。吾宗之尋常進法。決用短馬。緊取側勢。蓋必如是而後能逼。能逼則兩臂之力可以擊中要害。此爲最有關係者。退則多因未能得手。故退一步而再乘機以進

也。尋常進退法歌訣曰。進取捷若風。失機退宜快。乘勢側鋒入。身少向前邁。（卽身之上段。微向前撲）掌實卽須吐。發聲使驚怪。變化如神龍。敏鈍決勝敗。

凡身未退而胸向裏折。則曰吞。如敵以拳或物等平胸刺擊。倘其物短則稍折。則敵之物卽落空。再乘機攔格。或取側勢以進。此爲吞身法。其用甚廣。須熟習之。

鐵齋氏曰。人當正面而立。如敵以拳與器平胸突至。則右足稍退一步。卽成側勢。再用左手格避。而右足前進一步。卽取擊勢。惟退步時。手旣起。而身變化作半馬。身法之一端在快耳。又曰。前所謂右足前進一步。卽取擊勢者。乃拘守規則之語。究之進右足不若進左足之爲迅速。且較進右足尤爲得勢。鐵齋爲少林派之鉅子。康熙中隱居潮州。遊其門者數百人。少林家法。賴以不墜。每於尋常一進退之微。必求精到無弊而後已。由是觀之。斯道之妙。又豈粗心者所能升堂入室乎。

（二）左右趨避法

進退藉勢。趨避須乘機。兵法所謂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卽與此道息息相通。不過彼爲羣與羣鬥。此爲個人與個人鬥而已。無論如何技精力足。總不能不有所趨避。故有所

避而後有所趨。此爲一定之理。趨左則避右。聲東則擊西。隨敵之動以爲方。觀敵之機以爲用。明於術而不拘於術。擊其要而不見其跡。此所謂變化無方。心手相忘。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趨避歌訣曰。趨避須眼快。左右見機行。趨從避中取。實自虛處生。山重身難壓。『諺語所謂泰山雖重其如壓不著我何』隙閒進莫停。勢狡君休懼。四兩撥千金。『術語所謂借他千金力。不費四兩功。』平日練習之法。以精熟爲要。馬穩身靈。轉側機巧。進退閃闢（卽左右避讓。）穩靜起落得勢。斯爲名家。至於變化莫測。出人所不能防。不能制者。是又在乎苦心獨造。不可以常法繩之耳。

▲拳法歷史與眞傳

此依世俗之稱謂。故名之爲拳法。其實凡名家鉅子。俱少有用拳者。況吾少林爲南派開山之祖乎。試觀少林所練習之手法。百七十餘式。用拳者不得十分之一。卽用拳矣。亦不過握如虎爪。從未有五指全握者。蓋以平拳一出。見笑方家。卽以實用言。平拳之制勝力分而不能中要害。又何裨於用乎。少林之拳法如下左。

(一)五拳之發源

少林技擊。以五拳爲上乘。至精至神之術。非於此道有所領悟。或工夫欠缺。氣力未純者。皆不輕易傳授。固非吝惜隱秘。蓋此中三昧。不易通曉。卽朝夕從事於斯。若不悟其用精用力之微。亦不過襲其皮毛。終無是處。此少林精技所以鮮傳人也。

五拳之法。傳自梁時之達摩禪師。達摩師由北南來。徒從日衆。類皆精神萎靡。筋肉衰憊。每一說法入坐。則徒衆卽有昏鈍不振者。達摩師乃訓示徒衆曰。佛法雖不重軀殼。然不了解此性。終不能先令靈魂軀殼相離。是欲見性。必先强身。蓋軀殼强而後靈魂易悟。果皆如諸生之志靡神昏。一入蒲團。睡魔卽侵。則明心見性之功。俟諸何日。吾今爲諸生先立一强身術。每日晨光熹微。卽起而習之。始能日進而有功。於是乃爲徒衆示一練習法。其前後左右。都十八式。　先排步直立。呼濁吸淸。挺腰鼓肘。(此乃足肘)凝神靜氣。正體努目。此爲入手之內功。

▲朝天直舉。　(解)卽以手朝上伸舉。氣貫三焦。左上則右下。兩掌須平。掌心相印。名爲朝天踏地。此爲一二手。

▲排山運動。　(解)上式演畢。卽將足排開一尺餘距離。用柳葉掌向前推排。左右前

後。次第推運。仍須力貫掌心。氣發丹田。有猛虎下山之勢。此爲四手。按此與岳武穆雙推手法相類。不過岳是雙掌齊出。此是單掌。前推後應。似稍異耳。

▲黑虎伸腰。（解）前式畢。收足正立。再開短馬。兩手仍作上式。左右分推。由短馬變爲高馬。必須以腰用力。兩手齊出。且伸滿時。兩掌心與後足心。更須相印。如是左右前後起落伸推。久之則腰膝堅强。收效甚速。此爲四手。

▲雁翼舒展。（解）伸推畢。收馬排足。略事休息。再吸氣一口。下貫丹田。用手緊貼腿部。運腋力由下漸起。以平肩爲度。如舒雁翼。且兩手起時。足根隨起。落則隨落。腰須硬實。足尖得力。兩手起時。隱覺氣實胸開。肱漲指熱。方爲得益。此爲一手

▲揖肘鈎胸。（解）先排正兩足。再以右足或左足踏進一步。以陽掌平排揖下至膝爲止。『先曲掌至膝變爲平掌』收轉時。以漸次作鈎曲勢。緊貼至胸。腰稍向後。翻使氣注丹田。力鼓兩肘拐。但揖下時身須低伏。後足根不可離地。此爲氣功手法。河南西江派。及川黔楚湘等處之拳技家。多如此法練習。亦少林宗法之衣鉢也。此爲一手。

▲挽弓開胸。（解）此與世俗所傳之八段錦中。左右開弓如射鵰。正復相類。其少有

不同者。此係短馬。彼係正立。其效遂相去甚遠。如練習時可依乘馬射球之式。腰須後翻。一字地盆。卽爲合法。此爲一手。

▲金豹露爪。（解）以上均掌式。此乃變爲豹拳式也。（豹拳式手指之前中二節作鈎勒形。大節與掌背平。拇指亦作曲形。緊貼掌邊）練習時如左手握護。則用左手作豹爪拳。盡力推出。兩手循環練習。惟必須開聲吐氣。（氣出之時。必須與拳力相應）兩足仍作半馬。用力與前無異。（卽腋力是）此爲一手。

▲腿力跌蕩。（解）前式用手。此乃用足。其法有四。

（一）足尖直踢。　此踢足須稍低。高則無力而有弊。

（二）橫腿掃擊。　此出橫腿。其勢如掃。身須側。收腿宜速。

（三）長腿高舉。　此腿法不可輕用。因舉起既高。身法虛空。在在堪虞。若遇名家。易爲人制。須練習精到。出落如風。方免意外之虞。演時左右前後習之。必須力貫足尖爲要。

（四）鈎腿盤旋。　此其法脚尖由外而向內鈎盤。練習時兩脚如畫大圈。身法仍以

牛馬爲宜。

（二）五拳之增益變化

如上四法。合之前述曰十八法。又曰十八羅漢手。即達摩初祖之開宗法也。當時第爲强筋壯骨之用。至達摩師圓寂。徒衆星散。幾絕衣鉢數百年。後乃有覺遠上人。以嚴州名公子。薙度少林。上人本精劍術。技擊得達摩眞傳。展發爲七十二手法。猶不自滿。復挾貲雲游。徧訪專家。得蘭州李叟。介紹於太原技擊泰斗白玉峯先生。遂同寓洛之同福禪院。朝夕研究。白氏爲增至百七十餘手法。名之曰龍虎豹蛇鶴五拳。白氏年已五十餘。猶無子嗣。遂亦薙度同歸少林。號曰秋月禪師。自得二氏之變化增益。而斯道乃集大成。眞吾宗之馬鳴龍樹也。

（三）五拳之精意

少林技術。自白氏來而宗法一變。初本爲强身之練習。繼乃成技擊之絕學。推其淵源。雖白氏實集其大成。而覺遠上人之功。終不可掩也。白氏曰。人之一身精力氣骨神。五者必須交修互練。始臻上乘。否則江湖之野技。不足傳矣。以故創此五式。內外並修。至

今之專門名家。猶莫能出此範圍也。

▲龍拳練神　(解)練習時周身無須用力。暗聽氣。注丹田。遍體活潑。兩臂沈靜。五心相印。『卽手心足心與中心』如神龍遊空。夭矯不測。

▲虎拳練骨　(解)練時須鼓全身之氣。臂堅腰實。腋力充沛。一氣相貫。始終不懈。起落有勢。努目強項。有怒虎出穴。兩爪拔山之勢。

▲豹拳練力　(解)豹之威不及虎。而力較虎爲巨。蓋以豹喜跳躍。腰腎不若虎之弱也。練習時必須短馬起落。全身鼓力。兩拳緊握。五指如鈎銅屈鐵。故豹式多握拳。又名爲白豹拳。正以此也。

▲蛇拳練氣　(解)氣之呑吐抑揚。以沈靜柔實爲主。如蛇之氣。節節靈通。其未著物也若甚無力者。一遇物。過則氣之收斂。勝於勇夫。有經驗者自能知之。練氣柔身而出。臂活腰靈。駢兩指而推按起落。若蛇之有舌。且游蕩曲折。有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意。所謂百練鋼。成繞指柔者。卽爲此寫照也。

▲鶴拳練精　(解)此拳以緩急適中爲得宜。蓋取象於鶴之精足神靜。故練習時須

凝精鑄神。舒臂運氣。所謂神氣自若。心手相應。獨立華表。高懸千仞。瞑心孤往。久練精熟。自能於言外得之。非倉卒所能領悟也。五拳學之能精。則身堅氣壯。手靈足穩。眼銳胆壯。倘與人搏。出一指半足之功。便可壓倒庸流。是在學者苦心孤詣。求之而已。

▲（四）附述

『甲』用力暗訣

覺遠上人曰。力以能柔而剛。氣以善運而充。力從氣出。氣隱顯力。無氣則力何自而生乎。外家之力。其來也猛。猛則多浮而鮮沈。內家之力。其來也若在有意無意之間。必抵隙沾實。而後全力一吐。沈重如山。可以氣透膚裏。此其故。蓋由外家之力剛。內家之力柔。剛則虛浮。柔則沈實。習之既久。自能覺悟。蓋一掌一拳之打出。手一著力。則氣有三停。一停於肩穴。二停於拐肘。三停於掌根。如是而後力能貫透指顛或掌心也。至於柔運（卽純粹之氣功）之力。則與此不同。一舉手則全身奔赴。於氣之所運。所謂意到氣隨。捷於聲響。精粗之別。學者於此可悟矣。

『乙』地盆與跐步之別

少林謂之地盆。而他家則名曰跐步。地盆者。短馬也。跐步者。半馬也。地盆爲練習時之用。跐步爲臨敵時之用。故有一字八字‖字之別。跐步則有子午丁字〃字之分。子午之式。如長三形而後足稍平。丁字式。則用之者少。子午跐法。南北無異也。

『丙』眼法與聽功

柔術以眼爲第一要著。故眼力鈍視之人。萬勿習此。眼光不足易於受制。斯道無他巧妙。在眼尖手快胆穩步堅力實五者而已。此雖爲淺近之語。然能於此五者無所欠缺。則切實受用不少。學者可先於此五者加意焉。

各家眼法。常有參差不齊之處。關中派謂與敵遇。宜先用眼光注敵肩窩。洛派則謂先以眼視敵胸膛。北派則謂注觀敵之手尖。或器物之端。川黔湘楚等技家。則謂須以己之眼光。注視敵之眼光。各有精妙自得之處。不能妄評其優劣。總以融會諸家之長。而以銳利爲最要。故少林之法。高出於各家之上者。在平素之內功耳。內功爲何。即解脫生死。心定神清。眼力到處。威如猛獅。銳若鷹準。注射之點。以敵之眼光爲標幟。手尖物

尖。不注自注矣。

聽法乃防敵之阨背或從暗裏襲擊。能聽則倉卒有以抵避。不致受制也。然聽法以禪功。深者爲易。禪定之人。聽及毫毛。達摩師面壁九年。聽階下羣蟻響若牛鳴。斯誠聽功之極軌矣。

▲技擊術釋名

一法必有一特別之名稱。及其遺傳習慣之名詞。苟不爲之詳細解釋。當有顧名而不知義者。則釋名尙焉。

至名詞之同異。有爲少林之獨稱者。有爲各家所通稱者。雅俗各別。稱謂殊異。取其尋常通行稱謂者。略記之如左。

按江湖賣技者流。拳同上冲。爲朝天一注香。兩手上下排列。爲獅子大張口。駢指而出。則稱爲雙龍出洞。如是等等。亦難盡述。以其鄙俚。故不雜入。

(一)地盆。 少林之名稱。列於首方。各派之稱。附之於下。後卽仿此。 通稱馬步。又稱騎步。有八字川字一字之別。

(二)呼吸。少林名練息法。北派稱提氣。湘黔稱提桶子勁。

(三)指法。一指。少林稱金剛指。通稱金針指。二指。稱金剪指。三指。稱三陰指。又稱鼎足指。四指齊出。稱金劙指。

(四)掌法。五指緊排。稱柳葉掌。又稱般禪掌。出掌時指尖向下。（卽翻掌）稱托葉掌。五指鈎曲。稱虎爪掌。又稱金豹掌。

(五)陽手。卽手掌朝上之式。陰手卽手背朝上之式。

(六)撁緣手。又名陰陽迴環手剪手　又名金叉手。通稱雙陽踏手。

(七)吞吐法。馬不動而身稍折爲吞法。手從外推爲吐法。

(八)灌手點拳。右手三指平握。食指大節銳出。稱灌手。外四指平握。中指突出。稱點拳。

(九)洪門邊門。與人搏鬬。正中直進。稱踩洪門。左右取勢稱側鋒。又稱踩邊門。

(十)英雄獨立。左足直立。右足曲而高起。兩手作鶴嘴式。平膀合抱。相距五六寸。努目直視。稱英雄獨立。

(十一)烏龍擺尾　左手前照作攔勢。右手排掌。向後一掃。稱烏龍擺尾。

(十二)黑虎推山。前足曲而後足直。步大開。身向前撲。兩手作虎瓜掌前推。稱黑虎推山手。

(十三)白虎望路　足如上式。兩掌作欲推勢。稱白虎望路。

(十四)白虎翻沙　矮馬。右足伸長。頭向上望。兩手朝後照拂。稱白虎翻沙手。

(十五)踩八卦　演拳時。踏東西南北。及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等方。爲踩八卦。

(十六)半馬　身稍蹬下。兩足分開。如長丁式。稱子午䠁。

(十七)探穴　擊肩窩之合縫凹處。稱探穴。

(十八)斫虎斬蛟　用雙掌斫敵人之手膀肉。稱雙刀斫虎法。擊尺脈後之脈根。稱斬蛟手。

(十九)踢燈　踢敵人之腰脅穴。稱爲踢燈。

(二十)擣金錢穴　擊兩太陽穴。稱擣金錢穴。

(二十一)倒樹法　相摶先用足踏敵人之足尖。稱倒樹法。

(二十二)鐵帚手　以掌刷擊敵人之目稱鐵帚手。

(二十三)換枕手　閃至敵後拍擊。或斫擊敵之腦　穴。稱換枕手。

(二十四)探海托陰　擊敵之尾脊穴稱探海手。擊前陰稱托陰手。

(二十五)照風手　灌擊敵之耳根。稱照風手。

(二十六)踩太極　踏丹田氣海穴。稱踩太極。

(二十七)大撞碑手　胸膛直入稱大撞碑手。

(二十八)破瓜手　擊人中稱破瓜手。

(二十九)毒蛇探穴　插咽喉稱毒蛇尋穴手。

(三十)貫窩撬邊　灌肷窩稱貫窩手。擊肘下空處稱撬邊手。

洛陽李鑑堂曰。以上不過略就尋常稱謂。稍爲釋之。其餘從闕。或問此中之名稱。有近似者。亦確有至理存焉者。至於踏丹田氣海稱踩太極。未免名不副實。此何意也。余曰以名實而論。其中不副者甚多。不僅此一端爲然。但以個中人多以此稱謂。已成習慣。沿襲既久。未能更易也。是編乃數百年前之舊抄本。魯魚豕亥。訛誤甚多。當

是僅識之無之僧徒所抄謄者也。

斯本爲霍元甲先生入室弟子。吾友盧子煒昌得之於山西友人者。囑爲點定。公之海內。其中少有倒置及零亂處稍加整飾。然關於手法。未敢輕易一字。所以傳其眞也。古岡州陳鐵腥識。

救國後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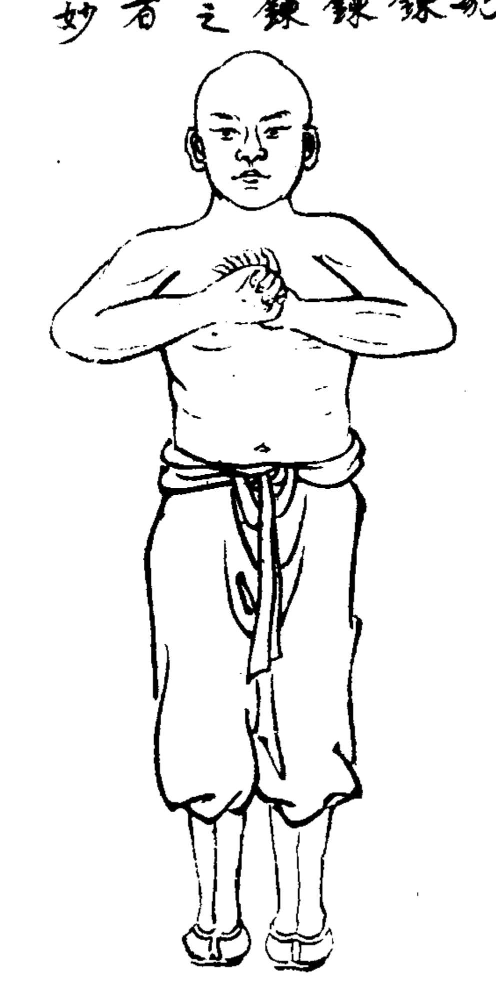
嗟乎吾國、强隣侵迫於外、國威日削、奸暴逞私於內、民權旁落、自臨城刼車案發生、繼之以長沙日兵案、交涉正劇之際、竟聞北京謀位案突然而出、一波未平、一漚又起、政潮紛亂、方興未艾、吾國時局已至極危至險之境、外人共管之危機、恐將實現、亡國滅種之禍、近在眉睫、痛哉吾國民、處此地位、安可不人人謀獨立之基礎、以冀救國之後援者乎、國民獨立之要素、須體魄健壯、欲體魄健壯、捨人人練習國粹武術不爲功、練一年有一年之功用、練十年有十年之奇驗、其消慾孱癖、强筋壯骨、應效如神（精武體育會盧煒昌陳鐵生兩先生卽爲十餘年前之病夫、一旦從事此道、竟成金剛不磨身矣）將來對於國家、有勇敢有爲之毅力、對於社會、有活潑靈利之精神、對於個人、有應付危難之功能、國民乎、國民乎、幸勿忽諸、幸勿忽諸、

少林拳術圖說弁言

姜俠魂

少林拳爲外家拳術之宗。衍流於浙、閩、粵、桂諸省。是書爲盧煒昌先生得之於山西友人。鈔本略有訛誤遺漏。蒙劉扆臣先生熱心。加以修訂。據云純爲洪派。其地盈多中四平馬。乃少林拳中最完備之譜。無如急於赴廈。未克假以時日。細心銓釋爲憾。俠魂叩以洪拳之源流。劉先生因述廣東拳派有五。如洪、劉、蔡、莫、李四家不可考。惟洪派乃洪熙官所創。蓋清初有少林弟子方世學等。與武當派及同宗比武。互相戕殺。兩敗俱傷。方等皆遭害。時熙官爲少林派中後起之秀。因復仇心切。發奮再入少林寺。學藝三年。離少林。偶遇鐵頭僧。爲所擊敗。三入少林寺。師錮於樓。命其坐中四平馬。解繩結一百另八。繩粗如臂。爲細蔴組成。年餘將蔴擢裂。後結始解。其十指堅韌非常。任觸鐵石。亦如拉枯摧朽矣。師又命其練習跳躍之術。擕飲食滿簋。蹤躍上下而不用梯。點滴不傾溢於簋器外。始可。年餘既成。既出寺。訪鐵頭僧。僧以頭擊洪。洪以十指捻之。鐵頭碎斃焉。洪遂成名。因創斯譜以傳世。俠魂爰記所言。藉弁諸端云爾。

起首一字也蓋為五形五形者即龍虎豹蛇鶴是也蓋龍以鍊神虎以鍊骨豹以鍊力蛇以鍊氣鶴以鍊精岳武穆云運用之別存乎一心惟学者細心領會方得其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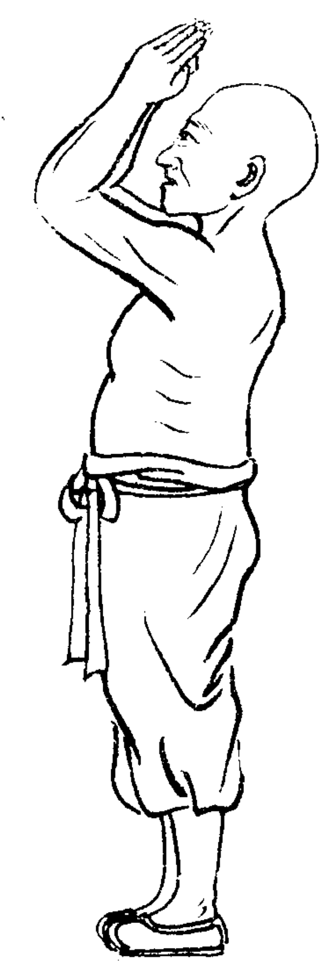
初一字此是立定之法



此是三步升堂人行虎步左右脚共三步上正中宮地盘



此乃少林宗派故兩手合十向上〻捧名爲昂頭獨立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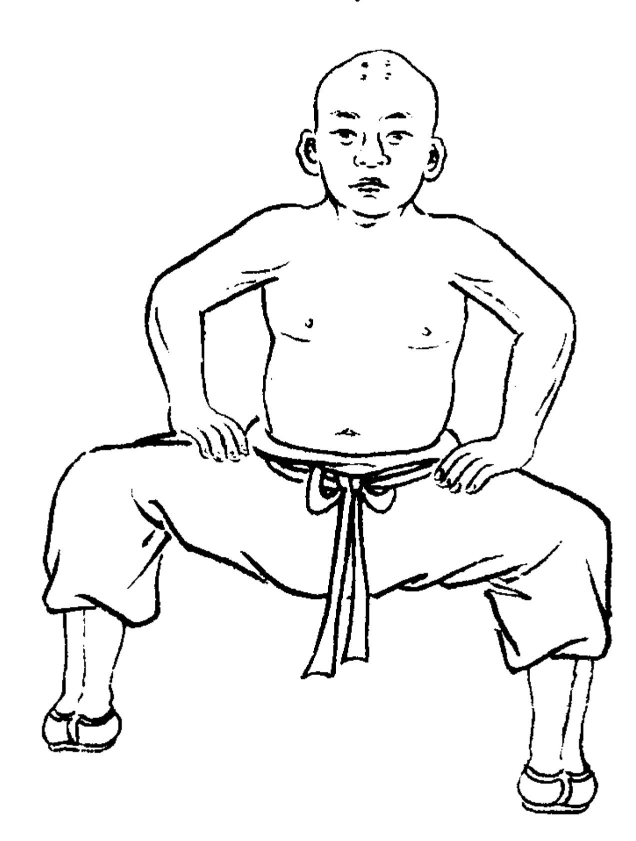
此是人行虎步退後三步所謂大丈夫能進能退退回初立之位用正中宮落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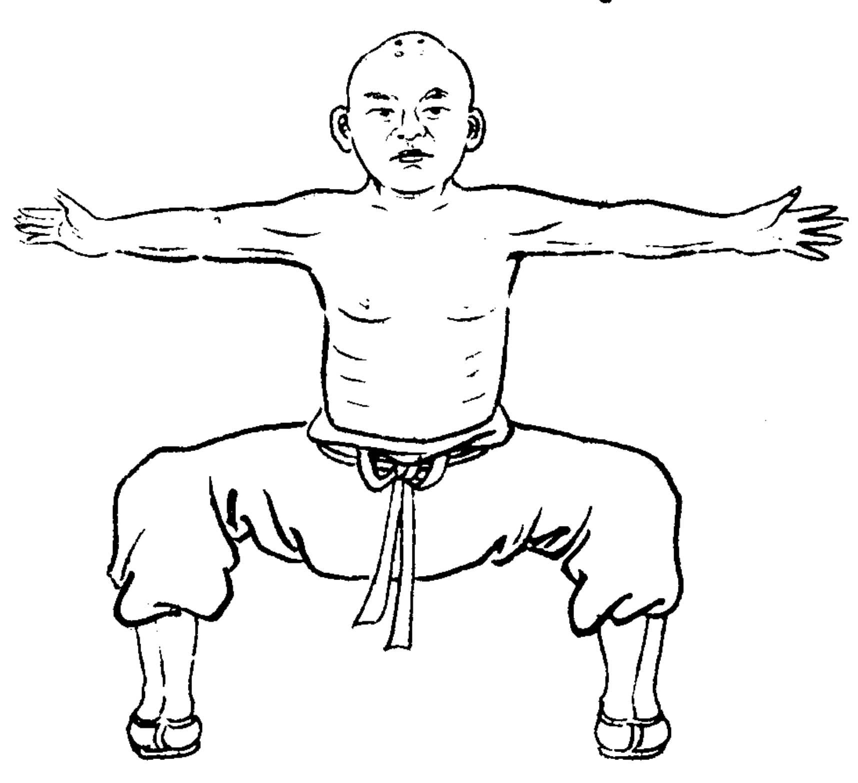
退回初立之位志氣昂昂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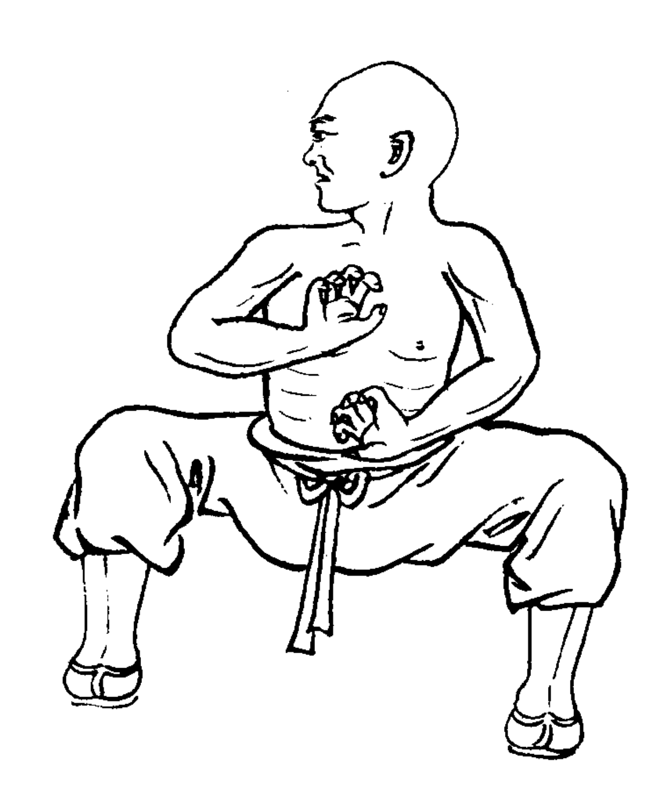
此是落地生根之勢以氣貫丹田為主方能使骨節靈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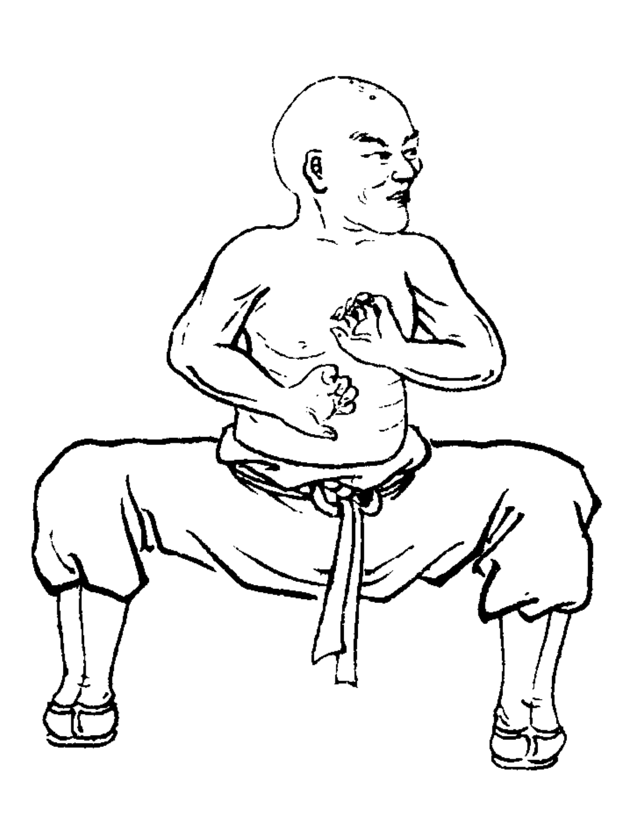


由上形向前將
兩手出直然後
再變爲一字形
使劢胸開張氣
達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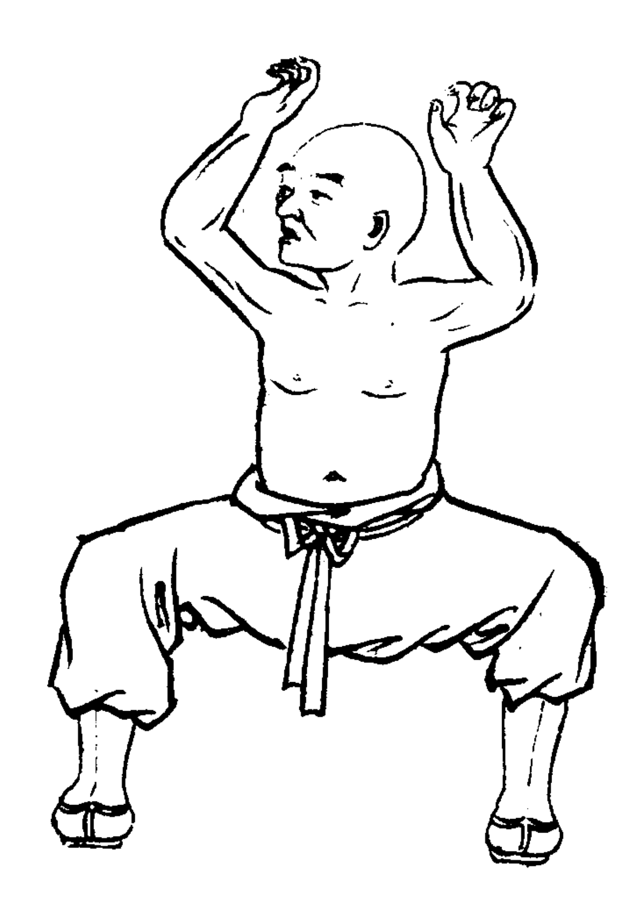


初一字地盤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名為五形八卦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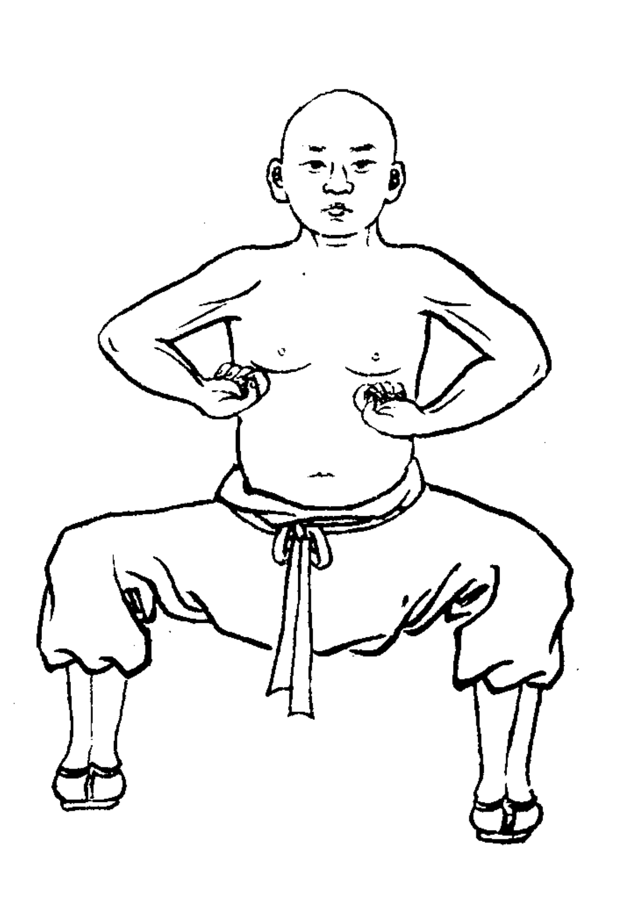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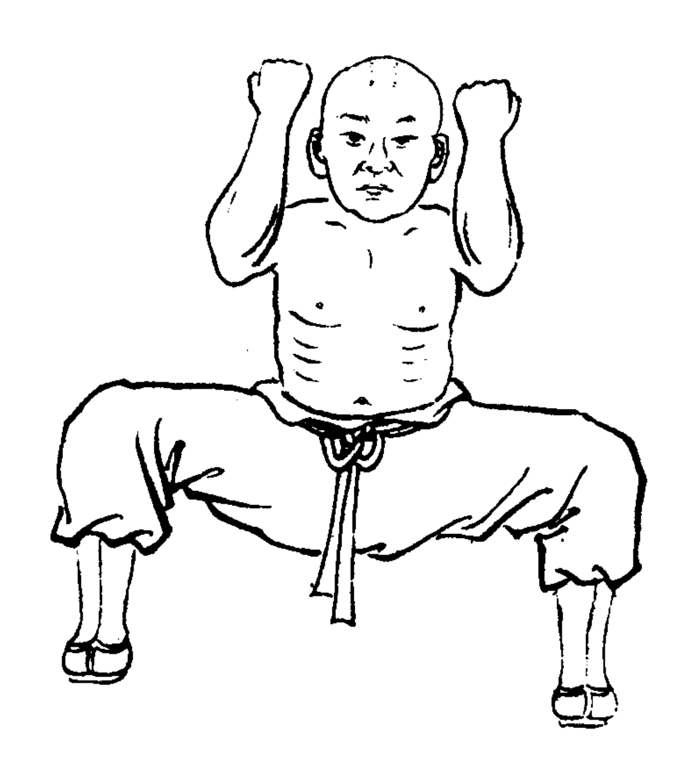
初一字地盆
用双虎爪過
頭一照以落
至肩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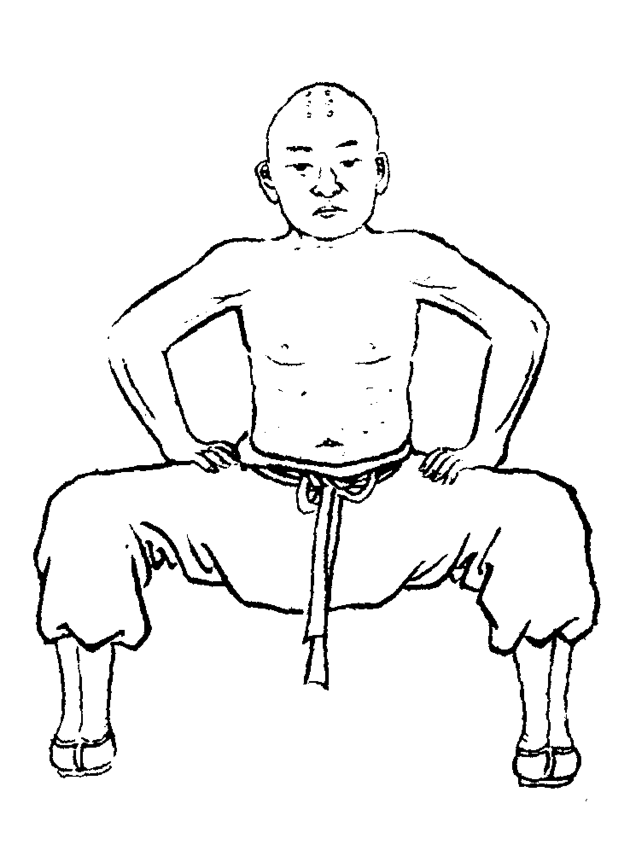
初一字地盆
用双掌出至
直竄再搖手
一揸用腕力
收回



初一字地盆
双虎掌既
插入收回再
將拳向高
一擧使氣復
貫入丹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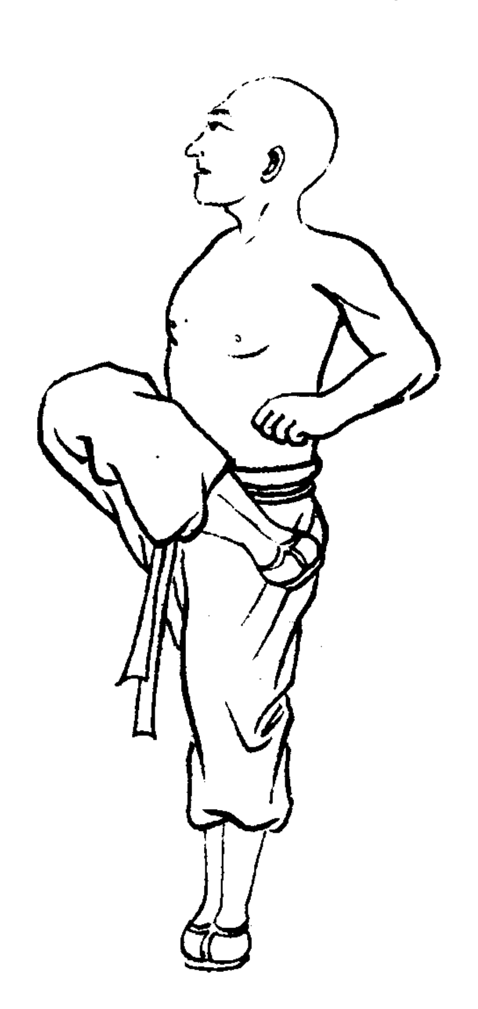
拳既高舉即順勢往下一墜名黑虎落地生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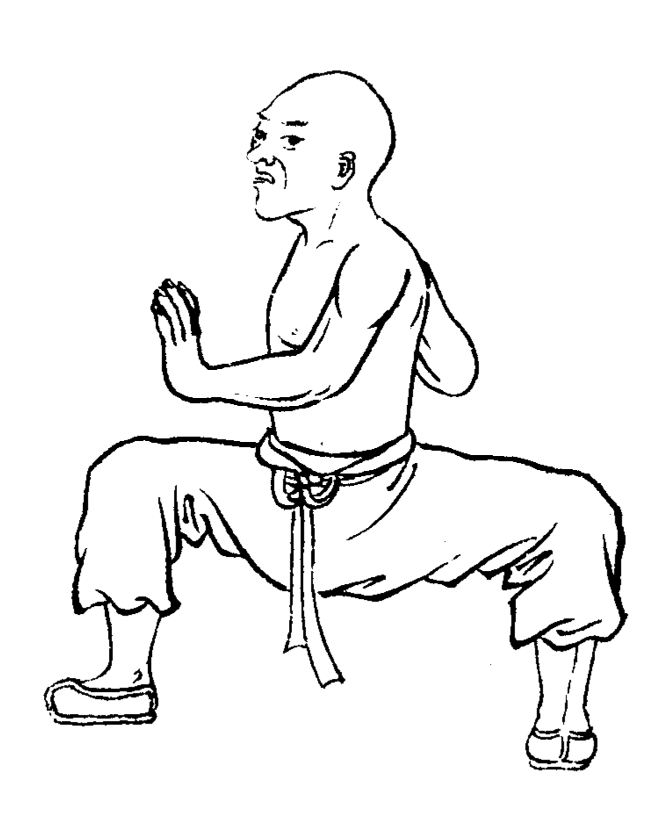
前双虎既完即将足收齊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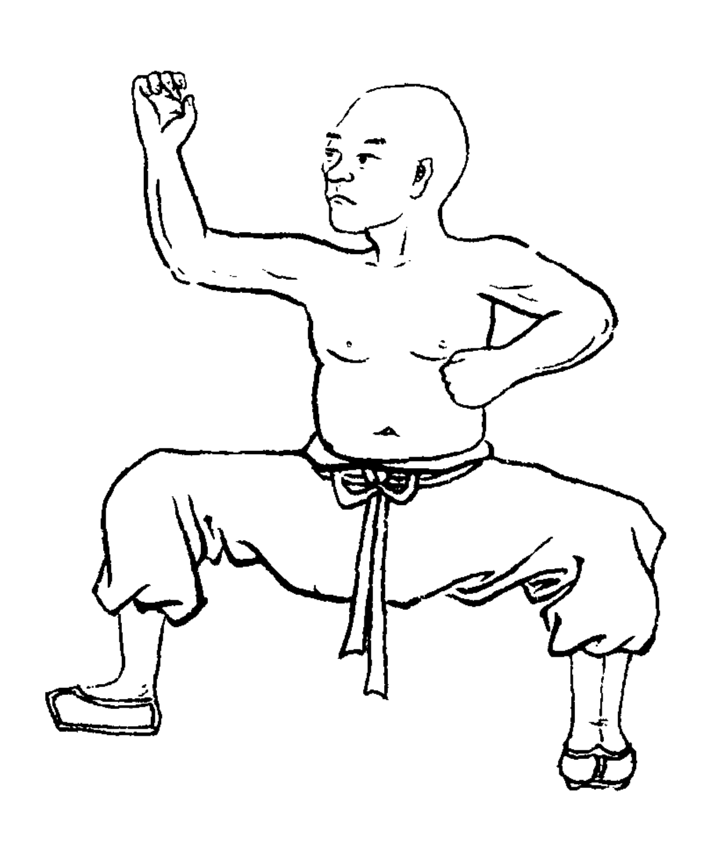
前馬步既收回立定再起右脚踏一字地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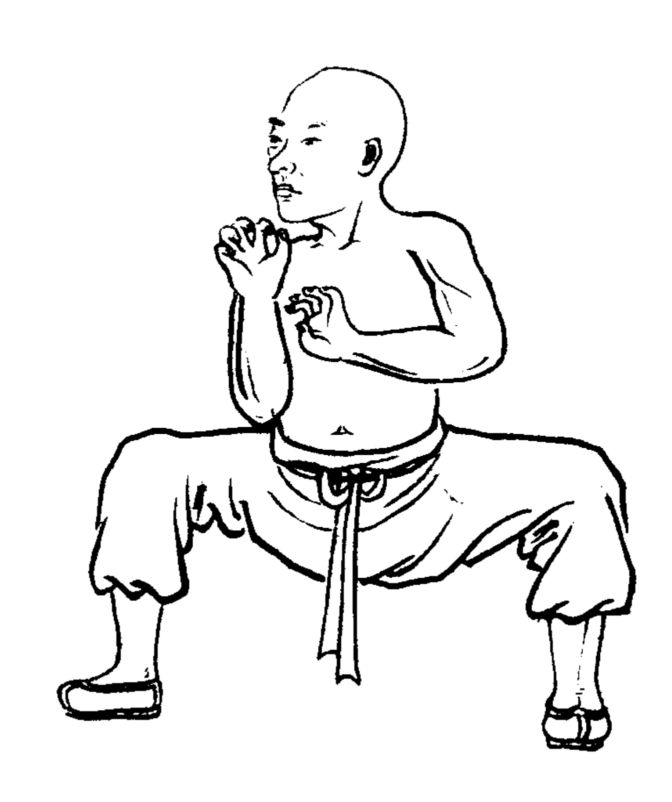
從前起步法至此乃轉入身法向右黑虎試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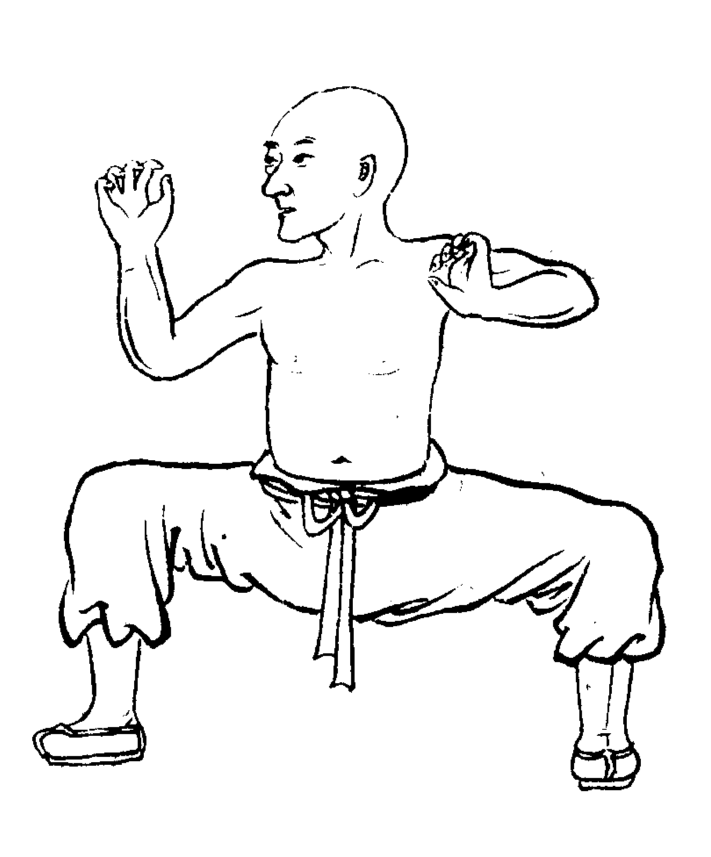
再将掌轉上一冲用力握拳并以慢力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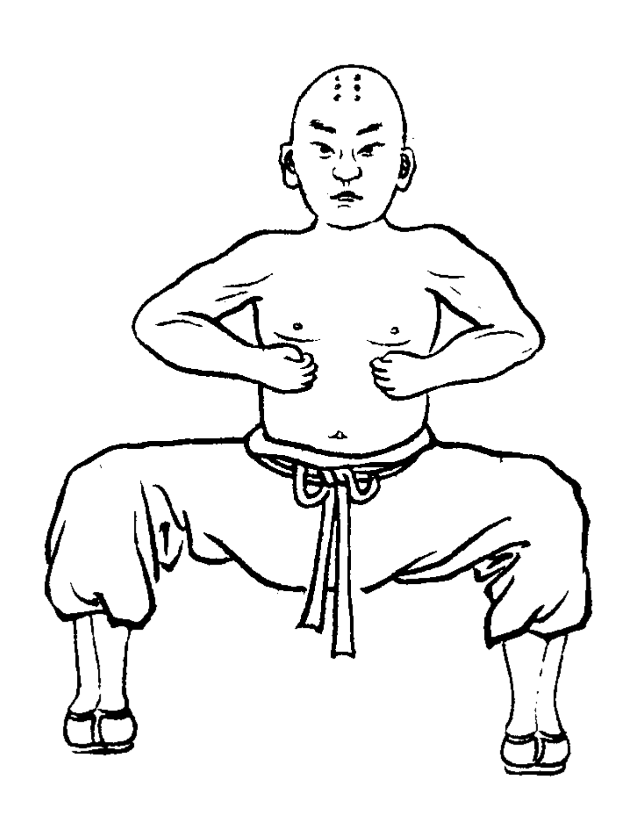
前身既向右側用右手向左一掃變爲此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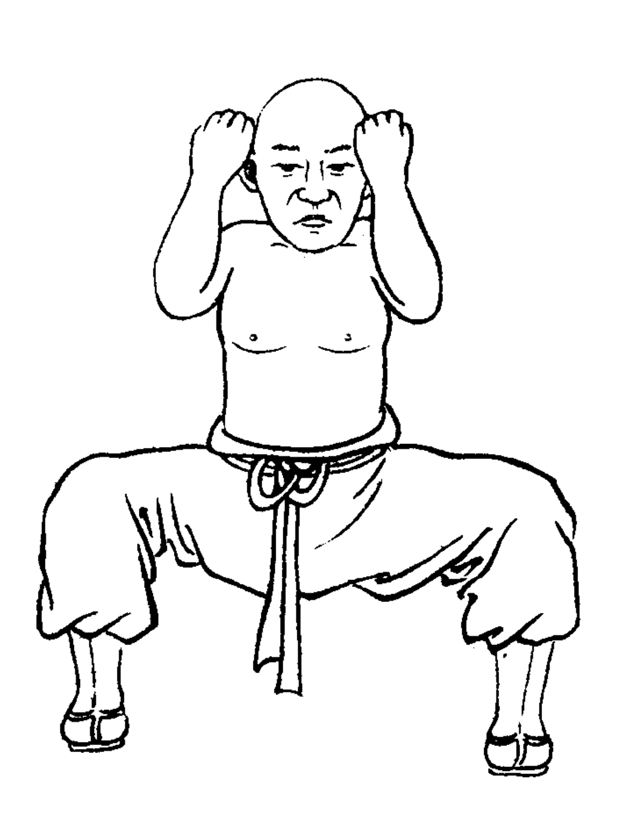
由上形將右手向前一推即捻拳收回復將左手又一推亦捻拳收回至腰將身慢〻移正如下圖名撕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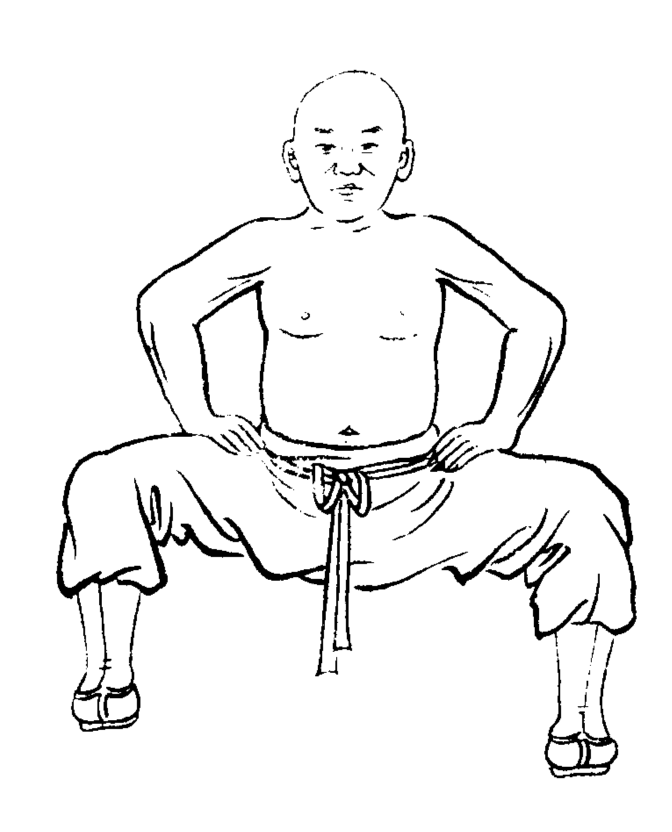
由撕折手揸
拳再用慢力
收回兩手平
腰如摇千斤



由上形轉手揷掌復變朝天虎爪手由上揰下收至眉頭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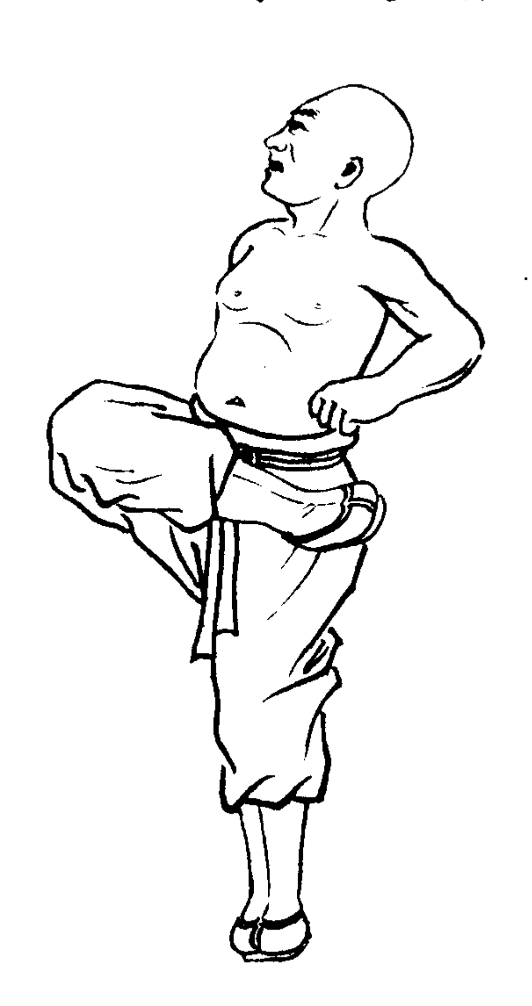
前既双手齊額再用高舉向下一墜有一落千斤之勢至此左右撕折手已一律完畢再收回馬步合脚立定再起下勢可也



此左脚先起放下用脚指落地脚根離地再起右脚共三步名麒麟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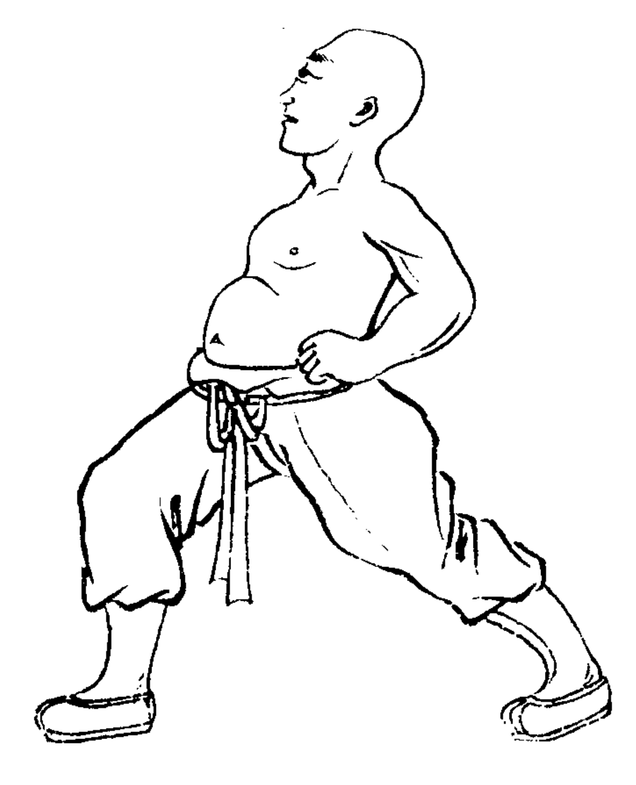
此左脚落地再起右脚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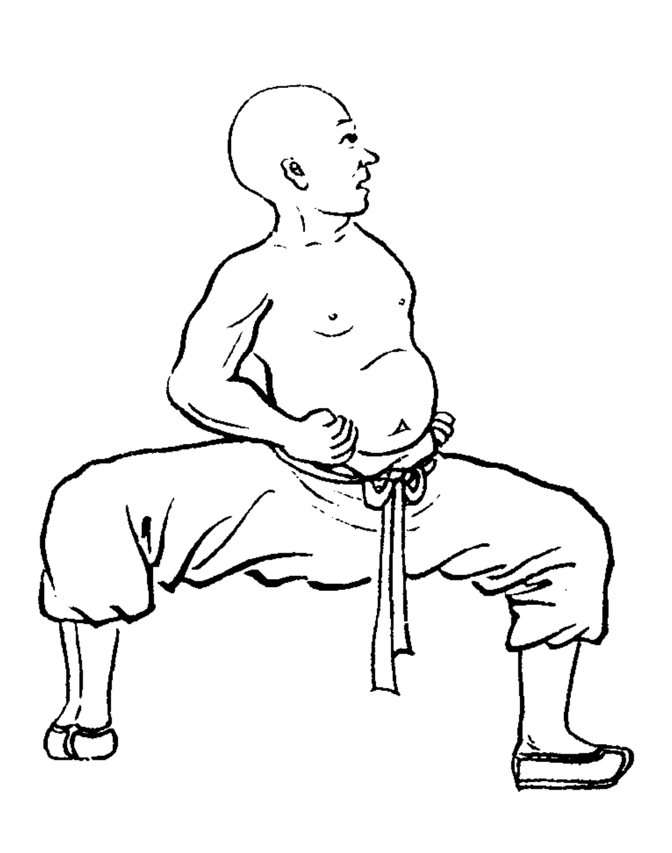


上二形麒麟步畢再起右足名為麒麟獨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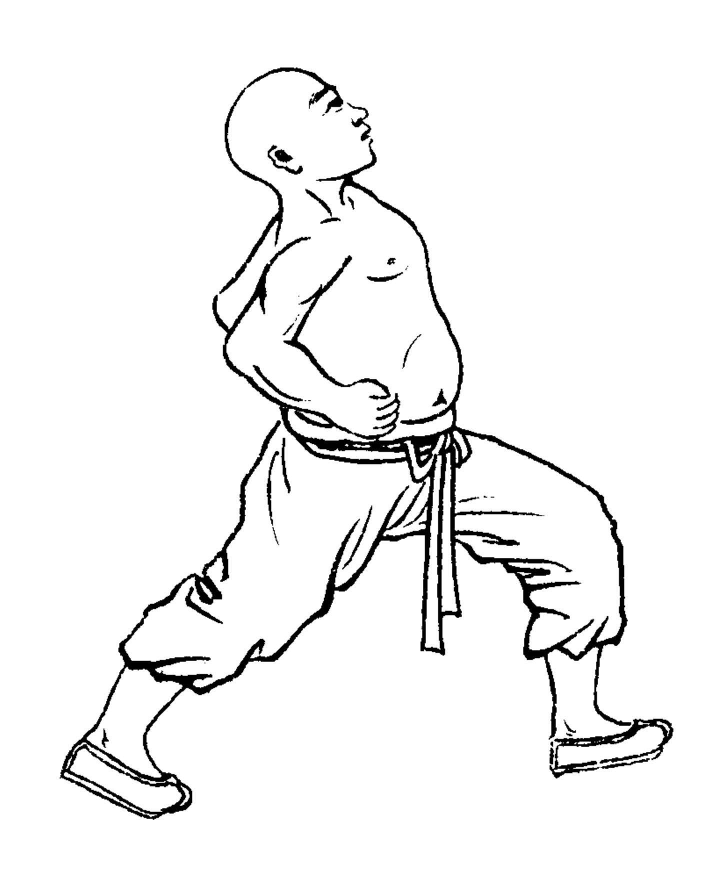
此是子午身馬步前曲而後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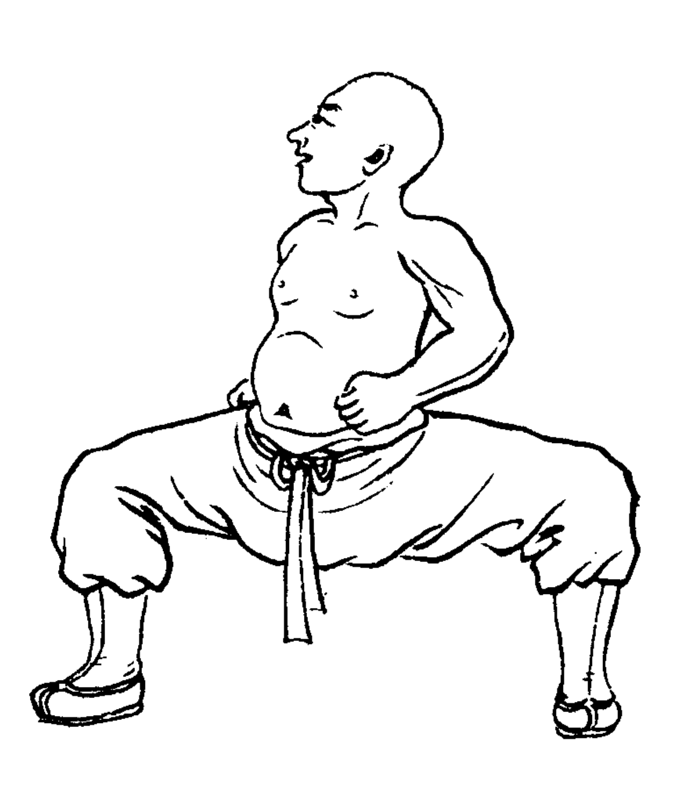
由子午馬步一坐從右側面向左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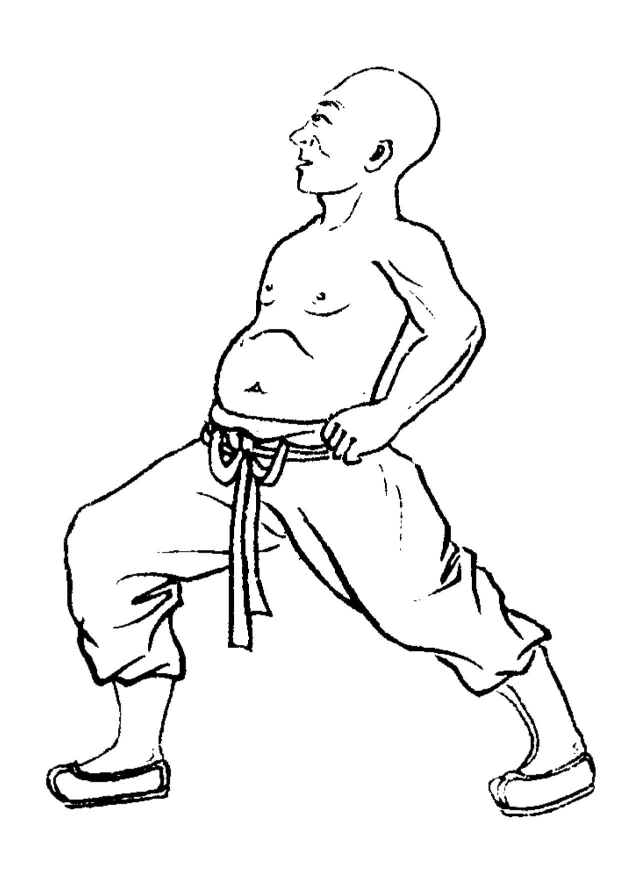
由子午馬步將右足一直變爲之字地盤前足曲而後足直



前既左之字地盆上将身一轉由左馬而向右馬須有雄獅翻身之勢



既翻身向右復將身轉上一冲變為此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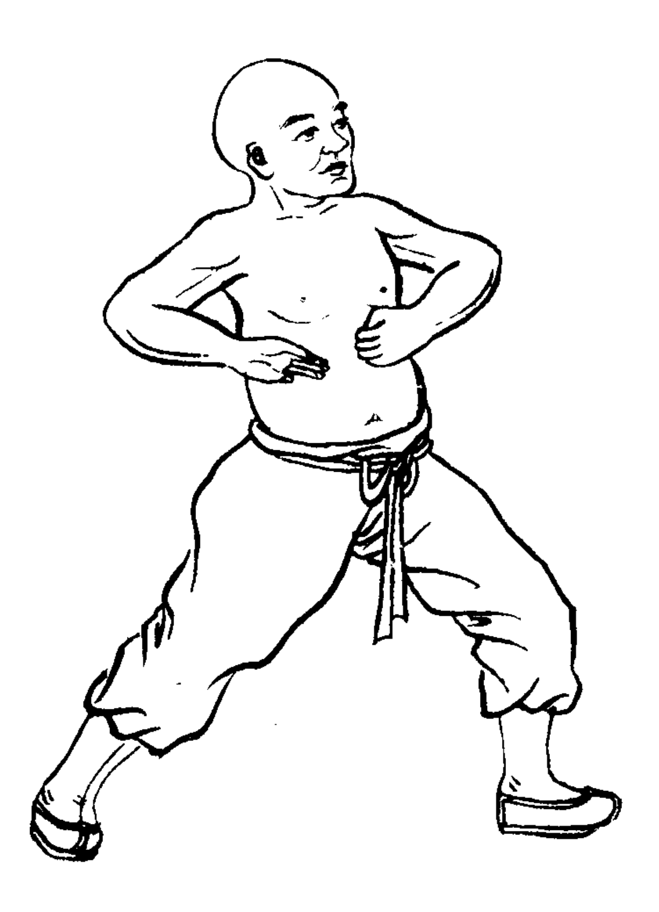



此立在之
字地盤上
專用肘膀
力不宜停
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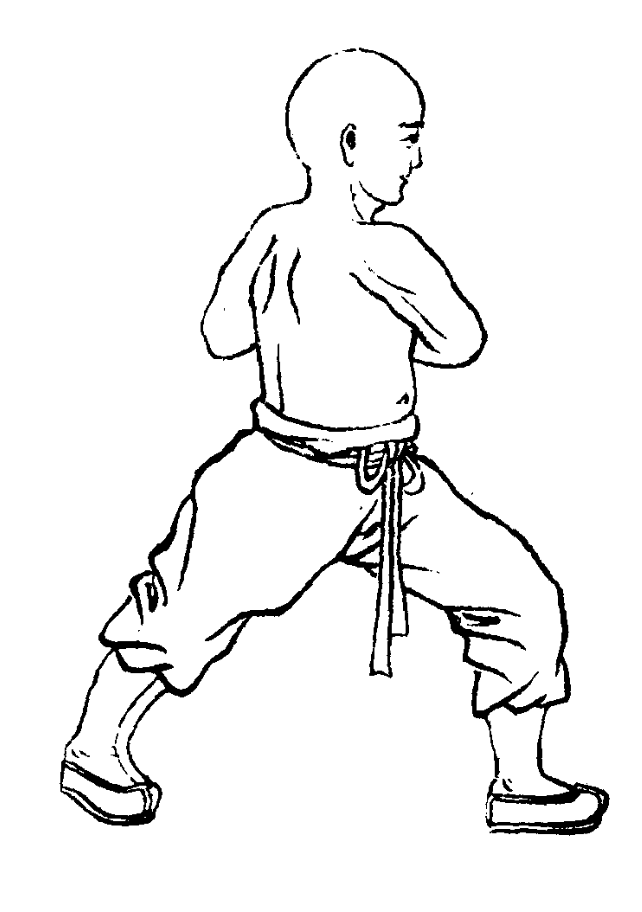
上左右邊一轉身向左成此形其力全從肘膀變出名為黑虎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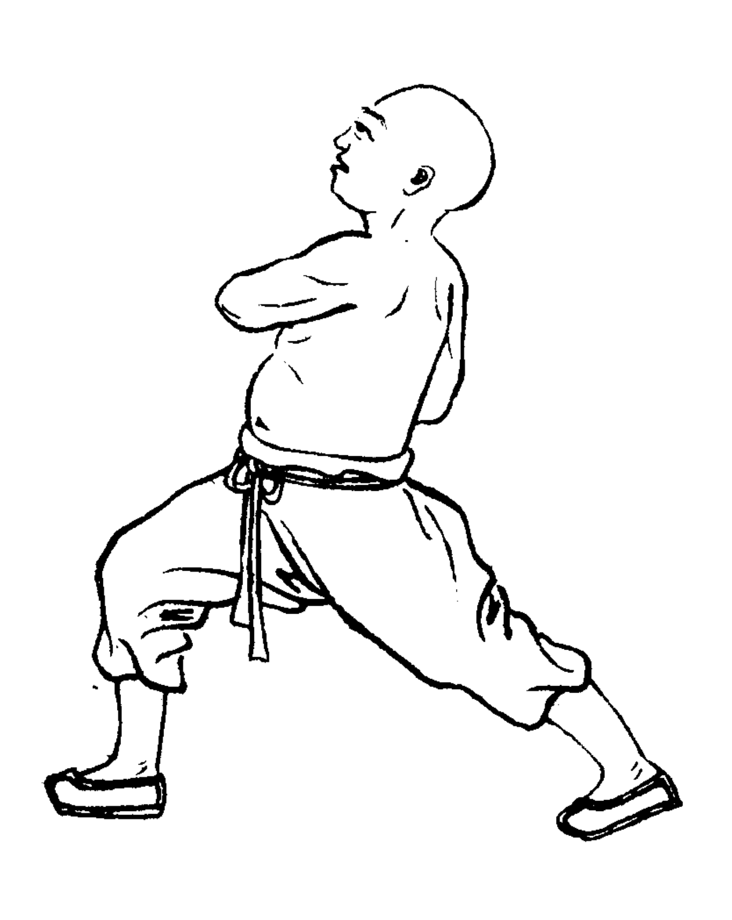
從上形將手肚一掃爲此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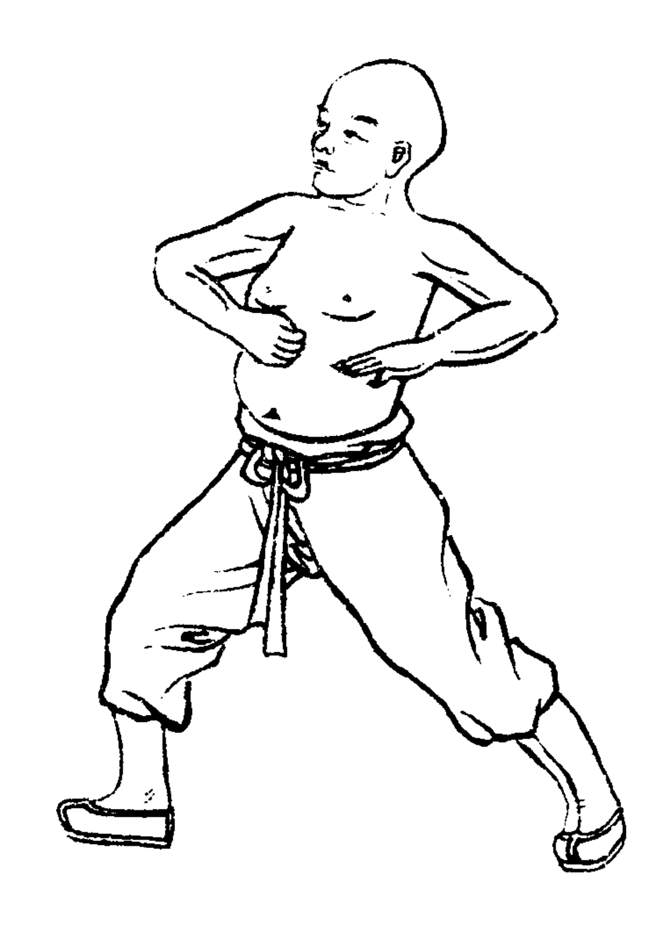
将身一側為此形名正子午黑虎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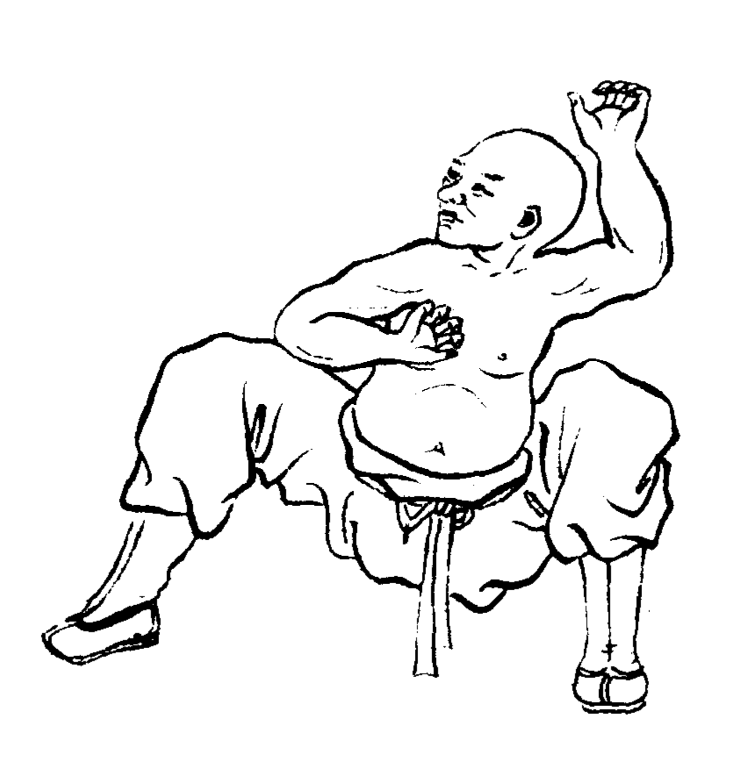
此第三回黑虎勝



此立在之字地盘全在左邊用戳動力以肘為主不宜停滯



由上形將身往左一坐變為此式名黑虎轉身法



由上形将身轉上起以手腕用力名曰虎獻爪




上爲左勢
此爲右勢
反身如猛
虎躍崖回
身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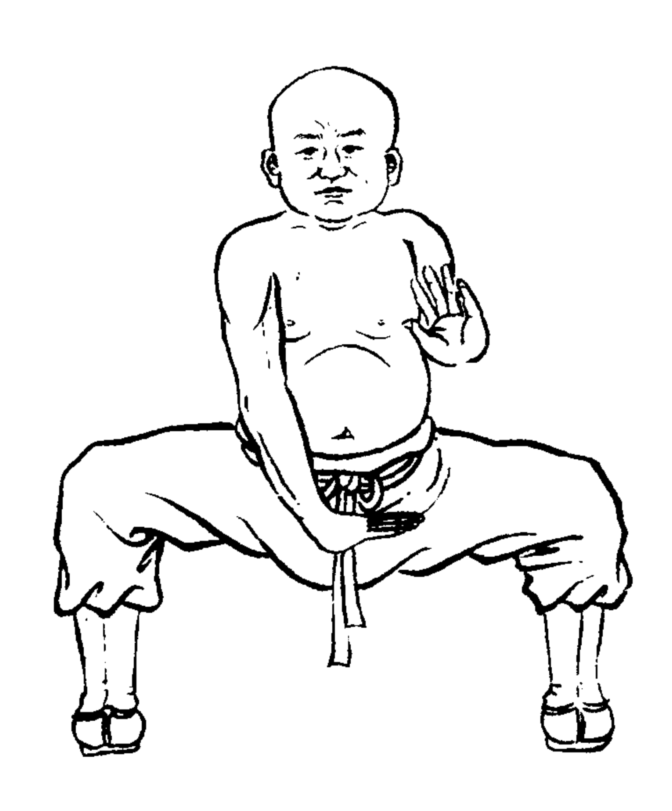
此由下熛起用獅子貫頂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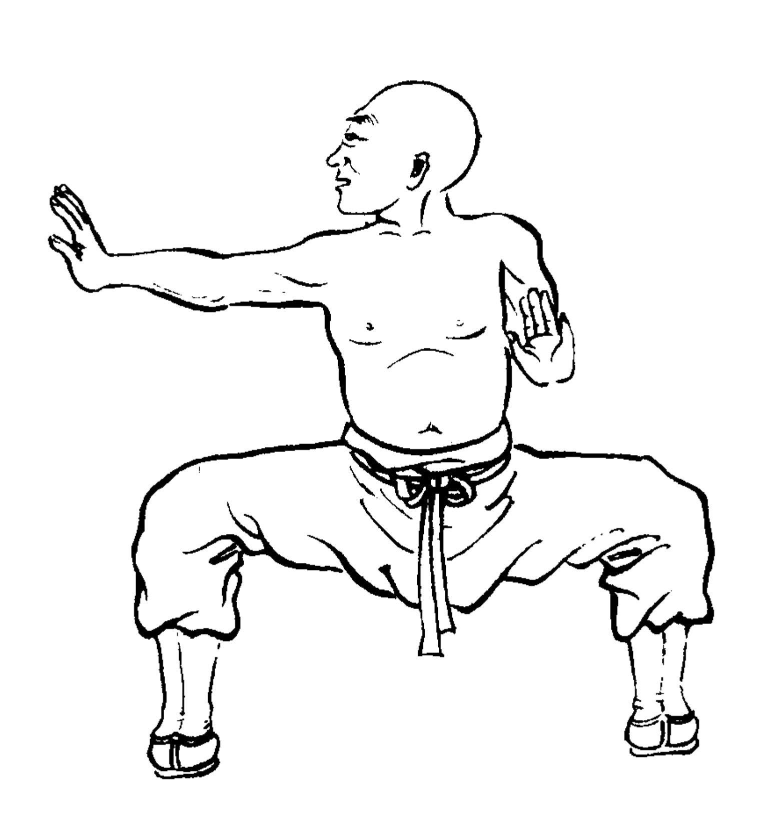
將身一旋變為坐馬用右手出直使力貫身



從上面轉正身用右手一沈名天蹈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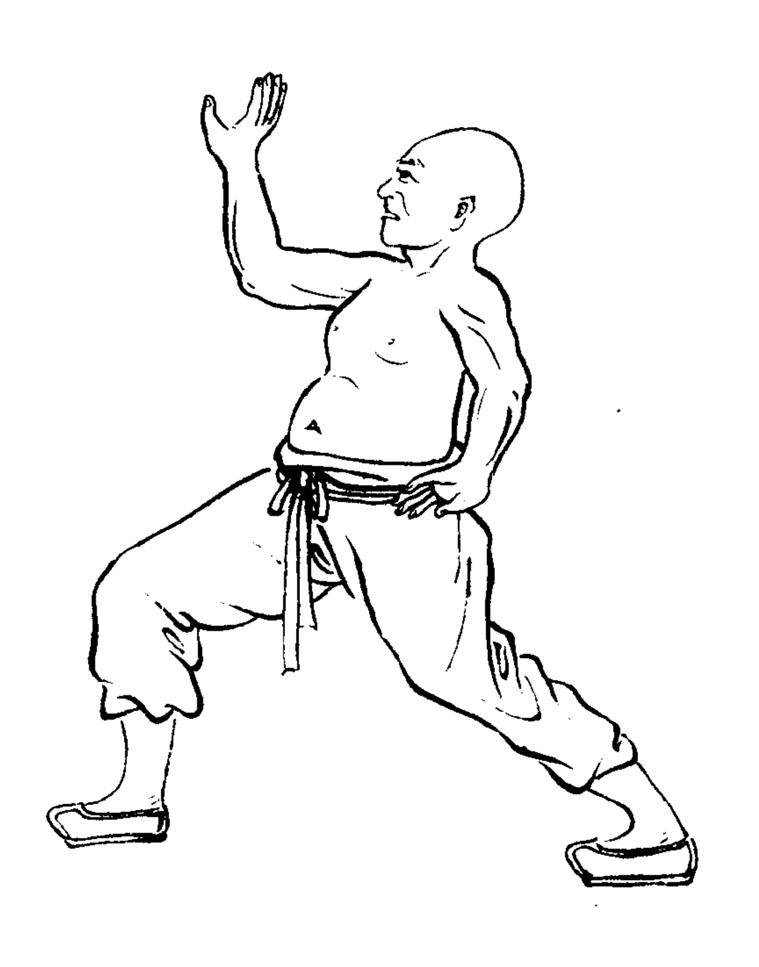


右手往下運至肩為止使力貫掌心胸膈開張也




順勢一轉
名猛虎離
山其足步
仍是之字
地盆

白虎獻爪
用貫頂力
從下熛上
听氣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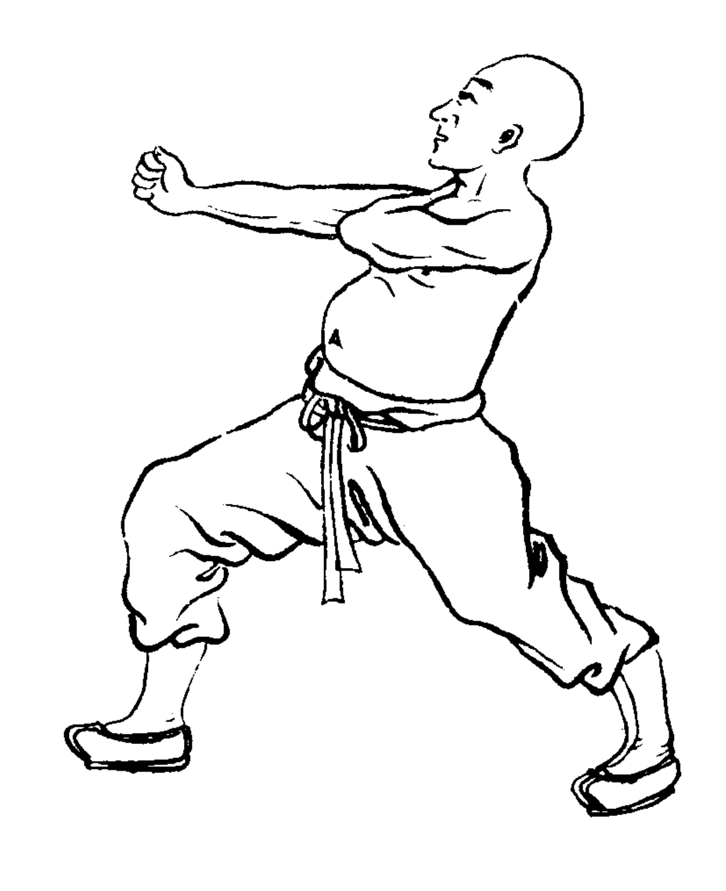
此拳由白虎獻爪法出時須極力兩手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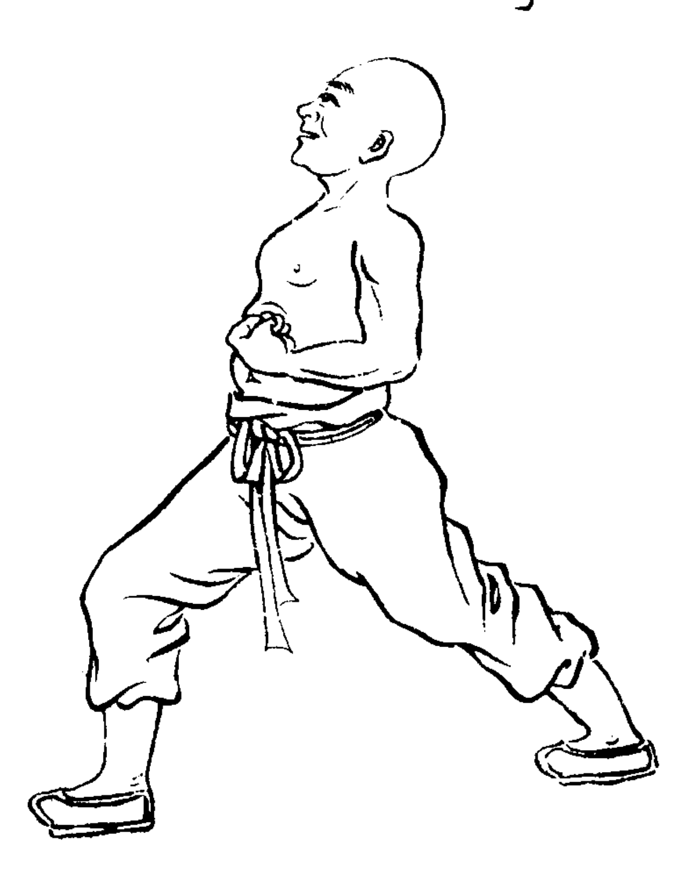
此着圓揸拳後將手一收直力打出以運全身之力



是拳由上圖將手一收即變此拳用急伸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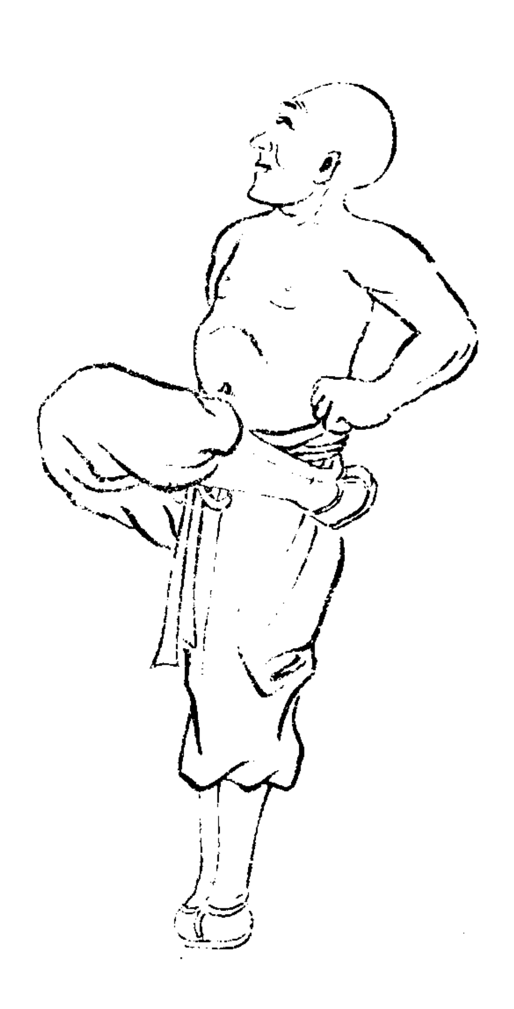
上回黑虎拳已完畢再用子午生根收回右脚立定復起左脚踏之字地盆上左邊用麒麟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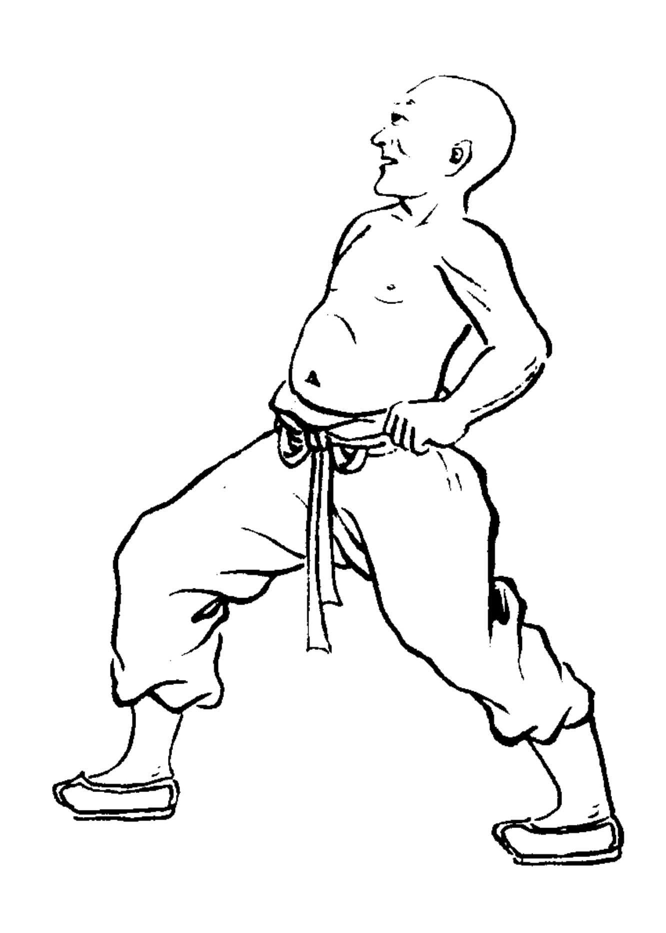
左手黑虎已畢收回左脚合足立定此豹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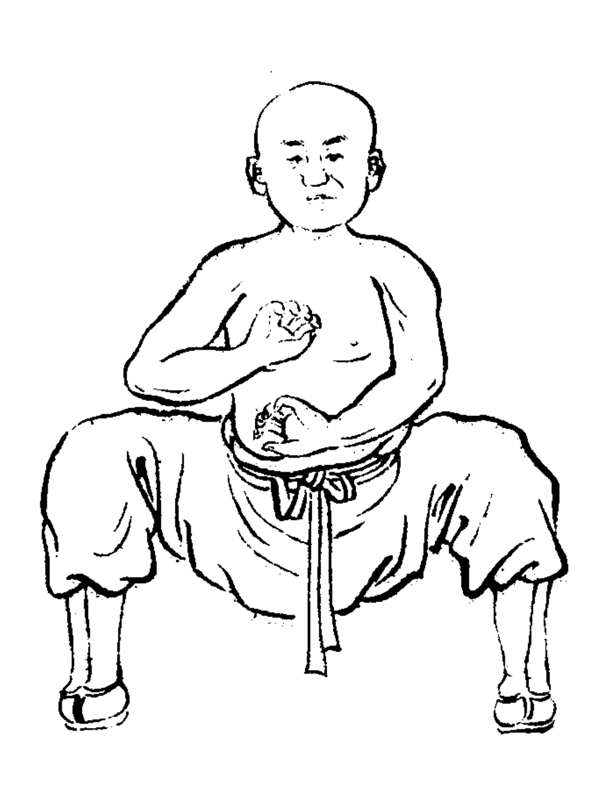
用慢力收回双手再起右脚踏子午地盆仍用麒麟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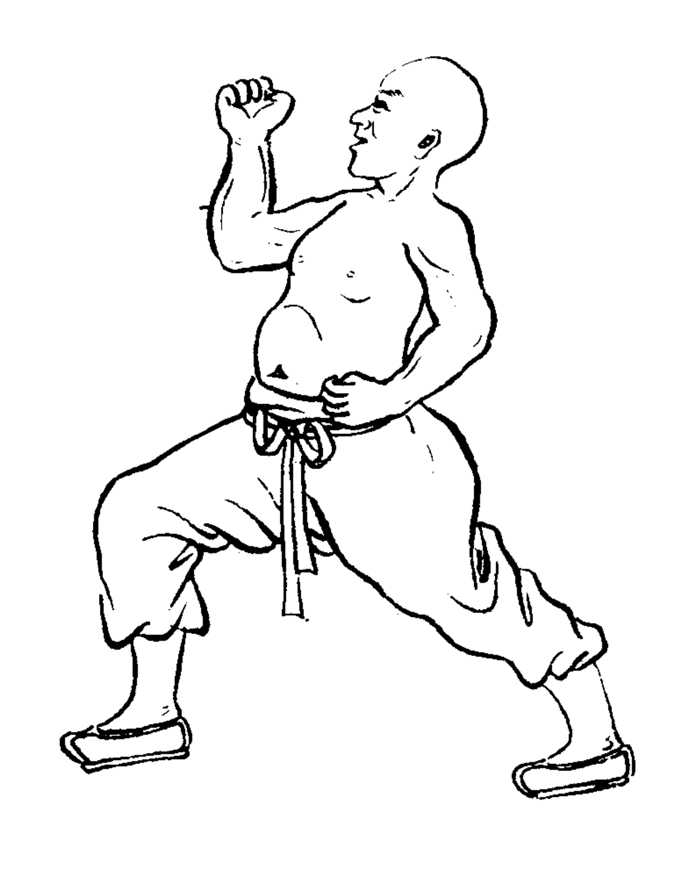
從上麒麟步將脚踏定入之字地盆仍用子午馬步名金豹形



由上式將身入八字馬步上邊用八卦手仍名金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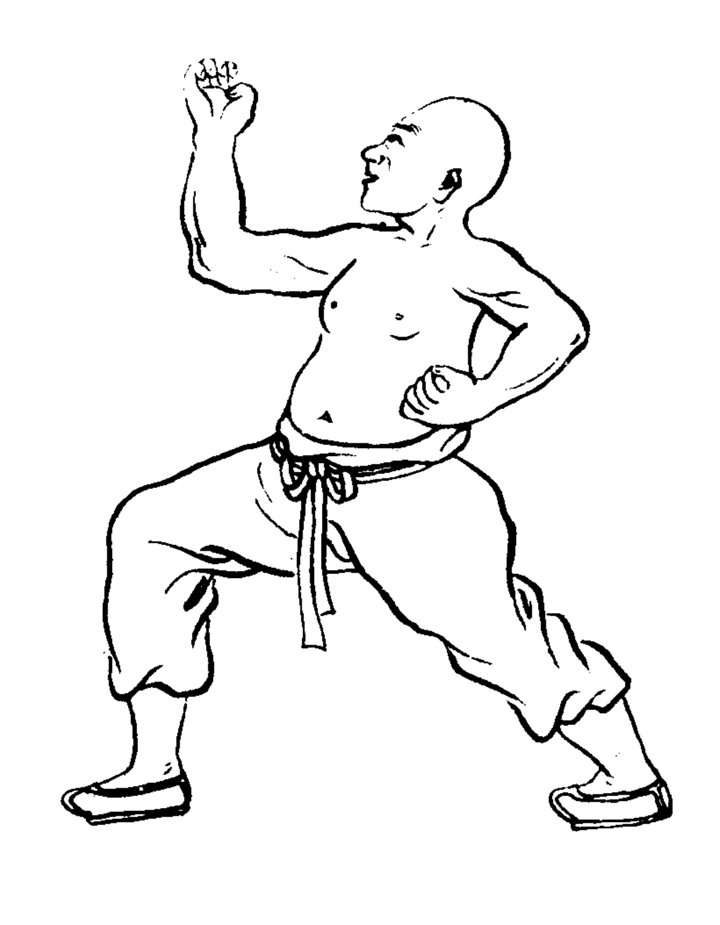
跟上八字馬步轉入之字用快力出豹手



從之字地盆轉上右邊叫拳用快刀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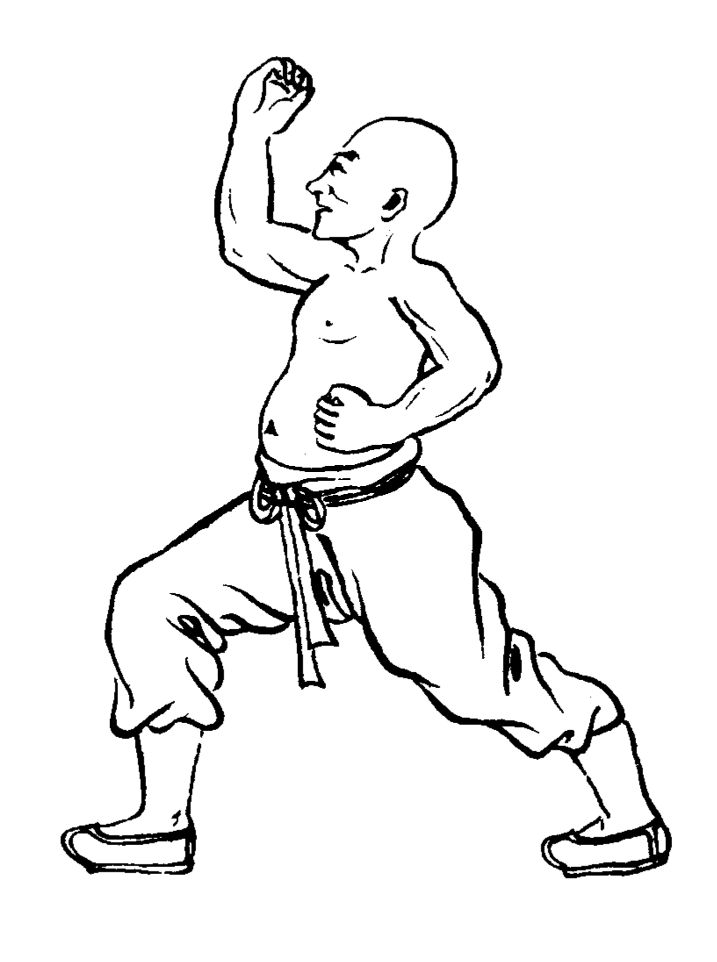
此拳仍用快力打出惟須手步一齊向右邊熛上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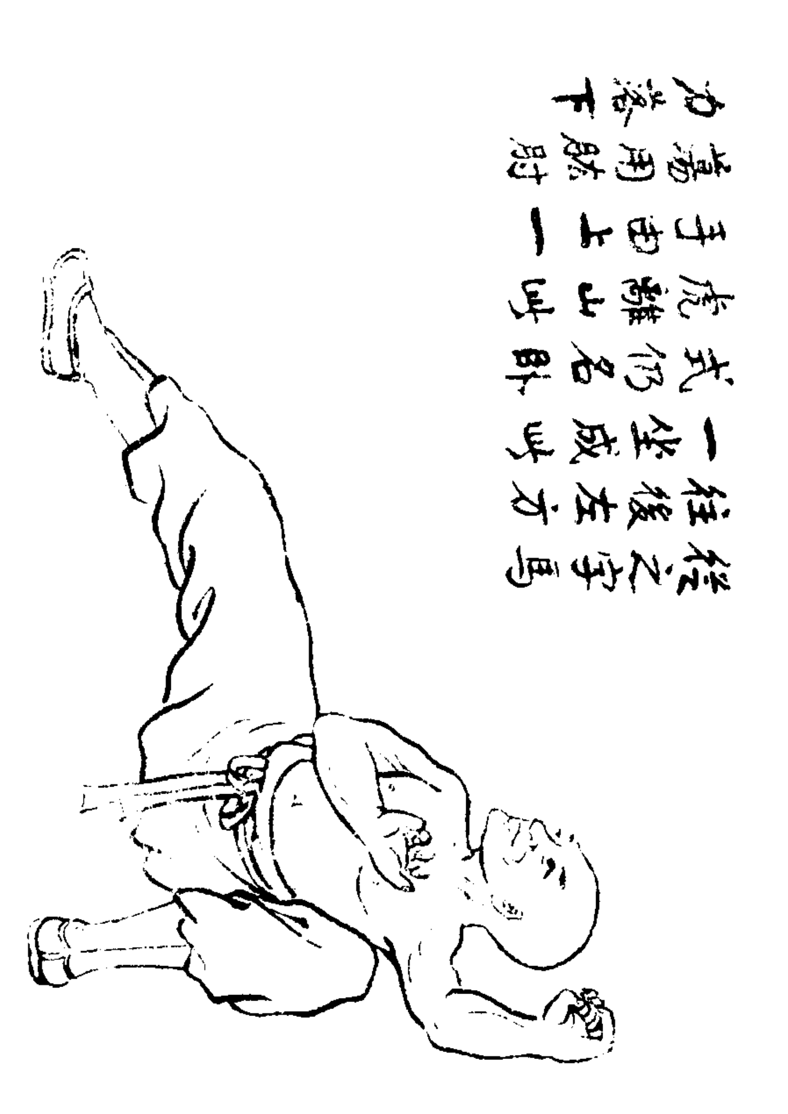


之字地盆右邊足名右金豹拳俱用快力打出手步一齊熛上此拳則左右手共三次眼手不離方稱妙也（北方名連環三通天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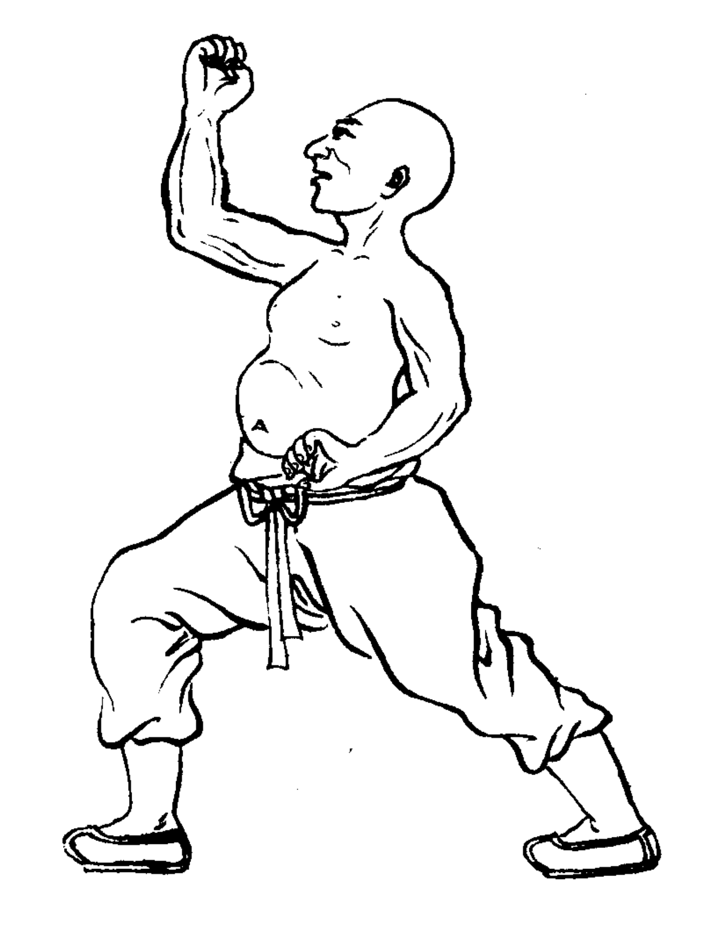


由豹尾左拳變出此手須用慢力標出至此宜一傍再起下手可也




從之字馬
往後左方
一坐成此
式仍名卧
虎離山此
手由上一
蕩用肱肘
力落下

跟上式一起右手用慢力由下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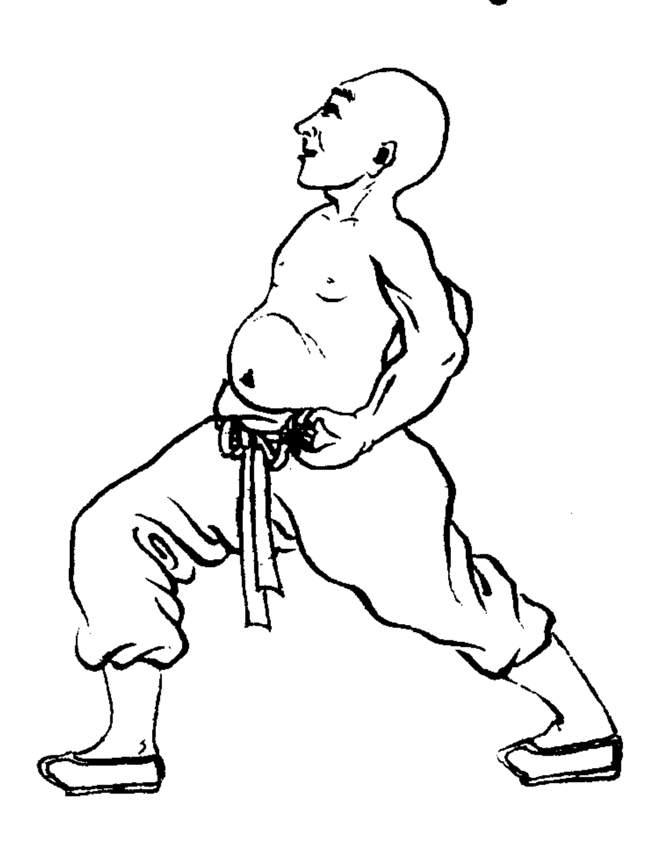
此拳貼身打去其力急如炮火其手步仍一齊由下熛上名爲金乳直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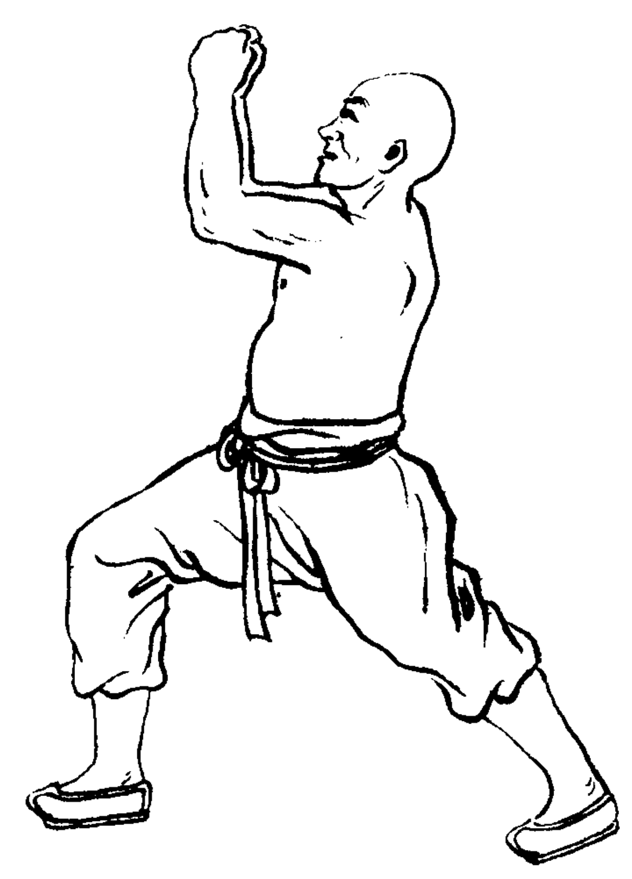
此手由直拳變爲豹拳力出抽回則用肘腕全力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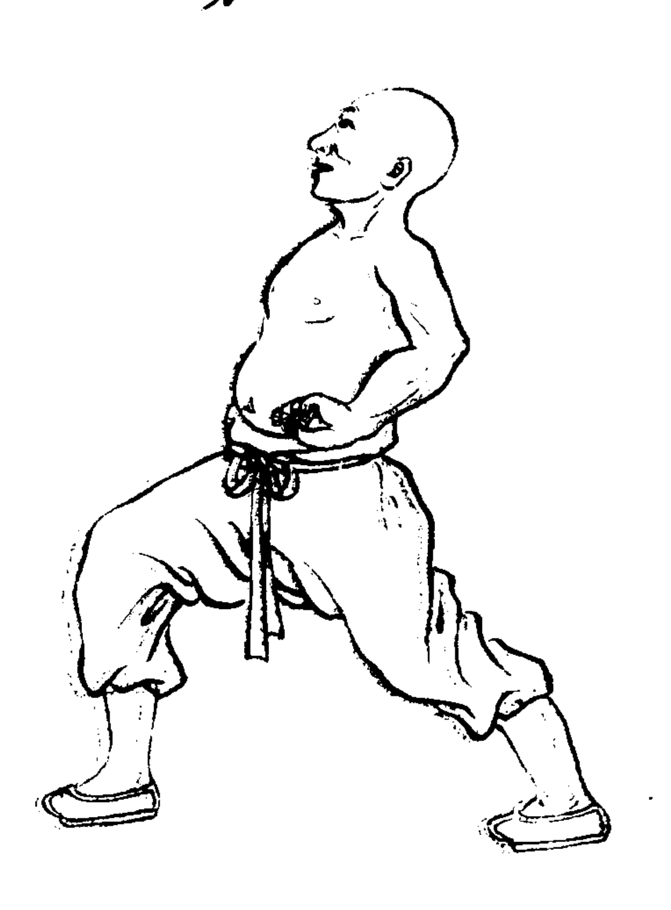
此仍是子午生根力形勢上之工夫始一律學者須細心攷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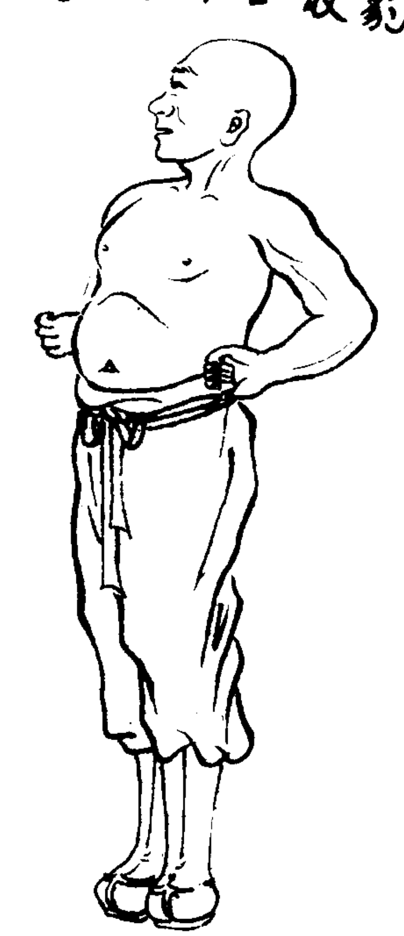
双拳高舉一墜千斤力到手眼半丝不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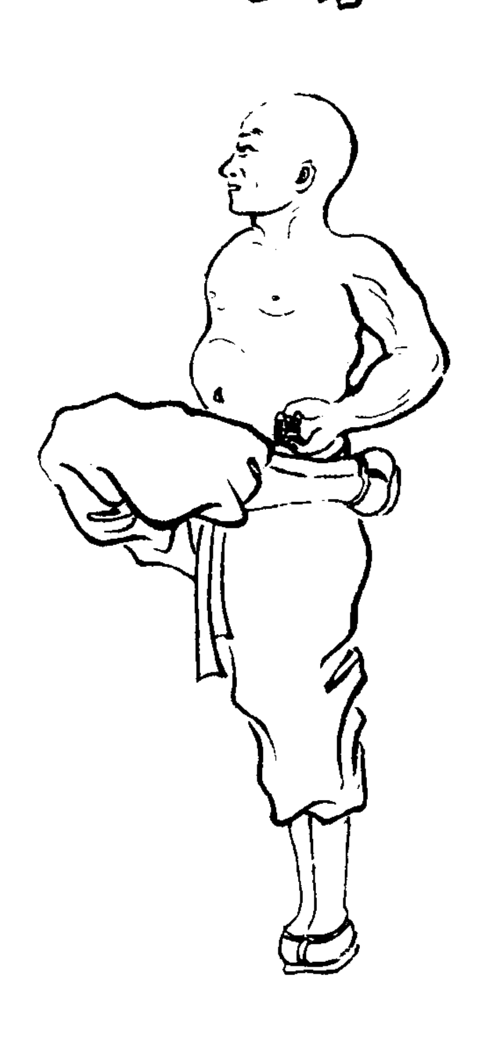
由上形双
手用力往
下一墜怒
目握爪週
身力到此
仍是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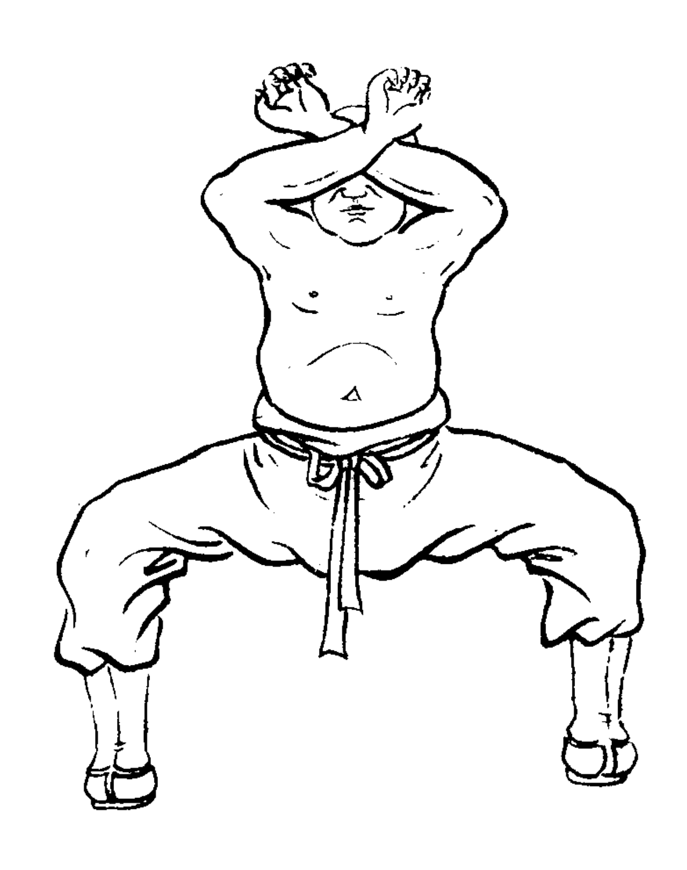
右手金豹形已畢收回馬步合脚立定再起左足踏之字地盆上左邊用左手其勢與右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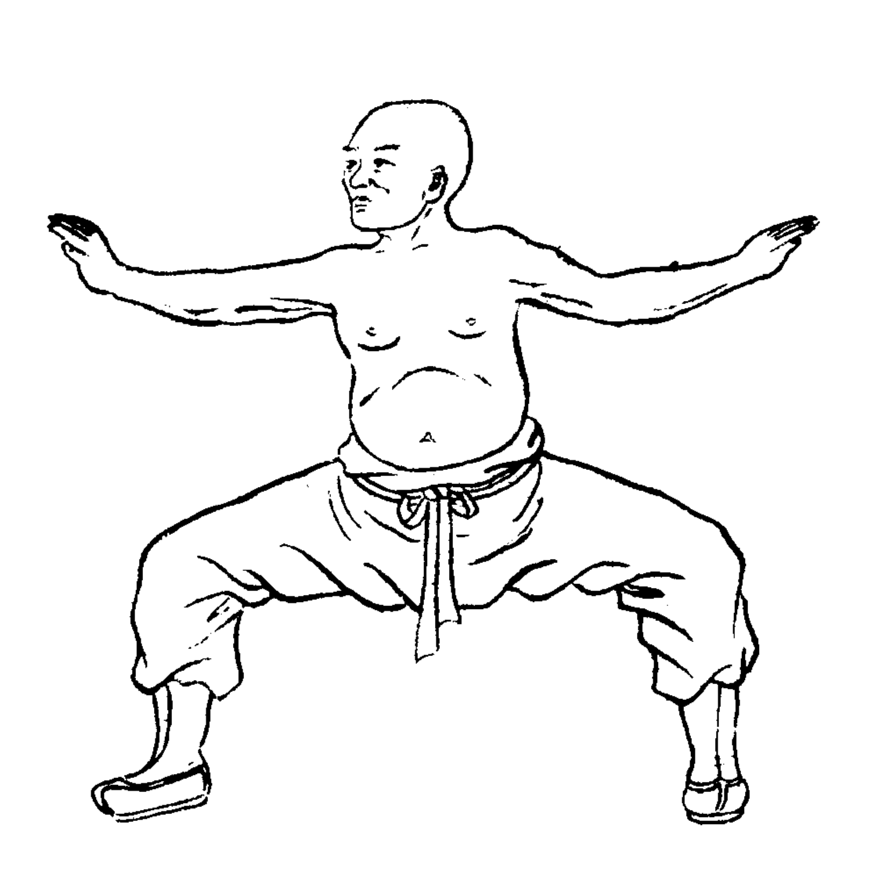
此番開八字地盘踏右馬步上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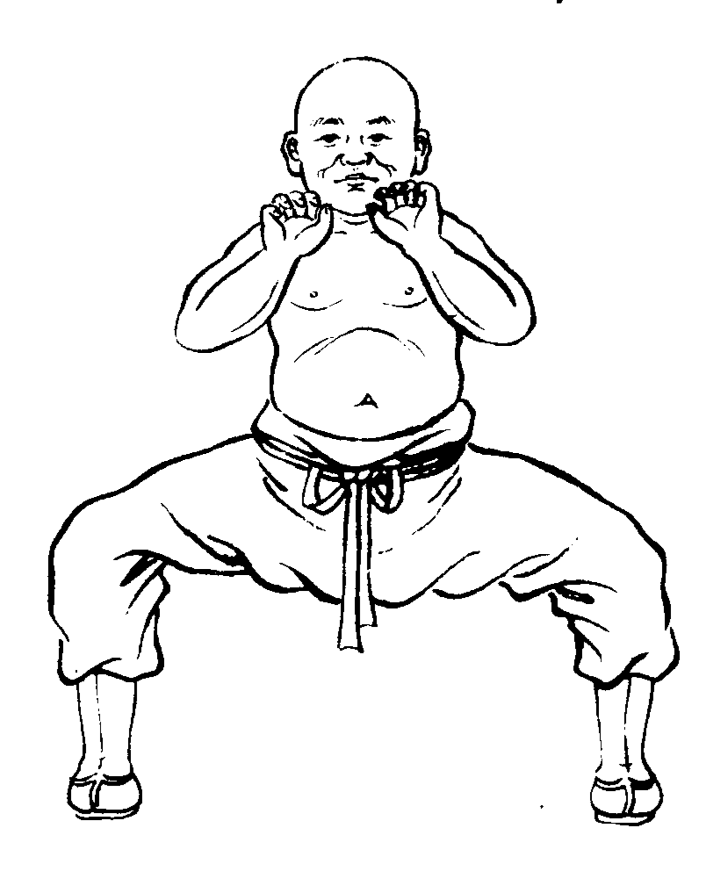
是爲龍形手以五指用力



双手龍形用之指出以肩窩吐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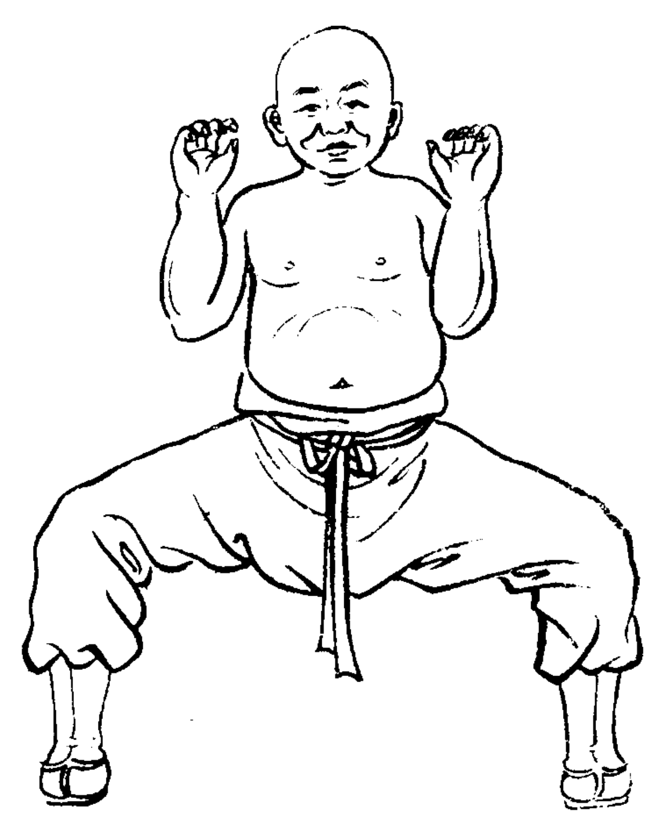
坐馬步用
慢力收回
双手至正
心再由慢
力對肩一
出為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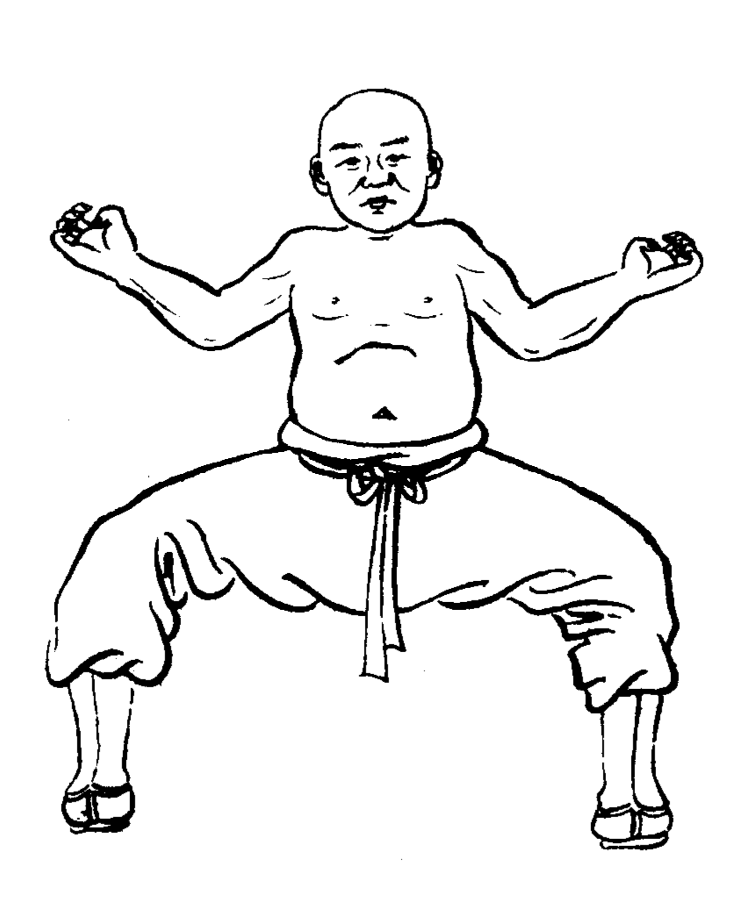
由上式對肩一出用十指力向左右一分乃運氣柔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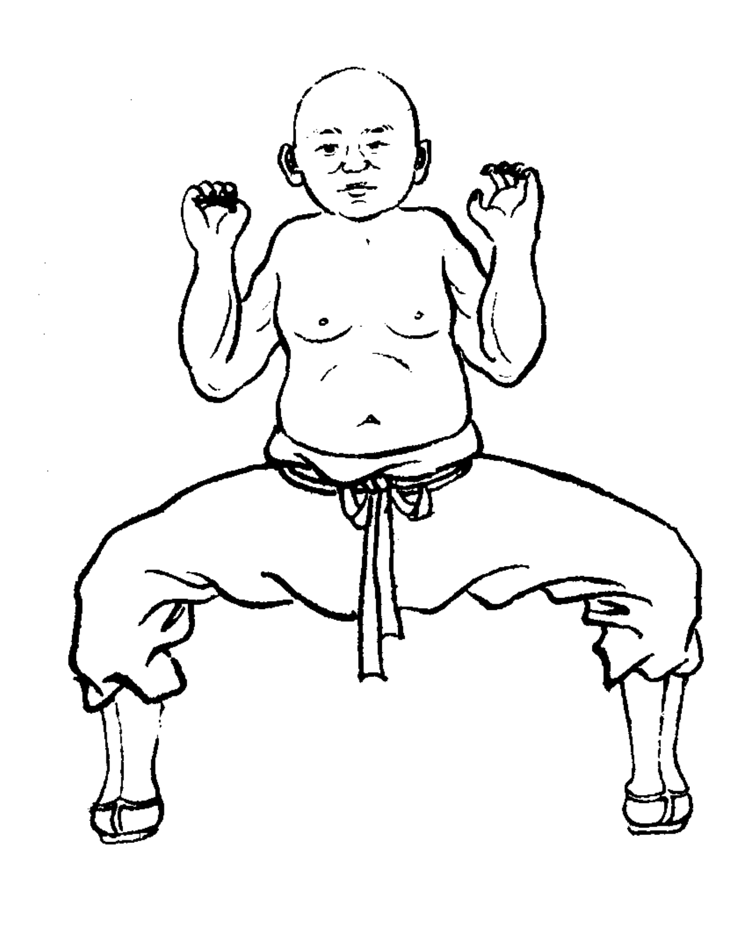
兩手既分再以慢力收回至肩其指力與肩穴力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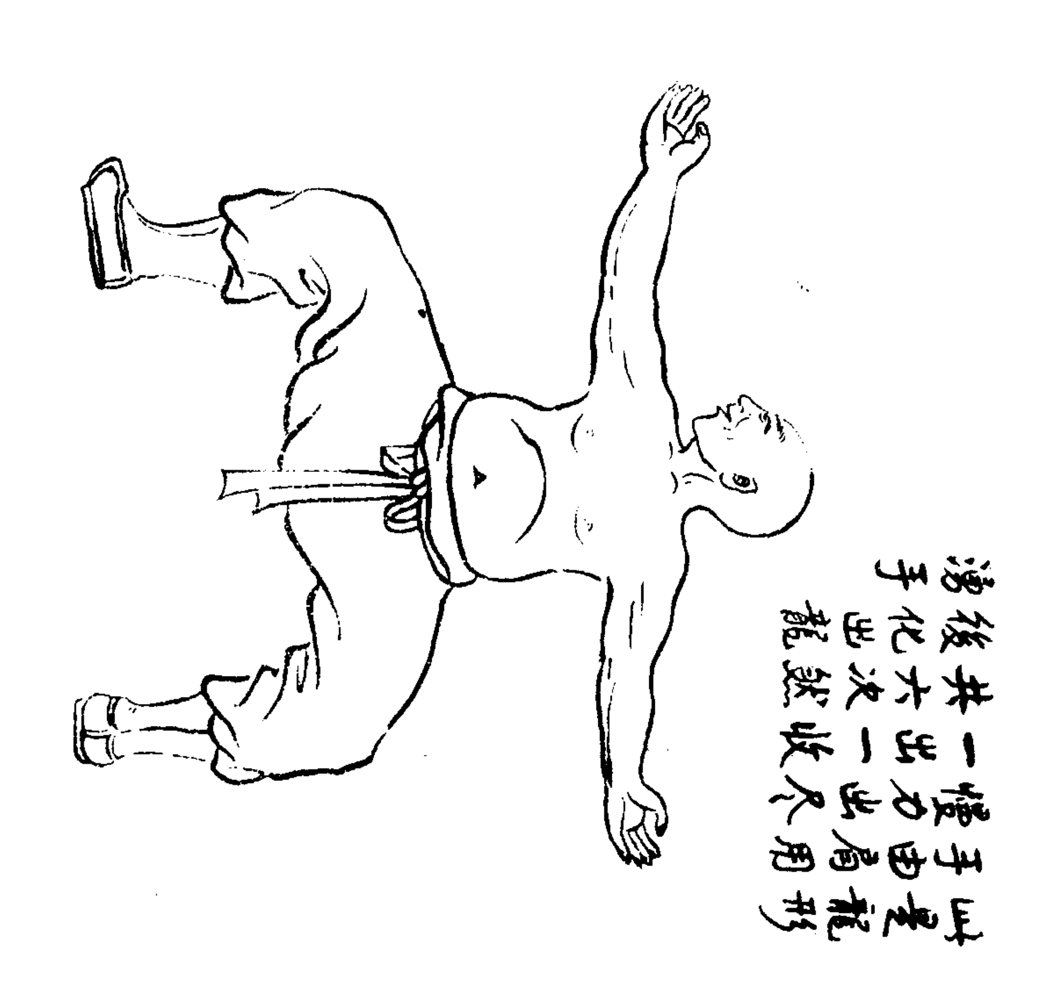


由上式將兩手向左右一分宜用慢力一出不可出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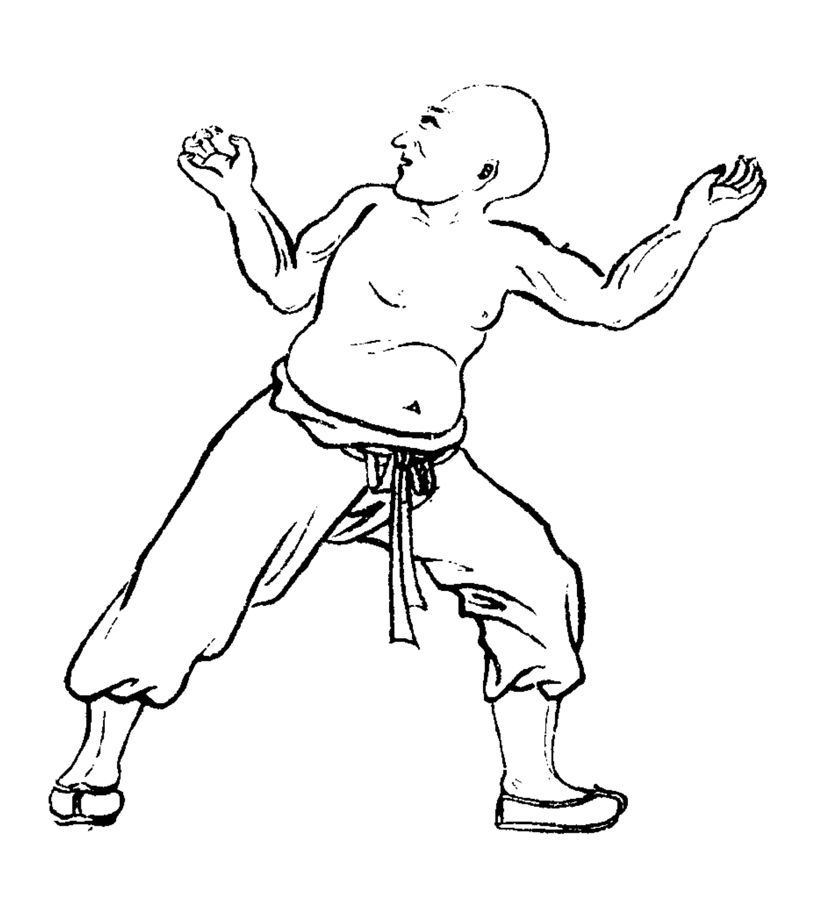


此與七十三節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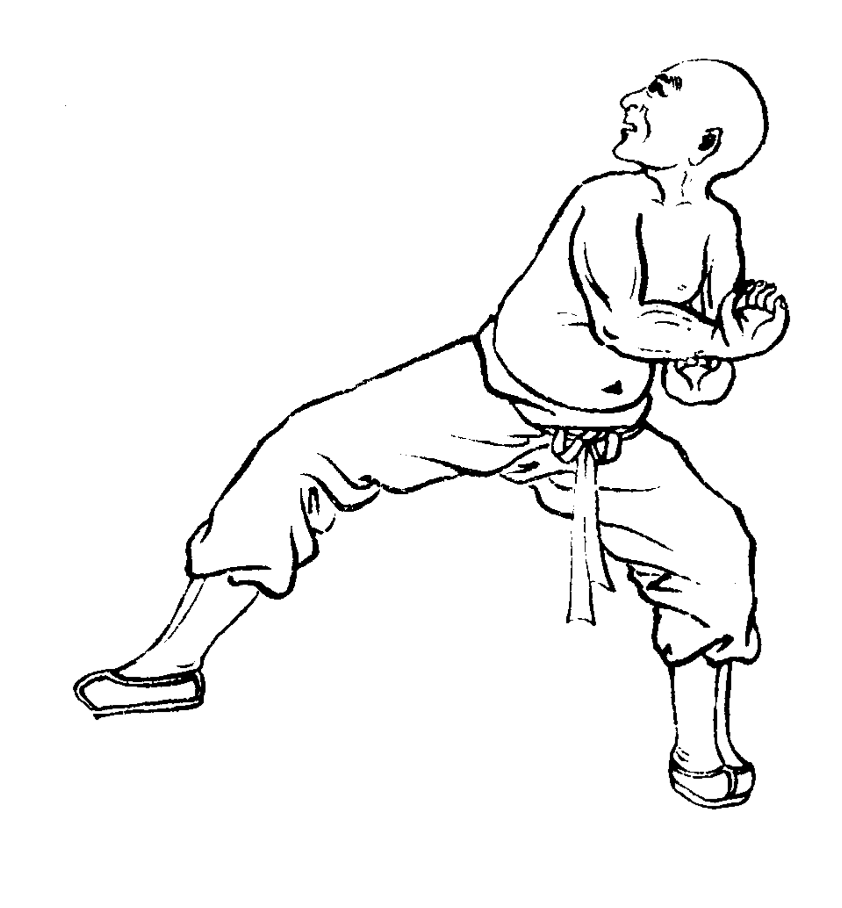

此是龍形
手由肩用
憶力出尺
一出一收
共六次就
後化出龍
湯手

兩肩用膀力兩步甩蹬力上身用膀力下身用蹬力一自膀一自蹬上下相應力不外散力得其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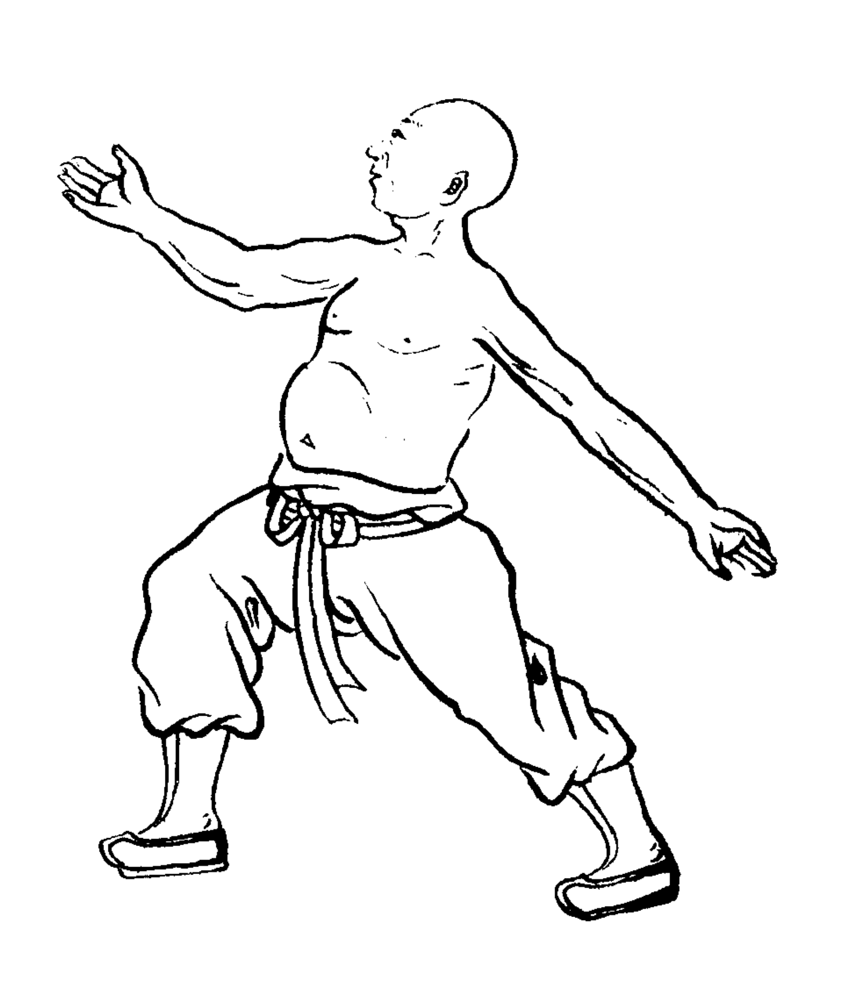


此形與上同一法門惟兩手最難相應此爲龍形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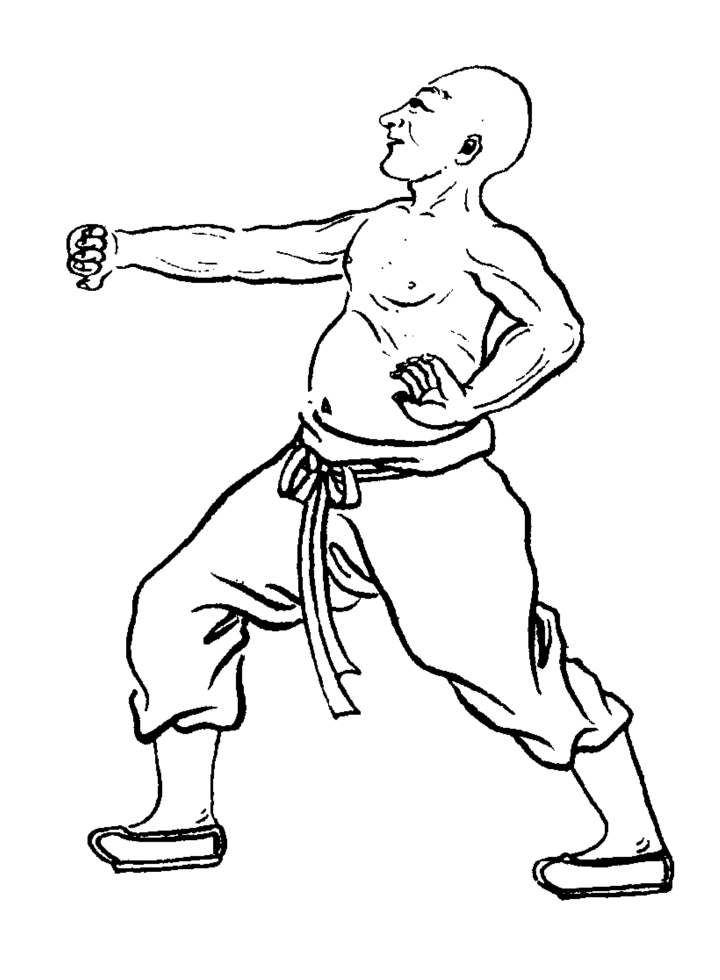


此形乃飛龍回頭之式

龍氣橫江手



此是盤龍手以肘腕戳動為主



跟上盤龍手用鎮壓力沈肘一捶



照上式將肘往後一沈以慢力收回



既收拳後將兩拳高舉名通天蛇



拳既高
拳再由
上一墜
步法用
子午生
根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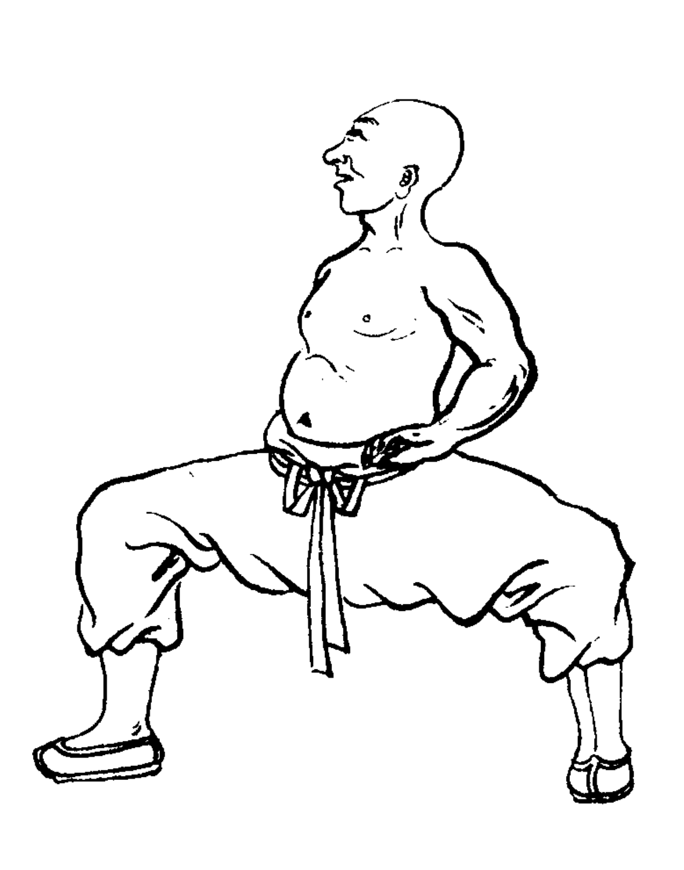
由上勢將左足收合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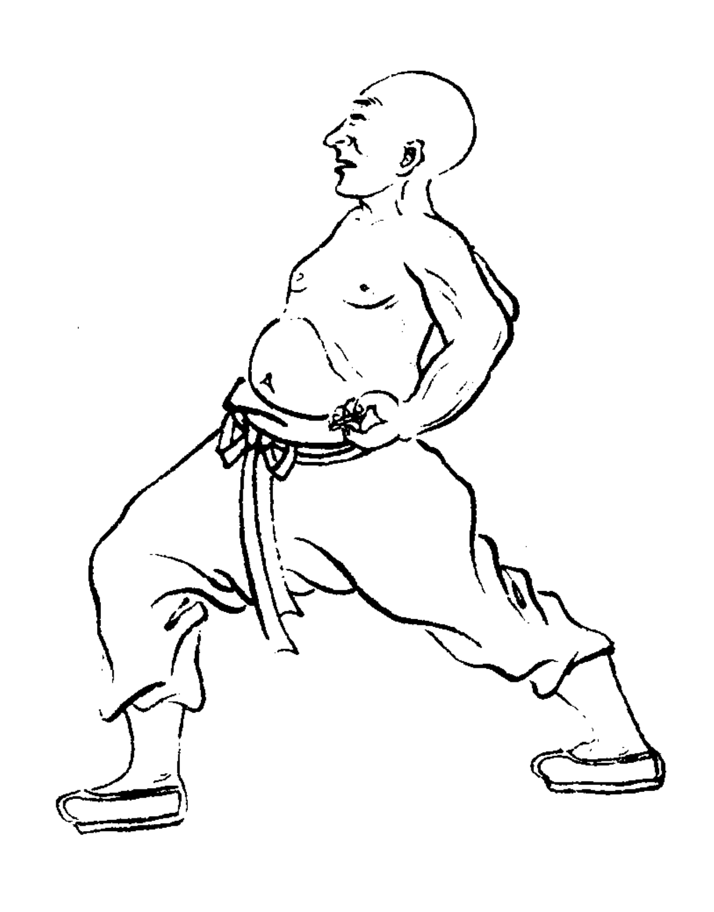
提起右腳踏八字地盆惟足到地時須子午馬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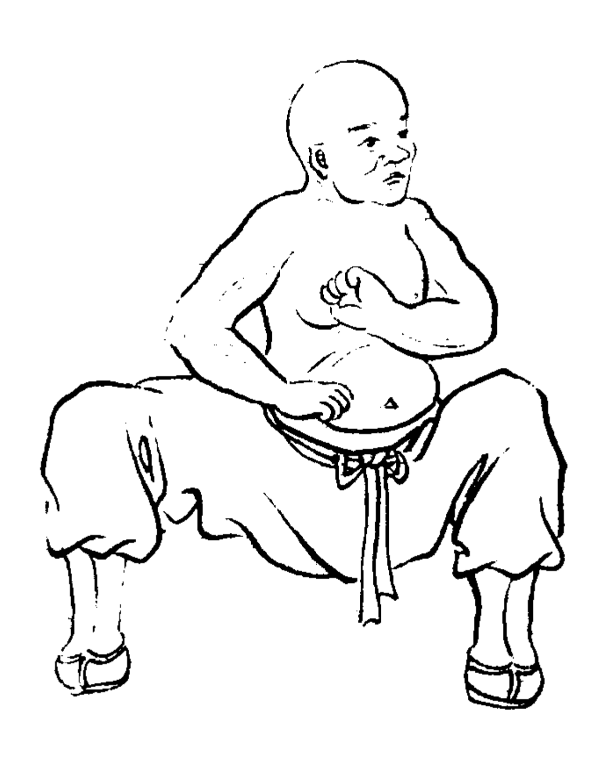
八字地盆
上右疊連
身落下如
墜千斤



從上形急力將左足用力申直變為此形乃由八字地盤入子午馬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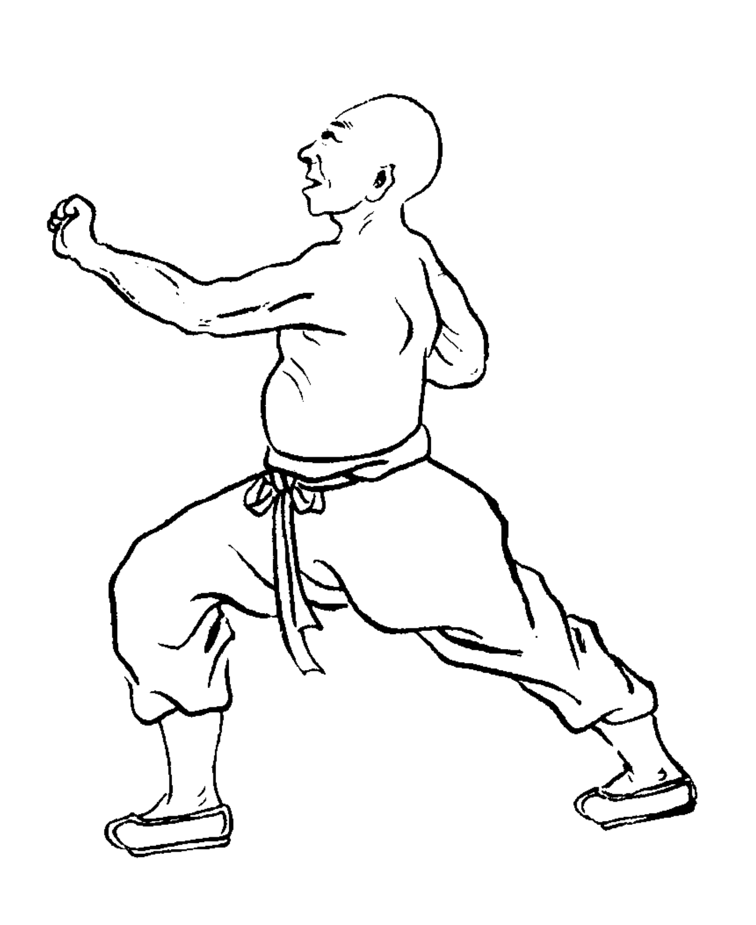
此八字地
盆上左邊
是為八卦
蛇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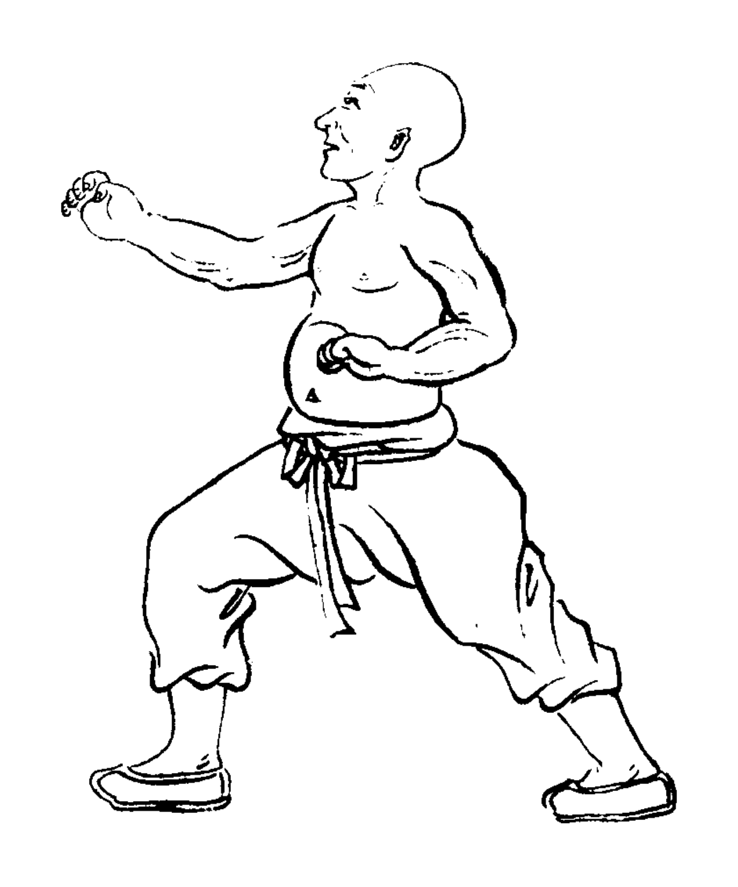
由上形用左足一蹬急力向上一轉變爲此形名爲獨蛇歸林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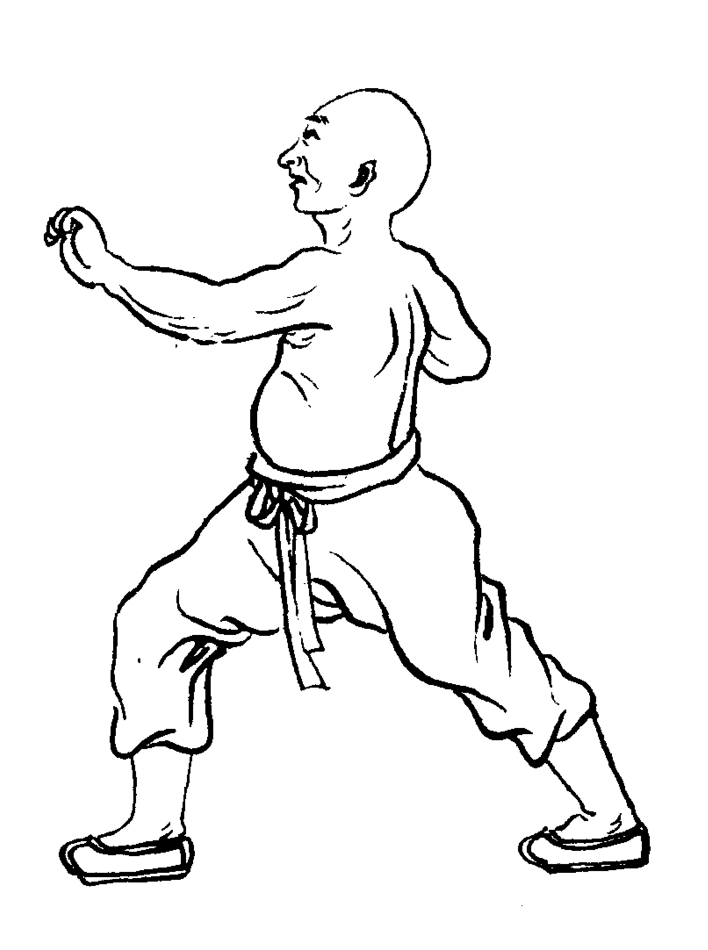
以左手用快力打出惟不可出盡其步法手法宜從右邊熛上方為得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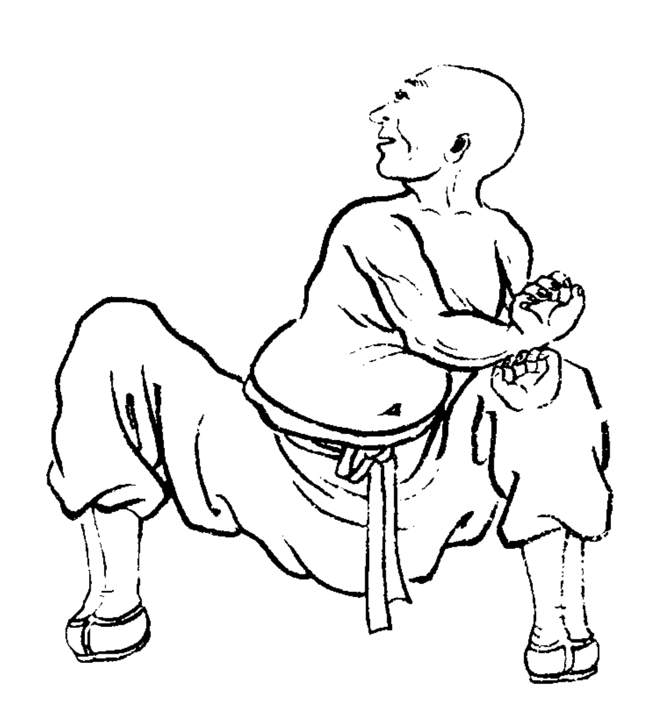
此與上同一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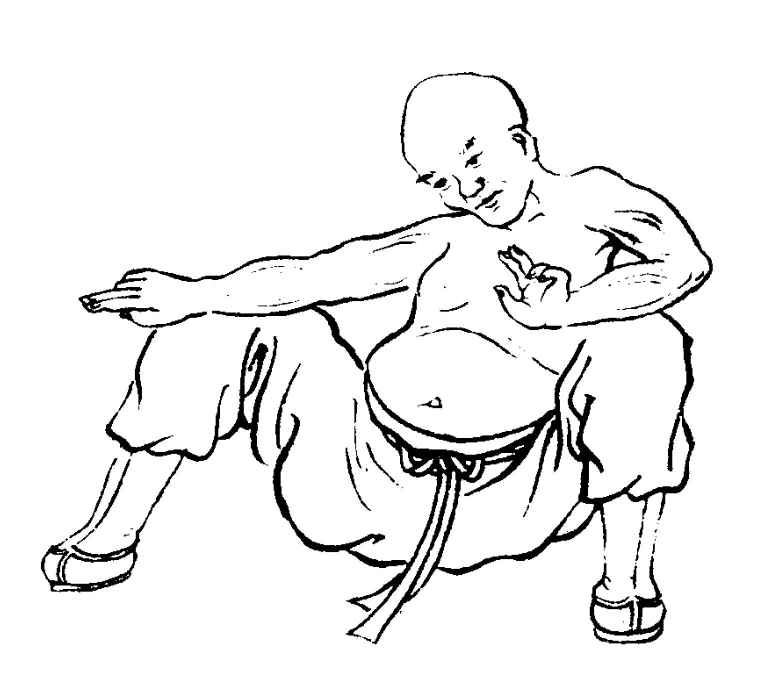
此勢亦與上同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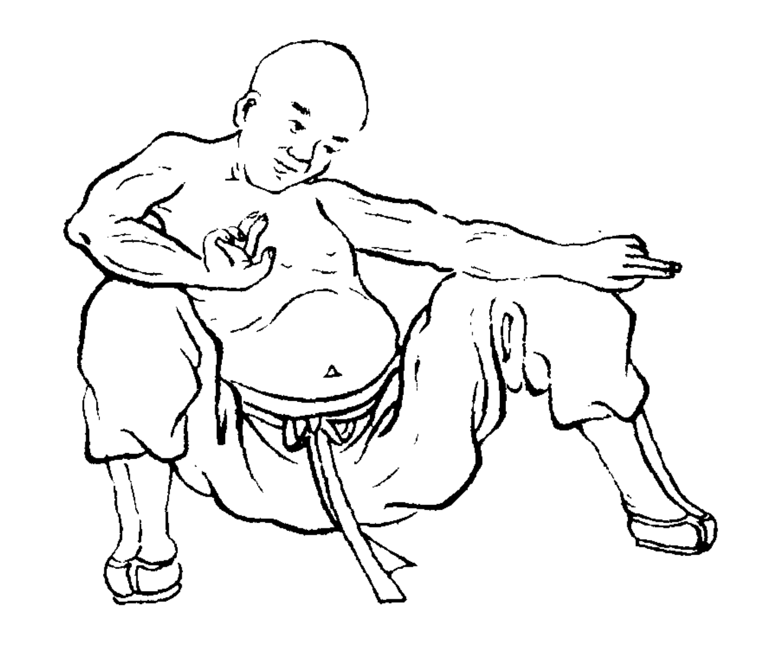
此掌由子午
身用快力打
出全用横掌
由子午身轉
八字地盆連
身坐下名猛
蛇出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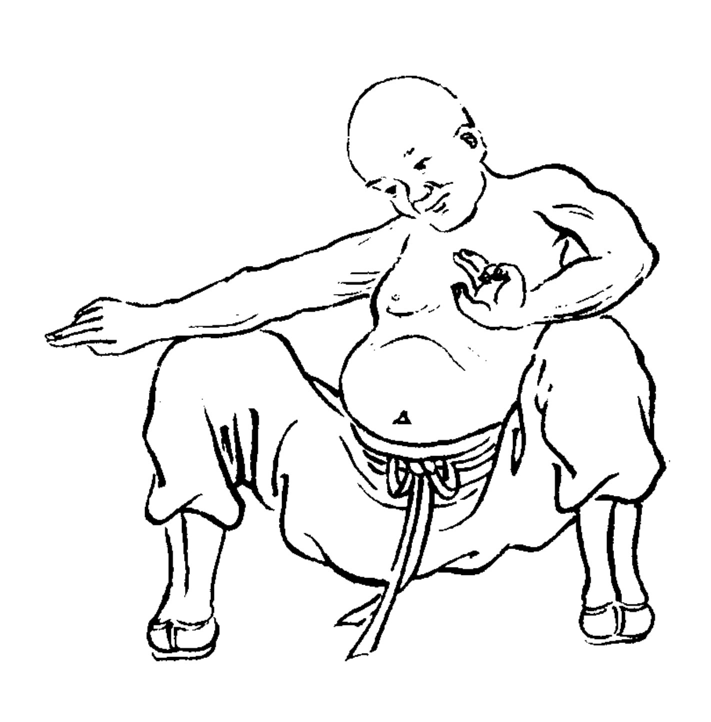
由蛇手變爲龍手全以右手用力以左手掌心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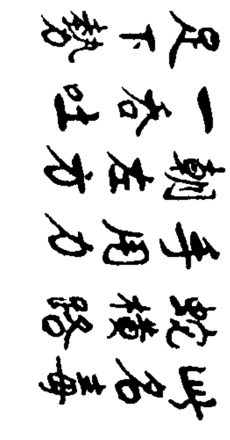


此用力在左手而以右手掌心力應之



此與上不同者全在以週身用力




此名毒
蛇橫路
手用力
朝左方
一吞吐
足下勢



此名兩蛇分路法至以膀力出之使氣貫指顛為妙



此左八字地盆右邊名爲蛇盤法



此左八字地盤右邊右手甩急力一拳打出打至直為止是蛇拳法



左八字地盤右邊此手用慢力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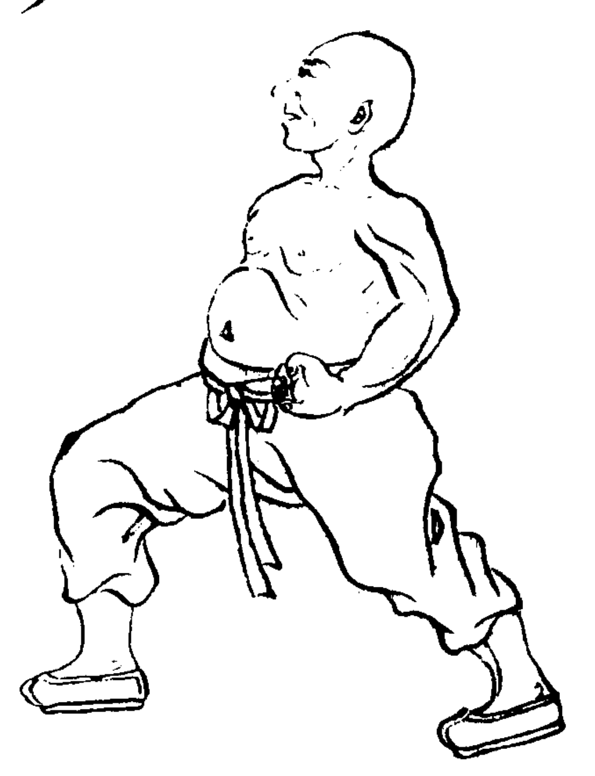
左八字地
盆右邊蛇
拳完了双
手用慢力
收回此為
蛇形



左八字地盆右邊双手收回並後再用双拳望高冲上此是蛇形



双拳既望高冲上再從上墜下用落地生根力可也全是蛇形右手完了收回右脚合脚立定再用八字地盆踏左馬上出左手蛇形後左手蛇形照右手蛇形用力



練習者注意

自一百零六圖式為止練習者應再照八十七圖式之法其身手脚步變右向為左向練畢後再接練一百零七圖式譬如八十七圖式以「提起右脚踏八字地盆惟足到地時須子午馬步」其「右脚」應改為左脚餘可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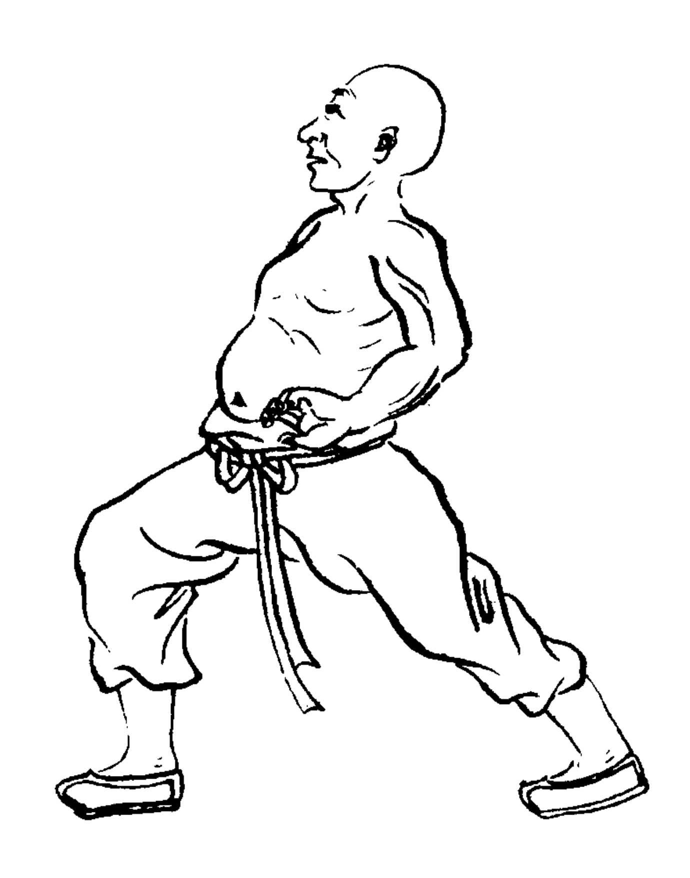
上左手蛇形式完了此在中宮八字地盆合脚立定入八卦拳勢是中正宮法



此左正中宮地盆八卦拳勢是正中宮式



此式與上同一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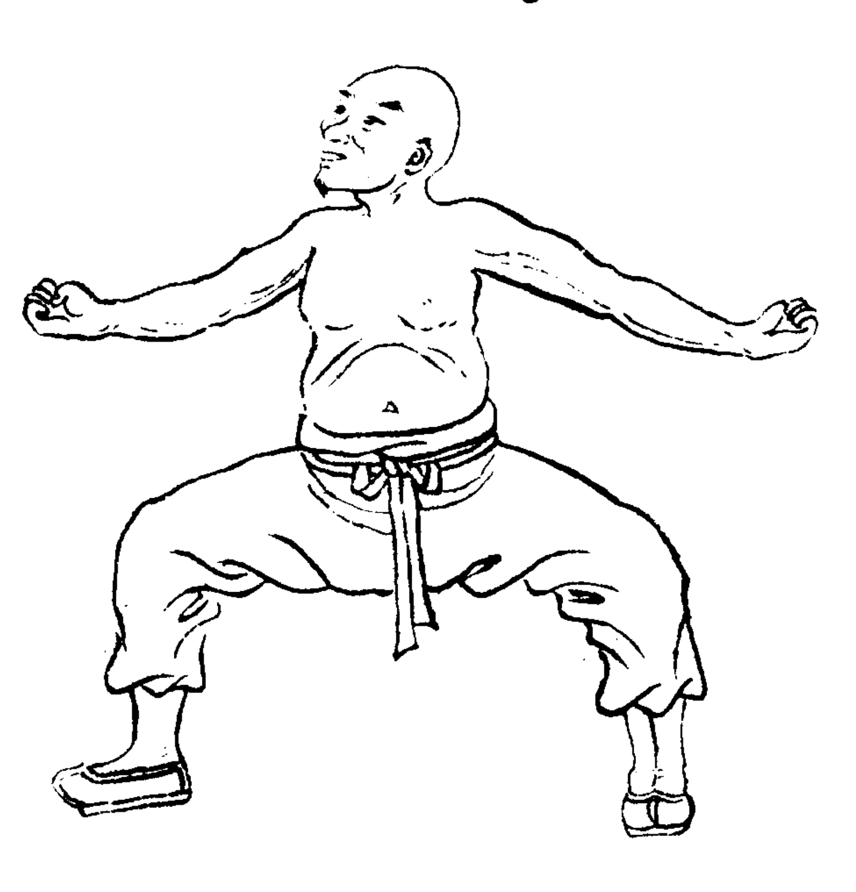
此左正中宮地盤之尖此是乾拳是八卦拳之是此拳用哈字音喝聲要長一聲受四拳者乾坎艮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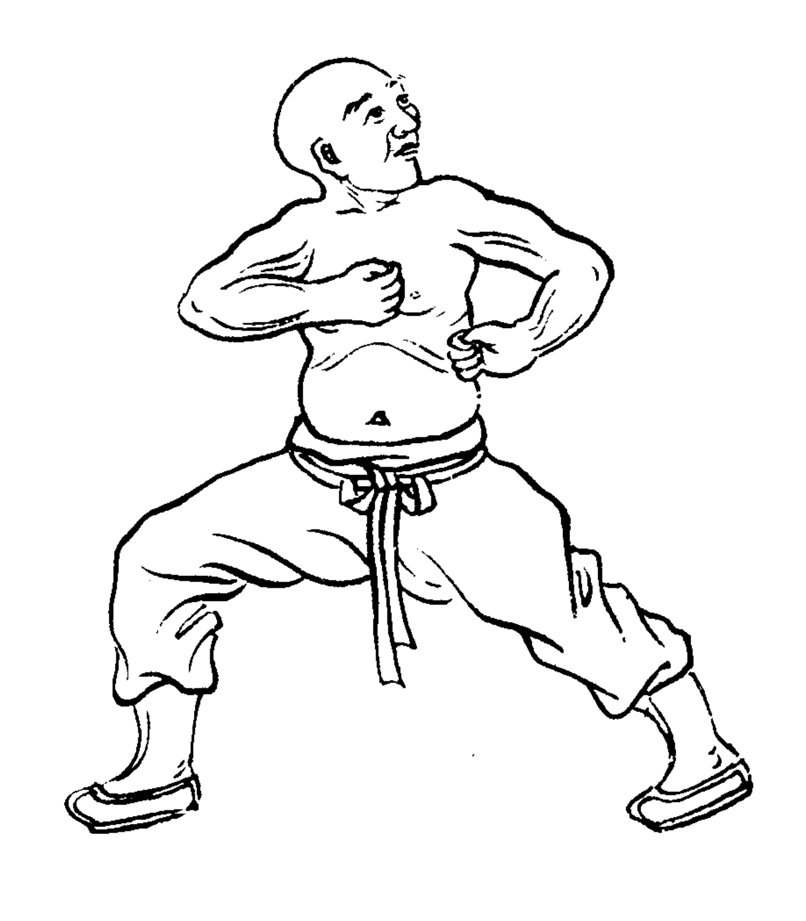
此在地盤乙中宮地盤之尖是為坎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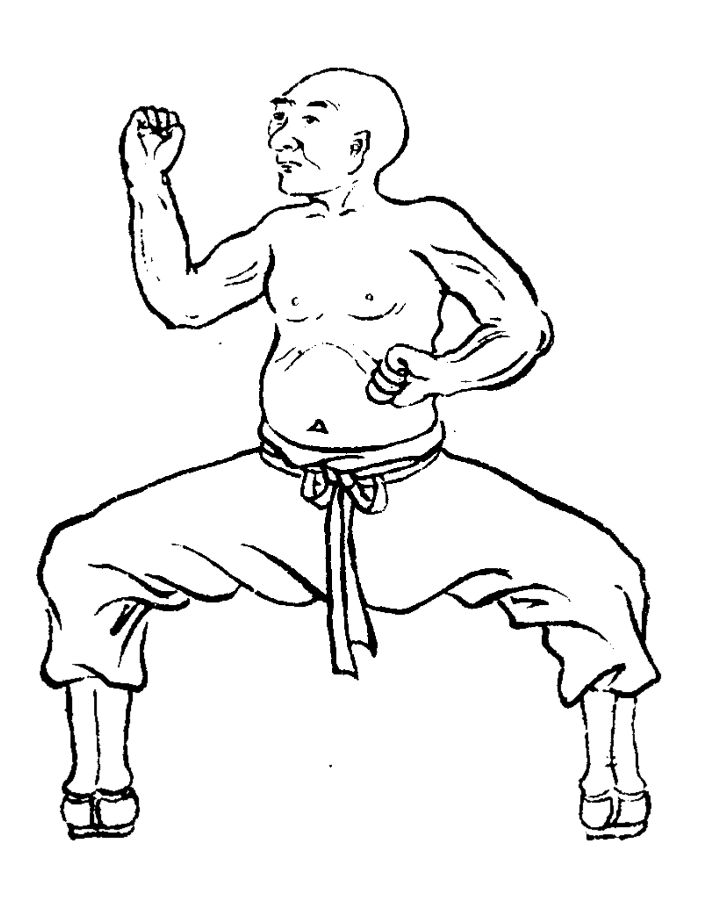
乾拳至震乃一氣呵成至此宜稍停息再發聲打下四拳也



此是艮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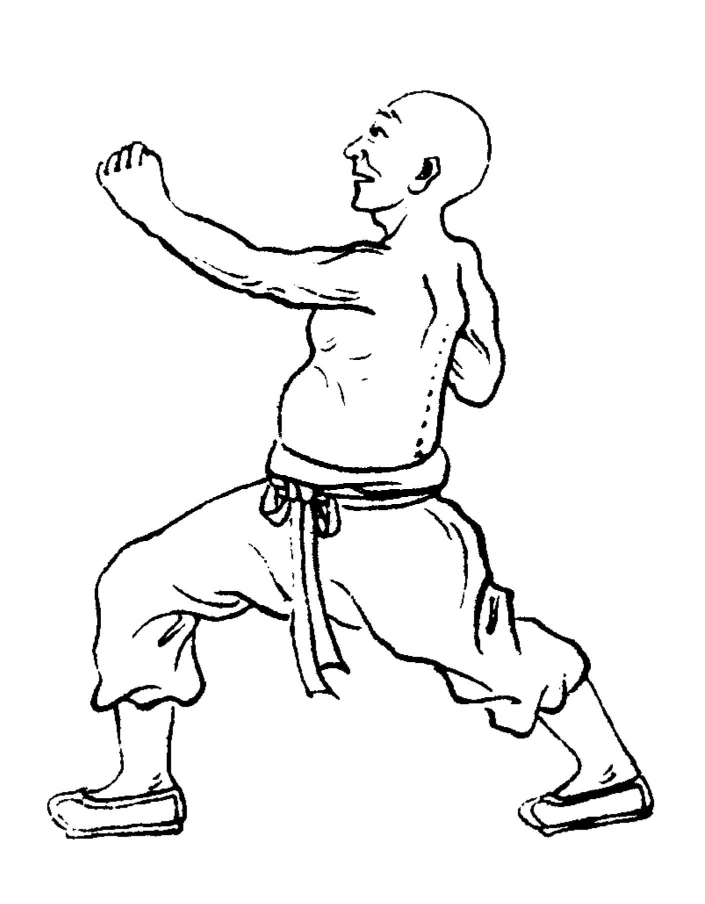
此在正中宮地盤之尖是離拳為坤象坤即陰也柔也所以柔為地也



此在正中宮地盤之央是巽拳為乾象乾即强也剛也所以剛為天也此拳用霞字音喝聲要長一聲四拳四拳者巽離坤兑也



此左中宮地盆之尖是兑拳兑為陰々即柔柔即陰象是也入卦拳完了用慢力收回合脚立定々可也巽拳至兑拳用氣一度宜稍停息然後慢力收回此拳



此在正中宮地盤之尖是坤拳易曰坤為地惟坤能變為剛以剛為陽陽為剛剛為天是也



此正中宮地盆八卦拳完了左手用慢力收回可也



上式慢力收回此式双拳坐馬冲上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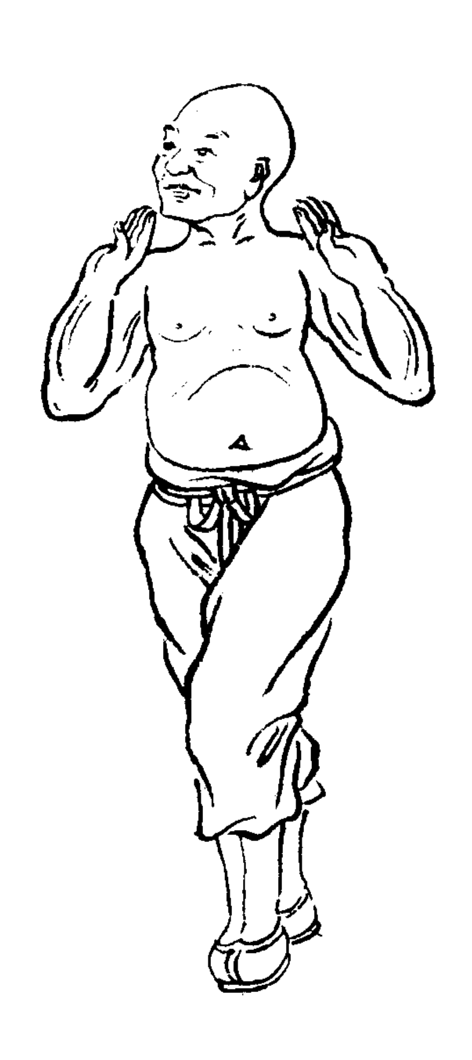
上式双拳望高冲上此式双手由高墜下名落地生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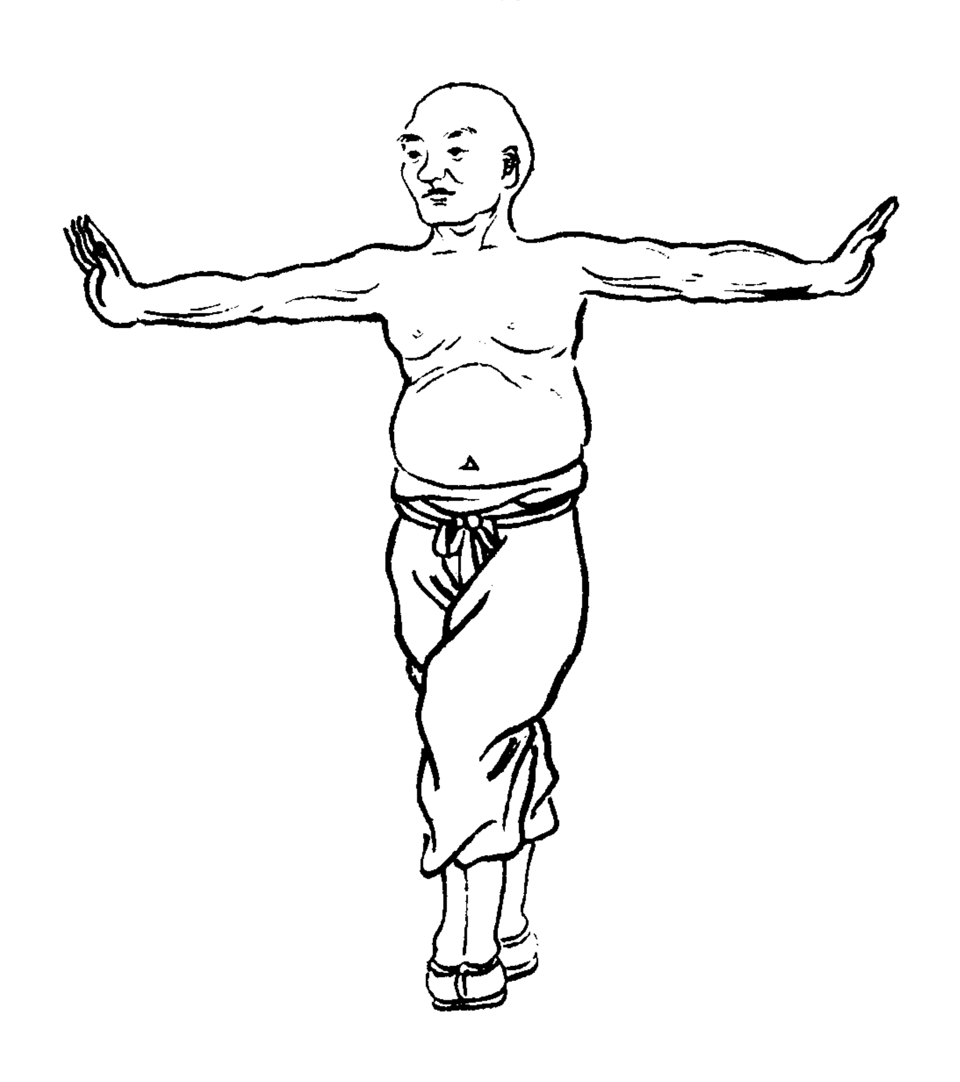
此式立亞正中宮地盆八卦拳已畢收回手步合脚立定起右脚子午奇龍馬向正中宮地盆上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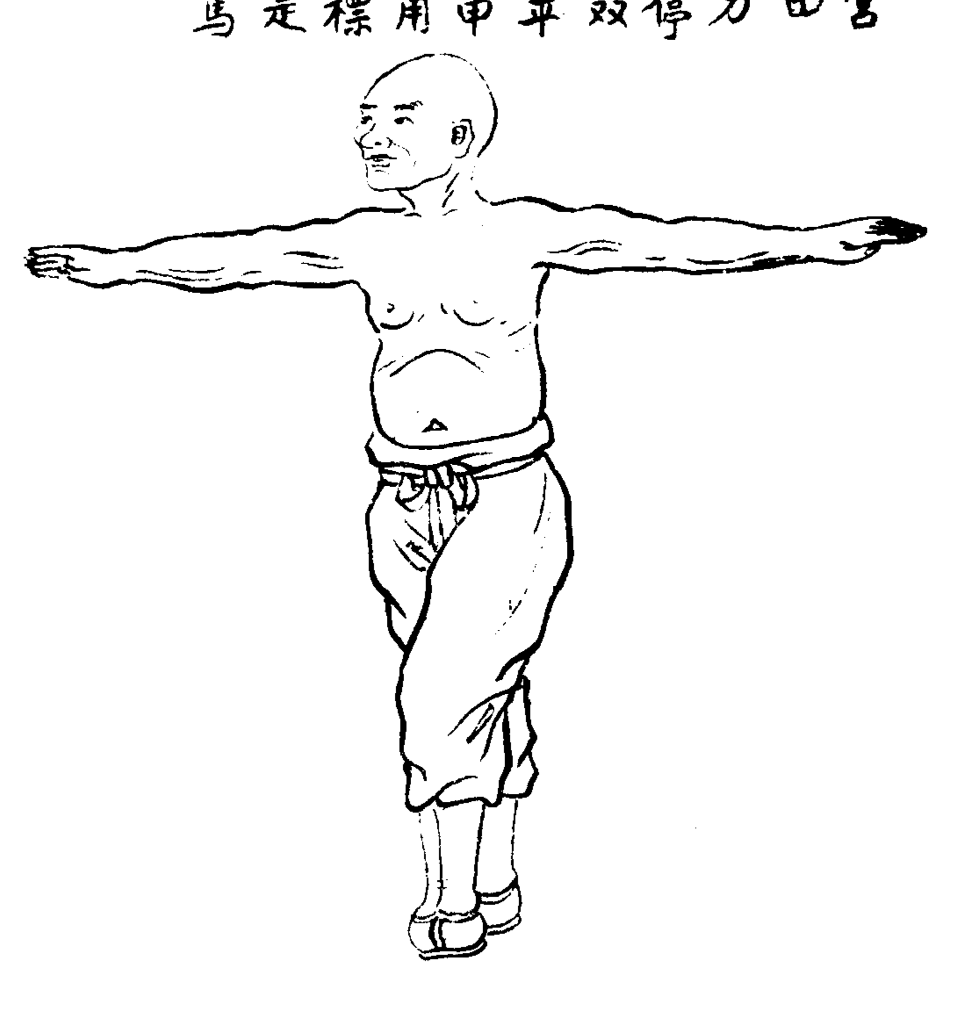
此用子午奇龍馬立在正中宮地盤召喚翼地盤身雄雀形



正中宮地盆是子午奇龍馬此名喚翦翼冲天勢此手由双肩用慢力推盡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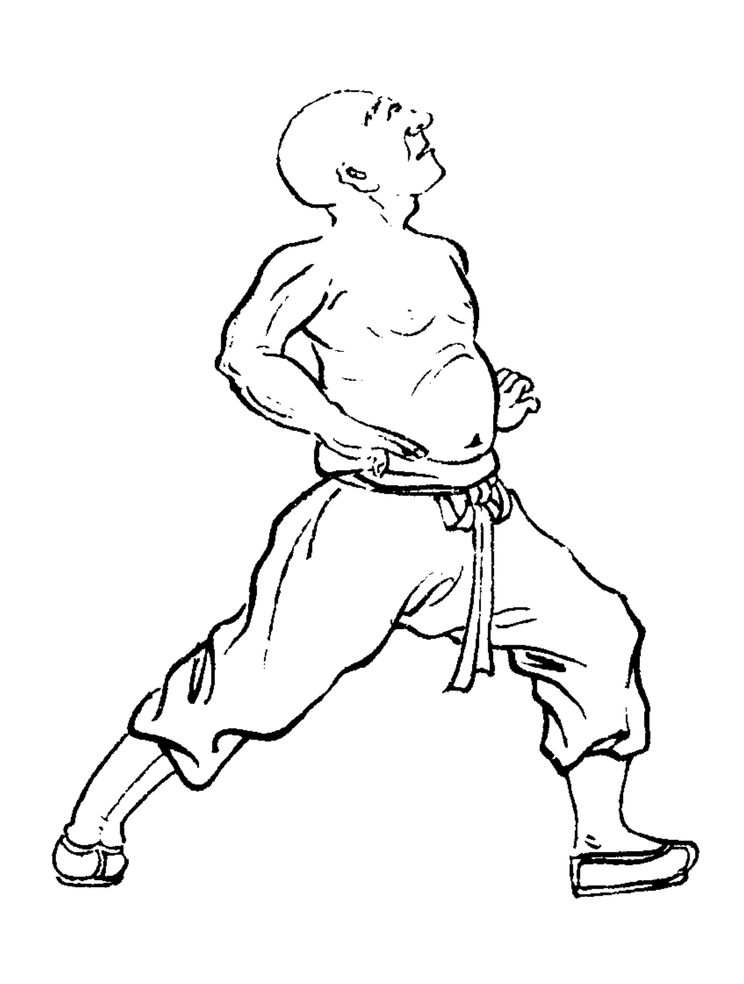
此左正中宮地盆之尖由双掌用慢力出至直手停息然後将双掌收至肩平復将十指申直由兩肩用温和力一標至直可也是子午奇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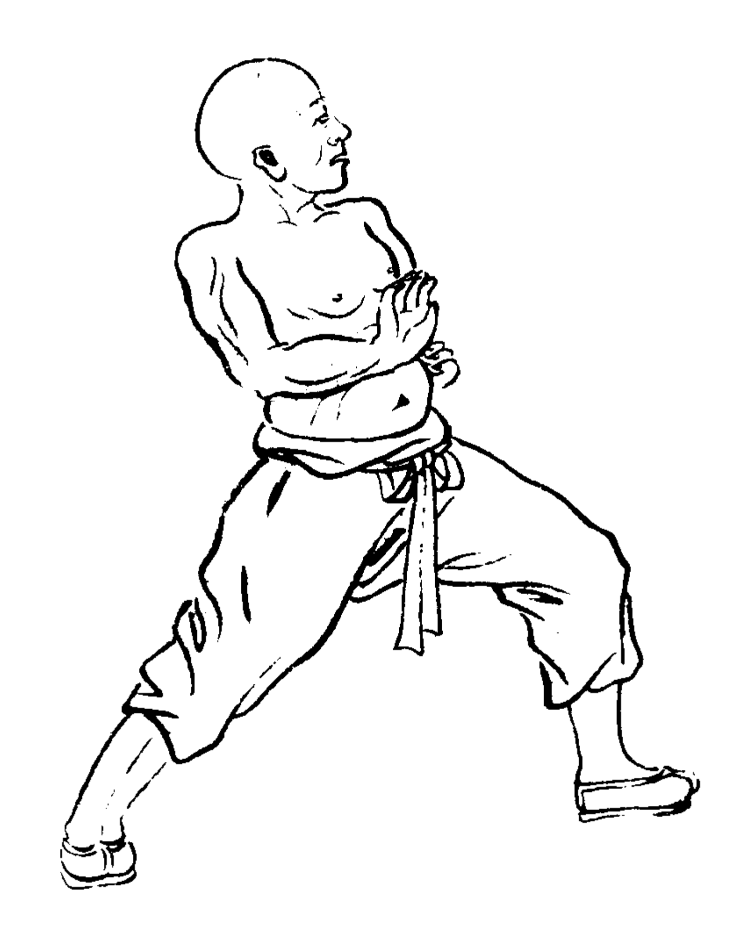
此左正中宮地盤是鶴形手此手用慢力一蕩到馬用子午奇龍馬



此左正中宮地盆是鶴形手右手用快力一轉身發出鶴膀手形要用腰力為主鶴膀手者為弓形也用眼睜力馬左右相應也



此從鶴膀手變出純用兜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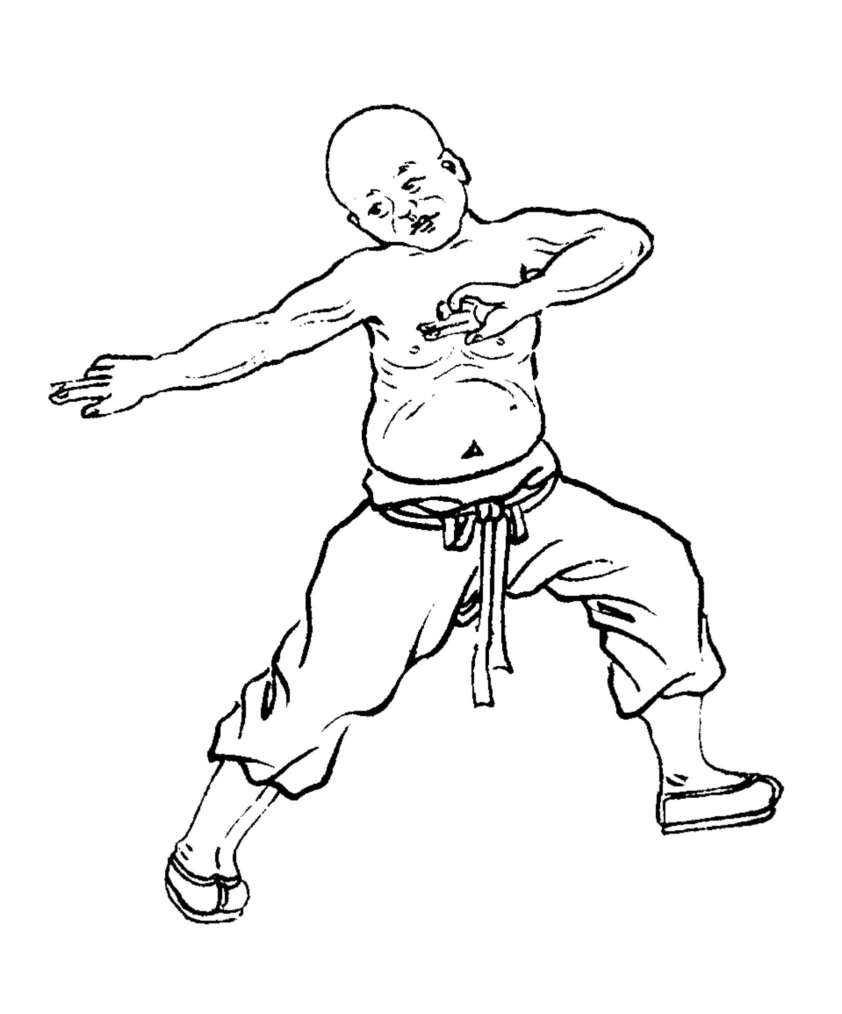
此至正中宮地盆從兜手兜至左肩然後轉身手從身轉兜至正中心變出鶴咀用慢力推出不曲不直可止



此在正中
宮也益不
曲不直鶴
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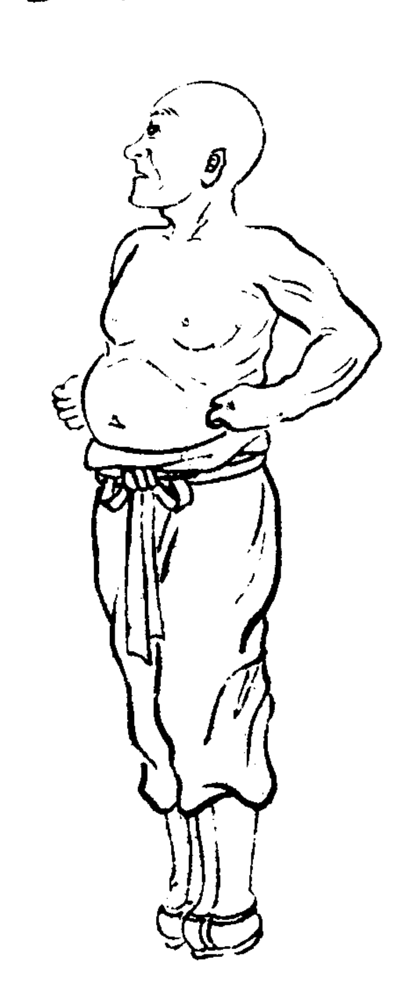
左正中宮地盆是雄鶴展翅



此左正中宮地盆一擒收回可也右手正中宮鶴形完了收回手馬合脚立定踏左馬左手鶴形與右手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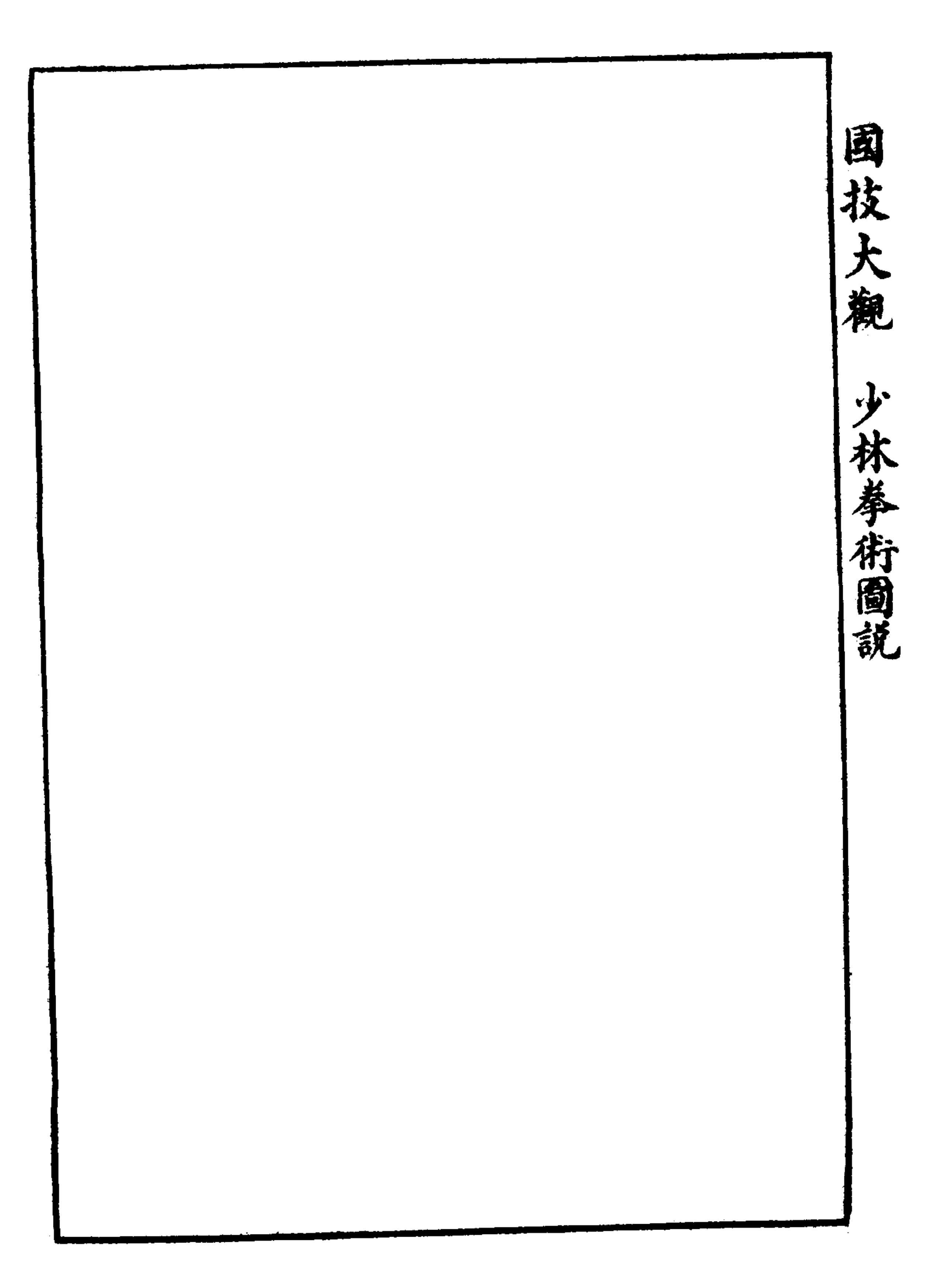


右手鶴形正中宮地盆完了收回手馬合脚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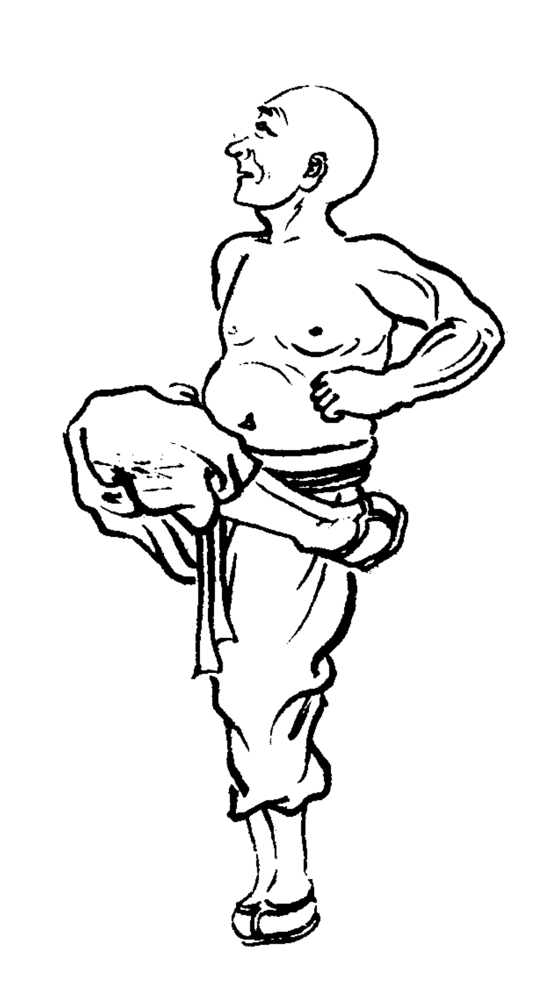


練習者注意

自一百三十二圖式爲止練習者應再照一百二十一圖式之法其身手脚步變右向爲左向練畢後再接練一百三十三圖式譬如一百二十一圖式以「此式立在正中宮地盆八卦拳已畢收回手步合脚立定起右脚子午奇龍馬向正中宮地盆上可也」其「右脚」應改左脚餘可做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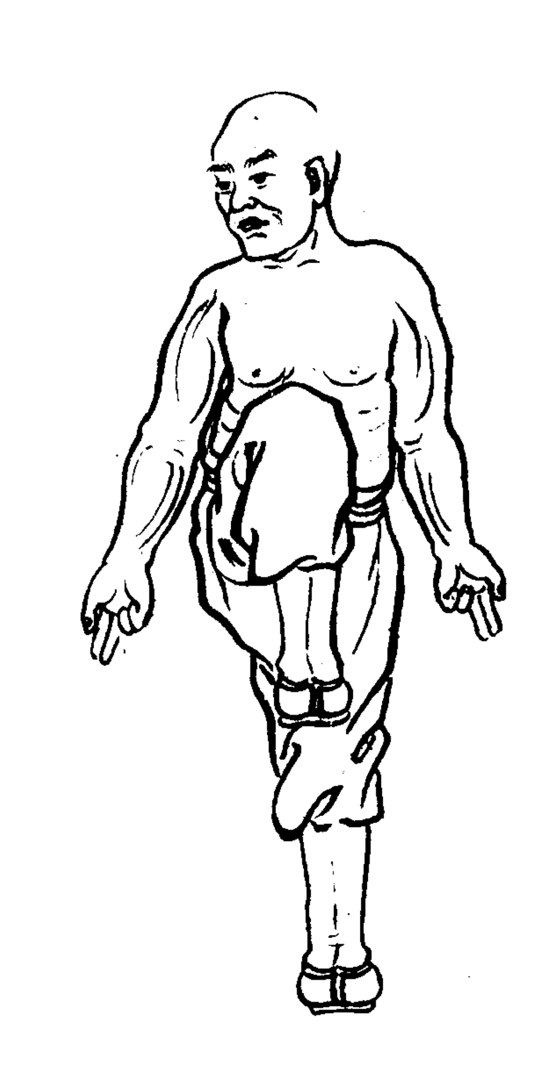
此左上横一字地盆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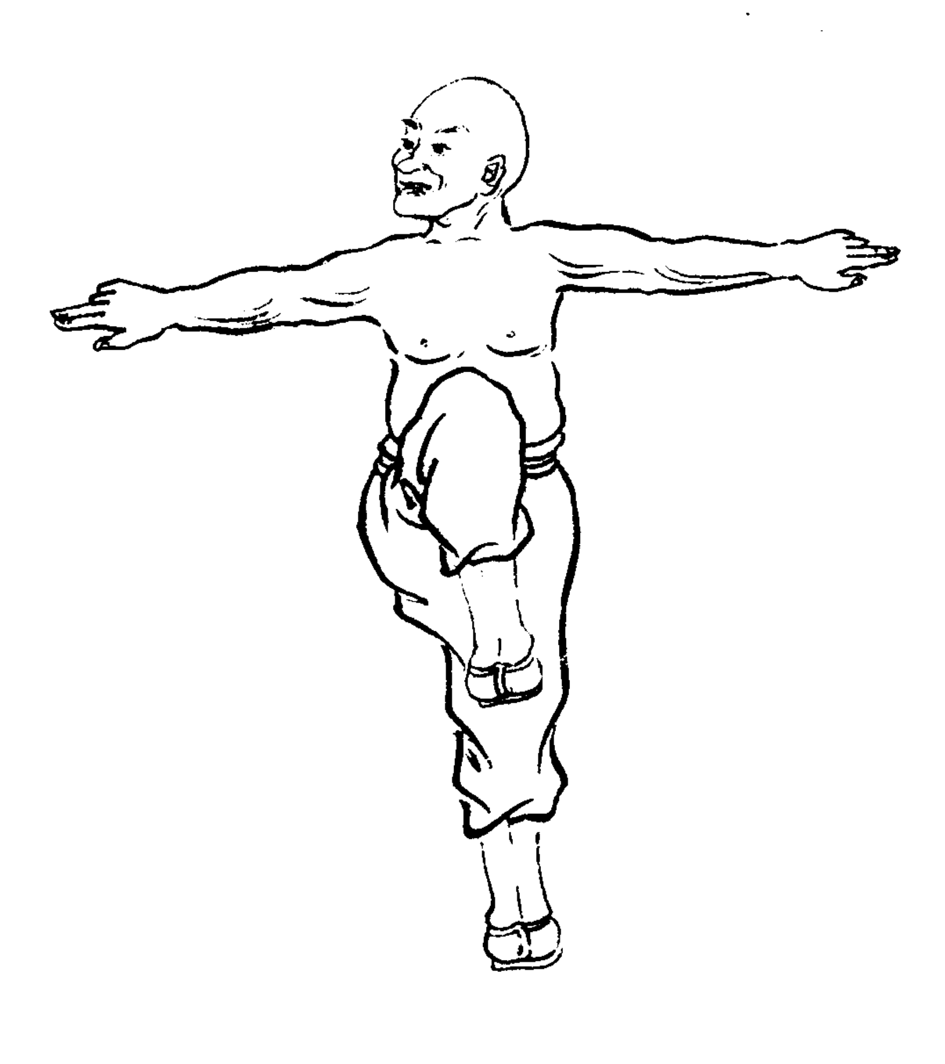
此左上橫一字地盆是雄鶴獨立勢要用交加拳開搥一落用快力可也



此左上横一字地盆由交加手拳交出此手開指一落快力乃可



此上中宮橫一字地盆是回鶴過洞



左上中宮
橫一字地
盆是英雄
獨立



此是鶴形鶴嘴手由正心用不快不慢力出至不曲不直止



此形用左脚一起不過踏左馬左脚爲兑卦也



在正中宮橫一字地盆是右手鶴形左手鶴嘴也



此是鶴形大柔手由直手用溫和力一蕩至心口又用溫和力出至不曲不直止




此是鶴
形至右
手左手
鶴胆也

此盆手抽起右脚左正中心打盡用脚睜力脚到地時用五指嘴力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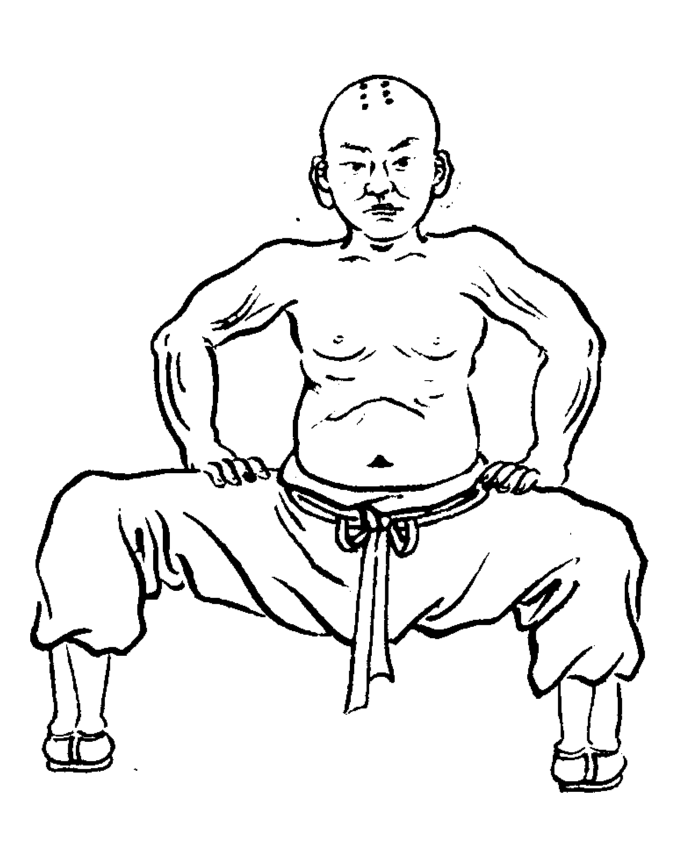
此鶴爪由心口用慢和力出至此



右邊上正中宮橫一字地盆右手鶴形已畢收回右手馬轉身合脚立它再踏左馬出右手鶴形左邊上中宮變一字上右邊橫一字用式



打一字地盆虎形一墜落地生根



練習者注意

自一百四十五圖式爲止練習者應再照一百三十三圖式之法其身手脚步變右向爲左向練畢後再練一百四十六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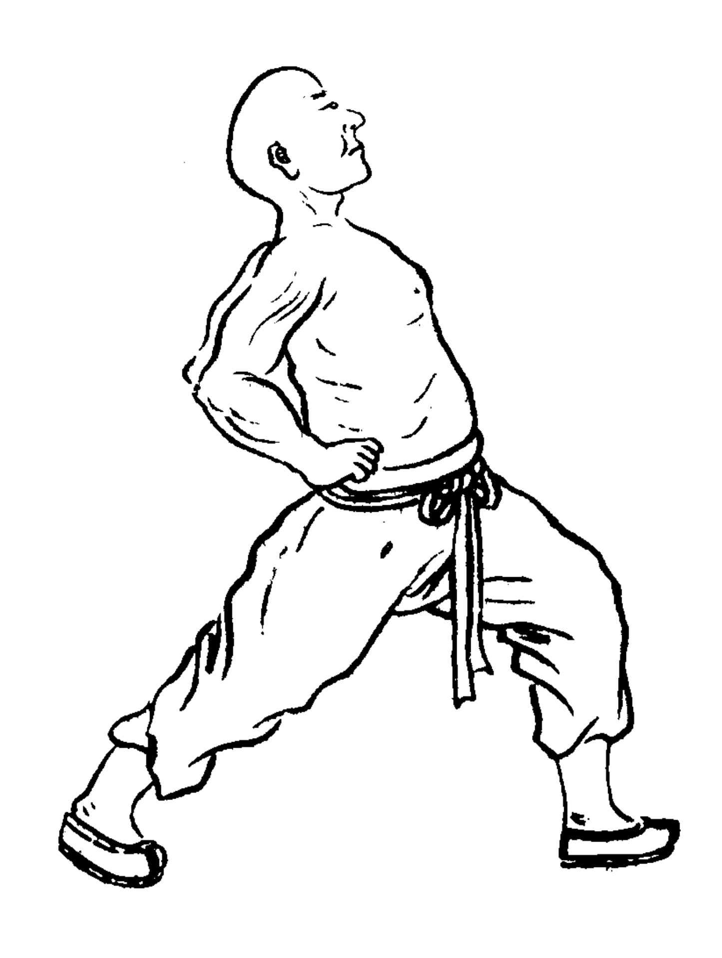
初一字地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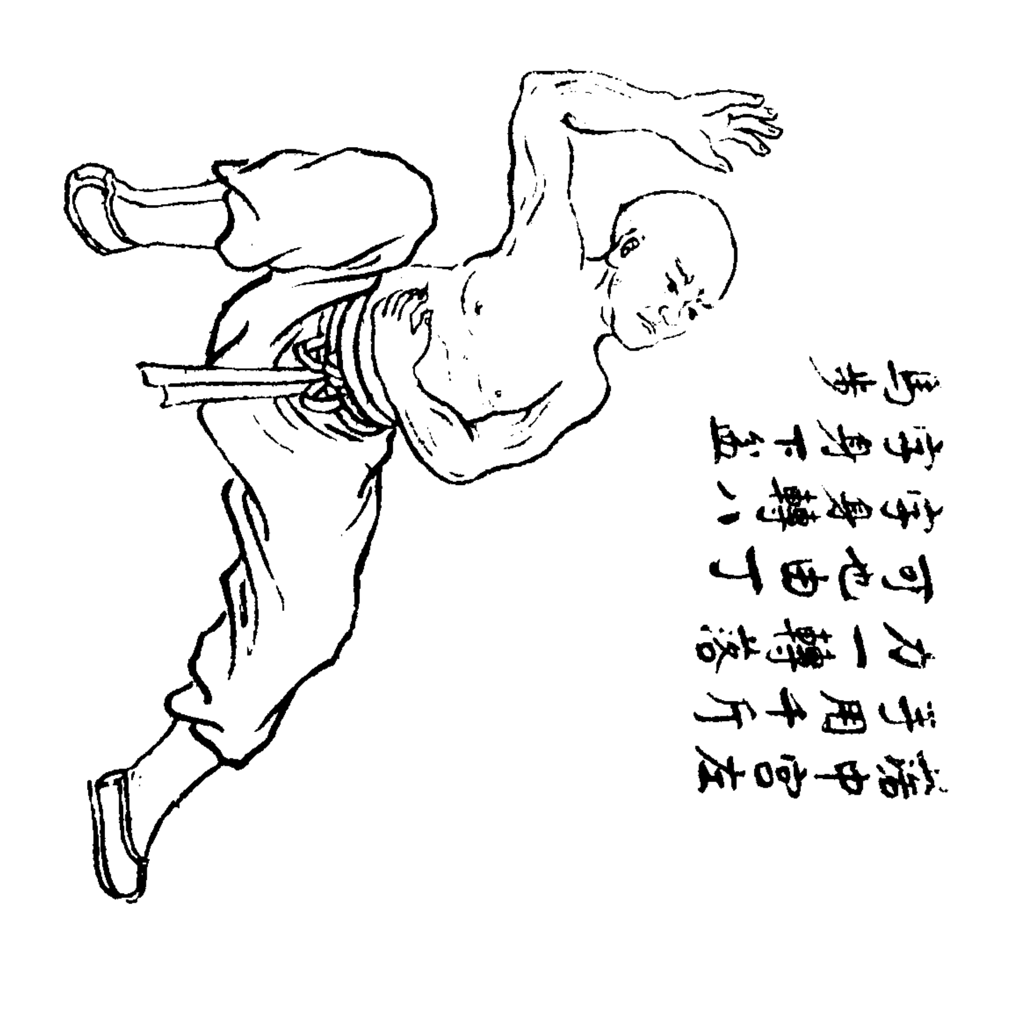


落中宮



落中宮左脚爲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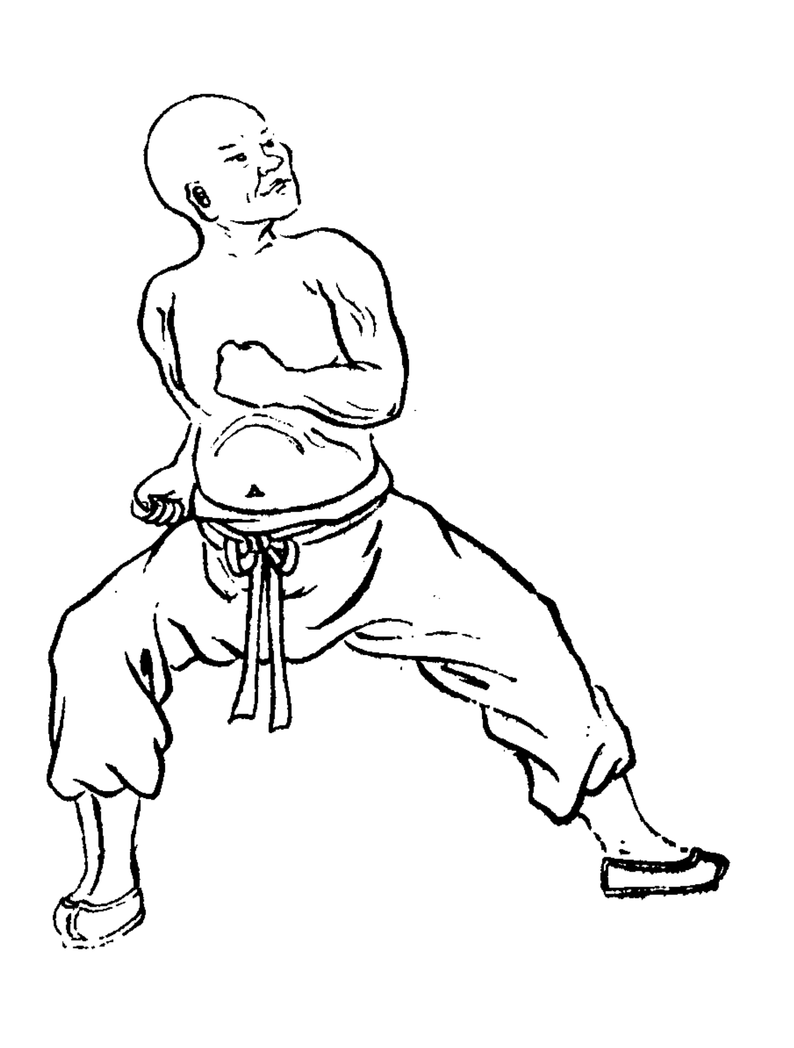



落中宮左
手用千斤
力一轉落
可也由丁
字身轉八
字身下盆
馬步

落中宮此手由八字身(北方謂之什腿)下盆馬上冲上法橫下法直是可一橫一直左八字身轉之字(即弓式及前弓後箭式)身是也此即馬龍擇左手爲先



落中宮 右偏左壓法



落中宮用左手上由八字身馬轉之字身馬此法橫直是也



握拳用氣



左手馬龍擺尾已畢收回左馬回至初起之地盆



初一字地盆




初一字
地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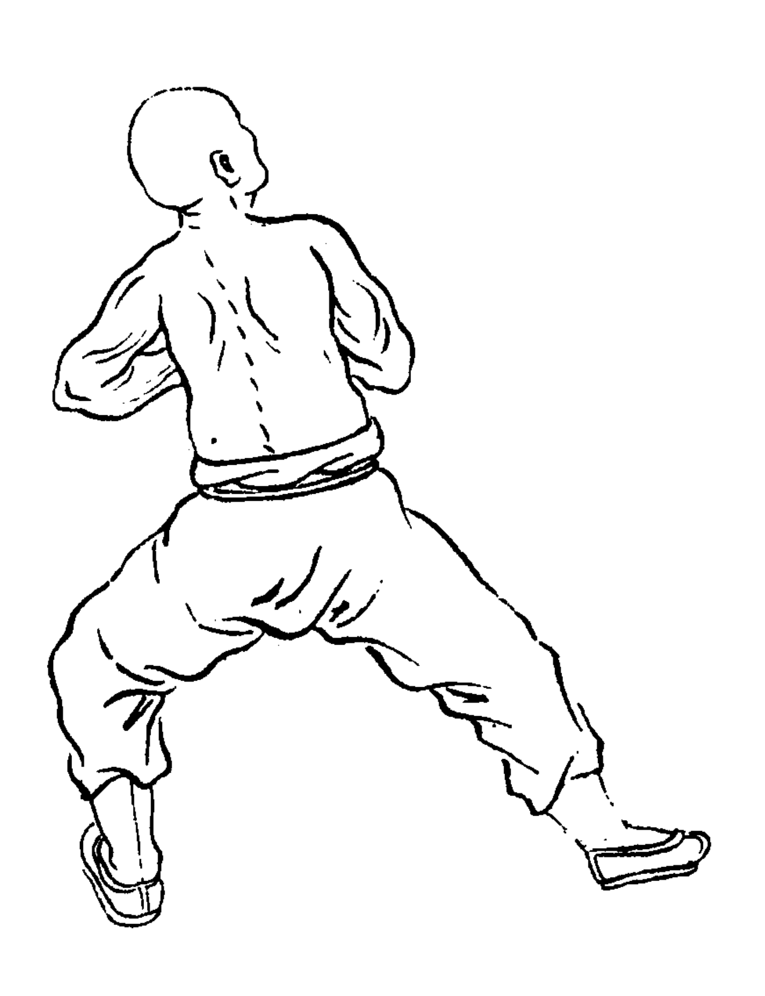
此活龍退步勢用右手一折至中步



此活龍擺尾左手為先



此烏龍掉尾用左手從下一折



是活掉尾右手為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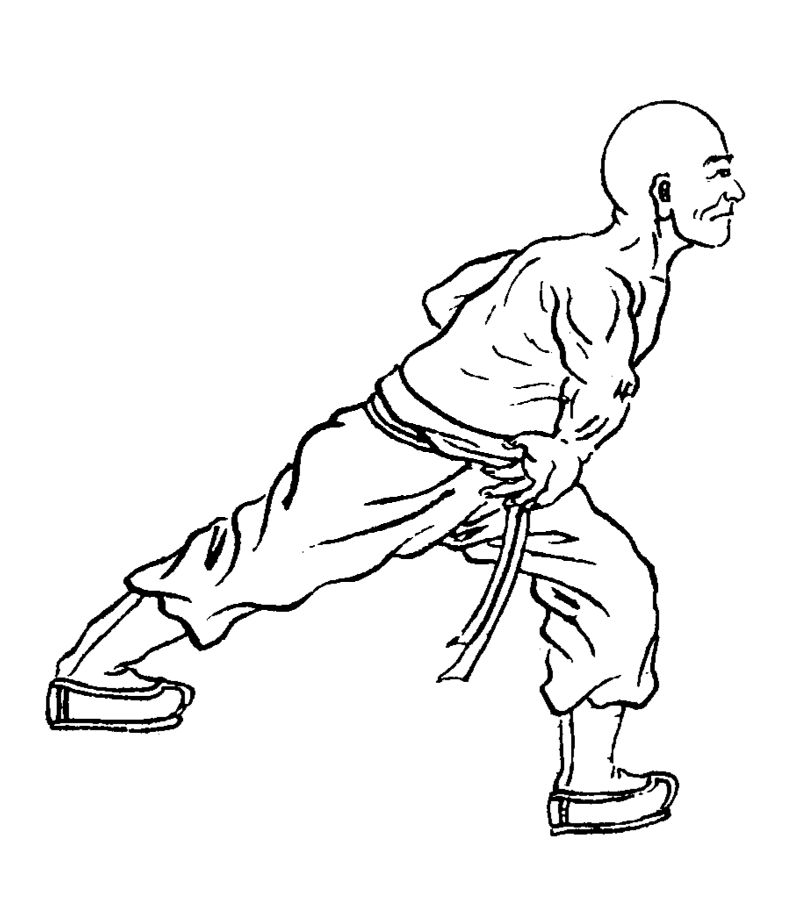
右手烏龍掉尾畢揸回拳用慢力收回右手掉尾既完收回右脚踏左踏落中宮左手照右手掉尾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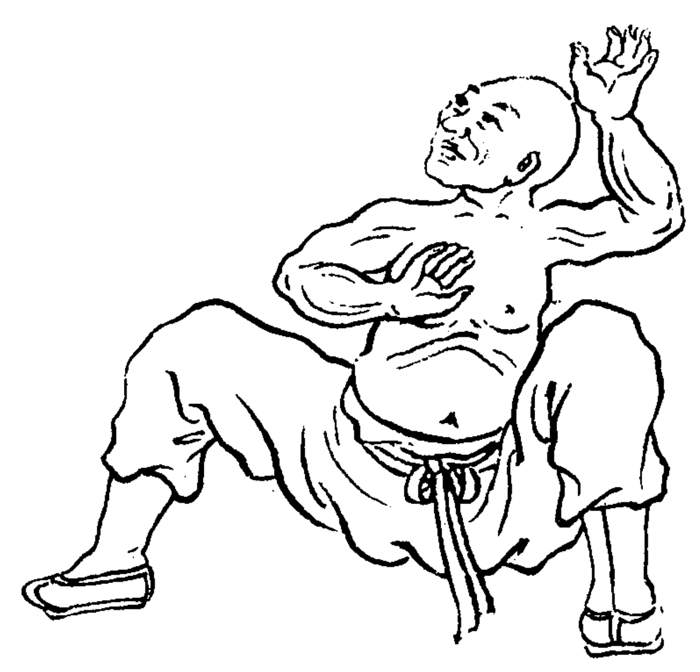
此踏左脚落正中宮之法



初一字地盆是黑虎膀勢



初一字地盆用此馬步龍身此爲黑虎龍身勢





此白虎獻爪勢

此為黑虎揸爪



初一字地盆此手用慢力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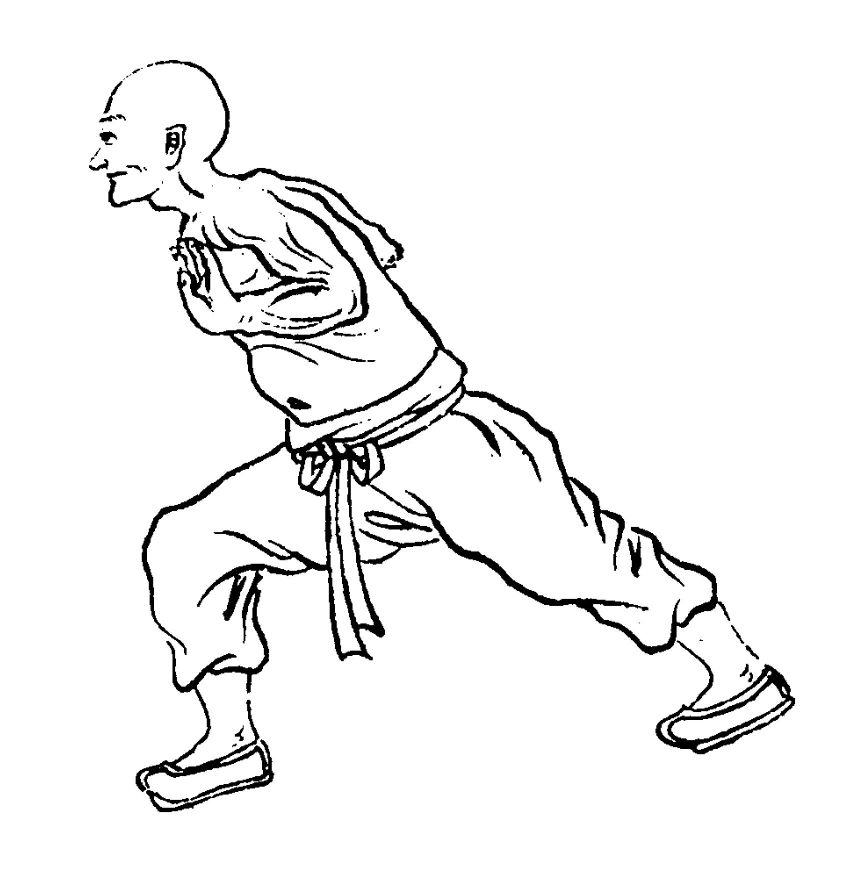
右黑虎膀已畢轉身收馬合脚立定踏左脚左手黑虎膀



回初起之位一字地盘名白虎勢



回初起之位一字地盆是為白虎望路勢



回初起之位
一字地盆步
白虎推山勢
手掌從貼肩
用溫和力出
至直爲止指
用虎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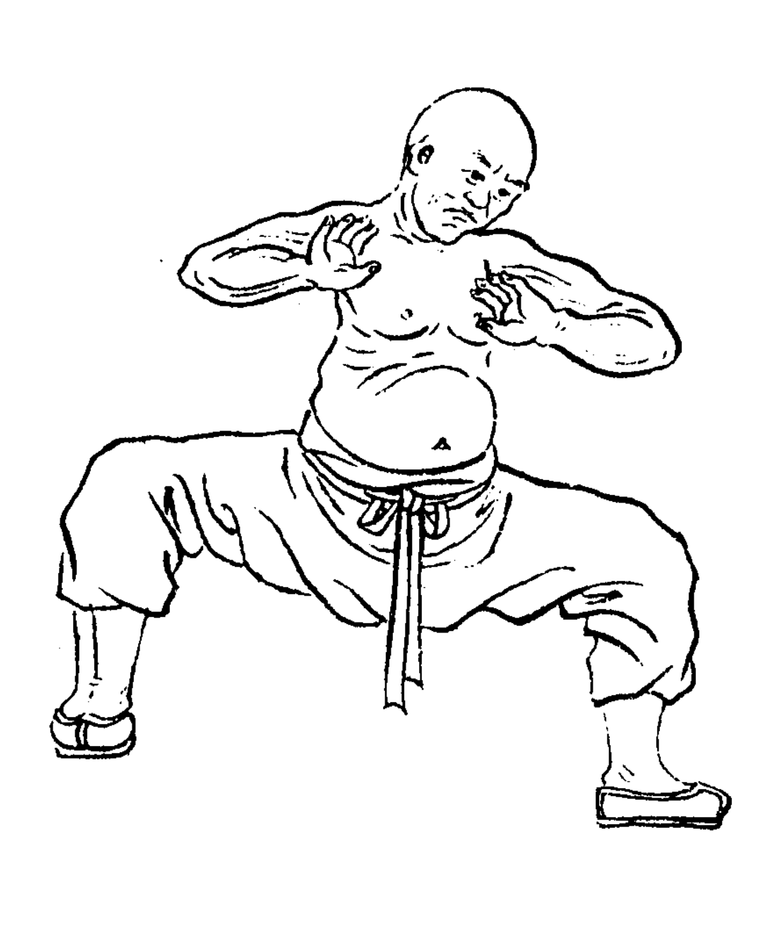
回初起之
位一字地
盖此手從
下望高冲
上是白虎
推壁勢双
手用虎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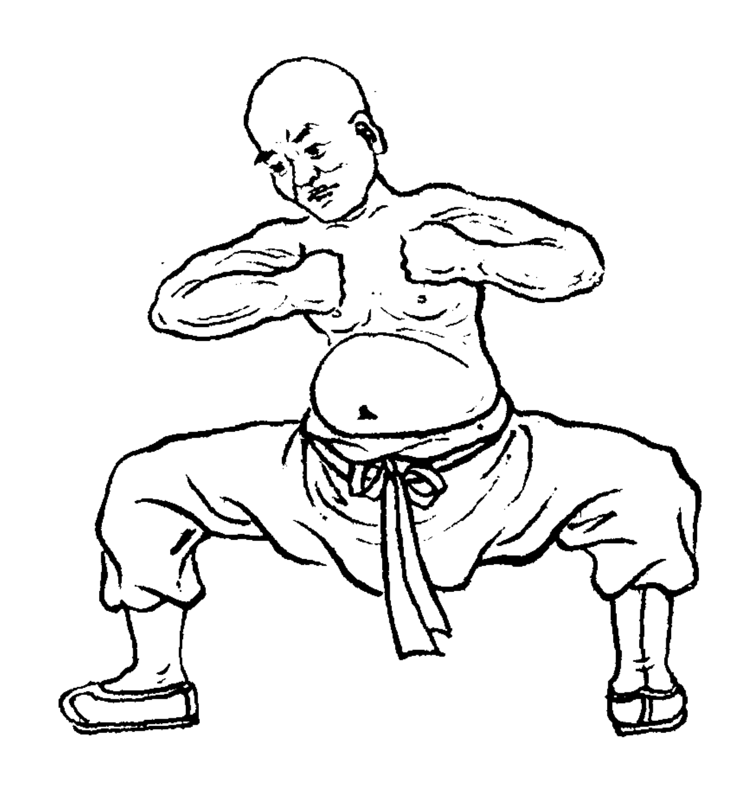
回初起之位一字地盆白虎尋豹兒左手一字已畢轉身收左馬合脚立定再踏左馬左初一字地盆之位左手尋豹兒分右尋豹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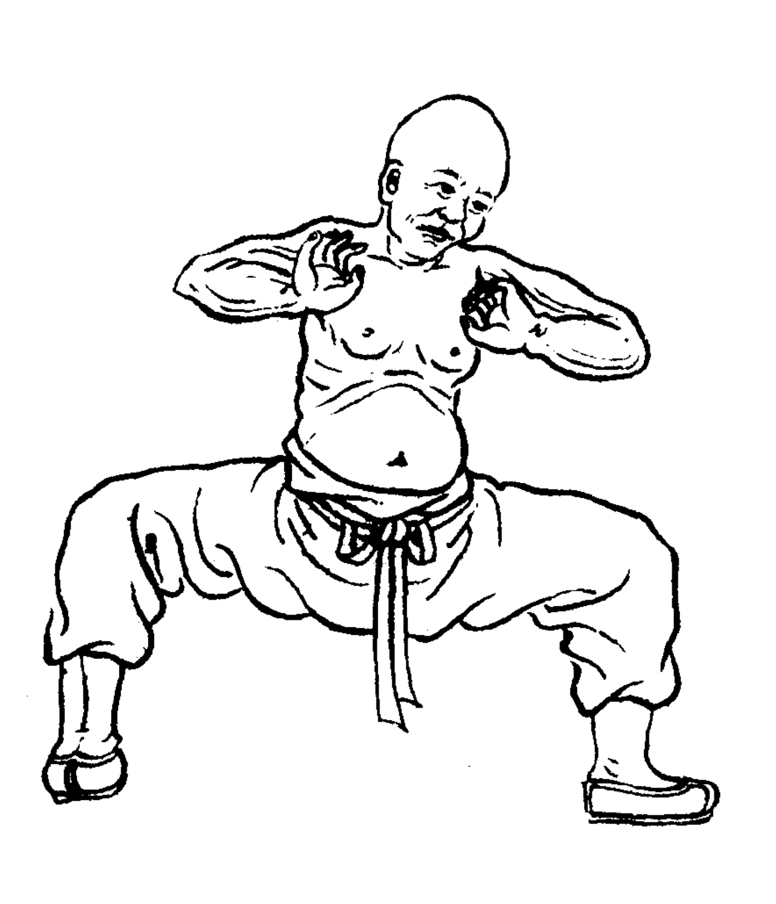
此名黑虎形勢初定之位一字地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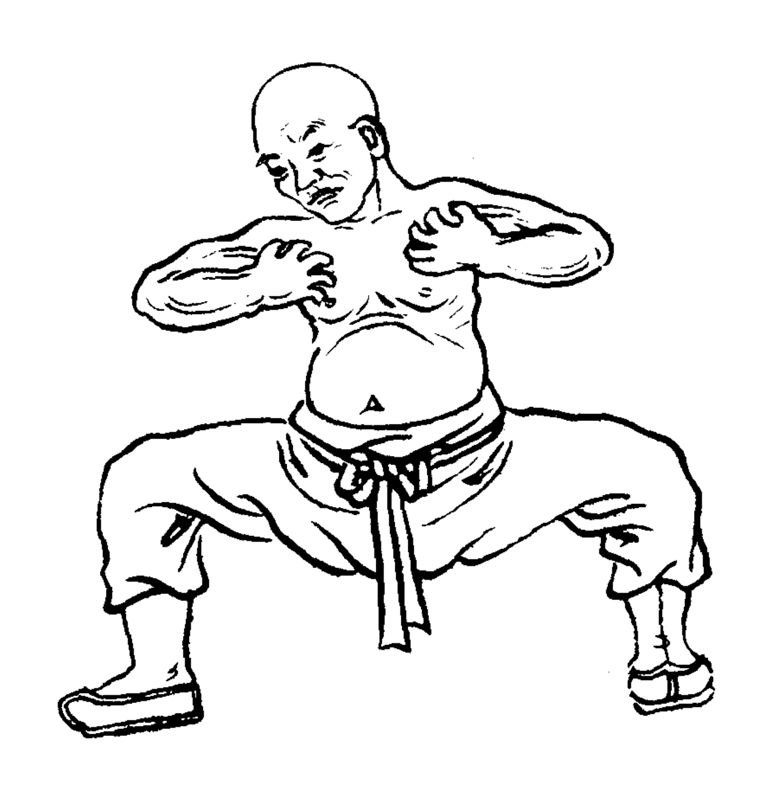
名金豹形勢回初一字地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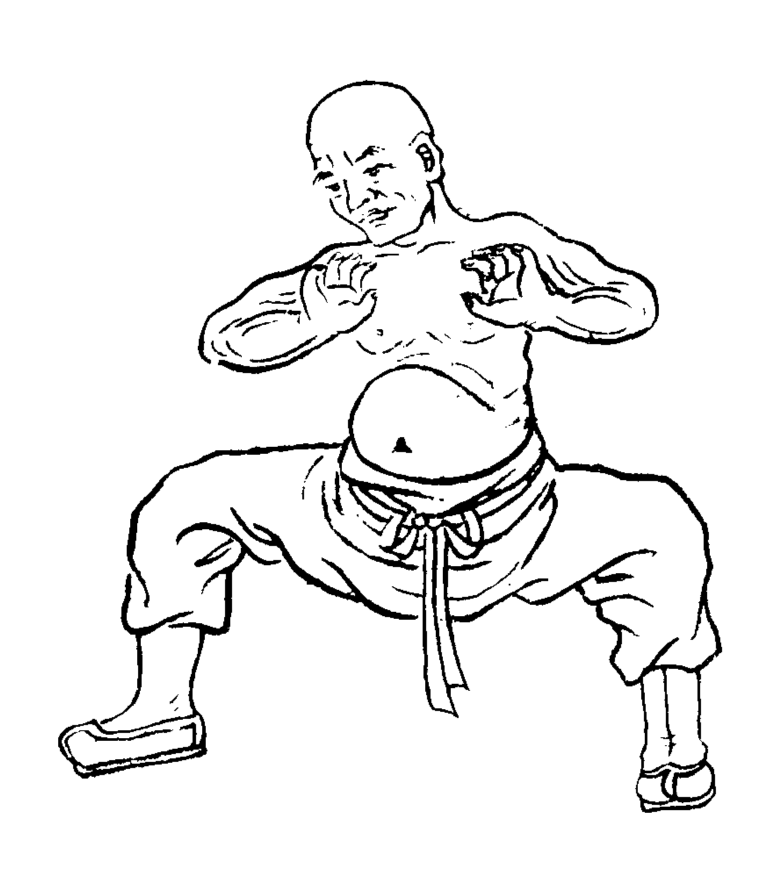
回初起之位一字地盤名為龍形勢



此為蛇形



此爲鶴形



回初起之位一字地盆飞形已畢收回身馬合脚立定可也



●潭腿精義

香山盧煒昌著述　古堇姜俠魂校訂

潭腿爲基本教練。自以多習爲宜。苟得其變化之妙用。則一拳半腿已足令人懾服而有餘。但爲鍜鍊體質計則當移其興味於筋肉之發展。故每一動作。全神注之。常覺潭身血液。都跟動作運行。令人愈練而愈覺愉快。練者到此地步。進藝之道不遠矣。初練時缺點最多。最足阻人進步。特摘出之。俾資注意。而利進行。

(一)組掌不堅。兩手之細微筋肉不發展。

(二)出掌不豎。指肘上之肌肉不緊張。

(三)衝拳無后弓步之催助。故衝力不大。

(四)弓式轉騎馬式。氣力不統一。故腰力不振。騎馬式轉弓式亦然。

(五)撩拳只注意前手。而忽略后手。故失其平均之力。

(六)撩拳高低不一。不能得定點之效力。

(七)擂拳之圈。常失之太大或太小。或動作完而手之前段不下壓。或下壓而高低不一。致失防衛之效力。

(八)寸腿踢時不伸直。或立足不牢。或踢時失其固有之身手姿勢。足趾上竪。亦爲寸腿之錯點。須一併注意。

潭腿第一路筋肉之發展

(立正預備)組拳用力時。前後手腕之細微肌肉均緊張。所以發展其腕筋。

(一)衝拳發展其三角筋。及後膊筋。同時首向衝拳拗轉。及發展其前後頸筋。兩腿之二頭與四頭筋。因前弓後箭關係。亦同時發展。

(二)騎馬式發展其上腿四頭筋與下脊筋。同時以手屈曲發展其上膊二頭筋。

(三)撩拳發展後膊與三角筋。身體拗轉。亦發展其下脊筋。

(四)擂拳發展前後腕筋與三角筋。

(五)寸腿之踢腳。發展上腿四頭筋。立地之腳。發展小腿筋並四頭筋。

潭腿練習初學時最忌發力。因斯時氣力不勻。頗難支配其全體之平均。用力者徒自受苦、輕於姿勢有礙。不如絕不用力以求姿勢之正確。再謀發力之自然。練至身手活潑時。略一指點、則力由腋下吐出。絕無勉强之表示。自不覺用力而力轉較故意發力爲猛。且肢體不至十分酸楚而令人起厭畏練藝之心。斯時進藝之捷徑。除「姿勢正確」以外。幸勿另存別念。

潭腿第二路

潭腿第二路動作雖不多。然能發展筋肉之最重要部分、由騎馬式轉弓式再由弓式轉騎馬式。非但發展腿部二頭筋及四頭筋。其身體方向之拗轉勢。足以引起腰部之彈性力。練拳者發力以腰部爲中樞。藉以催助上下肢之運用。然腰力最難發展。苟能注意此路潭腿之第一及第二動作。聚全力於身體拗轉之時。久之自能於無形間得其妙用。而藝術之道思過半矣。此路潭腿之第一動作。右手須向面前落下。向右用力曲肘如拉弓然。騎馬式須兩腿略平。身體挺直。眼向左拳。此動作發展(上臂二頭筋)(前後三角筋)(後脊筋)(上腿二頭筋)第二動作。發展(後膊筋)(斜腹筋)(前脛

筋）（小腿筋）（大胸筋）第三動作。除（踵趾細微筋肉）外。餘同上。初練者。最忽略之點如下。

第一動作右手不用力向右拉。眼不看左拳。身不挺直。第二動作右足不向後撐。左右手之平反面顚倒。第三動作。眼不平視。兩拳交換時兩膊高聳。胸部下陷。立脚不牢。上列弱點。教授時須特別注意。免學者浸成習慣。將來不易矯正。第二路潭腿動作名稱下。

（一）窩肚拳。

（二）腰步趙。

（三）十字腿。

潭腿第三路

第三路潭腿動作。凡五。一如第一路第一四五動作。與第一路潭腿之一四五動作。絲毫無異。唯第二三動作不同。上文已詳述一四五動作之功用。茲不復贅。祗述其二三動作之運用。俾練者咸知兩膀發力之相稱。與夫腰部拗轉之氣勢。藉以保持其肢體

筋肉發展之平均。第二動作之通天礮。拳向上衝。最難達適當之定點。練者第一當知拳應至高度。如何始爲適合。其手肘之屈曲至如何度數爲止。則發力不致浮泛。而無歸宿通天礮上衝至頭額爲止。不甚難記。唯屈肘至四十五度。練者頗覺困難。故前腕每成直線。易授人以可乘之隙。(肘過屈則轉動不易之故)第二動作之左手下撥拳。練者尤易忽略。予每觀其左手與左脅之距離太近。即知其左手毫未發力。此時不其令特別注意。將來必成偏跛之姿勢。而同時兩腿之由左弓式轉右弓式與夫腰部之拗轉。其氣力能與兩膀同時并發。則獲心手相應之効果尤速。此節發展之肌肉。(前後三角筋)(大胸筋)(後膊筋)(斜腹筋)(上腿二頭及四頭筋)(踵趾之細微筋)

第三動作。左手由面前闔上。不難。唯再由上向後沉下作半圓形。爲最難。因手肘之變動不靈。拳眼(即虎口)不朝上而朝下。致令肩膊高聳。氣力即滯於是間。而不能直達拳末。其難一。就令手肘知所轉動而拳之回復未至適可之水平線。致令胸曲而不直。其難二。練者苟能免免此弊。則其筋肉之發展。除上列各部分外。其三角筋與後脊筋與上腿筋之效能。尤有特殊之增進。練者不可不以縝密之心思而抉出其精華也。

潭腿第四路

潭腿以第四路爲最複雜。苟非認眞研究。雖得良好之姿勢。亦莫明其運用與發力之奧妙。常見有習此經年。毫末獲益者。此無他。發力未斟酌其剛柔之性質而已。人第知剛力有定點。鮮有知柔力亦有定點。使非教者示以定點之風聲（力到定點勁有所掣卽發聲響）學者將不自信此柔勁之妙用也。第一動作之傯步橫垂（手旁）手眼身步須一齊動作。若有些須先後則失其運用之形勢。並且失其實力矣。此動作發展（頸筋）（上膊三頭筋）（後膊筋）與（右前腕筋）第二動作之撐剁。左手之撐容易發力。右手之剁。純用柔力且力分兩段。初練者多莫明。其妙因上膊純用後三角筋之力。而同時指向上勾。則用腕筋之力。一定點在膊頭。一定點在手腕。故云分兩段擱力也此動作發展。（大胸筋）（三角筋）（後膊筋）（前後腕筋）與（上腿二頭及四頭筋）第三動作之穿掌。無甚蘊蓄。可勿贅。第四動作之仆腿最爲複雜。謹分別言之。或易領會。右手從膝外斫下。須全用後膊之力。使手由下彈起。方得其運用之好處。右手彈起後。卽略停頓。左手向前由下上挑。純術柔勁。俟掌與肩膊恰成平水線時。發力之定點。

即駐於是。斯時右手向後撥。左手向前•挑身向上湧。左足前屈。右足後撑。均須一齊動作。俾氣力統一。藉宏效用。其發展筋肉。幾及人體之全部份。余最喜單獨運用此手法。因肢體之定點震動時。身心愉快異常。而腰部之動作。非但可催助身手之氣力。且可發展正腹筋。(注意拳術發展正腹筋之手法無幾余正擬另訂手法以彌此憾) 仆腿之法既完。其姿勢已變。即各爲齊眉掌。此掌略成鑻形。指尖與眉齊。後撥之。右手成勾形。須反拗提高。唯注意勿使肩膊高聳。手肘屈曲。(初學最易犯此弊) 第五動作之寸腿。功用與上路之寸腿無異。唯須保存其固有之姿勢。勿使有所變更 (即左手之齊眉掌及右手之勾形踢時切勿改變) 眼勿注地。須向前平視。初學者又易犯此弊。學者與教者不可不互相留神也。

■潭腿第五路

余草潭腿至第四路。即有人詢余。因何不從手法順序解釋。使閱者均可就此自行練習。此殆誤會此篇爲潭腿教授法。而未知除此以外。尚有技擊叢刊中之潭腿專書也。此篇所言乃教授餘義。非熟諳潭腿之後不能了解。且非詳細玩味而力行之。亦莫能

得其好處。又有詳言各部筋肉之發展。未免令人心有所分。茫無頭緒云云。不知此篇只能就多數心理而言。未便遽徇少數人之請也。蓋吾國練藝者。多有未明其所以然毫無生理的意味。致令輾轉教人時。不能作透闢之解釋。而堅他人之信仰。此篇兼論筋肉。正所以起其研究生理之興味。而增其裨益身心之效能。若能對鏡露體行拳。注全神於渾身筋肉之動作。尤能去其厭惡心。而不至時練時輟。或竟半途中止也。茲請言第五路潭腿。此路本平平無奇。第一動作之窩肚拳。與第二路之第一動作。絲毫無異。可無贅。第二動作之蒙頭穿心拳。左手曲肘橫肱。舉置頭上。須特別注意。用力上託。以發展(大胸筋)與(後膊筋)第三動作之擂拳。亦只如上路潭腿之擂拳。保持其四十五度之曲肘與身樣大小（擂拳防衛身體中部。故圈之大小。適如身體之度量）之圈形。曲肱下厭。勿過爲高低。則勁有所縛。而自臻定點矣。右手之螺旋式穿心拳。勿旋轉太速。俟拳將達定點時。迅即旋轉。同時將肩膊下厭。若高聳則力滯。是間而永無透注拳末之望矣。學者其愼旃。第四動作之蒙頭擂拳寸腿。最難使姿勢完美。因學者此時須保存其固有左蒙頭右擂拳與右寸腿之姿勢。同時又須特別注意其站地之

右足。勿使踵趾有絲毫之移動。更須注意於身體與眼光。勿使其屈曲與下注。總而言之。眼光前視。胸部伸張。右足踢直。左足站實。左蒙頭。右擂拳。絲毫勿動而已。由此動作而轉右窩肚拳時。切忌改變方向太快。如身體向東。須俟左右手恰發力時。始拗轉腰部。而轉其方向朝北。使渾身氣力有統一。有收束。左肢與右肢互助。腰部與左右足互助。其氣力始得環迴貫注。而有以神其作用。時得用力既猛。練者尤當注意。其踵趾間站立功夫。務使十足趾緊向下壓。踵趾互相策應。身體方無搖動之虞。此卽南派所謂站踨(粵人謂之馬步)凡行拳無論變換方向。或蹺一足。或湧全身。均須留神踵趾間之互相策應。勿使有些須離地。致貽笑方家。十二路潭腿之關健在此。卽拳術之着重處。亦莫不在此。願與學者勉爲其難。於此處痛下功夫也。

潭腿第六路

第六路潭腿之第一動作。各衝拳與第一路及第三路之衝拳無絲毫異。可不贅。第二動作之仆腿。左手曲肘橫肱。一如第一路之第二動作。肱曲臂不曲。此動作非盡人皆能。仆腿神直不難。而難於足蹠外沿不離地。初學者十九犯此足沿離地之弊。就令腿

直而足沿貼地矣。而下蹲之右足每每後踭上蹺。身體攲斜。致令此動作精神全失。（按此姿勢不能勉强而成。未成年之孩童。爲此毫不費力。成而則否。精武會員憤而習此。以繩吊足每晨行之。遇伏天則進行尤力。然十人中成功者僅一二人。余亦曾熬苦經年。迄無良果。半因會務離滬。日多致時作時輟。卒貽硬脚會長之譏。此恨綿綿。未審何時可得而剷除也。）此動作發展。（上膊二頭筋）（後脊筋）（上腿四頭筋）（小腿筋）（前脛筋）第三動作之雙環拳。左右手同時下斫上劈。左足前拱。右足後撐。其功用不亞於第四路潭腿之第四動作。渾身肌肉無不震動。各定點至恰到好處時。其愉快眞不可言狀也。右手上劈之定點藏於擂拳之中。學者每易忽略。非但失其發力之方。而且減其實用之效。余教授至此。嘗分其動作爲二。而使學者注意此點。冀無負古人作法之苦心。然因是不免有破碎之憾。苟學者能神而明之。當不難融會而貫通之也。第四動作之左蒙頭寸腿。須特別注意其左足之用力站立。以免右足用力踢出。而身體搖搖如懸旌。斯時眼向前看。左蒙頭與右擂拳切弗移動。胸向前挺。右足踢出後。略停些時。若甫踢卽連隨而下。卽失其站跓之功用矣。此動作只發展左右腿之各

部份。肌肉上身無與焉。轉身右手衝拳。須兩手靠攏。由騎馬式轉弓式。左腿用勁向後撐。惟手眼身步一齊動作。始不失其猛鷙之氣勢也。

潭腿第六路之價值

余草上六路潭腿畢。停頓些時方欲賈餘勇以完下六路。乃急性者往往催逼。均以遂窺全豹爲快。然略覘其造詣。非但未臻第二三階級。（余嘗謂練拳蹊逕。略分四階級第一階級身手轉動艱澀。費氣力而兼耗腦力。爲學者最難堪之境。第二階級。無須用腦。身手運用。異常純熟。唯姿勢均未能到恰好處。此時若故意使慢。詳細斟酌其運力與效用之要點。勿使手法隨意所知。勿使肌肉常至懈弛。則一手一足之出發。每呈一種穩練之態度。而第三階級成矣。然猶嫌其過於板滯。則本此第三級根底。日日磋磨。罔或少輟。不貪多。不矜奇。雖一指之微。一臂之力。似經千錘百練而成。弗肯任其有一毫之忽略。藝術之能事盡。階級之數完矣。）即開宗明義第一路之預備。亦多有未十分明瞭者。不特惟是。細察之餘。且獲見多數尚未明握拳與組拳之法者。於此而欲他人絞腦汁耗血汗以從事於無謂之週旋。幾見其有裨於藝術之毫末耶。余尚憶幼時。

業師諭我曰。寫字筆法如何如何。始得遒勁。以寥寥不過十數之筆劃。塗鴉至今竟未成體而謂其術手法之繁雜。詎可一蹴而幾耶。惟其然。則下六路潭腿之成。重有待於學者之研練。冀其或有些須之心得也明甚。精武系學者以勤勵不息聞。竊敢以潭腿無價值之言進。潭腿為啓發各藝之關健。(文藝武藝暨凡百工藝均包括其中。精武會臨池部主任曾察出練好拳者。必寫好字。又拳術部主任。察出各學校學生。練好拳者。其考分與積分必加人一等。包括各藝之語。非杜撰也。) 蘊蓄精義。不知凡幾。造詣深淺。是在吾人嚮往之熱誠如何耳。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古人其勉之。愼無買櫝還珠。致貽笑方家也。

潭腿都十二路。今祗云六路之價値。其餘六路。豈無價値乎。吾知閱者必有是心理。而囁嚅欲問者屢矣。余惟欲保存下六路潭腿之價値。故草至第六路時。遂欵然停頓。不憚贅詞。重與學者作深一層之研究。潭腿運用法。經精武會書記陳鐵生氏闡發無遺。余之所以曉曉不已。亦冀學者於轉換姿勢時。不致有所誤會而失其動作之精神耳。

潭腿每路僅寥寥三五手法。學者苟不詳細斟酌。其運用之方與乎致力之點。則毫無

價值可言。何以言之。同一挑掌也。學力到者運用時。必砉然有聲。否則徒具形式。於體力與實用無當也。又同是一寸腿也。其站地之足有屹立不動者。有隨體力搖曳者。余常默察習藝者數年。亦不免有此搖動劣點者。不寧惟是。組拳不緊握其四指者有之。出掌不疊指。且掌沿不外露者。亦有之。即最重要之弓式與騎馬式之轉換。動關腰部之發展。亦鮮有注意及之者。淺而易見者。且疎忽如是。授者將何從喚起其精益求精之興味耶。囘溯提倡拳術十年來。社會只知其有存在之價值。而不知其關係於國家種族道德與生命四大端。固如是其重要也。人類無不重生命。余請暫撤去國家種族道德三問題。而單言生命。余今日弗克瘁其全力於社會公共事業。未始非吾戚鄙之生命不能保全有以致之。余妹倩兩肩平聳。胸部內陷。余曾苦勸其注意體操。彼漫應之。心弗善也。不半年即以辭世聞。又余內弟昆仲三人。不五年間先後去世。后死二人。余均勸其致力於體操。卒無結果而死。瀕死猶力囑其母。勿令余知。今多數重担緊壓余肩。余不得不鎮日作牛馬走。以應付一切。於此而知體育關係生命與事業之重。然尤有令人感觸者。余摯友某君。以舊歲廣帮略生風潮。故力却人之勸其入精武者。情

愈摯勸愈力。而彼固執亦愈甚。卒至易簀時。使人購一潭腿掛圖向之而泣。余聞之亦爲泣數行下。嗚呼。潭腿之價值。豈僅如斯而已乎。余將使其横撑五洲。竪蹤八極。而爲我神州一掃其荼靡之鳥煙瘴氣也。

第余所言者。乃潭腿有形之價值。其無形之價值。幾罄竹難書。非徒區區關係於人類康健問題。其影響所屆。竟能涵蓋古人種種之優美德性。而養成人類種種純粹犧牲的性靈。（注意國家之興替。須視其人民富有有此種性靈與否以爲衡）以爲社會凡百事業之後盾。人類而解决此問題。則行動間自具一種高尚之風度。而非如吾國人之肥者太肥。瘦者太瘦。無論其處若何之莊嚴地位。終流露其一種猥瑣行爲於不知不覺間。已完全失却其天然之人格。此種檢舉。恒見於西人雜誌中。如評論張勳輩然。第彼西人筆鋒所及。豈僅論及政客。他如議院與夫所謂名流輩。無不一一列入嬉笑怒駡間。令吾輩見而毛戴。（閱者注意。吾國社會好敷衍。只見人向富貴者拍馬。從未見有持理衡人。不爲威刦者。此伈伈俔俔輩。積惡成善。狀賊人類性靈於顛倒是非中。令國家染無形之癆瘵以死。其毒殆有甚於矮賊吮吾膏吸吾髓也。）當此魑魅横

行之日。將何法使之廓清一切積習。而爲我神州一吐其抑鬱之氣耶。從治標計。則非偏興教育不爲功。若從根本解決。則非在體育上痛下功夫。使人人增具有一種純粹的犧牲性靈。而救濟社會一切事業之缺點。則縱日日言道德。日日言救國。而道德終墮落。救國成畫餅。可敢斷言也。同志青年乎。而今而后。吾國存亡之責任。亦既緊壓而肩矣。吾人而鼎力扛負耶。抑取巧放棄耶。橫覽五洲人類中可資觀感者。唯肺腑中之一口氣耳。國之存亡。惟問有無此氣。然苟非有體育的修養。則人類僅存者惟不絕如縷之暮氣耳。暮氣只有聲色貨利之作用。於國家社會絲毫無裨也。蓋古人所謂浩然之氣。非極端之修養不爲功。修養如何。注意其潭腿一端也。吾請續言潭腿第七路。

潭腿第七路

第七路潭腿之局勢。最足啓發學者之悟性。行拳而無變化。是無異普通柔軟體操耳。何謂變化。即一拳之出。一腿之踢。均能領悟其上中下之作用。與夫前後左右之布局。埃盡脫初學時之呆滯動作。而後能表示一種純粹的拳藝姿勢。今學堂所習拳術。造詣既淺。當事者又未積極提倡。所學徒具一種膚淺形式。歐美派之體育家。復從而排

擠之益令學者心灰意沮。此藝負人歟。抑人負藝歟。中國人無犀利眼光。唯獨具委靡天性。故余十數年來。提倡拳術。自謂不遺餘力。而僅討好於一般歐美人士。不能不自認人實負藝。藝確無負於人。閱者而疑吾言乎。試一覽歐美體育界各種雜誌。而覘彼一般人士習拳之成績。當自認明吾人負藝之弱點。而數十年來政體改革復改革。卒無成績可觀。重陷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中。而莫容自拔。都緣此弱點之為累。乃卒無一人於此根本問題。而施以相當之解決。徒自紛擾。而維歐美糟粕之是鶩。此余不憚斤斤耗辭。日聒於閱者之前。而罔或小懈也。七路潭腿之結構。余於練習之餘。悉窺古人運心之巧。全路動作。均用作自衞者。然亦均是進攻者。寓攻於守。絲毫無着跡處。而雙輾拳發力不同。各有獨到處。尤令人百練不厭。苟欲自衞。或欲進攻。動作間只一伸縮其臂膊。即可如願以償雙擊者縱百十其手。亦不能少近吾身。此練藝之所貴通變。而入藝之所以貴透關也。第一動作之窩肚拳。閱者縱善忘。亦不難記憶及第二路潭腿之第一動作。此所謂二而一者也。第二動作之雙輾拳。左手沿右膊向外滾出。聚全力於向後收束之時。一着人身。無不立倒。其發展三角筋與後膊筋之力為最偉。右手

同時下劈。劈力愈大。則第三動作之彈拳。反動力亦愈大。其發力全用手肘之彈性柔勁。初習時似自覺毫無氣力。行之既順。力有收束。則至定點時。砉然有聲。始知其彈性力之妙用。但雙拳輾運用全係膊筋與三角筋之力。若彈拳而用此種氣力。則效力全失矣。練習彈拳時。須全將肩膊之氣力放鬆。注力之重點於彈出之拳。初學時覺其無力。乃氣力未順之故。切勿灰心。忍耐研求。自得效力於不知不覺間矣。惟練習不宜過於猛進。免成一種矯揉造作之習慣。致碍拳術之美觀。且初學不善用力。勉强而行。或急求速效。嘗至筋肯扭傷。甚或破其細微血管。以至咯血。是亦以人負藝之流。不可不愼也。七路潭腿除雙輾拳及彈拳以外。其餘動作均與第二路潭腿而異。學者逕自參考可也。然尚有可注意者。雙輾拳之環形須大。左右手均須過頭。否則無與於後膊筋之作用。僅略發展其前後三角筋而已。劃大環形時。身體切忌前后搖擺。是舉雖關係甚微。要亦不無影響美術的作用也。

潭腿第八路

第八路潭腿動作凡七。七在前之五動作。與第一路潭腿無絲毫異。可置勿論。其第六七

兩動作。異常複雜。初學者非但莫明其實用。且多數未了解其形式。常見有左右手之環形錯亂。及穿心腿之用力仍在脚尖者。卽足表示其確未明瞭形式之證據也。第六動作之蹬式。其精神全在左右手之運用。右手由擂拳而變成第五路潭腿第二動作之蒙頭式。左手同時引肱曲肘。向胸部前插下。由三角式變成直線。斜逼敵拳於脅外。尤不失固壘自衞之本能。左右手一轉移間。極盡其縱橫捭闔之妙用。於以知古人造藝。不僅斤斤注意於氣力之發展。且寓速率算學於其間。而有以促吾人智育之增進也。蹬足時先將脚屈曲提高而後下蹬。則無身體搖曳之弊。此動作發展（後膊筋）（三角筋）（大腿二頭筋）（小腿筋）及（前脛筋）第七動作之穿心腿由蹬式上湧時。卽踢趾向上鈎踵向前衝。同時左右手如拉弓式。然一引肱向右。一衝拳向左。如能身體不敧。踢脚能平。兩肩不聳。入藝之道過半矣。初學時祇求其踢腿能直而平。便是好身手。余每勸初學者。先畫一高與腰平之標記於牆。每晨左右腿互易以十踢爲度。暫不用手。只求足踵漸臻高度至標記爲止。用此法者進步頗速。且於練習第十路潭腿時。常收事半功倍之效。穿心腿踢出時。初學者因踢腿未平。每每以手俯就之。致倍

增其姿勢之劣點。甚無謂也。無論脚之高低。出手須平。蓋手無碰脚之必要。不必過拘形式。轉累實際。穿心腿踢後落地時。須大踏步向前。步小卽失其活潑精神矣。此動作發展（上腿四頭筋）（二頭筋）（三角筋）（前脛筋）（大胸筋）（後膊筋）與（二頭筋）

潭腿第九路

第九路潭腿之第一第四第五動作。均與第一路潭腿無異。無須再詳。至第二動作之碰鎖拳。則須特別注意。其效用與第七路潭腿之第三動作相彷彿。兩手愈向左脅用力劈下。則第三動作之分掌反動力亦愈大。此碰鎖拳用以斜擊敵拳之襲吾脅部者。故僅用一左手之腕力恐不足。而益以後掌下壓之助力也。兩手運至左脅時。身體須同時向左拗轉。使敵拳無襲擊之時機。初學有詢余身體既拗轉以卸去敵拳。又何必以碰鎖拳斜擊之。此法不嫌其冗贅乎。余曰誠焉。唯敵拳而僅僅卸側。難保其不別生攻擊之舉動。不若用斜擊之法。以全殺其出發力。令彼於未恢復餘力時。卽受分掌之抨擊。爲更萬全也。此動作發展（三角筋）（後膊筋）（大胸筋）（斜腹筋）（上膊三頭筋）（手腕筋）。第三動作之分掌。須將兩膊之力放鬆。聚全力於兩掌。以便撮擊敵

入耳部或太陽穴。兩手前后出發時。如覺腰部不能完全拗轉。致兩手不能成前後直綫形。則可將后足向右略挪過二三寸。切記不可挪移太過。太過則雖鍛鍊惟勤。腰力將永無發展之機會矣。初學習此多有膝蓋未前衝。致弓式未到恰可處者。或弓式已對。而兩足距離太近。仍失其發展肌肉之作用者。每逢弓式須視膝蓋前衝與鞋頭成直線。而兩腿又須成平水線。略見偏斜。則失其正當之姿勢也。騎馬式亦然。身體成直線形。而左右腿須成平水線。此兩式不明瞭。不足以言拳術。學者不可不稍耐痛苦。而築成此入藝之基礎也。此動作發展肌肉與第二動作無異。概從略。

潭腿第十路

第十路潭腿。動作都八紀。第一至第五動作。與等一路潭腿無絲毫異。概從略。第六動作之挑撥拳。（原名箭鐔。以字義不大明瞭。教授時暫改之。）本由擂拳寸腿改變。勿忘先將擂拳引置左胸。然后向右擊出。左手須先沉下。然后向右上挑。同時以身下坐。即成騎馬式。此三動作。（左手。右手。及兩足。）能一致。其發勁力乃可聚而不散。其肌肉發展為（三角筋）（後膊筋）（大胸筋）（後脊筋）與（上腿四頭筋）第七動作之側

身掌。須先引左手至左脅（注意以掌沿貼左脅）出發。乃有疾勁。同時將右拳向後拉。以催助左掌之出發力。但右拳須緊貼右脅。否則非但姿勢不佳。且失三角筋之作用。即失催助力之作用。蓋右肘之力不至盡頭。其力不克移至左膊而催助左掌之氣力也。此動作若能使右手之肘。左手之掌。及左足之箭部出發無絲毫快慢。則力可增數倍。而發展腰部之力爲尤大。其餘如（三角筋）（上臂三頭筋）（二頭筋）（大胸筋）及（腿脛等筋）均得發展之功用。第八動作之連環腿。又名雙撞腿。余於草第八路潭腿時。已言其有連帶之功用。因此兩種腿法。均須用足後跟之力。而最後懸空之撞腿。尤須注意。毋使出腿不直。及身體灣曲。或兩肩高聳。初學幾無人不犯此弊。苟能隨時留意。而加以矯正。方不致浸成習慣也。迨兩足落地成右弓式時。一如第六路潭腿之第一動作。兩肘先靠攏。然後左右衝出。左足亦同時向後撐。藉以催助右衝拳之力。此動作因抽身懸空之作用。可發展渾身之肌肉。學者幸勿以其難於練習而忽之。須知抽身之法。雖以極懶之人。亦不能不用力。正可藉此以暢其動機。免長爲懶筋所窘也。

■潭腿第十一路

第十一路潭腿。最足表示活潑身手。余每用以試驗初學者之用心與否。其放驗殆百不失一。蓋第二路潭腿之十字腿雖難練。倘有手足上下……稱。倉卒間亦可不費力。而蒙混過去。十一路潭腿則不然。其後躺腿之左足。由左後方向右斜角踢出。其力足以搖蕩上身而有餘。兩手左右成平直線。又不能平衡上下之力。初學者於此動作。苟能兩手不搖動。右足能站穩。左足踢至定點後。而能挪步回復左弓式者。尙有進步可言。否則可決其毫未致力於姿勢也。此路潭腿第二動作之前躺腿。初學者多犯退步不正之弊。非偏於左。則偏於右。或右弓式之腿不向前拱。致全失實用上之效力。眼光注左面。右手不向下垂。或左右搖動。精神始覺充足。此動作發展(大胸筋)(前腕筋)(上臂二頭筋)及(上腿四頭筋)第三動作之後躺腿。其后撥之左掌。不可太過。太過則難臻定點。發力必散而不聚。非但無當於姿勢。抑且無稗於實用也。踢向右斜角之左腿。足趾須上竪。以符躺腿之作用。且令前脛筋突起。以掩護其脛骨。不致因蹴人而受痛楚。學者試一捫其前脛。苟足趾下壓。則脛骨較脛筋略高。足趾上竪。則脛筋較高於脛骨也。此動作肌肉之發展如(三角筋)(前腕筋)(上臂二頭筋)(后膊筋)及

（上腿四頭筋）第四動作之折。額右手須提高。然後跟步上前下壓。騎馬式身體須挺直。目光須注右面。此動作發展。（前后頸筋）（三角筋）（上腿四頭筋）及（下脊筋）

第五動作之貫耳拳。頗有調劑左右手發力之作用。因前動作祇運用右手。其發展三角筋。亦僅限於右膊。此貫耳拳乃專注力於左手。且知左手每較右手爲弱。更利用騎馬式轉弓式之衝勢。以半身及腰部拗轉之力催助左手。彌增其發展（后膊筋）（三角筋）及（大胸筋）之效力。至上腿筋與小腿筋。因箭步后撐之勢。當然得連帶發展之功用。此路潭腿之動作。太有異於以上所詳者。且無不重有賴於腰腿兩部之力。故以之試學者之勤惰。無不驗。即學者欲自試其造詣之深淺。亦可於此中揣摩之也。

潭腿第十二路

潭腿至十二路已告結束。第連日據窺察各方面所得。覺學者多未明瞭潭腿眞相。試就淺近一方面而言。最普通之擂拳動作。多有未能合乎正當姿勢者。若長此不喻。不幾令述者起强聒無益之感乎。余明知所言終弗敵各種言情小說之悅人目而沁人脾。第以體育關夫種族甚大。故不憚贅言。若此閱者其亦稍分暇晷以研究之乎。則述

者數月工夫不爲虛用矣。第十二路潭腿之第一二動作。（卽衝拳與撩陰腿）。上文均已詳述無遺。唯第三動作之迴馬勢。及第四動作之橫擂拳。頗耐人尋味。得其竅者。覺其興味濃郁。莫與比倫。若未明其作用者。覺其味同嚼蠟。且無絲毫力量可言。蓋迴馬勢橫擂拳時。必得三定點一齊動作。始有效力。左箭足后撐之定點。催助腰部之氣力。腰部拗轉之定點。又催助右上膊之氣力。集全體之力於右橫擂拳之定點。其精神與氣勢之雄厚可知。此三定點若有絲毫快慢。則效力全失。學者不可不特別注意之也。綜觀各路潭腿。自以第十二路爲最簡單。亦似最易學習。不知只此迴馬勢轉橫擂拳。便耗去吾人無量血汁。始克明瞭其眞確之作用。至若現時學校各生之練此連形式。亦未到恰可處。遑論其精神與氣勢也。更有耗去數年練習光陰。而亦不明此動作之運用者。雖云以人負藝。然任教授者不可不引爲己過也。此路潭腿發展上膊大腿及腰部之力居多。更可利用撩陰腿以穩健其步武。但踢時須保持其站地之足。不少移動。否則是後踢之力不長。仍無益於步武也。

潭腿十二路終